

祝氏集略序

自昔文蔚吳中才臻江左言偃業
于孔氏獨得精華厥后眾朱益
緯澤其顧陸競揆晉庭方初寓
為書師伯喈隱茲談藝彬々卷矣
其為俗也民有輕心士多涉古伎尚
奇巧物必精良故覽左生之隄而

騷山川之巨靈誦乎原之詩而泐
士風之清嘉考持正之序而觀筆
快之華淋至乃翕輕清以為性結
冷汰以為質啍解菜以為辭美稱
竹筴擊等春龍且至臨造自來伯
峻節完於區陵故士之生也注：玩
晚壽歎跌宕而史強韜轡未遇而

撫綴不輟申孤快於一物流芳聲
於千載此王孫之調我公子者也余
家良時善聞祝枝山云迨遊京師
每學士大夫持其片言寸翰爭相
傳眎咸加欵賞惜乎未覩其全也丙
辰之秋叨奉

簡命來摺云邦事旅之暇躬歷

山川周爰土風正魄氣快其嘉麗
華涉固無爽於象深而我也奇巧
精正物產工涉殆昔也握珠抱璧
文發之彬具在也間詢以謂枝山公
者則已物化三十我年而公之元子
方伯續謝秋屏居公久矣訪其處
蓬徑蕭然也索其籍珍費篋中

也翰墨僅存其一又壽以殘缺也善
公少為倪亦子家業而方伯克守
其祖叅知公清白之遺力善能梓
翰墨為時所重也竟人皆持去亦
無餘也公治其家公諱允明
字晞哲性靈夙授樸教點朱五
葉而手作徑寸之書九歌而目盈

行之覽稍長益苦於學夏無卷帷
冬有絮榻遂綜貫百氏鉅析九流
字鏡玄緇軍研緇素強翰丈未
譯爾雅闕我靡不究而習其說焉
其為文也牙腴融於心極離綖矚於
首鋒取無竭源叩有餘響分吏占
牘凡十紙互通對字揮毫而千言

立就同時乃有揚儀曹之持撻都步
深之冲澆得迪功之後旋唐更士之
縱誕公揚蓋之自謂取高第反覆
學耳乃僅舉於鄉晚乘成宰與
寧超倅京兆著有異績皆非所好
也因自免歸而四君者仕罔通款
業盡於宴謂非伯季之風節後之

然於詩閱之集述道位必闡而精
時紀象緯具象而有激滿以治具可
推而行陳子情具委曲而氣談名
理具標覈慧宗志靈性具不誣函
祕至支踈倚靡而有則詩藻瞻而
奇深著沈汎以感物聲諧律以赴
節神樞函袞肺吐必彰體裁具

備意無不逮者多鴻匠如公不獲振
瞻羽於彤階奏鳳音於清廟之矣
也方王文恪搦林之初得志鄉坊
譽之日豈直以鉛槧重聲一葉且
以銘彝鼎而不韞者也悲夫。再
閱大遊一篇具又謗蒙叟之危言
偃公孫之纒辯逸弭離龍指深喻

馬探其襟抱持扶掖字內豈區々
搶掄以可捨而嘆茶苦魯南披毫
以臨麾茲之視字於或等余枕
非其人悼注拾之不作而懼斯集
之久湮也又先大父与方伯公同登進
士忝茲世沮圖而毀粹時見禮与
雲中德君飾吏右文乐任其事用

廣其傳云集之分類凡十有二曰
騷賦曰樂府曰古調曰歌行曰近體曰
古體曰論議曰書牘曰碑版曰傳志
曰紀敘曰示教勅為三十卷總曰祝氏
集暇皆公手自編定富多茶其
四宋著作都未閑於聲迹唐吳藩
章寔寔楊汝昔帳教先傳者得

集耳一公別有祝子通羅知福村
纂淳物菴衣太中造子野記與
宣孫志祝子微祝子禱活位熱鐸
音江海殲集記為未遑及沒有好
事者因余興起庶披輯序玉不史
輶輻名山也是為序

嘉靖丁巳二月十一日奉

勅總理糧儲提督軍務並巡撫
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晚學眉山張景賢謹撰

祝氏集畧目錄

第一卷

騷賦

大游賦

第二卷

騷賦

訪隱

思兒子歌

谷往賦

罪賦

傷賦

秋聽賦

蕭齋求志賦

知秋賦

脩夕詞

蓮花洲詞

江洲書屋詞

龍歸辭

一目羅賦

懷遇賦

望韓

蘇臺春望賦

飯苓賦

棲清賦

余侍御游靈巖賦

石林賦

南園賦

一江賦

哀孝賦

擬齊梁內人送別贈拭巾賦

顧司封傷寵賦

第三卷

樂府

從軍行

前緩聲歌

董嬌嬈

盧姬曲

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

隴頭樹

驄馬驅

關山月

雉子班

天馬來

隴頭水

吳趨

柳枝 六首

林鳥 二首

古調

秦風

詩 五首

雜詩

述言行情詩 五十首

金蘭操 二首

和陶淵明飲酒 二十首

秋懷

己巳閏九月十三夜夢中為游山詩

春日醉卧戲效太白

別唐寅

夢作月山獨步歌

擬傷亂

代江南水災謠

九愍 九首

水詩

沈憤

知山堂雅集

雪後楊禮部邀宴用謝宣城韻分得濁字

召父歌送朱版曹升之守延平

第四卷

古調

夙駕邁皇邑

怨詩

京館登樓眺遠

舟行汶上薄暮看月作

自京師南赴嶺表仲冬在道中

五十服官政效白公

夢游

讀余侍御游泰山記詠其間三四處

方烈婦詩

龍川山中早行

莆田鄭殿中綠野亭

贈倫解元 三首

贈王翰林 思

題黃山人詩卷

吉湖口湯泉

鷄黍詞

讀嘉靖改元 詔書并閱邸報 臣 敬作詩二

首

過湖

溧水官舍

出高淳縣望寶積寺塔

喜雨篇送推官李公

送盛斯徵中丞巡撫江西

送徵明計偕御試

鶴章

夏日林間

泛舟登郡西諸山作

雜吟四首

賦得春陽曲戲柬天文

秋日作

偶述情事

為張孝廉題留犢圖送吳邑楊明府

夢唐寅徐禎卿亦有張靈

賦得君馬黃送黃翰林才伯

又絕句二首

詩四首

答黃魯曾

懷知詩十九首

挽歌詩

寶劍篇

黃金篇

八詠

禁省宮觀

軍戎俠少

田家宮闈

漁釣共八首

禪林

太行歌

金臺

漂母祠

題隱士山居

唐人寫胡騎圖

家藏馬遠春山行樂大幅

戴文進松崖

劉西臺丑畫松

題畫二首

秋山琴月圖

詠新安許氏石潭

次韻得之看梅

草閣玩水圖

神游篇贈黃勉之

尚書內相毛文簡公挽辭

第五卷

歌行

長安秋

呂梁行

濟陽登太白酒樓卻寄施湖州

聘之

歌風臺

清溪宮夢仙吟

繼盧仝體作星孛詩

答孫山人一元寄吟卷歌

送徐先輩中行

招鳳辭送彈琴楊三游金陵

王右丞山水真蹟歌

任月山九馬圖歌

俞漢遠雲山圖

曹民部藏何太守山水障歌

戴進風雨歸舟圖

唐寅畫山水歌

暮嶺歸樵圖

董烈婦行

懷施侍御儒遂贈三首

送方行人鳳新擢南道侍御

北崖行

獨當竒處行

訟風

月泉篇

玉泉詠

將歸行

短長行

月鳥篇

贈盛翰林

端明字希道

鳳凰篇

寄盛王二太史

王提醒畫古松歌

樂孺歌

孟玉礪畫瓜

題徵明寫贈潘崇禮灌水塞泉大幅

卧病懷勉之

又

閭門歌送郭令

首夏山中行吟

夢與表弟王制彛卿表甥陳鰲子魚散步河

曲鰲邀飲其室覺而賦之寫似二子

第六卷

近體

悲秋

三首

秋宵不能寐

丹陽曉發

旅情

江行 二首

長途

看月懷內

答錢二

代東園梅見嘲

燕京陌上游妓

京館聞鶯

宮詞

詠都城賃騎驢馬

自末春入初夏歸舟即事

沿潞河直達淮潁岸柳蔚然

黃樓

盧溝橋

法駕

卧病

宮詞

兒子續入對

大廷感激因賦

兒子召試館職

兒子召試後忝竊收錄遂蒙

欽改庶吉士

留學翰林

舟中憶續

追和皮陸夏景冲澹偶然作

閑居秋日

婁江舟中迷夢續事狀

壬申閏五廿六曉紀懷

絕句

淚二首

壬申夏夜不寐

醉

苦憶

對酒

山

詠牀頭劍

早春江行

乙亥五月五日王僉憲文明邀宴廬陵螺川

驛樓觀競渡

縣齋早起

縣齋

歸與

循州春雨

戲作口號

廣州戲題

丙子重九戲題

題廣州客邸壁間

戲爲口號

廣州別表弟趙二 二首

巳卯春日偶作韓致光體

庚辰二月廿七日曉官窰舟中口號

危機

夜歸

看山

冒冷行役

次韻丘殿丞寄道友詩

句曲道中

傷

次韻蔣燁翁敏見贈 四首

口號 二首

卧病

無題

病卧北牖仰見飛鳶戾天忽然口占

寶夢

衰病

病閒

漢室

滄浪池

宿金山寺

夏日游慈雲寺

舟過故表伯父王氏宅前有感

秋晚由震澤松陵入嘉禾道中作

二首

泊嘉善東橋

途中即景

即景復爲七言兩韻

錢唐玄妙道院夜賦

山窓晝睡

晚上吳山風雨驟至

赴報國院海會喜候二葛大同集

追賦內相吳公邀往書石山中雜題

雨中句容道中喜看山色

寓黃輕車宅雨夜禁直歸因戲贈

與沈二秋寓建業山院夜話

嘲客舍山脚下井

幽州歲殘

暮春山行

萬安道中

贛州

上下灘

庾嶺寄謝江西白大參宗憲副

山人獻白鷗

思食豆腐

失白鷗

夏日城南郊行

游和山麻石巖

北郊訪友

過林頭看修竹數里不斷甚愛戲題

和王太學見贈

四首

登越王臺

惠州西湖

懷鄭河源自脩

三月初峽山道中

贈李士元

市汭阻風

宿茅峯

登千佛院塔

高淳道中

經舊游

詠公館花木

未足句

與句曲李令徐博士等夜飲

贈江秀才

宿攝山棲霞寺

三首

出湖見山

當塗歷陽深水界中數還往遂懷李翰林

舟行守風阻險輒睡酣適成詠

謝楊大送梨花栽成

謝呂禹平惠玉鞭粉圍花

中秋日燕客晚雨

十六夜召集

爲唐子畏索劍

簡趙西臺

寬二首

過鄭六不遇

送顧司封守開封

戲爲朱民部索壘

留別鄭上舍

吳文定公挽歌詞

三首

贈翁隱居

答日本使

第七卷

近體

簡伊僉憲

西臺伊公枉和贈篇至于再三重次呈答

與吳大用飲酒

贈孫山人一元

贈俞隱君

寄謝雍

贈朱孝廉

方吳二子償金之什

友人郊墅

艇子

題龍歸洞

寄汝德周學二秀才

上元日喜晴柬董博士及諸秀才

神光山

贈王希賢秀才

謁張文獻公祠

峽山寺

潮州韓文公廟

次韻和湯公 廻鑿志喜之什

傳聞郊祀後 大駕復出疑信未得口用前

韻紀事一首

和顧憲副梧州謁韓都憲祠堂

夢故知

謝湯文守惠地黃煎

夢故人

和元和

東園訪梅已謝

愍時

寄吉安太守徐士元同年

懷陳鰲得句因寄

足夢中句二首

哭周院判

哭蔣燾

哭陸大叅

哭王麟

答史隨州

訪華光祿

廣川城

途中

故陳僉憲直道祠五十韻

題湯三城南莊子

道院樓子

贈太倉汪使君

登太倉州中山子懷故襄陽李使君

游武將軍園亭

贈邢奎

題衲子詩稿

太傅王公款月

南洲詞

武帝傳

卞將軍廟

鍾山

金陵眺古

太湖

虎丘 二首

包山

毘福寺

白蓮寺

崑山清真觀

滄洲姚家涵碧閣

贈鄧駕部

三月三日施侍御邀宴姚將軍莊宅即舊名

東郭草序遺趾 三首

金華見山亭

與胡二游海珠

雨窗有懷連韋二博士

戲簡連博士

題杭州蔣自容江湖游卷 三首

番禺留別衡明府公式

隱者

次韻郡守胡公太湖二首

次韻郡守胡公閱城登姑蘇臺

又次登臺望虎丘諸山

哭子畏二首

再挽子畏

送姜夢賓二首

贈羅抱拙

贈張守之工部

戲為毛百朋索炭

題沈山人藏王舍人竹枝

夢噉菜甚美

贈承公

戲作紀夢

送楊禮部

觀湖宛轉思及友人

贈嘉興陳使君

東松江馬別駕

東嘉定王令

贈分司欽闕于戶部

送貳守曾公擢河南僉憲

重過元抑

贈董五

顧秀才陽山草堂

口占寄陸三

贈隣院深上人

送王先輩納言歸柳州

題人園居

東莊

客中以徽扇賦人

都門送施邦直歸吳興

贈同年趙繕部天常

贈鮑元卿

都門贈吳淵父

贈崔鴻臚

送戴戶部仲鵬督漕淮閩

長樂贈陳叅軍

次韻奉和左轄方公紫薇東閣之詠

答鄭河源見贈

春夜懷鄭河源

海珠寺送黃提刑

次韻答河源鄭侯見贈

借韻贈韋博士

又借韻自賦一首用皇諸公

答張掌教再次韻

送張掌教致仕歸臨江

第八卷

近體

寄李刑部子庸

送朝言邑博

送連邑博

送張大參

廣州贈龍鴻臚

口占贈徐聞令

廣州旅舍有懷提舉醴司王廷輔

為王提醴索墨

讀河源鄭明府公牒有感

寶應衡君公式授宰番禺在都諸君為燕堂

春餞之什君至粵出示允明倩為補賦

贈鏗生殷邦寧

贈安愚柳大中

次韻郭令虎丘千頃雲夜坐 二首

遺安堂

喜友人過訪

贈杜三表弟

和孫二九日

贈觀

贈楞伽老僧

贈道士 二首

送萬壽恩住持磧砂

送僧還山

送洽住天王寺李弟請贈

送謝幼和分教興化

送蘇瑾

和吳文定諸公聽琴聯句

靜女眠春曉

閨懷

無題

戲題秉叔燕月之什 二首

秋夜曲

浩月

秋宵苦雨

錢園桃花源

菊圃

月潭

謝道士竹鶴齋

梅隱居

贈鐵柱宮閔道士

南浦驛送周訓

題葑門外馬生東谿

贈江陰方達之

簡楊三

金陵送徐子昭

故相延陵文定公孫仁冠弁竊喜爲詩亦以遺之

見月

贈張卿

賀湯弟遷居

山行遇瘦石大叅因疾歸舍馳懷得句奉呈壽徐瘦石大叅七十

題徐子芳秋庭

詠梅雪

挽都良玉

挽沈材廣

挽陝婦人

壽陳叟

壽王貞齋七十

謝道士挽詩

月槎

松壽

海槎

題人扇

鴉

竹

水仙

芙蓉

含笑

辛夷花

芙蓉兔

啣蘆鴈

和日本僧省佐詠其國中源氏園白櫻花

牽牛花

鵲鴝

鷓鴣

宣宗皇帝畫馬圖

家藏劉松年小方

家藏李興宗毛女

小米山水

家藏高尚書松陰落澗圖

錢選水仙

子昂小景五首

吳鎮小筆

戴文進小幅

沈徵君遇小景二首

邊文進翎毛二首

為朱民部題陶成水仙

題徵明畫

徵明畫草

徵明墨菊

堯民小筆

金山圖

小景

題何大叅菊花圖卷子

戲題子畏墨竹

胡馬圖

省耕圖

子儋畫梅

琵琶士女

佇立士女

題畫二首

道士鶯

絕句二首

雜題畫景

第九卷

古體

篤初

三詁三首

達音

夏后氏之圭

歸範

公孫暉伯為銘

探頤

耻偽

晉侯弗政

衛侯好內

感游

測玄

七悲文

序

道志

學

時命

予先

冬宵美月文

鸞鷲訟大鵬文

箴銘

三箴

心舌

筆

觀大銘

趙公羅巾銘

溧陽侯廟銘

梁太府卿鄭公湖山書堂銘

羅翰林墨池銘

紹興賜張魏公硯銘

休陽孫氏孝友堂箴

孝箴

友箴

重恩堂銘

宜祿堂銘

植本堂銘 有巨

壽節堂銘

錫類堂銘

忠愛堂銘

聚玉堂銘

安雅堂銘

尊聞堂銘

受益堂銘

斯氏祭器祭服二銘

約齋銘

固交

理欲

別鄭惟益語

安晚堂銘

硯銘

止飲箴

酒銘

小酒卮銘

茗盃銘

樗蒲銘

書鄭生書房壁

吳郡沈氏良惠堂叙銘

第十卷

論議

性論

爲邦論

治亂論

古今論

國年論

後國年論

戲論

心氣體交養論

心氣體交發論

燒書論

學壞於宋論

管夷吾小論

燕昭王小論

稽叔夜七不堪論

第十一卷

論議

讀宋史王安石論

載論

元臣論

趙孟頫論

楊維禎論

孔子廟堂續議

貢舉私議

奴書訂

斥仙

說吏

策問

論高憲副義田事

約菴論

辯潘生為孝事

第十二卷

書牘

擬上天公書

上閣老座主太原相公書

上堂尊少宰四明先生書

答人勸試甲科書

啣遇

示續

答張天賦秀才書

與張天賦秀才書

答鄭河源敬道書

與朱憲副書

與陸侍郎論捕賊事宜狀

復某達官勸會試事

復徐生

第十三卷

書牘

白郡侯林公為校勘郡志帖子

上俞都憲論備賊事宜狀

與興寧師生論鄉飲帖

與分巡黃僉憲

呈分守劉叅

與徐判

呈分巡顧僉憲帖

呈分巡黃僉憲

六月廿四日河源東鄭尹自修

與施聘之僉憲

上巡按陳公辭召修廣省通志狀

與唐寅

答梁文伯

柬何文西

柬錢二

答史隨州

與都穆論郤飯書

與施別駕書

與連博士勸勿食牛飲水書

柬韋邑博

復連博士

答韋博士 二首

請范簿

請連教與諸生

答盛檢院

復惠州邵司訓

九日請客

答毛尚書家訃

請會試友人小簡

請合志友人小簡

與休承

第十四卷

碑版

蜀前將軍關公廟碑

蘇州府城隍廟新井碑銘

鎮洋山碑

都帥郭公葬部人陳頤之碑

崔氏祠堂碑

無錫華氏濬二涇碑銘

淮晉氏先德碑銘

監察御史前長洲令俞君遺愛之碑

吳縣令鄺君遺愛碑

第十五卷

傳志

先妣陳氏夫人墓誌

東南人傳

九境畸傳

系論

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錦衣衛指揮使徐公

碑

顯妣武功伯夫人蔡氏祔葬誌代母舅作

王府君妻祝氏碩人墓誌銘

明故南京太僕少卿李府君室恭人王氏墓

誌銘

徐府君妻孺人高氏祔葬誌銘

外祖迪功郎江西安福縣縣丞陳公誌銘

登仕佐郎鴻臚寺序班湯府君墓誌銘

王烈母江氏壽穴銘

孺人王氏墓誌銘

湯永之妻徐氏祔葬誌

史在野墓誌

賀先生誄

仙華先生誄

第十六卷

傳志

元故成全郎江浙官醫提舉恒齋葛先生墓

表

葛先生墓補誌

明故文正書院主奉范公墓誌銘

薛先生墓誌

故處士顏公墓銘

錢處士誄

故詔旌義民錢公惟常遺像贊

記吾鄉二老者

金孟愚先生家傳

柳義士歸金贊

徐處士碣

韓公傳

朱丈人小傳

第十七卷

傳志

封刑部主事伊公傳

陳公季昭墓誌銘

潘公孟誠夫婦合祔之碑

文林郎南京光祿寺署丞李公夫婦合祔誌

銘

唐子畏墓誌并銘

秋月生小傳

燕山三士小述

熊先生小傳

徐君墓誌銘

周山人墓誌銘

處士金君墓碣

顧烈婦傳贊

文林郎河南汝寧府光州判官趙公墓誌銘

湯君墓誌銘

守齋處士湯君文守生壙誌

第十八卷

傳志

中憲大夫廣西南寧府知府蔡公行狀

伊府教授吳公妻宜人鄒氏墓誌銘

蘇州府醫學正科盛公墓誌銘

散官李公并室太恭人高氏合葬誌

方承事墓誌銘

王衛使哀辭

王氏招魂 代唐寅

朱守中家傳

施處士哀辭

侃齋徐公墓誌銘

素介隱誄

吳羅公壽藏之銘

劉介翁墓誌銘

處士丁君墓碑銘

第十九卷

傳志

程文林誄

劉時制墓誌銘

志謝可節墓并銘

癡雲子葬銘

張翁墓誌

王宗肅墓誌銘

孫功權墓誌

陶孟實墓誌銘

承事郎欽君墓誌銘

承事郎盧君墓表

趙君墓表

盛至剛墓誌銘

崔孝婦傳

陳子中室李氏墓誌銘

賢婦呂王氏墓銘

舉人謝君妻盧氏合祔誌銘

第二十卷

傳志

賀節婦家傳

李碩人墓誌銘

姜氏誌銘

故素天祿妻王氏令人墓誌銘

張廷潤妻錢氏墓誌銘

陸德芳室謝氏孺人墓誌銘

張文聲妻左氏墓誌銘

告殤穴從叔弟姪遷葬文

南海回祭先墓文

祭王文恪公文

趙姑夫啓殯祭文

祭錢處士文

兒婦祭其母文

祭王廷瑞文

吳氏新阡叙銘

王昌傳

義虎傳

第二十一卷

紀叙

丁未年生日序

自送會試序

偶然書

夢述

丁卯年生日記

祝文 二篇

宵冥記

動靜記

建康觀雲記

冬夕起坐小記

譙樓鼓聲記

興寧縣城隍廟碑

興寧水記

游羅浮記

越臺諸游記

懷星堂記

第二十二卷

紀叙

游福昌寺入佛殿後記

再游福昌談卧記

游雍熙寺雜記

杭州夏日以文會諸君從聘宅序

言醫贈葛君汝敬

知山堂雅集詩序

太倉州儒學記

重濬湖州塘記

邦侯晏海頌

江淮平亂事狀

河源尹鄭侯旌獎政績序

第二十三卷

紀叙

周氏隨侍 龍飛序

潘君子大水勸農圖記

梁推郡善政記

毗誦

江右平寇詩什刻行本後序

諷政

中丞周公致政詩什後序

休寧孫氏孝友堂後記

歙許氏孝義序

許氏感慈記

謝氏世德記

感慈詩什記

第二十四卷

紀叙

王氏復墓碑陰記

卧病頗究醫理畧說其意三首
書述

太倉州新志序

重刻鄂州小集後序

新刻龍筋鳳髓判序

重刊王著作文集序

伯時父史圖記

宋徽宗畫猫記

陳氏藏宋元名畫記

九歌圖記

畫魚記

新刻震澤紀善錄序

高陵編序

考德後錄序

遙溪詩集序

重刻中原音韻序

刻沈石田詩序

潛庵游戲引

第二十五卷

紀叙

杜愨古易序

西洋朝貢典錄序

書漢唐秘史後

約齋間錄序

洛溪崔氏族譜序

蘄州甘氏重輯族譜序

莆陽林氏世德圖序

江陰夏氏新輯族譜序

跋鍾元常薦焦季直表真蹟

跋定武蘭亭

跋王方慶進唐臨晉帖

跋藏真千文

跋王右丞畫真蹟

跋褚摹右軍枯樹賦

跋東坡草書千文

跋米元章泛海等九帖

跋米九帖後又書

跋東坡王仲儀哀辭

跋蘇滄浪草

跋米榻蘭亭

跋文潞公三帖

跋華光祿藏宋代遺墨

跋蘇文忠五帖

跋米書天馬賦

跋宋人聚帖

跋山谷書李詩

題米老著色桃花障子

跋宋儒林郎王大本遺墨

跋重勒宋太學生陳公少陽書草石刻後

第二十六卷

紀叙

跋宋高宗付岳武穆手勅

跋宋高宗付岳武穆手劄石刻

跋宋賜江賓王進士出身勅

跋趙子昂書文賦

跋趙書團扇賦

跋趙書韓詩

跋趙松雪管夫人與中峯手帖

跋錢舜舉明皇擊梧桐圖

題顧司封藏舊人畫卷

跋石勒問法圖

題元人寫崔鶯鶯真

跋元末諸人帖

跋太宰王先生藏饒叅政書罪言後

二研志

跋元末國初人帖

題王安道華山圖後

跋沈書徐公歸田賦

跋俞陳二先生遺稿

記錢長史答鄒處士書事

跋侍御成公紀行集

朱氏家藏手劄序

跋雪夜聯句

跋諸田藏賀氏帖

題馬刑曹畫草石後

跋亡友劉嘉綰秀才手帖

書文選呂大夫祖邦夔詩卷後

寫各體書與顧司勳後系

跋為葛汝敬書武功遊靈巖山詞後

戴進畫菊贊

題池州章汝愚秀才藏履吉九華山歌

書相人金生卷後

徐博士草書卷後

題草書後二首

題人求書卷

題楊允福藏余舊書盧仝詩卷

題草書後二首

書與王希賢秀才寫卷後跋

送楊松泉序

送進士秦君詩序

送梁道夫序

第二十七卷

紀叙

奉餞大方伯方公朝 覲序

東巡歸 朝序

送憲副黃公按察八閩序

送王祿之會試詩序

贈錢君醫效序

將赴京師與朱政言

杭州奎上人署書贊

三望一首贈杜子

隱士贊

朱母大耄頌

蔣外生西樓讀易圖記

甘泉陸氏藏書目錄序

陸啓明暘谷序

慎齋記

從一堂記

夢墨亭記

保和堂記

寶善堂記

燕翼堂記

懷振堂記

賓山堂記

寄寄堂記

第二十八卷

紀叙

存義堂記

嘉靖堂記

保堂記

雪堂記

葛秀才小樓記

訥齋記

審齋記

斐齋記

恬隱齋記

坦軒記

招隱亭記

於物亭記

清芳亭記

吹綠亭記

揚氏祭田記

南山隱居記

石田記

東山竹屋記

眼空臺記

菊花莊記

芝亭記

第二十九卷

紀叙

桐園記

南村記

南江記

西郊記

可齋記

陳氏燕翼堂記

潘氏湖山佳勝樓記

笠澤金氏重建安素堂記

南岡序并詩

表弟蔣秀才遺文序

表弟號懷海生序

銀浦序

毛夢哲字叙

楊氏三男子名字叙

徐氏三外弟名字訓

史在野字叙

羅曉字辭

袁植字叙

袁氏四子字叙

第三十卷

外教

重修蘇州府開元禪寺之碑

蘇州五顯神廟記

吳郡三茅觀碑

會道觀修建記

南京洞神宮崇玄閣碑

鎮江府道紀司移建記

勅賜蘇州府報國禪寺記

書繡觀音後

了菴記

簡義上人

記夢中作伽陀

顧居士頌

書須溪經說後

北禪雨花臺修造疏

福濟觀造殿疏

跋拙老書與李漢雲後

祝氏集畧目錄終

祝氏集畧卷第一

騷賦

大游賦

允明以宇宙之道於我而止矣渾鴻包之萬象條之三五肇構于其先宣尼總齊于其後君建為極臣成為業士治為學民遵為世隨其時也易曰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允明時不自立身名隨人拘維將老而神明中亮問學外廣有無之際三五宣尼之所營蓋嘗冥訪其間焉斯用亨之利也暇日叙之為大游賦可以垂語千載焉爾

夫何恢慮之大人兮，羗縱觀於域中。柯柘櫂以爲車兮，畢妙制於輪工。建六等以道遠兮，職三材以行空。旣軒之以華轡兮，又積中以堅軫。招鈴且使附輿兮，瓮鹿鞭而右從。巾九圍而窮轅兮，弼章亥之有終。跨四渤以脩征兮，隄華封以臨戎。左賓暘於二桑兮，右嚮晦於三春。前炎洲以玩鳥兮，朔幽紘之夢夢耳。鞮象其支朱兮，胡旅瑣於蟲封。悞皇盤之下繼兮，中六圍而作宮。命旋轅而內歸兮，攬覆載之所有。歲蕭稂之被壤兮，慈芳蘭之不茂。喬隰榛與山樗兮，斤文梓令速朽。獷驅豹之犇犇兮，藐麟虞之在囿。叩鶴鵬之

啾喁兮，梧不集其鳳鳥。夷高岸爲深谷兮，堀璞礫以爲阜。翦瑤碧以圍棹兮，童丘隅俾不菲。睨洪河之橫怒兮，恒襄陵而汨宇。汹漫漶以突徙兮，數失邑而病漕。懷神功之難續兮，惋夏蹟之非舊。帶衡江而脩截兮，判二戒於左右。聯南濱之百巒兮，蜚千泉而下湊。亡晝夜而建瓴兮，盡交注於揚。敷漭散衍於三江兮，赴伯若而爲湫。灤始涘而繼湮兮，潰汜溢以妄走。蹇重咽之中楗兮，焉執咎於授受。嘅眚災之歲成兮，禱殫虐於吳畝。黷沮洳而莫遣兮，耘十千之維耦。驅玄黃以高驤兮，循中原之舊服。畫州邑以星敷兮，敞曠

土之沃沃邈山川之遐隔兮空千里於一矚憶先王之位天兮經九井以爲國掌地政於司馬兮詳同成而澮泚樹萬里之基楨兮厚烝人之安宅固君民之比輔兮食無爲之帝力履諸聖之造述兮與世期而亡斲何秦孝之顛暴兮益衛鞅之薄刻始必墾以阡陌兮繼稅人而蕩滈塊坤元之綱紀兮勢一剝而弗復艾因時以苟爲兮優彌古而偕極題蒼黎之增增兮糶千百其品倫伊四業以各守兮蠲百役以駿奔恫窮瘁之顛隕兮憎惰游之猥囂終戕之以宄賊兮樓豺贖而食人痛九夫以征穀兮餉凶餘俾悍淫捐

田事而不男兮競逐末於錢刀隼千姦以爲利兮網無卹於戚曹攬泉布而操壅兮靳濟物於一毛鄙遂縮於狡窟兮酋驕戾於王侯工不度而作淫兮聊湏庸於斤陶皇天生此元元兮惠司牧以大君建萬邦以諸侯兮賦官士而臣鄰寧一夫以非農兮而戴履於乾坤怵茲辰其何時兮農八一而僅存八民一農殍饑簋罔稽田兮畷曾弗得以食新鈞含氣於化育兮哀細人之特勤予旣未穀於道邦兮吁釋錢鏹而被此鞞紳氣紆蔚而不解兮意周章以交馳違巖野而即市兮求化理於官司闕訟堂之佻佻兮匍萬子而榜

笞大夫繫騁而蕉萃兮不得其所爲輿胥五百柙
千獠兮引羔豚而飮之檄氍磔而糝運兮格辰道而
申齊士呻痺于鑲輓兮伍病空於陴垂帟四方以晷
磬兮甫焉得而驩熙操舳舻之蒙衝兮晨橫江而西
滌扣曾城之九重兮闢臬應而疊五印天京之鼎立
兮頽絳闕以崇鶩欽萬域之攸則兮拱北樞之星附
爨三殿以中嚴兮奉天華蓋謹身矗雙樓之夾輔文樓武樓闕椒
闈之沈肅兮峻丹雘之複護列八屯以周廬兮離千
曹而張署啓巖閣以弘文兮宅大訓而稽古坐耆成
以寅亮兮諧密勿以釐務歲法筵以尊師兮訪道揆

於墳素倣明堂之法象兮裁靡代之踰矩近堯階之
三尺兮削漢宇之萬戶廟四親以致享兮宮崢嶸於
左祖右駢祠維太社兮同先稷而爲伍毓儲聖於青
禁兮昭英華於文武文華武英二翼殿觀靡究於中秘兮規
載考於庶府張五督以詰兵兮叩六官而開部廣通
政而給諫兮謹臺察與大理太常典厥禋祲兮宗人
掌其圖譜謚翰苑之閑清兮都成均之綽臚守信玉
於符臺兮顓筆削於史注欽天審其曆象兮大鴻傳
其臚句光祿精夫玉食兮僕馬備其徒御條萬幾以
緄襄兮錯群工而牙布沛周詳以章徹兮互責稽而

棐備奕 神祖之開業兮濯 神宗而善遷為王賓
以觀光兮遵大路而北轅歷揚徐而齊魯兮趨豐鎬
於幽燕瞻 帝居之際天兮服 王心之所甄葵啓
承之有道兮蓋同經而異權屹 高皇之奠鼎兮介
哉格乎淵算承乾休之凝注兮撫坤輿之饒贍執天
德以守國兮豈徒防於天塹來百蠻之賓王兮會諸
侯之覲獻 文宗而上徙兮扼荒咸之突踐居高
屋以尊臨兮繞衆星而北面提四外於有截兮恒奉
時之英見亶鴻仁之積洽兮熠光重而紫宣鱗百揆
以具張兮轂皇極之中懸職工僚其僭僭兮稟成憲

而周旋惟弛張之殊科兮深忤惑而眩愧殆愚固之
莫憐兮絳有幾於攸先山臣銓草樹而牧麋鶴兮焉
能覘其韋弦匪余位之所謀兮噴奚煩於蕘言思沈
潛而內求兮憺將歸乎故苑繫佚足於管限兮搏鴻
芬於枯簡聒萬夫之交鳴兮佩六編之神典探經邦
之遠猶兮察庶務之竒變逮長古而周歷兮該千岐
而綜練勵勵跡於滔天兮抽幽緒於獨繭殫精誠於
至思兮肩无象而諧券情宥窮以倏恍兮志强毅而
逾鍊遡上升於至陽兮曦皇人之垂見發祕鑰以授
余兮歿炙筠之玄篆吟微辭以啓悱兮歎樞栝之精

雋忽不悟其所如兮，脣僮個而俟旦，宓閉關而函光兮，幸韜聞而滅見，散神明於空靈兮，泳皇冲而教衍，兼萬化於芒機兮，紉一極於一貫，識天人之燮成兮，假幽明之互贊，寤道器之相咸兮，歸有亡於亡辯，漸歷聖之繼天兮，討千文而同鍵，杲曜靈於永宵兮，齊受法於皇旻，承皇命者犧兮，始拜受此玄文，九穹無言不愛道兮，勅地寶以龍呈，括五十而有五兮，峙大道之靈根，互相得而有合兮，成變化以行鬼，神觀穹文而祇理兮，載取物與諸身，爰立卦以生爻兮，用四尚而成萬，營居觀玩以既得兮，動假筮以質成，橐萬

化以鼓舞兮，漱千妙之幽源，崇守位以財成兮，織出入之紘，員洞生死於原返兮，了情狀於游，蒐冒承燾以彌綸兮，貫異同於千門，逮農軒而顓，鬻兮迭奉帝而詔人，因龍鳥與草木兮，依水火而風雲，備物象以周世兮，拓養本於生民，代泰穹之何言兮，悼神心於三墳，司重黎於二正兮，構貞曆之四分，唐欽昊以授時兮，宗曆象而三辰，虞絜齊彼七政兮，在璿璣而玉衡，原欽明而被格兮，址時雍於睦，親粲重華之協，帝兮終命位於升，聞恭垂裳以無為兮，魏成功而莫名，扈文命之神靈兮，默取道於清玄，奠山河而再造兮

相天地於成平帝重錫用玄範兮誥寵龜而眎嗽舒
九章以列對兮妣乃第之以類成邁殷周而密畀兮
令箕武以載申揭建極之元則兮握天人之關鉗援
神契以設教兮假泰卜於歸連眷岐豐以下鳳兮勅
尼泗而來麟三聖演翼天犧畫兮文王周公孔子旦䟽官而
盡君官宜群經之自聖兮以時差而錯出孔完天以
總聖兮萃整齊而立極道有本末而著微兮本微既
其在易張末著以長世兮論禮樂之為急誠脩身以
御家兮弘治平於邦國作人備乎儀文兮宣和興於
樂律稽疇典而作樂兮耿二史之布策左放墳丘之

眇綿兮綜唐文而姬曆晒嘉謨與大猷兮心偕事而
錄實閱刪述以詔來兮立型模為永式體二篇以樹
本兮用四典以示則二篇者易四典禮樂詩書張人綱以持世兮

參成位而撰畢世惟遵而勿渝兮醜天心與聖職冥
弗由以顛躋兮教乃廢而代汨聖何道而援若兮懋
不位以敷德掇侯史以衛經兮荆予奪而作格尹天
明與王憲兮準賞刑於霜筆三代絕而世變究兮六
冊具乃聖功訖理與事而偕著兮勸交懲焉縣植夙
為治以位天地兮違斯亂而乾坤熄孔既翦齊乎千
牘兮攣綱要而綴集愾漢武之中興兮業躅孔而均

續蒐獲僅於百篇兮訓終代而已給云理道其亡垠

兮亦庸傷於多逸書枿缺落於完籍兮咨三簡之不

沒儀周小戴三禮何長息于逝者兮摩存緒而弗繹抒人情

以合化兮亮聲詩之為特悲忽亡以永昧兮聃天聰

於瑱塞阪律天而襲地兮睚憲章而祖述此下還謂今五經

維天地之為大兮代天言而不息蒙違克以辭替兮

伏犇走而靡斃迄作息而顯微兮咸由戶而出入考

群聖之攸作兮罔非天而自隲蹉顯微之啟庸兮覆

相質而弗忒普含生於兩間兮誰違天而已立感微

賦之有聞兮憇白焚其髦習拊脩辰而整寄兮矢乾

乾以永訖泉干氏之攢叢兮助馳蹶而翔翼覽諸師

之襲述兮披衆聖之膺臆苞鴻纖以條疏兮弗衷表

而協一適滌漢以游唐兮惠畀受以綿密考靈無示

乎度躔兮睟焉察夫天日被賢恩如命面兮等父仁

而焉域咻後者之剽贅以沿茲兮吾將暴諸同心而

未覲彼固自為至一兮謂精義之我集泯前脩之夏

業兮迹深扁而固匿何斯今之膚獵兮愁捐甲而逐

乙頰 高皇之垂誥兮酌交從而無僻詔士治經用古注疏與某

執寘 聖謨賢教於公擯兮趨胡悍而胡逆疇鳴闡

傳說云云 群生曷靡靡乎顛視以奔時兮敢背 祖而妄

以一匡兮擗千載之流溺歲悠悠以噴頃兮洪章殆
終乎罄滅聖乘時以施化兮賢隨時而成謀謔憂樂
以行遠兮肆有用而亡求賤將五十未服政兮憮徃
日之藏修辰其息而亡悶兮警將放乎大游擁良謨
以匱韜兮弁消搖以夷由拏千業於一函兮諒奚之
而不優出衡宇而遵塗兮邁九躔以環流駿一日以
千里兮快崇朝而九縣指河冀之上領兮儼嵩洛之
中璧紉三五之吏都兮應玄樞而流建則乾元之用
九兮勳海寓之疆甸大畫圻於方州兮細規土於井
田烝哉先王之宅中兮憲井牧之攸便悼荒泯於周

桀兮流一潰而亡返沈余慮以構術兮撫餘規於漢
彥籍民品以有定兮括肥壤而制限定永業於口授
兮分授新以購羨縣百級以酌授兮人無食而不佃

井田不可復請為均田盡地平賦三道立田制為三
科每科為三限五十等百級自五十畝至五千畝也
凡一民不得過一科先過制者籍之禁毋得更市田
以其羨為待分平易二法待分者分其羨於餘口及
通籍凡官民無田及少者酌授之而歲收其入之半
為價償故主足則已或能頓償者聽自籍民品以至
此言均田也析贏田之南民兮易中原之隙衍每縮析而

羨授兮足牛粒與舍廣稽十秋而合貞兮廿有一而

始斷平易者取其十則易償以中原西北隙土十有
五并牛粒廬舍凡二十乃分其口令徃墾歷二

十年而其稅定然後征其十一永
不加益自析贏至此言盡地也既均田而盡地兮

乃平賦之有漸都一郡之稅額兮總重輕之原版駕
履畝以周旬兮核腴瘠之實算各斟勺以損益兮為
新條而升殿第融紐以少均兮總無減於舊貫既不
縮夫邦計兮庶重負之微嘆自理郡乃通藩兮究海
內而普徧 明明后之牧宇兮更審地而制典租必
當於壤力兮居中正而永奠 此言平賦天下賦半東
南今賦特蘇郡極重民
比皆病賦不當田又偏重緣以 王制不敢易請融紐
之如一郡之賦四重而六輕并為十分乃覈其田腴
幾何瘠幾何隨以定賦益之損之以總足於舊制之
十則不縮國資而賦無偏重又以是廣於他郡又廣
於藩省以通于天下然少平爾不當地之輕重若能
請 上更隨土以定額始為中正以上三法具見祝
子通此所陳 乃其粗畧爾 急東南之倚重兮最水利之難善偉高

平之所列兮足紀綱夫群辯 范公劄
呂中丞 滌宣歙之上流

兮濬百瀆之堽淵宣三江之故道兮堅圍埠之防堰

瘰白茆之海咽兮趨百川而吞嚙病雄潮之日至兮

挾塗沙而壅填非時抉而歲剔兮道奚出而不汙迹

民勞而費穰兮役頻興而婁胥顧漸疴以有瘳兮而

却藥之瞑眩茲譚固諧理叶務兮又焉睹夫物狀之

繁變盤盂之有稱兮道中卑而表淺 謂吳地與江平
其間田又有更

下於外沮洳已膏腴兮欲夷之而且戀 戀猶惜潮淀
為田者亦利

水者官民是亦一理撤梁而斬荻兮揆亦非潦疴之專驗

然猶害多益少如撤長橋刈菱葑至欲廢吳江縣恐上流非盡緣此
而阻若阻此獨病橋上田幾何許耳水既出橋雖少

緩芟不全阻安得專尤之循諸貌以發救兮又豈一端之已辦救

術獨統夫宣防之二歸兮在交施而各殉穰衆瘞以

叢軀兮繫曷弗周詳而異按長河滔滔而東駛兮歛

怒嘯而橫濫夏跡漠其非故兮洗亦不恒於一荐術

固率彼其二歸兮亦與徙不超乎三撰相時宜以各

庸兮厥亦斯其樞捷瘳征輸與允漕兮擬重陳而歎

倦征餽雖弊在隨時酌救此不詳既奠北都此不可易官歛民以藝賦兮傷哉

冗或踰禮論禮謂名不正者減牛毛於先王兮又安能一切

而屏置率土殫供正之願兮誰將不恭以沽戾憾綿

肌之殄瘠兮而剔割以無已嗟五材之給世兮出與

沒宜相視彼濫耗而潛匱兮顧不與司存之計謂不

費戶部不得知之為行止傷財既莫由斯兮責求之而獨委傷財不全

繇養兵及土木等事必自有在版十稔而審易兮徃一霜而均制咽

法良而情隱兮職競人以舉替業春陵而秋谷兮能

錙察而銖諦切考心以仁公兮子殆少於偏蔽恫存

用於智數兮神鉤察於聰慧拱默化以望孚兮茂茲

途之攸貴齊民生生大校兮凡農商之歸二丁不足

準兮田亦多昧丁或少而雄多而弱昧言難的田多聲而鮮實兮商

態錯於內外田有瘠肥稅復徧重商多肆華貲薄或本假貸或閉戶而盈箱或豐貨外行類惻賦與工之加患兮從或董之王吏征余駕而流觀

兮觀懷生之遑遑明王厚下安宅兮類四族以爲邦
擐冠領於士儒兮曳尾夙於末商雖搏搏其異等兮
貞萌萌之天良譏異世而殊道兮荐多門而分張繁
胥徒之蝟蒸兮裂兵農而別行悵庸主之失馭兮魚
不麗于王綱昧邦本之逾寡兮縱冗雜而日昌閔四
窮之無告兮憶三游之陸梁焚汨蠹之旭旭兮鼠化
虎而羊狼伎乖絕於人道兮曾何有於天常余蒿目
而傍睨兮孰同淚之淋浪認同類之乳育兮寄食貨
以爲生古君王之子民兮廓一視而均情制生食與
衷散兮揮群柄而不頃自彼君之繆術兮務姑息而

倒衡算工車以爲利兮崇婦臺之懷清商交農而雙
厲兮末顛本於不平悲歷國之臨財兮每剥下以踰
羸賊哉安石之聚斂兮詭市術於王經謂周官茂均田
以建本兮僥垢源於流澍匹公姬於仲鞅兮企仁周
於暴羸俯后民曰均利兮實胥戕以互齏獻既無克
於迷復兮盍鮮取於無名走中原爲治亂兮信珠玉
之不脛持大道以生財兮皓千古之聖程慊氓斯之
已憾兮日盪氣而涸精弗少拚以卮隸兮任嚆酋以
無生彼多逐於商末兮些侈之以豢兵或徒食於糴
老兮武餼賚於來庭嗟何有於二教兮眦頑冠與穢

鬣唯玉食而海富兮烏有尚夫並耕鉅創至濫以冥

輸兮時有在而靡懲所在後見後槽予子之乞人兮彛有政

於周矜眇窶甲之微限兮如來者之日增壹是蓄之

為養兮俾溝壑之不盈簡夫夫少強力兮并關拆而

牽征資官殮以免乞兮婦給衣以妻軍取巧不廢者

綽卒婦可與人處者補成妻以洎流莩之還積兮勿

客視而它營至即團以為戶兮給廩飼以為恒移土

邑以財輸兮吾特為之鼎鎗移文流莩本貫綏潛運

以交拏兮一仁視而不病苟客者之過繁兮著吾塵

為土岷憐汨治而戕天兮所鉅取惟民蹙攘哺嬰之

微餐兮饁饗夫之已澄禽郊捨之肥膺兮養群逸之

蒼鷹委精純於塗泥兮虹邦產於一粵沓伾伾之蝮

虺兮吾何舌以指稱此子通所謂汨蠹之民前言

皇威無崇而必讐兮震乾剛之旬旬凜岳壓以霜殺

兮烈鈇鉞之馮陵慄神令之赫迅兮驚歛電而轟霆

蒼寇賊而姦宄兮迨汨蠹之伯洵孰承天而法祖兮

屠群豕於一鋒瞋萑苻之日繁兮欲屏戢之焉從聖

訓止於不欲兮賢獄市以并容予其懲而猶異兮有

殊初而同終矜狗鼠之偏餒兮怒獍梟之鞠凶先釋

苛於歛徭兮遂嚴致於搜窮悉宥過以刑故兮茲刑

罰之爲中坦大沛於潛竊兮劉姦殺之惡雄勿參差
乃絕判兮皎冰凜而曦融省潢池之披猖兮舉兩初
以爲萌懇原情以審勢兮慎蔽法而即戎戢反側於
招綏兮肩凶渠於大蒙報怙虐以洪威兮與摘苗而
芘蝨湏慎察而痛劓兮裨皇穹之仁公王古者之保
邦兮作師旅於地水茹容民而畜衆兮田偕武而興
制垂列國以交更兮之秦鞅而大戾后厥時以逾遠
兮碎攆裂而爲二醜頽波以下注兮寧能返乎涓涇
謾譚計之諸諸兮僉傷養於大費亮先作之叵復兮
焚後述以多貳怛熙寧之保甲兮校拓跋而猶寔微

因損益以張規兮亦善謀之亞誠采材官於漢矩兮

擊府兵於唐載躡長源之嘉尚兮擷稚圭之美議唐宋

李韓重時募而精教兮乃要切之至最竊虞夫謫成二公

之永終兮奉甲令而文致法常陞於滋久兮即三五

而湏異異者蠢匹夫之麗辟兮將不宥於十世遂至無窮

豐廩養之長糜兮且望深而感細况懷土而迫窶兮

繇竄迸以川潰遂益之用核追兮煩鉤攝而部遞紛

張官役徒以擾擾兮日馳驅於四海實惟益薄而損

厚兮宜亦矢謨而請裁萬幾數求言以罷行兮曾不

狂夫之爲臯非犯忌而亂成兮謂効忠而襄治既未

薦乎野謀兮敷公仁而從事軫鄉思而甲蠶兮懲抽
力而誅賄完家室以固志兮周粟帛以強體時番上
以休容兮辟賂免之姦忘拔私徃之長痾兮襄侵培
之積穢故雖小而必刑兮兵無伍而不次挽干漏於
逸梁兮剔百門之宿滯力訓閱於徃圖兮帶射蒐於
儒吏揆張皇之弘要兮知亡踰乎簡帥祖仁義以爲
質兮厥楨之以勇智律經籍之典訓兮研歷史之成
敗厲瞿瞿之廉節兮佗矯矯之直氣勤步伐於苗獮
兮豈臨機而尋藝推請論於司馬兮命畀簡於宸
宸論必斷於援隸兮斥浮聲與柔蕙耆授鉞而推轂

兮勿參之以弟子軍容何爲徃監廁兮嗟乎李趙之

階厲將攜壹而僨克兮夫焉有於此係覈諏研於績

敗兮眡賞罰之昭晰彼屠降與殪良兮蕪粥級之作

僞偽多報級數毅戎昭而不弛兮飛蕭斧於誅刈毋狗免

於援議兮必姦絕而良勦銷枉毀於貝錦兮破滔謗

於珠以熊虎毅其六師兮魚鶴輯其七萃務貺識而

音別兮啓閑練而衷義悛強足與密代兮直寄命於

童戲謂臨事募不精實苟用充數與私倩代行腰姦宄於中邦兮衛天險

於荒裔林建國而所民兮虔有整於職方藩周飭於

隍陣兮垂堅密於關梁崇函夏以立道兮隋百代之

大防訐 天王之集統兮越歷古以包囊樊封取之
峻截兮戒勤遠之否臧頻迴譯於異貢兮只收誠於
來王事見祖訓冒包羞以餽女兮焉自殘而割疆無歲賂
之坐彫兮有互市之交償鑠 皇代之神武兮跨振
古而無雙曄 神祖之清漠兮恢 王威而四張燻
簡任於干城兮專權力而鷹揚弗牽肘於彼夫兮謹
賅得而姦妨為恤士之無實兮猶鋪饑而搯吭目衡
瞋以八燭兮迴浩劫而未央怒遐萌之繹繹兮附九
埏之芒芒徂日用而莫已兮串出入以隨陽寔亂衆
而治寡兮嗚樂短而憂長念蚩蚩之錯產兮不越茲

以成邦愴美惡之必兼兮謀獨藉乎四良噴茲良之
自植兮隸素履以獨守每自彼以戕陵兮歸帝曩之
固有相斯辰之攸賴兮秣俊髦而峻叟眡既瘡夫不
井兮晞三法之或救三法即均田盡地平賦尚稽實於征輸兮

還微息於頻歿恐二子之終夢兮虞和緩之懷手蔚
大氣之紆蟠兮壬胚靈而降秀顙蒼惠錫夫后王兮
君成之乎黷校詳養射於夏殷兮具司徒於周教

帝首出以廣運兮幾新邦之綱要舍賢能而安藉兮
投碩材其安構渡長江以整旅兮倚干戈而詢道築
禮賢以館傑兮聘名哲而探討及鴻圖之懋建兮夙

教士以有造謬辟雍之湯湯兮溥侯類之浩浩範端
嚴以恢綴兮思周微而懇到曰成賢以爲期兮憲羅
才而畢考藹思皇之濟濟兮聳周楨之廣效其在今
之司存兮漸郵委而同眇眺儒堂而聞其兮凝沈沈
之半沼籍束閣以停披兮琴絕絃而歇操填胄省之
青衿兮日聚散而三造俾庠黌而率由兮亦胡辨於
土偶之淫廟獨糜財以備聲兮疇蒞之爲了濂法
意於餽羊兮名將實而朽鑿崇術四而充餘兮僅偏
誦其邇小辯曾患乎先藝兮茲并藝而草草幸王國
之克生兮士不乏於覆幬業每樹於高選兮履亦周

於末杪纍駭牝而如雲兮夫奚失得於櫪阜嗟嗟喜
黨之徒兮要賢聖以爲期放四科而八行兮舉六藝
而百家究學問以思辨兮劭仁行而寬居行成物以
博濟兮卷善道而遯肥通天地人以稱儒兮贊化育
於玄微國縣斯以求媾兮士執應而登之學由循以
成士兮教率章以爲師時與道有違行兮台詎隨以
推移咿蝟蝟以自細兮胡不輪冶而駟奚初既育乃
后舉兮儻科條於隋唐務拔萃於大公兮倍峻立其
周防索理性於經術兮故全畧於文章方政事之需
試兮策時宜以多方爲程寧弗良盡度兮逐有司而

淑涼來薄海之彥異兮危尺戩之莫當予歷觸於禹
穴兮胡鼓尤於鯨鱗余有貢舉議大旨若此迅賢豪之絕群兮

挺堂堂之贊皇麾時科而弗即兮喻龍媒之越行洵
要駕之不種兮聳萬夫之攸望鄙負羞於大人兮空

趾壯而心長進而遂而前卻兮澹胡為乎皇皇矚時
髦之升庸兮燿勲華而頡頏倏霜蹄之超驤兮後何

有於王良羅目千以得一兮先民所為感傷羅以多目故一

楛於尋常彙小大以兼收兮悉明側而明揚層百材
於場師兮共京構於明堂掄椽楔以畢良兮粹豈獨

於柱梁以周完而大壯兮廢備具而豈康害超等以

異懸兮擢萬羽之孤凰或科存而弗舉兮徒惋遺於
衆芳為國惜才何人斯兮謨罄畢於鴛鴦鱗甲乙於

一斑兮可百年之短長何斯據以卒躬兮信輕軒而
弛張上既馮以升沉兮下亦自為摧抗坐弊日以淪

胥兮叢倖望而縈妨望怨也尋世科之有無兮與第差
之低昂鑒才出之先後兮及卷舒之靜庸孰失得以

饒不足兮孰隆汗之存亡隆汗謂美劣存亡猶有無也爾其鋪觀
而平角兮成效不其已彰繚庶位之崇卑兮環中外

而周設尸脩政以立事兮並陳力而就列今視昔以

異宜兮沿與易而殊節 祖建典以官士兮掄時宜
 而章別多率舊以監成兮掖無期之皇業劼蕪山之
 止位兮臣何知而噴喋想拱職以綢繆兮熙庶績以
 咸凝唐虞和于朝兮賡元首而股肱昔秦人之僑亢
 兮儕百辟於館伴後秦胥以沿洄兮且肅體而諧情
 貌隆坐接兮呼莊君卿塗黃還命塗物繳兮席前目
 征送崇庠必詞兮揚抑告行 皇王建設兮簡要以
 殷殷謹守官而罔道兮愚深昧于茲評王用道以命
 官兮官將道而為命蒙夫昧體而守支兮直置道以
 狗名逾追勢以滋顛兮偁驅坼而拒撐交隔盞以無

通兮不相謀以相能臣殊僚而一政兮肢連體而析
 形咸左趾以將東兮引右彖而西脛各稱官而罔道
 兮烏不病殘以殞生宰萃上而一命兮粗因科而下
 上既蒞政以稽績兮復何初以為量年疇力於良庸
 兮才奚由於耆壯木不谷集而郊韡兮材將鳴寃於
 族匠非 祖宗之盛心兮賊後時之膠狀假三五揀
 斯方以舉錯兮當亦迷八四之直枉八凱四凶何莫峻登
 其異傑兮年序以餞夫尋丈僂筆工以醫傭兮濁銅
 駟而轂養汗王章以蠃綠兮誨邪陵而貞障猥膏純
 之流蔭兮偉漢疏之直諫王吉請除任子法縱故襲之未革

兮又何弗涯於濟沆凡斯亦不局之貴兮非清波之

都喪非盡無清流也聲復侵夫無擇而無止兮益皇涂之決

灑聞方人之不暇兮識野求之無讓將循位以求理

兮匪稱人為標榜槩焉名襲而任別兮姑試徵二三

之改尚公孤寵貴以年登兮未或倚其燮亮用為九

寵寄鎔甄於中相兮獨調衆而拯病天曹天下之才

度兮無遺遺而倖調懸鴻鑑以八照兮能簿號之故

妄基邦本難固而易廢兮盱司徒之斯仗黨耗國之

職思兮拱三緘而不創懲非睥睨於竭澤兮哀株守

以循罔且議禮以作制兮網維誕其貞實豈科條

之無俟兮虛百年而亡訪禪哉今之為政兮執邦刑

以不爽惜死法不死情兮殲十九之國命抗儒抑法

誰為異家兮腐生迷而弗講豈三尺難求於六籍兮

對刻木而恟怙世生才以為士兮才弼辟以親民顯

利用以成務兮幽履道以媿身靜庸兼維天之命兮

士也允三才之珍偏有才而善用兮聊銷慚於宦塵

守罷駑或不肖兮世何懼而尊親彼斗筭仕以為已

兮用以學而為人已富寵人求知民何杖以為長兮后何藉

而為臣噫余固艱夫欲議以畢偁兮亦譏此不尊而

身訪急心亨而道塞兮且綿綿而斯往庖人不越乎

尊俎兮陶師握其范模作者熱其亡為兮藏山澤而
為癯余懷靡得於斯兮求茲人以為徒去城郭之垢
氛兮嫁巖谷之鬱紆漫阨靡以豁廓兮積芋綿而周
遮岑峯嶽而譎鬼兮流澗涵以趨瀦儔貌慶而騰伏
兮連庚乙而凡几絢時榮以繪繡兮憂鶴狖之笙竽
聞無人乎崖竇兮鞫幽求而單居末寢食於皇區兮
安平康而樂分綴聲籍於士舉兮足瀕申而猶遯襄
君恩以無酬兮慚魯子之葵悶抽長沙之太息兮
夢宣室之宵問敷前聞於沈臆兮嘏婉約而莫盡功
必一於天人兮理不隔於顯隱通千期於一契兮右

皇靈於無泯頤明王之天造兮蒞日中之豐運塞王
猷以登咸兮丕重堯而襲舜學無耻於不穀兮尚席
珍而玉韞若木不示乎世標兮神鳳無諧於塵韻天
錦莫覓其機杼兮媵三籟而微引先素王之昭誨兮
蓋二方以庸世謂初道而繼齊兮有政刑而德禮上
焉耻且格兮亞且免而無耻明良誕務其至兮烝率
次以眈眈并殄殢以諄捐兮稔人注而時否政刑洵
異夫今古兮緒言無庸以究齒德如毛而鮮舉兮禮
司存其議擬倣鴻濛之巴渙兮佑作聖以君鄙大人
後天而奉時兮惇五典以為紀搯三百以為經兮延

三千而曲致摯元功於贊化兮全備體於唾涕措萬
品之手足兮秩其紛而壹貳衆高沈而疆燮兮參立曰
森
岳砥而柴虎竇一決以橫趨兮倏滔天而洗潰非因
情以植則兮溘焉一而焉濟唏失德而信薄兮忍謝
嘅於周史荒哉厖訃過乎標枝之不還兮將非禮而
奚以禮陰作與生俱兮樂陽來而儷啓聲容達而生
神兮體音漸而死鬼肆犧媧迨姚姒兮極陰陽之文
理裁衣裳以吹匏竹兮熙殊造而均旨柯出稊以爲
華兮毛傅皮而成羨奏至治於雲池兮盡物性於宮
徵遜盛皇之厭世兮寓大柄於遞位雜狡童與昏夫

兮隕王彛於裘委姑何別於芻靈兮冠裾具而亡裏
維禮綱於五端兮吉無先乎郊類莽欺天而侮聖兮
軾輦申以傳會唐旣蕪以竝配兮宋逾淫於赦賚設
有妄於祠衣兮位有汨於祧禘以上言前代
郊廟之誤家庸行
而不知兮曾無違之能幾猥趙氏武靈與北代拓跋魏
高齊字
文周兮游變夏而由裔底蒙古之遺醜兮騷增尤於九
圍非穹皇之命聖兮疇撥亂以勇智 祖一匡以再
造兮駕百王而絕儷篤父子以孝慈兮協周文之敬
止董百官以爲朝兮截冠舄於首趾肅大別於掖壺
兮斬收承之顛穢固前星之繼明兮郁青坊於繼體

羅九服以樹屏兮藩不億之其麗釐群神之淫號兮
叙百辟之規第推文質以四達兮布方策而漸被蓋
郊廟之大儀兮時乃定于睿志馮三重而建制兮曰
非君其不議儻時命以下詢兮嚴丘澤而敬事象
雷豫以張樂兮薦祖考而配帝侂權輿以成德兮善
武周之斯後選昌期而惰悒兮抑將順之能怠較民
用於茲辰兮纒一合而百戾胥濫越以敗矩兮淪逐
慾而鄰戲詠輕重之不權兮誑僭陋以交昧委筋力
於無情兮擿貨財於空棄儼衣冠以臨莊兮况大君
之斯侍端章甫如會同兮可非喪而去佩詎公庭之

爲燕兮褻長裘而蒞視噫人服之不衷兮隼孽孽於
卉毳玩窮狄之盈觀兮惡衣妖之怪忌殺室舍以什
皿兮等衆歎於一敝余旣未聘乎上國兮望王懸而
不耳過閭陌而或聆兮闕緇黃而倡伎亂一雅以萬
鄭兮梟四戎而錯厠日作息以震驚兮駭律呂之焉
寄嗑六合以恒瘖兮聒九陔而悉贖八門張而何風
兮四時行而何氣雅烏噪於晝日兮鸞鷲翥而不睨
頽穹輿之定位兮礮風雷之鼓吹靡草木以有條兮
囓蝨蟲之吟唳僑仲佐伯以尊王兮使其民而有義
臣何望於今堯兮不觀興于茲禩王乘龍以中

立兮治六有於鑪鞴根人綱而植初兮落有家以俶
載簡姬姜之世貴兮愛任姒之徽嗣速關睢之窈窕
兮論鍾鼓而樂只貽銑鏗以前郤兮暢迭御于朏朏
親郊禘以降乙兮儀姜嫄而弗子擇周宗之妊傅兮
拜后夔而教肄密緝熙于光明兮斲刁牙之侵嬖扞
干邪而勿接兮賦萬幾而歷試太祖故事隆親親於九族
兮勅章條而登殺鏡前塵而邁拔兮羞田恒之恹類
勳實產以隸國兮歲坐觀其銍艾保堯睦於不竦兮
供虞接於無匱弼支蕃而土限兮司存寧能以無槩
維天王廟世以七兮寔殷周之弘制茫皇古之靡究

兮二代亦復宗異

上古未審夏五宗商六如姬周之宗然七世之文本商書

二室兮固不祧而非次

文武二世室不祧其後王時七世固在二室之外二室非

七別太祖以特立兮三昭穆以對蒞乃一祖而二宗

兮與四親而共備迨後王之復宗兮猶文武之不替

迺七世以爲恒兮確古今之通誼於 皇明之握符

兮兼天涯而地際睚旣廟於有七兮那千萬而莫計

皇 高文之巍巍兮擊百世之永繼丕承烈於歷葉

兮列諸宗而裸餒撫大典以徐謨兮意 冲襟之不

易纘昭穆以無紊兮乃傳世之常系或頡頏而高卑

兮儀馮從以位置匪今晨之攸聞兮法周知以爲貴

曩

聖祖之不訓兮定儒臣之請禘

御史答祿與權請立禘祭上

命儒臣議議者以始祖所出未明而寢

曩趙氏之禘祖兮亦時焚於僖

藝侯王儀之不襲兮曷由疑而永廢當肇統而慎始

兮固宜存而不遂

始謂始祖所出

累重光以欽承兮將神靈

之有俟盍懋建于崇典兮併闕義而時起

高帝時固宜存疑未

立今七廟已備宜立禘裕以義起

高帝時固宜存疑未帝正東向之位又今位與古昭穆亦異地時正而道

合兮從心究於外內鑿孝順而譚潔兮悃

皇曩之

極至洎儀章與物數兮比聲詩而容綴載采采於群

神兮莫不審於享祀開明堂以嚴父兮汗大號以施

治隆法官之九成兮翼前朝而後市畫三接于康侯

兮且五徹於弼士

請舉

祖宗

更叔孫之蒞貌兮整

鉤陳之法衛幄明王之采章兮東鹵蹕於群代被黃

虞之法服兮禕日火於繡會貞輿旂而邊籩兮盡生

用之百器蒐古今以分宜兮區雅俗之殊裁革淫巧

之吮靡兮絕胡戎之陋悖后模臣以逮民兮官刑廷

而御海王有三以寡過兮杲風草之相逮常經總乎

嘉吉兮與賓軍而喪祭周上下以用施兮惟日見之

為帛爛揖讓於交際兮或玄黃而牢醴纏目縷以條

支兮陳更僕其焉既雖殊王之更轍兮儒亦紛其輶

鞅挈往辟之故秩兮窈三典之略在

儀周戴氏三禮辭有單

而已蔽兮道有一而知二迪在者以推施兮僅含氣
 而亡愧微列君之有作兮荷群正之勤惠諦繩矩於
 銖權兮研節度於旒繫覓迷途於擿埴兮興證辨於
 張蝟署根枝以交參兮部優劣而互採鑠開元暨君
 卿兮亦司馬而元晦頰今昔而時措兮斯數家之為
 懿按三經以疏繪兮又莫茂於先輩前後議禮作述者浩不可數互
 有得失得之多宜於今者大帥開元禮杜氏通典及
 司馬光高閎朱熹數氏其為三禮注疏若圖譜如馬
 融三鄭韋昭王肅虞翻張融賈公彥孔穎達聶
 崇義陸佃等皆經師落述之功尤大先輩謂此煥堯
 文於神祖兮大集成而班賜苗楨柢於恒性兮順
 條柯於日履申邦教之森曠兮補未充之倭細鋪遐

邇以折裁兮要覲時以為揆刻昏狂之僭濫兮俯眇
 忽之不暨匡以居正之名兮章以昭明之軌來九苞
 以均儀兮諺相鼠之遄死遵王度于截防兮允蒲盧
 之可企觀天文以察時兮賁順叙而貞明昊穹牽而
 西股兮儀娥錯以東行訂俱右之臆談兮淵鑒破乎
 迂冥太祖詔改朱熹日月俱左行之說檢班陳之分土兮何壤局而
 霄弘班固陳卓星土之說嘗有貳于分星兮亦未究
 其諦精夏曷不中近天心兮三隅偏闊而空空經舍
 輒以環轂兮二十有八而成趨中謂狄雖曠而邊裔
 兮分厠占於規零豈理果能御器兮器乃因理而不

通測遲留與伏逆兮校客流與無名綜天官於靈憲
兮罔休咎之分徵珠璧信其有期兮同上下而清平
氣多符而罕戾兮翼傲脩之有行天文祥異應不應者參錯不齊非可以類必膠師執用類索不視三端不應正宜爾乘除消息又本各不一如日月五緯合聚以算本有常期期屆是氣之元亨世當大治斯自然之符或世不應氣此他戾也故王者當恒儆心脩其行以應氣耳矧氣否以變沴兮漠不省其違寧曠歷代之
愆臣兮選治曆以齊政遡都闕而下之兮孔難剗於
一定監往故而聿造兮大統於斯而為令彙群造以
折衷兮改月行於守敬免久紐之必譌兮徵良師以
時訂曩授時之可採兮祀四十而已病元用授時法上尋千載不

繆而下以推來纜四十年已差一度

嚴緹室以候氣兮莊脩表以測景

于製律以治物兮鍾一正而萬應既禮達而政脩兮
馴刑清而世康愷人蕃而物條兮曼至和以充盈王
中正以居心兮氣驩通於蒼黃玉燭所熹乎泰宇兮
員嘉來而八風平禊仁浹而功振兮烏沒世而不忘
騰風詩以交宣兮鏗作樂以薦享本吹簫以造律兮
擢五要以為綱劉歆奏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五者為樂之要衆言不齊不復能
易緒審黍以定管兮正九寸之黃鍾各三分以損益
此兮於相生以旋宮均七始以為調兮八十四而成章
間者濶焉夔曠之無作兮術布策而炳明三禮國語呂覽漢隋

史渺杜荀之神解兮代已希而非亡

京房杜夔荀勗阮咸萬寶常張

文收謹述者之悟謂兮議曠烟以詰攘

自漢以來張光嚴宣錢樂

之祖瑩梁武帝信都芳陳仲孺鄭譯蘇祇婆祖孝孫王朴和峴竇儀阮逸胡瑗劉几房庶范鎮司馬公沈

括蔡元定等尤難偏舉如何妥牛弘輩無可言至魏漢津蔡京等益繆爾遴執隨而成渝

兮非數詞之已彰聲和聲以製器兮倚度曲而綴行

摘竊眇於純和兮拔絃密於腐常衍歆神而賓德兮

戡哇鄭之猥厖唳金元之猾夏兮聲後國而猶荒沸

俗躁而胡疾兮且將裁而未遑

躁令人輕輕則多疾疾急也急令人僑僑

則多唵斯音之么末兮爾猶昧其條章

今北曲出金元固非雅製

十七宮調今但十一而律又過高全失中病本由絲音肉音鞞杭都其何響兮鬼

嘯啼於晝梁

謂今所謂戲文南曲本出南宋温州全無絲髮可成音律畧不足接耳目鏗

吾聲之有作兮融噍殺而鏗鏘頌皇烈於神明兮適

今時之豫昌

假令今製樂大畧律宜大下於今俗部而微高於古律緣古者氣大和今氣大

戾更化之若從大戾驟返大和亦恐未遽得或漸次徐變俟少久人與天地氣應乃更歸純古可爾延

鴻碩以倡構兮逝効工於更張即二裔金元之俗譜兮

鑄昌詞以雄莊給比閭之小奏兮攀備部於下堂猗

帝德之夏殷兮般穆穆而鐸鐸誕光天之下兮至

海隅之蒼生吊幽明以效答兮郤六幕而同風遐休

嘉之弗呈兮抑玄文之或爽五耀潤於乾垣兮五財

理於坤軫河岳位而激靜兮四類效其靈命萬祇嚴

以衛釐兮魁魁伏而不肯民於變以時雍兮同虞方
而風動蓐王區之械櫟兮天命生於熙朝皇契道以
盡受兮非行違之異標器必蘊於微庸兮志湏亢於
沖遼愚幸賦此玄玄兮愕夫人之宅操潛茲未之或
悶兮令達又胡以宣驕已焉哉俗以勢而成世兮勢
以時而自然涵時勢以太順兮存茲道以為捷森三
端而翕張兮亘宇宙以推遷仰惠啣生於黔雷兮肯
棄受於崇園飛元靈於泰虛兮收萬實於甫田控大
一以貫之兮艘有無而齊詮撫群有以日用兮秉神
根之淵淵羨諸子之敏脩兮品交通而互全兆流歸

而皆海兮億管瞰而均天微無拂於風鳥兮碎或攝

於筵筭躡太乙於九宮兮丙離章於太玄機條條於

木獸兮數斤斤於銅丸灼莘降之非異兮易菽兵之

彘彘

上四事謂諸葛公木牛馬張平子地動儀神降莘郭景純事舉四以例餘

抱鴻通以

欵塞兮疾細滯而浮漫悉蟲沙而願遂兮當貅猊而

不難惟無欺與至慈兮所不負於高旻坦詔鬼而交

神兮直衣焜而踐川諶凡夫之妄顛兮北二子以睽

分謂殊儒而端異兮繆世教而為三昔柱下用表而

存中兮師友于我文宣竺尊儲性道之本兮其何事

於豳譟千門萬室橫六內兮朝蜚波而夕煙印既尚

此皇符兮炬百幽而一焮戚城隍之湫仄兮救群蟲
之所廬解故蹤於黠垢兮翺洪翼於蒼墟櫛脩雲以
爲輶兮結浩氣以爲輿並三辰以循紀兮極八遐而
同區峻晞髮于若搏兮夕留輶乎融都葶收前以道
轅兮誥玄冥使迎余召飛廉以興飈兮暈屏翳而滌
塗氛侵伏而淑朗兮恣余襟之所如翫群生之起滅
兮觀兩儀之渙儲朋山河以結解兮賓曜宿而盈虛
嚼紫皇之默詔兮偕金女而同趨統父母於元氣兮
或天神而一衢問日月其何紀兮啗死生而焉殊真
一性以長覺兮去六凡而不居大哉余游奚適而奚
來兮馨焉往而不歸與

祝氏集畧卷第二

騷賦

訪隱

君不來兮何居蹇幽求兮山岵空林兮出復入慨即
鹿兮無虞白雲兮朝飛紛紛木葉兮皆下望夕以歸
兮旦復吾駕君何居兮我行于野

思兒子歌

戊辰歲續
在南京

思兒子兮若孺時今而成兮吾誠熙吾誠熙兮有別
離有別離兮何遽見之人各有道兮道乘時道乘時
兮胡卹其私路曼曼兮望吾兒吾兒吾兒兮慰吾思

卷二
各往賦

承五秀之豬委兮結昭質於堪輿遵先靈之下愛兮
童多識於明謨性空同而善受兮夙擇術而作圖蹇
皇命之涼塞兮猝罹弱極之萃誅絜忍性之應厲兮
出沫谷而躋遐衢皇不誘余以嘉道兮俾荒泆而縱
如高余譚之業業兮放趣指於靈虛曰玄化之齋齋
兮探三古之根株揭生人之元一兮徵泰始於百殊
謂芳蘭之已抽兮橫四海之荒塗謂鷓鴣與鸚鵡一
兮吾孰爲此梟鴟堅吾視之耿耿以獨諒兮任吾趾
之所趨迺卻東西行兮動格格其蹇而濡謂達視之
廣宸兮吾孰脩此維隅推真精以薄物兮物抗其廉
鏘而弗吾受衆支離其形身兮敗踵傷氣而弗已吾
誠不能匿志役氣以毀體兮偈白日以習犇走慕井
氏之崇簡兮曾不解拜跽之在手衆朋興而征榮兮
闡官人之能事信三生之欲義兮茲吾民之攸止蹇
吾力之未克兮服漆雕之本旨守窮廬之故脩兮絜
自淬以自噴諒通岐之莫容兮彙有百之叢毀維經
緯之華業兮宿鑽切於腎腸或蝸蟻之時吟兮吾胡
計群蝨之吾妨圖脩娥之嬋媛兮婉燿燿其清揚作
組纂之何紅兮而以來媚女之聚戕彼續綸以周章

兮競附麗爲比周吾既託此孤標兮矢履坦而甘幽
絕憧憧之往來兮抱姬公之玄猷乃反以速咎兮將
弗任其譽尤嗟夫人之莫易知兮余乃有能乎是也
維蕭蘭之蕪畜兮曾無力於扶雍也亦疾亂之悰微
兮又潛化爲冀也夫何物之難遷兮而彼乃以吾臯
也皇播氣以生民兮鮮渾元之通會民正命以虧偏
兮肆陽紆而陰悴紆多可以雍含兮悴熹刻削而善
制審余受之愆陽兮乃懷悃之散易撫岐路而裴回
兮意淹留而容泄非北南之勿辨兮曾失料之無幾
徇吾目之遼廓兮用吾心寵辱之細用徃徃以茲繇

兮叟以交手而窳事寓飲以葆淳兮流濡首之橫議
賤貨以廣道兮病泉刀之重累朝馳市以覓布縷兮
夕爭鬪而索米役潔質於塵泥兮對牛醫而校屠僮
識王生之米賈兮解平仲之踊對歸分食諸牛馬之
走兮獨高眠而養息童猶吁腹之弗克兮婢憎糲而
不食信烝烝之長勤兮余胡懟於斯職紛衆非之吾
出兮吾誠意阨而顏禪匪心席其不可卷兮日悠悠
而就惰頗余馬之玄黃兮柅余輶之輶軻吾既無藥
乎細行兮而復崇此大過但雅烏之孰報兮恐豺獺
之辜我傷鵲鴝之終鮮兮冀睢鳩之永和撫群蟲之

有道兮吾負死於類俛皇寧生以遽獮兮俾幡幡而
悔禍孔不咎旣往兮嗟補過之有弘道心焦敖以恫
慄兮氣遭迴而蔚蟠仰蓋玄之旻旻兮禮飛光願少
遄亂曰匪內訟難兮難其還兮皇母以金柅之復牽

罪賦

夫哀無文者禮之程也法在愜直或將鳴而強瘖之
亦過矣瘖而呻者人弗尤之矣因目其章曰罪賦
閔生平之靡延兮譖弁弱而百罹羗生初以無爲兮
爰即路而逢之降鉅割以瘖毒兮親再代而咸失抱
慄單而疇依兮瞻穹昊以不極彼百夫之完慶兮余

何尤以永感稽稽譽而莫回兮中摧崩以顛頷扈麻
菅以脩號兮固九死其奚賤齊草木以覆載兮惟霜
霰之余慘願犇驅以及踵兮噴蹇子之霧昏思言立
以有樞兮守隅庭而茂聞汨先操以干祿兮從揚名
之孝謀又道命之將廢兮重緯繡諸有司載終傲以
自華兮親無逮亦焉爲拊丁辰而儻個兮恫於邑而
增尤惜逝日之勿再兮瘋忠信之弗脩揉異方之紛
噉兮牽百志以殊岐亮迅徑之蹶顛兮慮交手以失
斯衆續綸以干進兮競周容以務入錯登禾以蕭稂
兮將安析其貞慝帝錫余以潔昭兮薄汚溷而堅白

詹先民之好德兮揭神師之皇則羅琛寶之不靳兮
悵藏庾之周隔路曼眇以綿邈兮矢乾乾以終日繫
燕居而多慕兮澹周章乎東園睠芳嫿以晨耀兮湛
露斯以爲恩倏淒風以夕振兮拊繁榮以曷存惟何
物以特立兮印膏膏以懣寃聰去哲之脩名兮躬已
往而不泯知時日以莫與兮惋隆污之同勤印孰惡
斯勤兮無他好以怵也尊大中以前行兮完皇錫以
周畢也亂曰氣爲羸虧道不可移往者曠迷盍追于
來帝棲余宮余弗敢隳彼美人兮淵騫攜余以與余
同歸兮

傷賦

玄雲羃兮白日曠烏潛棲兮木葉交墜塗無人兮聞
然異世闔闔伏息兮曾不得以出氣目眈眈兮涕泫
泫傷哉厄兮厲熏心誰爲聖人兮無悶傷哉傷哉兮
誰侶此困

秋聽賦

詹旻天之沈寥兮旋素皇之金騶蹕百生以入機兮
懔懔而牢愁映岫嶂以噫喻兮吹萬籟以戚號槁
柯戍削兮廢葉墮投濫泉湛縮兮寒澌咽流沙礫礫
礫兮城郭不周松檜苦篁兮蹇鰲以擎空巖唳鶴兮

猿狄嘯金石爭觸兮鏘戈矛顛商吐響兮悲音啁啾
群喙奪息兮噤噉以伏紛吾耳兮離騷憂皇命物以
元亨兮秋貽實以各正也吾成實以吾親兮成斯捐
而考終命也噴燠涼其序代兮往不返以長竟也魄
陽淫游兮地天夢夢眉然以默兮絕氣以聲吾焉求
兮投耳於玄清與黃寧白藏鳴以迎予兮四每值而
逖驚霰霜塞聰兮蕭蕭五兵剝膚切肌兮五夷震崩
欬爾嚴辭兮慨如慈音噍殺煩毒兮不知和平元間
閔而夷射錯參兮代惡有青陽與朱明匪秋之聽兮
秋入予聆蹇匄鏗兮聽希不得兮若然雷霆重曰聞
不耳兮秋不遷親之駕兮薜收後先酷商日宣畢吾
年兮號哀寃

蕭齋求志賦

斐然自尚者亦靈區之助歟匪閔丘兮絕世猶先井
兮攸附帶邇郭兮成構挹遙垌兮為趣雲岑列兮縣
邈芳洲緯兮縈互囂聲止兮層垣幽風暢兮洞戶碧
蘿交兮施宇紫莓圍兮繡路虛泉鳴兮漱除淨壁晃
兮擡榭宵竹鑠兮黃月曉松沈兮蒼霧露旒蕃兮璇
綴霞標建兮錦傳擷芳馨兮蓀蔭玩趨奠兮磨兔肆
珍圖兮高張敞嘉名兮特署爾乃登丘陟墳沈章漂

句寶蔡子兮祕笈侍房君兮豐庫流璋琬兮華瑒絢
星河兮森聚苞周紘兮廣獵沂真源兮孤赴測潛機
兮太冲懸皇鑑兮鴻素抗五太兮齊襟拊百氏兮獨
步攬萬化兮棲臆操三才兮在馭於是謝將迎遺倡
和任簡傲安晏情九域蟣蠓萬類洩唾或同心兮晨
集羗佳人兮宵過蹇淹留兮夷羊聊從吾兮妥僮攬
蒙瀨兮齊塵侍周孔兮末座平伯禹兮後洛補皇媧
兮餘破孽丹霄兮鸚運函玄珠兮龍卧乃歌曰浮青
陽兮蕩素秋日月居諧兮與化同流今我不樂兮乃
將焉求歌已爰命樂童陳浩倡奏元間鳴清商極變

聲兮靡曼陶淫思兮太康余乃掩抑衆律孤引圓吭
凌青旻以飛嘯兮拚衆音而不揚操皇雅以獨鼓兮
寫神襟於混茫忽白日兮晝冥振衝飈兮襲堂川鱗
躍兮出潛霄翼接兮不翔吟九淵兮神蛟舞千仞兮
文鳳騰江河兮擊春盪泰華兮低昂斯時也獨御正
陽高聳物先呼吸罔象逸嬉泰玄與神明兮乘居視
蕭齋兮墨然

知秋賦

庚午六月丁未立秋其夕頓涼不俟一葉感淮南之
論稍爲賦之

逖陰陽之愆伏適儆予於茲歲伊蓐后之堅方獨秉
貞而不戾受帝命以握矩布金行於區內日耿耿以
謝炎風蕭蕭而助氣侍隸逸而卻扇閨媛戒於紉綴
聊閉關以偃息觀燒炬之可憇意青蠅之慙遠悅玄
殫之餘嘒雖序令其靡爽廼興悲而起噴信摯斂兮
致刑將遠仁兮肅義劉百生以一屢易榮華而彫瘁
匪皇穹兮好殘繫舒慘其相倚始爲露以作霜睇堅
氷之必至感茲秋之旣知豈曰童心之傷逝

修夕詞

歲久窮兮夕氣脩月環輪兮遲不得周雞俟曙兮謂
跋不疾情曼曼兮其不可極握忠誠兮函元和氣意
多兮彌山河夕兮夕兮如何如何

蓮花洲詞

漾脩陂兮遵中流若有人兮在洲締昭質兮又好脩
美窈窕兮含靈思丹肌兮皓態芬習習兮襲蒞風微
褰兮碧裾水璫鳴兮玄珮漏泥兮滌瑕皎灼灼兮容
之華乘清風兮願舉飾帝冠兮峩峩帝命予兮沃心
呈予腹兮瓊琳彼調飢兮予哺予不惋兮荒之溥媧
妹兮鼓歌宓姬兮乘波伯倡兮予和君不樂兮維何

江洲書屋辭

拊長江兮安流高吾棲兮南洲榜蘭堂兮葯房締梓
軒兮桂樓石梁兮衡渠竹牖兮交疏涵清暉兮夕朝
汎靈華兮圖書芳何爲兮杜蘅躍何爲兮文魚淵淵
兮春瀾濺濺兮秋瀨寫聖襟於逝者蹇茲辰兮余慨
蛟龍起兮水增波挾浩漾兮俾滂沱濡焦槁兮蘇八
遐君不行兮如台何

龍歸辭

潛紫淵兮旋鯢愔洞房兮滌亡泥余蜿蜿兮顧而下
倏或躍兮以歸乘蒼雲兮驟綠霧泳天池兮擁曦輅
扣天門兮矯首逝擘頤胎兮挾珍以嬉翔九縣兮多

靈娛穴泓泓兮閔沈虛霽爲膏兮露爲醴邦之富兮
稷蕤蕤瓊肥兮蛟腥招鱈侶兮嘯螭朋媪縞袂兮倚
青巘燔金符兮望不可見扇神飈兮忽來滌氛妖兮
景光開紫莓兮黃蘿棲繚窈兮畫集以歌睇故宮兮
幽幽君昔樂兮今我何憂巫屢舞兮鳴騶君歸來兮
無夷猶

一目羅賦

淮南子曰羅以多目故一目得禽今爲一目羅則安
得士余吊其語感之又感遂爲賦

虞則有羅鴛鴦之離彼萬其目一則不遺孰爲逸羽

方空是闕唐虞目百厥逸乃九夏商以倍周用千數
孰爲虞程張一覓萬孰有萬鳳雅烏莫算鳳巨弗闕
雅碎群入姑雅之獲寧鳳其失曷不干鑒伯益之術
羅兮曷一虞兮曷益鳳哉鳳哉曷入曷逸

懷遇賦

允明知命後始調興寧長憂虞不堪大方伯吳公拔
異幽側若重有可與者君子之知士無責報知於君
子必克報乃鳴則感聚蹈厲且有時窮遇輒鳴以永
懷有傲勗之力焉故命以懷遇

觀性氣之生屬兮曾亡類而不遊援丹砂以脩年兮
去疾拔彼小草桓詎道於老馬兮越鼃式其武闕玄
金收於陰石兮又曷用么曆而爰已嗟今之人兮謂
知曰昧繫蛟龍使守闕兮繡悅目而莫爲服被嗟蒙
之無肖兮肆汗漫以推鄙皇不余右兮俾嘉道之莫
予有耄顛頓趨以長物兮承事君子嗟茲之疾惡兮
固易忽以昧大人無我以博愛兮胡寵特乃吾以駟
駮顧伯樂嘶于駕兮金踊夫良冶無熒而穀兮田莫
有滯穗懷哉至遇兮無稗以自棄

望韓

戊寅之歲四月十九日在潮州獨往謁文

公廟步浮梁百步方半當用舟渡風雨橫
厲江水洶怒素舟不可濟退俟橋尾風色
轉厲乃望拜而返寄言楚聲

驅塵轍以遵海兮踰三宿而宮未趨躡脩梁以東驚
兮羗中路而阻予淒零雨之蒙霧兮飈長號以頽怒
波峩峩其如擊兮予不知其戾之故屏息鞠脊以伏
處兮遲公怒之霽也久僮偈以抑厭兮曾弗少假以
濟也時既暮而氣暝兮予猶懼鱷之至也乃瞻巖以
存清廟兮敬再拜以退止昔夫子悲孔之遑遑兮亦
既八千路以浮此道拙塗棘以趾蹇兮又何異夫小

子道故至難求兮予胡以萬里而為易已焉哉董既
白而日師兮依門墻而莫引君臣師友合弗易兮子
寧不與其潔以進慨旋轅於環堵兮吾見夫於無隱

蘇臺春望賦

蒼龍集于重光協洽郡國賓薦士會考言于春曹吳
興施子先三載已奏名春曹而未投策于天子庭
茲徃道蘇臺樂多賢友居久之而行蘇之同人餞以
言曰春望之什允明年當首迺為賦以叙屬錢子

凡別

則思思則望望亦多歧如茲別施子先分携予徒望
之矣至于徒先集闕下望施子來施子亦應望端至
而滿予徒當又望予徒獲奏春曹予徒又望施子
首選于廷與自望幸而從施子後也望之旨如是

登高能賦臨別贈言况青陽兮獻歲將敷華于紫閣
六合齊風八表一雲吳州東西丞然同人若夫英莛
絢柯衝牙襲紳霜桐洗翠露桂凝熏服膺乎丘回尚
友乎雍騫分馨乎遷固擷芳乎機雲濯濯施子超哉
軼倫僕等末游乃際光塵松顏靜兮靡謝芝韻郁乎
恒新忽蘭襟兮中判嘅葭姿兮失倚升崇丘兮寅餞
睇喬林兮榮始土花繁兮封級柔葦綠兮循址漾脩
波兮微毅揚芳颺兮蕤蕤警霸圖兮從王念縣金兮
莫擬與子期兮高明聊一盡兮吳醴乃歌曰契莫契
兮同心人思莫思兮遠離群望莫望兮共復集樂莫

樂兮 帝京春歌已下臺賡嘯還籍南風甚競迤徃
觀國

飯苓賦

僕少自三河歸蘇臺過首陽道且來陟降崇巖經行
喬林憇息旅痛因遂幽尋忽有見者埴壤墳起光氣
離竒封以英英之雲覆以九九之枝恍兮忽兮不知
其中之物為誰也有仙人雲中來斲地而去迫而問
焉仙人告曰其為物也出自松栳本乎膏液天和融
鬯地氣騰蔚凝脂之所滲漉流肪之所滴瀝始焉聚
沫終以成質積雪結皓靈砂貫赤柔匪若酥堅不及

石非附木而稱神未瑩膚而名珀此茯苓也言已而
逝僕恒識之昨日友人彭城子來謁請賦飯苓僕曰
子之飯奚如也曰始訐蠲痼后祈脩齡按玄經於炎
皇稽隱訣於初平廼察靈餌采植英或食熟或啗生
和雲威筐帶月入鐺剝膚乾蒸集露共烹浮浮兮蒼
霧之滄興襪襪乎皓霰之溥零或異製而單殮或它
劑以佐并於是垢腐刮焦府榮股肱疆中氣盈葆完
元淳開通神明將翔九寥而彫三精焉徵苓之勲亦
欲哉僕曰然此亦子之讓辭也未究玄績吾聞李生
招譏於魏人陶子受餉於蕭辟雖梁國之寵有嘉必

牛溪之負斯極也彭城子腸杼文繡磨鏡日月幽
蘭芷溫理環玦淵騫授德商偃詒業故其嚙齶以道
而服食以時匪損其疾乃觀厥順寧舍龜乎周微而
朶頤于漢芝乎藥國者旣舉其芳談易者亦受其幾
推繁華於寂寥兮保明悲於希夷敞志意而彊氣母
兮康龔瞽於七之遺乘元精而上征兮諧洪化之無
私挽喬眈而游五秦兮與羲炎而一期即仙人之所
告也吾與爾縻之

棲清賦

茗施公悅民隱君子也身慮並清爲居以棲署曰棲

清乃爲賦云

何人區之寡潔乃靈駕之艱寄睇城市兮湫煩將塞
裾而高逝無更從於彭咸憲先廬之不弊乃惟歸安
之邑眷茲大姥之墩梓桑樂鄉粉榆故門坦素履離
喧群抱玄璞揚幽芬高尚其志驩然願言集百勝以
爲居宮一畝而安儒廓以芳園疏爲流渠山石犖确
草木扶踈韻爭高兮梅竹陰合秀兮蕉梧級壁爲梁
累礧爲島竒樵海外異拔霄表鶴鳴于臯魚在在藻
龜扶莖以巢蓮鹿交角而眠草若夫觀堂崇庶重軒
連楹臨以層臺敞以廣庭燠以曲館涼以丘亭左琴

右書前壺後觥鐘磬在懸戶牖有銘於是息廣胖凝
虛靈褫垢滓游神明偃仰至玄消搖泰冥燭造化之
樞灼萬物之情玩四聖之幽文研六編之遺經尋曼
倩十洲之詮覽伯禹山海之形遞鐘一鼓商歌數賡
煙霞爲之飛動日月助其光晶旣對聖賢亦多賓客
玉塵時揮卮言日出式燕且歌或射與奕客曰美哉
掌人之棲乎濁穢遠善哉掌人之清乎中外一請薦
署曰棲清庶斯名之實實客有太原祝生嘉其旨因
稱曰印非正則兮皆濁而卜居印非須無兮棄馬而
違邦泳黃生之平陂濯孺子之滄浪晞庶立之伯夷

符得一之昊蒼稱既題之屋墻以揚先生之耿光也

余侍御游靈巖賦

侍御桐城余君正德九年銜 勅按山東允明自京
師道天津遇之君道昨六月有二游之勝先靈巖院
次泰岱咸有詩記乃出卷鐙下疾讀信語可以張大
麗奇君謂余能賦之懼非目得燕樸鄙當不稱謝而
君不可因稍獵文內次第排比一二為賦靈巖

秉豸斧以東按遵鯨浸而南驚幸豺迹兮云屏庶鹿
游兮能赴釋訶從兮岳震縱滕策兮巖步踰琵琶之
名巒憇遲賢之遺寓亭訪盧生之靈洞盧景睇斬

公之殘句

亭有碑宋靳八公受呂公藥術得仙題五言一章刻其上語意不可曉

於時

蒸澍驟訖微颺

颺

薄扇折旋曲阿拾級遙顛芳飄菲襲

岫接峯連走白足以導予投金宮而舍旃拊伏龜之

隕石味甘露之淵泉稱以白鶴卓錫

亦二泉名

韻以紫蚓

鳴絃鷄鳴歌舞師象連蜷

鷄鳴象師三山名

猱援子以升木

鵠矯羽而戾天木葉葢以噴蠖草葱蒙而芊綿異種

之果比實莫名之卉交妍若夫檀楠被金瓊甃流翠

華樂借宮甍率移地則有五花澄明千佛般若靈藏

飛輪功德不瓦

五花澄明千佛般若靈藏皆殿名絕壁茅庵榜曰證明功德

浮圖

數成以錐立崇榭九層而表跨三衣鐵食

古鐵架裝重餘萬斤

百碣蘚稼

西魏以來碑甚多

歆曠翫之不厭嘖流景兮渠夜

九十未家其曷能舍持椽炬以破冥覓輸般之幽駕

秉燭入魯班洞二鼓而出

於是靈域畢呈玄襟獨寫吐納萬象沐

浴皇治答流雲而長嘯等群有於一咤且夫神可以

境怡俗乃用理化神區必名場平政則多暇匪王度

之晏熙豈探尋之斯假懷悽商兮潛襲驅予車而端

下

石林賦

震澤濺包山峯遙岳紘潛川岷執琨沃瑤葩玳果璪

區靈域玄真府仙室誰得而易宅也乃劉毛公泊焦

君子浮游汎覽中谷有士衡臯匱連隩澤徙倚其色

有皜其氣不滓弗仙弗凡爰踞爰止二真頽而疑擬

而謀叶曰异哉曷乎其孰恃而僭謚者歟山枝儒臞

經行焉真即以稽山枝儒臞曰天予之鍾地予之逢

淵詎馳驥柯莫棲鴻此其為物舍誕而不宮者矣是

故胄條金天字云敬夫丘壑結胸榦植立膚含萬砾

而猶林卧隻玉而成居彼此諧姿質名協符爾乃苗

引矸磷砥磻磧硤植樹礫巖葉布礪礪璇蘭琳蓀琛

枕琬檜躬桓輯瑞以交拱祭戟列行而森衛聯广作

舍出雲為蓋繡丹薜以春榮層蒼莓而夏陰黃疑樵

以秋衰皓瑩雪而冬深甘露之類乃其獸金陵之鷺
乃其禽若夫一拳莫減五車匪益花饒紫黛叢絕榛
棘鰲簪肖蓬萊之狀鷺羊剩長沙之跡風聲奪岫嘍
之響雨彩發南雄之墨謝彫楮之宋匠曠網瑚之海
客長不藉於秦鞭化無勞於皇叱蓋遵實而爲聲又
奚愧於煩嘖二真曰俞懼嘻未悉乃稱曰硜硜戒小
珞珞厲德孔絕磨磷莊尚堅白宅攻存乎周雅介貞
著於姬易仙用儒梯物以道極此何人歟齊山作仰
喻景行以偕行體良爲身思其位而不出者也

南園賦

不逢年以千進依靈丘以肥遯違王侯而尚事聊消
搖兮無悶則有澗阿之間廬廣之前闢彼善壤繚之
長垣令流水以成池象洞天而爲山交蹊迂迤以午
達寬石陂陀而底安嘉樹并立名藟櫛植脩筠軒挺
豐蘿綿密四叙有接艷之葩比歲有連新之實栝栢
杉松栟櫚梧桐文梓美漆高椅茂榕榆分光於星田
桂得種於月宮桃李兮成溝牡丹兮專叢海棠兮汎
殷階藥兮翻紅灼清漣之香蕖爛曲塘之金蓉帶以
鬚荇鋪以水萍莫不陸陳亡厭水立靡窮千蕤萬萌
不可得而極諸其形容也至於桃杏梅李棗柿梨栗

蔗藕菱芰榛榘棗橘含桃枇杷龍眼崖密鳧茨鴨脚
雁頭湖目菰筍䟽脆薯蕷豐實爾其百喙歌春孤蟬
吟秋貴語雕籠之吉了巧轉碧陰之栗留或雒谷雉
或走置兔或屏隱孔翠或沙立鷗鷺或臯鶴和鳴或
麇鹿行顧大抵人場旣偏圍事聿周吳多名苑而茲
其特優歟夫辟疆專聲習氏遠稱金谷積麗離垢揭
清董廢闕以儒振陶日涉而趣成展也獨樂允矣莫
京掌人於此將攀轍而抗衡者邪况方之自南火離
攸奠類陽而明象文以顯雖因勢以就築亦可以物
而取諸遠矣於是皮圖袂著筆硯張琴筑展壺箭流
吟嘯肆觴燕祛凡襟廓玄見如易賁于而有喜如詩
樂彼而不倦若是乎其陽明哉士安土爲君子儒其
文顯邪吾爲爾作逸民傳

一江賦

伊斯江之爲物也渾頊決滂虹潰滉瀆瀟瀟瀟瀟以狂
瀆滅澆澆以洶淙溷汙滿渤溟漫而澎滂浩浩湯湯
汪汪洋洋溱兮青蒼潛兮迷茫廓兮而康寔吐日吞
月漸玄漬黃蓋自堪輿之開闢化機之翕張儵帝滌
源鑿混沌以利涉昊天設險畀聖明而爲防是以蕩
五嶺漂三湘帶吳楚襟荆揚拍蓮掌滋扶桑會地脉

兮連天潢浹兩儀兮洽八荒兼三才而共濟束一統
之華邦信矣天塹雄哉谷王所謂祖百川而父五湖
弟四海而兄三江者歟觀其千古之有常五彩之時
彰金焦相銜乎舳艫煙霞互織乎帆檣或扇以颯颯
則雷霆忽助其震盪或媚以晴旭則金碧緩搖其景
光或微生漸而冰花雪蘂激庶品之神爽或淨如練
而天經地緯開萬世之文章容成袖手以廢曆豎亥
跣足於窮疆璿璣玉衡雖虞廷之儀欲測和鈞闕石
計夏府之器難量涵泳四靈神出而鬼伏沉浸萬象
龜游而龍驤玄妃往來採明珠而拾翠羽法駕上下

乘清風而御陰陽至矣乎微妙理於蠶絲諒託始於
濫觴若夫蛟窟散處龍宮深構瑤房九重具闕雙鞅
水精之柱駢立火齊之瓦鱗覆懸珠作燭梁飛萬萬
之月團絡寶爲簾簷走千千之星宿其下則有瑪瑙
碑礫琉璃珊瑚決銀汞以成池築璣璠而爲區五金
夜發競光華以呈乾后萬珍日產如沙礫之走坤輿
其上則有彌天作帷極地爲載遙岑輕沫卿雲微帶
月娥臨鏡以脩眉天女沐鬟而勻黛齊州回繞班班
九點之紫煙仙府平臨朶朶三霄之翠蓋其中則有
鯁鯉鱮鯪玉柱銀珧河伯導旗海客寄綃風從吹浪

之江豚雷應鏗鐘之蒲牢羲和鎔金沸洪鑪之衮衮
馮夷剪雪翻銀海以滔滔其傍則有蘆洲戰煙牙檣
插天葦笠鳥道燈火漁船風凝軟沙而鷺立兩浥厚
莎而鷗眠福地洞天巢鸞鶴以遐峙萍花荇葉映鷓
鴒而淪連至於龍堂曉雲僧艇暮月善才之石砥定
毘盧之閣嶸嶸郭賦鳴萬夫之喙陸泉激千人之舌
物遇之而拔凡品人鍾之而爲世傑邦家倚之而治
忽古今由之以興滅傳諸圖經登在國牒灑灑泔泔
未遑暇以殫說也若稽使君於斯奚取我契其大才
學志度是故語其才也如江之波東底瀛壺西起岷

峨蹙瑤花兮沓沓爍雪山兮峩峩飛濤濺空兮瀆千
堆之沫驚湍擊地兮旋無底之過撼紫皇之寶宮倒
織女之銀河無遠不至跬步數州之域有重必載鴻
毛萬斛之艤轟轟正霹怒霆而迅驚電擾擾乎舞虬
蜃而飛龜鼉通四夷之歸王象貝文犀湧梯航而霧
涵入九壘之貢賦錦衣玉食紛帆席以雲摩濟天下
兮往來又豈俟於盈科語其學也如江之瀾書名淮
東之院堂有富文之顏緗摹締聯梓雕銅刊六籍眎
奠百家周完富誇牛腰之軸勤助熊膽之丸口誦手
校左墨右丹滕萬口於千載據尺几而一觀若乃擬

其志高惟江有潮突乎其豪漉乎其遙萬流秋毫千
滾斗筭莫不障而東之以會同而來朝坱圻初分即
稱其拔萃汝漢旣決誰得而溷淆懷子胥之孤忠與
伯若而爲僚四瀆首推其廣大六合咸讓其并包方
其度洪惟江有容元氣流通乾坤混融衡截海內平
分域中際天淵於不二齊物我於大同引重致遠通
其變於不息含垢藏疾淨諸有於太冲高以下基當
其無有有之用滿而不溢天下莫與汝爭功大抵陳
事之方有通有會放之彌者收必密極其細者生乎
大如其大而不可約恐華談之已泰故觀江之說則疑

其過夸審一之理乃識其非汰交助互益非人奚待
嘗試問於江靈察川勲之攸在是故符堅玩之而狼
戾江總恃之而顛沛壯從擊楫之祖生竒賞燒舸之
黃蓋三國鼎睨六朝遞代水無變於安危人每異其
利害其故何也誠以天謨地烈積義無託縣縣延延
數千百年必至於我 皇祖而始得其真宰也觀其
發祥於始蒙六飛之首渡創業於成遂九重之斯屆
煌煌漢闕日照而月臨蕩蕩堯衢乾覆而坤載然後
華夷一統長通道於安流河漢九霄恒效靈於上界
而有如使君者又復沐浴恩波漸濡天瀨握提巡之

專節守信誓之若帶志業浹內聲名溢外尚亦防之
有法而備之無懈俾外者無窮而內者不怠息揚波
而清水怪盪天驕兮淨紫塞甲兵洗兮玄圭拜旌功
進爵加祿賚家流國澤並汪濊一江晏然世永賴斯
名稱情乃無愧賦而颺之載采采

哀孝賦

允明與太學生無錫華雲從龍友雲母張夫人沒允
明以遠不能往相其喪或能有以發章母夫人賢為
少以紓雲之至痛亦友道可為而雲之志會雲示邵
林二尚書先生所為誌銘及張都運與雲自述事狀

夫人賢節不勝舉其間備其孝事尤弘偉因綴叙大
概稍韻其詞以歸雲蓋識其大者可模後來婦無徒
慟雲爾始雲外大父福州太守時敏以子幼用夫人
館雲父太學君時禎于室福州既宦游夫人告時禎
請迎養舅姑乃白舅姑舅姑難之即時禎亦難之夫
人曰我得之也解飾首之資築室於石羊竟致之往
而覲饋隆於婦禮來而理職脩於家政於是舅姑夫
子宜於邇而父母安於遠又左右其孺弟弟已立既
歸其政趣往事舅姑盡恒理舅姑後先沒相時禎送
死倍常力及喪福州時已于張家持服比在室曰身

始本在室禮與其常也寧厚姑之沒哭不絕聲或絕粒蓋三日而病比襄事毀如初加勞焉遂彌留以卒嗚呼女婦性多閹滯又沒世無姆教乏究明理道通達古事之功故自儒宦大家外凡女子嫁者輒忘其親時以歸寧飾儀文而已贅則視舅姑殆途人比安得有如華夫人之知識即知之梗焉弗能處也或曰知而克處者固有之或病於財不得以為悅曰病於財已耳吾安得厚誣世以絕無若夫財不足以病知與處而不知與處也者抑多矣不賢華夫人得乎夫人之事豈獨二族儒宦教染以然固繇其性資凡其事蓋本之以仁裁之以知成之以勇是君子之三道者其殆庶幾乎近之者歟邵先生曰若人者從從皆義信矣夫然而總其實孝也故題以哀孝

皇播氣以降性兮無昭昧而必仁孰二道異夫成形兮可非孝而無親夫人既抱此淑稟兮又申之以高慧靈至粲其中秀兮函瑜琬之溫厲鏡皇倫之紛曠以相奪兮曷不善修以蕪濟相先民之鴻訓兮女從人而無專建剛柔之弘義兮坤必求往而歸乾懺暮世之改度兮招靈脩使來贅既天命之不諒以吾選兮吾敢愾天彛以人廢從移天於尊章兮胡有天而

弗戴諏靈脩其往請兮來胥宇而承饋尊曰惟我其
難之兮將緯繡而專戾豈道有窮於茲人兮絜弗觀
其通會攬旁塗於周行兮聿典禮之必行髮余首以
撤飾兮資構宇而導迎尊誠動而感誠兮爰居處以
胥寧止幹父蠱兮往帥婦經親謚于遐兮尊逸於庭
俯連枝以丕植兮印也歸政肅褰裳以從尊兮脩日
事之有定尊先後以懼恤兮以襄事無或不信以不
誠逮顯父之繼恤兮服服與在室而同情亡於禮者
之禮兮因心從宜以有興恤復終我聖善兮我恫痍
益弗勝永號不粒性幾滅兮懟黻禮以忍生終靡支

於恒瘁兮奄溘死以遐征何女婦之必孝兮何行孝
必禮也禮有弗周於天常兮夫何善以義起也已焉
哉彼賦之慝兮用爽天明或察而固兮行靡有方相
古淑媛兮交馳並翔哀夫怛焉兮德在躬逝焉得世
姬兮皆華之儷匪女之程兮唯士之軌寧孝之至兮
引申長類臣完厥忠兮幼迪其悌孤慈友信兮百行
攸致一母之烈兮二族之煒用獨邦勸兮風暨四海
赫裨皇極兮完命于 帝錫爾不置兮以引勿替

擬齊梁內人送別贈拭巾賦

初裁白紵白如霜舊遺團扇月含光紵拭不滅何郎

汗扇搖空想，婕妤涼何如。贈巾意勞君，轉蕙腸若乃。
龍胡交錯玉，線綢繆輕挹。珠散舒動蘭，浮不忍挂匡。
床詎忍委玉箱，留取炎熱將歸去。茱萸幔底拂鴛鴦。

顧司封傷寵賦

滿不久秦臺月聚不住，楚觀雲雲彫月墮兮。紅粉黃
塵於是緬邈宵情，芊綿晝臆憐生信誓之留。怨觸箱
奩之歷，則有鈿釵孔翠繡領。鴛鴦窓窺鸞照珮解風
篁髮燕草之碧絲，臉越蕖之紅房。望惑弓鞬兮，隻脫
魂迷黼帳兮，半張昔喻麗於群芳。茲萃芳而何益，悲
瑤草之不聲，痛瓊華而無息。苦莫苦兮，斷知心悼莫

悼兮難國色，撫幽棲兮淚盈巾。傷四海兮無佳人，便
為巫女終成夢，便作姮娥有底親。銀蠟九板光綠沉
百和香，香香不歇光光不滅。瑤瑟鼓殘兮湘水，
咽紫簫吹斷兮黃泉裂。雖令魂返少君丹，假使貌成
虎兒筆爭如歌出李延年。會道佳人難再得。

祝氏集畧卷第三



樂府

從軍行

腰刀把首報君恩
初事將軍出雁門
回首家鄉無限
意秋風吹上五陵原

前緩聲歌

瑤川遵穆晏汾水從軒游
玄王啟靈會道官亦交酬
蒼禽啖金支瓊鸞翥絳幃
靈賓夏韻石子登引空謳
聖日麗萬舞祥吹振清球
川后迎皓蜺波臣趨翠虬
湘姬偶瑤席巫女行玉羞
天老獻秘文聖年無時秋

董嬌嬈

京洛何迢迢紫衢通麗譙采桑誰氏子不解意飄飄
強腕折高枝卑指攬柔條詎知枯殘日不愛彼穠朝
何當華堂上麗瑟歌此謠此謠固君情不移芳與彫
吾將持贈子聞是董嬌嬈

盧姬曲

盧姬貌似月復有伎如雲青絲覆鸞額歌舞漢宮春
參差銅臺上宛轉受恩頻君不見太祖會殺聲清人
復留妙妓西陵裏盧姬幸不為冤鬼為名嫁人花老
矣人生行迹自有時莫以遲速歎盧姬

邯鄲才人嫁為厮養卒婦

高下理有定金房須玉骨不解理有異漢月亦胡沒
昔為錦綺裝今為蕉萃窟嬌臥鄰阜芻夜半聞馬齧
遥夢趙王宮盈盈望秋月

隴頭樹

隴頭多嘉樹君持作梁柱清晨覆賓相白日抱歌舞
哀哉北邙麓日日聽人哭

驄馬驅

驄馬紫游韁光輝照洛陽朝辭上林苑晚入鬪雞坊
無因道千里城邑少豺狼

關山月

明月度關山中天照胡漢十萬良家子嫖姚甲待旦
胡兒秋牧馬天子曉射雁亦有王明君獨抱穹廬歎

雉子班

雉子班何牡不顧女來語啄班班吾不如紋頸谷中
班班何班班何

天馬來

天馬萬里來天閑缺一開天馬入群馬辟立視天馬
長安亦有首蓿食飽天子德天馬天馬在宛野

隴頭水

流水出隴頭白石亂高樹四海遠深淵原泉日夜注
不見人物景獨向東流去

吳趨

閭闔紅樓起皋橋淶水迴綺羅搖日麗車馬逐雲來
施旦非吳豔機雲是晉才欲歌遺古調風俗轉堪哀

柳枝六首

夾汴春來千萬枝綠陰隨處縛金羈殷勤休負東風
意曾把青芽細細吹

紫泉宮外曉煙和萬綠條含太液波只有帝家春色
好爭禁人世別離多

樹猶如此我何堪長笑殿郎氣不男若見女兒腰十
五一生蹤跡只江潭

隋家蕭后解傷春內苑親栽幾樹新入虜歸唐春漸
老美人思樹樹思人

白家只說舞腰肢不把紅妝鬪翠眉贏得美人憐又
妬一時都不愛花枝

營門只阻羽葆幢爭似連雲蔭漕艘護國清風四千
里百年人說老平江

林鳥二首

無柰恩情密臨別自依依思君如林鳥同宿不同飛

與君如林鳥暫聚還長離得夜乃共宿入明不同飛

古調

泰風

泰風傲時也歲律默遷夕颺傲物起坐多念歌以永
言

灑商回秋泰風薄宵衝堂襲帷其音蕭蕭 蜩咽烏
棲蟋蟀試吟豈無憂欣以耿遐襟 肖形聲氣亦有

裳衣無作我羞朝日將暉 昔之撫景鮮驩薄游今

之撫辰力弗及修 五十無聞先師無畏無曰其遲

其日如駛 皇序遞代漫漫百年天之將旦無然爰

爰

詩 五首

巍巍大山高瀾瀾長河流人生百歲間有樂亦有憂
葱葱陵上槿朝華夕已休倣載向南畝歲乃亦有秋
少壯在努力老大且偃息偃息安此生此生須有成
努力不在少老死終無名

滔滔川上水冪冪隄邊草行行遠方客歷歷山下道
道遠行易疲白日坐已馳無憂白日暮祇恐嚴霜垂
日暮行復朝嚴霜草以彫

中谷有道士顏色常鮮好被以松柏葉啖以靈藥草
守氣存谷神後天可難老授我鴻素書相期青雲表
眾人不盡聞安能不枯槁神農遺世經穀食丞民寶
物生天地中萬形同一鈞小大各自齊聚散常相因
高岸忽為谷滄海亦飛塵弱質非金石誰能獨久存
生世六七十永者僅百年相去幾何許等死焉足論
仙人莊子林為君頗開陳

天夭南國子聲伎妙入神審音類子野歌舞傾都闔
城邑不足留引領奉韶鈞浮雲翳廣路且與閭里親
倡家日遠往哇淫累其真簡兮前上處謂言不足珍
樂府久隔絕繫籍猶相因嘯歌且自樂亦以共嘉賓

雜詩

鳳凰執聖符有道乃來儀白鶴抱仙姿俗士每慕之
棲啄非梧竹腥穢苟羈縻鳶戾與鷹擊性在哺雛雌
翩翩遵渚雁嗷嗷鳴聲悲青冥一舉翼萬里乃通岐
潔食荻中粟渴飲清川湄孤翔無亂偶高風羞詭隨

述行言情詩 五十首

其一

昔受皇靈命結此軒奇姿一從辭銅璞雅負遂參差
英光沒騰越皓素變為緇茲辰起遙想椎鑿倘還施
但恐時日促璋琥竟無期乃知萬物貴治琢當及時

其二

大鈞鼓群有黃祗効成物流形隨風氣結性亦殊律
吾生托燕冀抱稟愧沈鬱返茲寬柔方茹和克彊保
所恥非平康徒勝此迴屈

其三

結髮屬偶句舞勺肆篇章前徵昭羊叔髦譽追滕王
明明內外祖公望張辟疆提劍多教術童弱企高翔
安知三紀後棲棲守榆枋

其四

蒼姬建鴻厯祝丘肇遙封豐稊託后穰疏條逸周通

九江樹崇議司徒奮皇庸信枯爛材器閩建扇遐風
淵淵都漕君起官來南江雄畧絕類群宏圖奠茲邦
五子架馬竇載以闢吾宗

其五

曾祖抱至德天倪以和神善閉本無捷泯燿沒見聞
辟時適朱鬣頌否逢皇運微情委塞聰遵養晦衡門
洪源浚且瀦大川乃雄犇

其六

赫赫惟王父自天擁英休完德奠瑚璉大積苞墳丘
敷言對清問獻納襄王猷宅憂東大防景泰初公居憂詔奪情起

任戎務公執禮典不應

旬宣向閩州冀方猶虞岳懋緯騰諸侯

其七

公有高明居安老亦畜小時從息經笥偃仰思至道
繁英藹修榮高簡稅不藻周羅千載語竹素光燿燿
憶跪聽公詔拜此濟生寶縣州躡短階昏旦恣尋討

其八

先人備百行為仁乃其基至誠動萬物大孝敷弘規
慈愛無等倫日月洞肝脾豈惟天止性在三道兼師
母氏既聖善孝敬極壺羹坤儀絕振古直當任妣期

魚乳懦載聞春秋望翔馳

其九

七世美仁里八葉通德門五教植本始百行郁華文
仁義日可見金玉作庸言雞鳴繩準出舉足宮徵存
厚趾靡顛丘長津從冽原何為末受者卑垢辱華先

其十

高閔眾祥集泰日百美具豐屋陵飛霄崇樓臨大路
高齋敞華器芳臯羅嘉樹良疇經邇郭麗舫汎妍激
紳杖旦日臨星曜時夕聚群公逸威儀百彥盡能賦
圖書恣讎核琴瑟鏗在御崇議每徵今幽求競稽古
危言藹蘭馥雄辯激水怒觴詠富章什絃吹暢情素
西園繼清夜何愁白日暮

其十一

泰否冥幹運小大互來往童齡何讐戾忽使墮毒枉
馬知循陔慶適成陟屺望萬生皆有終逆質胡不喪

其十二

大憂纏弱衷意氣盡荒漠向未遯長衢中路履綦錯
零霰殺翹榮朱光就淒薄辰邁萃華滋運消易零落

其十三

人理有太合太合及茲辰東楚當星戶

建辰虹梁就

鳥津彼其行結旣予亦御周輪從雲來粲者盃醴合
良人永始承遙緒昌圖啟後珍嘽嘽山河誓與子茲
千春

其十四

執業稟公訓士節謹干祿力修貴潛蘊進達戒征逐
踰冠聞有司察業就甄錄校考既充賦膠序且餼育
其十五

人生有窮慘大化當極否偏感適三月凶割降重累
鉅痛深故創沈寃等墮海人生覆無天云胡不遇死
其十六

六極兼弱貧百罹萃凶孤素薄綜物懷坐為鄙人圖
倉箱既涼匱米鹽務錙銖自持椅桐姿埋沈向泥塗
其十七

讀禮訖祥禫試琴成笙歌丘墳肆政狩志行窮琢磨
天人貫羸微昔今紛網羅大道彌宇宙眇薄將如何
其十八

先人有高棲遺我端居室幸無喪志物塞楹簡偏集
皇王植丕訓子氏張萬術閉關斷來鞅庶以究昕夕
其十九

學聚勤殖藏息游解紆結寬原或流行激泉共甘冽

攀條采碩果循畦屏衰葉幽禽答遐韻候蟲依氣節
芳靄蒙晨榮明輝揚夕月拔時附絕駕塞兌謝塵轍
其二十

服膺從聖軌厲志尊前聞敦厚寬砥道高明抗浮雲
玄元極三古疏通窮八垠焉能為棲棲拚抑斥鷃群

其二十一

老聃貴知希莊周識齊物山淵故應平精象藏恍惚
因知在矢溺居然返冥極安知臨牢豕終為祝宗繫

其二十二

昔在杖膝下拊頂稱佳兒珠鳳已驗文棊虎亦彰奇

所企自有立名位豈足期自從勝簪弁顛隴逢百罹
握志壯室餘薦名僅鄉司逸足遠市肆永愧英賢規
其二十三

浮名雖或就夙尚乃彌堅漆雕有風期恆虞終邈然
英游茲彙征予猶畏爭騫茲辰更不伸蚺蠖盤黃泉
因知隨時義聖謨固昭然

其二十四

彘彘抱微稟自擬猶萍蓬企瞻先哲民終羞絕蘿松
追隨不越群胡足為不同何為蕩蕩世亦復此不容
無悶見君子先師嘗發矇平平王道間萬厲頻文攻

荀無及躬術何以禦諸兇皇仁卒全物莫高匪玄穹
其二十五

斯人各有尚沈潛與高明伊予獨坦蕩未解懷戚營
既不畢狂狷安得遂中行所睹恆廓如萬有通一平
泰高輜如毛瞳眴已千齡不知要其終得喪將焉徵

其二十六

同人貴郊野氣度本惡狹出入州閭間清濁且參夾
無哀桑梓敬幸共枌榆洽鳥獸不可群非人其誰狎
其二十七

大儀靡停運百生豈淹息麗天星漢度附地蟲鳥疾
把策詣有司五往五見黜巖棲豈無尚塵託病多疲
錢刀壞心氣霜露損毛質蕉萃勿復言流塵蒙白璧

其二十八

陳根託九壤材樸各能蕃剝果存孤碩微梯僅不殘
芄芄萬植中吾獨妬其艱空務封沃勤柯條竟疏單
其二十九

疏單勿復道幸抱此高襟妙鑑既弘照大車亦雄任
如何覆載洪行迹復淹沈孤征即長道纏綿荆莽侵
侵馬能不跼躄日月坐以深

其三十一

績勳惟在力獲應非緣劬每當紛紜間儻忽發靈虛
皇樞一納牖神明隨固如其來眇亡岐須臾充九區
猶操獨繭綸一引盈車魚又若陟春園萬榮一時敷
研覈皆可食百寶皆甘腴由來自不識祇覺本所儲

其三十一

歧路紛百慮三十尚擇術規空際無象踐跡窒寸尺
先師有遺架四十迺不惑冰鑑端服膺物貌詎纖忒
交衢紛總總大路遵有一皇皇孔氏程聖愚乃同則

其三十二

萬里盡東魯群空乃西來餘子騁干塗撞撞何取材
學聚蔽穹壤白紛無遺哀熱然對今古至樂不自裁

其三十三

百代為宇宙升降成興衰興衰極變化忽已邁茲期
方策布群賢建躬各隨時森羅丙法戒所在吾有師

其三十四

有師蒙獲富君子貴為己每求同 人力勇由知恥
周身飭百行建節廣網紀任重扛九鼎致遠道千里
細德未足論大榦敢摧靡丈夫所生期恆存在後死

其三十五

明王方御寓世才乃徵庸禮樂建皇極風猷歸大中

亭育茂登殖聲名榮光融卑高百有位道術何終窮
其三十六

仲生能樂志夷吾性善養恣任總勿闕道林胡偃仰
名都富雄第山池半邑黨崇麗摩浮雲瓊筵日弘敞
水陸窮羅羞歌鍾沸繁響妙伎逾二肆游童列彌董
畢性聲色中麟臺進功賞

其三十七

素無經世懷學仕本先訓終然拙柄鑿株木醫久困
渾玄當有期或合阮君遜元龜幸垂兆長往乃無悶
其三十八

築舍負崇嶽高卑緣秀林翠嶺絢晨暉丹崖麗夕陰
入坐交飛英當窗語幽禽山人適云覲寫性將清琴
郊居賦既就白醪亦可斟循麓看時藝桑麻長方深
未必談名理歡暢已彌襟

其三十九

縻榆樊石扉坳垣卑四周前楹舒廣場後宇環澄流
微淪帶山趾半覆花竹幽長夏且游浴高蔭終日休
豈必商丘開點爾聊同游

其四十

清晨風候淑引策出郊郭青黃交遠疇循澌沃若

白雲被華岑飛澗濯幽壑汎眺思累新冥會神逾廓
命傳賞已豪孤尋寂倍樂

其四十一

雅尚窮閎覽邇蹤愧卑纏臥游空能賦道觀多歷年
終南華岳接峨眉太白連九疑元無地太行非天
公宗日華浴祝融星漢懸朝飧赤城霞夕拂匡廬煙
洪河春裂壤橫江秋勁弦因過洞庭水自擢瀟湘船
東海本吾宅太湖襟烏前龍宮多寶藥洞穴鑠禹編
靈期似當值旦暮相付傳

其四十二

驅車出衡門薄游覽九州東征畧瀛海西陟升昆丘
冠中岱華竦襟帶江河流驗蹟章亥趾裁貢禹王疇
汎觀山海圖遐尋府穴幽八維何所極撮土此可求

其四十三

璇穹積重霄迴運迅不停曜靈爍神燭望舒循九行
三垣列君臣萬緯流物形河漢夜半轉四時各財成
靈憲炳乾文至精存吾徵

其四十四

萬齡同一域千哲共此契遙邇幸相聞師友文室內
行止每討論音辭時賡載單躬事百賢其益故宜大

其四十五

遙賢故懷益密哲重應欽四海三數君垂眷後先深
年位非所限存沒或殊今淵淵玄酒味粲粲瑤華音
懷哉以拜嘉畢世銘卑襟

其四十六

仲尼欲無言六籍終亦呈林籀向春敷有喙隨風鳴
齋房坐清晏文言時有成左生潤瑚珮莊周厲風霆
二漢隆體骨六代繁丹青至哉統其全周後惟唐聲
山雞且自愛蠅辯方營營

其四十七

學優在用行時舍乃含章士業豈空言斯世存維綱
修政用熙載樹禮為周防生養蕃卯胎芟夷謝蕭蘘
文思翊無為樂聲薦登康本末有宏模千目森鋪張
褐襟衷短簡可布亦可藏

其四十八

至道極心性域外有真覺曠生幸聞修聳辯豈喧較
萬變終不繆吾自了滅樂

其四十九

鳳鳥不世見四海以德稱虎豹伏深山雄鷲乃馳名
日月遞經天夕伏亦沈冥目趾待成功誰不仰其明

所以孔仲尼君子疾無聲嗟予蹇淹留閉戶乃浮名
高卑共彰徹近遠均一鳴惟憂邦必聞求之無其情

其五十

六籍統宇宙七緯鍵天人百子錯町疇萬家騰煙雲
眇眇予日接冰泠如淵鱗冥蒙日思道榮發時搗文
紛綸向一貫光彩摩三辰向來覺性言寂寞難重陳
至樂終百年與爾同埃塵

金蘭操 二首

初趙魏公子昂與先總管友善游吳輒就
館嘗為總管泥金寫蘭二本祭酒胡文穆
公為先參政題二楚聲允明
保之復綴二琴聲以語兒孫

金蘭之猗猗兮寫吾心以貽兮聊與子同歸兮

兩公閑閑兮貽我金蘭兮金蘭也且閑閑也且

和陶淵明飲酒 二十首

僕本拙訥謬干時名兩年之間三謁京國游趣既勸
風埃黯然舟中有二蘇和陶詩夜燈獨酌讀其飲酒
二十篇不勝悵慨聊復倚和

昔者病斯世庸人常擾之百物安大化甚似垂裳時
袞袞元化中吾生託於茲學道三十年今辰聊寡疑
願言戒迷塗靈臺亦有持

明時恥韞玉抱策下丘山所獻幾何許腐義數千言

有司繆甄錄一出踰十年身世無一補何物期自傳
士生三代後千名本其情所歎少可知科版獵空名
二者齊亡之何以為此生此生幸長存得失何復驚
陶公但飲酒千載名自成

大鯤本淵潛化形亦天飛截鶴續鳧脰二物均為悲
日月繞玄度萬象各有依天地會有終修短同一歸
吾生向妍華何惜此日衰有酒不解飲而問彼從違
大道本一致無問寂與喧每有希夷時不見耳目偏
逝水喜東流浮雲忘故山美人隔秋風涉江恥空還
且莫或遇之莊周有遺言

客來相話言言多非與是問我誰適從我不識譽毀
幸客來相過惟能默欽爾隨意翻瓦盆不解彈綠綺
秋霜瘁榮木春露華槁英逝者不能已愛憎誰為情
吾生四十年強半居歆傾不知誰為之孰為相號鳴
局促百年內安足稱達生

鳳鳥有五文不共群禽姿言欲覽德輝來下梧桐枝
文采眾愛惜云是應世奇廷無簫韶儀好文空言為
恐終返天山逝難風塵羈

世事不可極遇酒意自開寬然處百年亦有幾好懷
吾駕無迴轅何適亦何乖夫子惟天行微生病棲棲

孺子濯以清屈公泥其泥幸此杯中物與我多合諧
醉中態多亂真抱自不迷皇唐事悠然古意暫可回
回首望鄉井甯在東南隅倦鳥不出林胡為涉川塗
冬半多北風疲馬不柰驅昔行氣長健茲來感有餘
園田苟可治豈不懷安居

長愧先師言憂貧不憂道勞辛救寒饑容體易枯老
自從強年來頗不患衰槁翕翕電影間英姣亦何好
澹然無得喪恐有身外寶靈龜不呆頭乃活歲月表
吾足如轉蓬遇風無停時節候迭代序常與家室辭
三歲凡五出別離復在茲行止豈有津誰為我稽疑

不若巢中禽乃免霜霰欺天運實為爾通塞任所之
嘗喜陳圖南託世在夢境亦有阮步兵六旬且一醒
神解與辟世此意在各領汨汨槽醜間少復此冥穎
哀哉羊皮人方彼耀虎炳

四十不擬老老狀日已至飲量復減昔三飲已復醉
詩來亦信口甲乙懶排次遐覽天地間何物如我貴
所恨每自喪長失本然味

所乏百畝田亦須五畝宅居食少給躬何復世上跡
一身自賓主一日足抵百知我不暫舍舉眼天日白
默然便歸化亦復何足惜

安世至此日世紛亦已經莊周不畏煩為人校衛成
五岳屹常居四序乃遷更微子為之奴箕子出門庭
誰能為闔闢妄動樞機鳴密雲自西郊蕩蕩周文情
然燭能為月搖翬能為風手有造化能身在造化中
順時以道用天人乃相通如何負拆鼎而欲求張弓
青天恆高高欲上不可得文成食馬肝漢武知復惑
狂念如推瀾滔天不容塞坐此弊其驅亦復幾喪國
吾有升天方難言姑緘默

卜商有遺言學而優則仕學既非為人仕復甯為己
有玉求賈沽無道穀亦恥仰瞻夔龍朝俯愧蓬蒿里
駸駸二毛行行入四紀馬逸駕可憂風回楫須止
爾無操御中顛覆何所持

二儀不翻覆萬生豈無真物情雖馮時中亦含元淳
揚子本清靜啣垢作美新賈生抗高志慷慨為過秦
其君或唐虞彷彿臯契塵誣已徇一時哀哉講其勤
因知紘紘內心與身自親會須直躬行大道無迷津
提壺掛舟傍還戴漉酒中何必訪巢許今古皆斯人

秋懷

時運無長榮清商多悲音悲音一何苦壯士有遠心
蕭蕭風篁亂瑟瑟蚍蜉吟寄言眷萬古託之千霜林

潯陽有餘波涯岸倘能尋

乙巳閏九月十三夜夢中為游山詩

春觀入西岫區名意自別松嵐結幽賞蟲鳥弄餘悅
花氣韻蒼沈樹膚落翠雪天行無塵染丘臥自雲潔
心在道不違未覺萬物裂三爵已餘酣清心寫泉月
春日醉臥戲效太白
春風入芳壺吹出椒蘭香累酌無勸酬頽然倚東牀
仙人滿瑤京處處相迎將攜手觀大鴻高揖辭虞唐
人生若無夢終世無鴻荒

別唐寅

長河堅冰至此風吹衣涼戶庭不可出送子上河梁
握手三數語禮不及壺觴前轅有征夫同行意異鄉
人生豈有定日月亦代明毛裘忽中卷先風欲飛翔
南北各轉首登途勿徊徨

夢作月山獨步歌

不忿白日塵宵賞有靈悅山蹊任襟入不必有昔轍
石淙長寫韻風林時落葉凍狖僵石霜躍鱗觸潭月
山空夜深靜魑魅時出滅自非返冥極誰能畏城闕

擬傷亂

楚氛望方惡魯戰謨未諧晉糴每多閉秦饑良可哀

三精塞殺霧暘雨更為災巴蜀風塵暝關河士馬來
洪流滅阡陌溝市盈饑骸豈無眠戈誓慷慨擊楫才
夏屋既漂搖郊壘多崩墮楨榦可相尋松柏亦已摧
天王下制詔仁聲九域開庶幾赳赳客猶上黃金臺
代江南水災謠

天皇耄不事地后虐不仁盡卷天河水淋灌九州人
九州人食多在江南江南灌沒柰何堪之柰何之人
死無萬數薪絕竈冷無菜煮更那得菽與黍遽如許
推龍號挽龍語汝不應吾吾請天公來解謫汝

九愍九首

庚午隰吳越間民瘼作九愍

谿毛圃芽鮮芳殊吳儂恆食饒嘉蔬今年大饑百年
無百年無柰空腸斲野草同牛羊

大麥青青四尺長大水過頭一尺強安得不托與餓
餓無餓餓且自可秧不成苦殺我

四月泝水麥不秋五月插秧水不收良田萬頃盡洪
流盡洪流大無禾民皆死如國何

棟撓室摧墉善崩沈竈產蠹不得烹康衢第席通流
平通流平慕鴟鴞望伯禹懷有巢

饑亡溺亡十二五載降之疫亡亡數誰生厲階令帝

怒令帝怒半為鬼厲階人安富貴
有田莫買只賣屋況有筐箱與巾服妻子子乎牽出
驚牽出驚汝不肯推溝瀆竟死等
舊乞無幾新乞多吾食不續欲分何汝不吾分越奪
那越奪那乞化偷孱則丐狠則搜
舊田不粒猶征逋新田為淵租未除農來為兵強執
及強執及絕錢鑄國無農其何國
官困曠空抽民未富人削瘠貧人死嗟嗟土牧亦勞
只亦勞只荒政難弔吾民嗟嗟吾官

水詩

雨漫天兮天不得見水漫地兮地不得踐烝人不粒
兮桑田變神仙老死佛入滅伯禹乘龍仲尼乘筏出
八極兮睨洛而不即公無渡河兮公既沒婦逐狂
夫與子偕溺青山摧鼇足斷蛟蛇騰弩萬物錯亂厥
初天一分生水其載與天地兮為終始

沈憤

燭龍奔天衢不照雲下人陽貨盜玉弓仲尼糧絕陳
筆絕春秋成乘桴汎洪淵莫食汨羅魚腸中有靈均
青天上無路黃泉下無門漫漫長夜中萬古齊一塵

知山堂雅集

小山不妨官中隱從近闕無論車馬色幸共禽魚悅
風泉夕韻夏霜月冬氣潔醒醉齊一襟心賞方茲結
雪後楊禮部邀宴用謝宣成韻分得濁字

季冬雪始降佳氣通歲朔君子良燕會時哲總延擢
揖遜榮賓禮登奏豈嘉樂蘭薰互霑襲松顏齊卓犖
遐覽萬物昭無復見黜濁微言共一契所寄在綿邈
召父歌送朱版曹升之守延平

西北有高山東南有大海生我延平民居中百千載
遠在天南頭去 聖人萬里欲得無菑害祇賴賢守
宰 聖人念遠人賜我慈父母輟其股肱佐來為赤

子乳我望朱夫子如望漢召父請為召父歌女知召
父不召父善治田從橫正疆畝始予我錢鏹以及奄
銜艾耦耕並牛犁杭稼諸種等田功多方理要領在
水利廣開溝門闕處處廣灌溉均水作約束刻石防
決汜勸農走阡陌止舍即野次召父善教人頌訓從
幼艾孝弟正家族勤謹不弛怠趨役赴公事和孫於
社火有稟時秀異使結衿帶佩入學共絃誦學古壯
而仕召父善阜財民產加豐大召父善聽訟無情不
譁喙饑渴召父食寒裸召父被召父善使人隨時各
分代召父善事神水旱不為厲人口歲增倍訟盜悉

哀止召父去已久循良風聲在惟有朱夫子甚與召
父似凡此召父善朱夫子盡備夫子來毋遲百姓日
候伺凡此召父事於今益有賴一一速施行惠我起
我儼上戴 天子恩夫子還入拜願為公孤貴名與
召父妃

祝氏集畧卷第四

古調

夙駕邁皇邑

夙駕邁皇邑送胡侯也侯宰吳而循將述
職朝于 京師民願其陟明而懼其不來
於是交懷乃述是詩送之凡二篇

夙駕邁皇邑奏計 天子闡命臣宰吳民民淳幸成
治君子閑禮教細人勤耘耔潢池徒涉境亦幸免顛
躓歲月可少假當轉瘠為肥臣政報不欺 大君企
鑒裁

夙駕邁皇邑公去我心悲京吳期月程父母何時歸
所慮大君留吾儕將疇依賢人在高位庶績用咸
熙子產往作相嗣之來者誰大君一內外留遺皆
賢才

怨詩

繁霜隕衰秋萬物無一歡后稷苦望歲仲尼唱猗蘭
東海有愁龍西崖有鸛鸞文王舊時操極古無人彈

京館登樓眺遠

登樓睇遙際適值城東阿都市無曠壤萬室交鱗羅
花鳥不見妍鳴輪日衝過衢喧萬方言嘈雜絲吹和

贊皇籌幸運仲宣憂獨多吳邦弗可見不樂將如何

舟行汶上薄暮看月作

璇蓋瑩空青飛鑑泛華艷川原邈夷曠踈木媚寒澌
廣路斷浮鞅旅翫諧靖念跡逝偕志行萬里靡坊塹
苟無忠惠持誰能勞不厭

自京師南赴嶺表仲冬在道中

秉策志渥丹牽絲及班艾拜寵北闕下寄命南嶠外

霜履將蹈冰虛舸循寒瀨越鄉慚古節垂堂慄先戒

劉公存社稷雅尚幸終會

余弱壯求仕夙願令長今幸如志深與劉梁言志符

合一丘沈結膺三曆擬投帶晚蔭答蒼靈赤鑑慎無

昧

五十服官政效自公

五十服官政六十方熟仕七十乃致政古今固一致
吾年五十五始受一縣寄七里劇彈丸亦有社稷置
夙懷同劉君後漢劉梁今此幸諧志所憂脚本短時彫虞
易躡祗應盡素秉玄鑒不可悖一區石湖水漁舟早
相伺

夢游

航葦緣曲谿峽深谿轉幽澄靚水氣甘葱蒼木蔭稠
空舸孤持楫愈入世彌適步履窮豎亥祗此適余舟
蟲鳥元共性非契我何求

予行物已隔極境愈欲至獨有仙巢子被髮跪雲肉
栖巖玩頽陽流谷響清喟湏臾始云觀伺我九千歲
海中多真人徒美遐不值琅霄有飈輪中夜以為會
讀余侍御游泰山記詠其間二三處

明堂

於鑠姬后締茲合宮爰宅神明穆穆王風降及後王
以奉土木彼營于朝形侈實黷今我涖瞻猶拜文武
念茲草木且附聖土有赫我后三登五咸臣願師
周唯后用鑒

絕頂玉皇殿

乾居冠峻嶽承級通明宮星辰綴琨棟雲霧彌璇壚
攝齊入金門拜肅闕天容俯躬覽八表辨方識疆封
西北拱 王室舟車方會同

日觀

我昔聞日觀想像當雄哉君今登日觀真從日邊來
君言日觀高踞山之東左有天門右有絕崖從中突
起一片石不知千丈萬丈上撥浮雲開扶携石傍東
面坐但見東方無際畔盡在莽蒼滄茫間上不辨穹
霄下不分人寰八極總一景焉知別華蠻忽聞天鷄

鳴一聲恍惚紅光射破青冥端龍宮燬火齊琢為太
陽丸海波湫湫玻璃翻搏桑脩脩掃三山衛霞從霧
紛爛煽五彩錯亂多朱殷龍車不須轂跋鳥不須翰
奮迅升天關游天衢兮循天環開闢六合天尊地卑
萬物出作咸乂安日觀之日乃如此亘古不息正天
紀蒼生仰照宣重光吾能言之自此始

方烈婦詩

芙蕖託藕根藕折芙蕖萎雄劍出土中雌劍飛相隨
桐城有女姚嫁事方家郎貞心兩松栢信誓雙鴛鴦
方郎中路隕女姚治其喪明朝郎入土何事妾不亡

妾有十尺絲玉質奄從化一夜寒霰零蘭枯蕙亦謝
煌煌雙白璧合瘞南山岡宛宛兩柔荑為人挈三綱
旌書下萬乘烈聲騰九有九原多雜臣試問方家婦

龍川山中早行

磻磻左山影橫截右山腰辨色鳥謹翔微光漾晴朝
浮雲若中斷蔚蔚方行遙

朝雲山腰生我在雲中行只恐雲載我飛上白玉京
世塵邈已隔天鷄猶未鳴須臾微風發東極金烏升

莆田鄭殿中綠野亭

吾聞烏山下千載君子宮云誰構此者柱下有遺風

昔與韓忠獻同升事仁宗抗節匡王度寒歲榮霜松
翩然返薜蘿考槃亭此中孫子聯翼翔邦人亦欽崇
出處鑒茲宅眷言均帝衷

贈倫解元 三首

佳人出南國鬱鬱春松姿手有龍卷文忠信以自持
茂年秉高義淑姆群婦師君子聘好逑任妙共風期
關關睢鳩化四海為雍熙

珠玉一出世見者愛輝光雲漢倬昭回衆夫仰文章
煌煌錦繡段願為衣與裳醴泉消渴心嘉禾望充腸
亭亭梧桐樹可以棲鳳凰

明王攬大宇百福日富來車書上皇邑八表無遲回
與子遇原野携手乃徘徊君行遵大路日以寫予懷

贈王翰林思

先公昔登庸寔出元禮門雄篇累賁遺存亡被光燉
吾兒繆通籍重得聯英騫頑鄙當其中俯仰慚相孫
夫子篤風義眷然推好敦昨旅同北都今來共南濱
叶英哲產自艱分氣勤化元繩矩用必莊天球質本
溫藏蓄在王府望瞻不可捫誰令寘海隅混揉珠貝
繁蘭風滌瘴腥桐韻澄蠻喧邇來觀海居高寄城西
原白雉不見來蜃氣日夕昏將無辱賢者乘桴慨遺

言韓公日良覲代隔道共存時時出卮言珍怪無與
璠頗聞多幽味深澹如丘樊蔚林斷湫鞅䟽篠涵靜
源萬境不能亂始知吾性尊鳳文非可求惠然下蓬
軒雖欽俯芥收終愧仰蘿援即欲往從之川梁棘我
轅塵謚無足投望報來瓊琨空荒坐遲晚勁策幸扶
擗

題黃山人詩卷

山人黃震陽字一元臨川人能琴善醫曉五行祿命來拜

予縣庭中持盛王二翰林詩卷以代贊請詩因走筆還之

南來作縣官亦希遇異人三年霧眯目衣上多新塵
翩翩一黃鶴啣書祝融濱下庭展軸諷字字青瑤琤

既驚旦暮契猶懷夙昔親鳳鳴燕雀間視聽斲得伸
鶴乎果有升天翼借我乘之朝玉宸

吉湖口湯泉

慕詭適修禊嘯侶閱靈淵機權知匪測橐籥詎云偏
感沸連波起鴻鑪不斷燃蓋石愈怪傑襟湖何渺綿
蕭丘有寒燄化理同一玄燧人與堯井無為帝力全

鷄黍詞

庭中有群鷄主人賦之黍魯鷄偶遠立於此有遺種
越鷄氣沾沾欣睨躍拙距主人軒然笑爾蠢何足語
嗟哉胡得喪可惡爾畜羽幸禍天所怒得喪天所與

主人唯至公但使豐年屢叶

讀嘉靖改元 詔書并閱邸報臣敬作詩一

首

宮車昔晏駕 鴻寶歸 親賢 元后上聖姿神龍
潛虞淵乘乾奉 天祐 皇極建冲年百辟迎代來
凝命居清玄 皇風仁偃草一日周九埏震霆雨作
解赫曦清旻懸除兇力摧虎狻猊狂重鍵擊冥走鬼
彫好問廣詢延急治熱願濯從善坂流圓響答朝至
旻 萬幾無停宣泰否一徃復乾坤隨轉旋昔自堯
舜來神化無此前聲休度百王 九廟光蟬嫣 天

祿永無疆

聖治終始全臣詩屬先驅三靈赫臨鑒

叶

過湖

紆迴蒼壁帶平瑩玄銅鑑昊旭懸邃霄光景高下湛
周覽總一天纖埃焉受犯

溧水官舍

皇州本叢麗倅府亦多暇高木停車蓋白石砥根下
鷄犬寂不聞明窓晃低亞礪奏不絃琴山橫無筆架
流雲過簷牖斜照盪書畫巖居固同此此寓未稅駕
出高淳縣望寶積寺塔

巖邑無闐闐出市即郊隰淒涼木石寡衡縱賦滄襲
微陽廣土被厚霰蔓草浥四垂天茫茫忽覲斯獨立
檀欒布牙角亭突樹磴級卑壓蒼翳叢明標粉黛爰
遂疑塵井絡仍謂賢聖集旋行邇復遐窺戶廊沈戢
游煩少解散空諦亦叢及

喜雨篇送推官李公

三農病焦裂百姓慕來蘇焉知皇運仁下土不終瘠
良風助玄雲灑淅散膏濡農人舖在野蔀室懽婦姑
拜嘉我李父駕言忽王都願挾懷中澤呈君被九

區

送盛斯徵中丞巡撫江西

公昔危言行忠信嚴操持抗節抑權近獨結 明主
知騰波百低昂底柱無虧移况茲唐虞朝盱夕瀕臯
夔龍升雲亦高松老節益奇 眷言命召虎江沱煩
撫綏愚凜狂悖來十民九顛瘳于今保治要邦本最
先宜公豈無素鑿次第將裁施格君雖美談寧邦幸
沉思世願與史聲豈獨鄉人期

送徵明計偕御試

恭人當遠別思念畏寅送詎惟離群悵吳邦去光重
叶奇珍不橫道適為 宗廟用 叶君其保氣體訊問

惻寤夢鄙夫誰向扣日益守空空 叶時來玩鶴雛 叶
仰見翔鳳怠賦李陵詩願為王褒頌

鶴章

癸未歲人日余家構新堂成肅延北山
老師黜陳感佑之謙當奏章時仙騏三
輩旋導燎臺奏升而駕亦逝衆目瞻殊敬
賦一章銘志玄賜兼謝周師精高之效書
奉并望
和篇

歸命禮昊乾肅筵事三清真功仗宸官得此金門卿
碧牘函赤心法步凌紫京八霄青瀾瀾剛飈別魯城
獨馳丹元叟直詣太昊庭紫皇已傳命仙駕垂雲征
翩翩三編衣上下相承迎翔衛既通奏矯羽歛上升
安得如几飛淹留悅歡情傍嬉臣詎同畏威敢為榮

始知精賢師可以徹土誠銘襟永攀脩玄祉庶獲并

夏日林間

空林坐遠暑松蓋載炎日重陰集涼氣薄吹颺亦及
幽禽時度語遙磻汎清瑟厨人列齋素稚子來共食
援琴弄山海頗復似加適牛羊下前山自入後簷息
余亦杖策迴今辰茲已夕

汎舟登郡西諸山作

西巖蔚春氣丹翠絢長雷結駟出闔門日華浮羽蓋
曉市湊萬響方言九州會青翰迅妍洲遙遙背城邁
中流簫鼓鳴連甍夾隄起叶鶯吟芳樹底鷗舞澄沙

際叶柳坂少依依花淑始綵繚逶迤度重嶺宛轉入
蒙蒼欣遭勝域奏慮遣俗累解薄暮風詠歸華月漾
玄瀨鳴笳震水關登陸且迴憇叶遨翔訂可樂來往
日月代

雜吟四首

青陽肇物觀披覽川隰外草木寒不榮玄鳥聞未至
高原有松柏亦為蠹蟲敗繁華頃臯間後凋亦自貴
惟望多麥禾麥禾可卒歲

春日欣載陽淒颺霾曠蒙玄雲何許集晝夜彌衡穹
孤陽秉光淑元化潛開通

向樓臨道院舒目喬林端天際浮雲開遙見江上山
山中有禹書竹簡鎖石函我欲往求之試尋古道觀
惟恐雲復合駕言空去還

鳳皇粲德文和鳴亦嘒嘒舉世未曾見衆口稱麗美
唐虞有至治千載盛傳聞學者抱典謨終年向人論
舜死鳳不來寒士長欣欣

賦得春陽曲戲東天文

錢唐蘇小小京洛董嬌嬈穠芳競桃李清潤並瓊瑤
顏山左右倚因風上下飄東隣不姓宋無恠一相邀

秋日作

危陽旣驕夏衰霖復傷秋夏驕衆夫病秋傷田畯憂
少壯且頽墮耆人衷百愁萬物蒙化成聖賢豈有謀
栖栖非爲佞駕言我焉求

偶述情事

投弁歸柴荆時晦企遵養頗諧築構庸亦遂灌植賞
素履暮已定空法獨結想自甘婁生戒無論缺三字衷
和亦氣謚焉足問直枉違俗柰東擾鈎校旣非尚物
理不爽銖答應難絕響一旦缺七字鞅

爲張孝廉題留犢圖送吳邑楊明府

東京扇廉耀風流逮當塗時子牧淮甸解犢振清模

介石似滅頂千載不數夫安知後代士裂膚韞明珠
邕邕楊夫子抱琴宰東吳孟水謂食潔戶兒言卹孤
虞廷奏箭韶鳳凰翥宸都誰能獻丹青清風擁前驅
復願寫縣壁告彼新尹圖

夢唐寅徐禎卿亦有張靈

唐生白虹寶荆砥夙磨磷江河鯤不徙魯野遂戕麟
徐子十字缺一周濂討務精純遑遑訪魏漢北學中離
群伊余守初質温故以知新誰出不由戶貌別情還
均濁世二三子厭棄猶爲人相逢靡幽明隔域豈不
親茲塗無爾我相泯等一真昔亦念張孺猶能逐冥

塵

賦得君馬黃送黃翰林才伯

君馬黃臣馬驪駮以驥馬來何遲驪馬善折軸驥馬
不失馳天閑衛龍馭終不到瑤池

又絕句二首

閶門車馬出楊柳綠依依龍樓清夢起開閣待君歸
江山司馬筆民物杜陵吟他年黃閣裏便是此時心

詩四首

予見古今士遜世不缺一字屏志羔鴈之咎或有知罔
所荅徒負旃旌嗚呼獨君臣之際哉

盈盈高樓女粲粲紅粉粧灼灼耀容華粲粲缺一字一衣

裳丹唇激浩齒鬢髮婉青揚缺三字閭里缺三字洞房見

者驚若神翹首仰輝光

名都多秀艷三五騁神逸六門交長衢窓中坐曉日

行行萬夫望缺二字不可匹君子嚴禮聘承筐富充積

嘉耦缺一字好速高堂鼓琴瑟

珠玉含澤輝妖女缺一字容華門巷多履綦缺一字冶市

門誇紛紛容悅已日暮宿倡家

巍巍西山高湛湛山下水昂昂千丈松靡靡百草委

下有虎鬼伏上有兔蘿倚

荅黃魚魯

昔與君子別朔雪正霏霏惠音阻良覲歎息避炎威

偃卧懷夙昔風雨滄淒淒磊磊井上松秋菊晚相依

倏忽時候變星霜迅若飛

懷知詩

卧病泊然緬懷平生知愛遂各為一詩少

長隱顯遠近存沒皆非所計祇以心腑之

真凡十有八人共詩一十九首

同老十人

顧明府榮夫

錢太常元抑

王文學履吉 二首

葛隱君汝敬

湯徵君文守

謝處士元和

表弟蔣燁允暉

施侍御聘之

朱提刑升之

張秀才天賦

往者八人

吳文定公

王文恪公

韓尚書貫道

沈周先生

本郡使君南海林公

陸冢宰

朱孝廉性甫

朱文學堯民

顧明府榮夫

雞山燕市每依依此日都拋入洛衣家近鬱林公舊
隱門如彭澤令初歸空憐舊社惟君密却笑無車訪
我稀最愛滄浪池水好幾時同坐一方磯

錢太常元抑

入室芝蘭始見熏也知孤陋合離群烟霄本自冥黃
鵠城市安能駐白雲震澤晚山青歷歷漕湖秋水碧
泫泫相思只借中天月會把清輝兩地分

王文學履吉二首

七十看花歲已殘始憐梅蓋照衰顏河清可道遭逢

易駕俗深慚會合難錦繡段間藏黼黻驪龍珠抱媚
江山欲留光彩無窮事心緒悠悠竹素間
我居塵陌子滄洲望隔江城各倚樓共惜賈生違漢
室豈知王粲重荊州青雲尚恐終難附白壁空懷未
盡投十載三都墻室滿不堪玄晏思悠悠

葛隱居汝敬

獨承華緒振芳塵想見先公氣魄新開口只傳前輩
事存心不共此時人城中紫陌藏巢許門外青山是
主賓布褐一逢埃土盡誰言叔度賤還貧

湯徵君文守

舞勺歌詩把袂儔白頭俱換舊烏頭深憐武庫空懷
寶却羨名宗獨綴旒擊壤舍君誰作伴看山無我不
成遊酣歌李白襄陽曲掌上隋珠國已收

謝處士元和

薰茗清談午夜陪詩筒拂旦又飛來應憐去日來多
日却見千迴似一迴槐院定酬王祐志蘭庭休起卜
商哀紅芳落盡青青在始信松筠是德材

表弟蔣燁允暉

風雨牀空坐燭闌分襟兩見歲華殘蕭條鷗鷺江湖
闊寂寞宮商草樹寒王謝風流吾子在武功中外老

夫單懷君有句君應笑不向滄浪共釣竿

施侍御聘之 吳興

行藏蹤迹只雲萍一種神襟爾我形清角痛悲鳴晉
鄙黃鍾力挽向虞廷丹山鳳去尼丘歎紫府龍歸雲
水靈昨日書來淚盈把南溟心語到東溟

宋提刑升之 楚州

渚萍漂泊合江蘼並逐東流更不移豈獨松篁能晚
節共拋簪紱向明時烟霞草樹春容與霄漢星辰夜
陸離慙愧逢人說桑梓只如黃卷對光儀

張秀才天賦 惠州

文征屢北道空南雲錦才華織女慙宗廟豈能瑚璉
舍蛟龍未許土泥弁襟期天合膠投漆光彩神驚玉
在函不見書來誦書序相望渾欲淚毵毵

吳文定公

穆穆文定淵淵金玉風被四遠譽髦歸淑伊余小子
欽承在夙籥雲駿附潛泥躩伏 詞林嚙恤闕息茅
廬扣戶請益拱肅趨隅教曰勗旃竭景劬書默爾富
獲覃辭靡餘 選曹展丘俾書 皇綸山房接夕返
檝同津永言夙好傍諗前聞虛膺祗受充然萬珍
公耆後先三四及門一瞻百益矧曰終身望之如日

就之如雲大雅既喪悼實徒紛

王文恪公

肅肅文恪有嚴我師扣竭空鄙博約兼資片語必法
寸履皆規甘雨中含滋浹時熙 屢躋于征靡辭有
戚公薦以升黃閣有職援呼日三導掖謨百嗟予不
肖鼎冶負德 邦作封史來相予總謂言冢君車迎
館奉力襄懷報寧公戾衆公往趣成傍誚莫誦公聞
斯愠命我專統謂守載屬同群益汹終亦靡克公愾
滋勇有矢異命卒隊茲恐 公歸在堂復侍函丈三
變泰如揚休彌暢湖山奠高風霆下上嗟予懦與

從以往中星載回遄失几杖梁木既壞吾將安放

韓尚書貫道

司徒巖巖四海具瞻孰不歛衽植偃確頑蒙遜以卑
霄麗泥蟠訊之招之令之曰前旭日垂熙溫誨孔殷
昔我先公政于晉陽知公于童拔立序庠範之德
行訓之典章古道世用啓迪游揚聲詩書畫亦靡不
詳曰爾國器必成用光公曰於乎前德不忘 乃共
之食乃賜之帛嚴威儼恪靖莊允塞拜賜必誠餐德
必實一望弗再有啣以訖

沈周先生

有華東陽燁于吳門古有遺高展也茲存孰爲先生
秀降三辰曾集萬寶手揮五雲九淵湛映千莖齊芬
鶴跼霄達抗百風塵 維予二祖式契且姻親公自
髫屬于夕昕齒惟父子視猶季昆聚晤負負援推勤
勤謂子良史左丘馬班謂子鵬運直舉橫騫安知乘
馬班如迤邐終需于泥以卒歲年 余旣暮矣公猶
歸然于何不減自遐不因一往不復追悔空辛豈念
平生我思古人

本郡使君南海林公

昌哉我牧百夫之特瞬洞萬禁平吞四渤經庫儲學
智囊韜識鸞刀一振百截以訖吳材總升胡特我特
載笑載言載詠以繹有作斯屬慚孤善述寔留靈逝
奚贖身百九京有知有茹闐臆

陸冢宰

陸締于我好也奕世中丞汪汪視實兄弟翔泳殊能
達磐別致川梁無接樞鐔遙契南都于邁日以文會
勗哉進修驩然游藝鷗鷺先盟江湖結氣 公績平
寇尚克銘紀首聚湏臾夙約載厲迨登掌武爰均四
海迹用地隔禮由嫌廢穹淵契闊恍若越世 恩譴
公被不才余棄聚散忽再幽明永異終則群疑始亦

何諱丹誠寸積悠悠兩在天吳晝掠鰲波夕沸芒芒
大壑寬兮何寄

朱孝廉性甫

秀矣孝廉名駒在谷白玉清冰碧梧翠竹少游諸老
孤鶯喬木予家日見匪暝維風黃庭晉度朱絃漢曲
群公星落長庚爾獨後生更仰雞群昂鵠頽然順化
行閱滄陸修年默逝亦可世哭雅緒君斷更莫彼續
來英日富風流絕目前修履踐流膏碎馥嗟子勤哉
堆箱疊腹繫我與君髭皓相逐今我視衆如君我矚
餘霜猶幾三歎不足

朱文學堯民

葑亦多彥胥矣兩朱崑丘連壁嶧陽雙梧予出最後
遺風爽如寒泉冬潔菴竹秋臞積百媚學孰儷君劬
宵聞片籍屏寐以湏失之皇皇獲之愉愉拋裘噴炙
投玉捐珠珍香寶茗法繪名書清談晏對日坐仙區
愛我維篤棄我亦徐悵其邈矣臨風永吁

挽歌詩

清晨出閭門丹旗何飛翻問之路傍人新鬼即幽墳
翹望旗中題知吾夙所敦昨朝華屋間啞啞相笑言
日月畧流轉幽明已異門昔時強仁義茲辰聲益尊

屬徒送自返婦子亦一喧君獨長甘眠不知悲與欣
由茲壽無垠萬秋如一昏零霜殺宵草繞山游微魂
游魂不復貴所慰行節存

寶劍篇

我有三尺匣白石隱青鋒一藏三十年不敢輕開封
無人解舞術秋山鎖神龍時時自提看碧水蒼芙蓉
家雞未湏割屠蛟或當逢想望張壯武揄揚郭代公
高歌撫匣卧欲哭干將翁幸得留光彩長飛星漢中

黃金篇

靈寶自化育英姿藉鑪錘虹光衡煜煜晨曦縱惇惇
紫霞煽虛燄青渠暈幽蕤在鎔未云卜躍冶詎其宜
能函大鈞體伏型韞神奇何當錯寶鈿戮妖血荒夷
鴻祕已出柙勲用吾未知疾市碎礎斧交易方紛披

八詠

禁省

彤華耀芝蓋初旭浮絳纈紫殿切五雲螭表雙端嶸
千門洞陰陰天光互明滅英英鳳翼擁肅肅羽旗列
仙韶忽然奏鳥獸咸應節皂囊上玉陛丹書出金闕

軍戎

西北羽書急半夜渡湟水上將受鉞出壯士把弓起

天王跪推轂四海盡雪耻殺氣入匈奴萬里地色紫
凋戈插犀甲鐵勒封馬齒平生百戰身常擬一日死

田家

溪流浸茅宇短簷挂犁鉏柔桑交午陰幽禽時相呼
稚子跨犢眠夢歸候朝鋪稼翁釋其勞蹙往携陶壺
老妻督少婦擇繭停辟纒輕雨日日零群苗盡懷蘇

漁釣

幸非城市住不舍煙波宅白鳥麗金沙蒼葍繞黃石
涼陰木澗青平遠水天碧梁寒魚盡落稻晚蟹猶瘠
脩綸倚笻箸敗笠蓋襪襖沾酒自易醉楓根忽終夕

禪林

泥洹金為地祇園寶作坊蓮猊兩足尊天龍億萬王
燈存千歲燄鑪騰百種香精舍坐苾芻屈曲蜂聯房
又如拘陀葉處處蔭清凉暫棲蘊已空弘慈不可量

宮觀

青霞抱琳館蘿陰絡深逕龜遊煙沼煖鶴立天壇淨
微香拂幽洞欲覓風不定雲房並縣簾晝日鎖虎靜
琪殿臨高臺時聞落瑤磬循除步周匝徧扣無人應

俠少

三游本豪武七貴元驕惰腰間血七燿頭上金丸過

艷妓掌列盤變童口承唾高樓沸歌鍾王侯日盈座
殺人不須仇睚眦家立破郭氏族盡滅銅山死猶餓

宮閨

十五事君王三十色未接醮條空近羊蒿藜不集蝶
昔慚鴟夷况今免呼韓挾天天東鄰子看星誦桃葉
塗黃斷橫雲流紅漬團靨金微幾千里一夜去來疊

太行歌

上客坐高堂聽僕歌太行六歲從先公騎馬出晉陽
遙循厚土足忽上天中央但聞風雷聲不見日月光
狐兔繞馬蹄虎豹嗥樹傍衡跨數十州四面殊封疆
童心多驚慄壯氣已飛揚自來江南郡佳麗稱吾鄉
邈哉雄豪觀寤寐不可忘人生非太行耳目空茫茫

金臺

東南控瀛海西北壓胡塵召公上輔周文侯方用秦
子丹養君子不惜如花人昭王禮郭生崇臺懸黃金
齊方入騶衍梁邦來劇辛從來燕好士疆國尚功勳
漂母祠

子胥逢擊絮遂為鞭屍人淮陰遇漂母終亦去亡秦
豪傑與嬋媛萬年共一塵清淮映古廟月明空沄沄
安能問市上復問哀王孫

題隱士山居

志士果藏隱勝境合冲閒冥冥討幽曠息躬構深山
青蘿施欄宇循除鳴流湍綿韋積皮几時衡素絲彈
出郭便無累何煩嵩華艱危岑寄遠氣屹矣不可攀

唐人寫胡騎圖

天山一夜雪北風吹復乾胡兒騎馬出踏碎白琅玕
鬣胡擁羶項旃毳不知寒季冬飛鳥絕虛絃控不彈
焉知北海雁高翥入長安帛書天上度何功報可汗
家藏馬遠春山行樂大幅

淑候媚川石初景澹林霏扶藤循石坂楊柳共依依
朱絃卧行樸隨往抱希微無論遇高賞器在道無遺
戴文進松崖

陰崖萬古縣橫出千歲松中有落澗遙怒躍數白龍
長年不聞聲發卷耳欲聾遠楚夕莽蒼町曠迴照紅
此域萬物靜尚有坐二翁何必非夷齊破衣蕭蕭風

劉西臺_珏畫松

何年楮先生結此太古骨飛龍蛻截肉餘甲裹枸檮
神根發生理元氣日勃勃彭城已廿載此骨長不沒
題畫二首

白雲媚蒼山寂寂太古春窅藹林薄中一區宅無鄰

楊子坐清靜閉門了玄文兩生勿輕過惟通問字人

其二

季冬雪重積十日奇寒沍啁聞不聞葱蘢失其故
客子欲何歸中林猶獨步幸有蒼蒼松為辨去來路

秋山琴月圖

玉照洞秋冰厓肅夜靈籟之感絲音茲舍太陰幽煌
希聲無倪迎之以虛承之以微

詠新安許氏石潭

沈沈山下潭粲粲潭中石結宇子亦賢喜作石潭客
將同丘生棲可有奇章癖茲標本余契遐詠亦馳適

次韻得之看梅

江梅不畏寒時至開如霰瓌姿靜在野卧病不得見
國士抱奇寶端居察時變杖策出城市蒿萊滿荒甸
遐尋得幽賞獨對姑射面化泰草木蕃時閉賢不見
無禾比兩歲缺二將九縣分珪善會計棄士如土賤
俗儒誦腐簡鄉子樂耽燕熹歌唐虞授復譽湯武戰
子有經世懷待賈不自獻神威盛龍熊奇祕卷帳鈴
去建時節會應求風虎期非晏巍然奮載績志沛聲亦

草閣玩水圖

濠上有川歎滄洲多海懷伊我江湖姿浩蕩中淵廻
尋秘右洞庭飛衿左蓬萊瑚璉探富獲存之無輕開
揚波萬古源蕩涵塞視埃誰能寫小筆聊意亦可諧
仁智在戶限寄言亦悠哉臨詠志一啓得者亦可推
黃汾窈如湮安罔傳巖才

神游篇贈黃勉之

勉之將遠遊先
自呼五嶽山人

帝遣河上公下來赤縣游采真金庭房漫衍三十秋
禹書眇一策詎幾窮沉幽蘭香悅亦感安能久綢繆
回首視泰元紫烟覆神州壘落結五丸杼軸冥交鈎
內笈千神鈴星雲表沉浮猿鹿總千歲桂姿無年休

雨露黥在下日月環輪流憶昨鶴上客招邀翫滄丘
子旣夙邁之飄然躡霞輶長歌我勸駕神偕足孤留
金烏鳴日觀玉女呼洗頭三壺風帆迅弱水不容舟
隨風垂珠玉空徧缺二收聞有金光草窈墨無所投
升攀星辰宮忽恍垂前旒長跪問寶章八荒極探搜
一餐換塵骨萬品皆蜉蝣與子無往來逍遙齊所求
尚書內相毛文簡公挽辭

休辰盛文化畿吳富登庸蟬聯首四方藹藹來毛公
翼翼寶玉執桓桓岱山崇翊亮總王禮啓沃諧王
衷三朝補缺袞百辟詹清風職思謹詔相不綵亦

不諫公薨

后弔恤哀榮天壤終

祝氏集畧卷第五

十五

祝氏集畧卷第五

歌行

長安秋

長安昔日在關中洛陽浙右亦相同江東自古帝王
宅周秦已見氣葱葱長道石城如踞虎長道鍾阜似
蟠龍千年王氣浮天表一日真人建法宮天府天開
天闕起五門三殿當中峙五鳳樓前柳似烟奉天門
外天如水金陵金闕勝金城玉陛連天接玉京星散
羽林霜氣肅天臨華蓋日華明十二飛樓石門繚百
萬貔貅屯八表寶刹天花和月飛郊壇神樂穿雲宵

祝氏集畧卷第五

彭文

御史當街百騎驄將軍納陛羅霜鋒五侯甲第遙迷
霧七貴前驅響鬪風鳳凰臺上鳳凰遊玄武湖中水
似油萬戶鶯啼花裏曉千家砧搗月中秋會同館外
白雉多包茅楛矢交經過重譯來賓醉卉服輕烟澹
粉列青蛾六樓六館鬪倡妍日日新聲沸管絃狹市
斜街迷錯絡曲房洞戶暗鈎連吳下書生好遠遊抱
書來看帝王州那知高卧西風邸蓬眉蕭颯長安秋

呂梁行

呂梁縣水三十仞於今洶湧乃安流禹平水土通九
州當此徐兗間罔水破山始行舟仲尼逢至人其言
載莊周爾來二千年高者乃夷衡者拏魚鰕龜鼈不
可過飛鳥臨之回翔不能留嗟爾東西南北之人胡
爲此中游到京忘家歸家忘京不知此險死生隔其
中爲心喉痛人皆化爲至夫吁嗟乎孔莊之歎空悠
悠

濟陽登太白酒樓卻寄施湖州

聘之

昔聞董糟丘嘗爲李白天津橋南造酒樓人間二子
不可見唯有傑句挂余心肺爛爛珊瑚鈎長安風沙
住不得南歸再卧蘇臺秋泊舟濟陽城買酒銷客愁
登樓拜先生進爵澆黃流知章不語先生笑飛花亂

撲過樓頭金陵更無鳳凰遊岳陽莫將黃鶴留鄉關
浮雲蔽落日題詩卻寄施湖州余為先生牛馬走湖
州乃是賀老儔西塞山杜若洲與爾相期釣鼈去千
年江海同悠悠

歌風臺

掉臂長安市遙從日邊來因過芒碭下步上歌風臺
沛公善任使猛士亡其骸帝業袖手成慷慨襟抱開
大風飛雲亦壯哉韓彭英盧相繼死寄命寺人髀股
間未央志氣拉颯摧相望千年餘安能為之哀明朝
放舟淮浦去項王韓侯祠下亦徘徊

清溪宮夢仙吟

都邑聲色區此有蓬蘿風黃埃不入門十月清溪宮
幽閣掩竹牖舒足眠高春隔林羽衣人焚香鳴槁桐
微火縈脣沈綠塵婉空蒙淒絃汎寒飈引聲入雲中
吾不解世曲聊與神明通思借大鯤翼小戲滄海東
微暝已復來客調猶未終

繼盧仝體作星字詩

大明御天一百四十歲周星八風和七曜盈紫微四
小沫不守內屏欲凌昊穹紀上天皇大帝勾陳宮
狂字冒越日近五帝內座側挾帝德刑以揮霍列宿

橫行天田中周天萬曜一旦比周為縱衡文昌顛倒
六符屢滅沒泰階不得平左右執法進退歛避與廷
尉不守理刑罰不中天獄滿貫索纍纍死人無名牽
牛不得安服箱織女不得織小東大東杼軸恣空耕
桑一無成東有啓明不啓明龍駕迂迴不知朝旣盈
九州分封諸侯越位于天刑姬訾降婁大梁不能司
矩莫西南秋不肅析木大辰壽星不能執規肇東北
春不榮南方三鳥閃爍恒暘不能正炎紀實沈玄枵
星紀不敢寒若使北極寧二十八舍咸錯溷不問所
主皆附阿憂擊以相盪傾郎位十五漫衍不得宰赤

子羽林軍脞堦不執兵狐南老子性老荒祗將日月
諛人以千歲稱農祥不見八穀亡一星亡不登一穀
八星都抹殺那有一穀登德星散賢不進東壁暗文
不明三心披離隔夫婦恒星不見憂公卿福星不號
鮮于侁客星不名莊子陵柱史斥不得主記注御女
屏不得列好姪蒼龍把截作裳服白虎被翦作干旌
赤雀啾啾作蒯徹玄龜妄獻兆大橫庚庚不顧叛逆
作孽不可活與臣子言依孝忠三能伴北辰墨墨天
中央一星亂天綱天屬盡失常豐隆不為瑞變竄色
貌青為蟲赤為兵荒餘氣鬱結不得申作霧塞京師

竟日玄以黃西畢爲之哭終歲流滂滂坐令平陸爲
湖江浸灌沒溺死天赤子十有三震雷號寒月喀喀
摧棟梁四字視天如平坻謂可反手移凶氣既滿盈
狂謀轉轉大顛癡漸次日月尊亦將不自持四字肆
昧欺遲留伏逆咸違期乃與其類群氛衆沴團結爲
妖祲撒沙游燐潛羅紫官內外遲禍機西邊喚天狗
北畔呼旄頭長柄擎攬搶大旗張蚩尤要以缺三壬
辰之夜反黃道乃當颶回霧塞三精六合翻覆沈淪
休皇天震怒敕六丁清宮入禁窮禽蒐元凶四字肆
鑿逆黨瑣碎咸屠劉血肉與積藏堆堞如山丘當
時從逆徒簡別分等儔流彗盡掃除祥景重羅收有
如臨淄王起兵半夜斬韋庶人沴物散落如雪勿復
留再將元氣太和窟搏作靈辰秀曜挂爲天皇旒森
森布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之內乾文燦爛文剛
柔嗚呼日有食月有食皇天自悔禍萬古明不息柰
何凶殘餘敢行撓皇極穢亂盡蕩滌光華再烜赫當
孛乃不孛至矣仰帝力盡盪滌仰帝力

答孫山人一元寄吟卷歌

秋風落葉露爲霜美人去我天一方只知朔鴈翔南
去寧解魚書可寄將分開尺素雲生手濯濯芙蓉倚

楊柳金丹熒熒伏鼎竈寶劍時時拂河斗仙韶本是
清都樂欲奏人間舞群獸去年送別吳王臺屐齒微
蹤長綠苔相思每望秦川月寄信俄逢越使來越使
能寄書不知書中意何如君能寄詩卷不知我腸車
輪轉李白上天鮑照沒此聲何處君留得霞為衣今
月為澤金光草今換君骨二子雄風不可尋九霄星
露夜沉沉但看一片千年月懸向青天照我心

送徐先輩

中行

吳王城中三月春吳王城外送行人飛花亂撲長江
去條風東來布帆舉將留欲舍心趣多難行難止柰

君何

招鳳辭送彈琴楊三遊金陵

玄桐挂朱絲碧軫黃金徽獨抱登高臺坐石上時一
揮清商不如清角悲鳳來歸鳳來歸高臺紅日麗秋
暉秋暉欲落兮鳳來不來

王右丞山水真蹟歌

生烟漠漠中有樹樹外田家幾家住重巒複塢隨不
斷茅舍時時若菌附兩人並向魚梁涉一鳥遙從翠
微度行雲澹映荒水陂似有斜陽帶微暉傍篠白沙
明青林滃沉霧乍明乍晦景萬變想當夏盡秋初處

石墻短緣隈隈水淺縈迴寬平一畝敞層屋板扉犬
卧無人開書堂樹深晝寂寂主人應是王摩詰清晨
騎鹿看田出行過柴泝日向夕會招高適與裴迪共
賦輞川佳事畢圖成興盡詩未筆

任月山九馬圖歌

古人頌馬自魯駟柱詩尤勝伯樂經近代畫馬稱曹
韓後來獨數李龍眠世無神手有神馬眼底誰能分
造化鄒陽示我軸有咫驚絕縱橫電光起定觀始識
任都水馬後金聲出吳李房星九點光殷殷天文地
類相爛媼龍媒無種世亦產何必置牝定代間于今
不乏十二閑如此又墮文書裏前年禦戎急芻騎何
不引此踏賀蘭嗚呼九駮安得歸龍班一匹可以當
三千吾言亦能道塞淵爾尚伏櫪吾何言

俞漢遠雲山圖

洞庭之南瀟湘西濕雲從龍疑不飛九疑縱橫不可
辨二女望斷重華歸山河茫茫都一瞑仙宮隱入層
霄迥水滸渾迷行路蹤雲端忽露青楓頂披圖亦覺
亂心曲嗟爾良工意何局人間晴雨相倚伏祗在君
手一翻覆

曹民部藏何太守山水障歌

蒼烟橫晚江江樹不可辨遠山號國眉近山鬢不變
誰將元氣夜半翻凌亂少陵好東絹幽人絕流一葦
航應恨可人不相見千村萬落路不通恐有閉門忘
世翁孔明漸老安石卧誰為蒼生起卧龍湏臾雲樹
開蒼茫始識九疑分瀟湘良工出自何水部妙思已
落陳思王陳思王今葛謝袖中脩脩有造化蕭齋晏
坐對圖畫時發雲霖潤天下

戴進風雨歸舟圖

黃陵廟下瀟湘浦西風作寒東作雨鷓鴣啼舌到無
聲誰管行人望家苦柳州刺史幸不違長沙太傅音
塵非翠蛾班管在何處萬古重華呼不歸

唐寅畫山水歌

杜陵一疋好東絹韋郎上植松兩榦唐寅今如曹不
興有客乞染淞江綾前山如笑後如怒疎林如風密
如霧黯黯渾疑隔千里蜿蜿忽辨綠溪路黑雲沍蒼
梧丹霞標出城壯哉畫工力九州通尺屏兩厓遠立
鰲兩角一道空江浸寥廓吳綾本自淞水翦誰把淄
澠辨清濁茅齋傍江絕低小羨爾高居長自好今年
吳地幾魚鼈看畫轉覺心熱惱黃金壺中一斗汁我
欲濡豪暎手濕莫教童子誤攘翻忽使癡龍携雨出

暮嶺歸樵圖

吳山嶺頭風蕭蕭吳山落暉紅抹腰蜿蜒鳥道自能
認只在山中非市朝燒薪暖酒換魚煮五十行歌氣
如虎朱翁側足金馬門吾儂未舍無媒路

董烈婦行

大壑松不彫高山石不朽覆載無改易世有董烈婦
烈婦王氏名桂芳十七嫁與董家郎董郎卧瘵一年
死烈婦嘔血手斂藏當時信誓對日月誰能上掩日
月光死生契闊志不違老姑無依老母嫠母與烈婦
伯父期他年徐與重結褵為言汝婿昔儻居壻死居

停主人將奪之汝曷來歸予汝棲與汝伯父相因依
烈婦聞命志益悲未聞太行王屋曾為愚公移天地
生我死我自有處何有一撮茅土為總帷啼眠風灑
灑母日護之不少舍後數日母去謂汝送我而後返
吾不汝詐婦勉從母歸稍進一飯喀喀哽塞不能下
長號浪浪淚滿把投匕曰我去母復送之野烟雲慘
澹日一抹宣公橋下水潑潑婦云母乎河水清且淪
漪吾往從之樂不可遏母聞驚絕色慘怛大呼褰裳
不可脫漸臺水深瀨水闊斷萍芒芒強令活去矣還
復入君門抱君靈主哭愬君君神在木聞不聞肉摧

血裂菟紛綸母去兒解防兒身終自妨兒有十尺麻
為君繫三綱粗粗髮經移在脰玉質高縣几筵右手
持元氣還乾坤青天增高地增厚是時婦年纔十八
英風烈烈塞宇宙嗚呼十五一共姜南朝惟見
李侍郎忠節不但臣妾慶為爾君夫何君
子洪嘉興二年一日風教行為爾成墳敕埋玉彤管
有繹光熒熒豈徒肇家聲豈徒信鄉俗歌謠長吏澤
愛戴國家福慰存盡封恤樹勸望旌復嗚呼天下多
美人人百其身倘可贖

懷施侍御歸遂贈三首

崇堞倚紫冥丹雘摩空青城中樹稀無鳥聲昨日聞
公入朝列相思一夜腸欲絕古人不可見今人交多
面古人千載只可慕今人可慕難可遇君離越王臺
吳王臺下來執手一徘徊銷盡萬古曾中埃與君交
一日一日日益韻交君未渠央我長不可極韻
嶺南古松氣森森如君此時之古心蜀山擺梓蟠天
回如君卓犖之奇材文章黼黻溟海深令言徽行貴
兼金 天子策名作進士選衆舉為侍御史巡行塞
徼安遠人諫諍朝廷厲風紀餘力千詩百賦成四散
江山被繡綺丈夫行道志大申勲名祿位極此始

關關雎鳩在河洲妾事君子願到頭紅顏雖薄志貞
固脂澤履綦亦自脩鴛鴦錦囊鳳綺琴蕙筵蘭室奉
徽音金壺玉卮為君斟無將管崩敗苦心願為南山
之松栢不為鶴鵠之離禽天道人性此最至人倫盡
然同古今

送方行人鳳新擢南道侍御

彤門九重遠萬里四海平康此中起六月七月雜暑
雨街泥纒乾行沮洳送君都門東堂堂儀貌清且雄
手持繡斧騎花驄丈夫意氣凌紫虹飛帆南指青冥
度石城微茫繞烟霧明月娟娟淮水樓晴霞冉冉鍾
山樹玄武湖邊攬蒼翠北睇皇居想安寐何以獻
之緘皂囊一日三發迅鳥翔君能言君理盡君言安
得皆流行一日三發翔鳥迅酌君玉壺之美酒贈以
錦橐之瓊琴清塵弱水自此隔天涯日望瑤華音

北崖行

君不見吳江汝君子性如山善如水胸蟠萬卷帝
未知坦腹高眠故園裏明珠無淵不可含白玉須蘊
嶸壘間翦瓊截壁為小山植朶芙蓉浸潺湲花木被
臯隰鳥鳴相關關汝君子居盤桓澄懷共高閣攬蒼
蒼兮瞻巖巖恍然卧遊穹巖邃谷一日數十獨往還

蓬萊近東隔弱波衡廬南見空峩我人間大山西北
多太行恒華不得並列將如何我山不在大俗駕不
得過題名曰北崖高揖祝公爲我歌我歌北崖兮氣
勢上與浮雲齊光景凌亂干虹蜺撐星挂月拂紫微
崆峒倚天劔崑崙昇仙梯女媧遺子今日補天闕或
作筆柱寫 帝黼黻揚鴻輝斧鉞姦宄亂賊定君臣
是非禮樂制作風雅發揮汝君子北崖爲子悅性情
成功名請歌北崖行金石千年標頌聲

獨當竒處行題何大叅子元藏沈隱君畫柳

州江山圖

祝融峯高插南極東南柳江流不息桓圭削綠浸
池天下江山竒復竒昌黎序送廖道士地文爭竒無
比擬咄嗟道士不可當豈知今有何夫子何夫子謫
仙人海外紫鸞驚天邊石麒麟才如寶劔百亂截文
似萬花天下春昔辭瑤京下九國仙姿蕭颯難容得
置之江山最竒間明珠辭輝玉避色沈君頗似能寫
真陳子善題濡筆墨何夫子歸去來江山之竒亦小
哉君有大道縣襟懷我欲從之問消息柳江東去何
時迴東瀛弱水倘可渡與君握手登蓬萊

訟風

臣將衆心箋天公一月不改東北風酸澌射人痛兩
瞳零亂百物紛蓬蓬炊烟作難幸出囟滂淚滿面嘻
何從葦窓楮帳羞無功禽鳥素少并絕蹤鯢溟竭石
海氣通寧或鼓颺由癡龍六月七月如初冬風伯風
伯聽吾訟顛倒伏臘何強雄祇恐老天不君容

月泉篇

道人號月泉邀作月泉篇道院常有月道院本無泉
石壇空歌罷斜倚長松眠竿籟盡沉寂雲烟紛綿聯
上有黃玉頂下有碧瑤淵心賞極神暢不測何名天
恍然欠伸雙瞳開手握碧蘿脚躡紫苔猶是朝元之

宇步虛之臺人間少玄境况此百肆萬火中安有廣
寒與蓬萊吾聞太湖之傍洞天幽千山繞繚相羅
周其間飛珠噴玉貫穿漱滌多異流夜夜玉鏡飛上
千山頭來印萬壑金波滉漾寒光浮姮娥下浴魑魅
避眼波瑩照大九州授仙老以玉訣與三光而俱留
道人已自夢中受得金鎖流珠之洞文吞黃月而飲
上池舞貝闕而遨蓬丘世間月泉空悠悠軒轅之孫
爾同儔胸有日月袖有海能爲道人作此謳向來院
宇多垢濁勿將靈詮語蜉蝣

玉泉詠

滴滴瀝瀝瑤珮鳴縹緲銀河清權公妙句我斟
酌醅醕稍重瑠璃輕入功德水發源處分來南部深
公許六指道人隔墻住牀頭共聽無舌語

將歸行

丁丑九月還興寧廿七夜渡頭舟中
作時慈親在吳室人在廣兒在燕

老龍渡頭秋欲歸炎州霜輕葉不飛江東遊客未授
衣擁衾支枕歌式微自余之來日三北燕吳萬里稀
消息自蘇越惠六千里京師九千里高堂夢轉眼冥冥山圍蜚船天
潑墨南溟有龍不可屠北山有虎不可誅鴛鴦相望
懷慈鳥况又嶺南多鷓鴣

短長行

昨日之日短今日之日長昨日雖短霽而暄今日雖
永陰復涼胡不雨雪為歲祥胡不稍暖開初陽徒為
蔽天氣曠日黥黥人物慘慄無精光物情望有常造
化誠叵量氣候淑美少君子道難昌陰晴長短不可
問古來萬事都茫茫獨憐窮海客卧者寃繞江南烟
水航

月烏篇

吾鄉沈郎字仲寬為我遙索月烏篇月烏喻孝與客
旅二者未知心所安孝為百行大且初烏中曾參人
不如吾聞沈郎孝且才即此乃是曾之徒寒光滿林

莫返哺啞啞叫斷腸欲枯我今南飛依棘枝爲子仰
天強哦詩烏啼月落粵山低一夜魂遊吳苑西

贈盛翰林

端明字希道

卞和能識玉荆山得良寶知玉不知人屢削自殘槁
孟嘗有內珍何意貨賄聞靈物不能舍神珠自來還
盛公抱天瑞手把山龍章倦與時人觀放之瀛壺傍
朝披金光草夕懸明月璫適從具茨來獨宿白玉房
凡夫亦知寶未得先生儻肯示以求之方

鳳凰篇

寄盛王
二太史

翩翩雙鳳凰飛集南海傍衆鳥往從之不棄老禿鷓
鳳凰自飛來只在海傍宿人爲天下祥我爲天下哭
鳳鳴四海清老鷓亦解啾啾聲老鷓無鳳姿籠中拘
辱不得爭鳳凰顧老鷓相慰勿自傷老鷓荅鳳凰鳳
兮知老鷓老鷓只在草莽伏物遇其類心凱康但令
鳳凰聯翩上阿閣老鷓百歲沒向江湖亦足樂

王提醮畫古松歌

人言松有節不見節如松問渠老葉終年翠何似妖
花三日紅人言松節勁不知松氣融元和暢生意華
茂春葱葱和流則不强苦節亦道窮王夫子和氣滿
胸中守道百鍊之青銅畫史頗善喻爲君寫古松予

亦為君歌古松古松歌君柰何

樂孺歌

吾鄉奚氏昆弟汝霑汝承篤于友恭天倫攸厚予題其堂曰樂孺取詩兄

弟既具和樂且孺之云也復為作歌

渚鴻不侶鷺聯翩入紫雲有時下同宿終然不離群
磊落千金馬貢作萬乘車雙雙翼飛龍齊秣亦齊驅
馳翔有美世共珍列之天閑織其文叶以章有德勸
百臣蒼鷹雖鷲豺狼猛安得稱重於其倫閭門今古
道繁華歌鍾日夕沸如麻東鄰宴公子西舍酣倡娃
誰人堂上題樂孺中有二士為奚家先人應能積為
善天錫一雙白璧皆無瑕伯兮友仲兮悌棠華韡韡

風光媚架有互服衣榻有共覆被入室諧蘭香出門
偕遠志仗劍作長遊千里萬里亦同次番禺城下我
逢之三人相携共一醉醉中尚能為爾歌歌此敬多
感亦多吳中土風清且嘉今如君者有幾何君家伯
祖我祖高弟子文名風節猶差我乃知仁人有後世
濟美看爾富壽方來百福如山河

孟玉礪畫瓜

溧陽夜燕來仲虛

狄冲

示我玉礪畫瓜圖媽綿生意

好手筆燈前摸索聊為娛爾日南至氣轉紓我心之
喜君知無黃臺離離幾抱蔓野田倘有青門夫焉知

大秩方包祀含章墮天下理天地相逢與子起品
物或章自此始

題徵明寫贈潘崇禮灌木寒泉大幅

具區之水被三州洞庭之樹千萬數沉森浩漭天下
奇灌木寒流此何許潘君抱朴山水人日日策杖獨
行徧滄浪之濱陽崖衆目悅暄媚忽逢陰壑如有
神禹鎖老龍鐵索絕拏雲怒雨出洞穴木號水呼竹
石裂衆蛇從之互盤結脫骨成削鱗鬣颺留風葉
枸株糜急流抨撞石罅躍珠跳汞走鬪灑澗微茫上
析河漢注奔赴繞伯若方丈脚山鬼伏窺木客泣欲

據恐被山伯扶仙老時不憇濯足而晞髮招潘君兮
子來共千歲以一息潘君歸語衡山氏仙之人兮不
可以久留吾恐一徃與境俱失宣州兔肩毛勁如石
深醮金壺玄玉液閉門夜半役鬼工倏忽移來宵無
迹支山謂潘君張君高堂白粉壁焚香日坐對明月
之夜風雨夕仙伯謂我當來覓携君卷圖願寫照障
入懷袖與君騎龍返無極餘影終非世中物謝絕賓
客扃此室門外有人勿與識

卧病懷勉之

郊原行中春風顛閉門縮脚七日眠惟懷落落五岳

客仰頭抱膝作何物
堯舜殂落文王沒
仲尼寂寞書在壁
山川結陰草木僵
馳今騁古皆未得
携君璫璣之樂來
黃金香爐紫玉杯
燒沉蕪蕙降古傑
共聽君手奔風雷
頽然一醉萬事開

又

東園梅花白雪深
大隄楊柳漸垂金
欲往攀之烟霧陰
美人觀道坐空林
洪厓舉觴江妃斟
素女鼓瑟容成吟
我獨棲遲卧蘿屋
詠君寶篇千萬足

閩門歌送郭令

雞鳴角烏烏閩門將
啓塗船頭卒徒擁
屋底翁媪呼呼將
兒孫起來送郭大夫
大夫強汝柔大夫明
汝愚大夫飽汝飢大
夫康汝痛教汝興禮
節教汝誦詩書大夫
舍汝去汝能不思乎
君子悅其文細人念
其劬說向君子道能
歌歌大夫閩門開百
姓懷雲帆指金臺天
王御寓萬國來萬國
來仰帝力王道蕩蕩
平康正直天子豈不
思思哉建皇極皇極
建若三五大夫忠良
伍志豈在朝暮清風
穆如去者慰存者懷
穆如清風懷其存慰
其去穆如吉甫以永
今古

首夏山中行吟

梅子青梅子黃菜肥
麥熟養蠶忙山僧過
嶺看茶老

村女當爐煮酒香

夢與表弟王制燹卿表甥陳鰲子魚散步河

曲鰲邀飲其室覺而賦之寫似二子

三人連袂闖闔行二少年弟一老兄

一為舅甥姑逐便言之要是在

語莫言蒹葭倚高樹芳菲潤映蒼枝榮魚也有酒旨

且多爨也起舞我也歌渭陽棠杖聲相和明日可如

今日何

祝氏集畧卷第五

祝氏集畧卷第六

近體

悲秋 三首

年年吟嘆到悲秋心語因循竟未酬日似寶珠容易
擲道如滄海等閒求愛憎袞袞風千變今古茫茫貉
一丘老子自憐深與近誰將雙眼上南樓

荏苒來鴻去燕期騷人切切有相宜漢宮新調初翻
葉素女哀音半破絲欲賦心懷無那意少咨時事未
能癡長風短雨時時過為暑為涼不可知

野老今年齊騎省不從今日見毛斑行過日月知多

暇坐愛星河不可攀俯仰隨時看物易尋常談事到
身難登登兩屐江南閣蒿目西風望子山

秋宵不能寐

官街徹夜鼓聲悲萬古渾無至靜期百事生來酒醒
處七情傷向夢回時紅顏交代將人誤青史升沉與
世移獨起挑燈映窓坐秋光月色共參差

丹陽曉發

京邑到來熟曉行如赴家月明人渡水星散樹驚鴉
燈影依依店茶聲遠遠車蕭騷兩秋鬢無處定生涯

旅情

旅食慙工部分携念孟光歲時臨俎豆風露警衣裳
滿月當春面明霞見晚粧情懷宜自遣看是買臣鄉

江行二首

渡口人爭發出江舟已微鐘聲離岸小帆影逐星稀
朔雁連雲度寒潮伴月歸蒼然山一帶隱隱伏長圍
丹陽連北固千里草萋萋東去水逾急北來身漸低
漁舟長宿火客枕厭聞鷄風景年年是因無妙句題

長途

長途只是水連天好景惟應月帶烟獨有流鶯與飛
絮見來渾似綠窓前

看月懷內

看他夫孺作嬌稱擬向君王覓與卿想得夜深刀尺
罷推簾獨自下階行

答錢二

病喉少日兼辭酒養性經年不看花君問情懷看此
紙新詩字字學唐家

代東園梅見嘲

祝家園裏一株梅舊是三郎手自栽今歲寒花開欲
盡三郎何處不歸來

燕京陌上遊妓

相逢無路避青蛾十五燕姬細馬馱老眼年來觀道
熟妖嬈知柰石腸何

京館聞鶯

天風吹出掖垣聲瀏亮緜山午夜笙錯認闔門折楊
柳一時飛夢滿江城

宮詞

非謫非真是甚仙紫雲橫截大羅天依稀記得人間
事十四封紗二十年

詠都城賃騎驢馬

紫陌東西苦不禁朱門飽秣卧花陰知君未是登臺

骨休道昭王不掛金

自末春入初夏歸舟即事

徃徃花移色交交鳥換鳴雲將京國遠水別衛河清
高嘯迎風轉低眠看樹行殷勤吳郡酒還得此時情
沿潞河直達淮潁岸柳蔚然

瓌瓏翠玉芳陰茂窈窕姪娥婉態多不是一行千萬
个荒天寥落奈情何

黃樓

落日照徐彭長隄上下乘黃樓不知處洪水尚襄陵
客子能懷警官亭試一馮波濤終古險來徃自相仍

盧溝橋

四海修梁祗有二盧溝雄冠帝城邊下臨窅窅疑無
地上接茫茫恐是天紫蜺平飛通碧漢白龍橫卧破
蒼烟牛車百兩春雷過愁壓幽燕地軸偏

法駕

蔚藍天上鬱蕭臺五色雲旌雉尾開法駕幾多牛馬
走不容凡世一夫來

卧病

同人相見總相稱一級名階只未登此事苦難多著
力拙夫甘道實無能鑪邊豈有昇天客榻上分明坐

夏僧一片商顏半江水儘堪黃綺與莊陵

宮詞

黃屋巍巍坐九天烟雲千疊蔽嬋娟
流鶯回首宮牆遠妾負紅顏二十年

兒子續入對大廷感激因賦

先公磊落傳臚處老父迂遲失馬中
未必遠尋鼃董策青箱猶可獻重瞳

兒子召試館職

黃紙書名已異恩玉堂觀藝復何論
持將宣室當前席幸有丹衷世世存

兒子召試後不竊收錄遂蒙

欽改庶吉士

留學翰林

文帝弘謨遠明王懋舉初望應非曲
學功欲得真儒給膳攄文思休朝讀
秘書養成台輔地嗟爾意何如

舟中憶續

功名爾已誇雛鳳情愛吾猶媿老牛
悵望燕山雲海隔曉風吹夢過滄州

追和皮陸夏景冲澹偶然作

綠漫衡臯帶茂林林亭遙對接疎襟
江涵竹影鋪豐

席雨浥梅蒸溽素琴檻水生漪浮澹爽棟雲團蓋落
虛陰人間最是難消此未解塵名誤道心

閒居秋日

逃暑因能暫閉關未須多把古賢攀并拋杯勺方為
懶少事篇章恐礙閒風墮一庭鄰寺葉雲開半面隔
城山浮生只說潛居易隱比求名事更艱

婁江舟中述夢續事狀

相慰華堂下重逢草野中塗鴉猶習幼策馬拯塗窮
恩愛千年定精誠一刻通直能呼共老天壤有移忠

壬申閏五廿六曉紀懷

靡葛空聞有鳳姿仲謀聊可道佳兒病身日對干戈
卧別淚時看尺素垂半夜鷄聲猶慷慨平生驥足竟
驅馳無因便把漁竿去羞向斜陽弄鬢絲

絕句

白眼青天萬里心門前世事正浮沉日斜睡起無聊
甚獨倚闌干看樹陰

淚二首 壬申夏作

昔誦江東詠淚詩看來別有一般時孤衾獨枕斑斑
處半屬吾親半屬兒

魯國潛然可柰何洛陽年少更能多靜中怕似姦和

婦換作臨風兩韻歌

壬申夏夜不寐

冷暖光陰不盡來
流年五十豈徘徊
半窓明月三更後
起步中庭幾百迴

醉

斷酒二年偶復一醉為
此壬申季夏十七日也

醉來中歲裏那復有童心
祇覺忘人我何為更古今
山河秋兀兀星露夜悄悄
惆悵惟陶阮懸知磊砢襟

苦憶

苦憶京華更不禁
百壺那解一生心
爭誇膝下簪纓好
豈識癡翁別有襟

對酒

對酒無歌舞看天只詠詩
唐賢文滿案半是亂離詞

山

深塢高峰處處寬
尋常歌嘯等閒看
城門欲闌無船渡
却笑今朝要入難

詠牀頭劍

三尺青萍百鍊鋒
流年三十未開封
藜牀且作書生枕
只恐中宵躍卧龍

早春江行

五十六年行役身
又漂萍葉及初春
相燈向壁吟殘

句江雨敲窓夢故人鶯轉上林空倚醉月生南浦幾
傷神還家想得兒童笑毛髮蒼浪綠綬新

乙亥五月五日王僉憲文明邀宴廬陵螺川

驛樓觀競渡

提刑玉節照清江客子遊觀喜大邦夾岸魚龍爭得
水謂競渡也中流笳鼓雜飛淙國謀幸駐轡惟問鄉思微
從俎豆降欲待梅花開後寄只應遷轉忽移幢

縣齋早起

縣少才疎政未成披衣衝瘴聽鷄鳴向來嘯傲知多
暇老去驅馳敢自寧有物解將至路塞何人填得宦

途平拙謀果是因微祿好傍吳田晏起耕

縣齋

縣齋孤坐暫澄懷未覺飛光兩矢催夜雨鄉關歸夢
久夕陽門院壯心迴非因做吏偏違俗且喜微邦稱
不才坐起忽驚詩景入西南山色隔城來

歸與

炎洲閉戶賦歸與縣尹何妨委巷居奪祿浪言耕有

代予丙子冬暮入廣上司以拙於催科秋稅旅行誰

信出無車空慙河上深藏賈却笑關門強著書莫道

文章誤公事文章今誤復何如

循州春雨

物候逢春好春來悶轉深山城十日雨家國百年心
海吹饒生冷蠻雲易結陰循州本謫地何待此愁吟

戲作口號

道惠何曾惠言寧又不寧一春眠裏過三日水中行
坡老荔猶澀陶公酒未成哥哥潭不顧枉費萬千聲
方吟適聆子規遂為結句

廣州戲題

生世投閒四十年瘴江班頂試鳴絃今朝也是為官
日白日青天閉戶眠

丙子重九戲題

行年五十壯游腸幾把他鄉作故鄉萬里一身南海
畔客窓獨看雨重陽

題廣州客邸壁間 二月望

故國閒居四十年踈慵雖樂怕違天天應尚念踈慵
態又使閒居瘴海邊

戲為口號 四月三日苦竹派道中

遠人羈客古今悲昔日慵看惜別詩六口一家分五
處爭教不作斷腸詞

廣州別表第趙二

海邊三載試琴才省問煩君兩度來天濶風鵬嗟轉
徙秋深霜雁獨飛回計程驛路過江權屬買漁簑掛
釣臺別酒多傾也能醉歡情不似故園杯

又

江沱已喜干戈定吳越猶聞稻蟹肥把酒正看黃菊
好凝眸無奈白雲飛鄉閭訊遺情親減中外聯行爾
我稀幸為經營石湖畔秫田三畝一苔磯

巳卯春日偶作韓致光體

亡羊何日返初岐失馬由來未用悲靈藥不消心底
火世情猶惡夢中棋三年紫陌長虛屐一紐銅章只

礙詩好景好將閒領取淡烟明月兩參差

庚辰二月廿七日曉官宦舟中口號

世棋年矢兩相催絕嶺春深與雁回無限曾中未酬
事蓬牕燈枕酒醒來

危機

世途開步卽危機魚解深潛鳥解飛欲免虞羅惟一
字靈方千首不如歸

夜歸

雨洗秋光萬井明風高雲破月微生還家莫道長酣
寢纔聽鷄聲又出行

看山

嶺海看山旅思空歸來還入畫圖中平生愜性仍知已只有青山處處同

冒冷行役

誰使衰年冒冷行幾般辛苦幾般情重重樓閣深深閉家隔東南四座城

宦游句曲偶讀丘殿丞寄茅山道友詩有感

遂次其韻

未有餘妍玉石輝鷄栖鶴馭本相違靈飛碧檢文難讀想結金堂夢易歸頗恨殿丞虛左契終憐長史入

仙機懸知紫陌埋塵骨綠草茸深白鹿肥

句曲道中

老至誰憐晝錦明春來聊得客襟清宵依星斗宮壇卧曉入神仙宅舍行眼看山多城郭少肩挑詩重簿書輕何時總入烟霞去不見人間寵辱驚

傷

三年兩度哭亡兒莫怪衰翁舐犢癡誰使爲生便爲死可堪成喜亦成悲青蛾怨積蘭枝夢黃壤能酬瓜瓞期等是人間慈孝事

缺

次韻表弟蔣燁及門生翁敏見贈喜予歸田

之作四首

中條不改舊王官猶喜書淫共士安漢女紅顏非自
誤阮公白眼向誰看農人問稼教多秫道士裁筠贈
作冠日喜車來皆長者祇應姻舊倍添懽

荷鉏欣種淵明田坦腹還如懶孝先登山自蠟平生
屐載酒時過遠近船焉知魚鳥升沉性齊得椿菌小
大年却笑人間心尚在欲將青史訂愚賢

忙是揮毫靜奕棋雕闌日轉夢回遲時從玉右軍臨
帖戲學張京兆畫眉傍水近開三益逕停雲徐詠四
愁詩新來最滿平生意樓上看山獨坐時

高眠不怕喚當關一月華胥游未還意在可兼無可
處身居材與不材間瓊敷玉藻六七子金雀雅頭十
二鬟愧有金陵無李白棲霞即是虎丘山

口號三首

杖山老子鬢蒼浪萬事遺來剩得狂從此日和先友
對十年漢晉十年唐

不裳不袂不梳頭百遍迴廊獨步遊步到中庭仰天
卧便如魚子轉瀛州

蓬頭赤脚勘書忙頂不籠巾腿不裳日日飲醇聊弄
婦登牀步入大槐鄉

卧病

執掌思將適野情，偶緣風火便相嬰。
懸知智鄙同爲虐，且喜閒忙總不行。
服餌轉令諳物性，靜思因得檢平生。
醫經士典都餘策，一卷南華萬物平。

無題

亭角樓牕取次憑，東風不送笑歌聲。
山村水郭城西路，却放朝雲此處行。

病卧北牖仰見飛鳶戾天忽然口占

海國秋炎紫漢空，一聲深入太霄中。
回看五嶽三山近，略望千流萬壑通。
未必綵鸞能瑞世，可憐黃鵠不

離籠因思堯率黃金地，金翅擎波護鷲宮。

寶夢

牕外星河五鼓天，香凝紙帳裏雲眠。
遙尋鶴夢游塵外，却怪鷄聲到枕前。
拱壁光陰悲此日，懷珠奔走笑當年。
知音總沒惟懷古，卷裏相看共默然。

衰病

半年衰病入秋深，減却肌膚長道心。
不省門前猶市井，忽瞻牆外是祇林。
一端惟靜爲甘味，萬緒都忘遂苦吟。

病間

病間身懶趣偏長
書策縱橫擲滿牀
醫業探尋勝士
業闈房清寂似禪房
青春總誤今何及
白晝長間夢
始忙此境可留終
歲月豈須重覓引年方

漢室

漢室咸陽建山河
百二開甘泉芝草出
天馬大宛來
宣室宵衣問長陽
獻賦回寧知天祿閣
不用子雲才

滄浪池

出巷少人烟
林霏四望懸
冷光涵曲徑
沉綠漾平漣
古寺依文殿
高城瞰野田
每經思版築
忘世更懷賢

宿金山寺

窓中一抹海門焦
珠貝魚龍共此宵
枕得善財參後
石洗來天漢
轉時潮
神遊會解靈妃珮
耳靜能傳少女簫
况是梵王宮
闕裏蓮花葉上
顰道遙

夏日遊慈雲寺

命壽乘暇日
散步入慈雲
野氣能遙接
秋光自獨存
小山侵竹尾
細水護松根
衆果都連苑
繁花雜植園
廢興徵老衲
文字哭孤孫

湖僧出先公書
題誦之泫然

卻幸重來

好禪牀許北軒

舟過故表伯父王氏宅前有感

輕舟獨汎午時風
車馬當年一日空
綠水青門映紅

樹一時都入感傷中

秋晚由震澤松陵入嘉禾道中作二首

晚發西南郭秋深雨氣偏
人家低似岸湖水大於天
日崦長如閣風檣不用牽
辭燕還入越纔費半流年
湖尾橫波急船頭轉港頻
幾家危傍水一木老存身
黃菊看如客青山坐送人
空舟隨處泊不用擇行隣

泊嘉善東橋

石梁磻水浸秋寒
一夜霜蓬寄釣竿
是處風光解題品
江湖莫作旅人看

途中即景

地迥景逾勝數程無市人
隔離花晚腴臨水樹精神
村犬隨船吠沙禽見客親
漸看明月上夕韻想更新

即景復為七言兩韻

臨水樹如朋合志
隔離花似女懷春
護門村犬還驚客
親棹沙禽忽訝人

錢唐玄妙道院夜賦

枕席錢唐館更時未北還
每當身作客轉覺意能閒
雨氣橫秋海潮聲入夜
山道人看默坐應笑鬢輕斑

山牕晝睡

身在雲房夢亦閒
松頭鶴影枕屏間
一聲隔谷鳴華

雉信手推牕滿眼山

晚上吳山風雨驟至

東望海門門忽開松風十月滾輕雷山眉一點雲拖
黑知是龍王送雨來

赴報國院海會喜侯二瑤葛大懌同集

隔水應霜鐘尋聲入寶宮利那依巖慧六萬繞神通
歡喜來侯白清真遇葛洪獨慚文字累未得此緣空
追賦內相吳公邀往書石山中雜題

上宰邀書 睿製篇幸從几席向林泉晨陪松露翻

開語夜傍賢星聚處眠甃拂古風嘯故里喜逢佳衲

過山前兒童日夾先公膝說向當時屢泫然

雨中句容道中喜看山色

洗秋零雨向蕭神京邑風光斬地新馬上會淹京兆
客天涯忽見芡蘿人輕雲淡蕩鉛華薄初日曛曛寶
鏡真便欲涉江嗟未得芙蓉猶自隔青蘋

寓黃輕車宅雨夜禁直歸因戲贈

黃昏冷雨濕金鞍鞞箠提巡繞禁鑿星散羽林霜氣
肅天臨華蓋夜光寒鄂君去後衾猶薄京兆歸來黛
已殘知有游人卧齋閣一般飛夢出長安

與沈二少剛秋寓建業山院夜話

倦迹憐司馬清風遇隱侯鄉關不堪問文酒且須酬
水壓吳王國山橫建鄴秋高臺仍可喜重見鳳凰遊
嘲客舍山脚下井
脚帶渾泥氣帶腥幾家同汲競壘瓶寒泉只在前山
裏笑殺居人總不醒

幽州歲殘

冠天袖海舜幽州風候蕭森氣朔道雙闕日移仙仗
散六街塵滾晚衙休馬周卧旅猶觀國王祭懷鄉獨
賦樓未得邊關擒虎豹還思江海弄鳧鷗

暮春山行

小艇出橫塘西山曉氣蒼水車辛苦婦山轎冶遊郎
麥響家家碓茶提處處筐吳中好風景最好是農桑

萬安道中

歷歷長亭過眼頻浮家一舸日隨身江山不苦南征
客星斗應憐北望人劍匣只依書裹住酒杯全亞藥
爐親牀頭曆日間拈看一歲無端半已陳

贛州

蕭瑟灘聲怒復幽四程猶未是炎州行人不解居人
語章水相逢貢水流萋葉檳榔須學啖尊羹鹽豉向
誰求英賢滿路容參謁珎重昌言日拜收

上下灘

上灘若綠蟻下灘若馳駛移轉頃刻間便是人間事

庾嶺寄謝江西白大叅

士珍宗憲副朝用二

同年

太原白居易南陽宗少文千年纔並出一日可離群
契分秋風桂情親日暮雲江波二千里相逐送清芬

山人獻白鵬

草啄萍棲瘴海濱野人携得冑相分九還丹顆浮蒼
頂一縷青霞斷白雲五服也知章有德百禽應是不
同群縣齋相對悠然想烟水城西日易曛

思食豆腐

蹲鴟亦稱野人腸薯蕷還輸菽乳良轉金不聞流素
汞堆槃無復截虹肪舊知學士能為糞今訝淮王不
遺方只恐南山歸去後苗稀未得快新嘗

失白鵬

何處青冥會一冲短翎應近井廬中來時想見銀塘
靜去後休嗟蕙帳空自笑無魚難久館誰言有鵠不
如籠歸心一夜秋來月吳水吳山幾萬重

夏日城南郊行

古縣周遭景物環政雖多暇倦躋攀偶因送客乘時

出卻得浮生半日閒
頻過水邊仍有竹
忽當林斷遠逢山
但教到處情如此
瘴海無妨緩緩還

遊和山麻石巖

山和人亦和
乘暇集鳴珂
陟嶺美未得到巖
竒轉多交枝樹礙馬
一步地旋螺成屋
自麻石作門
惟碧蘿瞻天隔鳥道
入地學蜂窠
樹向頂上植
泉從肩畔過
禽蟲馮几住
雲靄入衣摩
佛座泥三級
僧牀石四阿
西臨野廣漠
東眺徑陂陁
速吹潛生爽
驕陽暫息苛
禱祈情敬謹
樂業舞婆娑
物穰用亦儉
地危心不頗
民風都似此
吾為爾陳歌

北郊訪友

風物幽妍上郭寬
訪朋因得一迴看
家家黃土墻三尺
處處清渠竹數竿
欲雨欲晴雲半密
如秋如夏汗微乾
苦吟應得山人句
却笑籠頭少鶡冠

過林頭看修竹數里不斷甚愛戲題

五寸衝牙丈八矛
裝成十萬繞林頭
莫欺樛子與寧縣
一半人家千戶侯

和王太學見贈四首

水鑑求才事自公
徒令寂寂笑英雄
山齋一枕淵明夢
開眼猶慚七里封

道拙才空志不成，錯將言語占時名。
無端拋却山林樂，換得軒裳底事榮。

草廬藏得卧龍才，許我英雄亦異哉。
剛道同心金可斷，江南便是海南垓。

三載相看有別離，春鴻秋燕不同時。
我尋松菊去方急，君會風雲行莫遲。

登越王臺

環城三面碧波圍，今古樓臺滿翠微。
不見越王惟見佛，木綿花裏鷓鴣啼。

惠州西湖

西寺東城兩幅圖，長虹脊畔小浮屠。
杭州惠郡都遊遍，醉眼時將作石湖。
石湖蘇之西湖也

莆田鄭自修宰河源，故厚予四月三日舟過。
縣城君以註誤不在予，亦以文法行一時。
風雨大作小泊沙口而去，悵然懷君口占一詩，期後寄之。

河源西郭夕陽過，不見美人將奈何。
雷壓船頭蓬底坐，一時風雨亂風波。

三月初峽山道中

春陰春雨復春風，重疊山光濕翠濛。
一段江南好圖

畫不堪人在旅途中

庚辰三月歸至保昌館李君士元家適士元
車馬有行色廿四日解携各北南臨岐口

占為贈

梅花關下春雨深客送主人無限心鳳生南海莫言
遠明日一飛歸上林

市汊阻風

十日踰千里三宵滯一隈旅情忙復緩歸棹去還來
橫颿摧高木飛濤激迅雷坐看村市沒行路不須哀

宿茅峰

下馬門前一振衣翠微高迥逼清微雲邊洞裏真人
去月下山中長史歸丹伏砂牀金燄短木穿崖竇紫
雲肥神方能詠不能遇一夜爽靈峰頂飛

登千佛院塔

八面青紅倚碧天窓中列坐萬金仙排雲欲挽三茅
袂拊檻慚升八部肩盡訝入簷竒影倒應知出世法
門偏詩題漫道遊觀勝只得塵勞一飯緣

高淳道中

柴門對樹樹臨流春日遲遲滿客舟一種江南千里
景只聞鷄犬不聞鷗

經舊遊

當壚一啜手煎茶
迎客桃花戶外斜
聞得博陵崔護
道不知今日是誰家

詠公館花木

句曲玉醪溧水挑
溧陽孤栢倚風高
家園幾樹桑和柳
何事令人夢想勞

未足句

却恨風光同萬里
眼看百里不能歸

又

憂國天高惟有夢
思家懷近不能歸

與句曲李令徐博士等夜飲

洞天福地神仙縣
宣化承流父母官
自笑樊籠猶閉
鷓鴣却憐山樹亦棲鸞
緋英炫幄春方爛
紅蠟搖觴酒
快乾未必嘯歌妨
杼軸風埃浩浩
暫清歡

贈江秀才

三日芳蘭入座薰
欲將心事爲論文
仙囊古玉餐無
訣
官市新醅飲便醺
已羨雄飛難久伏
每嗟同調易
離群
茅峰蔣阜無多地
未擬相思詠碧雲

宿攝山棲霞寺

寒林日暮息車徒
却得南朝最勝區
廿載不登禪子

榻一宵權作佛家奴齊梁寂寞名猶是儒釋紛紜念
已無最是宦心能敗道羞將束帶問衣珠

又

泉洞迷藏草沒梯倚巖千佛坐高低疊襟山色周廻
峭隔樹江聲隱映齊宋刻梁文江令筆龍蟠龜戴上
元題棲霞只是枯禪宅爾許頭顱向裏棲

又

枕上紅塵白晝深眼開欲得息勞心燈花暗入僧牀
冷山閣馮江萬木林

出湖見山

長湖方出口一帶橫青山行處必如此何云出世間
當塗歷陽溧水界中數還往遂懷李翰林

青山歷歷樹蒼蒼遠水長天幾夕陽千載更無仙謫
下只應愁殺賀知章

舟行守風阻險輒睡酣適成詠

行役安危定心閒常自如每當驚灑灑偏得訪華胥
適逐牆頭蝶清涵水底魚覺來何以遣枕畔一堆書

謝楊大送梨花栽成

來自清修處士家草堂初就便增華雕欄月上添得
影畫棟雲過分作花園吏引渠經細榦閨娥繞樹候

芳芽洗粧先覓催粧句凭閣巡看幾日斜

謝呂禹平惠玉鞭粉團花

花開根至稍素朶附香條流蘇疊脂粉眉鈿簇瓊瑤
不逐紫騮馬空依翠鬢翹予方理花事先聘汝無驕

中秋日燕客晚雨

中秋美景當吳苑十載佳期共此堂珠履高吟歡滿
座金釵送酒看分行荆娥妬月俄行雨趙女停絃慢
遶梁莫道西巖容易墮朱簾徐捲爛銀光

十六夜召集

廣寒昨夜不曾開今夕佳期已報來且向草堂杯舉

待人間紅粉會相催

爲唐子畏索劍

昔年承唐子惠愛曾以雙劍贈答其意別來恒念之其一

鏤青萍二文者尤憶間以一章問之或可假抑更惠乎

手解青萍昔贈君仗來多少截妖氛知君道就

缺二字

後把與東人割白雲

簡趙西臺

寬二首

滿月澄寒鏡清霜滌素琴獨携車後雨去潤豫章林
死恨錢唐水悠悠只向東雁飛雖不北連日有南風
過鄭六升不遇

欲作春風上國遊尋君東海話離憂烟波自剪西牕

燭絲管醉眠何處樓五夜不逢黃憲面百壺那解長
卿愁平生國士青君眼老矣猶能一笑酬

送顧司封華玉守開封

皇輿百郡首開封良牧分符開治功參庭屬吏衣冠
滿繞郭編人耒耜豐河山郊鄜千秋固雲雨乾坤萬
物同懸知政化平如水共看漢室美吳公

戲為朱民部索壘

蘇公屢欲傳冰壺此味能參自信吾為語版曹朱學
士客厨爭柰併錐無

留別趙上舍元璧

歸騎聊乘一日閒夕陽移座未能還西風明日丹陽
道回首鷄鳴雪滿山

吳文定公挽歌詞三首第三首進退韻

鼎軸參黃閣階符坼紫垣位遷如始筮人慕過生存
一德天猶格三朝國共尊君臣兩無負元烈荷

厖恩

執紼椒塗遠前驅鳳翥還君臣同國運忠愛滿人
間速奪山河繫幽情水竹開吾曹惟淑艾抱籍哭顏
山

吾祖懸車日知公釋褐初遂深魚水分亦有兔蘿圖

笑語兒童際衣冠夢寐餘凄凉天下德忍謂及門徒

贈翁隱居

吳郡翁高士森森君子儒風標抗軒冕禮樂在江湖
松露濡談麈匏尊盡酒壺却嫌城市隔欲別重踟躕

荅日本使

姓楠名省佐
相國寺僧

日邊來處幾何時聞說占申復到寅

海舶行憑指南
鍼日本在寅

由南折西指申却迴還近
寅乃中國寅寅讀若夷

遙仰北辰趨帝座卻經南

甸駐行麾詩名愧動雞林客禪諦欣參鷲嶺師回首

山川渾渺邈只看明月慰相思

祝氏集畧卷第六

祝氏集畧卷第七



近體

簡伊僉憲

七朝熙洽世臣家班序丘樊勢並華忠孝到君傳不
匱韞沾如玉總無瑕園同涑水青山下扉掩閭門小
曲斜老去高情澹如水著書觀物是生涯

西臺伊公在和贈篇至于再三重次呈答

東野猶居郭外家閉門高枕歎年華秦人不敢窺下
木楚事休教誤屈瑕暑氣轉嫌秋候潯樹陰偏受日
光斜駑駘過辱千金許慚愧酬知未有涯

與吳大用飲酒

世事浮雲幾變更鄰居長聽鳥嚶嚶
緗編俯仰閒今古青眼摩挲老弟兄
樹下送關高嘯飲水邊聯袂細吟行
曾中三十年來氣終不銷沉負友生

贈孫山人一元

自稱吟嘯仙

思邈先生不可尋紫麟騎下閩風岑
宵眠華嶽星支枕曉度關河月滿襟
驚鶴夢殘飄露葉哀猿腸斷抱霜林
秦臺故有吹簫侶一片宮商萬古心

贈俞隱君

水南雄市萬塵趨水北還容陋巷居
三尺素桐陶靖節百篇華賦馬相如
心拋世俗爭爲事手錄時賢未見書
欲繼姓名高士傳怕君嫌我近睢盱

寄謝雍

謝家蘭樹有清芬每誦澄江却憶君
想得山莊長夏裏石牀眠看度墻雲

贈朱孝廉

性甫

百年貞白舊高樓傲兀風埃六十秋
楚聘尋常來北郭魯呼前後只東丘
書抄滿篋皆親手詩草隨身半在舟
前輩風流惟此老天公多爲後生留

方吳二子償金之什

讀罷償金記直疑無此人唐君解言語高義不成塵
友人郊墅

孤墅倚高原扁舟晚到門琴聲虛草閣月色滿江村
霜落魚鰕出烟收花竹繁不須燈下坐臨水好開尊

艇子

江南小艇子能住亦能詩梁柱無階砌門窓卽枕帷
坐流看樹過行屋逐風移試欲作舟史半生居在斯

題龍歸洞下有龍母嶂

千峯如帳瞰巖扉靈物何年向此飛潭底火符玄鐵
簡嶂頭金母白綃衣海多雲雨應長往壑暗藤蘿久

不歸洞外蛟蛇常起陸可能消伏運神機

季冬朔旦汝德周學二秀才過訪病禁飲不

能留別去悵然竟日燭下得句明日寄之

相思旬日忽相逢不是忙中是病中玉麈謾誇談柄
在朱顏應笑酒杯空憐君濟濟冲霄鵠顧我垂垂失
路鴻吾道若行千載合不須重歎馬牛風

上元日喜晴柬董博士及諸秀才

三月恒陰待此晴燈輝晨暎日華明便趨東郭朝龍
馭又向賓筵聽鹿鳴簫鼓兒童聊祝歲

上元張燈事起於漢祠太

乙今俗借燈爲登以爲祝豐年之兆耳犁鉏父老喜深耕雲師雨伯休

重惱欲共溫泉被襖行

神光山

山郭西南五里強翰林畱得讀書堂漫漫古岫雲烟
薄寂寂閒坡草樹荒數點遠村鈎望目一間空殿鎖
斜陽山靈我為鄉人問會許何年更有光

贈王希賢秀才

緇衣耿耿此心長青眼隨人到異鄉海外不須誇馬
腦人間誰解識虹肪也知老桂為仙樹豈有幽蘭減
國香奮翅雲霄應不遠相知獨愧早稱揚

謁張文獻公祠

丞相祠堂曲水涯祠邊仍是相公家千秋若解收金
鏡萬里何緣枉翠華門外犧牲兼絮酒嶺頭松樹夾
梅花人間不乏牛仙客長攬遺編費歎嗟

峽山寺

靈區苦不到到亦苦詩難景象絕聞見怪神如等閒
地將海作帶天借山為關今日却堪恨綠林棲近間

潮州韓文公廟

一世北斗望千秋南海濱文章傳絕聖政事澤時人
姓作兒童字心將動植馴佛靈能有禍終不下臣身
次韻奉和方伯湯公 廻鑾志喜之什

五雲遙捧翠華歸北極芒寒萬象依
夷夏巖巖分地險金湯面面自天圍
聖圖六馬知能馭永命三靈未待祈
嶺海小臣從國老中宵魏闕夢魂飛

傳聞郊祀後大駕尋復出狩疑信未得因

用前韻紀事一首

窮海歡傳八駿歸仍聞消息語依依
要荒豈必勞重幸帝命今方式九圍
禹服正須垂拱治堯年何用築宮祈
明禋眷答皇靈切長使鈎陳護六飛

奉和顧憲副梧州謁都憲韓公祠堂

拔地洪材構帝家倚天雄畧眇蟲沙
誠歸魏闕心懸

石血飲匈奴膽破瓜半夜崑崙樞密宴
三言政意伏波車當時利口今何在老樹
閔祠日又斜

夢故知

氣逐珍玉語良金不論窮通語盡心
枕上一時南北海半窓梅影月陰陰

謝湯文守惠地黃煎

會將雲縷換霜華一七玄瓊入紫霞
他日天台莫輕住要携徐甲到流沙

夢故人

今古悠悠老客心酬知何必接蘭襟
爭憐寂寞盧生

枕還恐淒涼子敬琴吳苑此中非舊社越江南去是
林紙窓秃筆聊成賦風弄清燈夜點沈

元和愛結過深晤言之餘復投長句思予和
女乃就二章意局情饒聊復爾爾

枝山磊落倚東山雪檜霜松許共攀文字虛名今且
愧疎慵物議古來艱平生肺腑篇章內身外金蘭夢
寐間萬卷舊書千石酒兩人相對白頭閑

東園訪梅已謝

故里閒居憶美人開軒延佇御周輪兼旬病起殷勤
探玉鈿飄零徧委塵

愍時

巡遊方罷亂離平豈謂凶饑歲二更桂玉斷來錢貨
廢糟糠空後析骸爭焉知十史言天道盡望仁人輔
聖明三戶可憐瘡痍在欲憑開鑿了餘生

寄吉安太守徐士元同年

梅關歸路拜車塵閣皂書來語意勤始信凌雲江海
客能懷閉戶薜蘿人酬知但有篇章舊名世爭看事
業新玉版金棖無用遞澗藤崖刻不妨頻

中表甥陳鰲子魚久抱微疾懷之得句因寄
俊鶴祥鸞陳子魚閭門樓閣事親居想因別墅聊行

藥却得雲窓漫校書俗駕向來虛下榻德星何日見
牽車身為公子心為士便是公侯已復初

足夢中句

遠公蓮作社陶令柳為門止酒用卿法攢眉吾不言
白雲時或出黃菊故應存二老皆寂寞千秋誰共論

又

聖境不可到魂遊記渺綿花藏竹林院蓮號貝多編
龍鳥如人禮山河繞法筵祇應身本幻此却是真緣

哭周院判

原已西九月二十日賦是日公還玄宅予以疾不能送

雅道淒涼後何情當此悲斯人不易產中壽豈難期

鵬兆將無驗雞年竟莫支心曾周晚末目不暄嚴慈
地有顏淵代天無伯道知負公茲一餞西望涕淚垂

哭表弟蔣燾

白玉樓中長吉去芙蓉城裏石郎歸煌煌柱國平生
念看到諸孫內外微

哭陸大參

文量

四海銓書失老成兩朝閨籍尚遺榮達如子貢能

從政憂似希文最善兵幾度老貂新命奪公在職方累有大校

緣中人超擢公力兩宵幽鬼故冤平於潛民夫婦為

疏言遂收回成命文編諫草離離燄付與機雲續令聲魂今白于公婦

遂甦詣公得復

哭王麟

賓館初違夢尚縻計音俄至欲成癡豈知十日輕談
笑便作千年永別離雞絮未陳新總帳鳳雛空倚舊
霜枝高風幾許堪傳事誰寫平生入墓碑

答史隨州

經

楚雲飛墨下烟蘿想見瀟湘又綠波刀劍已知成牒
犢簿書何處問絃歌照人顏色春風近入夢江湖夜
雨多寫就卜居馮問訊青袍今誤欲如何

訪華光祿

汝德

高堂此始登蘭韻久熏蒸榻定叨徐稚門今識李膺

傾瞻疑夜燭笑語泮春冰綠合沙頭草歸舟發未能

廣川城

辛未重五經過成水部雷飲
二鼓出城馬上作時有寇警

皎月浸嚴城蒼蒼百雉橫木梁懸絙下竹柝夾輦鳴
水部從時飲山人入夜行因思趙公子封邑尚垂名

途中

二年四踏兩京塵何必臨岐更問津斜度羊車山頂
路半欹皮笠雨中人氣驕白馬涵濡滿口過玄蟬嘯
詠頻我有知心在城闕山陰雪駕頗相隣

故福建僉憲陳公

祚直道祠五十韻

日月懸臣道乾坤闢聖猷丹青開廟貌風烈見英

麻寶曆三光合鴻鈞一氣流哲人當上瑞畿服產南
鏐靈派分媯汭洪條發太丘修文登石室射策步瀛
洲藩府旬宣重河陽惠愛稠推丹置人腹囊阜達民
憂豈謂褫鞶帶仍從把鉉耆十年依大岳一旦起西
疇再屬金閨籍還乘繡使騶臣心知不貳帝德若爲
酬柱砥千迴浪霜飛六月秋觸邪惟豸性批逆豈龍
謀范進唐宗典蘇陳陸相籌緝熙光聖業取善在旁
求大學存條目遺編可繹紬意誠緣物格心正乃身
修利病非無實安危固有由願防多內慾乞斬佞人
頭一疏朝封入三言文杼投柝楊來孟博貫索下鄰

侯耄稚爰書沒姬姜織室幽一家連廿口五載作孤
囚白壁塵埃盡青陽造化周日華臨鳳袞天語出龍
樓豈獨除羅網重教侍冕旒玉磨誰可磷金鍊轉難
柔按轡抨藩國飛章速轉郵嘉謨應削滯雅志欲安
劉天震雷霆怒霜號草木愁國書當極典臣節果何
尤祗見義爲命不知生可偷吏持三尺法人哭一生
休政化權衡準恩厖渤澥浮解維歸北闕遷秩按南
州地肅山無警波恬海可遊狐叢斥魑魍雀角絕譁
咻叔度來何暮淵明去莫畱車懸桑梓重山隱桂枝
樛箕尾星辰接龍蛇日月邁英靈長宇宙聲節豈浮

漚 主際唐虞聖恩非關比儔朝廷爲世計章典復
公收懿德人惟好群公志並優學祠崇秩進營兆謹
封修載覩專清廟時聞薦潔羞浚培知水木紹述美
箕裘直道黃扉扁名篇文梓裒終天弘勸在 王化
正悠悠

題湯三城南莊子

嘉樹夾茅堂城南十畝莊竹窓遙列岫花淑密圍墻
兔捷宜施路魚肥筍在梁每來無世事祇覺道心長
道院樓子

重簷雄拔小山幽妙景容居最上頭風掃六窓塵盡
去鶴乘三洞客來遊高原樹古長依殿畫棟雲飛不
礙樓怪底霓裙浮沆瀣綠章宵拜石壇秋

贈太倉汪使君

惇

德風千里掩雄州爭解長刀換乳牛共羨漢家封卓
茂且看夫子戲言游功名此去符龜印文彩朝來壓
蜃樓最是野人懷惠切一塵今擬結滄洲

登太倉州中山子懷故襄陽李使君

州山昔始剏予幸作游賓豐碑備標紀幽賞悅心神
茲來再登陟亦遇賢主人

典州汪惇使君邀遊

襄陽不可見峴

首淚盈巾

遊武將軍園亭

武君好人品園林亦不群幽迥妙水石妍蔚盛芳芬
登眺一時盡道俗忽然分安得杜工部來賦何將軍

贈邢奎

襟懷灑灑氣飄飄遊遍名都歲月遙花暗燕臺春走
馬月明淮浦夜吹簫華顛相對舊盟在笑口一開塵
慮消更喜兒郎皆孝秀入厨甘旨足漁樵

二子甚佳以漁村樵

山自稱故云耳

題衲子詩稿

得來應是嘔心肝磨破枯蒲幾箇團佛有語言唯說

性僧為文字不求官色離紈袴通身淨味帶糞腸一
點酸我欲強賡三五首却憐無暇盡雕鑽

太傅王公款月臺

青天洞蕩浮雲開東方月出臨高臺光流碧漢輪飛
度影入湖波魄共來賢主嘉賓長會合同光共景且
徘徊未詠韓公星沒句聊從太白漫停杯

南洲詞

四首為盤門顧君梁賦

盤門向南起城裏百花洲洲邊隱客住道是顧虎頭
朝向南洲行暮向南洲宿不釣亦不泛愛看南洲綠
西風忽然起木落波粼粼水渾魚不定宵來愁殺人

春煙楊柳暗秋露芙蓉鮮慎莫生宿莽沙鷗不得眠
武帝傳

柞宮馮几畫成王淚落銅仙月似霜玉母不來方朔
死茂陵松栢自斜陽

卞將軍廟

瘦馬城西步夕曛祠堂翼翼護英氛下馬入門忙拜
禮行人說是卞將軍

鍾山

五岳崢嶸衛紫微萬方臣妾仰光輝勾陳上直天
皇座少海中巖帝子闡峯頂日華迎鳳下洞中雲

滿待龍歸終天王氣都畱此花木常新鳥獸肥

金陵眺古

綠謝平蕪野燒乾西風吹雨打長干盤龍去後金釵
餉擒虎來時玉樹殘結綺閣中香爇歇景陽樓下水
花寒秦人豈識千年後終古神州奠石磐

太湖

咸池五車直下注峨眉岱嶽潛相通乾坤上下浮元
氣郡國周遭護渚宮巖穴會因仙跡幻魚龍不助霸
圖雄擬把玄圭獻天子再看文命告神功

虎丘

循麓都來幾履蹤異觀靈景正重重入門始見山和水汲澗愁驚虎與龍四面更無林作伴當頭又着塔為峯塵裾阜衲紛紛滿二竺終無一个逢

又

一點紫泥封岱頂武丘雄拔闔閭城席前花雨天宮落檻外雲霏脚底生轂轆十尋抽玉液於菟千百逝金精無窮勝是王郎事吳越消亡幾戰爭

包山

影浸三州滄太虛道通五嶽紐坤輿瑤壇白兔藏仙鼎寶洞蒼龍守禹書烟月剩將閒處媚風雷常與怒時俱漁郎个个不識字慚愧高吟莫解居

昆福寺

壞閣尚岩堯寒房繞寂寥木撐危殿角草出斷碑腰門鑰凝塵滅香爐火氣銷竟空惟佛觀亦自有榮彫

白蓮寺

臺殿切層霄丹霞遠建標名傳白蓮妙年紀赤烏遙迤邐城連郭迴環水貫橋重來擬分榻塵慮未全消

崑山清真觀

疑分疑幻海中洲只恐人間無此謀殿影四圍浮碧沚鐘聲十里出丹樓仙人示象書仍在

玉皇閣扁呂純陽筆

道

士無鵝字少求至竟今宵為旅客幸來何事不微留

滄洲姚家涵碧閣

寒塘帶州廨幽趣似郊坰樹影倒浮綠天光平漾青
石渠方似矩板屋小如舫相對只魚鳥濠梁同性靈

贈鄧駕部

十載襟期利斷金高山無固海無深忽看鳳闕城中
會還似雞窓夢裏尋袖底雷飛雷煥劍壁間泉響伯
牙琴休論鑿物知音事識取悠悠太古心

三月三日施侍御邀宴姚將軍莊宅卽舊名

東郭草亭遺址三首

共傳修禊事相命出郊原花鳥何須眼栽培亦自村
輓轡橫轉水畚鍤削成垣因看勞勞者懸知 聖主
恩

日影迂龍轡春光溢鳳城繡衣乘暇出翠幃逐空行
姑茂金盤露郎邪石首羨簪纓雜巾褐莫遣野人驚
駘蕩三春好陂陀五里遙篇章傳保傳故相三楊諸
公有東郭草
亭地主識嫖姚壁上縣瑤軫空中度玉簫南塘無杜
句深愧故人邀

金華見山亭

郡廨當空立林亭面爽開窓中列岫遠江上送青來

京兆眉長嫵陶公菊自栽安能乞勾漏把笏此徘徊
與胡二遊海珠

人誇本奇境我恨近城闈四面盡江海一拳藏寶珍
魚龍游檻砌舟楫換比鄰野馬不能到却多車蓋塵
雨窓有懷連韋二博士

薄宦將三載高情有二君天涯漫萍梗雨下憶蘭熏
四海習鑿齒千年楊子雲東隣無百室猶自歎離群

戲簡連博士

為問礪松夫子來酒腸連日可曾開天炎地陋佳賓
少眼底能無麴秀才

題杭州蔣自容江湖遊卷

三首

越多名族又多才諸老篇章取次裁但看江湖詩一
卷定知曾次不塵埃

錢夏老成無復見張蕭逸駕亦難攀

學上錢文通公原薄大理卿夏

公季爵太守張公汝弼黃門蕭公文明皆卷中作者他尚多畧舉四君

風流一日同千

載猶記當時杖屨間

子容與予皆熟接四公者

兩人携手五羊城浙水東西是弟兄但使有詩仍有

酒不妨長聽鷓鴣聲

番禺留別衡明府公式

風塵薄宦來南海書計衰年走北畿霄漢自憐知己

少天涯猶覺故人稀
芳菲桃李祥鸞集
重疊江山旅鴈飛
爲問微官是何物
相依無久又相違

隱者

白石薜蘿房
青山雲水鄉
琴傳雷氏斲
書是汲丘藏
鹿友同無我
蜂分亦讓王
枕中藏雅道
一卧卽羲黃

次韻郡守胡公太湖二首

名山大川邦域內
澄波皓月方舟中
魚龍窟室藏諸
有天水鴻濛望
并空禹功想像
三江入唐風
浩蕩九州通
茲辰更爲方輿重
帝遣諸侯問上公

地軸鉤橫海嶽牽
咸池直下具區連
封疆何計吳越
限光景長涵舜禹天
白鳥舞波搖定日
驪龍歸洞落
腥煙木奴萬个安
能住不是元公卽上仙

次韻郡守胡公闕城登姑蘇臺

六門車馬簇飛埃
小壘依稀說舊臺
暇日覽迂羊傳
駕他年便是峴山隈
勾吳於越千秋夢
范蠡西施一
種才麋鹿綺羅都不見
紫烟終古鎖荒苔

又次登臺望望虎丘諸山

乾坤雙眼一空亭
山色能令五馬停
鹿苑尚銜吳子
艷虎丘重對白公
青烟消碧落千峯出
月浸嚴城萬
戶扁不但登高能賦事
四郊因省荷鋤丁

哭子畏 二首

天道難公也不私茫茫聚散底須知水衡於此都無
準月鑑由來最易虧不泯人間聊墨草化生何處產
靈芝知君含笑歸兜率祇爲斯文世事悲
萬妄安能滅一真六如今日已無身周山旣不容神
鳳魯野何須哭死麟顏氏道存非謂天子雲玄在豈
稱貧高才賸買紅塵妬身後猶聞樂禍人

再挽子畏

少日同懷天下奇中來出世也會期朱絃并絕桐薪
韻黃土生理玉樹枝生老病餘吾尚在去來今際子
先知當時欲印樞機事可解中宵入夢思

送姜夢賓 二首

萬里昆黔地于今得使君莫言民物幸須識 聖恩
勤旭日開幽蔀清霜條惠文爾知 朝事否便是昔

朱雲

矯矯温州牧清聲范史雲當時稱大老今日有夫君
德用玉爲器曾盤錦作文志行朝野慶我獨歎離群

贈羅抱拙

休言雅志與今違吾道何曾有是非自信移山終有
術豈知流水亦容機耕田鑿井康懷日夏葛冬裘 二 缺

字衣誰信聞門名利窟此中巢許自依依

贈張守之工部

世交先進兩先生

謂守之先君與先祖父

白首今成老弟兄知

我得師終不改如君直道豈難行路無荆棘安能塞
川汰泥沙只自清皓月清風居不隔酒杯茶碗共餘
情

戲為毛百朋索炭

眉山羊肉會稽鵝頗欲臨池手未和便可把君烏玉
換紙窓那得十眉呵

題沈山人藏王舍人竹枝

舍人清真同右軍金鑾退直謝雞群千金不肯賣一
葉今日鳳毛畱贈君

夢噉菜甚美

王醴侯鯖信禍胎露莖霜葉是瓊瑰如今纔享天家
福淨洗饜腸待爾來

贈承公

墻外西林是寶坊林間高卧有支郎定回斜日雲穿
衲吟斷寒更月滿牀妙梵遠通潮隱隱清陰分與栢
蒼蒼何時為取無生話共了跌蒲一夜長

戲作紀夢

何事高唐入夢遊
淡雲輕雨太溫柔
瑤姬錯認維摩
壻枕畔花人空抱
裯

送楊禮部

君謙

我有駿馬圖持附
君裝畔伯樂既上天
畱與何人看
觀湖宛轉思及友人

湖上秋風生碧漪
看來都作憶君思
君於湖水元何
與此意冥茫自不知

贈嘉興陳使君

有德由來必有言
天球剛粟且清溫
汲公出守謀難
寢李勉歸來國始尊
梟獍不同麟鳳翥
松篁會與稻粱蕃
乾坤直氣長畱在
萬轉千迴道自存

東松江馬別駕

螭端風采久堂堂
漢室憂民牧守良
淮甸已知煩汲
黯雲間今喜得王祥
霜寒碧落橫鷓鴣
日麗丹崖舞鳳凰
猶記觀梅向東閣
緼袍長帶歲寒香

簡嘉定王令

應鵬

江海遙分 聖主憂春臺
遲日玉壺秋地當大國方
千里才號明時第一流
歌枕潮聲奇句得暗庭花影
早衙休鸞棲自古通麟閣
褒德先封漢室侯
贈分司鈔關于戶部

初從分部謁巾冠便畧形骸露肺肝東有珣琪南有
箭紫爲鸞鸞碧爲鸞關譏盡道能經國王佐何曾務
守官下對蒼生上 天子知公心事浩漫漫

送貳守曾公擢河南僉憲

琴鶴扁舟曉解携春風江郭暗棠梨千家霖雨邦人
在一道冰霜憲節西奉國已知行莫止戀恩無奈喜
還啼平生志操夔臯是槐棘堂堂次第躋

重過元抑

再謁還圖笑口開客襟長戀校書臺每從王鄭求新
義試把瓊收共品裁君帳下一時
秀才彙集直恐星辰驚太史

豈容江海阻雄才悠悠塵迹期君定澤國秋高更擬
來

贈董五寬

邵南今隱上園北有幽居出市或賣藥閉門惟讀書
白雲媚修竹嘉木蔭清渠兒說新成賦題名後遂初
顧秀才陽山草堂

家住山城不到山強題詩句抗塵顏君家客坐煙蘿
裡儘著閒人自不閒

口占寄陸三

達者端居東海邊重樓高榻卧風煙想應草木扶疎

下和得淵明孟夏篇

贈隣院深上人

竹院名童子茅齋坐已公亦如王舍內却愧魯家東
共味井泉接分陰樹影中間眠時倡和律呂隔牆通
送王先輩納言歸柳州

携將柳州劍獨下瀟湘船千里景千變一山詩一篇
離橋梅子雨歸棹桂花煙重會雲霄上大都纔二年

題人園居

未必丘樊好幽居趣自深遲行避小草高卧託喬林
抱灌惟知甕揮鋤不見金問渠終歲裏曾有惜葵心

東莊

場上雞豚爭稻穗渡頭魚鴨避菱科老農到處東莊
有只少君家擊壤歌

客中以徽扇貺人

客裏嫁娉娥其如良夜何共憐風月好不道怨恩多
瘦骨支黃竹輕裾疊紫羅半年期握手無事篋中歌
都門送施邦直歸吳興

一時青眼中容我十里黃塵外送君坦率自憐猶宋
五咄嗟聞共說劉蕢袖頭三尺秋潭水口底千章夏
嶺雲今歲南遊計應遂升山相訪幸相分

贈同年趙繕部天常

劍出紅爐錦就裁霜鋒霞彩照人開雲間素有兼人
士天上今推獨步才覓句剪燈連綺席浩歌携手看
金臺迂狂幸託金蘭尾况共高秋擢桂來

贈鮑元卿

人間有幾鮑參軍已見遺文又見君材器共為時世
重聲華相及古今聞身隨李賀新囊錦篋貯羊欣舊
練裙君藏古名流書畫甚富定武五字不
損袂帖龍眠西園雅集圖等皆妙品一日京華
塵土盡十年深恨久離群

都門贈吳淵父時新授
巴陵尹

飛譽響江東鳴琴向楚中麒麟遊甸苑鳳鳥集樞相
氣吐風雲動談餘瓦礫空高松一千丈深喜附唐蒙

贈崔鴻臚深

才分震澤清山玉映人明濟北想崔瑗九江慚祝生
籠鵝道士喜辨鮓座人驚相對華風外無因共好兄
靜伯兄淵父交予最久其人弱冠之者
俊也不幸蚤没句尾及之吟餘慘然

送戴戶部仲鵬冠督漕淮閩

董漕分明是勝遊雲司高步向南州戴憑不獨深經
術劉晏偏能為國謀奇客晝談風入座詩人宵詠月
當樓懸知燕寢多清夢飛滿伊涼紫塞頭

長樂贈陳參軍

浙水兩岐非異土天涯萬里又同官吳江蓴菜皆成
夢庾嶺梅花且共看立望星河秋耿耿醉聞鐘鼓夜
漫漫人生離合真難定明日清樽好再乾

次韻奉和左轄方公紫薇東閣之詠

仙樓十二大瀛東何日移來此地雄分省勢依綸閣
重栽花種與禁闈同文書靜向高明處星宿芒寒掌
握中知是望京丹悃切凌烟早晚 聖恩濃

答鄭河源見贈

腐芥終依虎魄靈相逢莫道是雲萍因思舊雨來今
雨却喜文星是使星榕葉作團風獵獵桂花含暈霧
冥冥但教光彩長分照萬里何妨客紫濱

春夜懷鄭河源

傳裏詩筒兩度過河源君子近如何甘棠晝永迷青
野芳杜春深覆綠波兩地頗同多枳棘九州何處奏
絃歌唯應知己情難捨早晚疎蹤入薜蘿

海珠寺送黃提刑

風行五嶠過三山又得趨庭未是還天下望公知己
久朝廷求治亦非艱波澄番舶鯨鯢靜筆倚巖壇草
木閑瞻戀清光惟此夕月華休下海珠灣

次韻答河源鄭侯見贈

千古高風一日還
摩挲塵眼對清顏
且煩元亮爲彭澤
終使羊公重峴山
渤海未容蠡辨測
女蘿猶許兔絲攀
勞君乞與山陰譜
借取仁言此諭頑

借前韻贈韋博士

曾有靈丹熟九還
刀圭能駐世人顏
盤開苜蓿先生饌
書對神光學士山
席上令行椰酒急
袖中香散桂枝攀
英才滿座霑時雨
莫信昌黎道鱷頑

又借韻自賦一首用呈諸公

纔到炎方便憶還
空吹遊子劔前顏
窮秋陽鳥遵遙渚
短景浮雲出故山
開被放衙星未沒
推窓觀海日將攀
諸公總是藍田璧
不棄他山老石頑

答張掌教再次韻

泮宮清寂坐齋心
風閣微傳絃誦音
善價未能酬美玉
佳篇重辱惠兼金
窓中遠岫浮青靄
門外虛塘卧綠沉
擬向清風明月夜
飄然來此共披襟

送張掌教致仕歸臨江

青眼摩挲醉袂分
那堪客裏別夫君
風情好似陶彭澤
官職常如鄭廣文
渝水晚沙眠宿鷺
蒙山老樹暎歸雲
虛堂索句昏鐘靜
宦海潺湲想未聞

祝氏集畧卷第七

祝氏集畧卷第八

近體

寄李刑部子庸

夫子道中庸誰言世不容
山河開正氣江海辱高蹤
竹素期千載梅花又一冬
永懷金玉韻無計久相從

送朝言邑博

萬里我來逢益友三年君宦失嚴親
歡中未料忽生恨客裏那堪更送人
夜雨湘江藜燼暗秋風蓬嶺桂香新
浮雲聚散何須問閣鳳臺鸞看致身

送連邑博

一紙除書下越中遂行吾道遍西東人言師傅如君
少我喜 朝廷選士公卓犖松筠饒晚翠芳芬桃李
滿春風峽山寺裏猿聲切莫使相思夢不通

送張大參 允敬

五月炎州拂袖行蠻烟瘴霧漸身輕鯨波挾颶高如
許歸看澄江舊水清

廣州贈龍鴻臚

吉水龍夫子論交歲月長屢啣 天子詔二使日南
王卻餽舟無寶畱題橐有囊疇盃海濱館遠意共茫

茫

口占贈徐聞令

作邑濱南海銜恩下北宸三吳非異土千里亦同寅
說到襟懷舊傳來耳目新無因便投轄欲往活疲民

廣州旅舍有懷提舉醴司王廷輔

陽羨山中王右軍祓除塵土擁清芬高情官下澹如
水令氣座中和若雲前輩風流今漸少平生襟度許
平分一回聚首一歡樂不向天涯歎離羣

為王提醒醴索墨

客居偶乏墨然亦不能作好
字左右或有新安下品戲以

一絕句求之
王義興人也

荆溪麝煤重似鐵嶺外羊管弱於綿婺州偽劑宜惡

札且望分來用一年

讀河源鄭明府公牒有感

讀罷昌言耳目明頭風雖愈涕歸情海南潦倒江南
客強飯看君作太平

寶應衡君公式授宰番禺在都諸君為燕臺
春餞之什君至粵出示允明倩為補賦

皇都日日敞離筵夫子分符嶺海天見面謾詢為縣
譜觀詩遙想過溪賢院樓桂霧迷蠻堞空室秋濤雜
管絃我願 君王明萬里豈宜重詠北山篇

贈鍈生殷邦寧

沔陽夫子有佳孫四載花齋侍藝文合江亭下別我
去望眼悠悠逐暮雲

贈安愚柳大中

章甫玄端行秘書穹窿山下竹林居滯如玄晏道不
遠愚似龍城樂有餘皮几丹黃朝缺雜烟窓缺素夜
燈虛人間幸有雲龍遇慚愧無因屢命車

次韻郭令虎丘千頃雲夜坐二首

峯頂雲擎塔門前路接城到山先見寺近市不聞聲

弔古身逾幻憑高酒易醒元借此韻竒中更竒處風度縣

樓更

登山向落暉曙色又熹微不到上方寂安知塵境低
元借池星輝 國劍松露暈朝衣民事憂方切陶公
莫謂非

遺安堂

何物堪將付子孫襄陽龐老有遺言唯畱三寸鋤頭
澤與作千年葛藟根幾見危機生白屋未容高枕在
朱門公侯復始人間事只恐菑畚笏綬存

程忠壯公後故云

喜友人過訪

友居西閩門

每尋雲外信喜見案頭題鴛鴦吾當北蛾眉今在西
風開橫海翼霜勁踏秋蹄二十年來道華顛幸不迷

贈杜三表弟

原

中表大郎心似水通家老弟氣如雲平流淺瀨知何
用五色光華佇看君

和孫二育九日

霜力稜稜酒力禁卧遊終日似登臨青山不負謝公
操黃菊頗知陶令心清觴細茗成賓主短髮長風自
古今晚步從君聊戲馬亂峯深處一猿吟

贈觀

不知身到轉頭年性子觀來已洞然鐵臼藥寒和月
搗蒲牀脚暖踏雲眠歸期笑計鉢衣石定裏閒遊寶

復天要識來時同我相一般門外水中蓮

贈楞伽院老僧

庭前栢樹手摩挲世壽寧如釋臘多何物與師相伴
住楞伽山色石湖波

贈道士二首

龍子遺將海藏方換除煙火世間腸三花樹頂千秋
雪七寶宮中萬杵霜瓊管綠簫通廓落碧文金檢佩
琳琅松門晝掩煙蘿合獨在峯頭侍紫陽

大道於人自不賒未須終歲學三車雲開笙鶴延真
馭指繞風雷辟衆邪玄牝谷中金母室至陽門上玉
皇家懸壺滿貯春消息紫陌任彫千樹花

送萬壽恩住持磧砂

東郭名區號磧砂主持欣得大方家苾芻不礙旁牽
蔓蒼筤能開到處花玄鑿杖頭酬象馬歸宗拳下辨
龍蛇真經古集充三藏願假繡尋助五車

送僧還山

十日雲封石榻閒偶然飛出又飛還送師便擬依師
住想看梅花欲滿山

送洽住天王寺李弟請贈

權姿妙臘氣翩翩應世機鋒自穎然修習久棲三寶

地主維新屬四王天高臺曠苑宜舒嘯蒲座香牀好
息禪我爲青蓮李居士揮毫題得壁頭篇

送謝幼和分教興化

芹宮二十春經術重同人月旦先諸謝風流向八閩
草塘應入夢荔子且嘗新最是襟懷古諸生喜飲醇

送蘇瑾

柳枝不折折梅花帶去吳中舊物華白雪黃雲迷鴈
影片帆明日是長沙

和吳文定諸公聽琴聯句

座有嘉魚腰有琴今人高會古人心已聞古奏來盈
耳更綴華篇作賞音聘魯雅評猶可識在齊餘韻寶
難尋廣陵不共嵇公絕響逐兒郎鶴在陰

靜女眠春曉

陳月元非璧荆雲本是人抱衾辭永夜失枕卧嬌春
嘶馬應南陌流鶯在北隣城隅如可俟無事夢含顰

閨懷

靜婉那成寵嬌燒枉自羞秦娥簫已冷湘女瑟空留
噩夢疑雲雨靈期忌女牛未禁風綽袂無奈月當樓
蔽膝強含意琵琶不識愁知誰同薄命心欲爲通謀

無題

強笑爭禁別恨牽病容憔悴性依然梨花小院留人
坐羅帳燈昏夢二年

戲題秉叔燕月之什 二首

一飲瓊漿骨不塵五陵才子筆通神簾前隊隊紅粧
坐誰識當年姓沈人

無限香雲不斷霞鳳凰臺下謫仙家丹山碧水桃千
樹不遇劉郎未是花

秋夜曲

明月深穿轆轤井蕉梧戍削藏石影房帷螢火入還
出綃被輕圍明玉冷

浩月

玉田金界夜如年大地人間事幾千萬籟蕭蕭微不
辨露繁霜重月盈天

秋宵苦雨

井上梧桐閣上鐘林間烏鳥草間蟲與君盡是淒涼
伴若伴愁人最是儂

錢園桃花源

落英千點暗通津小有仙巢問主人狂客莫容劉與
阮流年不管晉和秦桑麻活計從巖穴蘿兔芳緣隔
世塵只有白雲遮不斷卜居還許我為隣

菊圃

高情別自有風期愛是霜餘露後姿靖節以來知者
寡天隨而下舍君誰誇奇直欲盈千品寄興何妨只
一枝閑處若能為續譜也堪書尾附吾詩

月潭

南溟分取一泓開便作嫦娥玉鏡臺魄漾虛金澄萬
有光寒凝碧浸三台蛟龍且抱明珠卧蟾兔能將桂
子來平奪霓裳與雲錦却憐博望乏仙才

謝道士竹鶴齋

仙房深鎖白雲間君子胎仙共一山千箇虛心雍伯

玉一九浮頂葛洪丹瑤臺霜瑩簫聲迥珠闕風微羽
駕閑我欲移家雞犬畔只疑靈境未容攀

梅隱居

平生不識人間路萬樹瓊瑤鎖竹關剛為索詩城市
去杖藜今始出孤山

贈鐵柱宮閔道士

號明谷

筍為冠子鶴為衣鐵弊雙鞵只欲飛知白自為天下
谷昏昏默默是玄機

南浦驛送周訓

放舟南浦草萋萋子又東流我又西怪此豫章城上

月清光千里共分携

題葑門外馬生東谿

吳城三面水爲州郡郭東南一派流羨爾高居占清
勝更東東去是瀛洲

贈江陰方達之

嶺嶠經年未得還勞君光彩照塵顏故鄉自有珊瑚
樹南海何曾見木難

簡楊三

不將黃土點心曾六十年來氣似龍竹塢霜寒青鳳
峙芝田春暖白雲封各看明月同千里共對梅花又

一冬吳水吳山休負約酒壺詩卷日相從

金陵送徐子昭

闔門雖不遠白下忽相同仲氏金蘭契徵君木石風
抱琴登蔣阜拖杖吊吳宮擬下陳君榻書囊又向東
故相延陵文定公孫仁冠弁竊喜爲詩亦以

遺之

四海吳夫子成人見冢孫禮應先雀弁懽滿及龍門
紫鷺非家瑞芳蘭是國根便看瑚璉就觸目有師存
見月

我后又何處重光如舊明連當三夕見喜似百年生

常儀恒在御義輪日代行莫教巫女妬淫潦復縱橫

贈張卿

太僕
閣夫

諸侯嚴敵愾 天子極酬功
進秩三階重 提兵九郡雄
簡飛霜氣白 劍繡血膏紅
還應一匡策 緘在皂囊中

賀湯弟遷居

與爾為中表 嗟予多別離
稱觴看鴈翥 遷木指鶯期
杖策時當過 停雲不用思
加餐更相祝 行復入京師
山行近白雲 泉有遙呼於
林屋乃瘦石 大叅也適受
風歸急不得往 抵舍疾甚少
間馳

懷得句奉呈

小車芳徑出 金山瞥見仙人
水石間後客 應推先客主
行雲不及定 雲閒煙霞自
熟孫登嘯 笙鶴應啞阮
肇還想有題名 燿丘壑可能
鏡我共蒼顏

壽徐瘦石大叅七十

邯鄲枕裏了功名 安樂窩中盡
性情瘦石煙霞無盡藏 小山
雞犬亦長生 雲間彩鳳啣
金簡花底青鸞度 玉笙我是
橘中同奕者 定騎龍尾共
瑤京

題徐子芳秋庭

孺子閒居與世忘 蕭蕭深院
暎虛堂 露溥玉榦桐孫

長霜飽金丸橘子香白板挂願迎灑爽素絲橫膝答
清商知君不是趨炎客長嘯一聲天地涼

詠梅雪

閭門佳麗錦為城中有仙人降玉京羅嶠有花花解
語姑山若雪雪能行穠如桃李先留素鄉自溫柔剩
得清小室維摩喚天女鬢絲相映老卿卿

挽都良玉

曾為瓜圃平生傳今讀東陽哭死詩彫謝不禁前輩
歎風儀長繫後人思林猿驚上新華表鷗鳥來嚙舊
釣絲軒冕知非公素願鳳毛方占上林枝

挽沈材廣

當年校藝每同君長羨昂昂鶴在群半點功名骰子
選一時聲價戰場文空齋老菊啼秋露高塚新松起
暮雲人世漫哀冥世慰滿枝芳桂散華芬

挽陝婦人

其夫商
吳乞賦

豈謂中途失少君斷琴殘瑟亂紛紛梨花寒食夫君
夢知逐秦臺幾處雲

壽陳叟

渾然風氣在丘園陽抱山前白板門得得鉏頭三寸
澤悠悠葛藟百年根旌旃不用來天使軒冕難辭出

子孫還記三稔蕪七秣壽鄉無日不開尊

壽王貞齋七十

十霜相別又相迎只是當時一樣清天上選仙惟在
善物中多壽必由貞鄉賓近受邦侯禮家瑞重看子
姓成知道洞庭波不竭年年釀入紫霞觥

謝道士挽詩

雲房覆清址猶自鎖虛寒耿耿鶴一隻蕭蕭竹數竿
友人留藥餌弟子寶簪冠欲續周師傳傳師與衆看
月槎

老夫欲問廣寒事只欠扁舟度海雲聞有月槎須借

我授來靈訣卻傳君

松壽

葉翁武功鄰家有高松公爲題松壽扁今翁已死其子持卷乞詠爲作二章

陶暹曾蒙元亮撫君家今辱武功題護持長使松無
恙桑梓清陰百歲齊

手種長松已合圍翩然騎鶴海天飛月明露下虬枝
冷不見人歸見鶴歸

海槎

老枿飄搖渤澥濱偶然飛上卧閑身衣霑織女前裙
水石訪成都賣卜人九漢珠璣光奪鏡三壺宮闕氣
如銀知君半是神仙骨携我明年一問津

題人扇

扇功本在驅炎上不似屏風只好看
算得題詩真拙計卻供雙眼失清寒

鴉

日中燻得羽毛纒強効忠來誰願聞
四十頗能知學易眼前消息不勞君

竹

淇園一枝春雨足渭川千畝秋風高
先生青眼對君子攔落吟鬚如鳳毛

水仙

罷散天花下紫壇露橫秋袂水鳴環
凌波欲接君王去又恐繁霜不耐寒

芙蓉

賸重清芳却恨遲詩人曾費幾多詞
春風無限無名草莫道芙蓉不遇時

含笑

如臯未射息侯亡不作梁家齟齬妝
春色晏然花事好肯將烽火誤君王

辛夷花

春叢紺碧雜殷紅不受中書舊日封
羸政少恩君幸

免年年何事只書空

芙蓉兔

霜寒玉線亂秋衣
葉重花深草氣肥
靈藥更無人肯
餌素娥應道不如歸

銜蘆雁

歲歲隨陽計秋風三尺蘆
上林光景好不見子卿書
和日本僧省佐詠其國中源氏園白櫻花

剪雲雕雪下瑤空
綴向蒼柯翠葉中
晉代桃源何足
問蓬山異卉是仙風

牽牛花

藥品能攻疾花名強效人應無
渡河想且免服箱辛
殼綻金鈴子苞舒碧角巾
步行騎水牯欲覓了無因

鸛鷓

長枕三郎作頌時
桂宮蘭殿重含思
寧哥可是知人
意小院梨花玉笛吹

鸛鷓

利口如錐豈利身
名題越調耳常新
莫教輕與人將
去又遣金陵枉殺人

宣宗皇帝畫馬圖

昔日宣皇履至尊
堯章煥煥滿乾坤
三千在御均

承寵一匹靈恩便不群馬法盡來空地類龍圖呈處
是天文丹青不逐烏號去從此房星似掩昏

家藏劉松年小方

暗門終日瘴煙霞寫得東南處處佳湖上煙波志和
宅山陰風雪戴逵家老僧引澗穿新竹童子和雲掃
落花揖客入門如有影石墻松蓋夕陽斜

家藏李興宗毛女

寶瑟無絃尚自隨秦聲那復記當時山頭剝棗分猿
喫雲裏巢笙喚鶴騎見說劉郎驅項藉空勞徐市覓
安期華陰萬樹長松葉却笑君王未得知

小米山水

襄陽松潘未曾乾十里瀟湘五尺寬樵徑不禁苔露
滑漁簑長帶水雲寒澄澄僧眼連天碧澹澹蛾眉隔
霧看恐為醉翁當日寫平山堂上雨中觀

家藏高尚書松陰落澗圖

倚壑高松一萬株拂巖飛瀑灑巾鋪白龍隱映蒼龍
舞山氣虛蕪水氣濡淨壁沈沈懸瑀珮空堂隱隱奏
笙竽平生負得匡廬約幸拜尚書賜不孤

錢選水仙

八斗才中畫洛神翠羅輕颺鞞尖塵雪溪老子真能

事更比陳王寫得親

子昂小景 五首

春山雨新沐掩靄結濃綠一葉金芙蓉粲粲迎朝旭
漁舟何所至兩兩鏡光中公汭沂春漲更喜天無風
江亭小於艇松子落滿頂盡日無人來流水抱虛影
晴陽破嵐暝水色當春和如何異人境而有樵者歌
隔塢有絕壁蘿扉對山開客子何爲者能入深山來
吳鎮小筆

樹欲化龍先帶雨泉將歸海已如濤直恐化人移幻
境莫誇墨瀋與霜毫

戴文進小幅

峭壁遙撐落照危蜿蜒曲隴繞脩陂前頭徑轉峯回
境說與時人定不知

沈徵君遇小景 二首

藤花垂露媚蒼龍山靜嵐深草氣融紫褐玉琴空指
點白雲樓閣鎖重重

淨壁虛亭楊柳青闌干白袷午風輕披殘一卷黃庭
訣不見人聲有鶴聲

邊文進翎毛

來禽畫眉

巫峽朝雲隔翠波仙禽無柰晚來多風流只愛張京兆日日章臺走馬過

櫻桃白頭翁

的歷丹飴妃女唇含來名重不勝春栢梁臺上劉郎老斷送因他郭舍人

爲朱民部題陶成水仙陶即其婦翁

帝子不沈湘亭亭絕世妝曉煙橫薄袂秋瀨韻明璫洛浦應求友姚家合讓王殷勤歸水部雅意在分香

題徵明畫

蒼幘滄沈霧白氎垂虛泉歸帆信流水萬襟同澹然

徵明畫草

光風輕汎綠迢迢氣暖煙和未盡消想得美人簾底坐月華斜漾翠裙腰

徵明墨菊

凍硯呵寒下筆遲鬚眉幻出陸天隨知君繞指冰霜走更把冰霜吐作詞

堯民小筆

隱者高居不在城閒來搦筆寫平生藤枝策策從何去葑水東頭吊古行

金山圖

昔年曾赴海門潮，獨向龍宮吊寂寥。
窺席寒風不成夢，老蛟一夜獻瓊瑤。

小景

濃雲壓嶺雨初至，密葉障林風更多。
只有漁翁能了事，一枚圓笠半肩蓑。

題何大叅菊花圖卷子

花有仙靈筆有神，化權終不在陽春。
一般秋色成千品，前度桃花卻後塵。
誰信珠璣顏色好，獨憐霜雪性情親。
菊詩萬首從君選，未必微篇愧古人。

戲題子畏墨竹

唐郎寫竹如寫字，正以風情韻度高。
我解平章不能寫，未曾分得鳳凰毛。

胡馬圖

駿骨千金產名王，萬里歸風煙辭大漠。
雲電赴皇畿，立仗容陪舞從龍。
敢假威此來空地，類首藉近郊肥。

省耕圖

老農真我事，何敢笑樊須。
植杖芸苗處，伸眉納稅餘。
鋤頭三寸澤田舍，五行書飽飯高眠。
熟朱門未必如子儋，畫梅。

子儋屋潤體復胖，寫出冰花朶朶寒。
何物指頭能爾

許元來鐵石是心肝

琵琶士女

馬上明妃萬里行
四條絃裏斷腸聲
如今纖手朱絲底
不唱離情唱合情

佇立士女

非緣望遠上秦樓
楊柳依依翠陌頭
畫就遠山調錦瑟
最憐夫婿不封侯

題畫二首

白雲媚蒼山寂寂太古春
窅林薄中一區宅無鄰
揚子坐清靜閉門了玄文
兩生勿輕過惟通問字人

又

季冬雪重積十日奇寒
沍咽啾聞不聞葱蘢失其故
客子欲何歸中林猶獨步
幸有蒼蒼松為辨去來路

道士鷺

曾從老遠說遺經
淨影堂前幾歲聽
未必右軍今有筆
莫將容易換黃庭

絕句二首

忽見銀河水倒傾
森森毛髮不勝清
悟來只在空山頂
臥聽松風夾雨聲

寒光交逗眼蒼然
半夜人間別有天
想得非仙亦非

鬼四山風雨擁孤眠

雜題畫景

秋浸具區天地寒老崖垂脚怒龍蟠
仙人夜半騎龍去木客潛窺古竈丹

又

斷崖橫截傲崇岡風葉滿林斜日黃
十歲采薪多伴侶不知翁子有他腸

又

江曲柴門日自關夕陽舟楫斷萍間
寒流遠近長如玉流過漁磯便不閑

又

五月江湖風雨多釣磯平沒夜來波
深林中有揚雄宅莫怪時人載酒過

又

雲母薄梳青石髮水花肥點碧荷
錢樹根一坐空山老不許時人問歲年

又

赤城霞斷逗秋暉閭闔風高不耐衣
極目水天無了際先生何處朗吟飛

又

入初集卷八
三十一
滄合浮雲晚放晴溪山相照寂無聲不知問字人何處門外孤舟盡日橫

又

面面青山曲曲溪流雲易度石墻低苔生任把門蹤合鶴返容教樹杪棲

又

瑯琊臺頂太山杪我欲去登須御風稽首東皇拱雙手金烏高捧一輪紅

又

爛銀盤圓一千星白玉髓噴三萬重老蛟背馱龍女

泣百斛寶珠拋海東

又

霞捲夕陽天外天抗風踈柳幾枝偏拋將濕網坡頭曬且旁網邊乘醉眠

又

暗崖懸立玉龍飛怒蹴層冰萬馬齊半夜哀音和空谷愁翻木客喚猿啼

又

玄文草罷坐川湄川與心同清靜時此地可忘新漢事莫將容易與人知

又

溪橋回轉鳥聲微杖屨蕭蕭兩布衣不是耕夫出莘
野秋風落日採薇歸

又

老石空林了此生一江秋水對人清扁舟若爲求魚
出莫向茆亭脚下行

又

柳風欺水細生鱗山色浮空澹抹銀總道江南風景
好從前都讓膏泥人

又

天空地濶偶相逢散漫寒流硯間松不用方舟細商
畧到頭岐路總難同

又

花滿百花潭北莊無人同出碧鷄坊因風竹葉浮巾
翠落地松花上屐香

又

寂歷茅堂草樹深隱居蹤跡杳難尋直應獨自携琴
去小答松篁太古音

又

覆有高林載得蒼石公木客可參陪山居事業畧完

具只是無人肯入來

又

破屋依依寂寞濱
千山頭白樹存身
洛陽縣令曾知否
香中有饑吟僵卧人

又

闌屨寬袍頂不巾
天和拍拍面浮春
橫拖杖子前山去
知是人間不吏人

又

秋水浮船五尺深
也無情事到謳吟
十年蕩槩無人問
却有飛鴻識我心

又

溪林元不擇人清
自少人來向此行
若使行人多此處
謝安何必有高情

又

巖谷空明溪水冷
高人據梧目若瞑
行留坐卧都不省
短髮長風弄踈影

又

桃花柳花覆春洲
燕兒魚兒迎客舟
青巖白雲紫翠嶂
虛橋小浦回環流

又

吟詩寫畫似參禪不向他人被裏眠生公堂前點頭
石天平山上白雲泉

又

曾到和寧市上來江山滿壁照人開都輸此幅丹陽
景回首煙花暗鳳臺

又

柳娘標格重經眼玉屑珠塵滿扇頭彷彿和寧街上
見桃花楊柳障春羞

又

晃玉搖銀小扇圖五雲樓閣女仙居行間著箇秋香

字知是成都薛校書

又

一溪流水半山雲山桂綿綿日夕芬莫言丘壑藏名
姓高士他年自傳君

又

落日採薇歸蕭蕭兩布衣爾來人采少春雨長頑肥

又

靈巖好箇景鑿得不成山人自要頭白山頭也會斑

祝氏集畧卷第八

祝氏集畧卷第九

古體

篤初

歲時月日維初君子法之作篤初

維弘治元祀正月上日歲時月日咸肇厥初乃念之
匪物不初維篤乃完春篤初冬乃成歲朔篤初晦乃
舉月初愆厥理終則斲於戲匪天則然物理人道厥
攸同維言啓口維初篤茲嘉遠羞戎維行發謀維初
篤茲善寡悔基祉聽初注耳視初舉目情初動志初
向維克篤聽乃聰視乃明情乃貞志乃成父子初立

夫婦初接兄弟初聚君臣朋友初使初事若初交亦
維克篤乃親乃父乃和暨全於戲察首之形可以知
尾觀端之色可以知匹若木側本厥條曲若衣倒領
裔乃亂訓有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有初其猶不終
弋不有初終將若何於戲正其始百事理差以毫釐
其繆千里念哉維篤身其康家其永寧其無敗隳于
成

三詒三首

知性命則形物外矣存清虛則垢塞消矣食冲恬則
劬瘁忘矣堯去天下而天下不能以去堯堯之勤於

授時任人亦煩矣堯形不寧堯心孰獨寧寧者無侵
也舜禹皆得之而孔氏尤執要諸屈曲四海頽用群
君其不能忘堯之煩乎曰聖人廢心而用形甚哉孔
氏之握樞邪廢心詒

天下孺孺畢力而趨日月徇情山川易居茲黑頂者
之務弘哉愈執焉而勲名是出出者則必執之尤等
其力而出者是權故慕愈出者愈執其究也死生以
之噫勲名之損天地亦弘哉吾不能出天下胡得不
執也本功詒

尊卑恢恢惟物之宗燠之悉凜凜之悉凜其奚能束

之尊卑不違常尊卑之宰以時也我何以違時爲哉
將違之而卒無違厥自昧諸得可違而違焉以是售
戾咎其身卒無違古與今之貽詆於世者多矣吾幸
有聞焉厥微昧諸 宰時詰

達旨

夫氣命分於化元情性顯於形骸法制拘於時代分
者不可易顯者不可移拘者不可越參錯枘鑿不肯
苟一茲古今之生得失之繇以生邪吾生抱虛圓之
情麗危塞之命拘感隘之辰攬寧攀拳其何由以自
遂假令賢聖當之廼以無累僕則安能夫命匪強從
從乎理情匪強徇徇乎正世匪強畏畏乎公若是而
已噫知我罪我其在茲乎

夏后氏之圭

晉人躬稼得圭焉而玄縱當今尺三寸八分有四釐
問諸人不知徧稽古決之曰夏物也籍不聞有他玄
玉蓋伯禹既地平天成告功于虞而錫焉今復出豈
庶人敢私其貢諸朝朝命審于有司有司曰是良石
然而玄不敢決爲玉抑棄之又不可忍實諸雜良石
閭晉人憤將葬沈之海岳或曰子固矣逢時雜良石
猶少用猶公物也亦有以文章由礫俾葬沈焉不益

可痛夫晉人曰然頰首再貢諸朝

歸範

天垂範聖人陳之遷之而非範範以庶民既富方穀
富疇曰福則富穀之徵也與時二物者恒相違焉昔
今之談類惑乎是又至於不自己達者激鄙者力不
肖者賊其究至底于謹民寡良世多厯誅辟繁戈甲
興咸職乎是吾亦不知所執焉夫富以吝吝非穀而
富術矣以凶凶非穀而富術矣柔乃吝疆乃凶凡爲
富者視其力柔疆以二道得之二道非穀而富效則
其於範徵也且柰何哉豈聖辭固枝邪嗚呼是其非

富也守藏而已矣古之謂賄虜其是已夫與其質氣
精英產之不繁也而與寶之得焉而爲之吝斯天之
藏吏也固亦無深譴矣凶之兼也亦吝故亦或免嗟
乎屠坼傷毀撮撮焉裹囊諸與室堅篋妄號曰印富
云耳奚其富積倉府庫共神祇祿士吏理烝人入而
出哀而潰曰萬乘之富等諸侯卿大夫而下之每然
也斯不亦富者而穀者乎雖不得以彼庶氓以校諸
上焉者範理一也嗟乎印士也則烏得以不富吝穀
以彼藏吏者而惡之

公孫暉伯爲銘

燕陵之役公孫暉父北焉夏四月庚辰歸自燕陵遂

愆于昔為銘于玄籟

玄籟琴名

初公孫大父聲于荆其二世昭沈隱而穎利公視之
尤曰必緝聲暉孤過厥志為武十石射聯肘關絕陳
馳庸是四役都五役國將軍罷什伍驚頰北云嗚呼
弗逮北過之北過戾乎匪過戾過之哉過之哉無忘
緝聲

探贖

祝子三十四家蠱十年未復子往性岐氣亦貳若於
高明沈潛急紆弛張無顛度大歸不迷多昧小端莫

之夫逮茲浸果而敏曰允矣先師不惑匪伊聖程為
人大歸矣然而行愈躋千徑百慮往多迂則還之性
不可氣不可理與天道不可也而俛俛已廼沈思冥
求瞿然曰先師命人持履以詩書執禮論語其伴之
研時也則用易無過自天佑之有所指導矣大矣哉
天人樞平盍其求之曰探贖索隱鈎深致遠吾從是
探之夫易消長而已矣吾其消矣乎消之為卦也二
十有一曰屯蒙需訟小畜否蠱臨剝坎遯明夷睽蹇
損姤困旅渙小過未濟其為爻也不可盡稱其所以
為消者非六位柔剛膠焉者也有幾乎其中矣然而

有消之消者有長之消者有消之長者貞者消之消也利者長之消也元者消之長也貞冬也利秋也元春也長之長者此無事言之消長者天行也吉凶者人遘也夫天行而人遘之廼亦任之乎任之非苟任之塗行遇雨有犇辟之方焉方非祝祓也蓋吾亦有消長術遘消運者吾以消消之夫運之消長相挾也各二除消之消長吉凶悔吝乃三其消凶悔故消消之方繁而其力倍重乃始可解消者消之也長者助之也吉畧助之而愈吉凶悔吝畧助之而愈凶易曰出入以度外內使懼言消長與其方也夫焉得而怠

乎夫物必有消長消長有久近堯潦之初載消之久也其九祀之末消近矣又有倚伏初載之前不知潦也陶唐之道天地惡可不位也於是而識之非圓機者疇能之夫消長有久近人遘有蚤莫值其久則消之值其近則亦消之值其近則其出之也易值其久則出之難今有值其久消焉而不遽出則病乎天之難謀而怠焉非圓機而已矣吾之遘消也值其久矣夫夫焉得無出期蓋未央也初蹈世也而適值之比其出而之長也殆將老矣故其愈躋而迂也此也故其為俵俵宜爾也洎乎今也探而獲之也則皦然謚

然蕩蕩然而已矣奚其喜愠之有乎故夫遘長消者
其亡喜也亡愠也乃爲任之唯助吉消凶也其方力
不可缺已昔者遘之而失方力也者衆焉以興滔天
之釁而鍾赤地之酷不可盡稱皆不探之過也陳圖
南亡此則馮缺二也虬須客亡此則劉黑闥也故一
遘消焉其即消之消之則爲方與力爾不知其久近
也不可以爲即出也以爲即出而恃焉而弗修且守
是亡方與力釁酷之所生也故方與力應懋期不可
遷也或應久而吾生已焉則亦終焉而已矣子淵是
也嗑子淵且爾而有於吾也乎

耻僞

祝子在京師將歸謁玉賈沽珥爲總冠賈示三四輒
下後因示絕瑜者祝子望之稍駭何質理文澤追琢
工至是皦然白虹如也若誠故韞也胡弗夙以示誣
其賈瑜直也祝子語從者誠瑜也宜若賈然吾固駭
之賈愠塗之客以珥薦數十視其工鈞也色鈞也而
輝不虹若矣祝子審之客曰公取其能冠公耳抑吾
固弗執其爲瑜若砮也而公又奚難焉公且售吾又
將益公者祝子甘其辭又因以爲利并市焉歸示察
玉者悉砮也於是弗能稱其冠并冠廢焉終日自耻

眩於利僞者而失其不僞者以為冠羞

晉侯弗政

晉侯弗政范文子驟見晉侯酈弗罄亟見曰何范文子

曰三鄙有縫并焉敢以鳴晉侯問左右縫人報乎曰

不君曰不也范文子曰會也以無縫人報也而鳴若

縫人報也則焉用會晉侯曰將厲師飭乎問左右曰

君亡令焉君曰未令也范文子曰會也以未令也而

鳴若令也則焉用會晉侯弗悟范文子老明年燕人

鄭人衛人帥師伐晉

衛侯好內

衛侯好內求國中女未家者備後宮將以嬖易媼治

易魯幼易長令國人出女以相屬諸子魚子魚徵國

女非納禽若外荒者咸至獲其尤若干誠國色也拔

之將以獻子瑕以女名若干謁子魚子魚召女女裋

服以徃子魚矚之微嬖謂子瑕曰其嬖也殆弗吾拔

者若也子瑕曰瑕也幸比於君君之志衷吾之腹吾

不察其好哉抑古人有言唯色異愛玄之予哲之棄

也子又惡乎知之子魚曰諾遽遣拔者而以瑕之黨

上諸公公曰子勤矣雖然新女也視故且幼爾其嬖

將弗越焉子魚曰國之豔悉是矣抑君之比臣瑕共

焉君寔好瑕而又好嫫媿將不好君之好俾君獲好以締其好乎公曰諾入之已而知其皆犇婢也遂擯之并魚瑕君子曰衛君舉女弗命瑕命魚明也瑕之薦媿懼以妍易其身宜矣抑魚胡弱哉君克三易之君子於是乎猶望衛治也

感游

歲丁卯正月閏一之日祝子東北游越六日跡極東海擬縱大觀於時春雨如戲輒施而輟輟而施不可以陸夜艤隄下無一人同談者噫其去於吾師之浮也幾何哉昔者大道之行六總八達弗越今四渤矣

余此究南東且將北走燕堯禹諸君之所營而又也如斯而已矣仲尼遑遑乎其中不能百里五十里畢趨焉苟得不五十里而將皇極之侑建今誠得有司以舉諸吾明明后其力及域中可百仲尼地仲尼百無能今一而過之行之易於聖人也如是余胡爲乎不行之嗟乎吾獨不得泳沫泗津焉懼耳域中之弗濟胡余之辜嗟乎務道者辜汲出而瓶羸焉今去大瀛不能里而伏三尺剡木蓬底仰汐而歸是力之辜也哉噫幸毋辜務道者云

測玄

客諏雨霽於瞽史盥而咎且嗤焉繆矣哉愚則焉知
天道察所與昏止撫躬占氣恒可以閉戶而識天下
後且暘潦凍暘以然不縣繆矣嗚呼物病癸亥甚矣
蓋畢歲無十雨然吾察之歷一祀中暄涼暑溫厥候
最貞以著眇眇侵交換遷變漸無所戾辰刻間也其
為恒暘獨且柰何哉貞為自貞恒為自恒厥情皦如
若話言示之者噫謂之難謀而亦可探耳奚惑為夫
人之相接默而得其情亦十九矣言其誠也如以偽
彼此有一而敗無爽矣又孰疑肫肫昊旻者云哉無
必偽建意之謂偽天之意隨而不建

七悲文

吳郡祝允明謂悲非丈夫氣使氣而夫則已矣茲其
非夫而非自克者寧能無悲者與聊以其大者件而
文之不及爵貨者非氣也

悲道

噫鴻靈之解一而萬也繇豐趨滴氣將人紛世逐人
移斯秘也其遂無完期邪而又誰其停之乎尼丘東
崩雙林西槁明神靈真浮游乎六宇儒墨名刑條樹
乎千門雖夫霄泉曠域然而旦莫萬古矣吾胡為乎
傷心哉日月星辰黃道開山河大地經九垓蒼衢曙

沈沈皇羲安在哉振古迄斯今吾氣一何悲

悲志

孝順洞穹壤忠精裂山岳萬善宅其一躬千夫的其
百行日月出而幽部發清風吹而煙霧消化物與春
澍均濡肅已將秋霜並烈河流之貫夷夏萬折必東
黃金之蹈洪鑪百鍊不屈珠沉淵而豈暗玉埋泥而
愈輝卓哉往矣悲乎尼之

悲學

搏塗搆室謝享成矣炙鴉紉裳無廢師矣扶皇王以
定世贊玄黃於不頗斯術也可一日而亡于宇宙悲
乎而有絕邪覓之而遇其緒抽之而能繼擲而弗用
吁誰之過與

悲時命

旦將行游日有食之積囊欲買市闌已鍵霽暄無營
雨號駕白日犇走坐長夜九門穿達我行其野雖有
明日吾趾壯否亦厲之而已乎

悲余先

昔先公以政事言語擅由求宰木之科外祖以裁成
輔相躅伊周房杜之運動充社稷績振班序暨以家
室重獲蘿松廼事丈人人倫刑範誰有幸者云集于

斯悲夫肖邪弗肖邪振邪弗振邪

悲黨

自古在昔同生九區匪今斯今吾誰與徒登途闐然
閉戶席湍若夫遠追莘渭潛侶箕穎班堯廷而賡歌
升孔堂而請事衡步三古友于諸賢聯蜚逸鑣分華
炙簡固亦每接言笑互見肺肝又何必憧憧往來連
牀執袂而後謂之朋從者哉

悲文章

傷哉窮也斯文澌矣木落山澤堅腹殘絲敗軸高謝
委塵燕許長眠曹劉絕交檀左馬班之徒豈唯不心
并昧茂面余何歸乎餘霞成綺春塘草生山川出雲
采采榮木煌煌乎吾目兮

冬宵美月文

栗然而結沉然而斂媯然而附雲爲之隨河爲之淡
星爲之散辰爲之瑩天爲之曩暗人戚焉曠人適焉
豪人鬱焉靈人逸焉妙哉月乎宜行脩達升重樓登
高臺臨清川栖玄宮游精廬浮長江躋層嶠橫滄溟
凌爽風而超青冥可以怨可以觸可以興可以伏可
以笑可以哭可以絕穀

鸞鷲訟大鵬文

長兼鶴孔翠三百六十羽部臣鸞鷲上神鳳足下切
尋神州北溟都伯大鵬來自鱗位苟幻姦質廣翼洪
體橫加海內脅眩諸族同聲隨附而鸞鷲等文儀不
同姿性難合鵬輒狗厥頑凶妄被遮遏啾啾之衆有
嗾莫鳴以臣頗備禎瑞屬近德輝咸來剖愬臣恐傷
貞宗賊情難曲抑矧大明御代萬品昭鬯若此豪穢
豈容污黷爰肅登聞伏取進止

箴銘

三箴三首有序

余以禍福非聖哲所趣辟然有自召之者蓋亦有其
機矣士之機多由三者心舌筆也因各爲之箴

心

倏然而人智賢聖神而與天地均非斯曷存倏然而
物姦宄盜賊而作萬物騰非斯曷出人用斯殺我我
亦用斯殺人以逮其身人不可察而我可戒戒之哉
戒之哉禍福曰心

舌

倏然而譽仁賢智儒而游揚誕乎非斯曷居倏然而
毀暴慢鄙倍而憎遠棄罪非斯曷起蔑用斯殺予予
亦用斯殺蔑以偕其孽蔑不可察而予可戒戒之哉

戒之哉禍福曰舌

筆

倏然而褒華袞立朝而炙竹耿昭非斯曷操忽然而
貶象服黥臉而流污刀簡非斯曷典物用斯殺己已
亦用斯殺物以并其謫物不可察而已可戒戒之哉
戒之哉禍福曰筆

觀大銘

友人家去海里有半余欲觀大從而塗焉稍一往適
天澍地如姑睇洋以歸然亦得之矣因銘焉

沕沕渾渾融液道元氣母皇鴻蠢靈混含曠魄燭宇
合宮于淵三靈擁府萬有歸根滓為萊壺末為龍鯤
鼓怒于飈寒光太玄昔之觀矣方簡腐云今之觀矣
際漠窮垠卒稔于洪俛俛斯言七空微滋卷渤而還
勿失今海袖此文

魏公羅巾銘

趙魏公孟頫與先總管友密館余家時所留

胡為油油乎霽霽之青胡為纘纘乎冰蠶之經公之
衣公之儀儀先乎首其藏惟友而余是守守之守之
非其友斯焉取斯

溧陽侯廟銘

洮流淞渠崑嶠莫宅靈君屋祀赫不可斲赤劉之九

人綱載辟雲起龍驤通侯建績皇孫內枝中宗外戚
平臺舞陽光搖帝籍靈君承烈還肇漢室新封焯爍
溧陽改邑勝殘就地山河重襲君推道化通流沈溢
威而不猛寬而乃栗敬簡南面德留身沒淵淵邑思
即丘膾食於煌清廟川懷原翼喬林根著洪陰結鬱
天際翔屋嶸嶸暈棘麗藻井汎危鷗吻立殷丹流楹
赭綺衣壁臯門有仇胡人遙集龜聳鋪首蠶旋太極
薰蕪帛厚登俎逕藉蕭骨鼎炳黃流樽實神來燕娛
嘉生洽液願抑淶潦馮螭還職載拯瘼旱赫曦殺力
誅釋妄疾驅趙鬼役匪私伊公經祠罔息顯惠靈濟
鴻稱有錫行宮四達專祠靡易維此湖埭世守以嫡
振振其麗生我 王國載崇載嚴欽宣 帝澤載采
聲詩登被金石昭明莫私熙事闡懌卑生勒銘昭于
千曆

梁太府卿鄭公湖山書堂銘

莆之鄭自昭始由永嘉南渡家而墓于邑之鳳凰山
莆之學自昭之孫露始廬昭之墓因湖山之勝作室
其間與弟莊淑共學焉是所謂湖山書堂而露之季
弟當時所謂南湖三先生者也時在梁陳間露官太
府卿莊中郎將淑別駕邦乘國志咸徵爲其地之華

重今河源令敬道守其先澤甚謹以諸先輩紀詠書堂者示允明綴銘以歸之

莆邑之陽鳳凰之岡有斐君子冑焉斯堂舒濤泛翠華岑疊蒼蓀楣葑䟽蘭柱桂梁策有我書我緝我緝音有我琴我磬我鍾我有聖師孔姬羲皇我有嘉賓顏曾字二忠基孝階義路禮防水知山仁日就月將琳瑯在庫紋繡列房霄鳳覽輝霧豹含章既鴻以棲亦驟以驤流慶曷涯積實接芳秩秩河源閑闕有亢國寵方來家善彌昌文學矢詩鏡之勿忘詔百文孫日見爾墻

羅翰林墨池銘

天作高山下有沈泉昔公臨之染白以玄今我尋之清泔涓涓天地有文華于山川觀而化成菁藻以宣茲流弗匱公聲亦延挹彼注茲邦髦勉旃天命斯文孰後孰前何必餘翰淋瀝遺潘渙忍而後信其斐然者邪

紹興賜張魏公硯銘

硯質黧黑形圓尺餘厚幾二寸下作鼎足八背

刺云紹興五年二月一日宣賜臣張浚謹書又刻云臣胡銓家藏今為光祿華公所蓄

炎輝中明方召執衡入文出武光輔中興帝錫良石

備爾詞職告命四方膺公斯出圜體太玄鼎趾周縣
乾元覆物八柱擎天臣浚承宣臣銓繼保大猷日陳
誅姦有草星移世易閱歲四百有斐光祿尚古斯猗
山齋衮鉞文曜燁燁世守于華剛德罔缺

休陽孫氏孝友堂箴二首

休陽孫氏世以厚倫著曰子恭子純子義兄弟者家
譽大起時在前元學士錢仁友顏其堂曰孝友虞文
靖公輩爲之紀詠 國初繼有作者鉅卷完存傳至
彥達彥達生三子曰志仁志義志謀彥達卒三子事
亡父存母無缺孝而友弟不衰三子有子共七人三
子卒七人事亡父存母無缺孝而友弟亦不衰信乘
夷之共好而不匱之錫類也志謀子永正交予旣請
續爲前堂之記更請以孝友分著其義書而懸諸堂
之東西楹因爲箴以備其儆察永之後人

孝箴

於皇出物理氣總貫氣斯化生理惟楨榦黎人疑之
殊萬以條厥惟孝德主以司標綱紀秉夷圭璋物則
煌煌大哉三才之極孝友爲政有華我宗仰止德稱
作于先公高曾祖禰弘肇其先疇望以引子孫曾玄
三牲用養五致備事保膚揚名胡曰終始生死無違

妻子勿衰無曰不知神明通之武敏誕聖空桑孕靈
亦有悖夫狂言寄瓶聖弗可恒狂弗可迷非聖非狂
吾將疇依人孰無身身孰無自孝罔異法回瞻爾體
鴻波錫類濫觴因心箴人司孝敢告百男

友箴

藜藜有生蒸蒸日上其貴先民有言四海兄弟弼我群形
氣一而分豈無他人莫如季梟明明我祖政繇君陳
楣題之義曠禊日新今我孔懷既蕃以熾其蕃不一
其志不二姜衾孔厚楊箸日授手足互衛墳簞迭奏
伯曰善爾仲曰其唯叔曰行矣季曰後只魯衛厲政
鵠雁興思母內以梗母貨而移母曰聖過事非周管
母曰大異叔無醜短食紵彰譏墻閱垂炭在昔之訓
吾其敢墜我有螽斯則願其均其何效之不在我身
子以父師孫惟祖示箴人司友敢告同氣

重恩堂銘

簡簡伊氏望茲吳邦胚華育才索葉薦紳昔在先朝
勤勤少卿罄竭涓流助深滄溟中通于天誠我 仁
宗隸官司空待詔馬門 英皇繼志求舊耆成命職
丹符推榮勉恩皇皇大夫秩階斯隆臺卿從孫復司
邦刑 皇眷斯加錫封所生命服皇皇隆階還登所

生惟何曰溥紹方念茲澤沛委垂重重其重其篤其
豈苟得繫茲構宅 皇澤昭揭昭揭惟公惟感之彰
感之其酬惟爾先之忠其忠其致詔爾世世重重澤
沛 皇不爾棄小臣作銘是揚是厲匪伊之勸凡百
有位

宜祿堂銘

宜祿堂者實應未大夫家構也大夫字存仁自鄉舉
進士授鄞令以不畏疆圉迂執政移長陽三年有賢
撫按重臣直其枉聞 天子遂改江陵無幾以憂去
比除因雲卧不再出於時其長嗣應登以進士爲南
京戶部主事員外郎華實燁然次子應辰廩學官
是有斯堂之稱歲戊辰冬十一月七日君介壽六十
司封顧華玉甫倩徐逸民繪圖揭堂以寓慶長洲祝
允明從而述銘綴書其端大夫襟賦孤梗仕學咸卓
卓然且晏寬恬夷出處朗然

淮海渾鴻融育桀靈一家萃之先既滌源達于夫君
實豐華滋窮經類鬢發解京闈鳴絃海湄堅謹三尺
拔薤啜水開門卹兒寧迂長吏長吏憾君荆湖調移
江陵雄封綰篆缺守君徃攝司浩然施張故會稽鷄
嘯驚諸兒亦驚巡臣歸于本治比考績期巡臣曰聞

帝聞曰俞江陵汝為期月而可內憂來赴乃犇苦
茨旣祥旣除曰吾勸勤衡門棲遲秋山稜稜春湖瀾
瀾清風熙熙二子驤雲紫鵠蒼麟霄松玉芝戶曹巖
巖班序之光芳聞震馳乃作新堂乃作新稱福祿攸
宜歲在著雍龍在執徐眉年曰耆司封顧氏作此鹿
圖繫此頌詩君心天游君身天行君年天期維年之
崇維堂之寧百世之詒凡百祈年厥鑒于朱家國之
祺

植本堂銘

有序

茲谿姚氏植本堂者宋處士榛所構也自處士先四
世為太守嗣宗後十八世為今太守汀中間歷元至
于我明四三百年科第簪笏蟬聯不絕而世守先業
堂亦完存汀字惟寧為內相長沙公所取士自文選
郎出守袁州嘗得堂記於相君矣頃允明以貢士歷
事選曹袁州先生屬士也復倩為銘謹系之曰

惟天生物因材篤之彼懵于機乃自覆之卓爾先覺
重華之孫作宋邦牧史爍于聞邦牧居越雲樓有業
高閎言言以逮四葉粵惟處士乃徙乃築聯桂之里
新堂有作昭先啓後植本是稱淵淵祖德翼翼嘉名
維名之嘉貴稱厥實蓋徵于言相公有畢煒煒甲第

煌煌金紫有典侯類有教胄子帥幕節幹牢盆是職
藩參臬僉亦有令邑或董學政或梓程文士炙而淑
如雷室熏維此袁州世美之尤敷政優優譽通宸旒
式構于家式楨于邦乃柱乃梁閎闊無疆孰不有本
曾不思植孰不植本有艱嗣力斧斤日尋牛羊不停
或棲牝晨或蠹齧蟻有偉茲堂作者創之于百千年
奕葉荒之維此一心蔚若喬木仁種義培禮扶智沃
青黃之華經術出焉蠶絲碩果以惠元元洪根不披
皇澤方膏豈惟家華桑梓蜚燿灼于四方伊其來儆
有鏡者銘以勸茲孝

壽節堂銘

壽節堂者洪武中吳人都文信構以奉其母唐節婦
事見四明張中丞楷所爲傳其曾孫昂復請爲銘其
辭曰

皎皎夫人省元之孫柔嘉自樹世德斯甄筭歸于都
齊姜魴魚孩子八年睽厥元夫我匪楊柳折枝以稊
誰謂荼苦被彼霜腓風雨如晦杼軸不已曷食安味
曷衣解帶清冰直繩踰四十齡寔命不周義孰虧盈
乃鞠厥嬰乃底厥成乃心厥寧載見孫曾母節孔堅
七十厥年曷虧厥先申報厥延渠堂子構寧老于母

母曰汝孝予見厥考母子泯淪有堂維存誰其守之
有美曾孫彼二厥天曾不以耻有瞻斯堂而不赤泚
彼不赤泚人則唾之夫人百年士言播之天薄人厚
亦厚其來載輦茲堂宅天不涯

錫類堂銘

粵朱顥氏舉子理憂病幾狂送死勿有悔爰宅存于
茲署志錫類敬之哉表基以中維聲難居隳于隆責
備維賢備則從爾子從爾孫從爾子祚胤大降勿謂
天茫茫敬之敬之母忤于而宮

忠愛堂銘

猗昔鄒公爰宰通道宓琴諧響鐸錦蜚燿厥本維何
忠門有孝洛誦乃構式署斯效

聚玉堂銘

繫伯陽父古之遺友宅五同氣金玉維偶高記方歌
滕書無朽載焯于遐有赫新構

安雅堂銘

恭人淵淵宇成孔安甘節詩禮素履丘樊鹿門豹隱
梓里松閑永言逸居風襟朗然

尊聞堂銘

綽兮丘林高駕日尋多聞直諒左規右箴予其拜嘉

服行有欽躋于高明曾氏之心

受益堂銘

朋來貢思良藥交口何以承之惟謙乃受麗澤蒙潤
覆簣基厚以深以崇欽哉三友

靳氏祭器祭服二銘

器銘

正德甲戌歲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內相戒菴先
生靳公作祠堂于京江里第茂典聿建彛綱孔脩足
以法當時而垂後世既請少師李公記之維其祭器
之度不可不定乃質諸古訓參諸人情而為之式命
以今制者常薦而古制者後世以時裁之如其力
則兼設如此日或否則姑置之復俾允明作銘以章
示久遠謝不獲謹為製之以復于有司者

簠簋彛尊古制攸存吾先之生用則弗親盥疊壺醖
後世之撰維先之用式安且簡二器並列饌亦兼設
法象載嚴黍稷有飶今者用享是為常儀古者視力
儉或置之匪重燕器而俗之殉事亡如存古亦有訓
維禮從宜誠愛作基以授不匱百代如茲

服銘

內相靳公既為祭器遂定祭服之度自茲以往迨于

萬子孫凡仕者用今制祭服而三品以上去方心曲
領以下去佩綬遵洪武 詔旨也學而未仕者用儒
巾襪衫不仕者用平定巾盤領袍以義起也凡此與
祭器之式皆所以體存亡之心酌古今之宜而率無
違於禮者爰謂允明器既有銘服不可缺謹復薦以
辭曰

齊明盛服乃祀之敬維貴與賢其服斯盛奕奕新廟
京江有作爰及于服恒典有恪公卿大夫祭服是膺
降殺視秩具如國經儒冠襪士所固有平巾盤領
維庶之守端弁旣遙今盛維此承家奉國相君之志
志維孝忠格于靳宗維貴與賢傳之無窮

約齋銘

滄洲陸子曰偉良父署約齋陸子詞說履蹈服御未
曾畧紆侈祝子曰是反斂縮束大盈於至廉求可探
本量其益執匪渝馴至曾堂孔室乎刻齋銘
辯不滕口趨不盈武藏不得睹而忽彌宇瞻彼菉竹
尺之阻尺之阻其崇仞以數

固交

子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
朋友之交也四者不道所以合而友特言交意者亦

有謂乎僕謂朋友有以地勢合者矣吳之偃衛之賜則同升孔堂臨菑之玄齡京兆之如晦則夾輔唐室其初豈交也哉至如農耦耕工並肆商集市胥徒之共在官皆因而成類者也然朋友而已耳非所謂交也交也者志同趨學同道仕同忠川之達也或同防而並流或背向而各下豈凡水皆朋哉其縱衡相貫分而合合而分可以爲交矣木之條也或駢樹而爭喬或異植而互陰豈凡木皆友哉其殊枝而共本或別抵而連理可以爲交矣故必若游夏之學房杜之仕斯宣父之云達道者矣僕也獲友於君子也察其爲交非寡而不盡也雪川施君不以下體去之數百里肝膽一日而合直欲挽拙劣於符券爲千載友道中興其力不可以鈞斤萬千數計僕也何地承之雖趨也道也忠也不敢以企庶幾細水之貫長河柔蒿之附昂松乎欽膺之欽膺之以期平仲之友

理欲

事有可理可欲中節爲理稍過焉不覺侵於欲矣而猶執曰理則昧之咎與飲酒非非理也禮之共也禮理也人量不齊各極其節則孰咎夫理歟故雖玄聖亦特以不及亂爲節所云千觚百榼固無訝爾禮行

乎交際以敬物爲主則於用酒也寧不以獻勸酬酢爲具哉具而極也則不覺入於沉湎惑亂狂凶之囿以悖性殘道死其躬是用禮用敬以推人內諸惡不肖天病也孰爲敬哉尚孰曰用禮焉於乎舉曰敬曰禮曰惡不肖天病其聲臧否判然孰不能知之今始以禮而忽入於彼而不寤則何不類也若是噫則昧而已矣是一事理與欲接其出入交侵之際不察而肖天病之囿而終不知咎已也始畏之終而閔之謝元和有善飲聲余鄉與共酒亦必強之近年見其患眼知爲酒故又見其飲較舊大減亦輒醉知寔已畏矣乃不苛勸之而交從間苛勸者尚如故是不得此說爾余愛之深因書此遺之俾嘗置懷袖有如昔苛者出示之或能同此愛人以德者也抑治人者先治己余最受茲苛者故發之甚詳庶交厲助之元和以爲然否若未契於中此乃是醉後語當以還也

別鄭惟益語

存心莫若寬仁果行莫若義禮傳家莫若儉勤教子莫若經史睦族莫若容忍居鄉莫若廉惠作善天降百祥敢以獻於鄭子

安晚堂銘

安晚堂故都仲德所造與名也今其孫良玉且安焉而倩余追爲之銘余惟銘之設所以著前力而警將來大抵爲修己之方也今仲德已沒則雖摸畫其初旨亦空言爾不若即良玉言之之爲益也因命此意而爲之詞詞曰

昔公之安勞在安先功行效獲堂名乃刊今公已矣安乃孫子子功子效惟祖之似知安之自無忘其始而堂此名此少且老晚况之一人以世而評乃類祖孫子之爲功得之先人尚貽爾後昆貽子之子子之孫曾玄振振功益厚效益深此堂此名與世永存亦先人之心

硯銘

宣理言志褒德纂事惟吾言之勳載而行之乃在四君其勳不可遺已然紙也各受所載以往筆墨終期於盡欲章四君勳惟爾攸存石乎石乎日出鴻芬不匱于聞吾山齋之燕然

庚午歲吳祝允明銘
丹陽孫思和父硯

止飲箴

中以和神過則蠹氣睿哉覆杯毋作釀器

酒銘

噫嘻胡其德噫嘻胡其食噫嘻其志其力

小酒卮銘

器宜大茲器宜小佳哉茲器其宜寶

茗盃銘

紫腴翠濤皓盃玄槃我有嘉賓禮樂茲先

樽蒲銘

靜以觀德動以觀智孰智孰用猶賢乎已

書鄭生書房壁

學者之心貴近愈近則體愈固學者之志貴廣愈廣則用愈充如是則內外交進動靜不偏他日有為當

沛然矣

吳郡沈氏良惠堂叙銘

初沈世用醫守王宮聲于宋都梁之日國步旣頽臣黎從南沈事于越京而家于吳邦職借業存如岐雷道格于后功潤于庶君臣用孚高宗寔寵嘉之爲署書以賁煌俾侈于斯今以引于來其文曰良惠良以言藝惠以言績藝以樹體績以達庸體以精良庸以効惠乃降休命錫于厥家訖宋歷元逮于 皇明改邑留井承家奉遺式侈式引無少衰謝還益熾蕃其在于元曰醫學提領瑛曰平江路醫學錄彥才曰江

浙行省醫學提舉德輝其在于皇明曰太醫院御
醫玄熾于朝也餘莫之枚備熾于野也用醫也用儒
者弗存焉玄膺寵于仁宗尤熾其來孫出于厥長
嗣者五人焉醫熾者二惟津瀚儒熾者二唯注溢季
寔克二道以熾于野惟演演拱持先休夙夜慎恭懼
茲久或湮以隳謁吳外史氏明乞銘乃爲之其銘曰
佳我沈顯祖君職思又康道用媚宋一人岐相軒格
傲侈于天言于天書欽于承以暨于我敬之敬之載
弛于我子子孫孫永保于億年用休

史明曰凡美罔受而疆作之耻有攸受而忽遺者弛
凡先罔美而造之誣有而隳罔孝弗弛者忠弗隳者
孝忠爲教元孝爲天至成忠孝者辭永辭者物受之
演乃饒

祝氏集畧卷第十

論議

性論

今昔之說性者焚然角起而未肯以物證之而明也
人與物也高下懸殊其必有受斯謂之性謂之性斯
必有恒乃同也今夫物之性柔剛熱寒生殺平毒受
於是則恒於是故稼必生虎必殺豈惟生爾燔草石
至爲粉塵斃鳩之翻一染于醴察之不可睹而尋伺
之夫一內諸咽以生以死此時上帝不之違焉然則
性不恒乎哉犧炎軒轡伊姚姒姬迫之死使惡必弗

從癸辛道之生令善亦弗能不從者稼不殺人也不能者鳩弗活人也此一而已矣其必然者也柰何談者之弗校于是彼有類乎是者嘗以犬異牛牛異人云之矣是未究之語也犬牛人之性則異爾其有恒一也烏可以其異也而廢乎有恒者邪然則謂有恒者謂皆惡與皆善與不然也有善者也有惡者也有善惡并者也善者則甚少犧姬是也惡者亦甚少癸辛是也并者一而其劑分彼此侵互爲品極繁由千萬至於無算也古今之賢良中人以至細人是也天地之道二陰陽而已矣陽善也陰惡也陽善亦有惡也陰惡亦有善也如令獨陽而亡陰則亡生矣亡陰則亡生然則生矣復安得獨善而亡惡乎由其甚少者有恒甚繁者亦有恒故鳳寡鳩亦寡而雞雀彌彌今古亡變也彼將達其辯故必曰惡者氣爾夫理非氣不之舍必舍于是合焉而始生生而性始見性非見而有有于合之際矣非鳳其胎而鳩其卵也必寘性于偏善而曰惡者氣然則必曰鳩性本善其殺物氣也斯可矣生生之屬又奚必有性字哉吾非有黨仇乎軻告卿雉愈翺願熹諸子之間循吾見而章之亦俟萬年下有定之者然亦非臆議也由孔子曰性

近而已自孔子至於今皆推爲至聖語必師疑必質而獨不是其言性不亦怪乎審是則孔子亦不得爲至聖矣嗚呼吾獨知從孔子也

爲邦論

所謂聖人者謂其能蘊天之理察天命焉耳命吾以君則君之命吾以臣則臣之不命則師之非不曰後有聖也吾無事乎作理之當作者吾斯丁之吾敢無傳乎今夫上古聖人之爲君也因天下之心持天下之理爲之倡焉而已匪惟其君之聖其民亦鮮小人也故道之而曰隨示之而曰知不必有所決擇改移也浸降而醜聖使民由而不使知乃時徙其故以會于理至於累變而愈異甚有矯而翻之者焉旣益久而不勝其變聖人亦不勝其矯矣而萬世之來方滔滔焉乃鑒于昔而豫于來曰時云爾矣輅云爾矣晁與樂云爾矣矯于時會于理如斯而已矣匪誕也匪僭也天命舜禹湯武而君不命予而師不命可耳不能棄予蘊也棄命者違天棄蘊亦違天不命亦命也如使嬖不命而違之予其奚敢是孔子之心也敬慎之至也然而如是孔子謂羲炎黃唐不足爲與聖聖盡天孔亦舉其成法乎言之云羲炎黃唐不足於湯

武得乎哉嗟乎邦有常爲之無常無常者所以拯敝也拯而還之其常而已矣故曰爲者唯四其常由時以群類方而推之可知由輅以群類方而推之可知由冕與樂以群類方而推之可知也曰子淵之問燭乎前而稽厥契與不知而諏度與曰稽焉而已矣曰今獨守之爲之事畢矣乎曰請更求顏曷爲以問孔曷爲以語也

治亂論

有治者有維治者有亂治者有還治者有亂者有捍亂者有治亂者無絕治者無絕亂者治不可絕也亂亦不可絕也凡人有治亂焉凡天有治亂焉人之爲治亂人習識之天治亂奈何天人之始咸無治無亂生爲治死爲亂安爲治擾爲亂腴完爲治悴傷爲亂氣化自爲之爲之而非謀爲之猶無爲爾無爲而然也故物有適與戚而無愛憎比後久且人者擅而弗天乃爲之用謀非自然已而天之自然終弗遷是以無爲歸於天人無以無爲爲已孔子云舜無爲亦衰世之意邾夫人之始天爲之時有戚與適而無愛憎久且甚愛憎起焉有愛憎而無願與尤更久而滋甚願尤勃而作遂至於后讐遂至於戴殺崇卑之守隳

不能持之矣茲焉謂獨下民之辜歟夫人之治者爲
穀膳相甘絲枲相燠牝牡相契慈孝相親禮樂相順
夫焉不愛願亂者反之焉不憎尤至於國天下皆然
然而始治也人爲之續而亂人爲之在治而維之先
亂捍之在亂治之旣治還之皆人爲之治者聖哲才
賢亂者不肖姦宄盜賊校然已至乎天則未知其有
治亂也知之而未知治之職乎人也以天之至尊愛
願焉而不敢憎尤亦以其公仁故聖教稱大德曰生
而俾不怨然而人物安焉而不知治其亂之職乎人
人之力至而救還之萬分一猶若自然矣力而無救

還若堯之於水湯之於旱亦末如之何矣茲所謂
不可絕治亦不可絕者也然而弗可任而無力者焉
今夫鏡之以日月或暄霽焉潤之以雨露或亢烈焉
暢之以風氣或颺颺焉舉而隅反之無不有治亂者
治者若常亂乃至於踣陷焦焚摧衄以至瘡虐萬形
令枯困迸越痛毒磔裂死滅不可以忍語嗚呼割矣
哉可不謂天之亂而能免下民之咨怨對尤者與於
是有膏薪漿翼屏障之救是不謂夫天能治亂於自
然而不能治其亂人能治亂又能治其亂又能治天
之亂矣夫夫由天之治謂之大德以不能治亂爲無

厚皆不與於天唯公若仁其本性無庸以私讎於乎
人不治亂交責之天不治柰何亦置之也耶為孔氏
之學獨當不怨天而務民義會仍歲四方饑星在壬
午以缺二癸未以風是為天亂申之春夏亦屢風激
論以爾凡言人之治亂之術者眾矣

古今論

談者類判古今為岐途吾恒患之大校君子多是古
而非今細人多徂今而病古吾以為悉繆也君子之
是古非誠是其實也是其聲也彼若禮而儻相尸祝
升降盤還樂而咸池承雲縣篪干戚冠而收嘒母追
衣而衿袷逢掖紳佩器而豆籩劔瓚俎几車旌帟席
納屨豈不羨與然而細人未之安也非未可安也古
之為禮樂器服者不徒爾矣其為視聽步趨御用者
不同今矣其中先有是也由是投之而適舉之而宜
也蓋賢愚之情畧近聖者制之而賢者由愚者隨稍
從其間舉而先之耳後之人中無是也其為賢者亦
非必果有是也其知及之遂苟云古是而今非漫然
欲以皦皦之身而行渾渾之典是獵其聲而已矣若
夫細人之徂今亦非誠徂其聲也徂其實也其於諸
具亦曰投之而適舉之而宜第見其外之便於中也

吾是以知爲古今之辯者亦執其實而校之耳聖之成者莫踰孔子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裁及其身者也孔子亦徂今之徒與非合汙也非逃背也其心也天運其動也天行至當而已矣芒芒宇宙積今成古古今非兩世也彼曰無古則曷以成今予亦曰無今曷以爲古也前旣作之後乃述焉非必今之藉乎古也或曰若是則何貴于聖人者乎哉曰人盡克聖克之而弗爲斯後人之不肖也匪曰弗能弗爲之罪也鴻荒邈矣唐虞之雍雍殷周之烈烈至矣歷禩二千而乾坤倒懸非我 皇祖之更造也而尚有斯

世耶唐虞殷周之盛君而生斯辰也其亦若是否乎哉我知其一契也然則謂今之弗逮古者然乎哉方孔子時則以結繩爲上古犧黃爲後世矣又以視今日何如哉由是則人之不足爲世也久矣老列莊周之徒皆然也及至漢氏以來累降而累病予嘗統究千古儀制風俗大率三皇之前一時也三五一時也三代一時也周末一時也秦一時也漢一時也六代一時也唐一時也宋一時也元其隕矣吾明一時也閏窮肇章猶三五也而豈徒哉然而有作于上下未齊也故予病乎其爲辯於古今非無辯也徒辯其聲

非其實也而豈徒哉嗚呼非激也激而有以爲之者
益存乎其中矣推天地之道跡元聖之訓原群黎之
情察陋儒之識爲古今論

國年論

語爲國者知在師三五根道德張禮樂而審政刑矣
又知得是者永命失是者趣祚矣或從而案之有爽
焉夏之道不降于殷殷之德非劣于周而其世每趣
焉陶虞以禪則自以天地之道入于萬世其祚命恒
在宇宙非所謂趣者其後劉氏李氏趙氏率四三百
禩他則不然蓋三氏者弗能純得乎是而猶弗替之

此其效也然其去文命之道亦闊矣何其年且庶幾
乎如是哉按稽之弗能無貳者吾求其故觀其國不
可識觀於人乃得之矣今夫人之年以百二十爲大
紀而克爾者萬一其視爲恒度上者九十而已耳八
十而已耳亞者七十六而已耳今由賢以迨愚凡
其間心行智術生養以有其躬者貴富賤貧佚勞通
窮萬萬殊矣究而至于死帥底于是無縣相違矣則
國之脩促亦何縣去之有何也苟有克于腸無必盡
梁鑿苟有裹于軀無必盡蠶毳亦勉勉乎終厥人矣
苟有發乎此無必極神化苟有被乎彼無必極康又

亦勉勉乎終厥國矣唯去穀稷而鳩葛棄仁禮而戈鋌乃以賈滅亦無爽焉然則爲國者無以年敗道無以道疑年不盡物而人况加於備養不極理而國况進於純道純道之效至矣哉或曰純道者柰何曰師三五根道德張禮樂而審政刑是也

後國年論

或曰審若子言國之祚以德符之則周之德其可七伯也斷可識矣又何以卜爲而后始曉乎曰卜史之吻吾不知也雖然即有是者亦奚北於德之爲符也與夫其必以下者豈不曰年存諸未至非人知所察

而惟天察之乎夫天則察乎其年之未至者矣亦能察乎其德之未至者乎不能察乎其德之未至者矣亦能察乎其立于今者乎以其立于今者而察其來是奚必蒼蒼者能之乎今使問曰文王奚如哉皆曰仁也秦政奚如哉曰不肖也文王二世可乎曰不可也秦政八百可乎曰不可也若是者能語之豎子能之無侗乎祝史也而况於君子乎而况於天乎天之於物也實良者條莠樹薄者楨蹶故曰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故畀以松柏而自然後凋畀之菌槿而不能私延天能畀之不能察之邪周史之卜天之答之弗

容自昧也七伯之曆非不可溢而八涸而六也大校
若是而已故更過之其為斯數者史人候測推步有
其術矣蟻徙而澤鷄號而曙不足異矣於乎持斯說
以質千古弗遷矣辟國者亦奚為而不師文王乎

戲論

天地貞觀日月貞明有物有則性習不齊聖王脩道
罔民內于大彛咳笑有度教束刑截無耻弗格以為
患何以戲為哉夫游息時舍弛張互用諧隱發懽博
奕舒氣賢哲不廢方冊有之子曰割雞焉用牛刀古
之戲也嗚呼周旋折矩舞蹈象德遂為冠猴綬狗綠

撞手步以禮樂為戲肉刑五等備教止辟遂為椽烙
剗斲以刑罰為戲播種十一粒民養后乃遂稅權椎
剥稼穡以為戲理財禁非命令役使乃遂漁賄殘慘
以官政為戲學古有獲誦詩授政乃分經爭傳偽道
賈宦以學術為戲襄政紀事顯道摘華乃繆辯誇辭
妄製逐科以文章為戲配祖嗣育乃奔淫蒸報用夫
婦為戲傳賢禪授乃九錫勸進以君臣為戲降衷繼
善秉彜好德遂悖心欺天盜聖罔眾以心性為戲篡
之郊弒之類祭類奪而詔侈而封封禪莫不攀曆數陳應
順應天順人叙五運顯肆闡詞對越百靈以天地為戲蓋

本抵心性臨冒天地以有我嗚呼至夫以心性天地而戲聖人有作能如之何矣哉甚哉人亡畏如此如此大夫士稱爲賢才莫不以周孔我師天地我性性理我學皇王我政擊臂白眼麾睨天地天生烝民嬰兒乎用姦文生殺之爲樵蘇然爲夫婦之別令天窮孀嫠凍餓死君臣以義令良淳民征輸役徭犇蹠以死咸爲屠劉嬰兒羊豕等類大畧主務譎欺以相爲君以戲臣臣以戲君君父戲子子戲父夫戲婦婦戲夫族屬友朋鄰閭爾我交逐逐用此戲天下日走息戲中其行莫不用此戲其言莫不謂聖哲令賢其執彌貞其事彌戲繇有聖人教而來日走息戲中獨醒者翻惑群酗曰其是同舟弗寤其歸也各趣戲無已時乃移戲以爭爭以反反以亂天地不見所以救飭人不知死所其所云教之舛邪其戲之罪乎哉噫其終矣乎謂吾言必云妄輕之其必以謂戲嗚呼其誠矣乎

心氣體交養論

夫軒蓋載塗金錢積櫝禮樂充庭勲勞被物絀素列架豪楮飛案英俊驩趨士女愛戴罇罍雜遝聲容璀璨田苑蕃麗烟霞出入莫不名響海岳敬咸卑尊如

是則志意敷暢精神采發而四支澤腴是心氣體之
得養果在於外物然而聖人之徒以謂不然故有浮
雲之麾執鞭之棄至如朝冠不彈銅山無迹鸞刀不
更賓館生塵故舊寂寥吟諷靡寄有謨必僨所投輒
戾於是則悰况牢落神襟忽恍偃息蕉萃心氣體之
不得其養也外物之乏也而聖復不然故有顏巷之
樂原室之泰是故衆人以物養氣體氣體美而心從
之聖哲用道養心心安而氣體從之雖愚有欣戚而
賢聖長熙然而肌血所嗜必在佚美有骸之所同特
狗道不殆耳其在道獨爲肌血吾無言之如道可佚

而佚之也心氣體亦有間焉養心氣體猶未曰麤之
乎食色聲味衾裳室堂舟車之類也精之乎卷籍誦
覽章句歌吟筆墨灑染圖繪拊玩借得而具享三者
養之完矣若是者咸假外物湏資金錢事事而求之
營營而萃之得而享則心獲矣而氣體未免於煩勞
乎或得甲而缺乙昨有而今無苟不必慕於全不追
于昔快乎此且慊於彼喜其存抑傷惋乎亡則心少
不足而免於勞煩氣體則泰紆然則得其全三者備
而道無害不可尚已於其間或得失不齊與必求且
嗟三者必欲全弗乏而終弗克無寧任之與力爲氣

體以損心無寧息氣體心亦未嘗不可舒也余性極
任時昨有養三者頗皆得一二比來爲人移假洎攘
竊去物甚多始多惋惡將復求完之暇坐漫想得此
因寫出之期以自從焉

心氣體交發論

得前說後便又得想三者皆養勝完矣若得心失氣
體可以發積中以及外博聞見長知解愉精神得氣
體且置心亦足以發寧外以至中真樞機忘物膠放
天游二者固交發爾

燒書論

客入祝子書室譽曰富哉先師之淑萬世者其具夫
既而曰痛夫嬴政之賊聖典也不然尚博厚矣夫祝
子曰聖訓在淑身不淑口吾見淑口也衆而身之鮮
吾不能一乎感寔懼倍焉雖然安得政更生以終惠
我客驚曰怪哉曷爲宥其賊而又惠諸祝子曰政不
善燔玉石俱炎然而嬴氏博士之司不與也幸蒙賴
漢家君臣灰復燃簡復漆今士身厥一辭不遷必去
小人徒于君子者若克浸廣以臻厥全可賢可聖而
奚其少獨敗吾淑者林林爾吾力綿弗能祛思得呂
氏之子之手而假之曰將燒者何祝子指數十篋曰

可燒也客試闕之所謂相地風水術者所謂陰陽消
擇蕪鄙者所謂花木水石園榭禽蟲器皿飲食諸譜
錄題詠不急之物者所謂寓言志傳人物以文爲戲
之効尤鬼瑣者所謂古今人之詩話者所謂杜甫詩
評注過譽者所謂細人鄙夫銘誌別號之文富子室
廬名扁記詠爲冊者所謂詩法文法評詩論文識見
卑下僻繆黨同自是者所謂坊市妄人纂集古今文
字識猥目暗畧無權度可笑者所謂濫惡詩文妄肆
編刻者所謂浙東戲文亂道不堪汗視者所謂假托
神仙僧齋諸門下劣行怪者所謂談經訂史之膚碎

所証不過唐宋之人所由不過舉業之書者所謂山
經地志之荒誕塵游宦歷之夸張者所謂相形祿命
課卜諸伎之荒亂者所謂前人小說資力已微更爲
剽竊潤飾苟成一編以獵一時浮聲者所謂纂言之
凡瑣者所謂類書之復陋者所謂僧語道術之茫昧
者所謂揚人善而過實專市已私毀人短而非真公
拂人性者問祝子曰斯何惡而去之祝子不應又問
子亦以科第之錄場屋之業若贅疣然何不及之曰
試錄者 國家用才之階彰勸之具是 王章也非
書也科舉之作士藉以應求今工之斧斤也抑亦非

文矣不足去又問所將去若是將不有甚於茲者乎
胡弗之覩曰下此者吾弗有之矣丹竈之方盜鄰也
房中之猥者淫誨也房中非邪妄黃帝內素言之史志具之第今傳非故策悉穢妄耳
妖讖之文吾耳目無接也吾安得有之而安得去
之客出語人曰祝子悍哉乃將是羸政而欲用之抑
猶惡其聲徒口以侮我將不復思假吾手以為政秉
炬也乎

學壞於宋論

祝子曰凡學術盡變于宋變輒壞之經業自漢儒訖
于唐或師弟子授受或朋友講習或閉戶窮討敷布
演繹難疑訂譌益久益著宋人都掩廢之或用為已
說或稍援它人皆當時黨類吾不如果無先人一義
一理乎亦可謂厚誣之甚矣其謀深而力悍能令學
者盡棄祖宗隨其步趨迄數百年不寤不疑而愈固
我太祖皇帝洞燭千古令學者治經用古注疏參
以後說而士不從也嗚呼試一閱兩漢魏晉六代隋
唐遵聖之學其義指理致度數章程為何等精密弘
博宋人之勞不見何處及之况並之又况以為過之
乎此非空言可強辯解也

管夷吾小論

管生感知以信志竭能而樹績仲尼隨事予奪就問
抑揚並達而不相廢也故九合一匡無關於小器三
歸塞坵曷傷於仁功然則違溝瀆之諒已駢邑之怨
何莫非聖與哉經濟之秘概存于籍子輿時自以王
畧獨任故過奪管生以一其言爾

燕昭王小論

夫壘榭懸賞期四方士燕后之意良勤或曰未知道
之不爾夫所求乎士以能廉已然後裕人重已然後
重人俾募金而至無廉與重失本尋末烏貴乎士又
何賴焉余求之昭亦知之矣四海一后諸侯不方天

王之命於是傍求鄙數凡襟背王畧誰不奮迅為龍
之雲虎之風時乃七域瓜裂勲名富爵之士選君而
趨父母之國不知求之則東厥軼西厥贄憧憧道途
苟不設禮于此鳴志於彼乃將命价匍匐爾之匹敵
之國以冥搜之與若謂士必君就而起嗟乎莘渭隆
中乃尚矣宣父東西南北衛可仕即仕之亦奚必淇
之弊先篚于鄴室而後出邪彼哉富有四海金被女
寺而士罔覲則何如哉郭生之馬喻辯矣他日罔聞
焉要隗非國噐弗足以塞燕之招故余姑置隗曰昭
王君賢

嵇叔夜七不堪論

超哉嵇子之斯譚也鄙夫愕其迂達才畧其散誰得其心乎七端悉情體所常欲凡有形無不然奚高之云乎聖賢訓人尚勤而戒逸記曰君子弗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七端皆僂焉者矣曷爲貴邪君臣之義何可以此易彼夫委質立朝夙夜匪懈亦有所立焉將啓已以沃君俾主道邦乂焉爾股肱之業獨在乎勞其骨支煩其氣志而已乎彼其抱關督郵用趨軼不寐爲職事者其具爾也曾謂叔夜斯人之徒與叔夜料即仕不股肱我我弗獲爲啓沃道乂而獨以軒英之姿群諸關郵尹不亦污棄天命囚龍鳳與梟虺伍乎假使疆位揆輔而道不行相爵而胥績亦非余之心也不然叔夜欲頽惰慢放若是者將誠愚細人禽獸蟲蛆矣乎或云康自貴若斯而廼終血碇鎖其何貴之有嗟夫忍情徇世顛失道職也者其無死乎哉殺而弗辱者嵇生甘哉之願也嗚呼嵇子智夫有道者心在千載之上惟祝子今知之矣

祝氏集畧卷第十一

論議

讀宋史王安石論

王安石與神宗用虐政殺天下人銍艾國脈鬻割丞
命三數十年令子孫斷骨荒虜亡國之半遂以終姓
人盡知自六賊秦檜賈似道而誅之安石首惡渠魁
特與末減吾不知人之心天之理何故亡也被哉昧
夫錄其苦節之詐文學之細將遂蔽其元惡歟噫亦
其凶醜死而猶崇此繆夫也夫言偽而辯行僻而堅
何如少正卯孔子誅少正卯不誅安石乎安石幸免

誅其身名曷不為誅誅少正卯士不謂非不非誅少
正卯不非不誅安石是何據裁也哉安石殺人與衛
鞅等其文學豈及衛鞅衛鞅不以才賤罪寧獨得以
文賤安石以才減安石由以刃微有刻文又假之曰
斯周發之大白魯之孟勞謂可妄持殺人無戾也今
夫酖者必內諸醴或雜諸肴安石以文學殺物是醴
肴而酖酖殺物已猶曰雖殺吾猶愛其旨酒嘉饌且
微其惡聲非心風人歟噫何顛冥不靈也如是誅六
賊不

誅安石誅懲欽不誅
神宗何無度數也

載論

或云安石非志殺人期為聖臣以君為聖君世聖治
也神宗亦將從之為聖君皆行之而戾焉爾夫行之
而戾則不可已然而何以畢行之安石意獨欲名為
臯夔稷高傳說神宗獨欲為堯舜高宗而已矣遑邈
乎殺人亂國也與哉然而神宗初望以蜀主唐宗望
安石諸葛亮魏徵信能改過遷善為二君二臣斯嘉
已安石一自墮神宗一墮于安石終底于惡歸神宗
為愚安石為不肖哀夫可勝誅乎哉

元臣論

君臣之分亦審之而定定而後可以予奪之域中之

后域中之臣事之也以道者大奏功者良辦務者具
干紀者螟輔慝者賊倒寇者逆何必春秋繹能袞撻
哉惟夫環海之裔毛羽之隣稍植行如人耳非我類
也彼其自相區團從焉而蚤蟻去焉而獍梟吾何計
之哉今也脫彼巢穴突吾明堂鱣穢吾法象擲弄吾
福威戲侮覆載顛越皇極自號曰君誰之君哉蓋輿
之中大君主之君而后有臣臣而后有民民而后有
物物而后有狄繇君而物一氣也有高卑無異體焉
彼狄者氣之氛淳豈曰遙縣亦非類矣甲氏之奴逸
而事乙官司理之且當反之甲彼非類者犇蹠翔翼

偶止堂寢弗克殄之又從而禮之非顛人也哉吾執
法而奪之彼且奚辭或曰古之君子或以王人仕列
國矣曰狄非諸侯也或仕鄰域矣曰夏夷非楚晉也
不然則夏悉夷矣曰今可知也蒸妣嫂室后妃齊車
服果不夷也哉啗其穀者祗爲之筦庫廩刑狗鼠斯
嗇夫五百而已耳雖有黼黻塗犬羊之鞞吾不知其
烏乎存華力也夫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
也以夷君而夏臣謂之諸夏之有君乎謂之夷狄之
有君乎衡澄之學集頌之文秉忠天挺樞默盤燧之
徒之勲守敬之術曰名後世可矣曰名臣吾不敢云

趙孟頫論

惜其才者謂箕子陳範於革姓也夫胥餘抱聖道非聖誰其畀之不畀周則茲道萬世絕也孟頫非茲道已惜其世者謂三恪之類也夫缺四居賓席守先祧彼此之公也孟頫臣伏而已孟頫才藝多為吾儕師不可為君臣之義耳

楊維禎論

禎於吾國初應稱一才矣其為客婦詩不恭也匪曰不恭亦太愚矣赫曦曜晨瞽於宵者雖璧必作良師發藥痾於昔者雖殆且嘗吾向失足垂死得踐

聖人之庭亦大幸矣將遂厥私執小德欲欺大道得乎哉彼自附於故國餘老為貞嫗者云嘻見金夫不有躬淫陪臺耳誰能汝容高皇貸厥誅亦伺其醜自永詒於代矣

孔子廟堂續議

孔子廟堂歷代禮文大率不相遼闊至於本朝崇隆尤至其中或應調酌以趣大中宋學士濂王忠文公禘咸有說焉今日儀章出入宋王議未及者間有豪末蒙朴竊自疑焉因私妄條著云曩者憲宗皇帝推重道之志加祀享禮樂同於天子此其越度古

昔哲王遠矣愚竊以爲凡爲祀享所以報功功有隆
卑而其身之品級不可易報者底於其身之極尊焉
止矣孔子之功侔配天地然其位惟臣而已夫臣功
雖並天地未聞人君事以天地禮也孔子之報極諸
臣道可矣非欲殺之無其地焉且孔子之功正人倫
也君臣之分可遷則人倫不正孔子又奚功哉今使
孔子偃然受天子禮樂孔子安乎愚竊慮其不安假
令安焉則必不歎季孫之僭僖三子之歌雍也先朝
褒贈窮於王爵王本非臣爵後世以冠五等則王固
臣之莫加者耳孔子雖聖臣爵或受越此則非人類

所敢聞矣異時儒臣累請增加帝號 天子明聖光
格其議此則天地之至公也今第格其爵而還用其
禮樂是令孔子明以臣子冒行君上事也百官居服
等第稍僭猶無逃於 國家憲令矧孔子曾不如今
百官之知禮乎故愚謂三數年來之祭孔子計應朝
服旁立而無敢當矣夫父子人倫始也今顏子曾子
子思並坐堂上無繇點也伯魚悉列廡下此不幾於
裔夷邪昔者之論嘗謂孔廟之祀出于 朝廷乃王
者事禮因道統而起通爲天下後世施報不暇計私
倫焉矯之者謂道統不過明倫王事不可偏廢故又

有別室祀叔梁紇以顏曾子思三父配者此其說雖佳然究之爲未明順愚竊以爲直應引三子以歸厥考之下何不可也又孟子之傳固得其真要其私淑徒也曷若權其體勢儕之冉閔數子間乎又華戎之辨有類主奴如前元是奴據主位也今許衡以宋遺才吳澄以宋進士皆從祀則凡故主臣妾率其屬以事僭據之陪臺者可受法施於人之報也擴出二子其疑又安在哉又禮樂之用不可偏廢今禮之節文甚已精密樂之聲容恐未至當愚竊謂宜特令學子顯刻習樂間暇無缺考校之頃兼用升降務俾禮備

樂和無可間然如患未獲師承難猝舉作或令諸生遴寄太常習其聲容必求合乎古雅通熟者歸授其黨而首通者科目收焉則亦不患其不工也又近時郡縣或有上援 朝廷祀典用黃冠爲樂舞生此又不然學者學夫禮樂也素昔所誦孔子之文何文學道何道顧報祀之頃委之人乎借曰未易習則曷爲不習乃忍北面而立以觀異類之舉措邪黃冠者今之所謂異端雖未知孔子視爲何如要爲吾黨昌言排之者矣楊雄曰在戎狄則進之倚門墻則麾之寧有暇時則極力以排有用則暫假而不麾者今使孔

子以明道黜邪受報而更令異道稱邪之人爲報具
哉此又末節愈不通者也嗟夫聖人之道中正而已
有生蒙被教澤孰罔報忱顧翻有病焉則未免更爲
罪乎故愚恐久而有建白者輒申諸鄙陋詞旨迫局
將幸以來薦紳先生之教焉

貢舉私議

傳曰非天子不議禮儀制典程作于 祖宗率由是
貴故小宜損益不敢易談然愚以爲三重之柄在上
芻蕘之獻在下今萬幾沿革群工言之 聖人裁焉
蓋不敢議者臣道無成而不能不言者效忠之常範
也竊見貢舉一事有應稍爲更定以合時措而分在
下士未敢昌言輒復私列一二覲異時或有以備草
茆之陳焉

議曰貢舉昉乎周漢考試興於隋唐隋唐假考試之
法應貢舉之目姓名不識其孰何性行未察其淑慝
僥倖於一朝筆墨之下以爲終身隆卑之第斯已術
之淺矣然其間猶可稱者蓋貢舉以質考試以文質
者必極夫德行之核文者必盡夫詞華之美苟充其
實乃稱其名故漢唐之士有行足以範世文足以師
來者焉繇選之各極其科程也當時之文以詩賦論

策咸有旨焉自宋代有道統性理之學而世主居宿其說於士爰有疑義之制本朝因之初試以口義七篇聞其創體出於劉學士三吾其意不過以筆墨代口講之義不使面陳故借詞稍令類文章成首尾云爾本非古今文章家有此式也三試皆因言以審心詳外以測中本之初場求其性理之原以論觀其才華詔誥表判觀其詞令策問觀其政術咸善焉則為臣也道立才通而令脩政舉矣否則反之理難明而繫重故求之最多以驗其力政匪一塗故求之亞於理性辭令異施故隨地求其一才最易見故特取

一以充知焉其權衡非不精后先非無序然談理最深細故雖或減焉不妨吾所求也今之司校者惟重首考而畧於後選是國初定制之旨已有重輕今復加偏焉益重其重輕其輕也故愚以為三試取舍宜均其力為便夫聖賢之言渾涵易直學者宜寬意以玩之無不明達雖所見或殊觀其意可獲其大歸自先儒詁釋已不能無異今必欲同歸一道或執宋人一詞兩字以為主意翻亂經文以徇傳家或自出詭見雕鑿聖文廼窒通途暗求符已凡斯有遺必見黜落故愚以為求之宜大勿拘一律為便經詞弘深

理趣曠奧或涉冥思類移晷刻紛紜之場苟欲精覈
又望周完日辰有涯資賦非齊無邪一語足蔽全經
芟苒數疊徒衍餘興何必務圖盈數祗費紙聿哉今
或過午篇數未登終場如制減作輒至不謄或不給
燭俾研覈之功委之無用強記之輩多遂登升故愚
以爲如制減場不關去取爲便孔氏所述寔惟六籍
樂經旣亡三禮固在後世傳業儀周二禮固同戴記
爲一科 本朝獨取戴記而廢二禮蓋以戴記文多
論說可以作題敷論而二禮文多叙詳制度可爲詞
者寡也然因事明理他經所同直述制度又且何害

故愚以爲三禮宜復爲便五經之外孝經論語同出
孔門與五經者均也自宋以來始有四書之目 本
朝因之非敢妄議然愚謂大學中庸終是禮記之一
篇孟子之言羽翼孔氏然終是子部儒家之一編耳
古人多有刪駁 國初亦嘗欲廢罷故愚以爲宜以
學庸還之禮家論語并引孝經同升以爲一經孟子
祗散諸論場爲便諸經箋解傳釋今古浩穰然自昔
註疏一定似有要歸 本朝惠製大全書俾學者遵
守亦未嘗禁使勿觀古註疏諸家也今習之旣久至
或有不知人間有所謂註疏者愚恐愈久而古昔傳

經家之旨益至泯滅故以爲宜令學者兼習註疏而宋儒之後爲說附和者不必專主爲便減場之法以五篇爲則愚謂旣欲其精不須務廣或以五篇爲全場而其餘隨力所及但不得省於三篇必理精詞達雖寡亦取爲便論場之考求之甚博至如性理道學乃其中一事初場旣得其說於此勢宜簡畧或摘一語或搜一人使旁推曲喻疊疊無已似無弘益於學故愚以爲論題宜簡於性理道學而多論政術人才等事爲便詔誥表判或上以令下或下以告上正有官之切用不可忽易故愚以謂詔誥表內宜增科二

道判語須求用事精博詞文華縟爲便詩賦之說固非所急先進論駁旣繁不必廣辯但愚謂人之性情惟言可測而因言識情詩賦尤易故古人之用詩賦以求性情也今或稍用一二以驗其性情正邪心術寬猛亦可也至如設策問答正爲從事之需政事之方何有限極五篇所具初不爲多以此求才宜無遜實今或分問不急之務碎細之談與記古人陳腐之片詞衆知之一行以暗中摸索爲貴則曷若商確今日安上治下施爲之切務哉故愚以爲策場所試專以政術爲便大抵貢舉之設欲得才而用之也致

用之道向已養之學校令求之矣今日之求乃以用
爲急而欲知其體故先以理性道德經籍之說察之
耳於是而一得其實則凡後場諸作悉是爲政之事
貢舉之本意也故宜執守此意則求之道自不失
其權宜矣今人徃徃謂科目爲進身之階梯意以致
用之術自有所在此特借以入其地云爾愚謂 祖
宗定立國之典巨細周到用人者萬政之本貢舉者
用人之基豈苟焉爲暫借之具而已其必有不易之
故矣及靜觀今日之從政者類多建偉傑之業而其
設施措置類不豫著于學校文具之間場屋敷陳之
內功名之出文章不與焉其進身也在此其立身也
在彼此所以有似於借用之器也然則何以是爲哉
此愚深求其故所以謂主求其用而先察其體乃貢
舉立制之本意至於久而奉行者稍失其宜如前所
云則今日科目爲階梯之由也或者稍以其用爲
急求之重輕微形應者趨向立變斯則通明俊偉之
才益可前卜於深潛興起之際矣荒魯妄見似戾大
通將就正於有道焉爾

奴書訂

觚筦士有奴書之論亦自昔興吾獨不解此藝家一

道庸詎繆執至是人間事理至處有二乎哉爲圓不
從規擬方不按矩得乎自猶歸精既據妙地少自翔
異可也必也革其故而新是圖將不故之并亡而第
新也與故嘗謂自卯金當塗底于典午音容少殊神
骨一也沿晉游唐守而勿失今人但見永興勻圓率
更勁瘠郎邪雄沉誠懸彊毅與會稽分鑣而不察其
爲祖宗本貌自粲如也帖間固序邇後皆然未暇遑計趙
室四子莆田恒守惟肖襄陽不違典刑眉豫一豪鬣
羈蹶勒顧盼自得觀者昧其所宗子瞻骨聳平原股
肱北海被服大令以成完軀魯直自云得長沙一

諸師無常而具在安得謂果非陪臣門舍耶而後人
泥習耳聆未嘗神訪無怪執其言而失其旨也遂使
今士舉爲秘談走也狂簡良不合契且即膚近爲君
謀之繪日月者必規圓而烜麗方而黔之可乎噉必
穀舍穀而草曰穀者奴餐可乎學爲賢人必法淵賜
晞聖者必師孔違洙泗之衰曲而曰爲孔顏者奴賢
奴聖者也可乎

斥仙

余答問仙者恒不盡其辭因激直以待扣大歸欲得
有無宜爲不一言以蔽之矣有而不可爲也楊子曰

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非不能不為也子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釋氏曰寂滅為樂形滅性不滅也老
子曰死而不亡者壽皆無以不死為善由義炎至于
孔顏為聖賢在孔氏書者無一人脩仙如其言黃帝
冲舉不知果否史故言帝崩冢且在非謂決必無即
信仙帝道已盡身為聖人乃仙亦何害至所稱廣成
之流其為人賢不肖不在世史吾安得知之由孔子
後為者悉不聞其素高識士或言仙若嵇阮郭璞輩
知不免世禍託云爾後多放之不誠為其它君臣士
庶人誠為之悉愚不肖也雖有良士且為之是知中

之愚賢中之不肖也道二君子小人仙所為何有於
天與民理益於身家國天下何一心為君子之心何
一事為君子之事是故天下誠不肖之事二燒金者
大盜也罪溢于蹠仙者賊也謂盜賊者無獨人世盜
賊天地之盜賊也又其事萬敗而一就就者雖千萬
歲猶莽操懿温劭劉廣楊雖帝王而盜賊也即所謂
鍾呂等在坐雲表笑九土亦糞土而已矣糞土且益世其
敗者即卓泚祿山缺一巢等愚中復愚不肖更不肖
窮惡竭禍乞為獸蟲不可得萬悔不及夫何惑之有

說吏

吏所以止民之爭而吏之爭於民甚於民之相爭也
民之爭求止於吏爭於吏將焉止之故置吏者必先
求其不民之爭者而后求其止民之爭然後可不然
是吏教民爭而置吏者教吏爭也與其欲止民爭而
更教之不若不置吏而民之爭尚寡也

策問二首

開刑書之制勾攝公事專於里甲本邑雖微而訟牒
繁滋民習頑固承捕者接踵被逮者堅匿雖較督嚴
密而沉滯自如茲欲別委他役則法制有礙而井閭
之駭擾更甚專責里甲則頑梗得計而無辜之笞撻
不休况里甲之設有限而文牒之出無窮將若何而
可邪諸君子幸明教之

問盜賊之端論者多矣聖人以為上有欲餘子率謂
始於貧窮故曰輕徭薄賦乃為弭之之本言信美矣
然今積久之盜其初果皆以窘迫歟招安之命屢下
許其自新則其出也可以陳情請命寬恤休養而為
良氓矣何以招之則視一時之勢而苟免少縱則不
悛而重犯歟然則其端亦不繫於貧偏而不欲不竊
亦不可以槩論歟將必絕之竟如何而當也

論高憲副義田事

高公作義田縉紳先生言其美甚至允明觀公自述所以堅持其心而調酌事宜必欲達其志而後止信其義之大矣抑重有感者夫含氣之屬必抱仁義而後曰人然而遂之者亦必四德之互成焉今有冥鄙悍戾之徒不識爲善之可樂頑然不仁者此則烝民中萬分一人體而禽性宣父之所謂下愚若是者無必論其有平居之言知義之美然徃徃事至而識岐勢及而應昧撫機坐失不知悔悟者視彼若愈而要歸無成此乏智之故也亦無必論若乃知其爲義矣而不勝吝嗇之奪惜錢刀之糞土捐理義之珍寶知

而不能行是信之未至也又何計耶至有識鑒明矣於是數者皆不足以累之慨然思措諸事業而乃局於時之無制病乎古之不可反財莫充量效難博濟遂付之一慨而已斯亦異乎其彼矣傳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然則無擬議裁制之術以底乎是乏禮之故耳嗚呼循是四者則天下之事以義舉者恒鮮而天彞靡敦涼俗寡救復何怪乎若夫君子之於事也義以爲質矣於是衆德夾持以必要於成仁本之智燭之禮制之信果之弗患於闇機弗懼於私奪弗慊於罔術時格莫之違古意莫之失不以羸縮沮不

以廣狹嫌一日奮樹而心獲焉志行焉道立焉澤流焉則高公之茲績是也嘻是寧特義云哉五常具周才德交懋完然為當世法君子之道集厥大成也已

約菴論

或謂允明日周公之稱約菴也自其家食時今位中丞矣業望益極崇廣而稱不遷其以請于薦紳先生之言者得之卷策蠹如也子數年未之復乃將何以加之允明日隱顯一致素履往也久而不遷恒德固也愚言固莫之尚不知而公之意何指姑以鄙意推言之夫為約者將獨歛束其所馭為令勿放侈焉而

已乎約道蓋大矣大畧約其言者約華以質約煩以簡約躁妄以誠默約其行者約汰而謹約浮而沉約肆而敬約泛而密大畧約欲以遵理約氣以從志約人而歸諸天此士之約也守之為君子進之為賢聖通隱顯而然至于約輔禁之道以為臣約子惠之道以為吏則公卿大夫之約也約者無弗貴豈惟人哉物約亦然水約則不魚其人火約則不焚玉虎狼約則不日啗于市天地亦然風雨約而物育雷霆約而發有時日月約而不踰曆紀暑寒約而不過極以殫人其在于昔孔顏以枕肱簞食約于藏公儀晏子司

馬公以拔葵布被等約于位至于土階非飲堯禹以
之約于王而况於士乎然而約虛位也用之存乎擇
有弗善約者約其外若謹而中且侈約其言若訥而
退且訐約其澤不霑衆而躬享其腴是則約之不可
爲也故曰存乎擇鄙夫之論蓋若是是亦可爲中丞
答乎或者曰善余曰凡中丞今所謀者公卿聖賢之
約也必將恒守之操孔顏之學肩司馬之德相我
堯禹之后納于約道行而 國家賴功名收斯稱懋
矣會太史徐君將還中祕因述其語以就正而并煩
致之中丞公焉

辯潘生爲孝事

邦大夫士有爲詩歌文辭羨潘澄天錫氏言天錫事
母篤孝天錫多子而孤弟妹三未家室母命子孫家
室必以序母没長子儒旣三十七始爲之娶又假黃
冠法令脩薦以告母靈久雨是時而霽又有鶴降焉
以爲皆孝徵也復有邀予爲言之余遲回又焉夫三
十而娶禮也過不及皆不合制然而無必泥也文王
十五而生武王舜不告而娶孔氏之訓曰三年無改
於父之道當是時長者適可嫁娶爾假弟妹更幼復
越旬紀纔可畢事則儒也殆知命猶鰥歟設遂以不

後此之不孝視彼疇重輕邪或云亦適以其可嫁娶耳儻時誠更過之則澄不爲之矣審然其孝又非篤誠也已孝豈視時勢爲行止之物歟黃冠之事異教非典法鶴下或偶會或有以術致凡數端殆皆莫可訓曰然則宜無以譽而毀歟曰亦以義權之焉凡天錫之爲曷爲乎爲孝而已苟一以遵母令爲孝則迂曲以徇之求必不置此一命於空荒之地幸有子五則無慮於緩娶而不後異教雖未可憑亦藉以暴裛若必告然至暘鶴之來任之而已如是固無戕於義而歸于孝今之反是以徇己遺親者紛如不子潘得

乎余言如是焉爾

祝氏集畧卷第十二



書牘

擬上天公書

臣聞天職生覆帝道玄遠故下民苦則嘑天傲博育
之仁極則顓帝冀幹旋之神帝豈樂違仁以損職沒
神以歎道哉今茲歲行在亥春夏以來淫潦作青殆
半天下三辰失明四瀆汨亂淹山沒谷沈蕩城郡殺
麥爛禾人死萬萬盛陽之期雷電晦滅陰浸沈溢有
類秋冬愆燠寒之宜敗氣度之常甚可畏忌臣聞六
物播其遊氣四令宣其子理雷電之動各有攸司帝

惟統運元本消息自然而已然則今之水厲其帝意
與抑群工之失神理與臣愚謂世有隆降道無遷革
咎徵之下豈應虛苟若某山某土方帝之造帝則渚
之某民某物逆帝之命帝則溺之何以溥錫凶旤汎
然亡擇邪臣又竊見如此一地平坦利往而忽蒙蓄
害或彼一土嶢岨陷衆而更自宴寧墊者必宴仄之
家存者定侈富之室然則帝意果安在乎雖蕩蕩惟
大靡校錙銖而吉凶影響夫亦胡難且下民之拯救
者至難且乂上天之仁佑者極易而速以至易之變
化易至難之民勞以至速之神道易至乂之人力以

一亭毒之功用解四海之困窮繇人情以揆裁必見
所從違矣雖不敢以此仰窺鴻造上溷玄機然而自
我視聽感茲至誠則下土群衆亦敢僭聞伏覲急闔
闢之樞答僥倖之望釋衆積之憾肇安輯之喜乾道
光茂坤輿寧止六合幸甚如是雲官雨伯干紀沴化
亦乞天威革釐匡戒以歸中正臣冒犯清嚴罪當不
宥伏乞照臨遂賜俞行

上閣老座主太原相公書

正德二年正月十日門生祝允明謹齋潔具書焚沐
百拜獻于端揆恩門尊先生大人鈞堦下 聖明踐

昨昆命爰立天地交泰雲龍開運蒼生魚鳥望化成
若矧在門席末士從衆抃蹈之餘其能遂已而墨墨
乎然言而亡采不若弗言間嘗條布豪末愚忱期欲
附達左右又恐密勿之地機務填委私牘浪語祗煩
口目適以益譴是故久之無所呈徹昨日郡侯召見
賜示鈞劄云云始知先生之不遐遺始知小子之懈
慢始知先生之猶畧其罪而與其進也因是復取所
條者稍爲裁叙因風嚙誠終上諸門吏允明竊謂宇
宙之內理之與事成有其至者而各有所居居之者
咸得而其功成其績興不然者反之曷爲理之至也

聖賢之道也王佐之才也中正之德也天人之學也
曷爲事之至也丞弼之位也霖楫之任也樞軸之權
也登平之業也若是者皆具則居之咸得者也上而
皋夔稷契伊傅周召次而蕭曹房杜韓范之徒是也
其功成其績興千古一時也理得之事不得之則功
無與成績無與興上而孔子次而孟軻王通之徒是
也事得之理不得之則亦功無與成績無與興甚者
更以儻古之具臣鄙夫是也是故理未始無其居居
之有與事成得不咸得耳咸得者自是天地間至難
之期所謂千古之一時如前所稽可知也而今其時

矣先生其人矣自衆人觀於是者曰賢升而世泰位尊而道行大率若斯焉爾此固爾也自智者燭之則大有非易易者何皇天之萃是至理與事俾先生一人咸得之而當今日之時也意者有所倚託馮籍將以旋乾轉坤爲我 皇明翊無疆丕丕基俾伊周無專美者與天道淵穆草茆之類非所敢知而先生其格于是矣則門人小子亦從衆抃蹈而已引頸延佇日誦 聖政之維新先生相業之巍赫萬邦蒙賴而門墻竊光感戴欣幸自倍恒品何能旣言乃若位祿之峻極體履之康祉是皆上天景命中具者不敢煩

云以勞聽司也輕忽唐瀆無任悚息若夫郡書之事輒亦附陳其故伏自先生行後衆以郡公考績期迫相趣入刻雖曰隨刻隨校專責有人而要之人情散解又坐圖籍單寡日力拘局不免漫浪作事時以允明之不肖雖欲黽勉加力豪末以無負先生若郡公之採舉然而人格素卑不能自拔竟不得不避專擅之嫌遷延引卻遂致卷帙外周而文字中漏體骼聯整而精神或殊此則允明之罪而其間固亦有不該盡言者也初允明承委條件令專修者泐革守令科第諸表官署宦蹟兵防倉場驛遞冢墓諸志以爲書

凡十有八卷所參脩者城池風俗世家平亂又四卷
於時允明所受驅策稍已勉畢其事矣獨以先生
王命赫臨入相期促而書中諸條未有所屬者猶繁
區區之愚誠以先生之弘綱已舉而諸君之衆目未
集下而宜勞者反逸上而宜佚者更勞仰窺尊抱未
免焦煩且我 聖上以天下之大任渙命颺馳而先
生猶不忍一事之中隳欲日矚其大勢已成而後行
是以繫累若此小子私懷惡能自安乃思欲奮起自
効少分先生之憂而周覽其間惟人物志之在范廬
舊冊者最爲浩穰而且無嫌可避於是獨取而治之

至於宿館舍繼膏燭至漏下四鼓日出而作如是
不及一旬而繇周迨元之人物遂畢又九卷雖才識
闕短因人成事意惟不敢負先生耳及後分脩 本
朝人物就所分者得二十人皆文學之科袁華郭翼
輩人不過數十言只據原分本稍定一二字爾惟伎
藝諸科每項不過數人而各隨科分列古今隔越勢
湏逐項先後畢舉而次第相啣始得篇章照應卷次
停勻乃据吳先生未完本張本都本朱性甫本諸原
草之舊而次第修之迄于 本朝以成卷次其孝友
烈女原議作表諸表都付允明此其分內物也後因

更議此二項作表有礙不可著筆乃改作傳固非允
明之侵分也然固易為媒謗而允明徑為之此則果
於自信勇於效功而不能避嫌之一也又科第表所
載凡諸無傳者悉在而以急遽有限之秋欲備登合
郡百餘年縉紳之姓字履歷抑又初無文字據依祇
籍耳目詢訪欲其一無舛脫寧可得乎此乃事勢使
然而寔憎訶所萃而允明又不量而為之又其果於
自信勇於效功而不能避嫌之二也然其失正由愚
駭而已固無足他虞也夫豈知事每出於意外竟坐
二者而遂賈求全之毀卒致微勞不白而嘖言潛訐

時非不欲自暴其衷於郡公之前誠以無先生為之
依歸縱言之無所證斷而折衷也故遂包垢抱憤一
笑不辨以迄于今亦以事無久而不白爾茲者辱下
教命特賜顓委於是信知大人君子果有燭微闡幽
之神開誠布公之烈而不一物枉且棄也得命隨具
事宜帖子申白郡公而事狀全非曩昔竟亦付之無
可柰何一浩歎耳空荷期委終成孤負恨何可言聊
陳大槩附復如此雖然固猶有所不敢盡言者也煩
惱威昌知荷萬罪至於寒賤傾歸亦復綴此喧聒自
頃繆領鸚剡忝登龍門抽之於冥覽之中而擢之於

堆積之下起之於垂廢之際而引之於更屬之初凡
及門弟恩均在三而先生之於允明則倍萬焉蓋膏
澍毓物而瘠壤之澤特豐宵月揚輝而迷塗之夫加
賴允明之嚆斯庵沛也豈特膺服肝鏤而已哉茲則
榮獨轉深顛頓彌亟引覽前路邈未可知然而思極
性開年加力定愚雖不敏敢負所天忽及么膺不任
戰灼允明伏惟霽宇收畧幸甚幸甚允明惶懼惶懼
死罪死罪允明不宣

上堂尊少宰四明先生書

年月日門生長洲祝允明謹齋拂詣門頓首再拜上

書恩師天官尊先生大人閣下允明竊惟天之賦物
也各以類就而不能無純駁貴賤於其間必有精英
傑特之氣凝之乎沈實之地發之乎顯赫之所使之
卓拔雄立表儀當時於是駁且卑者得以援攀投附
由未以赴本然後純且貴者以全其類而責塞此天
之意也故聖如周公孔子不能已於握哺啓發之勤
非知夫士之果不若我而姑爲爾也知天之吾責者
其意如此吾惟懼夫勤勤之未至以違天也夫焉得
自己繇二聖人以來天不乏賦若責膺是者亦徃徃
能承之雖未至周孔其意可知已其在於今則先生

其人乎自三數十年來海內之稱文獻冠領者必曰
四明楊氏矣由先文懿公而下專明經之門擅儒林
之場聯絡甲乙之科勲華著朝列膏馥被衿佩煌煌
延延繁數十公天下之士耳震霆目日月雲烝而川
趨也今先生道真中腴學澤外滂敷歷清貫簡切
皇眷乃以天官宰衡之任兼司司成成賢之典官人
迪士總存而交委之所謂著者益著被者益被士苟
不聾瞽誰不歸也而小子之幸則逾其望也倍矣小
子東南之下材也夙受先訓繆班士列弱冠不自量
輒復操管舒觚學爲詞章以此妄爲大人君子所與

進然而質陋力讓志劣氣局竟不能勉闖高明之域
而日趨叢污方媿憾自艾之餘分不能從薦紳先生
之後屬者歸學省執業堂館伏幸先生進而教之諄
勤不已蓋於是而所謂踰望之倍者不一二數焉始
隱伏茅葦時仰先生之風如企古人以爲此生得一
識侍爲不負願也乃今一旦而遂之則其幸也何如
遂之幸矣而又獲立函丈隅末號爲弟子以不失素
心之依歸其幸也復何如依歸幸矣而又獲盛節懋
愛之臨被不以汎衆視之而特賜垂收曲挽之不已
惘惘焉傳道受業解惑至于再至于三則其爲幸豈

不愈越恒品而莫之與京歟夫莫京於其幸而思其報塞者闊焉漠焉恍不知其烏在此所以易幸以懼而不能已於陳說焉先生曰子之資也已良允明白察而見其蒙昏蹇連後於時彥當人一已百之間耳而胡以當先生之期乎此以懼易幸一也先生曰吾之知子也甚蚤時猶在少弱吾已歎爲鮮及矣允明白察而見其荒落鈍退踳踳如循回視昔日已自甚遠求及夫人蓋大難矣而矧曰敢先之乎此以懼易幸二也先生曰子爲大叅之孫武功之外孫而太僕之甥養而成者厚矣允明白惟樸邀之質幸出附於

内外文獻之宗而其洿下不振愚不肖如此也愧天忤人死不之塞而復何以哉此以懼易幸之三也先生曰始吾在史館見所叙上武功遺事者賞之詢而知爲子筆謂武功之有孫也繼望子來以顯而屢失之後喜子舉于鄉慶吾王先生之得人已復寂然每春試輒從榜錄覓子名而不得知其滯矣允明於是而知先生之愛之篤至若是而將焉酬之此以懼易幸之四也先生曰比歲之聞則或謂子崇飲夫過必勿憚改行必求副文名必欲協實年彌長則見彌定子必力勉之允明於是則有惶赧戰栗而不敢文也

昔也少妄欲達志建業而不可得則孤糞凡儒之質不能自固或有託酣宴以陶神情者茲焉循轍檢迹其敢迷先師之不訓違先生之仁教明也敢不自厲此以懼易幸者五也先生曰天之美氣精英傑特者不徧賦間鍾於是而吾得之則其珍貴希鮮亦重矣必也思所以保惜自重如天之重之也斯爲不棄天命於乎先生之伺不肖至於如是此則不肖以懼易幸之六而兢慙顧慮不能自己之尤者矣盤題紳書敢隊夙夜嗟夫天之賦物有純駁貴賤而必以類也久矣純貴者玉玉琢而文石從佩周成瓦礫者遠矣純貴者榎梓榎梓立而微材集巨室完榛棘者遠矣先生儀璣衡柱明堂佛仔 皇極小子固駁賤甚竊願別瓦礫辭榛棘遂厥狂簡其望至矣琇瑩椀楔脫可斤鑿卒幸先生與進而終之允明惕息惕息死罪死罪

答人勸試甲科書

陳義垂省詞厚意豐戢佩良益凡國之章數彌高者滌彌大官之位守彌要者志彌達此衆情所識無須勸也且張弧之初期於破鵠豈待嚙筭方擬發留惡有足闖棘場乃議進退斯不侗智者而后定也緣夫

道以時遷事以勢異審而從違乃可稱智天下之務
求在得之得在行之必然者也如使求之而無方得
之而不易行則竟亦空耳何以徒勞爲哉求甲科之
方所業是也今僕於是誠不能矣漫讀程文味若咀
蠟拈筆試爲手若操棘則安能與諸英角逐乎挾良
貨而往者紛紛之場恒十失九况朽索鈍手本無所
持烏有得理斯亦不伺智者而后定也又况年往氣
瘁支體易疲寒辰促晷安能任此劇勞哉牕几摹製
尤恐弗協時格矧於苟且求畢寧能起觀勞而罔功
何必強勉此所謂求之之無方也故求而弗得弗若

弗求借使以倖得之尤患行之不易足下教云得且
未必遑及於行臨事而思循次而作固不爲晚曷其
滯乎嘻人豈不自知古語云人各有能不能若是者
非余所能正斯謂也又曰昔旣累于今曷中沮苟希
野逸胡不夙隱乎夫行已以義制義以時故一鴻而
磐陸異一雉而舉集殊春苗夏菽隨候而執又何拘
乎又曰然則曷不遂行遜夫不仕無義度力而趨乘
田委吏莫非王臣如曰狗放逸之曲懷獵高尚之浮
譽豈吾心哉近世有旣舉於鄉而不會試者語人曰
始謂求賢而待若防竊故不復爲聞者高之僕竊非

焉夫場屋之規何必親歷始知如必親之一場已識
當不復入奚伺終試乎今既得而託辭焉是所謂掩
耳盜鐘將居其實矯其聲以它規也是以一世眩而
名利歸之既而以殊典起天官卒成憲授以舉人之
秩而退此寔銓衡之得 朝廷之大公也僕可以效
尤乎又曰臣之事君勞而不怨中外之勞亦畧等耳
舍此就彼將何居乎夫朝署之責隆忠効諫行則績
弘而知不任不任者躡親民之政狹簿書錢穀則澤
小而職易勉易勉者克識非大昧寧不辭躡而趨克
乎僕也上不敢如粥熊次不能爲嵇康下又不得如

索甫者乎哉嗟乎去就自有合宜之節難乎識尤難
乎執能識而執存乎智者僕不敢以智居而求免於
愚何不可乎庶幾醜一流於滔滔嚙漸鳴於群響幸
循其分焉爾寧矯激邪誠感愛懋友道之隆然而斯
言亦僕之誠也幸誠察而信之僕又豈敢以山巨源
傷公之義也哉

啣遇

提督山西學校事按察貳使湖南曾公昔以御史按
南輔允明竊蒙教焉然其蒙之也蓋曰公之道之行
德禮之被學術文華之敷達聞見之而得師焉譬猶

睹日月而願光明觀山水而勗仁智風雨霜露發于
天而物自生成無必面命而已益矣一旦斧節下臨
蓬茅允明惕然出肅奉以入公接之以殊禮與之以
溫辭傲以高賢大君子者為待望焉於時邦人聳觀
以為公之異政而祝允明也榮允明曰此不足為公
異允明不敢以榮也有不勝其懼者焉夫自聖賢抑
已下人式閭吐握尋常事耳後來人品鮮高道解風
薄據長人之地者傲玩以自賢挫物以為能因謂此
也異有如公焉脫畧名位周攬遐末鋪滄溟而縣宥
坐采葑菲而擷芻蕘以是行之而自慊夫豈勉強以

為之者與是故有不為武王無武王不式括有不為
周公無周公不延士不為公而已矣有公之道何有
於斯乎舉所足而行之其道之一端焉耳奚其異然
而允明則非此人也其奚以勝之不勝而榮乃將撓
而為辱故懼焉非不榮異遇豨懼以奪榮不敢居也
或曰然則何以弭懼以塞遇也曰是不敢云報默厲
而已矣青陽肇辰萬彙以條蘭莽惟鈞使允明可禮
則公得矣不可禮則允明失矣得恒在公故曰非異
非榮而獨懼焉然則噉感陳誦則無容已方春之條
其有喙翼者謹鳴而躍翔焉故言不可已也蓋曰公

之道武周之道也無所不至而獨一端乎允明之不肖且蒙之而况其他乎世且泰公當大行若周公之相武王也則予言可昌矣或者識而退已而公自畿郡守遷今位後益莫可量仲氏先生貳守吾郡允明復辱爲子孫無幾拔劍河南憲司政比行允明因敢錄昔語獻之冀爲聞于公蓋又曰公之道昔此之狹乃今之廣衆人之異乃公之常而允明之懼乃天下之榮若幸也

示續

自吾以上二世單傳汝若終鮮兄弟則三世矣同曾祖之族即麟之兒有二人麟既不肖二孺漂落遠外亦終當收之此外無一人矣吾家以善積望鄉郡迨二百年仕顯相襲天之祐蔭過厚吾等僥倖踰分多矣獨惟枝葉單薄殊爲可戚吾旣已老所望於汝倍於他情乃復彌甚將若之何此固自天意人不與力然予年至此際西岫高而羲輪下曷勝惘惘之懷也作好官建勲名固是門戶大佳事要是次義只是不斷文書種子至要至重苟此業不墜則名行自立勢必然也大率今人處世唯應隨所賦質成就得一二可名於人便是不忝其祖足爲孝人善士要必實成

無惡於志乃始是了蓋立志固要高尤貴乎實不必
過甚開口聖賢也每言及先公前後積累至於吾身
却顧委擔息肩獨爾箠箠未始不心折氣沮吾壯強
貧苦斥弛濩落使其時不幸死則一荒逸無成之鬼
耳晚暮粗立門墻支拄世業素日所立文業成名聊
以持之下見先人最是一字缺一作善之心直獻於皇
穹后壤塞空神明吾能之也爾盛年幸獵華膺偉業
欲聲譽可基致然切勿失祖宗以來傳家仁厚本子
又方冊行墨間也此予素衷因念嗣息遂言及此嗣
事吾既無不用情者至如禱祈弓韜以降思欲無
不為之今尚未遑嘗研觀古人論議凡求昌後必以
陰德為冠務方以此鑄切腸膈亦未得下手處不勝
焦煩與爾天性之切瀝髓莫喻偶少暇筆此伺遇便
且聊寫致之

答張天賦秀才書

女德秀才足下寅簿范君來接手書即座上拆觀辭
義霽然僕恒嘆今時俗寢寐古風闕冥大夫士相臨
以位當其時翕翕如鐵磁一分携頃便邈若山河寧
復望宵一勞手筆寫心以相浣也忽乃遭此慰悅何
量然而足下之為此不以率規式苟為美觀僕總萃

其旨大端有五要以僕為可以益足下故至若是凡
 所以待我與所以言我足以益足下者誠太過太過
 雖竟莫之益又何可以無復故頗為細條足下諸端
 而更以平生所得一二繼之以極所望不負心契夫
 足下之旨蓋以僕為有德為有學為能文為能教育
 為貴位位位僕何所有而敢當是群美夫德則多
 日矣身人全之賢人失得叅有觀古人蜚光來葉
 或以忠節孝睦若政術勲華循良剛鯁博厚介狷文
 藻高逸伎術等類不可枚數苟得一足以服人苟一
 無之則名亦一無之如僕者乃誠於德多好小而弗

能得也高明沈潛猶弗能就其一况克而中乎中則
 全矣雖弗得實深切刻其心謂未有果無毛髮之善
 而猶人者故平生摩厲若自得銖分不敢以謂人也
 獨惟弗能且已以為將口持之以進夫人或因而信
 之遂繇以成德我雖不肖令天地出一善事成一善
 人不既羨且樂歟所以每事輒徵古今人可以長人
 者以類舉而諄勤焉足下所謂教育者亦殆此類耳
 然而其力幾何夫所謂古人成德建名乃不一塗豈
 於今而不然是故孝忠大節百行細目患不果為無
 患果而弗成患不果成無患成而弗名吾願足下之

爲善由是而益果也果而大就也凡在此日爲善者
尤以勤勇二道爲難更願足下之果益加策功在二
者也勤校分陰勇先萬夫齊賢作聖誰恡誰沮吾料
足下接此愚言應犁然首肯心協而頷頷矣乎世人
爲事類欲先立門戶幸足下務其實毋尸其名凡人
好大指一而期之指一而譽之且哂尔不怡然從究
之口百而身一者亦幾希矣其口最以所謂道學者
爲高然由僕論之最非美者道學也道學奚不美乎
爲之非誠其病不勝故爲不美之冠斯習嶺粵特昌
深喜足下慎思明辨之也德之可爲足下言者如此

足下以僕爲猶或當仕此中此特足下愛我獨欲之
愚恐足下外無一人欲之也而况於僕而自欲之乎
僕誠不善仕其故大帥不能克已不能徇人不能作
僞不能忍心視時之仕者若神人然安能企及之哉
幸足下尤勿以此相俟又况末所謂擢且重寄之云
乎夫以是三者待我我皆末之承矣唯若所謂學與
文者可爲足下深言之因稍舉其梗槩引而就足下
之所有所切者會融而陳焉足下之質穎矣才邁矣
功勤矣學厚矣文美矣穎乃求求勿苟於細邁乃往
往勿岐於側勤乃投投勿虛於邇厚乃積積勿累於

粗美乃善善勿機於凡學者士之食也質者學之田也才者學之稷也功者學之耒也文者學之饁也凡人之質千科百倫然而人之生斯世也古今一也其支骸口目膚髮無不同奚有於質而獨以後先異然至要其歸每從世而下矣何哉斯非質故也氣易滿盈惰悠日時誤其一也志念不卓徇世逐俗誤其二也碎尺璧以作充耳翦匹錦而爲履綦可勝惜乎惟才亦然古今之稟旣同或同高而効不同等者其病猶質之自誤也繫馱馱於漕車艤風檣於磯杙如之何而達歟故足下之質如完璧匹錦才如馱馱風檣

吾願足下有以成之達之母碎琢寸翦繫而艤之爲也至所以成與達之者其方并列諸後即學與功而一其事者也夫學成以勤疇其不知然而古之爲勤何如哉蓋將役分陰如窮年用寸跬若干里語其至者殆千萬於今士矣僕嘗聞鄰院童子僧旦旦起誦其書無一朝廢或時見之問所記未幾已易一編稍久已數十其書視儒家言尤難成誦予因笑曰彼爲此者上欲作佛下欲成爲僧以自養一生爾今爲士學者上欲爲聖賢君子下欲不失作儒生取官祿爾即不爲上爲下且不與彼庸孺子欲爲一僧者同力

是斯童也勤於不勤之士也知成在於勤智於不智之士也知而克之勇於無勇之士也今士動輒非僧佛此一學力已弗若之矣則今之勤學者抑亦有若古之勤者乎雖然蓋有之吾未之見也古之爲學者何也至於今蓋亦多變矣其在於初將明理修身以成已用於時以立政安人建之爲志行之爲行施之爲功業宣之爲文章充充如也已而日以壞且浮大較以爲人期其身世以爲人期夫士繇是徵辟舉聘之制作于上徵辟舉聘之身起於下其道乃是而其實多非自夫子之日已病之矣逮乎

缺二字

以迄于茲寧獨爲人而已乎其間不能以纓計波衝颺馳顛汨繆迷日不可支而壞焉一壞於策對又壞於科舉終大壞於近時之科舉矣且科舉者豈所謂學耶如姑即以論其業從隋唐以至乎杪宋則極靡矣今觀晚宋所謂科舉之文者雖至爲猥澆亦且獵涉繁廣腐綺僞珍紉綴釵鏤眩曜滿眼以視近時亦不侔矣其不侔者愈益空歎至於蕉萃萎稿如不衣之男不飾之女甚若紙花土獸而更素之無復氣彩骨毛豈壯夫語哉而況古之文章本體哉而又况乎聖賢才哲爲己之學之云哉今爲士高則詭談性理

妄標道學以爲拔類卑則絕意古學執夸舉業謂之本等就使自成語錄富及百卷精能程文試奪千魁竟亦何用嗚呼以是謂學誠所不解吾犯衆而非之然而非有知已有所爲焉如足下之問焉則何必語乎是亦招尤之術也今爲足下則盡之意以足下於此業已精詣其於時取不取非業之咎勿徒止乎是以爲學萬分一慮足下以此質才與功學者專止乎此則是前所云誤用者之類也旣語至是因即請道其方凡治經者先誦其文且未思其義言言不遺矣乃取漢賢註傳而窮之次取漢後及唐賢疏義而窮之又次取宋賢所傳者而參窮之決擇自得於已斯一也已今士從幼便讀宋人之傳少長從舉業師一繫足後更無還期薶首泥目甘意睫下與聖門遥遥傳胄漢至于唐諸師永不識面悲夫請觀 皇祖開科詔旨士治五經皆先以漢唐注疏參以宋傳不知今日何爲而不從 聖訓也或者槩誘以 朝廷以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爲準的是矣又不知 太宗亦有詔旨必令禁斷古註疏否歟 先後聖人然則果有異同是非耶故僕勸足下宜尋十三經註疏窮之當自有得乃自有謂非可一旦強啜啜云也若患

嶺外無此篇籍幸力致之或他日仕達得之猶且加
一翻力亦不至如前所云也此治經也其於史也先
取春秋內外傳乃至史漢以降及宋元十九正史治
之君紀臣傳以繫事者爾爾志以繫制度時變者爾
爾得失分矣幾業彰矣勸戒辨矣於是他籍係史而
今不恒綴之十九編者如後漢幾家三國幾家之類
求得而通治之他如通鑑之屬史通之屬少有簡輯
議評之力者繼之野錄霸書私史小說之徒又繼之
斯可已今人自幼則以近人所類故事等造爲舉業
便事剿捷畢工於短簡狹策若所謂少微鑑史畧之

類而歷世根本國書罔聞知倘逢一疑覓一微茫無
可尋若因應尔吾又不知此何學也請足下取十九
正史者治之漸以及他若上所列節本摘編一閱而
去精評繆斷收擲剛察決擇自得要於有用大畧與
治經同也經史以外百家子類猶然也勤求決擇自
得致用與治經史同也母曰台惟知漢董隋王唐韓
可尋也猶未歎也而餘不知也又母曰台惟知周程
張朱可師也無可議也而餘不知也此非萬世之論
也僕斯云云者亦春秋知我罪我之旨非可一語爲
足下立盡之足下倘從之自知之也凡治經史子極

於問思辨者皆學也至夫篤行之則為己者得矣凡
典冊不越經史子集集亦學也或以為為文爾集固
獨文其間用有與經史同焉又烏可以不博此與為
文之說一道故遂言及之夫物必有則亦必有容有
者則必定义而小有變移趨時其定者不可議而更
正應屢救以回舊貫文章者物之至精必有則必有
容有則有定由時小變正應屢救以歸舊貫要知若
縫人為衣舉綺紈布毛精練殊寬縮益損度制殊及
其成衣一也柰何論文者徇今并反乎古要自宋後
繆極於斯嗚呼豈有古今相承千載而下數口翻覆

遷易乃欲為定辭耶今人幼小輒依閭閻童兒師教
以書市所賣號為古文者一踏舉業門即遙置度外
矣又欲自進亦錮蔽於宋後陋談問文曰祖韓又曰
韓柳歐蘇耳問詩曰宗杜又曰宋猶唐耳噫閭矣哉
然而知韓杜等者貴矣知韓杜等未足擅眾而止吾
者幾人焉知韓杜等未足擅眾而止吾者又貴矣知
而自信以自遂又幾人焉斯其誤寧小小然嘗使平
列今昔文家吾為第差之一決若陳算無或凝塞如
將聯及近來則吾不能矣每遐覽先英以逮後來便
將狂哭九京亦不知斯文何厄何振當即返正乎歸

而還乎以爲今是昨非一成而勿議之乎何爲同人
于野者寂寂也然此猶不可與群語與足下而不語
又不可故畧爲云爾復不自已啓一要術爲足下贈
大都欲務爲文者先勿以耳目奴心守人錫語俚人
腳汗不能自得而不缺一者心奴於耳目者也請
吾汝德自以吾目累察而上之觀宋人文無若觀唐
文觀唐無若觀六朝晉魏大致每如斯以上之以極
乎六籍審能爾是心奴耳目非耳目奴心爲文弗高
者未之有也至乎元與 本朝之文雖佳者亦無必
多視其否者請與締迹毋令廁我面側終日跨蹇駑

不越數堠一乘飛黃便自千里安可忽諸足下以爲

吾爲有學爲能文吾豈有缺一能之哉能言之如此

爾有一爲文捷經語
在別劄俟更寄大畧足下淵淳虛白大似黃叔

度英秀朗察復如楊德祖誠具美之器超時之珎也

僕所以欽愛而不能舍旣已成而猶進進必大發而

猶祝也夫古之學如彼其究如彼今之學如此其究

如此是何遼絕也成否而已矣成否何也勤惰而已

矣勤趣好而已矣成也存乎勤勤也存乎好好也存

乎識真不真真而以好則必勤焉勤則必成焉一黍

之食一黍之力烏有絲毫事苟不勤得之又烏有都

不勤極恐勤之不當勤不當最切誤事凡其上諸語
吾以爲吾汝德語抵是耳載願汝德省之爲可用力
之不可汝德意置之承邑志之訂甚善比僕自校有
三五誤處劄出改本付殷生脩刻亦未知停當否乙
亥字誤亦已告之今仍發諸誤處去煩足下更一取
板觀如未改盡煩就以此書示諭殷令即改定序文
之作尤承厚雅請即速爲之以慰懸懸但書無前後
序之說在後者只當書作跋尾或只爲序不用後字
亦庶也僕又以家事未行不幸殘臘添一丁數日而
天老懷方此作惡以足下至愛漫及之此月廿八日
前後決行矣高文蚤寄一觀然後請逕自入書但刻
工之費未辦倘可成刻千萬印寄一本某頓首正只
某日書發

與張天賦秀才書

僕出縣時猝猝不能叙別鄙懷已大不堪敬承遠
郊缺字一畱連不舍此自足下高義然獨見此愚不
不愧且感且歎重也方擬大傾倒於省邸然期前
遂後不遂果何爲然邪皆理之不宜有者釋氏謂
陷世界誠然然此歎何時而已也適遣人便漫致此
訊豈能盡言外縣志一冊附去板在殷處欲用可往

問南征橐亦寄去其間多不足觀只可與民望同之餘以忙不遑多及

答鄭河源敬道書

得侍儀誨僅三歲其間會晤數十荷愛慕德如自平生然使許時僅一二接顏面為荷與慕固亦當如是如異執事者雖一日三接不能強合也如是者區區衷素無假頰牙矣比承汗簡已畧答報亦必既碎洞亮之已而肺膈翻復索日弗自休故復欲申敷焉而勢湏以書大凡人莫不有志志正邪慝良殊而皆自願遂之其為邪慝者無論即為正而良其負性布

行每恒難乎中庸或務恢拓至軒馳跌蕩其究聖人謂之狂或顛摯斂至刻峭孤絕其究聖人謂之狷此皆自由其性知務從道而不得大中然必將務達焉以至於遂有若僕者狂乎狷乎每自揆量亦每自貳且笑焉夫中固不能凡臨事志未始不在開達當是時自信甚篤脫落防檢誠能等萬有於一喼乃遂敏厲於已酌而應乎人要之不逆吾道與反吾志其間小小移柱趨調亦無必校期為之而猶為成章云耳或不吾亮吾巽忍至乎八九焉而彼且遂事焉終將并其志而遷之焉於是則蒙頑之姿必至於大校其

事可捐者捐去不復望於同不可捐則以死期之不
敢誣也由前之必爲近乎狂後之捐與期近乎狷鄙
夫之執蓋若是寵辱福禍誠不能計然用是以賈禍
特多焉夫今之世何世哉以是執也行乎族且難况
仕乎州閭且難况數千里外華尾蠻頭之域乎哉然
而以遲莫之景當百萃之役冒焉往爲之烏有倖焉
無故焉者抑雖得旨不驚焉何也由先識之矣然而
必爲之者何也以爲人生窮通升沉福與禍雖出乎
人無不樞筦於天於命也已且若是者固宜失之細
人而得之君子獨求不逆我道不反我志不羞我心
不負我天故冒焉往爲之如使君子且不容則吾未
如之何也已矣即今使大戾賈禍如前云云即死無
惕容夫何懼之有哉然自頃蹈危塗旣蒙當世公卿
貴賢大人煦溫而援上之霽暘之光甘露之潤喬柯
之休寔謂至知殊遭矣至於今之知與遭也猶然而
恨夫不肖之不足能以順奉之也柰何哉柰何哉獠
獷之俗咸陽之鑑發其鄙羴羊之角摧其頑猶未革
也載可導而牽之乎今日不肖固無事凡所以回吾
道錮吾志淹溷塗炭者非上也非下也非天也非人
也已也非已之它也不即去而已矣然其爲不即去

也正以去不洞朗更是逆道反志故爾有如昨歲事
有累道若志者既告去數數矣其后事既散落無統
乃徑還已此非謾調爲罔人也

此謂脩志書事

嗟乎鄭君今

之世大人君子滿前吾豈敢以已誣人哉第古之待
士也因其材而篤焉其志在成物今之待士也律萬
品而一之握吾之律示盡吾之心成否非所必也吾
蒙知焉遭焉待而欲成之焉感慕而已矣曷其忘乎
且夫人之材品不齊其亡乎此而獲乎彼也多不完
故有爲者不可律於一不可望於人從吾所獲而自
成之若是者古之人皆爾矣又豈況於今乎某之於

仕得不得未可知也於文章間不敢言得期厲力少
少勉就則亦可知也今衆賢諸友繆見錄取者亦以
其所爲言語可見者采之耳然是物乃日常酬答賓
友請覓今雖謂有數十百卷非某之至也愚者之少
分頗得自至者未之呈著也今爲執事呈之故夫探
理德之真尋道器之秘極人世之務上引聖神中準
時憲下愜烝人以可立與爲者有子通五十五篇括
而韻之者有大游賦一首索贖隱貫異同抽篋取寶
指掌向人窈邃纖忽必有物焉者有子微缺二篇衡
鋪昔今直訂是非觸意而語隨手而述天人蟲草廣

大碎瑣索之而每得者有子雜字缺一十卷其它言理

載事尚有數種類唯歷世良史二三大家其餘雖瑕

類不無要與近代暗澀局陋者大殊異是趙宋之牒

益甚膚鄙其一作者予奪取棄見字缺一大同其二畏

守太過多筆寡削通數百卷之猥穢而首尾畫一宛

然公移其二成於纂宋之狄勢固有知之而不敢盡

符孔氏之道者此則尤切介介於愚衷大不自量而

輒欲裁定之頃已造端中輟復久今若遂置刀筆長

還丘林畢志史業斯文苟就亦不謂千年無知已也

此外英山秀水幽垆秘壑壺觴絲竹誰其奪之伏惟

執事高朗傑立古人為徒才志德學皆非蹇蹶者所

望昨日同役于潮雖非共事大帥畧同此獨坐時然

耳譬之玉石同炎蕭蘭並霜塵世常態何足挂言然

執事籛雲之駕理豈有可柅者超然遐驥為知者吐

氣母為似鈍者不能力為所為以諧人所望而更至

至乎人不望者而勞力困瘁煩以自苦焉以為時群

嗤允明再拜

與朱憲副書

耄夫馮杖患人籍醫忽然失之顛踣委頓適以譴陋

夙賴鑄輔自頃睽判闊然春秋明公翩翩狝舉切摩

煙霄賤迹淹伏蓬藿志闕行繫腸非木石能不動搖
明發不寐何復自己匪慕位勢道義遠而忉怛忉怛
夫仕之達志者立教尊於立政得士多於得民飽饑
經訓推澤才髦豔發英藻絢蒙山川登實甫田利富
百廩倖矣西土荷此祐福名祿赫來鼎鉉恭徯鄙且
爲今日上下慶倚鄙戾契於時此日漸投衰晚以公
昔相期屬者視今方不驗矣然而迂固之念不自謂
了方擬受一命於國銓二三秋後遂置名服放蹤磻
阿爲不材養年之木焉耳成行計在秋日以高明惇
密友道聊及之也惟是鉛槧之業不忘于懷爾日完
得大游賦一首祝子通數卷此二者稍具平生之學
其外小言數種紀事數編與寫成應時之作爲集六
十卷凡此悉不足爲公言以所圖者必欲得公一辭
叙論寘之書端規附以遠適在松江得喻侯指示有
鯉雁之便舩下燒燭猝猝致此諸草盡在家舍未能
隨往甚恨恨也圖之後便當或可致春深惟良自愛
荷天百休

與陸侍郎論捕賊事宜狀

右允明在京時南方賊勢正狂屢聞截奪行旅燒劫
居民旣而病中聞官軍累累奏捷又見解到賊首從

者不一適病間治行又見陳兵備捷報至雖塗路中
仰戴 國家之福尤未嘗不復羨執事勝制之畧竊
感且賀也自入天津而南上下道陳公之績無間言
行人亦果無虞至平原聞 朝廷有覈實之命逮東
昌始見上水船說賊餘黨所謂八大王者在谷亭八
里灣以至徐沛之間繼是大王之報日夕聞于途嘍
嘍不休及濟益甚僕舟次警備逡巡而行數日始定
每扣之土人乃頗得賊情一二次概靡靡初無智謀
所欲只是錢米婦女二者每到一地遇人稍警爽者
輒收挾之或號于市好漢從我問得二者所在乃旋

行寇最是一等亡賴窮漢為之鄉道某甲饒銀其乙
積粟某丙有羨少女燒劫姦殺唯言是聽因即引去
至其家亡賴為之迫促有如駟僮賊乃解甲飼馬恣
飽酗肆汚虐方其時群狗鼠昏營撓亂雖有餘黨散
在坊巷動輒困睡久始起立方且搬運財物焚蕩屋
舍而行其時若有智勇者乘其散亂從而掩之直從
醉夢中擒縛之如執羊豕但民家倖免又無官司夙
為團結豫備不敢決行及官軍臨之彼反已備拒矣
舍此而去亡賴輒隨之如前作過一二處徃徃公與
金帛令還或後再經前地復召用事今有因而致富

者鄉里敢怒不敢逐也以此前日賊有經行地方徑
過不留者以無土人鄉道其心疑慮故也則此輩其
可不究懲乎又最難成功者一事曰官軍賞罰欠嚴
其初官司只以賊盜論賞然彼雖非干紀犯分之比
而此之禦敵動以傷死爲期其至一也今使有功者
薄賞効死者無卹則誰其冒前哉聞有所謂劉千戶
者出謀致力極勤遂至以身殉之惟賊慘害百姓皆
謂 朝廷立有褒卹之恩爭欲奮而効之已而寂寂
至於其妻走闕下陳列一再往返而竟不白繇是二
者而言則事勢大校亦可見矣今茲之計莫若榜諭

各處賊可延及地方人民凡遇賊至但須隨機悉力
互相防備守護不得恃猾乘勢爲賊鄉道指示去處
以覲倖免仍行有司訪召先被賊害之家密諭如有
審知前日鄉道之人即今仍居鄉里者許令執縛赴
部覈實論以強盜得財不分首從之法抵刑梟首本
地以警後來仍復多設偵邏訪賊所在速報領兵官
將所部官軍易裝散行潛至其地投聚當處巡守官
將部署伺賊奸飲昏惰衆未嘯集之時往與被害之
家通知上前擒勦庶易爲力其官軍果能生擒斬首
功績明白者不爲常例重其陞賞前有實功未白者

追加陞賞卹錄有虛僞冒功者量爲懲治大抵捕盜之舉官少軍多軍人此功固未容有授官之烈况其素志得財勝於得官必須定立等格加倍賞與錢物則其氣自倍矣或被害之家有願跟隨官軍復仇殺賊者聽又已經被賊奪去婦女者或恐陰與賊連安已戕衆亦當體訪處置凡此數端皆近於事勢而不戾於師律者也自昨天津青城二大捷後渠魁俘獻官軍氣振只今賊黨被逐望風犇散大非前比誠恐逋孽冥頑自新路絕尚用故計匿聚有在又况寇有大小而其爲情頗同如川漢湖南江右諸盜所以處之固別有方至若懲鄉道嚴賞罰二者寔惟用師之綱料不多異或可因此以治彼也今 聖政剛明閣下抱文武才德助算 廟宇如良在中如仲淹在外小醜不足平已然芻蕘之詢政此日事不肖類黜有司袖手而退方當隱伏故里以瞻太平然欽公之望而辱公之遇頗與他殊故輒因耳目所獲列狀以上幸不以出位爲譴而并廢其言則他能言者當繼出矣謹狀右狀上少司馬大人先生執事七月二日

復某達官勸會試事

輿從下賁不獲攀侍媿罪媿罪寵喻賤子北上之計

深領長者委曲愛厚之意何以為酬一味銘鏤而已
蓋此事在賤子固不肖不足為鄭重然亦係人之出
處似亦是一大事幸容其人少行己志可也若稍以
恬退為辭便係迂誕不情所以不敢僭妄云云深望
公以德愛人矜恕之草畧陳復統在度內

復徐生

遠辱專使導諭勤渠領感領感北上之期固自未決
亦自有說話其行其止未能語生嗟乎生人生相知
貴相知心心非可數百里傳遞者是故竟未能細細
答述如來教所云也其他所示尤是難說嗟乎生柰

何哉柰何哉陰寒自愛

祝氏集畧卷第十三

書牘

白郡侯林公爲校勘郡志帖子

某稟有郡志科第表生已再勘一過標記誤處徃與杜先生面詳過付與章浩領訖今稟欲乞再將志書二部付生於內但除本朝各項人物全不看不動外其餘自首至終生當校勘一過亦不動其文字但看得中間有寫刻字樣差舛者擬用硃筆標記一本呈送案下一本生留下備照不然誠恐重刻表後餘誤未盡正印出仍前未爲停當有孤委托仍乞將各

屬州縣新舊志書見數交付與生以備參考校完一併呈納恐反勞尊不敢面稟為此謹具申請伏乞鈞旨賜示進止

上俞都憲論備賊事宜狀

正德七年閏五月二十六日

蓋聞事有本末善議者先其本耳豈遂置其末哉兵以謀為本然無驍毅之衆可乎謀在智者出之至於施行直湏將士今賊雖逼近形迹未接謀之先者宜在選將練卒積粟堅壁四者至於比肩握仗周堞而立此圍城時最後事也吳人輕脆誰不知之語曰以不教民戰是為棄之今為是將以備賊至而禦之乎

亦姑以示我之有備乎如謂禦敵是棄之也如以示勢賊素輕視官軍萬一有覘謀在城中見此輩怯懦殆同兒戲適示弱爾假令賊奄至當以何人為將武弁誰可守吏誰可為可不豫定哉轄門之士素昔校閱既不精練今何不日嚴操演縱不閑習亦愈於執杖擁關徒事呵喝也抽點民快全是應數而已何似招募拳手棒師廣及下縣素有慣能騎射運使槍刀等項器械之人使為教師團結民快分令操演然必審究來歷明白湏是土人以免賊之姦偽既已團結若鎮江報賊果南則急分屯節節禦之自楓橋滸墅

望亭以接無錫或今先行量撥軍快委官部領於楓橋屯劄衛護居民流竄今賊衆在江神都雄固必不敢犯淮泗上游又不可返則惟有南入京口東趨海道耳海道之備姑別議之萬一京口失守則將何如愚以為賊雖猖獗不得船與操舟之人決不能行今既小失於江莫若會報常鎮松嘉等府北自京口閘南自杉青閘委官守把一應民商大小船隻俱暫不許往來或有緊急官船不得已湏行者只令一船單行其郊外以至下縣地方俱有水路可以出江入海者一體把截船止許往南不許往北近郡之處如

太湖沙湖諸處網船素皆私賣魚鹽與賊為隣亦行各巡檢司嚴加密切覺察止容在湖網漁行泊倘或賊人已入京口即命各屯將領速引所部軍快奮勇出奇多方剿禦其詳此未可以遽悉其時卻行添人防攔前項湖船不許出湖若江上防禁嚴緊賊人無船可奪守京口者只宜相機設奇或多用火器以壞其船則上策也壞船之法自來不過數端如鐵鎖錐綆火箭紙礮油荻灰豆之類大率如此并臨機奇巧今姑未詳但本府今所得為只是選將練卒為要雖曰上兵伐謀然孫子又豈單軀徒手可成事哉但今

所陳事勢頡頏牽掣彼此難齊非尊位主維固有不
可今所望惟明公爾至如積粟之說則須調停堅壁
之說則須確實今皆謂城外富室巨商之所儲蓄如
錢萬里橋等處囤積官宜移運入城以防閉守既封
禁矣然城內固民外亦民也合無量抽其半入城椿
貯餘且容其糶與本城內外人家以安附郭之民仍
復差官監糶不許假托載運遠外及糶與下縣別處
之人却於南邊下縣積粟素多之家量借入城倘果
用過許後官民設法還價其有厚儲願應勸借者照
賑荒事例 奏請從重賜級旌表此調停之謂也堅

壁之計亦姑未陳古有由地道水道以入城者此難
昌言大要先須多搬木材竹石在城內沿濠四散堆
塚以備急用善泅之人亦當募備各鋪蓄賣硫黃焰
硝悉爲稱收在官用過給價不許存留在鋪大抵江
南之兵水戰爲多水兵之勝火攻爲多今城郭內外
人心搖動士夫必懷長畧而未見會議之圖細民仰
恃官府而未知定算所在愚生譎昧不知兵事謹以
千慮之一冒上左右不敢廣爲敷援稽擾耳目或布
褐之士抱策伏謀恐自有之尤冀博延切問以廣忠
益謹狀

與興寧師生論鄉飲帖

鄉飲之禮主於尊齒尚德非他宴饗者類故其人寧少而不可濫昨擬數人今稍斟酌之大率不越執事之見但似絕少然不可徇俗也屬吏言曩昔執事秀才亦與席愚竊以爲不安夫坐而享者爲尊且榮之也贊禮奏歌皆爲享出如贊奏之頃當出席而有事其隙入席以與飲則是紊禮樂爽名實不足爲尊而適爲勞不足爲榮而適爲褻不能當於禮而安於心以食而不以禮非所以待君子也愚故欲改弊習請質諸高明以爲何如

與分巡黃僉憲

拜辭後抵縣賤體困弊猶未管事反覆省委二事皆未妥貼不敢率易苟從今具一牘并狀申繳察院謹以副本呈覽所望於我公者必爲調停不失上下之望至扣至扣生自顧不才但縣民亦頗相信不惡此歸士庶迓及一舍之外有過百里之外者今紛然欲赴上司保留非僞也生欲止之則不忍欲趣之恐近釣名亦聽其所爲蓋今將舍小趨大固無嫌於願留亦是辭富居貧之類耳聊附達知不足介意生來此僅歲餘而處外者強半如此紛紛益思稅駕但愧未

能勇決拂袖即行耳惟公加念之不敢覩縷

呈分守劉叅

稟看得本縣往時擒盜保民之人有民壯四百名內設總甲四名領之千長數名各設總甲不等每甲督率鄉夫三五十名凡此二項卒徒皆係平日訓練閑習臨事累效功勞其後民壯裁減止存二百五十名千長因缺今值鄰封多警之秋本縣老長黎庶輿情僉欲將民壯照舊增加千長照舊設立如此誠為合情宜俗有備無患之圖生方與衆講求先此申稟容伺議諧別具申請詳定其間有舊千長練廷爵者尤為驍捷屢立戰功縣司累有保舉欲令襲授撫徭巡檢職事此寔合縣公論上司亦已洞察但因循久未克就今此具申伏惟審訪裁納俯賜俞允民徭幸甚除公移呈達外謹具陳聞伏惟台鑒萬萬

與徐判

稟生辱台嚴不以屬吏見待輒有愚見不敢不盡昨蒙諭民壯事生之分惟當遵奉而行但其間人情事體稍宜處者蓋以此輩累曾擒賊是於官為效力而與賊為仇者也今若退之則衆皆解體而人不勸賊亦將玩官而復讐矣又近日擒盜其中多與有功今

各上司皆令賞勞總府又令分巡道查名照軍門賞格給賞候文移至日遵行則又不可退而復進以生愚見莫若俱姑留之容其自效以觀其後按臨較試去留其新願報效者或令附名隨操以伺後舉亦不負收拾材幹之盛心而新舊之士皆知感恩奮厲誠爲便益生於此初無所係亦以近日僥倖之捷實出此曹賞罰榮辱事同一體且恃至愛忘其僭犯上陳伏惟鈞宥萬罪萬罪

呈分巡顧僉憲帖

小子鄙猥無似伏辱大君子頒賜納愛又獲收蔭桑梓之末榮幸何勝寓京時受教深厚方愧不能仰報今又得與節鉞之屬所謂二天獨有者古人以私而小子以公其驩踊激切誠不虛也在省復承召款彌隆感戀今以刷卷吏去輒敢具帖申稟小子不敢離所守以躬謁麾下吏往即與生同載傲餘寵百凡公務中切覲包荒霽威垂賜帡幪一二小子不特有光而已外調土兵緣府中文移十一日方到兼以民壯糧戶四散不能速辦餼糧之費雖上司有止給行糧之諭此輩單赤若使窘薄安能奮厲用命以此少緩啓行統惟鈞鑒海容不任幸甚冰霜之上不敢以儀

物冒突統惟台畧萬萬

呈分巡黃僉憲

承教欵歸感戀無旣 朝廷求舊佇倚國之老成公
方簡寵魏俊休佚之圖豈道與時所宜請安高駕式
副後輩瞻依以湏昌命有如不肖么麼區蹇非敢姻
缺於塵泥升斗間草茅之懷寤寐不置亦以時消息
少遲旬月非以歲計也然而未得自遂致其將柰之
何昔人詩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矯
之者謂事不了即歸乃得歸耳若事了則又不舍置
愈不能歸矣此論固善然人之心事有可語人有不

可語人察其志適所趣乃自得之若使固者觀此必
以所謂身事者如功名富貴之類以爲士君子之所
不論者又可計於了不了耶如斯論固高其於人情
不盡也苟敗義者士君子必不爲己義有委曲隨時
制之何固何必何必以身事爲錢刀田舍類耶偶因
陳謝輒贅瑣鄙唯我公大人垂亮外有拙藁紀事四
冊呈覽又洪氏夷堅書二冊并上後更續呈亦稍爲
公退食解頤之需耳此不足以請裁教切仰階屏不
敢屢溷堂寢輒敢遣人捧獻伏惟台畧幸甚

六月廿四日河源東鄭尹自修

賤迹考滿今始成行殊當大樂然竟樂少而慨多唯
公知之必欲候謁行色稍急又此中情事忽忽一相
對亦安能了公亦不恠在兩心懸照耳縣志二冊附
上未能忘言者悉伺後訊即解維矣允明萬罪萬罪
與施聘之僉憲

不肖獲事四方君子亦多矣過荷甄收亦不少矣然
而私心投注竊爲見知之深謂無前于執事者故昔
者有固交之陳執事固亦不以爲過爲棄然而比歲
形迹則亦闊矣不審焦爛殘薪猶不絕於中郎大雅
之傍乎自甲戌都門一別又更一甲且一紀矣中間

濁跡升沉幸不幸皆不足向高明道之獨索居斷
之際每一念君子即如玉山在座彌久彌至也非調
辭獻諛執事固能諒之矣嗟乎人生有幾一紀耶當
時勸試之舉執事將成就僕之心何心也此當雕肝
琢腸唯恨當時拙劣執志不終竟兩失之徒負君子
淵崇之德惶恐惶恐耳執事向來凜秋霜之操今日
霽春陽之澤 明良旣翕雲龍方騰位業烜當代風
聲鼓青史後世因以知公之友有一祝允明其亦幸
甚也已由茲以後公之巍勲仁績當得之邸牘口碑
高篇大製當得之郵筒崖刻唯面教杯斝不容易而

得良用耿耿抑人生萍梗浮蹤亦何用意必其爲知
爲益但得心不如金可鎔石可泐耳會漢齡之姪時
道公恤漢齡死後之事之詳其一族生者死者負戴
仁恩非僕言可盡今時萬里涉巨浸圖返旅襯非公
終厥賜復將何賴時行輒復具此託致左右譬如良
醫已投神劑于濟者旁人且更爲濟者家進刀匕奉
水火以瀕良醫必不恠也外土怕聊引遠念興寧志
附上恐亦已有之聞後政頗有增益或得命印一二
本寄下尤幸僕在都有懷贈執事鄙詩二篇崇堞倚
紫冥云云又謝邀遊東郭草亭三篇共傳修稷事云
云者拙橐具在又有奉贈七言律一首失橐全忘其
詞倘惡扎或在行橐暇時命小史錄寄益佳舊作濟
陽登太白樓寄公一首不記曾寫呈否漫錄并上周
時得值齋中丞乃壻陸子餘手書併僕一簡圖欲達
之然非執事爲之先容則徒持萬里之書至而不能
達也統望丙裁不肖居憂中不敢用月儀頌祝常禮
伏惟台亮允明荒迷不次

上巡按陳公辭召修廣省通志狀

惠州府興寧縣知縣祝允明狀右允明伏聞古者上
下之交傳忝列事則以書啓今世屬吏之於上官乃

有不敢又聞卑賤之於尊貴有所陳請法當面稟勢不
得面則以公牒今允明纔辭斧鉞所陳不過面委之
事亦不應隨復託諸筆墨煩瑣突冒誠以今所欲言
出於垂辭之後其間心志事體有非公牒布露可盡
以此反覆事勢敢以狀聞凡公所以期待允明超越
典常太過冲挹可謂歷千萬人曠數十百載僅一有
者誠古賢之盛節昌代之美聞爲允明之圖獨宜感
奮有命則從以求報稱而已其他皆不宜計何況褻
瀆煩言以至於此但緣伏自揆量事難勉副是以不
敢輕從上之閔闕期待重於丘山下之不肖跋扈艱

如跛鼈萬不得已乃敢僭敷悃臆塵黷昌巖夫公之
待允明者以爲僻海小邑撮上子民金穀訟牘無足
煩爲不若去而爲文辭務述作旣高且逸功或可見
然謂能爲文可當述作則旣不敢又謂民社之事有
不足爲則又大不敢者竊自童弱歸誠古賢游夏祖
宗歷朝工匠黃卷日對師友周旋雖挂名鬻籍勉事
時學其寔醉心古典期畢華顛旣而摧頽場屋時文
日踈好古益篤雪簷燭牖汨汨筆硯或言心紀事或
論政糾俗妄有所述頗就篇帙故有祝子通五十五
篇祝子微二卷祝子雜缺卷大游賦一篇蠶衣五篇

浮物一卷野記四卷成化間蘇材小纂四卷太中遺事一卷武功佚事一卷太僕言行記一卷先公門人記一卷語恠四編四十卷文集六十卷後集十卷集拔二十卷其他與人共輯先朝實錄輿地志記暨及小雜詞說又不與焉以是知者妄稱能文然自顧愚陋不敢當也今使以拙才闇識荒滯之筆卑微統屬之身而網羅十郡之見聞揚摧千載之人物欲得文善而衆信豈不難哉此其求諸已而有不敢也勿承內外尊長則以仕學之規並教之又竊自憲古人志於牧字之職者如漢劉梁之流以及唐宋才哲辭

中職而請外補者甚衆此於愚心甚合竊妄以為他日獲登一命苟得親民誠為大幸五應鄉薦裁忝一名七試禮部竟不見錄曾未嘗有毫髮怨尤忿懟之氣衆人盡知非敢妄繆迨戊辰年會試下第朝廷纂修孝宗皇帝實錄伏蒙當時元相欲薦允明入中書執事筆札允明自審力辭不就惟默感恩而已逮於甲戌赴選天曹乃得今命當時允明非不知其至卑而勞地且微陋然而分之所得志之所安不敢辭避今在治所雖誠荒鈍無狀然使以為卑且勞而惡之則實無此心何以明之使有此心則當時之薦

已辭不受豈有初願而來今乃不安其分此其心事甚爲彰明今荷殊私愛惜期待欲其舍仕而學寔公倍万恒品之施恩而非不肖匹夫之志亦惟默感而已不敢自昧不揣妄即冒從倘必謂其不可當官而俾之終身執簡掉筆是實腐豎無用之材則亦將焉用之又聞重過於待欲以非常之格內選之職辟之此尤小人萬萬不敢當者何以明之使不自知欲慕華近則戊辰之舉可就今殆十年豈有昔旣辭之今乃反萌覬覦此其心事亦甚彰明就使恩府必舉設得俞命允明亦斷不敢受天地鬼神所共鑒知非敢欺飾唯領恩府知遇夙異刻之肝骨萬死不泯今自扶疾回縣氣體困瘁日治藥餌未能臨事誠恐稽延孤負委託干犯憲刑隕越戰灼不勝迷畏謹具狀同移文申請先陳猥賤之心其諸事宜總萃其說畫一于後

一著述郡國史志須籍鴻博之才允明識見庸陋才拙學淺不敢僭妄承此重責如蒙免賜鈞命不勝感戴之至

一本縣雖僻小地方多故止有卑職一員更無佐貳守土如蒙姑容勉守分內執事庶免民人責望

一蒙委署攝南海此係公法不敢違抗但臨辭又蒙
鈞喻至此不責吏事但帶空銜俾之專治文事如此
則是公爲尸位廢職雖極尊威命所臨不敢昌言至
於街談巷議反唇腹誹必所不免以此思之不勝寒
膽畏縮且旣握章綬則錢穀之出納刑辟之擬議豈
容不知若但瞪目署案不行綜究則其間後有失錯
咎將奚歸誠恐不惟浮議難遏而法亦難通倘恩府
必欲舉修文之事則署印之後乞欲勉幹職業一應
縣事無不與聞撐持處置即如尋常署官事體一般
但於察院司府朔望叅揖常規及迎送之類明賜告
示量行優免至於總鎮市舶衙門亦恐不敢推避又
若支應夫馬等事亦乞明賜嚴委佐貳分管稍得竊
隙工夫以從文事如此庶幾可以盡瘁黽勉趨應嚴
命若但守筆硯不親民事卑職螻蟻塵沙之膽萬萬
不敢當受方命之罪

一旣攝南海計未久新官即至其時文事不終不敢
還縣寔是置身無地若旣不治本縣又不權他縣使
之退處閑居惟務纂修全無事管則是已爲閑人渾
無職事不惟上誤鈞愛而亦空負 國恩不惟外蒙
私譴而亦有涉官刑慚惶震悸不敢對人伏乞鈞裁

俯賜明示

一修輯地志誠爲一邦之大務一時之盛典公天下後世之心也然人心不同公明者寡同恩府者未必皆然一涉予奪愛惡紛起此理勢之必至小人才薄位卑誠所知畏凡以此事罹謗毀者至多小人親歷者二其他所聞不可枚舉其甚至有罹禍敗身者古今皆然人所共曉即如閩藩黃憲副先生舉事之時亦嘗爲人投以匿名之牒者二况茲通省之事萬口所集其間好惡之私權勢之託卑微之手何以當之只今亦已有旁議者不足瀆聞倘果欲爲必乞鎮以鈞嚴之重備行條約除舊志外凡今所修其間一應事件如人物之去取低昂事實之訪擇筆削一一皆須各該郡邑分委官儒耆士先造郡邑志彙一本申送案下一本逕付館所必待鈞筆判示應合收否以憑筆削如古人作史亦有稱制裁決之例今須遵依此式庶敢遵依

一是書之修必當寬以歲月且修且訪庶少遺闕舛訛汗青之辰誠未可卜第恐恩府歸朝有期允明輩竣事無日霜斧去後人異其懷孰能主維以完盛舉於時已經動支公帑錢糧勞役幹辦人衆使或有

人以爲受直怠事糜費無功加以稽算責併某等無
主無援曷免咎戾於是不徒孤恩府之公心某等雖
獲譴而無補伏惟鈞照裁處降示

一允明蒙二天之恩死且不朽此皆肺腑裏情非敢
矯詐均乞電鑒霜斷但上不負恩府之心下不失草
芥之志焚身粉骨所不敢辭以前件狀謹錄申聞伏
聽鈞旨

與唐寅

足下之澤我厚矣夙昔見足下才峻志遐力量又捷
意鈍敝者後必爲所遺每討論頃輒不盡所詞意足
下之越吾也至其後足下之峻者益峻遐益遐捷益
捷僕之所深畏而終不遷者計特足下一人耳然幸
到於今不遺吾嘗謂今之學者與昔大異要異時所
就亦當大異夫謂千里馬者必其朝吳暮楚果見其
跡耳非謂表露骨相令識者苟以千里目而終未嘗
一長驅駭觀於千里之人令慕服譽讚不容爲異詞
也吾昔窺是業甚蚤及其漸深時乃更以自淺袖手
瞪視者甚久不敢姑一跳躍以得躡躅焉故且循涯
而涉至於今雖畧獲其躡武然故乏踣鐵之蹄料其
後恐終不入伯樂氏目極自悅也然不能忘望於中

每覽足下詩筆必興觸此意或相面則輒為家市薪米之語所先氣已衰暗此意竟不得大發而長鳴之嗚呼人相出在一城郡其事業同志思又畧近乃不相有增長如是夫歲暮科程期迫猝猝將各南北又坐病不出百朝分矣柰何哉柰何哉夫善劍者必用名劍今名劍具在吾將以善劍名必深其法而後用苟術未詣或中路而止然且漫用之則必有解指落腕之悔凡今之自怨而不進者其畏在此厲哉足下大詣勿止毋敗指腕為勞拙者咲僕尚有論術一二語忙不及告矣或在後書

不肖心事支離勉強出山雖未知所之遂否然深憂踈蹤涉世牽掣之際并失平生伯虎英朗所談類能中人冑繁於此行能以一文為規助否切怛

答梁文伯

訊至承尊公奄棄館舍僕雖未獲親侍芝宇不覺放簡駭絕何蒼蒼之難謀一至是邪人所為御世不負靈稟者才所為受天之祜質諸幽明合契自必者德二者有其一或備而未純意亦可調酌以取福何至皆具而竟不酬如公者哉孝誠過人想慘割冤毒如何如何數千里懸隔不能犇弔左右所以慰而祝者

亦唯在順變節哀留不訾之軀全忠孝之託幸甚幸甚又荷衢練之惠趾踰几杖使旋率然奉答不謹總在諒恕嗣有便翔無吝教音卷帙二遣去外素綾二幅附徃救涕允明悚息

柬何文西

客厨乏良醞亦是急務昨見君所泥尊滿地是君或二方者乎能分一苞過一河單醪也青蚨繼徃乃故園價倘欲鄙句爲博猶能搖脣鼓舌誦伯倫之頌唱子美之歌也

柬錢二

今日不審公蹤跡如何可出山否若不出少頃允明來就公小談消暑得否山中諸公有韓文煩借外集看一處

答史隨州

引之太守親家先生閣下違別忽久縣思不釋雖不及數致音訊如瘖人之望語痿人之望起其口無言其足不前而心日深也賢嗣歸得手教矍然爲之大呼疾躍僕疾瘳矣凡閣下所以勞籍僕者咸出眷愛之情惟飲佩懷感而已不能塞過望也若閣下者以古人胸腹才度而當今人之地位故不免自覺戾契

爾爾然嘗試論之古與今之世竟誰為勝邪今人不能今何古人之能古也少紓賢勞之嗟調重眠食為隨人慈哺為古石杜申氣大歸要無負我 天子與所學如宣公語魏階耀柄公道亦自在 朝廷可昌言祝之也喜遇便風稍答一二外鄙句一篇忙邊無鍛鍊功且鈔上亦聊以寫心又奉先公集吳越書幸置之賢嗣字文勉就再寄使宅寒家尊幼悉無恙不足多述凝睇西南馳思蔚然

與都穆論卻飯書

元敬足下嚮婁見堯民言足下不甯加飯從平旦一

餐后或過午不食僕初謂足下當是在為文詞或作字時心有在而忘飢耳心有在而忘飢僕亦恒爾未足深異以復問堯民堯民曰不然僕不信也比訪足下館中當足下朝飧後與談半日甚勞堯民出酒食食客食纔舉為它客邀去足下與堯民與僕至客家更迭進酒客苛勸三人不能禦強為進迫莫乃歸足下與僕醉蓋等午皆失飯也僕至家連索飯食盡一盃即睡去迨一更四點候覺又飯半盃乃徐步立而後寢計足下夜飯亦當與僕等耳次日問之蓋是夕竟不飯始驚且信堯民所語非為為文詞作字然也

非心有在焉而忘飢也非與僕同也思欲走問其故
與議所以療之之方以它忙未克然昨日與足下同
諸友登虎丘始入山即講吟事擬韻定格格韻定即
冥搜窮覽理筆簡檢策牘糝糝不少休從者時進一
杯亦往往麾去諸君皆爾蓋所謂心有在焉而忘飢
者居久之詩漸成草各復少坐期上船畢之於時諸
君心稍縱適置吟事復酌酒進饌山僧急以飯薦衆
速取殮恐取緩而飯窮也足下獨散步微吟如前僕
力勸之足下竟不進也問故足下曰幼以飯時趣卧
得中滿疾迄今不能多飯飯畢必走步數匝乃始可

坐或稍不喜則遂不飯僕聞之始復大慰且疑足下
藏府稟於天果與人異邪是非可疆變也然則世真
有不飯而生者邪堯民曰元敬雖不飯然婁進雜餌
但不急於飯耳僕於是疑釋而慰則不能已也因竊
為書勸之冀思所療夫飯不可卻也今天下有至愚
不辨菽麥者然未嘗卻飯也有心恙不計死生者然
未嘗卻飯也由至愚而上之而善人而君子而大賢亞聖而
飯也由至愚而上之而善人而君子而大賢亞聖而
聖人未嘗卻飯也即有卻者出乎疾非出乎心然不
思所療者未之有也今足下之卻飯者何居乎心恙

固非矣由至愚而下亦弗論矣由善人以至聖人固足下所能也所學也所願望也而皆未嘗卻飯則足下之卻飯何居乎由聖人以至戎狄未嘗卻飯卻飯者獨有神仙家者流或言之夫神仙者外聖與愚而別爲一道然其法亦自有效從之者必盡其方而后可收其效不得其方而且爲之則不獨效不可收且更有害而其方則不可戶得而人習之故其言卒歸之冥茫空虛繆悠而亡徵就使有徵亦非吾人之所能從而謂足下從之乎旣不此從則足下之所從亦聖人耳夫從聖人不從神仙家而乃卻飯是真以疾

耳然疾而不思療則又非真能從聖人者也今姑問之足下從聖人乎從神仙家乎則必應曰從聖人夫從聖人則必不卻飯卻飯則必思療卻飯而不思療是非從聖人也非從聖人則蓋亦姑從神仙家力盡其方而覬收其效可也而足下又不能矣如此是上焉不從聖人下焉不從愚人外焉又不從神仙家之人足下之卻飯果不知其何居也夫上不從聖可懼也下不從愚可懼也中不能外聖與愚而若外之而又不能真收其效又可懼也彼旣懼此亦懼是懼而又懼也舉大可懼三而足下不懼焉此僕之所未喻

而爲之竊懼而復爲書勸之也若夫飯之所以不可
卻與所以療之之方則非此便應悉者唯足下開納
而毋使僕之終懼焉則繼此當更議之無任切切允
明頓首

與施別駕書

僕聞之歷艱危之後者知憂人之憂在出人之地者
可施成人之力故脫波濤而立平陂乃詔來者以尋
舟則言之者真聞之者聽矣僕之少也竊幸生於賢
邦仁里而出乎詩禮之庭當是時也恬然不知米布
之價况餘事乎日惟從先人求紙筆耳閨室獨坐每

自泰然而喜以爲生得內外尊長之誨迪若是不二
三十當粗成人也忽而授室倏而抱子曾未轉首而
繼遭大罰群美頓革霍然如電掣星過凡舉其所恃
以泰然者邈不知所在矣自是志趣荒落履踐鈎棘
以至于今竟爲愚不肖之歸冥擠默擯其狀甚衆其
中萬分一猶可以尾君子之末者則皆昔者之遺也
嘗自思之其所由來固多大歸孤立無援之故矣雖
然僕則已矣不幸矣又不幸而見鄉黨有抱附奇質
之人亦爲世法所撓軼軻輓深有似於僕者僕雖
跛夫不可以引途又安能忍心吞氣不爲一求援於

高行遠步之人哉此所以有瀆於閣下而不能已也
所謂抱竒而受撓者誰也閣下之嫺子邢參麗文也
麗文性行簡澹操持安定學富而覈文質而秀在家
在邦雖未無怨殆寡悔尤而勤功遠志迥不可攀未
見其止將猶德驥伏皂千里在櫪循是數端謂竒質
者非與然而進未升入印組以行其可用之學退無
分業以安其草澤之高此猶可也惟士之常至於人
間有身之累塵勞土役所以沸止水而翳明鑑者又
可以勝言哉四年之前僕見其有衙府簿牒之語問
之知其家故有軍事之誣於時僕固已竊嘆欲爲之
排解而愧不能乃至於今聞尚未已則其推抑蠹敗
也者當何如哉抑此特僕所知一事例是而推固非
僕所盡知而其視僕向遭之艱憂又何殊也僕不幸
而不得人知今又不幸而見麗文又幸而見有可救
之者則僕又安忍不一爲出位輕喙而號鳴之也然
謂閣下之救者又不特以在嫺連之間師弟子之分
也以竒質之人宜受救於君子也以嫺連師弟則愚
不肖者豈亦可救而愚不肖以嫺連師弟而救竒質
者以非嫺連師弟而不救與以嫺連師弟之嫺而不
救皆非君子之用情矣是以僕反復之而知閣下之

必肯俯聽僕言而僕言之無愧也至於所以援救而成就之術則無伺於僕矣閣下德學心量皆追古人州里後生向者獲立一席之地以承緒餘其間蒙賴以成就者多矣顧於一麗文而未念及之邪故僕不免其諄煩之甚也如此未及而言躁瞽知懼有人謂閣下曰吾蘇山中有荆棘鎖一竒石則閣下必急曰拔出之有麗文而不拔出是麗文不如石也風氣春厲惟道體倍金玉

與連博士勸勿食牛飲水書

執事允明謂凡爲朋友者輔仁勸善固其道之大如傳躬保生亦其職義也允明來南六千里接君子亦多矣於執事尤荷勤篤安得不盡愚衷焉允明少憙多學大道固未聞至凡諸人間衆藝事蓋廣愛而兼求之其間如燒金術惡如仇風水大不喜不信相人祿命稍信不喜唯醫法當信且講索者然亦不及加力乃坐踈庸非不信也南中號最難攝身當倍務究醫理既來屢霑疾因不免時觀其書審其言以自衛雖於其術未至視向之不力稍力矣以是見他人嬰疾而失治者亦每好爲之討論况執事乎自始獲交執事于今三秋其間聯坐共食不可以數計亦悉知

見執事氣體之所宜與否矣比復知先患腰痛後患胃府不實且甚乂焉執事善飲酒繼聞時時禁斷之然區區之見禁飲固美恐貴恙所自不必專謂酒要之脾腎多敝此執事已察而理之無庸鄙言昨偶會執事韋公舍頗聞以啖牛脯後脹懣因復飲水遂至大下自天祐之輒即平康此亦無必大慮然而迂鈍所見不能止於忠告也夫水輔土以生物物供人啗以養者自其不湏熟者外湏熟者未能舍水火而成也其功能活人非可以少奚埃於言然而其性則寒寒則能傷人又無埃於言故水不可徒飲也有如壯

實之夫或當盛暘或過燥食或作勞氣炎衝急則少飲之以殺熾燄可矣又若長江之北以接西北華夷之地土壤均密剛燥人生堅實一日兩飽麩麩侑以葫蒜便大啜涼漿去葷臭克塞自為甚適是猶南人之嚼鮮吸醴以清潔恬澹為暢者也故水在北肚無侵敗南方水土䟽洩壚薄人得地氣以生其間脾胃亦薄若使平居餐麥呼泉流以代三飯如北夫然則必殆矣况嶺南海北地氣益䟽人氣益柔水可易入腸肚耶鹵且賤者習俗苟忽或易於是若士大夫君子全親受葆天命愛身過珠玉者可從之耶又况居

高厦坐明几黃卷是對賓朋斯侶夷然灑然而無塗
奔市役之煩勞者耶又况玉體素有微痾易於觸損
者耶以是啜水是決上游之洪以助易潰之卑隄亦
可畏矣牛肉之性本和補而質則韌結最難釋化烹
鮮食之猶可至縮為脯腊尤益縝實其力每倍焉故
用者多於遠征於師行於幻術皆取其歛之細而散
之大故以千里稱之脾膈素健者納之較他食消解
亦少遲滯又况於胃氣素弱又多滯下者能克之乎
故牛與水二賊也今先以牛踵以水是自引二賊以
入室也牛者善伏強厲之賊也水者善潰誘亡之賊
也何謂強厲如一人歛默入室不覺其衆與掠而
既處室中則奮猛肆擊一當千百無能禦焉何謂誘
亡其方入也爽吻便意不覺其有縱放糜壞之慝既
入則無問臟腑所受物良否并穀鮮之腴洸潰腐爛
務盪蕩而去之用索我元氣無能固焉牛脯安祿山
也水李林父也均能敗國而并相遭於我豈不厲哉
昔人傳杜少陵以啖牛浮白酒致禍或謂杜賢者寧
以口腹害生是不然或無此事則已假令有之杜當
時亦偶為尋常飲食不料有後憂不幸及之亦漫偶
爾然可見乾牛之厲矣白釀亦水類故也若無端漫

飲水者古亦有之近時吾郡有史監者其人頗好學然學不及王安石而剛愎自用似之嘗自謂知醫且妄謂水能瘡百疾其言曰天一生水物得水則生雖人病多狀第獨飲白水元氣自全諸疾自去他人未嘗信之監用其說於家一兒婦產後病灌以水旋沒比自患病亦不儆還自灌焉其軀素脂既灌肚脹如鼓吼聲如鳴雷竟即隕此亦明驗者也朱彥修金匱鉤玄言孫郎中病所用保和丸與下引藥李明之神應丸宣明方桂苓甘露飲等皆以飲水致瀉此不易之論今奉去與玉機醫案二籍并徃暇中幸玩體之有所可否後聚晤時亦幸商確之或有高徒習慣二者以此爲迂勸執事謂欲啖且飲無妨視此書爲一場漫說話者此仍是其蔽更望轉勸之令信之佳

柬韋邑博

仁人之室弄璋必是興門英物菲儀遣上不足稱賀聊以志喜云爾莞入荷荷

復連博士

有客至人家主人之子欲厚待客而其父有禁令不許過豐是將從已意乎從父命乎况今上下司之間非獨如父子可以情言乃有法焉違之則得罪雖招

客之怒亦無柰何矣來文尚不曾出與衆知知之則
適來之禮亦不可得矣今抄其中批語一節奉觀亦
以此送答二使可也日昨二使言乞生一視同仁是
責其不仁也今執事又責其不公不溥無權衡而有
輕重是何僕之多罪耶然亦任之而已設使勉強徇
之或致所出之人有詞不審二使及先生能代僕處
之免之否愚竊奉復不謹亮恕萬萬

答韋博士

公方有大故且少之當戒行何以翻爲此厚愧乎然
欲引辭更是少敬祇領良愧荷也旦晚容面謝不旣

又

允明思公處岑寂况後竟當別殊爲快快午後携茶
餅詣齋舍少聚晤先此奉白

請范簿

和山巖亦此地勝處明日邀公同一登覽已戒騶從
矣用此申請

請連教與諸生

和山之巖亦此地勝處明日邀公同往一登眺已與
諸高第爲期矣不知今早有幾人升堂者曾道及否
若知其赴約者有幾幸就示知翌日早膳後請過縣

借行

答盛檢院

希道

日候文駕至當遠迓致領教之願忽聞密邇便欲翔躍左右乃坐俗絆而弗能也事十九不如意固自足歎幻世如此亦又可一笑耳珎翰秘集兼下及陋夜窓疾瀆歌枕不輟將曙方畢拜此千金之貺服膺服膺恐行色快便草畧上答區區之忱浩然莫罄亦有鄙作擬錄一二請正亦未遑暇前潮陽歸舟又成一繆篇久不曾寄上今附去添一笑外粗縠一事薄効錢意褻瀆京中家書夜間寫明早送上求附勞累并賜照畧

復惠州邵司訓

二 詔使至辱手汗深仍不彼久別得此固足慰思仰亦增感愧耳不肖拙戇多獲戾於時唯爲歸計猶有所羈不能快耳執事疑其有清思殊不如所望可重嘖也頃通牘於河源不覺煩縷亦何足爲高明語乎唯領畧至愛而已因便草草呈答又以戎務當紛劇時弗能周謹只此小扎且爾他亦可知不繆也西望悵然道養加厚爲斯人重萬萬

九日請客

登高落帽皆爲風師雨伯阻之雖病齒少飲安能鬱
鬱獨抱膝坐屋子下對淋漓者乎駝蹄已熟請午前
來呼盧浮白共銷之也

答毛尚書家計

伏承先尚書國老府君倏捐館舍俯辱下計驚哀無
已邦殄元老士失字缺二海內同怛載惟大孝節哀順
變用終大事容某走弔總下允明不宣

請會試友人小簡

諸君子用董子之經術賈晁之時務劉去華之忠鯁
往獻于 龍尾道將遂躡臯武夔以事 天子鄙夫

偃仰煙蘿將未得遽面也驥軻臨發能無情乎乃於
此月某日邀蒞草堂爲歌驪之叙君子惠焉

請合志友人小簡

鄙人暮境雖不能謝絕世鞅心契所趨時尋古哲與
對晤抑古人有在今日者數賢幸不葑遺而闕焉參
辰亦不善自謀矣謹以此月某日攀晞鳳彩戾止草
臺所幸分輝疏澤照蒙蔀而絳塵裾烹茗張琴以肅
君子能無情乎

與休承

某白休承承遣扎溫慰良切感荷聞手勒黃庭入石

此後人賴也自永和至唐代爲翰札之嗣者師模趨步蓋諸體咸具今人鮮見唐賢小楷不諳能否烏有不能者哉余所見唐臨三帖散在殘存蓋有之矣宋初述者故亦當然四子而後乃絕聞見米有稷序蔡蓋非無餘未前聞恐余之寡陋爾所見僅高宗之榻本蒙韃眇然子昂秀出會稽之跡蹈武交徧往復諄煩小楷尤臻高第故今人間傳本獨承旨耳 皇代驅夷之際遺材之製想亦有之沈氏得之擅塲 宣英而後則絕盡矣今所覩惟周晉二邱本小解昌一缺字本數十年來學者鍵口不及豈唯手乎名卿巨擘

蓋有能之而不爲者吾鄉好尚若朱性父殆可與進而偷安自棄亦可閔也邇日英雋雲烝青衿亦起永和容彩當由嘉靖吳州而還也乎足下家門傳硯會而通之良勝良勝幸爲速鳴鐵穎拙者老矣邈辭申郎一揖虎賁豈非耄缺一字一快哉

祝氏集畧卷第十四

碑版

蜀前將軍關公廟碑

天下之達德三曰智仁勇三德相濟則道立而名正矣若夫成功其天乎漢步旣蹶群桀角逐英雄擇君斯其時也關公以爲曹姦孫偏未足爲輔幸而中山帝枝合徒於涿於是奔附禦侮情同昆弟則其智亦審矣及答張遼之問以受劉厚恩誓死不背立效而去終不可留旣而竟行本心斯得則其仁亦篤矣若夫雄壯威猛稱萬人敵爲世虎臣當其沒七軍降于

禁斬龐德下群盜操議徙避威震華夏與夫刺人於
萬衆之中割臂於笑談之頃則其絕勇天授不假言
矣故知敵愾者以武勇爲骨幹而忠識爲斷裁斯不
易之勢也然而事或未終蓋天曆攸在非人所及亦
世事有不幸之期玄運屬難謀之際焉矣或者病其
獵中殺操之圖爲踈鹵而失智白馬顏良之殲爲傷
勇而失仁殊不知苟無所報則其身安得而遠引許
野之勸可以見其素心未嘗須臾而置操也二者互
鑒足可相明其與諸葛公不容漢賊兩立之志皦洞
日月蓋一貫而已矣奚其病歟公旣沒蜀人祀之其

後徧于天下代有崇廣至宋大觀中追封爲武安王
廟號義勇而道家者流乃復奉之爲神將崇之曰真
君是又或一道也蘇郡有廟在子城中今存淳熙三
年公牒石刻蓋市戶俞拱等請府判執狀以置祠基
者也其前後顛末紀載兵火傷剝與時銷沉不可得
而詳矣宣德間主廟道士張嗣宗與廟傍民何淵等
謁告于太守况公公驩然出俸金三十兩并諭長洲
吳二縣共出金數如之付道士爲倡俾募衆鼎建之
道士乃購木立殿三間湯彥祥氏完其陶甃以至禪
宇翼舍鄉人相與助而完焉廟成道士乞諸先大父

給事府君爲文紀事而以睽隔未果今住持張復真以誘允明因述廟事發公之志以勒詔通識云爾言者多稱公爲王及漢壽亭侯王廼沒號侯亦操所表封雖挾漢命非公夙懷公所委質誠在先主終於前將軍者蜀臣也今亦本其心而稱焉

蘇州府城隍廟新井碑

夫灼蔡稽疑則混芒之貺答如響賓暘秩作則生成之大德以通故知效出化元功存幽贊天人協相乃彰厥靈慈隱顯相因而受茲玄惠况天地有自然之利明祇司衛護之權可以博濟民生蠲除物厲引而

遂之亶其宜矣蘇州府城隍之祠故無井汲而它神廟墀多設香泉今住持道士戈源廣念凡盼嚮之地孚佑維同而潤澤之功茲焉獨曠豈昭明之不仁抑靈承之未至也爰啓勝想庸搆永功穀旦于差良工遴集相土于崇廉之下得美于右陞之側迺鑿迺穴其導其浚源脉旣通飛流懋涌於是礪其底以樂石甃其圍以細甃崇其榦以上立博其衣以四周滌泥淨盡寒泉乃列上涵乾象下闡坤珍儷金鑑之朗徹過玉醴之甘潤其徑四尺厥深五仞縣瓶鑿以不羸運輶轡而收縮始乎癸丑之秋杪成於甲寅之春初

尤復構穹亭以羃游塵樹豐碑而紀成績邦之蒸庶
仰淑攸歸懽悰允諧頌美莫口衆志旣合琢石宜文
道士爰狗僉忱來命小子惟昔聖人之慮世也設險
守國則列壤之城池以立利用養民則六府之水穀
惟修井之爲事也軒皇創而良勲肇伯益治而善澤
廣康衢謳而堯仁著旁穴出而虞聖章漢吏拜而貢
忠唐臣鑿而成鎮以至玄門有溫清隨人之聖跡釋
域有潛龍應呪之神驗仙醫以之而活人姪婦以之
而祝予其爲靈異非可枚稱故有家之祀五而井居
其首自天子達於庶人其典一也有若城隍之主維

以民物爲心彼如長濠環匝粵依阻以防奸細川條
布繫分行而利涉大氏宣泄廬之風氣流通地土
之理絡以水爲庸固其職也今而斯井旣就神功益
弘不變爲體德淵淵而恒在清通作用澤浩浩而日
新惠而不損予之者無窮益而各足取之者必得可
以佐饗飧漑藝植薦明祀和藥物輔年壽起疾疫延
威濟於有生表平均而作則者也玄祉洋洋霑遐被
邇儒民飲惠敢忘載述於是敷敘事實復勒爲銘其

詞曰

天一生水濟雲蒸深溝高壘民是盛傲神之福神其

聽惟并有作福乃憑剛中之食惟冽清甘津芬苾流
渟泓齊和萬物含元精與邑不改均安寧邦民滋沃
咸樂生冲而用之恒不盈神功帝力垂千齡人士仰
沫刊鴻銘

鎮洋山碑

弘治十年蘇州府新建太倉州成遵 詔命也堪輿
肆其樞烝黎矢其謨巡撫右副都御史朱公瑄建白
之太守曹公鳳主維之同知萬祥等申畫之而陳規
考工凝績垂遠咸出於州守李君也初治解旣立百
具皆作而相維泂州之東滄溟環輸搖汨滔漉萬古

不休雖新邦呀然傲睨踞壓而萬井衡夷無標極之
形於是即廨宇後築爲崇巒肖像三山中隆夾亞堅
壤豐積樂石竒疊材木蔚章鳥獸馴習岌乎靡蒼霄
嶷乎跨黃祇風蟠氣回情愜勢到足以聯絡地軸支
控溟渤州人歡聳征商歸矚夷倭附服舩安流伯
若興寶魚龍帖居乃稽勲名山謂之鎮洋判州事龔
君詔致命於僕勒紀其事夫兩儀育物而川岳奠位
王公設險則城隍作藩肇州封山其來久矣又况惟
洛食而周鼎定咸陽峙而漢闕依形相之方孰可違
廢然而不藉賢宰疇匡聖圖故龍門砥石禹成舜功

南交銅柱授標漢策厥今沙海漸被揚波不聞所謂
龜筮協從神鬼授職因民而利職競由人然非深不
足以經遠非明勿庸以輔幽有如茲州傲搆斯山罔
興化機物情未云周審今則地理順謚水土平康物
性克而形勢彊陰陽和而陵犯解易曰后以裁成天
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臣也者承君之義
以致之民者也則鎮洋之創我 后知始群公作成
乾坤交宜人物攸賴豈不謂裁成輔相者歟非天下
之深明其孰能與於此惟李君抱英負傑直氣凜凜
殆乎海其智而山其仁者也早由進士簡擢御史繡

斧所指霜憲峻肅嘗道驅豺狼遂落仗馬廟堂揚明
特起茲任然卧治東壖弦歌鷄割非大賢之路明晨
大行獨留魏聲共山無朽則民之懷矣永以有託君
名端字表正棗陽人允明既纂琢勤懿綴爲銘詩詩
曰

繹繹新州傳傳崇丘拊寧大流厚土崔崔剛珉差差
坎絡坤維三壺委形日觀授明五岳連衡陽侯効職
波臣屏息其究安宅都臺建勲郡公秉鈞凝於州君
六府惟修人謀鬼謀以承天休乾清坤夷蒼生熙熙
重譯祇祇股肱其良庶事其康獻于 天王

都帥郭公葬部人陳頤之碑

某都指揮使司都指揮僉事郭公之鎮南畿也崇文下能有古名將風部轄之下苟具寸藝片策罔弗簡升時有蘇兵陳頤以丹青名公因引致戲下時賜延見俾解執爰之役肆興含豪之業山溪人物信發而成草樹烟霞無故而妙蓋頤初法京師杜古狂謹中亦依範沈氏而其中情放浪外狀散逸又稍賢於外犬內豕之輩是故吾曹亦知取之而都帥公明賢雅德遂能以貴下能含短撫長焉及公移鎮淮閩時亦徵頤從事嘗祭戟臨吳命作繪事因計期錫以良醴

十罌穀果十席蕪下薪粟如度戒其徒俾投其日晝之空輒沃以一罌曰不可使頤憂珠桂以撓趣興不可使頤受枯渴以違性情庚戌之夏頤復拜公于淮公留之數月賞予周賑穠縟有加然且使人掌而時歸之曰頤太踈縱宜留縮以答其家望也已而頤歸則已病矣淹留又數月竟死家貧不克葬明年辛亥都帥公復以公程按吳聞頤之死尤復閔之即出俸囊白金若干兩付衛指揮孫君使召其家人用其半以葬頤仍尅日反命以要其成存其半買槨以待頤母之死曰此頤未死志也我爲全之於是其家敬奉

嚴令卜以其年十一月某日寔于橫山修竹塢既得
主事楊君銘願之墓且以爲僭享仁公之恩莫頌小
人之口意有伺予猶未脫舌予旁聞盛事亦奮欣衷
爰陳大歸用告未識嗟夫自忠篤風靡上下不通卑
列者困役而靡愬高地者傲分而弗援甚者顛闕伎
能肆啖手足獨何心哉長此涼德有如都帥公者挽
拔幽滯彰錄技業坦蕩位勢周孚物情因公用人不
廢無衣之職孰武嗜文同符壺歌之雅噐人者明忘
已者大至於送死明之與大罔足究之則旣仁矣至
於推愛所天委到滂溥則仁又莫止而勸孝之道必
矣盛矣是係公之大節偉畧豈特一願之云乎於乎
吾知挾纊之士思結草於默默之地者多矣

崔氏祠堂碑

祝允明曰嗟乎先王之道湮燬典制遷革人得用其
私志與力也以盡身理以立家則以補國教法象不
能嚴儀度不能周規模不能完君子取焉故禮不同
也同意也故意本同乎出則物不同猶之可於棄之
也故禮從宜三代之宗廟也自天子達於官師多寡
而已矣後世臣庶易之以祠堂簡也簡者時也君子
以爲廟禮也亡之非禮也簡非禮而禮意也不愈於

棄者乎哉故禮時爲大吳江泮溪崔氏祠堂始作于
處士文文之先有某官齡後有太學生激皆得不祭
于寢文是以有作嗟夫以禮則不可私復以令則不
著以寢則陋故寧曰以簡以簡者人猶有不爲者此
則君子之所不忍而崔氏之不可不取者也若夫報
本反始追遠尊祖開業承家之基惟茲之存則不遷
於簡矣文必知之文之後人惟講此而已矣

無錫華氏濬二涇碑銘

忠愛利物之謂仁公誠盡已之謂義仁功有博狹義
舉有小大仁義無廣狹小大也古之人謂君子之道

四而一曰惠不朽者三而一曰功自井田法泯溝洫
亡制然而土非水罔作又水之所在官私錯淆兼并
侵獨富貧偏乏而爭紛起田用失利農亦生惰長民
者非良不爲之加意况齊民乎然而不以人廢天行
吾義以達吾仁不計功干譽而君子之道興功不朽
焉唯賢者能之江南田多患水其燬壤不得水患亦
與過水一苟非已產視槁荒恬然安知天不亡仁義
有華氏焉華雄無錫久矣乃嘉靖癸未甲申四方凶
江南最甚無錫四郊一望赤裂焦溝燥壑不辨畝畝
監司郡縣下令勸分華之彥從龍時以冑監生居內

憂其心自親親而不能過於仁民然而在觀志之辰
罔外其用時其嚴父太學君時禎用令興發以應最
諸巨室先殆千金焉邑博士江君董其事言於大夫
陳君君曰令吾邑君子皆太學也吾邑小人其獨不
知旱癘乎太學尋謁選去從龍治母夫人冢負土往
來見二澗川焉鄰家者曰景雲鄉之廟橋涇鄰冢者
曰揚名鄉之九里涇相去三里其廣三丈延共三百
餘丈從龍曰濬以灌可以補天缺還地功人獨分彼
我歸天地於有憾吾能爲之而弗可專也即飛書啓
太學鄉有水可利兒力能興之請大人命太學答可

從龍亟舉事傭者受其直督者効其工閱月而竣費
白金百有二十兩始於仲冬辛酉畢季冬之辛卯於
是水發田治僅救數千頃鄉老交頌請從龍記于石
從龍曰非吾志衆乃來致于余夫仁義者天地以之
而育物聖賢用之以養民細人以利害或戕之唯賢
者存焉天地聖人或有不及賢者得推其所存以補
之浚川之事其類也從龍非賢者與昔我鄉先正范
文正公寔有此仁義而其志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其
在郡憂吳中水利以劄上時宰今從龍亦方宅親恤
而念民荒不得以言達達者而以身作功是庸詎以

所及小大計其心即文正之心也循其地究其力而仁義充其分矣假令其分力可四海是從龍之仁義及四海從龍方來地分未可瀕涖如范公後來勲業有不可同乎哉余既記其事括其大旨為銘曰
天利仁義地利水泉農濬濬地士濬濬天天達地義而士乃賢二涇消消四海沛然鑒于川銘于川從龍賢哉

淮晉氏先德碑銘

維正德七年南京太學生淮陰晉書將以冬十一月葬其考散官府君於郡東七里塘趙家原之先墓既
有銘表又惟其三世幽德鍾紹而墓稍有離合借余
叙述之并著厥德行閱歷大槩以碑於塋前用譖來
者為紀之曰周武王子叔虞封唐更號為晉其後子
孫遂以晉氏吾蘇之崑山有族焉曰福一 高皇帝
時入赤籍于大河是為淮族之始福一妣徐氏生處
士傑字世傑宣德中從 王事于役西海死之子孫
以木主招魂而葬即今墓之始穴也其行歷未悉大
帥素位而行夷險不苟變者嘗自號素菴亦可以占
志也其配張氏懼荼割秉操不貳既沒祔君之宮生
處士文字廷善性孝痛父卒三不吊而非其舉纔十

齡哭不輟聲聞人道西洋二語便慟絕家人絕口焉
稍長每西向長號曰海乎天乎曷仇吾父聞者盡酸
鼻事母張極甘適若非孤貧者執行恭慎信而有恒
妃徐氏協德媿行以勤腴其家歿祔葬墓次生三子
曰燾琛琰燾字宗器其行先孝敬修己與人有理道
制事必以義以時例授七品散官而情度蕭遠別自
稱江湖散客五十九而卒與配詹氏俱從葬生子策
蚤死亦附旁穴琛字宗玉即書父也其爲人亦惟彛
倫之攸篤母屬續適不在舍奔返哭死復蘇至三四
喪祭誠慤宜于兄弟飭于言動口不酒體不綺檢身

若將墜諸淵生產作業常劬瘁於遠外亦以例授散
官惟大行式重於鄉殆所謂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
之言者也生正統丁卯卒今歲年六十六妃李繼蔣
有二子長即書次曰語琰字宗秀大河衛千戶卒葬
他地夫人所願乎其身者以配命求福願其先以善
餘慶後以繼述然而元鈞鼓運理附氣麗或完或虧
積而求之徐而答之大應於終穫不負耕也已晉氏
之世沒寧存光尚其達于永久用爲勒銘俾登祭封
掃之餘歌以永思垂作恒勸其無不可者辭曰
晉出唐叔惟武之穆遐哉孫子以國氏族有條東南

自崑而淮福一胥宇基肇于來素菴是述民義斯力
王事靡盬君子于役悠悠蒼天西溟乃宅胡懋三
德而懼六極廷善克紹克紹克孝惟恫降割旻昊不
吊創鉅痛深沒齒之悼孰爲精衛俾渤恒澳居恭執
敬忠信慥慥前衡參倚有矚恒瞭乃及宗器襲休濟
美惟敬勝怠以義制事伐檀坎坎蕭閑江海散官淵
淵惇于有倫毀幾滅性宜其季昆法刑閨門人靡間
言綺弗被體醴莫濡唇師殷作儉法夏爲勤三葉四
夫萃宮一丘文孫太學誠孝油油載命于朝馳寵孰
併刻詩牲石永祀斯留庶幾錫類式共芳猷

監察御史前長洲令俞君遺愛之碑

成天下之務者才才達而勲樹得天下之心者德德
浹而愛留銘伐太常不能免春閨枯骨之夢歛益家
帑適以膺聖門鳴鼓之攻語曰有耻且格貴以德也
詩曰召伯所茇重去思也故室無織蒲則鞭蒲威於
鈇鉞政無苛虎則郊虎弭於河渡甚哉天下之勢才
不當事必債而克之者猶矢釋筈櫛解髮決防而翼
風也愛不自中則熄而獲火者猶鼓之答桴風之抑
草而揚水燕子之懷而荆母之喻也盡二道者今茲
俞君遺愛之謂乎君浙人也其字汝成英鍾河岳慶

始公侯身兼美於四科品當第乎千俊乃以正德辛未進士來筮宰我長洲百辟之難者郡邑而令其尤也百郡之雄者吾蘇而長洲其首縣也然且罹多事之辰因不秋之歲士僅持身而乏用則官事數矣或饒吏幹而寡守則丞人痛矣惟君以清德厲已而英畧理人軒鏡胸懸舉之則萬形齊燭禹鼎韞匱奠之則千奸莫逃廉金返於四知劇務敏於一呎剛正以肅上下蓬衆而必從麻温恭以接士儒鶴鳴而和在子初民之最患者賦役不平及羨餘之賄也君歲籍均徭費力足給其外無贏留焉里長供正之外日持

財以應無名不時之需謂之買當費至不訾君力省之有禮義所不可已者稍令應之視昔減裁亦不訾焉私居服御百用單薄食不兼味泊然寒素賓客留款三年未嘗割鷄於時上官與君異操科需雨下君一切倚閣不顧上者愠甚而末如之何也僚屬處聚莊以蒞之莫不嚴憚至於胥徒卒皂不容一跡闖于燕居及乎儒業子弟庠生雍士接教以禮文化悉興縣之田賦浩濶侔越藩郡徵歛稱艱君謚然爲之不苛而夙辨訟牒穰沓頌繫叢積君每事當前一訊立决片言折獄恢有餘地圉犴虛寂殆幾刑措於是士

庶交懷朝野騰譽旣而忽以憂去群黎婦稚歎惋鄙
室相與聚金以獻賻亡旌慈君頷而卻之衆不敢強
持返殆將千金焉嗟夫天下之安危在民民之安危
在 后后之安危在守令得失上未始不仰重乎下
下者每自失之其故何哉蓋亦乏其本矣且士之建
業有臨事而辦者乎吾未見也其必蓄之素矣民之
思往有傲倖而獲之者乎吾未見也其必由諸中矣
纒布往而社作狄公去而祠興陽山以韓姓字子魏
人爲稚珪肖像是可假也孰不可假噫嘻凡人之情
寤寐不足乃及詠歌齒牙有窮爰謀金石繇斯以後

賢者繼之民則思曰昔我俞侯蓋同道矣其或不然
民則思曰失我俞君今安得矣是民無觸而弗思思
無時而有渝也豐碑穹揭載瞻載慕匪實稱名孰能
享此爲斯願者四民攸同今之所舉者太學生若干
人曰華慶良慶玄何子忠某某

吳縣令鄜君遺愛碑

日月容光天無吝照而局於躔者有限江河潤物人
皆仰沫而蒙其福者不忘安上治民寔存良牧至於
安之深而三績必陟治之久而百里難淹於是恩以
陟而始周澤由去而逾覺上之去下之思皆天也今

夫地望莫重於江南臣工莫艱於令長故曰鞭蒲者
罷投巫者酷推而究之在在東濕也况吳之爲聚也
魏巖巨浸財賦區數士豪商雄月旦紛午異時爲之
者惟跋扈之患弘治癸丑天子策士於廷得任丘
鄺君璠明年吏部以吳縣缺令聞天子曰鄺某可
君來曰是惟國家扶馮又特雄緊非堅其操立而
宏其範模者不可我知爲之者矣蓋君天授英絕才
力豪挺明有以洞闡奧知有以幹樞鈐勇有以辟強
禦果有以樹事功籌焉而無弗獲擬焉而無弗中興
焉而無弗成篋篋修潔其持躬也廉廢食忘寢其程

力也勤衷多益寡其科賦也平均畚時使其力役也
準左吐右握其禮才也篤予明奪公其聽訟也神飭
禮舉義不可具指始學宮多缺觀乃引闢正門購拓
隅隧移廨植表昉造射圃於邑治則載新門舍祠表
尤詳於囹圄之間嚴慎周完囚免非命遠近杠梁鼎
立仍葺者以數十計而西成渡水最鉅疏川滌滯不
一而歸涇之復最便他如洞庭諸山耗稅之永蠲者
歲六千三百有奇凡制使來協有司集衆思以事事
者徃徃君之裨效爲多仕優退食又刻樓氏耕織益
以治生日用曰便民圖纂與吳越春秋吳中金石諸

編流布甚多或研精吟事音致深切辭華淵雅延鄒
召枚賡載連續於是桑稼條登絃歌響騰人民育而
魚鱉若姦盜息而鼠雀稀八年于茲六事交叉今歲
壬戌朝于京師 天子曰邑固壯不足以羈吾良惟
微乏貳佐守女其往哉君乃拜命以行君既往邑之
僚屬士庶懷戀不已判簿喻君秉姜君亮幕史蘇君
信吏李鏜吳孝粮塘里老王縉徐英沈進陳震等千
二百人思紀遺愛樹之風聲僉議旣諧委筆於僕凡
君先後建置邦之尊達如少宰吳公王公以及其他
紀勒豐赫懸諸不刊矣惟古之論政孔子曰獲乎上

有道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聖人亦若是耳異
乎今之談者或一道焉突梯脂韋模稜三尺以從彼
曰所以獲上也虐乳畏高自欺於一朝之革面曰吾
民已歸矣其然豈然吾未敢信蓋所謂獲與歸者振
古難之而今倍焉古難獨以已今難兼以人已可力
人不可力是以曰倍然君子亦曰已而已矣奚人之
問矧所謂已者天之理也天之所定孰得而遷之故
聖人法天命運天機於此拔擢而崇進之其來未
可以浹而因以知君之得於上下者由其合於聖言
所以久而徵去而思其效不於他而於此故曰天也

非人也嘻其懋哉於乎翦石鑿金永口於碑衆有誠
思我無偽詞

聖人求其命與天雖於此終歸而
世之所謂曰善人之德也夫
人不可不與也曰曰曰曰
古語之曰
夫知世然吾未知其所以
自視以難王山去其丹高自其外一時之望而曰吾
十公之志也夫
祝氏集畧卷第十四
月月以繼之聖人亦未敢不

祝氏集畧卷第十五



傳志

先妣陳氏夫人墓誌

嘉靖三年歲甲申春先母陳夫人病蓐食至夏六月
十一日甲辰酉時沒不肖孤允明以其年冬十一月
三十日庚寅葬于橫山丹霞塢先塋之右謹用後世
墓誌法例次第夫人生卒日辰內外宗屬并事行節
槩刻石葬冢中不肖位微不及年格以儆封命于

廷爲夫人寵榮古謂母夫人故從之夫人陳氏吳縣
人諱某考諱紳字用章自太學生爲安福丞母王氏

以正統己巳歲五月十日未時生夫人成化乙未先
考喪先妣徐夫人先大父叅政府君爲先君圖繼室
時夫人已踰笄猶在室請而得己亥嬪于祝庚子生
一女癸卯先君下世蓋夫人嬪時年已三十與先君
同室纔四年從不肖勉事凡四十有一年而終先君
不幸不及中壽不肖不能蚤仕高位以豐祿久養於
夫人夫人雖春秋七十有六而腴佚之日淺獨持貞
德慈恩以下見先人嗚呼豈不痛哉先考諱某字某
別號仁齋不肖允明仕惠州府興寧縣知縣終應天
府通判女弟嫁史臣而寡孫男一人曰續今爲臨江

府同知孫女一嫁監生王穀禎曾孫女三夫人德純
純懿操履詳順撫兒女早幼咸極仁愛卽小小臧獲
未始輕詈一言撻一箠久約而不愠晚泰而不驕謚
處閨闈終歲無所出入夷然安也自餘善行纖細不
可勝述亦以委伏荒割不敢繁爲文辭少間謀請名
筆表揭先人之藏或克牽聯書之不肖忍死以有俟
也不肖孤允明泣血

東南人傳

東南有一人其世出甚華此人近五十而時不能定
之蓋軼絕當時皆不能言之言其至不似驚衆人衆

人因絕不識知之宜也知其皮毛而不知中藏知其
皮毛已大譽推絕群而未至初無知中藏知中藏固
絕可驚然不異端也讀書學爲仕亦從世格舉不加
力務亦弗矯而去之蹇然單寒無尤止而光焉卽此
時令長三公丞一人竄然建平天下勲燦百代無顛
折顏色聲氣固凝然無毛末易也以爲王公皂隸者
一神聖至賊逆乃萬萬耳自周孔竺乾軒老至百流
無讓不克爲者又始無顛工隨女問數隨出之皆
詣冥極也自亦不識何方得之時與古人對語翕然
故至無一簞食無與于其中及臨財亦矻矻交于彼

亦不作硜硜苦怪節爲竦人視聽類鄙貪夫然然爲
人盡掩取去又無毛末惱以彼得逾驩虞寧粥譏翹
侮不消詳勺量爲兩曲全之也寶玉器面擲碎無一
點異色大畧觀貨賄若營護之者與糞由一此誠天
予者由更以賤貨病不可強從俗情視俗情皺眉蹙
而去之然所履有甚於此者爲事如倒北至甚若繆
纓冕之而無榮撻詈之而莫辱刀斧之而何畏死生
不聞何有於他哉又若鈍強無廉稜其詣處夤然貫
日月洞鬼神與元極一而文章與運化流
或問東南之道東南曰大曰不大曰吾豈蛄又問曰

實曰不實曰豈芻靈又問曰通曰不通曰豈土木偶歟東南之言若此然則其人固不易知其自語三道者其所以爲人乎

九境畸傳

九境畸者合三才萬物爲其身總花木會染爲其色通風水八音爲其聲齊有無正變爲其道同古今精粗爲其事其大蓋若是夫人大曰聖禽大曰鳳水大曰海大則畸故萬載數聖千秋一鳳六合四海故曰九境畸

系論

或問余子爲東南九境二傳胡不著氏字曰其志也蓋其道無須乎是曰是則已矣又烏乎傳曰如是而不知世過也余爲世救過曰如是則誦於市令知乎曰三千年後有雄

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錦衣衛指揮使徐公

碑

公姓徐氏初諱鑄更諱世良字嗣勳著姓吳縣已久高祖文禎曾祖子復祖孟聲俱前贈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顯考天全府君諱曰有貞起進士累官兵部尚書兼華蓋殿

大學士封爵如上當 景皇帝疾大漸府君密與文武臣數人定策合力迎 英宗皇帝復辟 上以府君功第一褒先延世賞典穰越府君茅土旣昨并授公錦衣衛指揮使以爲世官侈祿貸死昭錫券誓時天順元年三月公年始十有二遂能紆袍綰符立位蒞衆 上復時賜宣命引入殿闈拊賚有加負戴光赫未半年而府君同事閣武不能包承方懷狂狡貝錦斐然兩致詞獄賴 天王聖明但置南交而公亦落職奉顯妣蔡夫人生母蘇夫人歸守家祀越三年 上特詔還府君于田 憲宗皇帝登極又還府君

爵服府君乃遣公游業郡膠期武經術舉試未捷而府君薨矣公遂依親以居 今皇帝踐阼弘施覃霈追卹遺舊諸先有命秩者仍入叙錄公於是載佩國章沐浴皇治詠歌圖繪以寄其尚別署味雪居士申情自得踰浹旬紀以疾卒于弘治壬戌二月壬戌初生正統丙寅正月庚辰爲年五十有七凡兩娶先陝西按察副使劉公瀚女蚤歿繼太常卿崑山夏公杲女賢明履道勤家惠下稱內外之族偕老聯化相去逾月其諱德賢字惠媛其生景泰壬申八月庚午卒亦壬戌正月丁亥年五十一子男三人美承夏出美

朝美爵別出子婦都顧張三氏孫男二人同符同策
孫女三人皆幼以卒歲十一月甲申合祔邑西貞山
祖塋之原允明爲公外甥寔宜述事標墓播衆詒久
嗟夫宇宙渺渺人綱人紀君欲臣良臣願主聖父志
子孝子望父慈國有爵賞以勸家有身教以傳彼此
諧值則國康家肥極建福錫厥爲世典大矣然而氣
數消息理無恒泰倚伏往復不膠于常惟夫明良孝
慈天命凝發曠世弗墜何屈伸存亡之隔何日月陵
谷之易敬用剡要列石託諸不刊爲我徐氏子孫其
永法守以無忘 王澤先烈又廣爲人綱之弘勸焉

顯妣武功伯夫人蔡氏祔葬誌

代母
舅作

惟有明成化二十三年歲次丁未冬十二月庚寅不
孝子世良謹奉先妣夫人之櫬葬于吳縣貞山之塋
祔于顯考武功府君之兆禮也夫人姓蔡氏諱妙真
宋端明殿學士謚忠惠襄之幾世孫今爲宛平人夫
人之父曰以道母曰朱氏夫人旣笄歸于府君府君
姓徐氏諱有貞字元玉爵至武功伯故夫人如其封
夫人以永樂丁亥十二月六日生成化丙午九月朔
終享年八十有子男一卽世良娶陝西按察司副使
劉瀚女繼娶太常寺卿夏景女女五長嫁祝某次樂

亭縣知縣蔣廷貴次朱琇次王璪次灤州知州潘齡
皆顯宦家孫男三美承美朝美爵世良伏惟夫人慈
孝貞順全婦人之德貴壽令終備夫人之福作配府
君內外合懿雖傳記所稱何有加焉世良不肖速罰
以至大故顛越荒亂未能昭發先德以章示久遠謹
叙其族胤始終梗槩誌於壙中如此昊天罔極嗚呼
痛哉

王府君妻祝氏碩人墓誌銘

碩人祝氏諱妙靖長洲王公諱成字彥剛之室贈朝
請大夫贊治少尹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叅議

府君字煥文之長女而允明之祖姑也以洪武三十
二年八月六日未時生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戌時卒春秋八十有六子男一諱傑子婦江氏
孫男欽孫婦沈氏孫女五秀端秀英秀貴秀芳圓秀
壻沈楠呂洪呂韶陳蒙陸鉉曾孫男三復勝復吉復
慶女一畱貞皆幼初傑謀以卒之明年葬碩人於楞
伽山之丹霞塢未克事以其年十一月十八日病卒
欽乃以又明年丁未十月十九日乙酉奉二柩葬焉
嗚呼可悲也已允明往相之弔哭之餘相與追惟我
祖姑之遺德以允明嘗事文字之業圖所以永其傳

者允明謹雪涕述其槩曰祝故甲族由始祖元平江路總管碧山府君以來世以六藝相承至朝請府君及王恭人寔生我祖姑惟我祖姑鍾秀聚慶生有異質以孝事親以友處弟以貞相夫以慈教子以儉勤理家以和抑接族姻以寬臨下於婦人之德蓋無不備者率所履所言皆從禮則一毫不苟肅如也資志穎敏高朗多才藝涉獵傳記甚富通書數善籌畫記藏聘竺經典富習深通蓋心一於善而已若組紉籩豆酒漿之工又精之姻黨女婦咸師效焉中年不幸以疾失明而賢能罔愆也允明嘗記我祖考叅政府

君之休致也祖姑寡居久矣府君與祖妣錢淑人時迎歸於我蒼顏皓首友恭周旋居然類唐李英公家允明敬侍左右教言屢及又時爲諸婦道古孝女貞婦慈母故事或述先德其言秩秩有古賢媛風範及府君之棄背祖姑猶存已卧疾牀辱神思頗不寧允明數往問候則欣然引致牀側執手語言不衰允明因問碧山府君遺事爲之甚喜鄭重道述無幾而不起矣嗚呼可哀也已惜哉允明愚劣無以章顯弘懿將謀之執紀述之筆者以爲不若允明之真悉也遂不敢已銘曰

女則孝只婦維貞爾母亦慈矣生德罔愆死範久存
賢哉碩人有厚玄宮完璧永封無或壞崩哀哀孫子
追遠如始于千百祀

明故南京太僕少卿李府君室恭人王氏墓

誌銘

栢松陽之王出唐觀察使朗自閩來徙至宋以從龍
功得官者十三人至高州助教利政生大理評事祖
光二傳為元國子祭酒宗儒又三傳即景彰府君
國朝以文學起家受知 高皇帝初以舉人授教諭
詔徵天下博學士浙藩以聞畱白直翰林陞知開州

御書名于策終翰林學士援經擢緯繪繡皇卷頡頏
宋王為 大明文苑宗家翰林生五子季貫終溧陽
教諭是生恭人諱某天授懿淑家凝徽慶抱操靜一
秉禮堅定平生言無諱猛服弗藻麗動罔專事門不
數出晚益泯默寬然靖莊以迄于盡享年七十生於
宣德巳酉七月六日歿於弘治戊午四月望日初溧
陽頻仕畿地而生恭人吳郡李氏游居南都世望肩
壻故恭人歸于太僕府君貞伯父歷膺命封同歸于
蘇偕老繼化恭人出一男曰系為府學生卒二女嫁
長洲祝允明武進張廷璫皆舉人嗣子一人曰紹出

於側室年將及童問聘袁氏其未誕時府君以猶子
必綜其家至是輔紹卜祔恭人于郡西橫山府君同
穴以辛酉八月庚午窆嗚呼傷哉允明之喪府君也
未達不能殫職分而慰遺志以爲且妄有待今喪恭
人猶然是用前後悲愧無已雖然幸有紹美銘曰
焯焯王宗淵淵李世神作嘉耦人兼允懿四海之顧
太僕不顯恭人伉清塵其則不遠錫銘卽幽以綴家
史有弘焯于遐載右嗣子

徐府君妻孺人高氏祔葬誌銘

嗚呼孺人吾先妣之季母也吾自劒提比長時往拜
甚依戀然且畏之蓋其仁有禮如此今亡矣允明方
悲舅氏命記遺淑將琢石以棺同瘞敢不是奉謹書
曰徐爲吳望姓自孟聲府君 國初以富戶徙畿赤
有子三丈夫叔者武功府君吾外祖也季曰元瑾府
君少長在京師孟聲令之曰吾欲內爾婦須故鄉人
吾故人高德進有淑女孺子圖焉府君承令內之卽
孺人也諱妙安時年才十七受母周教甚至旣偕來
而姑已没事舅極篤舅又沒乃與府君歸先里府君
悉以廬舍與伯兄別就荒地縛茆葦稍障風露孺人
手井臼者數年府君出商湘潭閩蜀輒經歲乃歸安

其事若無家焉以孺人也既富矣孺人曰家自約入
饒也則保之有道矣無若輯安先祠辟治塋兆立穡
事為子孫恒守廼存以教之耳府君曰是會吾意至
當悉從焉天順初武功公謫金齒蔡夫人暨舅姨畱
京師府君往迎還養之孺人調撫之力尤深踰五年
天子特旨賜武功歸田萬里自天而下骨肉聚喧
夫人舅姨等交口謂頃都下忍禍離別行者皆者投
荒去旅卒卒各南北兩莫能計母息惻惻焉叔之迎
護娣之矜煦何恩也武功曰吾娣弟淑婦素也至不
以難遷則非今日竟沒沒吾失耳矣其若庾袞若王

覽之婦將無與遜焉蓋府君性極好施而孺人尤善
將迎裨補俾勿怠事不獨此若贊府君應官格助軍
受冠帶若養給宗黨及嫁娶貧獨藥疫棺暴至潛治
官塗甬徃徃不愛豐費又善讓惡譽雖惠力在人養
其辭孫心推若不及者子姓女婦咸化焉家俗持厚
如古義門雖能散然無失當家奉無僭靡之具時語
諸幼屬以立家時辛酸事或至灑涕曰若曹所受成
孰非吾此中來今不復必以此望若曹唯確守不廢
則亦莫吾媿矣皆惕惕畏服孺人儀法莊整不作俟
門靡風雖房院稠複臺婢臧臧入其堂戶謚然若無

人焉者與武功夫人既恩義相洽而夫人柔貞之德
又越當世而彷彿古之聖媛晚暮娣姒相聚皓髻輝
暎案席府君卒孺人亦中風逾月屬纊時弘治癸丑
五月某日春秋八十二矣生乃永樂壬辰二月某日
子男二曰世英世傑世傑蚤死女一歸楊黼孫男五
曰美中美德美輝美恩美質美德府學生女四曾孫
男五女八葬以乙卯十月某日冢在縣西北騎龍山
珍珠塢祖兆內與府君祔舅命美德叙事以來允明
既詳纂且綴之銘詩其詩曰

坤陰含弘道成女女生蓁蓁雜鼠虎孺人粹矣抱淑
賦篤性好修行有序曰婦而婦母而母弗爲吝嗇爲
均予飾禮克義渙其聚邇族疏婣逮鄰伍助吉安凶
濟涼窶澤出貞閨內斯普莪莪春秋倏遐舉德建慶
集無遺祜騎龍之山珍珠塢巖巖左龍伏右虎土膏
泉清氣膺膺青輝白彩藏珪琥群昭群穆欽爾祖封
塋有樹廟有主時禴時烝警霜雨與澤偕延永亡斃
外祖迪功郎江西安福縣縣丞陳公誌銘

公陳氏諱紳字用章吳縣人考志善妣朱氏生公有
良質冠弱從奚進士昌學舉業五試不利卒業太學
入選授丞于安福安福江西大縣俗不尚同辭牘克

斥通官顯人家滿鄉邑東連西引人人以第望自負
吏政斷斷不易公舉其職岸然無囿也餽輸尤難事
公任之有餘力令去權縮邑篆亦優優焉任四歲而
老民知思之君子以爲得其心非得他民心類也平
生和氣藹藹而不流孝友忠信觴吟自娛春秋六十
有六終于正寢明年冬月言歸玄宅允明公之外孫
也哭奠之餘謹依公友人周君所書公事撮類爲銘
以刻之墓石公配王氏子男三人瑛環球女二人長
卽允明母先人曰祝氏璫次歸吳汝鎔孫男四人女
三人公生以宣德元年正月十六日沒以弘治四年

正月九日葬以五年十一月三日日庚申墓在

福山銘曰

士也業成宦也志行老也居寧高朗令終子孫繩繩
安哉九京

登仕佐郎鴻臚寺序班湯府君墓誌銘

湯貫吳縣於今以大族稱最郡中不特以富而最蓋
他大族鮮以九族數千指聚食故多讓焉獨未得其
轉徙之悉今第知故爲中原人從南宋遷江陰吳又
江陰分條也始來者曰潤卿潤卿生均澤均澤生彥
祥彥祥第二子曰宗本是生府君府君諱瑄字文瑞

母周氏繼徐繼王府君小學之年則已知孝皇皇犇
問求所以報親者弗得或曰浮圖氏有茹素資福之
說遂三年不鮮食弱冠大母有疾割股藥之弗效傷
慟作疾繼事三母先後一致終無衰減而養事宗本
盡五致之孝尤稱能敬始在髫總已蓄大志自以爲
吾長也吾父母毋當驅吾入仕用路矣旣屬孤凶夙稟
薄弱宗本閔惜以爲不任弦誦勞也少逸之將俾壯
而理男事府君殊不肯自逸密竊市典冊辦螢雪丕
丕自厲弗休竟展轉羸憊以大病而學緒中斷焉年
二十五始娶允明姑氏湯祝鄰密逾百年彥祥奇姑

氏聘之亦以病故至是始昏時先夫父維清府君
山西藩政府君數千里來逆女無何與姑氏同歸于
蘇宗本方總家政御衆分職舉禮理財綱紀煩冗殆
猶公府府君承令與群從更翻行貨京師轉以饒益
鄉之仕於 朝者結合相與通懷達志會有 旨善
書者授秩署雜事府君曰時乎時乎卽奉例入授鴻
臚寺序班階登仕佐郎越三年勾當江南已而曰吾
雅志簪組失其階塗今忽以韋素超侍 禁宥專馳
使牡吾復何以塞吾君恩事竣遂不復起居久之病
淋不愈改病肺外枯中乾榮衛竊消又加痰咳益劇

或時迷昧失神猶自支厲一旦音語如常忽然而往
矣弘治戊午四月甲午生以正統辛酉十二月丁酉
年五十八遺男子二人長正倫爲本縣儒學生娶顧
氏今湖廣按察副使逢原女次健庶出聘鄭氏女子
一人孫男女二人咸幼正倫卜是年十一月十一日
奉葬于郡西靈巖鄉吳山之麓府君操性舉緩慎重
不妄蓋孔子所稱以約失之者鮮矣則府君其人也
雖身不克志逸享未足然正倫秀朗顓勤才業克利
大振府君不在茲乎惟先顯考終鮮兄弟惇友姑氏
與府君猶夫兄弟也而允明辱愛尤深存亡之感實
鍾厥心與正倫哀乎之餘拾綴遺美丹書玄石倚之
外棺期重悠永又申之以詩焉其辭曰

人各有懷翔高潛深蜂蟻之義夙尚吾心執司我彝
繫此柅金綿綿髮膚先切淵歸大人有命我敢弗欽
君陳張仲獨媿纓簪貢蠶之業道亦無侵同居干言
不間於人蘭茁其芽旣過而湮西商作肅更特逢春
芻驟而喬蔚爲穹林六藝之用殊進同倫寓稱大鴻
楮聿斯任使命煌煌手捧而南還榮鄉郡允若買臣
河潛伐輪我不素殮殆辱知譏長卧故岑我馬玄黃
西旭移陰尊有旨酒未暇盈斟褰裳去之回元太純

江源悠悠可濟烝雲防而弗宣孰承以奔粲粲文胤
旣道于岷沛物之勲匪遙伊今巖巖吳山中蘊瑤琨
德人比之輝采宵騰錄錄小子增卹于忱鋪華垂烈
慚此蕪湮永奠隧墟侑以悽吟焄蒿有融三嘆斯音

王烈母江氏壽穴銘

允明祖姑歸同邑王公公居閭門下塘業故殷公卒
子宗善處士紹厥有家處士賦性豪偉有雄才闊量
忿然鄉卓特人也於其家冠昏喪祭姻友慶弔伏臘
迎餞間遺無失禮又喜周賑人多所給施凡若是皆
倚辦於閭內日日舉其所爲操施浩然頰指而集取

諸困橐猶原泉不知其所自來後又惟宗人之訟處
士胥靡于官疏牒胥伯譁擾歷歲支費益不勝計於
時蓋主閭者爲江孺人江孺人性氣畧如處士而材
幹尤敏利故克有功時凡爲族爲姻若隣友於王而
知江者無不交口曰賢也先王父叅政府君示姻曹曰
婦任宜師江已而處士死一見欽纔弱有室三女未
行家稍束矣江孺人撫者嫁者無嚙焉無幾老姑又
亡欽又亡於是惟與嫠子婦摩鞠四嬰稚孫以居歷
暑雨涉荒饑持門戶數年不少仰於人烈矣哉孺人
之力歟孺人稟執聰明遇事機糾紛人情竄伏一聞

之立有裁擇判決億之屢中又意氣剛果既事無遁情而行以敏捷故罔弗濟又言論順直容度高潔黨分間不肯以一豪為人謾欺若挫抑之即或有是正辭折之無小不忍之態雖私親內屬倘有忒儀亦正之不能隱忍也又動履嚴重密姻之家不苟還往曰彼無以其富也而我易近之乎又多藝能孺人之賢衆矣其最大者事嫡瞽姑三十年又事生夫姑二十年皆備極子道無一髮缺一日怠其至且久如是何其賢哉予每接見敬奉不敢忽今年將如京師孺人命志其履系成章曰即子遠去吾當刻諸石他日

寘吾藏穴使後子孫知我於王不敢負舅姑夫子之事如此者噫坤德之樞機有家何其闕歟為孝婦是為孝子良臣也為賢母是為明君賢父也是君臣父子二道階也與其本為夫婦者而三焉則人綱灼灼乎在天地之間如其全人者當幾何哉當幾何哉若夫以嗣以續繫宗祊之重也而又治亂持危與蹇蹇匪躬託孤寄命而不奪者同科則偉哉乎功德均隆而忠良並殫者歟敢僭進以稱曰王氏烈母舉功之不群也以詔于來以慰奉其志烈母名某父曰景昭子男一人即欽娶婦卓氏復姓沈氏女五人孫男四

人璿瑜珮烈母以宣德五年四月十一日生今弘治甲子歲七十五矣氣貌澄健不少衰所治壽藏祔先處士楞伽山之丹霞塢前岡也綴之以詩曰

氣剛肅兮才明通既果敏兮文順雍將大施兮沛無壅始履達兮楣棟隆中罹擾兮鼠穿墉終投艱兮哀恤從閱寒歲兮知彫松嗃嗃厲兮卒無凶德備懿兮功特崇亦慈孝兮兼明忠人綱三兮萃一躬不哉烈兮懸王宗樹沃劬兮食當豐睇桑榆兮延西春尚福祿兮來攸同爾繩繩兮養奉克世報德兮思元功美哉壤兮有壽宮後百歲兮雙劍封受介福兮王母降

淵源澤兮流亡窮

孺人王氏墓誌銘

孺人諱妙慶其生之族曰王所後之族曰祝所歸之族曰劉劉祝出長洲王出太原皆宦室也初正統時予先王父太中府君以刑科給事中與國子祭酒少詹事劉文恭公同朝府君為長姑氏覓壻因得文恭之從子汝大館贅於家既而長姑卒府君視先考也少曰當圖輔之者壻故不可離也時太谷王妃父兵馬張英知之語府君曰吾中表之族有王君名郁者今任太原左衛千戶厥室何宜人誕二女其長者則

嬪于晉邸爲王元妃次在室也蓋後於公而繼贅是
圖府君曰善從之緘詞走佻以誣于劉之尊劉之尊
曰可遂就醮焉景泰之甲戌也明年生一男曰榦成
化初府君致其政還吳孺人歸于劉已而居吾家爲
多後榦入京師圖仕進孺人往依之又數年榦破薦
譯夷文于六館荐以受祿加服遂授鴻臚寺序班歲
庚申汝大卒孺人與榦歸于劉越二年乃卒癸亥正
月甲午也以宣德乙卯五月七日生享年六十九十
以其年三月甲申葬于虎丘合汝大之穴榦申奉治
命邀余述銘予之孩提蓋嘗受孺人襁護之德其何

能默孺人性甚婉良而才識警穎工巧越倫又能安
時巽履通塞一致其賢洽於諸族姻間而終享壽康
進加榮貴亦用慰於冥漠矣汝大以輸貲冠帶孺人
又嘗生一男天今榦第二人妹一人皆側出也孫女
二人銘曰

太原彭城居三族之華方舟泳游敦一德於家或泥
之輒無往不復子也足毋孰與不足續而佼兮茲謂
終福安玄扁兮存歆嗣祿

湯永之妻徐氏附葬誌

徐氏予中表女兒也徐湯皆與祝爲連湯有士曰永

之徐有女曰德莊年相若也凡三族歲時嘉吉燕會
間二氏輒相期結好而未果也既而各問名他姓輒
參辰不協久之湯曰結好之願當不在茲乎一往求
之卽諧竟就禱鬻徐氏旣在湯家室攸宜信睦修篤
而未幾湯君病不足蓐食淹久以死與徐氏相安蓋
無幾何時徐氏當英歲握志確烈如山不搖沉寂閨
寢又十五年乃染疾卒徐氏有至善貞順之範倍徙
他婦辯言巧笑一生不聞於族侶其生天順戊寅四
月乙酉歿弘治丁巳六月甲戌年僅四十耳父余舅
氏字曰嗣華前武功伯猶子母王氏葬以己未八月
乙卯穴在白馬澗南中麓山之原合祔永之徐氏不
字始取永之兄子訓以嗣至是其舅以訓來稽顙曰
新婦志行良無寧使啣恨九土而無如君知也予潛
然書之銘詞曰
身未亡志亡幾時冷然以往也婉魄怡怡從靈修而
駕元氣清霜白月兮無不同之幽幽遺壁掩山陲其
年無耆艾群媪之師

史在野墓誌

在野爲余女弟之夫氏史諱臣字在野吳縣人也以
成化戊戌十二月七日生正德庚辰五月五日卒年

纔四十三嘉靖癸未十一月二十四日庚寅葬花園
村祖塋余當銘然而悲夫在野有志而無年又悲夫
其孤衆室涼身後落莫又悲夫予妹之嫠苦也酸澌
不能以筆然而俾其後得據依以知在野生死大概
又假僞述以少慰冥漠亦有在於此卽言之初先考
仁齋府君生妹四歲而下世妹稍長允明與母陳夫
人謂不可誤其歸有問者多不當意史氏自處士浩
生今隨州守引之甫室張夫人生在野爲冢嗣乃以
妹爲在野求聘遂從而歸之無何隨州往任在野守
廟墓於家在野有志修飭自愛不肯落人後勤營業
居闕闡弗溺靡俗不及爲仕顯然好學尚文嘗一從
省于隨歸不數年遂没有三子曰貢曰賢曰贊子婦
曰顧曰顧曰張一女嫁張希載悲夫銘之曰
行不失貞志在廓成孰美其生靳靳中齒戔戔諸子
孰厄其死與短而臧與抑寧愚而長與是並非人之
願而理之常在野何否而惟一于此尚其餘淑之可
藉抑冥相之可假俾後弗隊以下殆庶乎倏亡靈而
慰存者悲夫在野

賀先生誄

維弘治三年太歲庚戌十二月十一日戊午吳儒賀

先生甫卒于閭門外之里第明年葬于黃山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邈矣慶宗始顯惟輔是佐帝乙効庸肇祜晉鄭齊克陳寅與虎軍戎趙舍俎豆漢普衍繁東都純更以賀分抵散條代弗穢譜沿晉涸唐指弗遑數恂恂夫子有耀爾祖事我高皇績在大理爰及顯考墾茲儒田無妄之災孰厄而顛夫子承緒出死履安僑寄江陰棲泊丘樊顓志厲業不病其身幹蠱克家忘其先艱春誦夏絃筆墨簡編蓄畬南疇桑麻東阡吞酸茹寒終日乾乾以壯以強食力累年修文起費允若計

然屢遷師帳再造故廬高閣連衢書齋數間小山幽亭竒花清泉遠集嘉賓豆登盤旋富吟宮商侑宣管絃神和氣融遐齒益健衆子養色群孫捧膝士服儒言庭宇翼翼有魁鄉策有廩鬻籍文源浚流滂溥沈溢夫子之志以莫不適嗟嗟夫子不思不群剛勿戕中和非徇人屏斷僧巫不諂非神克勤克儉富弗濫貧少靡玩歲老尤持循木嗇其根條柯自蕃還芘本趾亦理之然報施旣豐忽奪于天淹歲之肯終不可延嗚呼哀哉緜帙收芬遺草夜烟塵滕注楹音絕徽軫識旗飛翻黃山之領草露滋泮松溪夙暝頎頎玉

躬漠漠沉影嗚呼哀哉小子王母連姻外支復有大
父爲夫子師誼敦歷世義禮匪虧小子之幸撰杖屨
隨豈不感知異言恹恹包荒發蒙有啣不遺欲酬之
後雖遂焉追嗚呼哀哉孰不有厄終泰厥否孰不有
死死不愧士隱節完躬顯發在嗣鄉郡閨寂漸盡君
子登文旒旗浹涕曷止嗚呼哀哉

仙華先生誄

仙華先生者長洲趙公與哲甫也其諱同魯先自浦
江仙華山來故號仙華生公以王孫遺貴而沈盜儒
術振望林表垂數十年門弟欽重是稱先生今則已

矣多爲辭詩以薦傷惜太原祝允明奉作誄曰

有宋周叔僂僂恭肅襲侯南陽隨國居睦其孫監稅
宦居浦江良仁再徙斯吳金莊金莊六葉茲惟先生
偉表山峙吐音鍾鳴成器知道力學稽古上師聖賢
近武叔祖叔祖維何曰友同彥如祇事 太宗爲時
碩儒公有其才擁而不試有莘躬耕曾不忘世時事
得失生人利病知無不言大夫問政歲則大饑官無
善圖公策四出萬言爲書挾走千里陳于撫臣彼搯
其謨而譽其文公曰咈哉余豈銜玉爲民請命抗論
反復卒用一二布以卹之薦于司舉而亦尼之湖淫

病田矢謀于公築之複之坊與水庸彼則何知始怨
卒服公置其功而任其讜清籍之苛驅民入伍公則
往愬曷逢彼怒終則以悟乃更厥武或執荏苒導俾
誣善乃用賈賄公曰其敢我則隨往不直不返乃悚
而釋善類斯俟條約于族以義篤親聚貲公藏散給
用均老養少教喪祭冠昏成美疾惡憂樂同人扶爾
之顛匪望報爲折汝之暴吾豈畏斯乎以爲執剛以
爲施通拘立懦時寓風諧先生之學鉅細博綜天緯
地形醫方仙洞篇翰葩富談辯海湧云胡遐徃內外
傷痛嗚呼哀哉氣鈞生人終始有期踰耄之齒公豈
憾遺鄉門之戚失怙斷規嗚呼哀哉典刑曷寄咨
室徒尚列名謚

祝氏集畧卷第十六

傳志

元故成全郎江浙官醫提舉恒齋葛先生墓
表

士抱賦穎粹砥行修業綜古聖人經術固將以自效
達志用時兼濟上下流華於方來也或世代戾契旣
不我用於是背廷闕面林臯吾志已矣然而澤物之
仁函乎中活世之方寓乎手緬觀斯人有病心惻乃
有知者舉而試之雖地隘施小吾且應之亦有以發
志成效不孤天稟爲聲永身後則獨非君子之心哉

是亦君子之道也宋錄瀕訖奇傑之士散落草莽者何限吾鄉尤衆其稍出効用於勝國雖百售一二固稱於時以貶於後不可誣也若葛提舉先生其最也先生業行與其蹈履有黃文獻公晉卿志墓之文其裔孫懌比治飭遺冢以文在幽不得外暴雖人多憙傳錄故不普因斲穹石揭其前特請余屬詞刻其上因撮黃志大畧爲之敘云先生諱應雷字震甫別號恒齋世平江人大父曰宣義郎思恭父曰進義校尉從豫先生始受周禮於季父某爲舉業業成而宋亡無所用之進義故儒者而學多能通九流百家醫尤

工先生既無意干祿儒業之外遂專治父所遺醫法黃帝樞素諸篇搜抉研核無餘力自得甚深以爲當世所謂醫者株守近代意見論病執方如檢畫一絕不識原委誠異古法乃推運氣之標本察陰陽升降之左右以定藏府虛實而合諸經絡氣血之流注於是疾病之候死生之期無能逃焉從而立方法爲之湯液砭熅自不能雷同他人奇效乃著聲華日騰焉時浙西提刑按察司判官中州李某推醫名嘗治其父疾亦致先生決之先生爲之語云云李父子驚相顧謂南方乃亦有斯人乎因盡發藏書河間潔古諸

說相共討尋凡先生之語無弗諧合去益以其道行
南方之醫始能言劉張法者先生啓之也先生嘗謂
守真若子和當女真強盛時人氣勁悍故宜多用宣
泄逮其兵饑衰殘之餘民瘁氣困於是潔古與李明
之輩乃加以補益此其下工也宋旣抄末醫多襲目
見務守護不能爲攻伐是謂養病非治病此由不知
醫當視時世盛衰不知通變者也故所著書曰醫學
會同凡二十卷大旨類如此於時近遠病家乞治無
曠日幣馬塞門大夫士內交益衆皆敬禮推譽大德
十年遂被薦授平江路醫學教授先生亦不辭爲之

治田疇嚴廟祀教育其徒往往去爲善醫無幾省
交舉擢江浙等處官醫副提舉進提舉階自醫愈郎
至成全郎延祐之某年也至治二年以內艱歸執喪
過毀竟不久卒于家三年正月十八日也享年六十
其子乾孫以泰定元年春二月二十八日葬之于吳
縣至德鄉望墅墩先域之次乾孫字可久其學得諸
先生而發之益奇取績轉神異世傳不衰吳中視爲
文獻家自先生世乃至懌

系之曰士惟無所可見見之或無本抑淺局故其所
及名實廣狹以之有如先生劇心群經且將用周公

之典以輔斯世既不果退用其餘以被物亦取十全
功蓋亦得上古聖人之秘其震於時而引於後何有
也黃公謂先生既棄去時業更以詩授乾孫又云先
生質和粹識量明達外嚴內寬孝友篤于家而惠賑
澤在閭里然則先生誠德人偉丈夫文獻重吾邦邦
人世當重之豈獨其子孫恭慎乎丘樹而已也

葛先生墓補志

修行立節人之彥慶餘澤引慈之契敬宗傳美孝之
鉅發德實錄辭之善自夫伯翳傲封葛屬肇氏拔分
五爵散部四民蕭規曹隨傍流達兼之澤伊耕姜漁

鞏用舍藏之具君子不斬文獻能徵千載之間爛然
充觀若夫唐靈斯薄周民或遺時則道明府君違淮
南而之一邦卜澄江以宮一畝爾來不億尤引無極
大概宋富顯公元多逸夫殘胡負乘之末 真人出
庶之先則茲野樵先生助宗於吾蘇焉蓋歲駕丁酉
江人恤戎先生從父益之而來洪武初紀遂綴版長
洲而授廛城市先生諱侗其字天民起居六藝飲食
一經本窮義文枝獵王鄭研幾陰陽之緼觀象剛柔
之蹟至於融陶性情比排宮商近嚴聲病之度遠守
經緯之旨隨時言志夷然自獲辛未之歲應辟人材

授雲南大理府同知力以病謝浩然東歸河干伐檀
韞匱藏玉聞詩乃興志從劉王之招學易無過神符
阮君之遯董帷尚下馬帳亦縣生徒執業遐邇丞集
永樂戊戌凝然告終閱受春秋七十有八配室顧氏
二子華倫始益之造居在本縣二十四都陳公鄉之
雉瀆及先生遷築考命遂即雉瀆之址爲幽宅焉又
越四世其孫曰弘時游大翼力述祖德更整系譜還
輯遺吟復以石文無見玄美未傳固乞追纂所知章
揭崇石庶幾終世有考來哲知欽源長祥餘墟安永
妥

明故文正書院主奉范公墓志銘

自文正書院立世遴一人統司之曰主奉魏公千載
不斬之澤行諸其身責不輕矣然恒視其人爲低昂
由魏公長子監簿公嫡支而下十世曰廷翰嗣爲之
當洪武初資業甲吳一邑邑舉總民稅稅多逋坐當
除名詔執歸京師廷翰與室陳夫人訣曰吾罪
卽死應爾獨世澤斬於我吾何以入厚土何以面先
公夫人曰卽償之須幾何許曰二十萬曰計妾奩飾
猶贏并益以君產當足償奚若以易覆宗之禍廷翰
曰善立舉粥如民負輸之卽就繫及京見上

上釋其罪更加獎賜遣歸由是義田之寄長洲吳江
族籍者坐廢而吳籍獨完存焉廷榦生天鑑穎秀抱
遠畧有文行讓嗣職于他不居其人乃弗克負荷至
售手澤質公田義職以蠱連族病之更合議還屬諸
天鑑之子元理元理儒行惇潔博通經典有大度乃
拮据黽勉裁節冗濫復手澤清義因別戶籍立提管
一人專領之十載一易以革質售之弊作砧稽簿四
冊請于巡臣郡守印記之分畀主奉提管掌莊天平
墳寺各傳守以備叅察失遺又脩正家規圖乘損益
給助白長吏列刻木榜縣示遠久更新忠烈廟若義

莊若家廟主奉之任於是爲大舉娶周氏是生公公
諱從規字圓吉賦性冲厚操履中庸力思紹述親事
充振先烈如新歲寒堂改塗書院易建石表凡祠事
旣董正周備又以文正忠宣而下累世宅兆在洛者
久缺封掃請于官求自往省遂給過所以去至萬安
山尹樊里省奠封掃如儀自魏公祔位諸冢遺封故
存獨忠宣之兆越五里至則無所見問知爲屯戍所
平久矣因望祭悲號削蓁蔓披砂礫肆蒐不得乃禱
于空跽泣連數日天忽大雨三日夜雨止滌土去深
三尺餘露斷碣數尺題曰宋丞相范忠宣公之墓公

大驚喜亟曰于守禦分闈官勅戍卒還公始案圖譜
加封樹作墉屋辨止界正神道植望獸以表之勒石
記事訖又爲外舍屬褒賢寺僧居守又遣吳中支族
一人往協相僧以居然後丘隴之職始與祠事並盡
旣復以今族食指百倍於舊而莊課不登乃合衆協
謀取湯沐之樹易田百餘畝以附益之族祿始贍其
熹建樹多績效大帥如此始范家園故地殘圯公大
新之鑿池立亭蒔花木育魚鳥中歲養息其間天平
故有卧雲書院公時往還自得因別號卧雲族人或
盤繩范漁餼稟家憲當罰公惟舉憲風示而卒以厚

度包容之不致罰或曰先生傷圓乎公曰吾家自咸
通柱國府君以來積德百餘年而發於文正忠宣恭
獻清憲諸烈祖奕世大顯至于今又六百餘年而不
衰益熾孫子千億蹈儀循度不致散背者獨持一義
字保之故爾人之格不齊惟義可以之和之至如條法
懲責先君特緣是垂教閑人心耳吾所以兩調之如
是將以不失先君意而默有以永保義之心也聞者
以爲然其特見御務務爲寬雅微遠又如此公生於
宣德戊申九月乙卯卒於弘治丁巳三月甲寅享年
七十配盛氏故太醫院御醫叔大之女誠一惠和有

古賢媛風稱爲世家主婦公初昏從外贅處盛氏尋
共歸治婦母之道並無違以辛亥六月巳亥生後公
一載二月庚辰卒年六十七初不育常祿公弟太學
生鳴吉少子汝舟將以爲後旣而貳室譚乃生子男
二人長曰汝輿今補郡學弟子真嗣主奉次日汝輅
女一孫男女各一汝輿等卜以明年戊午月日奉公
與碩人合葬於雅宜山新穴倩其族兄吳縣學生
昌辰敘總遺行將著之不朽以允明與有姻分知仰
切悉來以爲委謹爲撮書復綴作銘其詞云
君子之澤如水行地達之斯達壅則以滯苟達而滔
奚遠無濟洋洋魏公仁源義委勤矣卧雲載宣載隤
清廟旣嚴穹丘亦治德豐行卓全歸善瘞拜瞻先公
不恧九地江水泱泱沛於終世

薛先生墓誌銘

吳有隱君子薛氏力學脩道七十而沒未嘗一日同
時世浮詭者旣沒孝嗣應祥謂允明與皇甫錄曰先
處士多門人傳遠之託吾以委吾門人者要至先人
之終而貴備也錄乃退爲行狀甚詳允明相爲參補
謹誌之以薦于吾師曰先生諱英字時用貫長洲縣
曾大父名遠大父弘道父繼周代傳六藝繼周娶于

程生先生而家計不充然繼周不以家故遷守易業
教先生轉嚴先生亦轉刻厲學成而志不在顯赫養
親之餘稍以膏馥惠後來劉僉事廷美沈二隱君貞
吉啓南皆知之遞請尸塾席先生學則方肅授諸生
悃悃端實居常時慎確寡語對人不能爲佞詞和顏
雅衣儀度沉厚御家不偏於侈陋拘肆自以貨殖聞
達機智之間舉不巧於是自稱養拙子微飲諧歌熙
然忘老初爲郡大夫致鄉飲酒二十年後亦勸辭弘
治甲寅年七十有四得疾十二月巳未終于正寢將
加纊猶命筆自書寄顏云云語意可慕其生永樂辛

丑七月癸未也配劉氏中書舍人孟功之孫祭酒文
恭公之姪生子男二長即允明師寓迹縣學次日得
祥女三太學生王願及劉侍范昌璧壻也孫男二曰
金曰銓女三葬以丙辰正月甲申穴在金鷲鄉孟字
圩之原銘曰

鼎鼎詩書翼翼冠裾吳何多儒匪儒之易厥或異趨
將守之缺而施則餘肫肫先生實乃越譽高明考終
安此幽墟煒煒我師踵弓以箕揚顯方來將煩命書
有隕自天匪志之需後者而過煩下其車茲唯公宜
豈曰室徒

故處士顏公墓銘

長洲處士顏公將老自為石椁以俟命既十三年乃卒又三年哀嗣復等乃奉以歸厝於是處士德行大
致今吏部侍郎吳公嘗著列因椁以為銘復之將掩
封更圖文方石內椁中為陵谷革易之慮邀其筆於
允明允明少從先叅政接處士不能以辭文之傳遠
者既具矣不必以溷惟其慮且不可以廢是為述族
屬經閱一二兼衍前文之實為繁辭以系焉庶幾以
貽重來世曰處士諱昌字公懋甫曾祖天澤字潤之
不受張士誠偽元帥府副使之命隱死于 皇朝祖

天泉字濟民父琇字季栗是為哭父死吳之達孝者
也母李氏妻盛氏夏氏子男四人泰復升大有女一
人孫男六人閔曾言孟井宓女二人處士之生永樂
丙申五月二十七日卒弘治庚戌十月七日年七十
五葬癸丑十二月壬申墓在本縣金鵞鄉古字圩銘
曰

顏以孝聞振于昔今敷華胚渾有啓而承處士之稟
弗渙其醇孩提而知知愛曰親親足傷爪我踣而呻
哀哀失恃學樂之年充充猶猶以罔弗誠窳窳之事
我力斯勤左簣右甬指敲搯龜祥忌烝祧祀事員員

建本立儀既信而倫敏敏春秋通于亡存我憺我考
烈孝亡群我耀我考我力需人人孰諒只三年亡葦
上下以動州司升聞孝理天下將徼勸恩孰爲格之
國典斯湮我身我心孰道以信口及我先我涕泫泫
疇昔之夕既息我形有赫我父下教其純爾志我顯
胡究我心爾祖遺休盍煥于文勿以贅脩而沮于貧
有餽爾相爾伺于晨詰曰古之孰繇孰徵有客有客
不速而臨有餽者器符夢之名廼上太史責詞份份
一氣之靈繫孝是根既立道本亦多旁仁歧伯之法
我庸孔神或乞醫焉既施既平有病于旁變變女生

一七下之亦底于寧宵闖我寢曰寔感君何以酬之
君活之身我頽以迄孰是賈婦孰涅我緇孰磨我磷
麾之不回我匪懷春我身曷生我感曷申嗚呼噫嘻
昧哉愚陰女則何知酬以潔清女乃逝往化此魯男
處士之容令氣氲氲座不苟同詞不粗陳鄉飲社聚
方裾脩紳頓頓威儀亦孔莊溫孝子是呼下徹臺臣
前以父作後以子因巍巍齊女孝子之門玄運莫留
殲我孝君牆翬戒完即此靈辰生晦死藶千古之珍
周棺有碣勒此鴻芬廣之邦閭永之子孫千秋萬年
其無震傾陵壤谷移或換高深孰有見諸勿毀勿堊

凡百君子念此孝墳

錢處士誄

高陽苗裔彭錢孫子厥名曰孚爲周上士職典錢府
因官命氏望于彭城世有彥美爰及李唐懿僖不綱
九縣俶擾鏐乃辟疆趙魏分茅桓文尊王比入宋室
忠懿來歸顯列班序笏組陸離維此甄橋忠獻之枝
公達昉遷維常亢之維常闕義格于英宗綸音表
宅龍光盪空公生令稟仁冠義祗大川外達冰鏡內
審詩書廣才智禮成性孝友大節信惠百行父有富
業胼胝幹蠱父有殆疾斷膚覬瘡豈不知禮因心切

至暨其執喪戚易兼致兩弟短折死葬生給擇族繼
絕厚嫁三息父妾弟妻守節孀嫠豐養日奉衣糧歲
支內外中表逮諸屬眷彼其或匱吾此能贍翼翼先
祠累累世丘祭薦參告謁掃封脩綿聯譜牒熠燿文
獻玉裁宋冊鐵鐫唐券先王謝表蘇公碑觀累代名
鉅英辭妙翰石磨梨刻覆護流散三華家集名賢確
論并歸刊布籤帙充衍旣圖紹述亦志兼善君子攸
依小人復賴爾涉予梁爾暴予楛減額而稅不息而
貸年凶勸分發粟一再乃至三曾不少怠有司承
制懋賞以秩始用郎級繼之右職公咸曰辭豈賈受

直官不可回以歸燕翼比及其終堅卻猶昔官曰得
之亦有故實重門載旌風聲還籍有秩鄉飲幸公臨
席流謙自牧華聞滂溢元公上卿交贊請識褒篇贊
章璀璨縟繹公度既達公心孔安崇樓高齋澗沚芳
園觴歌悅生翔植怡顏七十而卧脩脩大還嗚呼哀
哉孰不有生生斯負之詭隨浮休鳥獸同期公則大
完始終弗虧今其止矣紹者伊誰嗚呼哀哉孰不有
世世彼我此鄉原亂德楊朱爲己公施溢分曷畦曷
涖世則逋公今曷酬只嗚呼哀哉深山大澤寔居龍
蛇公歸九原胡邇胡遐止水不滓藟璞非瑕清魂夜
游上下無涯風霆共運星月同華公其快哉元氣爲
家嗚呼哀哉繫予二祖通好于公祝徐而錢鼎趾同
風公不遺予包荒發蒙耆成後彫邦社漸空海宇之
嗟曷以私恫最行文旗昭明有融淵淵德聲川壤齊
終嗚呼哀哉

故詔旌義民錢公惟常遺像贊

陽秋中蘊制事之義而宅心之仁金玉外相秩乎其
言而粹乎其面展也君子今不可見章服威儀千載
毫練于何考德諸老紀傳吾萃以爲其裔流之詔焉
蓋曰玉音華衮事 英廟之忠金券汗青紹武肅之

孝五品孫而一家肥似古君陳隱從親而貞在俗類
郭有道活凍餒也從范堯夫之棄舟折鬮饗也非王
孫賈之媚竈幽潛屢書存歿一道嗚呼鴻山巍巍中
有大寶借此風神與天不老

記吾鄉二老者

馬鬪字公素嘉定人舉止迂固鄰夜火家具一不取
惟頂巾躡履執大袍凝立通衢中行遇深峻必舍舟
車而徒回曲淹滯而不厭在舟展佛經香供跏趺唄
誦振響人夾隄佇看不顧或稱以癡擊掌大笑遇鄙
吝錢虜則以苛禮律之讀書專博鈔積甚富受妻家
膏田悉以與人有白菴集

沈誠字希明長洲人言必信行必果立不易方一介
不取不予淹貫經籍而家無方策詩篇文筆一字不
作居市間密鄰不識其面聞其聲登橙竊窺喜曰今
日纔識沈先生也

金孟愚先生家傳

金孟愚先生者吳郡長洲人也其初自汴隨蹕南徙
籍于此世有佳士而不爲仕至父伯廣學行尤茂爲
里中子弟師時葑門亦多儒士夏建中者尤名薦爲
儒學訓導以女妻伯廣生孟愚旣出詩禮家資賦又

明穎文籍一誦讀不遺由是少弱已淹貫經史繼爲
里師律身謹而造士勤歸然自重與伯廣一轍性寡
欲無俗好以介自命舉措每不徇同時衆其甚也人
目以迂以矯而不辭蓋誠志乎狷者旣鮮合所還往
無幾人亦毋友不如已云也如陳僉憲永錫杜先生
用嘉邢隱君用理顧隱君寅仲其合志者也致孝祖
先五祀而痛斥淫祠巫覡及老釋之教至野師陰陽
宜忌最不信成化末郡守嘗要與鄉飲酒然其視官
政失得民俗美惡恒不能忘言尚書三原王公來巡
撫孟愚謂其賢疏民務九端上之逮後御史巡按至
亦以時弊往陳亦其志不自己也比老取素所讀書
中集其關人倫事理可法者爲編曰群書會萃所爲
詩文有草藏于家初別號近思後曰竹雪迂夫以自
表其高潔絕世之意

贊曰邈之時義以遺世自善爲是者必與斯人寡群
亦勢爾也然而有不盡絕世念孔氏亦與之耳吳最
多隱君子若杜公者函中蹈靖何其鳳德之盛與其
一於狷獨者邢氏與故沈誠希明有名隱而專與世
事者趙同魯與哲顧亮亦然而金孟愚乃畧同之亦
各從其志也今杜趙之後廼涉榮塗邢顧沈皆無聞

金之子成性守素慕文不令家聲委地輯述先事甚勤又乞余特傳之亦孝矣哉

柳義士歸金贊

故御史柳公華居憂嘗起復嘉定陸坦與傾交持白金五十兩來贖公不受以貸則受乃受去公起巡閩中死鄧茂七之亂貸金事時獨公兒謙數歲侍傍他無一人知比謙從錮沒赦還陸已死久謙亦翁矣持子本侑醴食往歸陸之子陸子曰無之我固不知知獨父持金贖行客耳謙陳狀固予之往返三數陸始強受賢矣哉二義夫古罔斯艱於今走九土竟若一介不得也激爲贊曰

二老去矣二子克承孝達事亡信歸平生二老僕僕偕游地下亦讓亦悅含笑栩栩揮金見義雅不見金金亦戔戔義權不任維古斯易今力倍蕪完域寄孤反手於茲義如崇丘泰華終古哥矣富人大盈鄙隲

徐處士碣

吳光福多才賢士新故接燿而徐族最徐之最如良夫樂餘克昭而來亦接燿而近時特以處士孟祥爲魯靈光處士沒門人王復列遺美爲傳嗣子鼎又自誌以畢未備至于今十有七年仲子願乃更以碑章

請於予曰其有待也自先君之意則然矣於乎予不
足以盡之按成傳舉前聞類著於不刊處士諱麟字
孟祥其爲人也體具陽秋而道孚華實少歲孤薄稚
弟三人繼母戚之還就第食處士如不可生亟往省
侍尋迎致事孝友終身推而敦族外而信友負縣時
情卓樹古義嘗失器疑在臧豎家人曰究之處士曰
無問也嘗售貨買從販夫家人曰縮之處士曰無校
也鄰媪疫無家倚墻俟死處士舍而理之遂存川梁
之枉缺病涉恐行處士葺復創之乃濟至於儒謝小
人學務爲已緝細飫乎腑腸組繡爛於指掌實之而

粟布貴精之而糠粃去昏旦益觚槩倏忽就篇什上
師必名賢下授多高第時哲達官承風欽躡然而山
嶽靜肅曦暘動溫驪吟緩嚼百觥裁醉猶夷然無變
度焉成化壬寅卧疾不祿甲辰秋日安厝於此鄧尉
山之南麓其年七十又一前後系屬悉述先作嗟乎
稱士衆矣難乎核實有如孝義植其本文華造其枝
行治浮其聲者非士之真而宜傳易家以邦一邦以
天下一日以百千世私以公者與彼不尚德乃弗知
傳此欲傳者必先求之求之無於他焉處士是也

韓公傳

韓公名襄字克贊長洲人也韓自武王庶子昉封及
王室東遷失國而子孫遂氏之後更受采地于晉至
景侯虔復受天王命列爲諸侯迨秦而滅漢興王信
復封傳四世國絕孽孫說以功封龍雒侯子增嗣增
子寶無子國除寶弟騫遷南陽自騫十世爲河東太
守純其七世孫播徙昌黎乃祖純而爲昌黎之族播
生後魏揚州別駕紹紹生北齊膠州刺史胄胄生後
周商州刺史護護生隋邠州刺史賢賢生唐巫州刺
史符符三子仲大智生休相玄宗休生滉相德宗當
安史之亂迺自鹽山徙博野唐末徙贊皇五季徙安
陽入宋惟潁川安陽二族爲大安陽再世爲魏忠獻
王琦當時稱爲相韓以別潁川族琦生駙馬都尉太
師秦端節公嘉彥嘉彥生紹慶路節度使諮諮生保
信軍節度使仰胄仰胄生浙西路兵馬都監廖始居
平江廖生浙西路兵馬步軍副總管性卿性卿生龍
龍生榮甫始業醫榮甫生信仲信仲生斗一斗一生
凝凝生奕夷當皇明永樂中夷與從兄奭並事太
宗皇帝以醫 太宗皇帝官奭爲太醫院院使夷爲
院判寵賚優渥多越常典而奕尤以儒行表於山林
間當時視其族如宋世之視朱張顧陸矣公爲院判

長孫蓋仲子布出也幼而孤後布之兄存其行首諸
房孱苦成立獨精先業明允確廉不隨不同侃侃如
也介介如也老益恬澹無干于時而平生以其術澤
人者則弗勝紀王氏婦體碩年老升樓蹶而仆諸醫
都不終脉搖首言中風立死耳後至公公曰病是跌
撲家授藥融導氣血氣血平當瘡已而果然從兄之
子之夫嚴恒病胸膈悶滯溺赤精滑作寒熱呂骨族
間成核如胡桃比一枚特熱而痛不能言發在間日
既三年公視之曰病自虛火之動為滋陰降火藥丸
引以龍腦服一月熱止更為參耆補兩月病已病得

之心切於生財而不定也所以知者診其脉六部虛
大時數數然也將歸姪女止之公言留無為特留一
冬藥耳明年春應來蘇吾遠迎矣卒如之相城沈大
隱君貞歲八十公去賀壽賀頃倏忽不寧便沈劇公
脉之報無害飲以湯齊訖君就枕席公與客宿隱君
猶子今隱君周舍丁夜聞內大哭聲客李者嗤先生
誤邪公言事有非理所必吾終不見其死耳黎明問
焉蓋哭以他故所以知者脉惟虛無他八十之人應
然也今隱君室陳碩人病咽喉結丸小腫不痛不癢
衆醫並以爲痰癥也公謂隱君非痰癥一潰應死隱

君戚其言姑從衆謀攻痰無幾丸決破闕日便逝所以知者其脉弱其形衰其年及耆而不復榮滋部分在開闔也宋德妻病其友深夜叩公門請決治公往從帷前秉燭望見之即回步不施藥強之診脉亦竟許以死明日更醫無言同者三日以死問之公云白如枯骨死也金陵軍人妻獨居暴怒口鼻頓出血五六升公視之面壁卧不能吐一語氣欲屬不屬奄奄然診之六脉盡脫取參膏加地黃生犀飲之三日夜止龍塘橋陳家娣姒有言齊成疾居一年娣死娣甚恐力求醫連易數子弗瘳皆委去公治之刻以兩月

可已從之良已公曰形不衰脉有根帶而已周生丙年二十八中風不語諸治者束臂矣公藥之任以亡慮既而然所以然者外無六經之形證脉虛遲本情爾也上元人潘病瘵死未死無或以死告告死獨公公後告人大骨槁大肉脫是爲形脉俱壞羅僉事中風公診之其脉如弓絃曰入鬼錄遲三日程邪遲三日遂亡成化元年公省婦翁張御醫豫于京師閣老南陽公延張治塾賓南海貢士梁淑一晨間張入直李以請公公告李梁病犯厥陰六脉絕不可爲已言訖趨而出李與數達官共計之復併命三五醫雷然

薦湯液暮而死矣周善婦病於娠公斷尺脉不固胎
雖成其下也母命其偕乎莫不誚笑不三辰如言焉
相城僧病腫脹喘逆旦夜反覆不能寢一息公爲沈
公邀視視既語云急矣病得之酒遽投辛熱味爲救
俄而甦咸以爲慶公曰胡慶爲病本猶未斷慶在他
日耳果三年二發甫除乃以好酒不能禁好厚味不
能禁故所以知更發者診其脉伏逆不應也又姻家
趙郎年未壯好酒甚酒不離朝夕以酒廢食忽病肌
腫浮漫腹彭彭而鼓滿時狂憤可愕家人謂之妖禦
以祝由病益劇公觀之趙神方清言無變異也須臾

病乃發公曰病得之酒酒以亂神祝何由關焉噫之
水麾之劔符祝嚙雜重實其實虛其虛也令悉屏去
留身對病者徐徐譬解之陳以正說戒之絕飲重命
之要問以湯飲遂安所以知其非狂邪脉無怪無絕
色無惡也戚女倪氏室而抱病公曰疾無傷祗憂天
乎衆驚問故公曰質微脉細小是謂形脉不應尋而
病果已已無何嫁張生嫁無何得娠產亡焉太伯鄒
節婦八十傷寒不終朝便委頓欲絕公診之語其孫
炯脉洪而無根然年高氣弱將無虞炯謂市醫探利
恒態獻白金如干挺公卻去與之七劑越日遂瘥王

侍郎仲兒四十患痰喘晝夜不得休伯氏評事請公與盛用美氏議治許酬銀於二公公曰藥當出盛君療而酬亦當盛君僕則不能評事問所以然曰脉往來豚焉漏焉候厥逆也評事心竊惡之已乃符其說王家遂謂公口不利絕不復乞醫矣公之不震貴富又然也弘治己酉允明秋試南都館舅氏符臺李公貞伯齋宇曉起繙閱縹帙入夜飲酒數卮就寢自謂和神也積濕熱浹旬漸憤憤不舒八月三日肌大燔灼徹曙自謂困伏故出遨遊數里愈不舒亟返歸中路遇旋風吃吃忍之還齋不及解衣俯几一大嘔即伏枕頭岑岑如擊碎夜誤飲表劑汗如漏不解明日添重易以痰劑亦不解又明日成痰又易醫易痰劑乃稍定扶歸蘇痰尚未已乞救於公延久憊甚公變換救之歷五十日迄痊云允明生晚居姻家幼行欽感既久因從叩得治狀一二筆述如右所覲傳之爲報而猶惜不能以盡公

贊曰公之善也夫心行淑焉道業良焉胤胄華焉公善蓋三矣昔韓伯休假於賣藥以存其隱操公既先伯休行業又然蓋三善兼肖之矣斤斤然君子哉

朱丈人小傳

惟朱令族蔚望中吳善源洪流德風長競故明仲處
士崇實收華培根待秀高行埃壙雄表郡邦處士旣
往更大發於今公焉公稟負欲碩操施汗漫意量浩
闊質幹堅凝內覃九族外及八遐吉彼之不能吉凶
彼之不能凶也發篋無置老吾老以及人老幼吾幼
以及人幼也運掌奚難是以尊之於臺閣屏翰卑之
於毗黎輿皂邇之於鄰夫邑子遐之於越季秦昆往
往欽仰英聲挹清飈而懷卿霽飲受龐惠襲繚纒而
飫醴酬信拔俗之偉夫超時之豪材也雖魏顆之草
多結而鄭莊之紀未聞小子因撮大該傳示遐永公

名繼字宗遠

論曰人之謂公如田文即微之猶鄭當時其揮斥皆
寶濟輔空急通貫貴達依歸凶極信然抑文爲大國
公子彼將以爭疆當時亦位太子舍人交內間
宜是公當今天下混平位不在九品中外之在位若
不在位更倚以綴屬來往猶群家尹令其爲是豈文
當時意哉蓋子夏之云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寔其有
之而老安少懷友信吾夫子志也公固願學者歟
曰百嶠望嶽千流澤海九族恩孚百夫力逮庇廈
俱歡敞表或隘風行當世聲貽曠代

祝氏集畧卷第十七

傳志

封刑部主事伊公傳

伊氏出阿衡而伊水在洛陽之南今淮安府之沭陽縣則有大小伊山伊水經焉而大姓伊氏居之蓋山以有水故名伊氏自其世居意或者居者大而久山由以名未可知也至宋都南移細四府君始遷于吳五世孫元裕生嗣賢在國初又遷建康生彤封尚寶少卿少卿生恒悌恒侍 仁宗皇帝于監國時 仁宗即位授工部營繕所正命待詔思善門 英宗皇

帝即位特 勅授尚寶少卿悌性通廣有才辯多交
名輩是生公公名溥字紹方敏而好學篤人倫勇爲
義胸度惇厚而中抱氣節不苟從時低昂事親睦族
御家有禮先丘在吳查山姦人計噬之宰木刈而赭
愬諸官復之加以封樹猶子少孤待若所生田之在
吳者僅三十畝族人粥女懼其失身也舉租贖歸嫁
之吳毗以貧將棄妻張寧將賣女各資給之賴以完
浦君闔室疫姻友削迹獨數往視迄無染一丈夫子
曰乘德學懋肖而愛勞之尤切乘舉進士官南京刑
部主事既家于京四世矣群從數十人姻屬滋蔓不

能無干請先生一切嚴絕不以及刑部刑部益得充
其守刑部遷四川按察僉事臨江送之示之詩以張
文紀趙閱道爲厲以趙嘗仕蜀而張蜀人也僉事政
譽益佳及一考以公程便省裝無蜀物則爲之甚喜
比僉事入奏事竣當復任面乞歸養 上特允之僉
事歸公又喜公素往來京吳投老止姑蘇居閭門外
小曲僉事日侍左右驩然終日公觀時貴遷躡之速
園廬服御之盛一不動于中二孫伯能伯羔游業京
學撫教尤至每入試輒往視試不捷亦不愠尚德憐
才渴若弗及在晚後者忘年相與眉宇申申和氣盎

溢然不諂鬼神不信佛老其執毅然今八十五矣手
卷不釋燭下讀書作字徒步數十里陟山顛不少勌
每有興寄發之篇章溫厚典雅有唐人之度以京第
近天闕山自號天闕山樵號詩伐柯吟豪凡數百篇
祝允明曰甚哉伊世之濟美也建康之作譜金學士
問敘之封君之葬王文端公直銘之學士又傳之思
存之歿劉大參昌銘之周先生鼎傳之其他不勝紀
好是懿德誰非樂道焉非鄉人之好也於乎豈惟人
哉固多有出之絲綸之言者而天之意方灼灼也余
於公年殆幼以倍而公遇之過每別去未始不追想
彌日恒欲紀錄其言履可爲倣依會提刑有請而成
此愧弗類也大抵德人往往善興起人伯夷柳下惠
有以起百世之下者公德多端抑其和而介者則群
懿之榦夫則其起夫人也殆不猶辰公之徒與於乎
惠聖人也允明曰聖人予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
者斯可矣

陳公季昭墓誌銘

吾郡有陳公季昭氏藝畫六十年遠近知畫者莫不
知有姑蘇陳季昭旣沒其家請誌墓之文於予予感
重焉蓋自昊羲之水火倉史之日月立象垂文以窮

理御事而書畫起可聲曰書徒形曰畫語其上則形
聲皆贅也以不可偏廢者則其究至于絲髮不可畧
矣其若一筆一點脫驪黃易牝牡曰在神不在質者
或一理也而非其全矣公之畫不然人必耳目室必
梁棟非古人無師非定見無發若限而不滯若質而
有味比於工事不爲飛題浮楹而青陽總章可累而
致也亦藝之成者歟公性氣慤簡不喜親世事寡出
戶庭仕者請畫多不予曰彼將與巾幣同棄於憧憧
者郡大夫致鄉飲酒一與永辭曰其殆以吾以藝爲
酬酢乎吾不能卻焚然之求矣居舍側隘或曰力可

稍廣乎曰吾志不於是匪力故也性且孝一生凡三
割股救大父母母疾而母功尤深一時耆德如東原
先生輩多友重焉弘治初年八十 詔賜冠帶後一
紀歲行丙辰十二月某日無病而逝春秋九十二矣
其生永樂丙戌七月某日公諱暹字季昭貫吳縣父
希昌母王氏配某氏子男三曰壘壘畚女三孫男一
曰奎女三曾孫男一曰慈葬以明年九月某日墓在
武丘鄉曹巷銘曰
藝士也成行士也貞其亦可謚曰先生矣

潘公孟誠夫婦合祔之碑

家以德久以禮義振以文顯主者知之配者成之如是也合焉而謂之大不爽也蓋嘗稽之往往而然吳邑香山之柳溪有潘氏自其里稱之曰大家廣而之鄉之邑則莫不然吾聞之久矣一旦其塾師徐君正夫以其家葬文事來告讀徐君狀而犁然信前語不爽也狀曰潘故湖人宋元以來一徙吳縣垸村里再徙今地在國初則已長鄉賦爲鄉族最至懷德府君澤仁承先德先事益大之娶于朱生三子其伯曰孟誠甫則今之將葬者也其諱諫抱賦敏重幼便不群弱冠繼父事公事先輩同父事者推其父爲有子也

既而與仲季治產作業益隆然恢闊然持之以禮義孝友悃悃周仁喜施築甬濟涉其可見者居處樸與人誠嘗自稱曰好古人與其爲果然也懷德君既以壽大耄受國養之典錫被冠帶孟誠亦已杖國猶共老萊氏之職不衰後十年始病痰隔以卒則弘治乙卯三月巳亥也享春秋八十一載矣鄉人歆其年而悲其善焉其配魏氏諱懿真亦塘灣名家父宗德母張氏生魏具婦德莊勤惠柔宜家式族其卒先孟誠一年甲寅十一月庚寅也年八十三茲以丁巳十一月甲寅合祔先兆穹窿山大院嶺右狀云爾嗚呼是

所謂以德久而禮義振者非與其稱大鄉邑不繆宜
文以顯惜余未之盡耳然而不可辭孟誠有一子曰
綱爲義官後父一年而卒女嫁葉鮮亦卒一孫曰鉞
娶范女許嫁呂氏一曾孫幼其從子敘等相鉞共治
大事敘是以從徐君來銘曰

善也餘其身無畢陳陳以告未聞社也離之盡無留
恨言以慰族胤高山厚土雙玉殯豐碑有揭讀者信

文林郎南京光祿寺署丞李公夫婦合祔誌

銘

李公諱浩字景洪吳人父伯盛母張氏公資賦峻確

十四入郡學無外習已而中鄉試會試落副榜不就
選入太學久之授太常寺典簿廳典簿司樂其考滿
無他過法應致仕公爲規援得復任其密懷白金餽
謝力辭之成化乙酉詔纂先帝實錄堂委公脩本
寺書書成上之丙寅尚書列卿及工人各奏保爲本
寺丞皆不報尋授勅命進階贈父官封母及妻徐
皆孺人又久之丁內憂起復赴銓踰四年裁改光祿
寺珍羞署署正明年前官復職而南京適有是官缺
又調公補之奏乞添厨役月糧疏再上不果從居亡
何以病在告淹彌經歲遂歸吳屏跡息交不涉公府

閭里亦罕見顏面甲寅之歲重得疾乃以七月辛亥
卒於家公負氣不肯委附逐時故在任地屢蹇戾契
不得申雖常格所得猶淹回不即得而終不以奪氣
性顓顓記纂大官之選伺時既久居京邸無政務不
能自逸因取司馬氏通鑑朱氏綱目爲本又上獵尚
書史記下逮宋元史本朝續通鑑綱目統會之以君
紀臣傳分部摘其事畧從朱氏例節書而以先輩論
釋萃系其下時附著已見爲書名曰通鑑斷議凡二
百四十三卷弘治初上諸朝 優詔答之兼賜楮幣
奉常時彙總寺事疏條爲六卷題曰太常總覽又集

本朝輿地圖乘及禮樂官爵制度政目刑條諸定格
之略爲大明制略二十卷又有書傳評義二十卷并
他脩齊銓訓成編者尚多其勤可知也公生以洪熙
乙巳六月朔享年七十子男二曰瑄曰瑁女一孫男
二曰大有同人女四瑄輩以卒後四月壬寅爲十一
月十七日奉葬於縣郭橫山之塋以徐孺人祔孺人
諱素芳亦具婦行甚勤與公齊年誕稍遲曰十二月
十七日卒先一年乃癸丑十月八日瑄奉太學生翁
君狀來求銘銘曰

稱德者驥亦旣駟胡然踳躄曾莫謝以憤脩業維

勤亦允其懿而又頃逝宜嘆噴息尚千百斯祀式奠
玄位以偕厥儷

唐子畏墓誌并銘

子畏死余爲歌詩往哭之慟將葬其弟子重請爲銘
子畏余肺腑友微子重且銘之子畏性絕穎利度越
千士世所謂穎者數歲能爲科舉文字童髫中科第
一日四海驚稱之子畏不然幼讀書不識門外街陌
其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氣不或友一人余訪之再亦
不答一旦以二章投余傑特之志錚然余亦報以詩
勸其少加弘舒言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峯可建都

聚惟天極峻且無外故爲萬物宗子畏始肯可久乃
大契然一意望古豪傑殊不屑事場屋其父德廣賈
業而士行將用子畏起家致舉業師教子畏子畏不
得違父旨德廣嘗語人此兒必成名殆難成家乎父
沒子畏猶落落一日余謂之曰子欲成先志當且事
時業若必從已願便可褫襮幘燒科策今徒籍名泮
廬目不接其冊子則取舍柰何子畏曰諾明年當大
比吾試捐一年力爲之若弗集一擲之耳即墜戶絕
交往亦不覓時輩講習取前所治毛氏詩與所謂四
書者繙計擬議祇求合時義戊午試應天府錄爲第

一人已未往會試時傍郡有富子亦已舉于鄉師慕子畏載與俱北既入試二場後有仇富子者抨于朝言與主司有私并連子畏 詔馳勅禮闈令此主司不得閱卷亟捕富子及子畏付 詔獄逮主司出同訊于廷富子既承子畏不復辯與同罰黜掾于浙藩歸而不往或勸少貶異時亦不失一命子畏大笑竟不行放浪形迹翩翩遠游扁舟獨邁祝融匡廬天台武夷觀海於東南浮洞庭彭蠡暫歸將復踏四方得疾久少瘳稍治舊緒其學務窮研造化玄蘊象數尋究律歷求揚馬玄虛邵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傍及

風鳥壬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間將爲一家學未及成章而沒其於應世文字詩歌不甚措意謂後世知不在是見我一斑已矣竒趣時發或寄于畫下筆輒追唐宋名匠旣復爲人請乞煩雜不休遂亦不及精諦且已四方慕之無貴賤貧富日詣門徵索文辭詩畫子畏隨應之而不必盡所至大率興寄遐邇不以一時毀譽重輕爲趣舍子畏臨事果事多全大節即少不合不問故知者誠愛寶之若異玉珍貝王文恪公最慎與可知之最深重不知者亦莫不歆其才望而媚疾者先後有之子畏糞土財貨或飲其惠諱且矯

樂其蓄更下之石亦其得禍之由也桂伐漆割害儻
戕特塵土物態亦何傷于子畏余傷子畏不以是氣
化英靈大畧數百歲一發鍾于人子畏得之一旦已
矣此其痛宜如何置有過人之傑人不歆而更毀有
高世之才世不用而更擯此其冤宜如何已子畏爲
文或麗或澹或精或泛無常態不肯爲鍛鍊功其思
常多而不盡用其詩初喜穠麗既入放白氏務達情
性而語終璀璨佳者多與古合嘗乞夢仙游九鯉神
夢惠之墨一擔蓋終以文業傳焉唐氏世吳人居吳
趨里子畏母丘氏以成化六年二月初四日生子畏

歲舍庚寅名之曰寅初字伯虎更子畏卒嘉靖癸未
十二月二日得年五十四配徐繼沈生一女許王氏
國士履吉之子墓在橫塘王家村子畏罹禍後歸心
佛氏自號六如取四句偈旨治園舍北桃花塢日般
飲其中客來便共飲去不問醉便頽寢子重名申亦
佳士稱難弟兄也銘曰

穆天門兮夕開紛吾乘兮歸來睇桃夭兮故土回風
衝兮蘭玉摧不兜率兮猶裴徊星辰下上兮雲雨濯
倚桐輪囷兮稼無滯穠孔翠錯璨兮金芝葳蕤碧丹
淵涵兮人間望思

秋月生小傳

秋月生幼讀儒家書兼通律曆五行諸家以其緒餘賣卜推祿命往往奇中文余家最久余幼比長習接焉以爲良術師耳後接益密得其所存甚宜恭以親生事母孝家庭雍睦旣洞識天造物理御其身欣戚愛憎一不寘於中居暇時每獨坐鼓琴啣杯吹洞簫長笛作一兩曲興寄悠然不測客來燒香與圍棋握槊小醉而解或時拄杖頭數十錢浪步以游或便登山臨水視時以財官雄者眇如也生業旣精余極欲與討論以求未至恨多事浸浸遠去未能間興懷慕

因畧述大校投之覬異時終余志生氏李字文翁
稱秋月生或以謂鑒別理數之况然生之本意未可知

贊曰人慕外輒出位掇禍患以不知命至知者尤患焉達矣秋月生知而遂之嘻安得人盡生生之業他日必有以名者

燕山三士小述

一人曰杜謹言符畜奇氣孛孛木火成性通明亢升物不得揜之自研磨要理兼總形實將施利當世假令遂順將無煩究盡足矣乃復梗塞今漸老矣

一人曰仇潼東之中外厚結鼎鼎焉任重之器學殖萬鍾室也至其執則太行回峻昆吾失銛

一人曰釋徵起宗秀抽南篠明寓西燈緯代之材委止遐寂然如如之妙兼我五總龜而得得之功乏師一鐵杖

贊曰予之京師求觀四方士恨未得得者獨三士焉然皆先得者矣嗚呼

熊先生小傳

先生熊姓永昌名某字家鄩都之遙谿先生學聖賢之道務求內以率性而外以鑄人近以達家邦而遠

以理百職統經綜史博擷群籍舒爲文辭如春熙水流陶鎔性情寓發詩雅宛然唐風然而仕限於格半生儒教臯比屢移徒使經濟之畧廣付四方英髦而未克出諸其身雖然尼丘萬世道祖厥勛被當年亦獨三月魯司寇澤爾其教散于三千粹于七十功績乃越度官守百倍先生胡少焉先生在吾長洲數年聲效尤赫上官案推薦今資滿當揚明于天曹宜必有大擢授近侍天子或膏澤蒼黎功不止士類已然使非以資丞疑可也先生平日交友臨衆隨所地有建樹余生顓蒙受益殊弘當別莫所爲言聊述大

概爾爾今天下凡於師儒職無賢不肖貴賤密疏悉以先生稱稱而稱者指幾屈如吾熊先生稱稱者一人乎先生哉先生哉宜無間於天下

徐君墓誌銘

徐氏自宋汴京來靖康之難太學生揆死之而其父附駕南奔遂定室吳縣西光福里是爲汴河五府君十有三傳至魯國初爲殿廷儀禮司序班魯生棊棊生君君美風儀喜自藻飾闊巾博褐須眉蕭颯引杖笑步林谷如古遺民性閎朗不羈有滑稽之致然不廢生作家殖既饒而務民之義賻死濟弱或至燒

券以安逋客人疑近名君無遷心焉晚年築舍蕪安山傍飲歌其中其歌曰息我之凝然寧息我之泠然既數年化去其子遵餘志就墳焉先事與余友二朱君瀚良育來丐銘記二君道君大致如右因從而文之君諱暘字仲熙永樂庚子六月九日生弘治庚戌八月某日卒始贅新豐錢氏再娶于王子男三人進登順登縣學生女二人孫男女四人銘曰維弘治之壬子十有二月吉日庚申封我徐君徐君遺志在嗣人樂哉君鄰乎青山白雲

周山人墓誌銘

山人周君諱琇字公瓚長洲相城人也先自汴來祖
考達學偉文並晦處茆葦至君風操尤勁惡圓尚直
不撓爵顯生未嘗爲譽人語也君期歲而孤事母朱
氏不損子理君嘗過市見金於肆知主之遺也呼出
告之乃去君學通楚騷經得三閭之幽旨平日所尸
塾席如西莊沈隱君貞薛涇劉僉事珏菴扁王處士
錡皆故家賢主相爲蒯切蓋學詩於沈學畫於沈弟
小隱君恒而君之室則又二君之姊之夫馬隱君蓄
之女也弘治戊申十二月某日君方擁糶而哦成七
言天寒地凍阻歸舟一句而卒其涼猥之興有寄云

享年六十有九明年月日三子鏞鍾鐸葬君本懸益
地鄉新穴先事王處士爲治石以書來曰公瓚嘗從
我讀子文而喜之且曰吾平生寡知知惟公吾死得
公序吾行得祝君銘之吾墓中吾且亡恨我固諾之
矣子今日當無辭余不識君面而數從沈劉王諸氏
微聞君今得王書悲其言而從之銘曰

悲乎君君亡矣悲乎君悲匪君悲鄉人亡此侃侃風

處士金君墓碣

長洲金氏自宋元以來世以儒術承傳有曰繹與其
子釗釗子維則皆號名儒維則爲四明陳先生子極

之外孫沈處士良琛之壻而師毘陵倪元鎮爲詩陳
五經嗣初銘墓稱其講學聞道習禮有容其詩直而
不俚微而不晦暢而不蕩異乎今人維則生允端忠
信孝友家學不衰所著有江村八咏盟鷗軒集娶樓
宣獻公大防六世孫生以賓與良琛孫啓南隱君爲
兄弟行少同事聲律相倡和娶邑中沈公望女是生
處士處士諱儀字文表幼嘗業進士及長贅同里李
氏無何婦翁死家向微遂不克畢其業去治貨殖而
不廢學焉其爲人益良旦夜勞勤臨務好謀至謀決
又有膽畧行之不貳故動無僨事家以致饒此其爲

貨殖者也孝則一息不忘其親兢兢以忝祖爲懼
則讓先業于厥兄賓敬夫婦則不畜妾熹靜而惡奢
慕古而簡勢雖居度容含而尤慎交不黨親賢遠俗
矜持自愛或引觴獨醉熙然忘世有勸出金穀爲簪
紱圖者笑謝去此其爲人者也誦讀歌吟家風宛然
遣子游學善教克成此其爲學者也正德己巳五月
日以疾卒生天順戊寅月日年五十二一男子曰岳
郡學生娶沈氏孫男二人曰元嗣聘陳氏曰支孫幼
女一人曰元愛岳以明年庚午月日葬于某地手狀
請纂遺美于碑爲述而銘之曰

體博逢掖聲中度律茲學之華尚在踐實百行敦脩
斯儒究職有焯金宗儒燿不息維容菴父功豐紹述
文既在茲室亦允殖尚有國光觀在燕翼文獻永徵
君其瞑息

顧烈婦傳贊

顧烈婦事在弘治九年良有司兩表于朝乞旌卹
之以非常格所具議禮之旨未下於時閣老禮部尚
書吳公特書本末而大夫士作詩美之累什余綴爲
贊激俗傳善期縣之不刊

人叅二儀氣運五靈大信崇節剛毅以行雍雍顧閨
肅肅俞媛禮浸義濡孰教而善靈脩疾革吾目胡寓
即瞭無睹胡不即瞽抉之眈眈瞳則不脫以刃則割
流血活活左旣不留右將焉求孰梔吾刃姑驚且休
血窮精枯絕矣而蘇冥冥索塗唯見吾夫碩人頎頎
美目盼兮豕睨狐闕曰人盡妻宛宛弱嬪蕙柔不任
握一寸鐵完萬古心嗤高矐愚並伍縣忠惟房公妃
千載齊風家風四開 王道無涯 王道無涯表樹
斯來

文林郎河南汝寧府光州判官趙公墓誌銘

公姓趙氏諱貞字履正其先河南從宋南遷至今爲

吳人父倫刑部主事妣安人某氏刑部居官公侍左
右少儀謹熟蘄蘄若老宿父行見輒器異之前太子
少保兵部左侍郎嘉禾俞公綱以子妻焉景泰中以
善書授中書科中書舍人天順初改光州判官吏事
亦辦息縣缺令長官檄往攝政輒四三年息人安之
後有寇作部中公亦能殲渠魁釋脅從不違儒言已
而致仕歸刑部既先之矣父子復聚故里家庭斑白
袍組輝照公益執禮養色衣膳湯藥朝夕子與不衰
居二十年而刑部沒公喪如禮又二十年以年月日
卒年若干繼娶許氏子男四人淵淳深溥女幾人淳

娶祝氏山西布政司右叅政維清女即允明之姑也
孫男女五人曾孫男女幾人公之沒淵已死淳乃以
年月日葬於某地倩爲銘公性顯執頗近猶舉措操
槩墨不肯與時移推在光時識劉君於學類異禮之
劉果起進士授御史適按于蘇時公已衰薄幸者以
重賄來乞公公拒斥欲執于官終歲無毫毛私其守
如此銘曰

羗習禮而精書兮儒其藝亦申志而完名兮
黜其仕蓋君子無病無財兮病無稱於沒世使孔子稱公兮
吾必其士蓋問諸子貢之問兮曰行已有耻

湯君墓誌銘

湯自宋世占吳籍爲大族在元尤盛至君父彥祥克
惇德衍慶娶楊氏生君及弟數人咸樸茂砥飭兢亢
厥宗君諱濱字宗潤壯時以白圭之方充展家業水
陸南北歲歲無間程中年而弟渭出仕尹赤縣贊宗
府君與諸弟更番出入君稍以休居當是時允明見
君昆季交聚堂寢周旋友于怡怡如也子姪數十伯
人給侍左右儀範甚安整君出則溫顏忠語恂恂市
里間人莫不親而敬之風致可挹也君性寬淳無矯
貌龐而清多笑容所存甚厚煦煦然恐一人不入其
度中自鄉邦士大夫皆多其爲人君得子晚有側出
一人曰琮早死君方戚復得側出孿兒二曰長吉長
慶又皆死君不能無悲於中霑疾比二年日就委頓
遂以弘治元年七月二日卒于正寢年七十有六其
生永樂十一年五月五日也配袁氏甚賢有猶子君
取之以子視焉名曰珪三殤子之未生也君又以季
弟瀚之子璽爲後至是璽與珪以其年十二月庚寅
朔奉君柩葬盤門外鳳凰墩上新窆蓋君所豫營也
君嘗請先叅政記之而其子今以卒葬之期來使允
明續爲銘遂銘銘曰

終有以慎而遠有以追君於此其無可悲

守齋處士湯君文守生壙誌

舉吳之族大而久者最湯而又善也舉湯之胤長而嫡者最君而又賢也嗟乎有埒封之富不操籌而懸鑰有囊智之才不棹汲而矛浙有明經之學不及用而不愠也僕子錢十萬便買一級用燿妾僕君其不然布衿華於烏章鄙夫見人一第趨拜車塵以結盟好我則異是蜩枝暢於蠲附雲遠漸鴻河濬伐檀不知老之將至亦賢矣哉然而無怨鐘漏不諱窀穸長房柩杖從其自好臺卿壽藏寔唯我師若夫端木之

望壙季孫之樹櫝齊一機也於是以弘治辛酉卜地

筮位創為規櫬正德乙亥成真宅於城西

缺二字

鄉敕

山之原時有今判德慶州進士彭君寅仲太學鄉舉

進士王君天文前後為記山谿之勝椽隧之美粲然

著矣余昨返初君旦暮過從一日語我平生獨子知

也深他時將乞銘吾藏非子為之猶弗為為之吾不

目猶無為者且古者陶令傳史輩故有自為之吾假

手於子子念諸余少君一年鬢髦共筆研居第門相

對又姑氏為君從嫂長亦同業率親故契密無過君

不為是其何辭君之先自江陰徙大父彥祥用君叔

父仕贈大興縣知縣考之輩八人曰順菴宗潤爲宗子嬪袁氏無出第承事君宗大嬪徐出君爲叔子乃以爲宗潤後宗潤卒無子故君爲湯大宗之嫡長其輩數百指指在卑幼殆僅千君資最秀雅始讀易治進士後爲家政勢弗可兩遂置去稍循家素業往北都還往齊魯徐宋間外爲買遷中攬收山河雄渾土風勁婉多接士類耆老用以儲見聞博游趣充然也無何覺勸游便歸安林澗調睦族屬族屬有疑紛扣請裁絲必沛然與人和而不泛又善教子積書隆師用底于成又多能儒術民義之外人間百事幹藝無

弗尋究醫藥卜筮命相天官地形老釋神仙之道往往通解然而弗沉溺一端以障通塗性又至曠朗纔四十即舉務此其達絕人遠甚其高行善履甚多前所徵其最者爲作詩令刻玄堂之砥壁其詞曰才通明兮氣懿淳倚梧秀兮鳳鸞文業充融兮嗣騰騫安真歸兮先蕭辰枕蒼崖兮封白雲壁來櫝兮更幾春吾與子同歸兮遲三紀以爲信今而往與君花時月宵携壺抱琴相往來觴歌以玩西照時取此辭謠而舞之亦樂只且君以天順己卯六月九日生今嘉靖三年甲申閱世六十六年矣君先配吳氏賢而蚤世

一丈夫子曰儔自邑庠爲太學生有文娶袁氏孫男
一曰科孫女王長館壻王洪于家次歸光祿寺監事
張汴次歸禮部員外郎陸尚德之子府學生焄孫女

祝氏集畧卷第十八

傳志

中憲大夫廣西南寧府知府蔡公行狀

公姓蔡氏諱蒙字時中其先自汝南徙汴曰世洪仕
宋爲祕書郎直煥章閣從國南遷子太伯僑居包山
後遂爲吳人數傳至仲簡 國朝以人材徵至京未
授官以疾告歸生桂芳桂芳生景東娶徐得處士庭
栢女是生公年十一在鄉學父老舉于郡乞升邑學
太守况公撫其首曰此子異時官當至吾位即補爲
縣學生三試于鄉不捷貢入胄監兵部尚書馬公昂

奏以曹務機要上下䟽牘所係不輕不宜專委胥吏
當簡太學生文行明慎綜達時務者俾專司繕錄因
錄其功以高其入銓常資 詔從之公在所簡歷事
僅半年天順甲申吏部校績優等授浙江温州府同
知階奉政大夫蒞官勤養民惠成化戊子銀發屬邑
泰順山中閩栝流寇群聚來劫據山礦挺兵殺傷遍
野邑里騷動藩臬以聞 朝命中使來督官兵勦禦
之賊聞兵且至焚野撤橋壘石塞要路候吏馳報公
時夜漏下二鼓公驚起曰橋斷路窒兵何由進遽帥
壯健五百餘人往撤石通道伐木爲輿梁官兵旦至

乃渡會大雨雪不可進凍死甚衆衆議募民壯補伍
擣賊巢穴公請曰彼皆平民烏合覬僥倖之利非有
團固心苟益兵制其死命其勢蹙必衝突轉鬪屠戮
更多傷良民非計無若遣一職諭以福禍當免兵而
戢矣中使宣言于衆當從蔡同知言衆言固當從獨
難其人其人將非蔡同知不可者中使曰然公毅然
請行即深入賊窟落反復諭之賊感悟推其魁詣公
曰民等愚惑冒干天誅公賜我數千人得生路敢不
遵伏當就公前請餘命復歸事農爲太平民語罷立
解散兵休而還公復建久計取民之強勇丁衆者立

爲銀賦長領坑夫若干事採鑿取富殷者即坑側爲廬舍居之俾禦寇各給糧餉事集而民寧焉樂清田數千頃爲山潦衝嚙壞爲沮洳場而公稅如故破產者甚多公往相地得水所由道命因其勢浚渠築塍時畜泄慎防護田遂還爲膏腴御史藩臬咸上其事朝廷嘉之錫以旌異之典封父如其官母妻皆宜人癸巳浙西饑上意有司不職命工部侍郎曾公都御史劉公繼往綏撫兼覈屬吏臧否存黜之公聞命豫規畫積粟五萬餘石備賑貸及二公至果徵粟於有司公舉而發之如發囊二公大獎異遂委公考察

府僚以至屬邑官吏公疏條其賢若某狀其不肖若某狀上之二公多從焉於是註公績爲通省十三府最將薦諸朝適公秩通滿赴天官而郡方缺守民日擁憲司言蔡侯當遷擢他土民等失慈父願爲達

天子借蔡侯守此終子我溫人於是憲臣偕藩省上疏道百姓意未報而奉政之計自家至公奔喪歸戊戌起復陞任湖廣辰州府知府之任道間太宜人之訃又至遽馳還辛丑起復改廣西之南寧下車集父老問土俗拔弊通利民甚便安又以郡庶華夷雜揉易養難教特加意於是三年俗成如中邦宣化縣民

兢渡誤死被逮入故殺律連七人訟繫淹久累政不
決公得其情即釋之田州府土守岑浦驕悖不法與
其族爭襲弄兵相攻殺傷人其僚佐素畏之唯唯承
附公獨往以直詞曉諭皆感服釋仇其喜建事多類
此久之疏乞骸骨得命致仕明年 今上即位 詔
致仕四品以上進一階公得中議大夫越七年癸丑
八月七日以疾卒生以宣德丙午八月五日春秋六
十八配沈氏生女一適馬某次室秦氏生男一曰習
女二長贅勞某次適徐某公之沒習始九齡諸壻相
之以某年月日奉柩葬于綺里穀堆山陽先事以公
遺行請予爲狀謹狀

伊府教授吳公妻宜人鄒氏墓誌銘

宜人姓鄒氏諱某其先自江右隸赤籍來蘇父某生
宜人閨幼之日性氣淑靈儀則莊整柯斧者至父母
輒曰是不足以當吾女時鄉先生福建右布政使吳
府君好德有季子方游郡黌即今國教公公美也府
君旣下世公妣張夫人聞鄒女良令媒來以請鄒二
親曰此真吾所伺者立許之宜人旣婦侑公事張夫
人循職罄力無怠時稱爲簪組大族婦公釋褐筮仕
爲寧晉縣學訓導繼擢岷王府教授宜人隨以居多

將助功已而公以養親得告與宜人奉張夫人還吳
宜人共事尤備誠孝三年張夫人沒協治葬祭咸中
禮悅心公服除改銓爲伊府教授宜人亦偕行公性
堅毅每在官遇事即直前爲之宜人徃徃調之以婉
潤公於是得之爲多平居御下有制節而以恕行之
至撫飭二子乃特諄切然未嘗傷於苛蓋其資度之
良得中如此弘治戊子七月某日以疾終於武岡之
廨宇始生正統庚申十二月某日春秋五十九子男
二人曰用曰岡女四人孫男三人女四人宜人歿未
幾公遂懸車之請乃携殯以歸明年月日葬於本縣
城西北四十里烏龍山先域之下用以郡學生沈君
漢昭所述事狀請爲銘銘曰

坤陰之賦剛柔鮮克剛傷驕戾柔惟姑息允懿宜人
溫栗至中執之堅貞施以冲融勲章夫子恩膺朝國
象服命階完祉善沒奠魄故塋冥祥長發尚百斯年
干邪載合

蘇州府醫學正科盛公墓誌銘

盛在蘇著且久自宋相文肅公度吏部尚書章時則
以文學政事顯其後居蘇代有華彥而恒業醫至逮
在國初辟賢良有高節逮生起東有勁氣傑才且能

文初爲郡醫學正科以其術徹 太宗之知一旦召見敷對稱旨留近侍授御醫承寵顧褒然自見醫効亦奇絕 太宗呼醫中狀元時則以材諳奮御醫有十子及老復得公行十一生四月而御醫沒遺命第六子汝德撫教諸弟公藉以長立諱備字汝弼智識超特幹力雄敏少弱稍用以立事亢宗家政有不足治廣而鄉黨裁疑發謀出必邁人意表事效沛如成化中丘公來守郡郡缺醫正科有薦公於丘公丘公固信重公又公兄汝愚丘公同年進士也即奏以授公公既仕所以攄達猷爲鋒銛而鑑瑩囊畜而輟轉

時則以幹用鳴故論者謂公稱其世然至施其術以起聲立其節以正物者猶有述焉西江醴賈倚丘公鄉土中郡中駟以法駟衆歛百金壽公乞解公曰吾利也而公蠹丘公法私負丘公知吾不爲駟去更屬一時宦時宦祝丘公更峻其語丘公益怒將重其手會丘家人疾召公丘公道其事公曰駟固當辟自有常刑如以迂重之法不平抑將非公鄉井利丘公意解就末減駟知還餽公金竟却之徐氏二子父死訟論財其少內五十金請公助公言若理曲能倍金吾爲若處之少倍以進公召其長數曰而父骨未寒而

若是不戚，嗚父喪，冒鄉邦，覲耶然而窘，而弟少裕，吾
論而少少裨。周若得否，長感泣，即以金畀之二子，遂
寢訟睦如初。大商與郡貳，姻匿稅，公帥部人發之，論
如法。周氏子負博進，懷寶玩質，錢約厚息，公以交其
父，謝去。語父亟收，治行破君家矣。父感從而免，素養
正先富，後落妻病，心殆，素持金求治。公曰：君婦用貧
病復減，金以加病乎？辭而予之。藥良愈，汝愚登第而
卒，養嫂撫孤為植業二十年，無怠。王氏婦病衆為陰
虛，治轉甚，公視之曰：腹瘍耳，令其夫按患處，痛殆絕，
灌以潰癰藥，數日已。王端毅公撫江南，得疾卧南京。

衆治以痰結，郡守劉君進，公往，公視謂疝也，從而瘧
暢，侍御當暑病，寒被數重，裘裹衾闕，堦室中不勝冷，
或治為傷寒，後邀公公望而切之，所謂熱極似陰，是
為中暑，啓室褫衣，被塗以搗葱，進香薷湯，一啜而蘇，
再索食，三病已。尚書似公患風，蹶，公飲之藥酒，盡三
石，起似與冢宰馬公、吳文定、王文恪二公群薦入太
醫，辭以止。公頎體疏髯，談議辨亮，一時名卿結納，徧
四方，略如鄭當。時位官守，行其志者四十年，得子亦
晚，既踰六十，舉其猶子，早以自代，遂致仕，別號春雨，
以見志業豐。享西景，又數年，子曾長，早致仕，還舉以

代焉凡所述公才行述業如右皆其甥朱臣所爲狀云然而狀所舉猶多狀不言言於鄉人者亦更有之公既沒其子曾魯奉狀請予銘墓予少公二十年幸交忘年憶公嘗語予吾盛在宋姑未論元及國初皆業醫而根儒時術人視世墓謂後來宦顯雖不絕儒醫之中殆充棟今吾幸不落吾所望者不願子孫以時宦易世儒也予恒念其語爲可傳今亡矣夫公生正統辛酉四月十七日卒嘉靖癸未九月五日享年八十三嫡母顏氏生母沈氏配吳氏繼陳氏子男三曾出鍾氏娶劉氏魯出一氏娶李氏昔娶陸氏女

七長適常熟章沐次適即朱臣次適曹鉞徐樂都次許錢坦其一以疾廢不行先卒孫男七女四曾等以歲甲申某月某日葬公於吳縣某鄉奇禾嶺新地

銘曰

成務者才運才以智好謀則獲聰作斯貴剋剋其才析糾合戾華先腴後康身行世英英之智依仁比義握機中縈鈞深挾祕通躅鄭莊辯諧木賜發強我任曾不詘氣從政之譽展也孔氏既達而果或益之藝庶幾三賢殆其近是世獻之徵永言銘記

散官李公并室太恭人高氏合葬誌

弘治初朝廷有骨鯁之臣曰監察御史李端以直道事上後竟坐左遷既十三年上察其賢即所任簡授廣南知府命出于廷而君之二親前散官府君洎太恭人四月之內荐繼奄逝家人前後以計至部符亦降於是君肅戴新旨面闕謝恩訖遂奔喪歸瀕發以二親遺行授太倉州學正甘仁夫輯狀投允明爲誌將刻石以掩幽按李氏襄陽棗陽人府君諱和字介夫其考曰某妣曰于氏生府君七年而孤賴母抱節撫鞠酸情苦力相與爲命每教府君以保身務生亢家之方詞旨悽懇府君性質天美弱冠遂能承

訓勤確共造其家於荒蠱之餘時同邑壺關令高舉有女五姐德容周淑府君求而得之是爲恭人凡府君於脩齊典法罔缺而恭人尤能賓敬最事逮下多惠非祭不踰中閭雖老不廢內紅已而諸子婦孫集數百指府君恭人撫御均洽臨蒞莊肅遣太守游邑庠其餘因材授事太守果登進士宰宣城府君恭人心期高遠嚴誨不弛宣城政譽騰溢乃有風憲之拔入南京江西道尋謫永寧宣撫司經歷府君恭人猶且賞其往而厲其來云已而遷知石泉又改富順丁巳國家立太倉州拔知州事三年載有專城之拔

而忽嚙恤矣時年既耆傷毀怵迫猶在孺弱據狀府君生以某年月日卒以辛酉二月某日年若干恭人生以永樂甲辰五月二十五日卒以弘治庚申十月庚寅年七十七子男十一人太守長也次靖玆竑竑翊或隸蟄蛇增女二人歸丹咸已嫁娶孫男十七人汝工汝式汝經汝器汝貢汝賢汝贊汝資汝質汝寶汝梅汝全汝辰汝佐某某工經補縣學生女十四人曾孫男三人糾孫言孫諫孫女四人卜以某年月日合祔墓在縣東北祖塋之次銘曰

華望維李芒寒列史太守曰冰柱史者耳勉寔尊朝絃無絀勢重光昌代廣南爍矣前鍾後發繫若考妣扮榆勸德絲綸列義甘棠古栢陳根之自恭人好逯徽音世嗣思媚于承式穀爾似闕丘無塵風號露涕山輝宵燭銘詩斯在

方承事墓誌銘

餘杭方氏宗唐玄英先生干始祖叔恭宋寶慶間從嚴州來通判臨安其子榮遂占籍焉至將仕郎勝爲元太平路當塗縣主簿承事其玄孫也父曰讓承事行十二諱祥字彥家故饒讓宣德中以掌稅事没于京承事方幼稍長母舉存篋并珈珥畀使營殖乃

以之積粟貸人而取其息羸轉遷之然取不過制又
輔以寬慎既發粟歲大侵在在病田其所流布在白
社萬石仙宅諸鄉間輒復稔見者從而繼貸其地即
轉之他鄉他鄉亦輒復稔諸貸者異之曰此天富方
公也又樂其息薄竟無負者雖逃亡亦獨償之而後
去且以其貸地卜豐凶焉既獨執淳實不欺以爲利
而果以自得所向罔弗獲業復舊而益熾猶雲烝泉
湧然所執愈謹其效亦不忒往往質諸鬼神靈岳寺
僧貸金去已而死其師無償意忽其小沙彌發狂作
亡僧音奮迅白師言弟子前以其費得質於方長者

方長者則何可負何可負師乃歸金嘗買山於古城
山主朱氏既畢事朱復誣謂未受直與其徒三人邀
議於山舍承事弗校即更與之第指天矢之曰吾苟
負若出門即死於虎若負吾若死於虎朱出門上馬
已覺體戰栗轉顧虎突來攫其騎啣其髻承事奮呼
舉火燎虎虎乃釋去朱以溫著厚得不死乃自訟而
語諸人其他動與吉會非一端一日黎明凌霜過潘
版橋橋布木狹而脩下瞰湍流甚險行將半見彼岸
縞衣偉男子大言梁斷矣勿過因即返候明桴而渡
視梁果斷霜路無偉人跡意村叟也訪謝之通村無

此人而旁有周赧王祠疑神助每過必入拜焉又初
生之夕家人見產室外火如斗旋轉不休比產乃沒
又初由亭山徙石闌買居葺築之見所題落成歲時
即其生之期也每宅心惠濟或乘馬經行畦澮加馭
銜勒不使齧一穗并回戒從騎謂穀以人若牛力而
成是奚以供馬或誤觸覆負戴者物須下馬慰謝問
價而償之鄉井急難赴救惟恐後時公家有一事厲
衆往匡植之至厚糜金粟弗厭衆既推服聲聞于上
郡邑藩臬有賑卹之政必致諏議承事爲調酌勸合
機宜而首自輸助族雖蕃裕不以及之丁酉之賑尤

厚是有邦秩之賞平生孝廉好禮燕居雖袒裼無情
氣交納益友恒遠暴慢稟姿臞而精勵修眉茸綠意
度明爽弘治庚申十二月二十一日以疾卒生宣德
辛亥十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母顏氏生母朱氏配郎
氏子男三長乾善書次坤次翼皆治易爲邑庠生女
一適郎瓚孫男六曰鼎鼎漢冕似龍世隆女三三子
以乙丑十月二十五日葬於舟枕山北麓新塋先事
坤列手狀謁予請誌予雖未識承事面而承事不予
外曩遣坤翼從予受經竊喜二子之英拔而謂承事
之宜食其報也比隔歲不聞問而承事已矣惜哉銘

大郡維杭大姓維方達於家邦於爍竹莊哥矣富人
服義冠仁薄之如雲盜之如春誠孚表裏信格鬼神
申祐于來其祉藹藹白駒在谷風塵不辱清揚祭兮
霜梧雨竹膺膺舟枕長奠幽寢雲封松蔭其樂孔甚
三雛翹翹殊有鳳毛載焘公華將翔將翔

王衛使哀辭

衛使王氏字廷瑞其人恢闊義惠業阜而持以謹勢
順而發以和在名理事力可到者輒力爲之以是數
者集其躬故遂爲偉夫吉人如其以財助國錫爵則
歸于忠事親有禮善述則歸于孝交友會文輔仁則
歸于信斯三者又其立身亢家之本也歲十月余游
淮楚寓其家君已疾携手傾倒數日余歸不期月而
訃至哀其人積於中泄之以辭其大行見諸狀誌稍
撮布焉

元化幹流兮結靈謂人世善積進兮誕胚令醇繫子
之室兮亶富有宿媼予秋秋兮厥承以穀勺象適舞
兮喪其妣斃無違兮里觀禮繼考徂兮益用情志事
述兮不改其政加以廣兮義茂成肖聖哲兮像于廟
成室家兮仁無告藥厲病兮飢饉萃樁而冢兮救焚

暴擊邑井兮築梁道已逋責兮釋竊剽既利小人兮
曷贊君子文武之籍兮屢缺文梓賓從并兮酒有旨
尋奕射兮游圖史禮樂交兮于胥喜居有養兮績有
子胡不適兮忽其逝氣披披兮信大機糾錯出入兮
何必絜齊淮湯湯兮亡洿期爲君哀兮亦爲熙榦其
棄兮聞斯詒

王氏招魂

代唐寅

菟歸來兮母四方些東沉弱波漂溥桑些西遘虺虎
實虛騶些祝融灼肌南沸湯些玄冰沍疊比裂肪些
菟歸來兮母上下些層關查九入亡罅些缺字淵洄伏

出亡駕些菟歸來兮毋趨隅些荒土無通蒼門墟些
衆安沆澤陽之間些火土丹澤沙所幽都些千沴萬
眚不可以居些菟歸來兮入淮陽些故土之樂安靡
疆些重城複湖渺翠蒼些喬闕遠堂綴洞房些食有
八珍服有五章些帶金冠紗奕世煒煌些耳諧絲簧
目丹黃些青編積架古圖懸墻些嘉賓日合飛清觴
些燕歌趙舞妙不雙些優游夷羊懌悅靡方些菟昨
去兮直來今淮之陽兮江之陰戎極目兮毋傷心

朱守中家傳

多澆風而長厚爲金玉寡文學則藻雅爲麟鸞鄉里

不得終仁士友弗獲全益乃亡朱守中守中既亡余
從京師宦南海歸即遷佐畿郡不遑往哭之無何返
初守中嗣太學孔年來脩繼好孔年亦時名士余也
弔慶交懷無以荅亡友既用不自已立纂亡友遺美
叅采邢處士參所纂墓記爲朱守中傳授孔年并入
家牒遠久知守中名尋其行者可從其家以斯文得
之守中名正字守中朱氏世居吳郡葑門之郭富而
穀之室也至守中特高出族里爲稟仁而秀孝於親
令於族信義於朋友蓋惇於五品其最善也優文藝
而良醫藥其餘也始守中生未彌月失父母華節婦

守之世父璣鞠之九齡從里師金孟愚授讀甚嚴守
中亦甚敏且勤成童時都少卿玄敬未仕守中宗人
堯民致主家塾守中往從之雖指授與衆同守中每
見推於是時使入庠序捐家政一力科舉業其大成
沛然當大振揚華節婦與老姑謂久大之家流遺獨
但守中單然一綫綴世緒愛其軀不遑愛其志俾得
遂也然而守中居常慷慨恐落其操尚讀書爲文辭
皆不少勅廢詩律嚴密字畫秀潤知者珍愛之守中
性最倜儻顓尚信義周恤人急發篋如拾芥熹結納
還往名卿滿座過金滿堂也而余其最契協燭照肝

瞻者弘治中余當往京師不忍別爲言留貽之曰余
觀物之稟良于天也而用殊也可勝道哉世多爲咎
于人嗚呼天也今夫玉地理色澤不相遼爲璣衡與
天爲徒等而下之極至爲舍於死愚人以梟腐同歸
又若同作器飾或賢人小人貴賤重不重不同用之
又若並雜惡石抑揚倒錯施置其悖亂何如也今夫
以士入衆庶而商農且獵而仕獨且柰何哉余守中
璣衡玉也亦彫於玉人已而今在野余接之良粹之
氣充充爾嗚呼余觀今人妄庸顯而尊盡凶礫也以
視余守中獨且柰何哉吾茲當與守中別相爲言之

嗚呼守中母以繆亂而敗脩矣抑或當有後期旣而
守中終戾契於時然襟素浩然適陶然樂也治亭圃
泉沼種樹畜魚鳥謂之僻圃日坐所謂碧沼軒玩物
養性吟著日富所爲書有詩摘要僻圃吟稿其舅氏
醫也守中以餘力攻其說遂至超詣往往治人取奇
效郡縣因以名醫應 詔徵起之守中雖籍于有司
未行正德辛未爲督上道與張揮使延德同舟延德
道病瀕死守中一投藥即甦他醫謂專門無此見也
旣至以母節未受旌典辭其事以歸壬申病傷寒纔
三日自切脉云吾何死之亟邪涉旬果卒僅四十三

歲爾守中長洲人父曰琳祖昱有孝行代父戍南京
受知王靖遠以膏不及用歸

嗚呼世澆夫務碩苗者多涼德有克富穀交培而嗣
者安之不能學也或學而仕示其來以侈潔率如是
亦自詒感守中貌孤承先豐室而以學華大之又能
使孔年襲休其不謂孝子碩人者與而孔年亦難能
矣乎余少嘗述交友爲金石契其時守中且幼無守
中守中且刻之木以其後量之書中人及守中者幾
何余適謂當與守中罄皓顛驪曷至是也故繁辭以
傳守中非以守中情誼云爾

施處士哀辭

施處士以其道昌其生安其死於吳興死後子起家
進士將崇烜于時其學將皦然樹丕暮弘勲一驅古
人列處士於是食享不可量殊其本道自茂哉處士
邁于澗阿雖持賦集政于公繇縣官辟之事已曠然
去曾不終列一主捕魚司水防吏曷道之云謔身而
剛亮有執于其家孝孝弟弟慈慈鄉則賦平惠流焉
此天之能政者何必政于笏綬中曰道乎哉夫以道
旣行不罪于天則可哀以道可政于笏綬而否亦可
哀哀其道不哀其身人誰其不死如哀其身則進士

之道也爲進士友并爲哀其哀亦無侵哉處士名某
字某進士名儒字聘之吳郡祝允明爲辭

秉高明兮履中直展貞亮兮洵堅特旣績粟兮又坦
平施于家兮奚爲政長願其爲幼兮卑願爲尊內不
怨兮外稱仁誼蘭馨兮操松茂剛柔節兮玉鉉宜壽
厥不壽兮哀則那孤之奮兮傷如之何孤志學聖兮
尚賓王政由求兮文偃商教誠善兮躬自道道曷哀
兮哀孤孝若湯湯兮雪瀾瀾弁蒼蒼兮天目天倚魂
爲山兮氣爲水儷深高兮共無止我有哀兮哀有辭
公知不知兮知將我嗟蹇諱訶兮徒嗟唏

侃齋徐公墓誌銘

人之於天也頌厥受矣而護固之條遂之不頃於旣
構焉則盈厥享天之於人也扈厥初矣而視聽焉而
消息焉而應焉則羸厥終惟天人之際不可欺卓哉
徐公斯其驗焉公之先從宋蹕由汴移吳之常熟至
省八公程爲元海道萬戶佩金虎符生恢祖居邑之
漁梁以開緒立業生舉舉生德賢德賢生訥字敏叔
益以豪偉聞生八子公行四德賢敏叔皆以侍郎恪
恩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德賢配鄒敏叔
配周與公生母張皆贈淑人公即侍郎之兄也諱懷

字公允性溫而慤外簡而中穎外柔而中毅居度充
舒有父風而自持嚴重不喜諧謔讀書執禮署其齋
居曰侃即其守可見矣初敏叔富且好禮嘗作家譜
以聯族屬又作同居集以示省勸公恒曰欲不忤為
人視吾考欲不忤吾考視家集以是握心厲行期以
副之率所履務循繩墨孝友為政閨闈肅然鰥居殆
二十年而不畜妾媵惟命兒孫溫足小蒼頭事饋食
耳弟公度携家赴湖廣長寧令為之營室治田俾勿
數及侍郎公肅初仕四方亦為理田宅如視長寧平
居與人誠信烹周振割田助宗人空急鄰有孕字迫

凍餒畀之薪米以全活病不能致醫者市藥作丸劑
審而給之衢杠壞病涉輒為整葺遇途丐隨予之穀
粟初自漁梁往鷺山山西有隙地因買治為塋貧死
無棺斂者量相之使瘞于是成化間應公家興發拯
飢遂被冠帶之旌然自奉又廉約邑令長舉從鄉飲
不往逮高年稍一出主賓位便謝不再赴前令楊侯
乃致饋于家人謂其交稱也日月益隆而自修不衰
弘治癸亥二月十九日方坐堂上命觴子孫進牛乳
酒飲一卮命冠帶服之復端坐而逝其生永樂甲午
十二月七日享年九十配王氏賢而先卒王文肅公

與銘其墓子男三人曰紀曰維亦皆先卒曰緡女二
適趙偉許浦孫男十二人珙琥璠璿球瓏玼環璫瑞
珍玖女六人皆有歸曾孫男十二人文恕慈惠恩德
愚僧健俸餘幼未名女十三人悉幼玼郡學生文邑
學生緡上正德元年十二月十六日舉柩葬陸臺之
原即王氏穴以祔先事奉孰賓夏元玉狀來徵銘嗚
呼公之生壽而富好德考終多男子如是也其得諸
天信亦盈而贏者矣夫贊之銘曰

視應而全視全而延曷不應之而以全以延茲銘也
以天仁不侵富義不妨利曷不務之而以富以利茲
銘也以世惟天惟世其不爽也若影與形而以徐徵
惟徐之徵惟徐之銘惟徐之勸徐勸亦弘

袁介隱誄

袁出濤塗世望定都逮于建初有倬司徒雪僵昭操
日愛興愉世導而流有匯于吳萬戶五傳乃及夫夫
凶割夙鍾舞勺哀孤上無二親下有兩弟屹如成人
山岳其氣維持家觀勤渠生計綴旒之織頽綱攸繫
維織以堅繫則罔隊苛矣俞翁鑒茲美器妻以愛息
書來館贊益懋益力焦晨惕夕如川斯楫如吹斯翼
既亢袁宗亦弘俞室義惟制事仁斯愛物筑筑幼季

眇焉無因左挈右携迪爾成人嗟嗟兄子二孺其貧
芘爾居廬完爾婚姻棠杖其華鵲鴿在原何以方之
張仲君陳家澤允瀦餘波肆潤爾乏叩振爾負無問
有負而惶乃計行遯曰其來歸叩不女困女曷不信
歸爾劑券善積欲餘祥來式符家肥業腴翹然三雛
伯也其士雍頰涵濡 帝曰善教往職師儒仲季克
家幹父用譽承顏善志並玉環除天迴地游玄造靡
疑無始不終無平不傾儵然還化大耄之齡嗚呼哀
哉公有誠德侃侃悃悃尚綱其質如弦厥直爾何嚙
沓叩不爾惑今也則亡脂韋臙臙公有敏材獵綜群
史堯夫喜吟子雲竒字歷代治忽人物臧否貫弗鑑
別粲然掌指朋來樂意今則亡矣公有隱節執之以
介始從官勸分羸拯億輸我廩塵卻爾冠帶載遭渙
汗賜級耆艾公亦曰辭匪我之惠褐寬終身其榮則
大霜松雪竹鴻冥鵠邁穆然清風今其安在日月弗
居住則玄墟靈旗風薄發引須臾考行挾潛揭我華
書皎厥燕翼以廣州閣

吳羅公壽藏之銘

羅出祝融妘姓周末國爲楚滅子孫因以爲氏歷葉
有人至宋通奉大夫兩浙路提點刑獄某生壽山爲

平江錄事因家于吳壽山生聖儒聖儒生迪功郎謇
謇生黻黻生瑩甫瑩甫生公約公約生仲華世守儒
術而家饒貲積號金銀羅家仲華生感字守信國初
以賢良徵不就寓業於醫生肅字原敬脩身繕性克
紹父業而歸心玄寂配許氏乃生公名繹字文賓少
將學爲仕以家落去與其黨楊公玉同服賈無幾時
視所入利越常筭公玉疑有未歸人者相與檢校數
日無有也始分取之公玉因道諸人羅君殆所謂天
富善人者後其興乎已而行貨京師一往後不能遺
其親乃不復往居殖益雄四方商日集爲貿遷公爲

裁平物價既乃曰吾寧能爲老駟謝不爲性孝弟事
親盡理婦馬氏有容德而失意於舅姑公曰訓有之
矣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竟遣歸其家後馬父迫
馬更嫁馬不從以死狗之公之母乃悔命公祀于寢
公亦不敢違也馬旣沒同里周叅議欲納爲贅壻公
曰周公女出富貴安知非庸奴其夫而傲舅姑者吾
不能向人喉下取氣也謝之其高亮又如此初以兄
疾門戶事多自持之十年費六白金皆自其力後分
爨不校但指其居曰此先人之廬予我數椽遺子孫
足矣親歿竭力喪葬不以累兄曰親亡自應葬兄勞

自應代吾不知其他脫獨生我則將誰歸歟聞者避之兄感動友愛彌篤兄子疾護視醫理至廢生業持身周慎行必再思取予務當義雅尚含容多所施濟江西廖某誤遺金二斤有半訪而歸之又清江客遺四鋌復歸之客請留一以酬德公曰吾不以義顧不以四而以一邪竟卻之或竊帛數十束爲他人發之公曰非吾帛也鄰人築室稍侵地或請語之不從曰語而不從則當訟之傷鄰好矣且訟必橫費曷若以質他地無幾鄰竟售居於公家落時嘗受惠於妻兄姜仲安姜沒子且窘乃居之室給之費死營其喪比

葬又買田以給其祀官脩築閭門埤及麗譙及越城通濟壽安諸橋皆屬公董役具著勞助壬子歲饑官勸分旣以姓名應之得賞級俄而里正復以其字聞縣令史君致之來公持檄白令云云令笑曰此義事能重應之乎公曰然復輸之令復與檄公持二檄詣巡撫都御史佀公謝曰民志不在簪組請辭佀公曰國恩也不可公乃受非大禮典不之服焉公於儒醫龜卜陰陽釋老皆能通之游玩博奕絕於身家積書以教子孫勸督勤厲食指八百禮齊法守閨庭肅雍與人誠而和或就諮議忠告善道不良飲而盡人歡

莊人文士多樂與交然不喜趨附郡致鄉飲酒數往
後乃止曰吾恐以數取慢耳年既高豫治壙於武丘
鄉花園浜先域之次以屬予銘因爲序而贊以銘公
配初即姜與馬繼以周及吳朱二側室所生子曰節
周出娶王曰良娶劉頤娶楊皆吳出初子未生時有
表姑之孫德良孤貧無怙公助育之今名謙娶唐氏
女曰咸朱出適高麒孫男五人曜娶朱曉娶徐昉聘
金煦聘陳昇尚幼女八人曾孫男一曰正孫女一人
公以宣德癸丑十一月壬寅生今歲行庚午年七十
有八疆捷如壯夫其銘曰

凡壤之貴視藏以上美木嘉穀兼金良玉人滿九土
幾何不辱艱哉善人恒百而獨公則罔艱仁至在欲
懿茲膏墳將俟韞匱日月其徐大寶於伏宜曰仁丘
谿爾陵谷

劉介翁墓誌銘

介翁劉氏諱某字希福其先沛人始祖某仕宋某官
居汴京扈國渡江再徙今吳邑世承仕學曾祖文昌
祖景暘父宗美母陸氏贈監察御史繼昌之女介翁
生有高志性喜推予自其幼已然既長讀書崇禮不
慕聲利雖身世戾契未嘗詘已干物務義事不視盈

歎爲盛衰有於氏奴竊金一篋來投乞收匿以侍叱
不內復喻主奴恩義奴感悟還於於王福歲除夕爲
市易誤贏金數兩追還之且戒其勿怠途行得遺帙
囊金鈿止道傍以俟俄頃女奴泣而來訊之實也即
畀之去時方飢家無贏儲焉客徐州時同邑葉蕙病
疫同邸皆引去爲治藥省視久不勅蕙賴以起見人
事紛揉循理辯論枉直排群譁弗顧皆嚴憚之或勸
非遠怨計即作氣曰天下之理直焉耳吾寧能辟怨
以畔理人更歎服每多諮決焉見崇飲荒逸者惡而
斥之人方以陶士行平生服食整潔不惑左道示其

子曰利害二言皆非義所校然臨世不可不特慎於
是苟利顛於已害必歸於人惟應以義公好惡則寡
過矣與鄉人少者語亦以是病革時聞有讀時臣直
諫章疏猶呼子聽之曰作人如此庶幾無媿與其方
亮合道每如此也生景泰癸酉八月六日卒正德丁
卯七月七日春秋五十有五配章氏子男二漳浣女
一適陳言卜以某年月日葬本縣下倪村祖塋浣文
業豐茂當益大翁者手遺美來徵銘嗚呼以義而廢
利持正以裁枉斥荒推其有以續匱皆斯世絕難事
君中歲以介翁自命於是信然銘曰

古有黔婁一髮無苟亦有季路生不迴口往者其難
今莫復覲有重吾邦繫子劉子其義近婁其直近季
介哉介哉古之遺美

處士丁君墓碑銘

丁氏世居常熟柴涇村號柴涇丁家其先出于汴曰
良之從宋南遷蒼黃師燹間譜誌狼藉故其先後無
徵焉迨子敬生仲玉仲玉三葉曰望山望山以義賑
賜級娶同知濟寧州金和夫女廼生君君諱森字元
秀天賦豪邁少時志規仕顯後弗克業性孝友望山
有別宅在廟涇村去柴涇數百步君既壯使居之君

雖承命去每晨夕返親舍定省不廢子職且恐承事
來視日具膳羞茗醴謹伺之至則安奉侍養愉愉終
日素情固樂放逸比在親側輒歛語攝體不敢少肆
一食飲亦縮縮不求如意時序敬脩祖祀意氣慤怛
平生倜儻自命不爲瑣尾態居度雄闊意尚華侈未
嘗逐逐利殖間見人有務儉固者曰貧富天也人生
貴適意何以自苦爲乃盡出所藏飾垣宇葺梁道令
悉新麗肥鮮綺紈未嘗離口體旣以身不遂士業比
得一子喜其頭角嶮異曰此足以畢吾志矣遣從師
游日夕督厲成業或乏束脩以上即粥田以繼之得

賈徑歸之師無少留吝曰寧弃吾產無寧弃吾兒云
其後產益薄然益浩然若罔聞知丁旣素爲鄉曲尊
信人有小不平往往來質君獨以仁讓宅心睦于家
遜于邦以是寡怨凡質成者獨不肯與其事毫髮無
苟取焉嘗署其堂曰種德以見志又以家占虞山尚
湖之勝放情杯觴以恣真賞世紛一不經懷因自號
尋樂居士然竟以酒致疾淹頓牀蓐踰四三年弘治
乙卯八月十日且革無戚戚色呼其室曰來吾與汝
別矣呼其孤曰成敗由爾非吾事矣遂瞑年三十六
後二年丁巳葬於虞山邵家灣又十年而孤起進士

爲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思暴君善於碑持事狀以
屬允明乃撫列而繫之銘孤曰奉也銘詞曰

虞山崔崔尚湖洄洄傍有隱君長眠化臺維此隱君
豪闊之材意拔群夫氣游八垓彼哉鄙人斗筲爲儕
珠璣盈頰糞礫在懷隱君曰嘻取類奚乖人生本適
何自桎之有美不御積筍蠹灰華堂錦裘有金且揮
惹殺蘭蒸名醞滿壘山光湖波笑口日開彼世是非
况賄集菑何有於吾衣不可埃乃養于尊乃訓于卑
破產贅師產罄亦宜玉芝不培豐稷奚爲芝也克榮
三秀歲蕤彤蓋王庭瑞慶大來尚有崇階絲綉褒馳

淑矣隱君終耀亡涯自厚其生樂只有骸大閑皎然
胡作穹祗式薦嘉名宜曰達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淑矣, 隱君, 終耀, 亡涯, 自厚, 其生, 樂有, 骸大, 閑皎, 然胡, 作穹, 祗式, 薦嘉, 名宜, 曰達, 哉]

祝氏集畧卷第十九



傳志

程文林誄

特授文林郎新安程君名昭字用顯以弘治己未卒于家正德丁卯葬于許龍川子孫孝孺願著先美其甥庠士戴君昭致辭乞誄遂爲詞曰

周伯休父肇氏于程爰及忠壯霆激雲升黃墩奠居世毓材英有將于周東密屯兵以障鄉閭臨溪是營宣和再徙建炎專城宋季元杪其居載更天朝晏麻始定而寧文昌之坊世華聿騰比及于君孝友性

成藏焉脩焉斯用而行春誦夏絃秋螢冬雪園無游
迹帳有燼涅渾灑噩噩遺書顓業二帝精一三五謨
烈有舉而措千驥一轍以逮餘編羣經宿牒學海藝
圃肆功涉獵青衿入泮纔十有四學殖雲烝文瀾川
至伺時而升姑餼而肄歲戰文場凡八校藝繫之維
之驥驪亦躡乃貢于廷 皇曰吾試試而第之允冠
多士君曰止矣行藏有時吾齒強矣尚需來期柰此
居諸曾不我稽豈不榮仕毋髮皓垂菽水幸充五鼎
未涯忍曰違之南北坐羈觀其會通孝忠互施惟義
所在可固而迷白之有司聞之赤墀 皇曰善哉其

志可依特賜寵命七品秩階爾其終養遂烏鳥私君
拜服命被章來歸猗歎孝哉古人一揆乃築乃構乃
登乃豆承顏晨昏身老若幼今而已矣高操不朽周
貧仁術教子義方有事西疇屏跡公堂朋從日集崇
論洋洋和而不流簡而有章惟老成人矜式于鄉胡
然不祿先露溘亡軒冕或來死生浮休孰不有終身
去聲留子孫孝錫安宅斯丘有耀于遐揭此文旒

劉時制墓誌銘

時制葬以其人應銘以其世應銘郡學張君承慶爲
狀似余曰執事銘時制蓋猶王介甫於王逢原黃魯

直於邢惇夫然夫爲逢原惇夫微二賢不沒沒今知
二子亦多以二文余愧不及二賢文爾然而述其實
或因人以考言因言以尋人言不爲無用據狀劉出
於汴其隨宋國播南始貫常熟者曰亨來贅長洲產
富道穀遂莫且望者曰希仲希仲生啓東華實益茂
皇封刑部主事其子即山西按察僉事完菴府君珏
國之老鄉之先生家之烈祖而時制之曾大父也祖
曰德儀生父曰安簡處士傳字紹伯母錢氏所後父
曰元之時制生性氣淳和才具俊邁賦詠圖寫游泳
藝圃與羣季爭能家學粲然其仲兄時服出治經於

學官登進士第時制去爲父任門戶事益有治局筦
鄉賦善徵挾弊多裨縣官力家督牟畧田計漫滅竄
伏百狀鉤滌還于初法司覈軍田部使者董水利譁
徒誣訐時制家時制皆徃直之平時力穡廣產散積
濟乏勤惠之蹟不能一二數元之安簡弟也始無嗣
嗣時制時制孝睦於兩族充然諧也廣及嫠嫂孤姪
諸族屬靡不禮以周初元之贅室錢先沒乃歸繼娶
吳及元之沒葬時制白諸長者遷嫡母來合祔人皆
韙之安簡固高亮特器自謂時制惟肖也蓋劉氏風
流典刑當吳中王謝諸郎嶷嶷時制且有榦實猶車

騎過也時制始以成化丙申生以正德辛未九月壬申卒生三十六年爾妻鄒氏生一男曰遇聘王氏女一許聘張某又明年某月某日祔葬先兆本縣遠字圍之郊原余先王父參政山西與僉憲府君誼並兄弟二氏媾好沆今不減余安敢辭銘獨愧且恐文弗能永爾時制諱度詩云

苗之夭夭秀之翹翹有尋其標登厥實以饒乃以靈以飢腐于塲以漂搖嗚呼傷哉大人昆季號而招時制歸來乎歸來乎其亡不之者或化爲金壁芝桂尚粲劉氏之芳馨與聲以遙憫爾父爾兄勞心之切骨肉之復土也誰則不雕

志謝可節墓并銘

秀才謝可節之墓嗟夫晝刻盡乃夜華而萎或燎之膏竭以炷何嗟之爲乎玉完於璞出作禮器永用享已矣既器矣炎焚而泥沈之綠繭以就紵經緯既成被服物庸或染之青黃丹縹纁綠五采可絺繡加益華貴已矣未杼也委之牛刀寸截絕之不悲失日炬葩葉是也不悲毀玉斷絲豈物之情天之理應爾歟惟孝友于兄弟閨庭粲溫益友際處信金石忠表粟而氣蘭芝也斯可節之玉也功勤學廣思新文蔚先

進者謂之球玉龍虎董學使謂才高氣充同儕之儁
曰武庫也斯可節之繡也可節爲吳縣生員今年嘉
靖乙酉秋鄉試南京羣數百輩叢出棘垣扉外萬牛
馬走擁可節寸步反側行數十丈跟及地曾不聯二
三武可節曾背扞塞比能自展步而血結鬲臆固矣
強卧逆旅同舍狂童亦姻子也肆妄語自詫坐取名
第可節端直人惡斥之迨同舟此狂益譁張不休或
繆侵可節可節益疾憎且憤氣鬱鬱怒乘前淤傷其
肝歸問醫竟不可捄冬十月二十四日死此則其爲
焚沈寸截也者當悲不悲耶漢悲賈生唐悲歐陽詹

李賀宋悲邢居實今忽悲可節可節於太傅固少計
去詹賀輩不甚遠何代無此悲此悲爲舛枉問天不
得其言無若視子淵悲可紆也嗟夫觀顏氏誼可無
悲觀誼詹輩可無悲觀詹賀等可節可無悲可節師
顏賈友詹輩死且同之亦已矣已矣人間事紛亂無
限何足銖寸校余與可節五世交可節父元和余異
姓老弟也慟可節不止作哀詩甚寃苦以示余余取
其意推闡之使刻可節冢石謝長洲儒義家可節曾
祖會舉人祖炳至元和爲七世同居之門可節母吳
妻劉二子湊涵涵後可節兄儼女二可節生弘治壬

子十月卅晦得年三十四沒後兩月爲十二月廿二
日丙午葬胥臺山可節名僖余既悲可節不已寫爲
楚詩慰元和卽兼以爲銘

月幾望兮玄雲滅
兔蘭摧梓枯兮竹折桂蠹殀鴛雛
兮碎石麟睢鳩吟雌兮鴻雁弔羣白楊蕭瑟兮黃波
東注無迴聲空山窈窕兮宵冥冥嘯山鬼兮舞狐狽
安得綵鳳鳴噫安得綵鳳鳴

癡雲子葬銘

癡雲子朱氏蒙名大經字也世居琴川癡雲子天真
不蠹物藝呈標清非絕羣和亦有立研丹殺青牢籠

物狀推宮敲徵融陶性情江海吾家軒冕何物蓋受
之而用不聲故有餘貴任之而不必遂故無留戀庶
申之秋予曰邁止無幾問子人曰往矣乃知以臘月
二日扁舟訪友數酌之餘醺然返棹一卧不寤竟成
長歸嘻何其去來之際如是快哉其初正統甲子八
月十六日生在世蓋五十八歲明年三月某日其子
藏其魄於招真之原請述幽石從而刻云
魄陽之于于還游太虛魄息玄廬青松衣被白雲滿
墟嘻樂哉歸與

張翁墓誌

張翁非今時人也醇醲醞其漓沖簡夷其煩囿真權
樸坐回古風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虛皇授契寤寐玄
綱琳編瓊簡童冠誦習慈儉不先允執三寶耄壽卧
疾忽呼其孫令誦聖號家幼悲喚返而吁曰旌蓋旣
引乃此邀沮勉留期月脩脩而逝嘻何應答之確歟
銘曰張爲姓謚爲諱曰宗學乃其字考孟璣妣陳氏
陳蚤失沈斯繼室于王始出贅生子裔毛氏儷女一
人朱泰壻亦有孫兩昆弟曰靈倫顧龔配出二雛曾
孫輩秉夷長執中次曾之女草蟲是翁初生辛丑歲
月春仲日十二及戊午秋之季其日十乃奄逝七十
七居人世甲子年月寅位癸酉期歸于窆高景丘
永憇白鶴導兮玄猿侍參彌羅兮謁穹帝睨塵區兮
時下戲

王宗肅墓誌銘

神仙之說或者謂其久亦自息然旣從仙出必有非
俗情所測識者吳城中街路有王省幹氏惟以傳所
謂遇仙丹者爲家凡父子之承述率以是其藉以生
亦獨以是而守先說甚閔斬不輕以語人至于今施
之遠猶良驗焉予故識宗肅宗肅諱鏞字宗肅本出
施父孟文 國初贅王氏生宗肅宗肅長而承王母

業故從其姓無易省幹遇呂公事在宋軋道間於宗
肅輩當十一世宗肅既服事其術而其稟質本自淳
懿乃益專以任真處世平生無分毫外願每旦日但
課念二氏籤典持戒修善飯緇齋黃未嘗有勦歲以
四月十四日呂公誕辰修祀整飭如承大祭囊橐雖
不盈溢而矜孤恤寡葺治街徑若有餘者其大節則
能養葬父母孝敬誠篤爲最可言且其襟情夷坦犯
之無怒色三尺孺子與接話亦溫實未始欺之而家
計盈缺一無所動于中家人當缺時爲之商評則徐
徐曰聽其自然而已其閒暇時亦頗去讀書吟詩接

晤良友杯棹時御浹然甘適貌古氣寧予時接而愛
之昨弘治辛酉十一月某日乃卒其生永樂甲辰三
月二日閱世七十九齡配潘氏繼陸氏生子男七人
洪淮濟瀚渭洲津女二人嫁呂淮某孫男一嬰女三
王之先塋在吳縣十一都台字圩之原諸子以乙丑
歲某月日葬焉豫事來請爲銘乃按呂淮所纂狀叙
之銘曰

氣操賦醜鮮醇醲醇之流衍亦有鍾彥哉宗肅的其
逢涉世及岌恒融融志不愧承邁仙宗享世七紀回
塵蹤蒼梧北海訪回公儻其遇之攀而從子孫勿隳

此古風予筆耀華題山宮

孫功權墓誌

孫衡字功權以字行其父自江陰避世來蘇酸苦造家功權繼之幼輒勤確務生居積書繪文玩今古珍器物遷易爲殖故所交接多大夫士間然務是者大率輔之以諛說求射中功權動輒以莊直爲詞質質然如老宿嘗語人曰吾勝冠便戴此平定巾歷壯老不肯一日以小帽自褻又遇人不以前後貴賤富貧易心改禮多直稱其名入亦容之且謂其自述應非僞也暇時或相與裁品人物必曰某才能若某事某

事然無德其寡才若某然有德重重輕輕有類儒史晚年作一小亭目之曰安老多爲章表而今吏部侍郎匏菴先生特寵之以詩時在某年功權既八十矣氣血漸消久不飯日唯飲酒啖少果物某月日奄然而盡亦無大疾苦初配顧氏三十始娶子男二女四明年月日葬某山長兒文拜乞銘墓銘曰德以取人而自亦少愧勤以立功而卒食勤味七紀太平生長老死尚德之詞猶若入耳功權功權亦安死矣

陶孟實墓誌銘

王章曰此輩與一把筭子不能用史以示譏余恒謂未然仕學皆自有本末重輕不可偏且倒耳若盡去度數塊然守理性其亦何以集功將全才不如是也自士以經術從政則徃徃畧藝事至不能遺也而付諸彼其果然哉余因陶孟實家乞誌孟實而感之孟實姓陶氏諱信孟實字也家吳縣吳苑鄉之陶家塲父仲融母金氏生孟實抱賦簡質不喜爲靡麗然外間中融思致明締深通九章之業用以條析積聚斤斤也每縣令當饑年計會裁損稅賦若稱停徃力輒以屬孟實蓋無窳事者孟實亦足觀矣夫夫所少於

計籍之手者愆侵牟也苟司存旣治將之以端慎則以何道黜之茲孟實之始不獨感焉而誌之宜者夫孟實以其年月日生某年月日卒年若干其娶某子男三昂某某女二孫男四某某葬以某年月日墓在某其家之請因其友陳良玉以來良玉且爲狀云耳良玉固信人銘曰

漢名元理齊庸九九求也之藝從政何有陶旣才美端慎將之魄陽斯盡重以吾詩

承事郎欽君墓誌銘

信民姓欽諱允言字信民吳縣人五世祖銘洪武間

起家進士授湖廣道監察御史有直聲坐謫戍遼東
曾祖遜祖禮父士俊母馬氏生信民而父歿信民雖
孤弱賴母拊以長輒克家治父故業卓然而植充然
而肥也其業主總商賈貲本散之機杼家而斂其端
匹以歸於商計會盈縮低昂而出入之刻時審度彼
此以濟皆信委帖服焉蓋其資本聰明識理道又有
材局幹能又性倜儻開誠布公用是以得之然爲行
又良能孝親痛養不及父用情於母甚至燕居無惰
氣與人不苟言裁事多中節後奉例賑饑受冠帶之
旌召相公事以勞病瘁正德丙寅十二月九日卒于

家生于成化丁亥四月廿三日得年四十娶孫氏子
男一人曰冕聘袁氏女三人長適郭恕次未行信民
之卒冕纔十齡其婦翁袁君漢章爲相後事五年丁
卯十月旣望葬于靈巖鄉吳山陳灣村祖塋奉塾師
陳嘉甫之狀請予爲銘袁君高士所譽必有試嗚呼
世固有通明之材將之以忠信居然事事合理宜物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信民唯其人也袁君又云其病
也諸商來視相弔曰子或不諱吾屬將疇依灑泣而
別其動物至是不亦信哉嗚呼銘曰

蒞物之要知及仁守豈巨則然而細乃否彼玩其細

或昧以苟乃迷而躓孰任厥咎嗇矣欽氏美自性受
卒食其效安安丘首其才其生借酬不負尚不負于
來以昌其後

承事郎盧君墓表

弘治十八年九月某日吳邑哀子盧慈葬其考承事
君於黃村平原之新窳以知隨州史君引之所述行
狀來拜乞爲文詞表樹墓上盧出太公望齊文公曾
孫高後以采地爲氏中世望於范陽號海內四姓條
分于吳亦旣久衍著爲盛族按狀君諱桐字熙遠高
祖廷震曾祖子謙祖文寶父以傑君旣紹武先業服

賈居貨嘗謂人之於世業有異宜心有異存耶故
然以坦易祁然以寬紓擊然以敦厚寧弗腴吾殖勿
瘠吾天君也力可及物者秉毅敏爲以達吾義他日
江南連郡洪潦江湖汜漫長吏勸分君旣應格被郎
秩之旌已而凡官有力役則以命前受秩者徃董振
之會瀾白茆港因簡君蒞事君捐家勵公績用告成
退處井閘操修謹謹以飭子有家年未耄荒而子姓
蕃庶駢事僂力人間事無弗足者歲在癸亥季夏上
日春秋告終享世五十八年君之母爲范氏妻爲史
氏卽隨州使君女兄也男子三人女子一人孫男四

人女五人三子者慈恩憲卜地營壙差此穀旦舉柩
窆焉嗟夫先師有言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君執心厖
渾不以業遷不愧於善稱矣又云不患無位患所以
立君賑凶之惠滌川之勞不報於郎秩矣又云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君子孫薨薨勿替引之不忝於祖系
矣率三者以始終既順既安殆非聖人之所與與鄉
邦僉悼宜樹風聲近慰嗣息遠詔陵谷其文曰
抱淳懿天無虧赴民庸亦有施九屬洽家之肥祭于
邦靡愆儀生爾死饑若饑華身章銜國階蕃來胤流
祥禧環遺芬表山陲安且燿亡窮期

趙君墓表

君子之表人必其騁奇樹異駭聳羣聽爲不可恆者
而後可乎如是則中庸之所以鮮也聖人且嘆之何
有於表乎今俗情所最乏無若廉與遜矣夷於門距
於室而後利羊其貌狼其心而後得則莫不惟利與
得之趣耳而何廉遜之計有人焉不食薇而母以利
遷不脂韋而母以得累理如是吾如是耳則不曰誠
廉若遜哉誠廉若遜而不表之得乎哉吳趙君時憲
氏誠廉者矣誠遜者矣既卒君子思欲表之曰不可
以無據會其子鎬有舉而屬之余余何敢以君子居

從而表之君子意也乃從同人陶君麟狀述梗槩一
二君居南濠叢市中爲醯賈賈葉端誤溢直既去君
復程厥金曰誤矣追歸焉異時又有誤者歸之如葉
端是非廉者歟持躬遇物虛襟冲然如弗任鎬治易
爲吳學弟子貞君嘗取其書讀之至謙瞿然曰謙之
理如斯乎吾見人卑牧者恒契於懷今幸窺大道指
歸吾敢不服膺終身誦之乃以謙署其齋是非遜者
歟帥二道也表而傳之可也君他行稱是慎重溫雅
事父廷宏善養志事母王克以巽裕解其嚴下之性
日用簡約奢俗不能移待夫人嘉善而矜不能其歸

金事既著後自亦嘗誤溢金他商他商亦歸之人之
善易感應也如此君之質尤敏於醫卜形相五行諸
家言多所通解少獨以病弱不能事進用之業耳君
生天順己卯卒正德丁卯年四十九一男子即鎬承
考揚顯器也以己巳正月三日葬君陳灣村原故爲
書穹石如右以表諸其墓前

盛至剛墓誌銘

盛氏世爲安慶桐城人居鳳儀坊以善世濟而弗用
於時至華二生茂茂生君諱健字至剛八歲而孤出
就外傳即克自持異同隊少長資尚恬雅初先業甚

豐至是少落君能益自約脫略純袴態既冠娶力綜家政業浸以復故茂始配燕氏出三女燕沒繼胡出君及一女又一弟泰一女弟出庶母張於是上有二母下有弟姊妹六輩咸未立所以養事撫給甘脆燠涼奩具之屬皆出君種種周緻孝友之風藹如也自以幹蠱弗終學篤意教三子延良師禮賢賓夾輔之其季曰德蜚聲類序戊午當試京闈咸謂其可拾取君曰學優則仕若固可行盍姑養以伺之乎德不敢違辛酉猶然迨甲子曰可矣德承令一往果峻捷時以八月晦揭榜南都去家不五日德歸舟阻於石尤

十月四日纔抵舍是日即君生辰也有司鄉縉紳交賀君播爲雙喜詩什君敬受而所以勗德者尤切君美姿儀中懷冲厚外度散朗當銜卹時三惡奴乘紛披攘貲畜叛去易姓而處猶齊民比其後奴死家且赤還粥其子孫又歸君家君亦不究其往人信天之好還而稱君之長者也君善飲酒喜賓客正德丁卯正月二十日卒生正統癸亥十月四日年六十三配同邑王氏先卒三子者長曰隆娶周次曰儀娶張次即德娶倪二女壻胡文敏汪漑皆王出也孫男五恣幼德以先輩無錫丁君所爲狀乞墓銘乃摭叙而銘

之初王之葬在烏石崗至是諸子筮地以合王兆者
遇臨其繇曰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以祔祖塋之
側者遇豫之坤其繇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乃
從祔法筮曰曰某年月日吉乃窆銘曰
天道益謙無往弗還循晷而午厥理常然於昭盛君
弗昧于是既槁而萌乃壅而潰彼以蠱亂我榦而治
彼以趨躋我徐而至弗弛于道弗張于欲有祐自天
實受那福有松在澗鬱翠于晚君實所之觀化長返
虎魄菟伏有燁其文世需既顯歸燿靈根

崔孝婦傳

崔孝婦諱某烏程棲梧里詩書家黃庭晚長女十三
失母執禮如賢丈夫三年不葷十七嫁吳江崔文友
文孝動二老者姑曰孝婦哉猶吾懷祿出也舅曰孝
婦哉猶吾良子昌吾門姑疫將死竊割股肉和藥姑
飲訖即瘡越五日其子澂始知之而哭孝婦掩澂口
曰此非合理道事母使人知他日姑死孝婦哭失音
不能言縈月始復孝婦父母墓地爲貴家奪孝婦力
不能外施俾澂請於尊長以簪珥營他地遷葬遂以
憂憤病死年四十九

論曰孝因心生不以賢愚殊聖人作禮以輔其偏故

曰割膚非孝事若女婦類鮮聞道雖少過亦足賢矣
崔孝婦又能知此其可謂知道哉其他行則亡弗合
理稱孝宜矣稱孝宜矣

陳子中室李氏墓誌銘

允明於陳爲母族之親稔知令人賢其卒而葬也子
天貴請爲銘其所纂行狀益贍悉約而述之曰李長
洲著族令人處士景清妃金氏出也諱秀寧十一失
父外靜而中穎不與羣幼女類季父光祿丞景洪賞
之十九歸同邑陳君子中子中父志道先生爲萊陽
訓導子中携令人往侍或慰其少而遠母不能無悲

思令人曰吾始獲事舅姑惟失驩是虞而曷有於他
懷萊陽有充耳以賜令人令人謹其服藏或曰石耳
奚過謹令人曰嘻匪物之謹賜命是謹聞者避之及
萊陽歸田家少謝令人相子中致養滋味不減焉比
萊陽沒送死尤飭而厚子中嘗疾瀕革令人罄所有
求治或諭疾不可爲徒費耳蓋存縮爲後計令人曰
與費產縱不効吾且能縮於獨守時惡有豫謀一軀
而坐伺其殆乎已而子中竟起子中兄弟欲分養母
子中謂母安令人請獨終養令人亦曰然遂迄如志
洎子中爲兩弟娶婦爲女弟治喪令人力亦厚隣夜

火子中不在舍令人弗顧其室左捧萊陽遺照右扶
姑以避子中慙而儉善治生又賴令人內相之家寢
裕喜周施有勢家奴持主財失諸塗將求死子中見
之謀及令人欲爲償之令人即舉篋以奉他多似此
陳故以儒業授受子中初務學以體弱不仕迨令人
生天貴子中遣游邑庠令人所以輔迪之尤篤平生
勤慎莊嚴不妄言笑不憚矯節約而不求盈而不汰
壺彝具焉姑嘗稱曰吾獲此孝婦媿無以報之姻連
家納婦者至假服於令人曰使新婦被之庶幾肖其
人也其見重於內外若此其生成化丁亥正月甲戌

卒以正德丁卯十二月壬午年四十一生子男一即
天貴勤敏博文顯庸器也娶楊氏淑浦令子行之女
女二猶幼孫男一曰科孫子中以卒後二年庚午二
月壬寅葬武丘鄉皇字圩之原銘曰

令族難爲女令家難爲婦令夫難爲妻令子難爲母
難者絜惟人天彝本舉羽陳李兩華玉左珩聯右瑤
媿德允若茲胡不借遲暮靈原闕藏櫝光氣燭丸土
尚有登席玼粲粲者瓊樹

賢婦呂王氏墓銘

賢婦王氏吳呂禹平妻也死且葬禹平寫其行爲狀

請爲銘評其行謚以賢而述之凡爲賢之云所以爲
褒褒者將以榮之也令不公知者不信之且或議之
則何以榮何以褒爲哉若稱呂賢婦必有知信者余
豈佞者乎狀之道賢婦懿淑工能甚多余語其最大
人難能者三一曰孝順禹平家與賢婦家世連壁居
呂之祖父王之父誼猶骨肉兒女髻鬣結爲婚姻及
呂母將死欲見賢婦婦倉黃來嬪儀物闕如賢婦無
少慊姑死無幾舅亦死賢婦與禹平治葬祭慎誠茲
不謂孝順邪二曰安貧始禹平治舉業賢婦固望得
仕進庶幾且富貴收之桑榆已而呂又失不成復無

以爲商乃爲童子師守筆硯坐一席二十年賢婦齋
鹽荆練井曰晨夕胼胝瘁枯與禹平相視驪然曾不
吐一片憾語視姻里華首續軀泊如也茲不謂安貧
耶三曰厚倫禹平既失父母蚤又有二幼妹長者同
母未十歲次庶出纔五齡賢婦拊育教之女事比長
輔禹平資嫁之釐裝雖簡盡其心與力焉且無庶貳
視之茲不謂厚倫邪至其性資柔仁手不刃牲遇蟲
豸未嘗輒殺之持度謹肅識文字成誦孝經小學書
爲嘉言啓導童蒙諸行無足備云者嗚呼頽俗羣嫗
蒙成于夫富則驕貧則怨慢其尊章而不卹夫同氣

十而九也賢婦總三大行而細德周令謚之賢不可
邪不謚之賢亦何以銘爲賢婦諱秀寧父曰宗肅母
陸氏賢婦生成化庚寅二月四日正德壬申病脾肺
癸酉六月某日卒得年四十四生子男一曰繹尚幼
女二長嫁周敷次亦幼葬以甲戌歲某月日墓在橫
山先塋次俗謂薦福山九龍塢銘曰

凡銘者以示後冀知者敬且憐以勿壞而延敬且憐
者匪以位以年而維厥賢賢哉呂婦王殆一十於百
千慷慨更生之筆髣髴黔婁之室庶幾遺風之爽然

舉人謝君妻盧氏合祔誌銘

天下之事往往難得其當或實盈而聲微形細而名
夸蓋亦有勢以驅之於不容不然者矣凡今人之貴
富強達者多收仁稽之譽而閨葺幽貞之操則傳者
百一卽傳也亦不究而章是豈惟人情之難得其當
哉亦勢而已矣允明先叅政仕給舍時長洲謝君會
游學京師來受時業遂中鄉試以歸連會試不中入
監堅存遠大之志數年朝廷有風憲之拔而君先一
日死矣時君妻盧氏守道於家寒靜歛默不下古之
節媛至于今四十有二年竟完璧以見往者嗚呼豈
不賢哉士君子激一日之義慷慨挺烈鼎鑊河海者

則孰不曰難矣乃若履艱險閱世紀經經然恒其德以終身是不難於一日之激者哉而其聲上不可登邦國之策遠不可及四海之誦非勢也哉始盧之未亡也教孤兒晒以父之行教諸女婦以身之德撫育夫弟之孤勲擇孫睦讀祖書為縣學生凡丈夫所應務於家者優務之逮其亡也晒能無違雍睦能述遺懿馮金石以圖私傳於永久是又善福之理無關於勢者邪凡睦所述甚詳故撮叙大歸而系銘其墓俾葬焉盧氏諱妙定吳縣人父曰志善母李氏生男獨晒娶魏氏女二人孫男二人雍睦女一人曾孫男五

人儀儼侃備僖其生永樂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午七十五弘治四年正月六日卒其年九月九日壬午祔胥臺山謝君兆謝之字維貞也銘曰

家運時盡存滅際引先啓後維婦繫碩人其然功則大黃泉有目四十祀相見並暝在茲歲悄悄餘望積秀嗣玄宅永寧伺封賁

祝氏集畧卷第二十

傳志

賀節婦家傳

節婦吳氏吳縣洞庭西山吳寬之女東山賀君元良之妻今儒士良之母也其名某年十六歸賀君琴瑟雍宜裁八年而賀君病以卒節婦棄耀飾極哀毀用誠喪葬致力合禮族黨已賢之然謂少復弗子也徐之當徙其志暇日因稍導覘之節婦潛然涕曰聞女一天耳古今以不貳媾爲禮訓抑吾心本自願此不願彼愛惡去取自天性非他人所得裁量又先良人

士類而大夫族也不幸不祿吾又能以匪貞巖之邪
具三不可而本性尤顯固不可解者謝女意休矣於
是羣意息而且埃之節婦亦益安之事姑孝謹外寂
謐閨寢久之族黨爲節婦貞居既越二紀生春秋越
三紀志行既定矣如岳不移井不波今茲當不爲厥
終焉謀邪乃選於幼得佳兒爲告于先良人若祖考
族人立爲嗣用承賀君祏祠卽良也既峻事節婦欣
動中臆我今茲可以媿媿畢姑孝篤子教無隊賀君
業異時能完心面見良人也已由愈閉戶茹澹被麗
劬績以厲良良又秀良隱抱遠器未遽量 皇帝登

極 詔郡縣舉孝順義節來聞下旌表於是族里以
節婦事上邑邑上府將升于 朝時爲嘉靖初元先
是府以諏於邑學官合學之士友以實對而且徵古
高行鉅鹿之操烈重孤存祀之義以爲方良持其語
示余以余素友良而欽母或計有以傳母事附家牒
者因遂謹據述之爲傳

贊曰人聞道全節婦稱善一嘖嘖嗷口已矣或傳一
子刲肌廬墓士危言來黜辱必聳嘆不休如激忠不
懷其軀固難亦或自賈聲以痛寸咫膚苦息中野視
弔景寒閨畢生不有笑歌懽虞半亡人或凍餒交病

妻鄰死絕難易假誠獨且柰何哉賀節婦如是抑非
覲有今日爲暴廣之者其何爲哉斯天人之完者也
以身爲賢夫爲令妻子爲嚴母族爲保傳家爲福慶
國爲瑞天下爲治俗載俟之 廷典來而爲 聖王
君師政教風四海爲益與繁鉅且繁廓哉堂堂乎茲
惟厥本抵衆其鑒于茲傳

李碩人墓誌銘

故廣東叅政樓園劉先生欽謨用其文學日月海內
允明冠弱寔朝夕之始公近中歲頗隱商瞿之憂後
得冢嗣于李碩人曰嘉緒嘉緒生十二年而公長往

亦既連有二弟無數年嘉緒輒大秀發章采焯然便
復淵邁驚駭老長余益比焉有芝蘭之好無幾而殞
遺一息曰穉孫踰三十年一日穉孫來曰自先人之
亡不肖與嫠母啣荼負芻勉事孤大母唯鮮甘綺是
慊幸而日月斯永於昨歲而終則既八十二矣今茲
將治長寢于府君玄扃之側離而祔之以舊以文石
銘無外執事者亦碩人意也請按碩人姓李氏諱柔
字柔貞長洲人考某母柳氏碩人在室女紅攸閑文
籍亦涉府君初仕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 召修兩
代史居中秘與楊安人偕無幾安人亡史事亦罷返

初政乃納碩人生二女家絳是相府君攸宜既而得男曰熙學輒即殤府君復娶于賀不身碩人又得雄曰鶴壽而又殤乃又生一女府君以署郎中事負外郎擢河南按察司副使碩人乃二姪一男一女男嘉綃也府君遷廣東左叅政謂地厲二親皆八十外留碩人事二親復納趙氏與賀往賀終不身以死趙育二男曰嘉纘嘉績已而府君捐館舍唯碩人與趙二嫠乳三孤持家畢葬聘婚遣嫁外辛中酸戶閨閻凜力踰丈夫且不肯落儒宦事遣二幼並游學隸弟子負綃特英拔而復劬刻少之竟病歿不祿於是碩人

之苦難轉倍前日語綃室曰少寡老獨女之烈釁寔不淑閔凶是罹復連新婦新婦能知我心知而能一一而能定夫氣有福禍行有慝良世有休釁情有甘愠故良而禍釁釁而不愠者安天而盡人者也我女也而勉克已矣婦其克我也乎婦亦能之遂與以有終焉碩人懿明如此性復婉巽或逢怒於長侵侮於儕無校意寒窘借年愈深而甘勤不怠正德歲庚辰六月某日體病纒二日便盡七月甲子朔也比沒襟神爽然遺詞尤善飲茗一杯而瞑其初生正統己未七月某日三男子嘉綃為縣學生娶贛州守顧公

瞻之女嘉績府學生娶金嘉績娶夏亦皆先卒女四
秀整適江西布政崑山項公之子貢士拱辰秀齊適
丁文禎秀嚴適孫璠秀肅適吏部尚書松江錢文通
公原溥之子巖孫男六長即穉孫娶温州守文公之
孫徵靜之女次宦孫竹孫犢孫蘭孫桂孫皆出嘉績
女三曾孫男某某女某某葬以嘉靖癸未十月某日
墓在仰天山銘曰
女不朽三餘德容工言高節義貴孰與封位秀子孫
富孰與琛珍淑聞烈壽孰與日月儒宦宦闕有婦人
焉德四者全三不朽不愆碩人亶其然乎

姜氏誌銘

誌曰茲惟吳張鳳妻姜氏玉蓮成化戊戌五月丁亥
生弘治乙卯七月癸亥以生女卒于孳明年三月丙
午葬此橫山之下嗚呼十四而婦十八而母母五十
日而止然而女不失愛於親婦克送尊者死祀奠於
組割烹無廢政以英齡處富室能斂焉幼習聞態不
形見亦無慚於壯老者

銘曰不缺也其性也乎不盈也其命也乎月晦川逝
雲散華落大化袞袞隨乎委乎而莫之問乎嗚呼翠
案虛眉朱絲斷瑟漆焰幽眠千秋婉骨

故袁天祿妻王氏令人墓誌銘

令人者長洲袁君天祿之妻也其德行既淑良遭家不造凶喪頻仍其功力倍艱而又不幸身以繼歿僅倍殤折嗚呼君子以為誠可賢又可悲且聞揚之也已將葬其子胤文等捧其從兄郡庠髦士胤昌所屬行狀乞為銘乃薦其稱曰令人而誌之云令人諱正賢父廷儀母馮氏其族與袁同望于邑里廷儀嘉天祿也皆之令人賦性深沈嚴恪不苟言語十九入袁事舅姑合道禮侍夫又莊謹值事能裁治無忒差而無擅制獨成之過遇人且雖異中外敬羨謂為四德

之式焉為婦財十年而舅沒少之夫沒令人上存焚姑下系二孀兒且喪且家喪未訖少之姑復沒於是以三十二歲之癸持三喪支一門事無幾而殯一旦訖三大故無違禮亦無勑狀觀者咸相愕眙仰嘆於乎非材矣夫喪後家政周秩若不乏丈夫者而又減畧容飾迹不踰庭昏嫁子女秉禮而去泰督蒞奴婢嚴默而幹戢臨教二孺轉加深篤復延老師守而訓之比長咸有老成人風斯特其力之烈而道之茂者也正德壬申正月某日卒生成化戊子六月某日年僅四十五所生六子三男三女男曰胤文胤武胤章

文娶王繼喻章娶劉女長適李泰幼適許淮中男中
女皆未及嫁娶而卒孫男一曰尚綱女一令人歸土
以本年十二月某日墓在武丘鄉之袁家涇銘曰
結髮事君兮晏晏笑言上堂饋服兮式敬且閑割酷
忽罹兮禍極并連殍氣銷骨兮大典以完繁霜屠林
兮玉石一炎善不蒙福兮誰持物權君嗣在室兮卬
身在泉終君信誓兮卬復何究存亡祿兮沒亡年身
則缺兮道斯全薄蒼旻兮漏黃淵萬斯霜兮神栗然
張廷潤妻錢氏墓誌銘

張廷潤妻錢氏墓誌銘

張氏以富善聞于嘉定之三槎里頃廷潤沒葬於泗

瀝河南之原守瑞州邑人李君堯臣為銘茲正德
未九月四日其嬪錢卒其孤錦等以祔葬者頗紊于
位更度地於先兆之左卜歲壬申某月某日窆母因
遂遷廷潤之槥而合焉乃進唐解元子畏事狀謁為
銘据狀及前誌謂廷潤剛勁孝睦御家嚴居鄉惠而
錢寔能左右之敬釋老樂幽寂而錢能順適之室雄
而善持社繁而能安固君子之嘉匹右閭之良相也
已生乎宣德庚戌十一月四日年凡八十有二男子
四人錦鉞鏤鏗其婦蘇吳李趙女子一人其婚金櫟
孫男十人曾五玄一孫曰淮濟沂津湘沐灃潛某某

津爲功臣教讀曾曰彬柳橋梓楫彬橋爲國子監生
嗟夫子以親成親以子顯家室同穴存亡備徵粲黜
揭遐匪文曷寄爰約銘詩鏡附牆翬其詞曰
嬪兮淑脩君子是逮柔風內扇剛操外彪白茅藉地
豐纊襲裘餘華垂裔百世用休

陸德芳室謝氏孺人墓誌銘

世每謂女婦不外見然不見非病病不究其道爲道
也者心本之理明之志達之見之行焉而道成矣即
士亦然茫昧漸陋百不踐于十斯可病也曷有踐而
弗著者哉余讀雲間高企爲孺人陸謝氏狀曰美哉

謝之道也剽聞之當廣焉矧以屬我爲傳遠計則見
以辭括其事述之曰謝氏上海富室翁某與室某生
凡四女生長輒贅壻至孺人最幼其壻曰華亭陸德
芳德芳性濶畧不閑小德與婦翁媪異操尚孺人視
諸女兄若不倫然孺人無怨色然德芳亦不有謝氏
財赤手作生業以致大盈逮於後孺人或更分以贍
諸女兄家亦無德色世俗女贅者多乘陽或獨知親
而不知舅姑孺人執孝敬如外從矯俗以合禮德芳
多妾媵孺人逮之惠且均遇其子無異情冢婦蚤寡
守義孺人愛保尤至以安其志德芳不仕以貲授仕

章服子憲爲太學生欲急得榮祿及親每可行輒卽
病孺人曰凡仕內視學外視時何可以情徇之兒無
熱中爲孺人平日少言笑待宗姻鄰里有恩嫁孤姪
女二人凡其端亮識理道類如是皆與世俗愚婦人
反非所謂究而著者邪正德辛未三月二十日卒生
景泰乙亥十一月十一日五十七明年壬申十一月
丙申葬其家之旁祖塋內孺人有子男四愈先卒次
卽憲次忠次恕忠恕庶出也孫男五曰鏜曰鏞曰鏞
曰鏞曰鏞女二銘曰

愛不余翕余乃不悒產弗余集余則躬立更衆之及

以莫不給舅姑夫子我事我執媵娣粲者衾稠有軒
螽薨棟隆一表數襲用順爲真是曰從一謝風弗泯
千媛之挹

張文聲妻左氏墓誌銘

揚之江都有張左二族張以善聞左亦儒舊張之子
濟廩于邑學官爲弟子貞比者渡江來吳中拜予門
請銘其母墓手叙母行以進按而誌之曰左氏諱某
其父曰宜母曰吳以成化元年十一月十九日亥時
生左氏享年六十嘉靖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申時卒
所生子男一卽濟女三長適進士知蒲州高瀾次適

許漢相又次適縣學生曹鴻又次一幼出側室濟用
某歲某月某日葬于城西花臺新營地文聲先一年
沒寔同日葬用魯人祔初左氏生性質聰慧姿容秀
雅而中有材用十三失母與弟妹居祖母王賞愛言
此女必不碌碌事繼母全氏謹二十三年始嫁張君
事舅姑同父母持心飭履以和順為主奉已持家以
勤約爲素女紅精良旁通書數人不能欺姻里女婦
多宗師焉文聲治貿遷川塗多於室家而家觀修整
閨門和肅皆左之爲也江揚紛華之區臨之泊然一
䟽衣或五六年不易婦曹姑集見盛飾金寶錦繡璫

璨然漠不悅慕且曰如此奢汰豈長守富貴之道耶
姑死無幾舅卧疾憤弗省左侍藥食晝夜不懈祝天
懇禱一日舅瘖絕左立榻側飲泣遠矚舅蘇視之曰
新婦猶在此耶然我終不起婦善事汝夫保愛汝兒
汝能孝順天必有報汝我獨以望汝不與諸婦同也
舅姑旣葬睦娣姒尤有恩義文聲季舅欲異產文聲
諏於左吾親之遺皆置于彼今產吾躬何當分之左
曰雖然君睇彼寒飢寧能獨享安之乎文聲曰亦試
若爾事卽定教子女甚篤而不以櫝楚自然畏服不
喜私蓄用財豐約宜于度重賓祭卹災饗平居相文

聲將順美善消解詬怨操辛慮患不少暇逸唯恐家業墮落嗣息無成兢兢慙慙歸於考終亦云福善備矣銘曰

碩人温温嬪陪令門淑儀玉潤秀韻蘭芬澣練視約甘薺彰勤孝無匱獨公可徵均鍾儀有詔郝法猶存聲蜚右族榮起來昆引蜚不匱不在斯文

告殤穴從叔弟姪遷葬文

告于從叔二官人弟慶元從姪五壽之靈允明今將飭治塋域相地之宜以翌日丙午遷葬叔等於原瘞之南十餘步許用先告啓其母震驚徃即新宅謹告

南海回祭先墓文

允明嗣承宗祏黽勉負荷茲以宦游過家霜露既降瞻掃封塋

祭王文恪公文

嘉靖三年歲在甲申十一月辛酉朔二十日庚辰門生前承直郎應天府通判祝允明謹以柔毛庶羞清醑奉祭于柱國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文恪王公尊師守溪先生之靈嗚呼小子將哭公以公也郊鱗歲龍聖賢亦窮騎箕蝕璧揆相必終何傷於吾公與將哭公以私也鑄金百治擢桂千枝賜也奔走

商也贊辭何戚於吾師與惟士之節報死于知何不
才有如小子而蒙被乃超於等夷待以國士要以遠
期所謂春澍膏萌蕭蘭同德而焦枯之枿倍榮秋月
揚彩遐邇齊昭而迷塗之夫加賴昔者允明上公之
語公既諒之矣幽明有殊心口豈異所最痛者生無
所立以光公之教又不即能死以從公之遊悵進退
以無據徒啣知而弗酬用此負公雖哭毀以絕亦何
補而何贖祖載卽期敢藉茅鬯因薦心曲贊德頌業
銘不朽而鏗無窮者出在 天子興在四海職在
國史非小子之事也嗚呼小子崩摧迷絕柰何柰何

惟公尚饗

趙姑夫啓殯祭文

維嘉靖二年歲次癸未正月癸卯朔十四日丙辰內
姪祝其茲以尊姑夫厚齋趙公將安厝靈魄於玄宅
謹陳牲醴哭奠几筵而告曰嗚呼公之心愛我如子
者在而公身亡矣公之言教我以善者在而公身亡
矣公之力輔我之家者在而公身亡矣是在尊卑常
分猶自哀毀不勝而况加受諸德者乎日月不留往
卽長夜其之沉痛如何可云若乃死生定命公復達
者又胡必計菲肴薄醑奠訣筵下痛何可言尚享

祭錢處士文

淵潘集鱗枳枸來巢風義之樹景附之招昔者小子
求仁而親者年逸德惟吾丈人杖屨未執車馬先及
世好之念葑菲斯拾乃拜乃從敢不敬恭熙熙趙日
泱泱齊風小山游盤高樓燕息類侍豆觴屢賡篇什
大儀撰物惟氣是馮或近或久或革或仍有發千錢
光肇武肅式仍且久百世猶復唐風既衰五姓紛綸
予子周餘故依桓文來歸于宋以文輔世跨元入
明曾弗少替分條吳越采食世家縣縣于飀燁燁三
華以逮公輩又三珠樹公爲其季引於晚暮我內外

祖咸茲託交蘭馨互襲松韻無彫公寔父行視予小
友幸附清塵期終皓首豈伊旦夕而遽幽明獨有教
言心腑長銘辟如大樹厥蔭乃廣十載懷思恒共俛
仰載入公門載上公堂清流嘉木宛然不亡瞻公遺
容薄奠三酒豈曰懷惠聊以藉口野人時來小子慚
後

兒婦祭其母文

母乎母乎痛哉痛哉嗚呼資生受體何如其尊也嗚
呼昊天罔極何如其德也嗚呼下壽痛盡何如其割
也嗚呼號擗崩絕何如其酷也嗚呼壻仕甥幼孤孱

伏奠也嗚呼知耶不知形存心死也嗚呼母乎母乎痛哉痛哉尚享

祭王廷瑞文

歲月日友生祝允明祭于廷瑞揮使尊契嗚呼廷瑞哉今其何往豈能化星辰附河岳植爲芝蘭行爲鳳麟或更降爲賢良君子名仕高隱以祥人間乎如是則古今聖賢才傑當無不然而未必然子固思齊賢者吾又不敢必也豈隨氣任化消沉澌蕩與草木俱槁耶如是則造物初無清濁厖懿無必美者貴而劣者輕吾又不敢然也豈存則有立而沒則無知其生

也可榮而死弗足計乎如是則君子求諸已此自應爾彼爲世道謀者初無揚揜之權於其間不怠善而遂惡乎吾亦不謂然也嗚呼子於是又何必抗而爲上瑞汙而爲廢物大氏前二途者付之無意後之所謂實子之志而予儕之責銘誌傳表言者滿卷子長不死又何脩促之拘也乎嗚呼日月代序草木歲榮故者不必恒留新者引而延萬物芸芸然何必今至於子而始貳吾識去年登君門館君室君已抱病猶旦暮論心而促膝悲乎哉一往更弗覲風膠膠兮樹陰陰美人逝兮傷我心壺俎列筵兮安得與子而同

斟嗚呼廷瑞哉彷彿尚饗

吳氏新阡叙銘

丘兆之典之於古也大司徒族之墓大夫掌之圖之
厝禁有令訟有聽厲有巡守有室何重也然而曰不
墳也不樹也不脩且不易又何簡也夫非簡也或曰
殷周禮異然古之所不爲者皆有義焉皆損益乎事
者也亡損有益乎事者古則不爲而後世爲之不改
其義又爲之重者焉夫子曷爲而弗由也夫人之用
情必有至焉古之於親也至今之於身也至至於親
者由生而養由死而葬祭無有益而不思爲也亡有

損而弗思去也弗計而簡弗矯而重備物安情中禮
焉耳矣若夫至於身者曾何有乎是豐筋七而罍簠
簋腴妻孥而瘠嚴慈崇宮寢而荒隴塋諉而曰古不
冢事重也噫其何有於重簡非孝而已矣乎觀今之
如是者蓋有之矣甚者竊瘞以覬利達用夷以水火
先軀其又無累於言矣獨奈何哉其有獨異於是至
於親備物安情而中禮焉獨不爲孝而君子重予之
乎哉歛吳遠芳以考思恩之祔丙村祖域者已隘匪
遷而始之則難乎其後乃慎求而得其土於永豐鄉
之察塘山營而遷焉旣得大宗伯無錫邵公詳紀其

事復問於予善其用情過篤不能已爲挾其能居今
求古至於親備物安情而中禮可以爲孝焉叙而銘
期諸大而遠

至其親不至其身是謂曰子是謂曰人有一子子於
家一郡國有子子也子孫承而家郡國視而勸家之
郡郡之天下天下皆子子今與古一風也其道甚大
而名亦巍子孝矣乎哉子懼矣乎哉予俾子銘銘之
墓門子懼哉欽子懼哉欽子墓之目而室之心

王昌傳

義興人王昌有奇力治田不以牛身犁而耕妻駕之
昌一奮土去數尺或抵騰騰爲之動嘗餽運昌肩舟
之桅而擔焉前後董十鍾達數百里他舟人不知昌
乃或侮昌昌曰若欲以衆懾我耶雖百人胡能爲衆
恚集鄰船得百許人爭欲擊昌昌持檣拂左右左右
及拂者無弗溺者昌山行見蠅蚋紛然起叢薄間眠
之有巨蛇長幾十尋昌走不竟蛇蛇將尾而寘之口
昌怒捉蛇尾振之舉投空中逮地死矣途間遇搏虎
者持槍戟來昌弱其具都折而置之自拔巨竹削其
端使廉甚水以和之火以堅之方俯僂治竹未就虎
突至後昌不及運竹便以兩手措虎兩膊又交執於

一掌抽腰間竹刺虎喉信手一擲踰其背後樹杪斃
焉昌或久虛其力輒手足撼掉不自休速犇山中擢
林木數株運弄之或提頑石行百匝雨無爲于室則
索綯如杵數十丈寸寸指斷之力稍解云昌有女力
肖其父陸有脩艦衆莫致之水造昌廬命昌昌病命
女女徃辟人獨盪舟手及舟舟在水矣昌行四人以
行連其名呼曰昌四白石翁云聞之其鄉人

義虎傳

荆溪有二人髻髻交壯而貧富不同窶子以故窶安
無他技獨微解書數妻且艷富子乃設謀謂言若困

甚盍圖濟乎窶告以不能故富子曰固知也某山某
甲豐於賄之主計吏覓久矣若才正應膺此耳若欲
吾爲若策之邪窶感謝富子即具舟費并載其艷者
以去抵山又謂言吾故未嘗夙語彼彼突見若夫婦
得無少忤乎一忤且不可復進留而內守舟吾若先
容焉計也窶從之偕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
中窶胼胝碎破血出被蹶踵不已至極寂處乃蹴而
委之地出腰鉞斫之隕絕富子謂死矣哭下山謂艷
者若夫君嚙於虎矣若之何婦惟哭富子又謂言哭
無爲吾試同若徃檢覓不見乃更造計耳婦亦從之

偕上山富子又宛轉引行別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
擁而求淫之婦未荅忽虎出叢柯間咆哮奮前嚙富
子去斃焉婦驚定心念彼習行且爾吾夫其果在虎
腹中矣不怨客轉身而歸迷故途順塗而哭倏見一
人步于傍問故婦陳之人言爾勿哭當返諸舟可歸
爾舟在彼遂導之返見舟而滅蓋神云婦登舟莫爲
計俄而山中又一人哭以出遙察之厥雄也婦疑駭
其夫鬼與夫亦疑婦當爲賊收矣何尚獨存哉旣相
逼果夫果妻也相携大慟而甦各道故夫曰彼圖淫
若固未淫若圖死我固未死我則我可置我憾也婦
曰吾苦若死若固不死圖報賊賊固自得報矣我憾
亦何不可置邪於是更悲而慰哭而笑終歸完於鄉
祝子曰視賊始謀時何義哉已乃以巧敗受不義之
誅於虎虎亦巧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得理於
人而報賊且未必遂遂且未若此快也故巧不足以
盡虎以義表焉可也

祝氏集畧卷第二十一

祝氏集畧卷第二十一

紀叙

丁未年生日序

余夢庚辰之歲今丁丁未之臘日爲初六年蓋四
七矣人生實難天運何遽質自倣降無變乎空踈貌
與時移轉淪於蒼濁聚螢媿學倚馬非才傷哉貧也
非爲養生歎軒乎舞之未以竭精玄激義而氣貫白
日廓量而心畧滄海思詒遠也通八遐之表願處高
也立千仞之上洗滌日月披拂風雲谷雉之死而靡
它山鷄顧景而自愛一履獨往千折弗撓者矣然而

志匪孚內謗屢興外放意溟溟則埃盭不容帖息滓穢則肝腎弗克茫茫下土誰則同心湯湯巨波獨也遐逝蓋白賁非衆目之悅而清角乃曠代之響亦可謂天閼國寶神淹世駿者乎故逸落垢溷超詣冥極見古哲於跡外期知我於後來觀其玩習握琬琰謳吟振鐘球譚吐散璣琲遨衍流煙雲對曲牖而瞻天光坐委巷而聆軒縣白室洞然光宇昭若亦囂囂而得焉茲辰也風日高潔氣候澄肅凡英泯沒而梅呈皓顏雜喙寂謐而鵠矯黃翻拜聖善而悰慕參先祠以目泫遂冥坐文寮叙其懷境

自送會試序

成賢不肖者五身輿也世涂也才馬也心御也理御之法度也蓋才出乎心身乘之以臨世岐經交雜百軌爭發或以達或以覆績敗著焉以非馬也非御者也而敗焉宜矣抑以荆榛境埵則將孰歸尤吾嘗視古人事類是者不可勝計其幸不幸可勝道哉然而賢譽惡謚留之萬年則可不爲鑒歟吾嘗勉於靜地人或不謂之然吾任之吾所操者無遷也茲當行吾加懼焉於乎今之世固康莊也吾獨不得爲王良其人故懼焉雖然逐禽過表之度不祕於古訓吾勉之

爾矣於乎吾行矣青山白雲吾與若姑相離異時不知無覩於再見與否於乎悠悠吾懷

偶然書

秋日與客午食罷客去席地而卧既交關未息喜怒亘懷寐去易境情隨見遷寤而更追昔事以爲真喜怒亦能知其妄矣時仰視庭下木陰過半日加申矣內外寂謐悅懌無限謂境加美加惡咸不是適焉世何負於人哉廓然感荷第未及坐忘耳

夢述

環東南數千里無不可居之山無不可釣之川無不可耕之壤山皆竒川皆媚壤皆腴而居者不終于山釣者不恒于川耕者不老于壤故地負人也十一人負地也十九而後廼隸于有司右七十二言癸亥九月辛卯夜宿留都黃輕車齋閣夢中文思騰發對人隨口成此語來思方涌觸響而寤天既曙矣徐思之不得其祥余夙抱遯懷詞於是多矣而身未決豈造物以是決余與終其篇云叙賦征節樵漁經括于都魁里胥以爲茲地羞人不盡地地亦罔克自盡與盡人也嗚呼名於常主誰茲黜陟利於自然何斯予奪安於隨身孰其調移不然也已夫奚地之罪哉夢辭

頗佳不審後指當巢在此否以意爲近聊戲附會之

丁卯年生日記

舟自東海西歸冬曦滿船逆風栗栗引滿一醖擁被
蓬底嗟乎吾與斯人之徒四十八年汨汨其湛湛擾
擾其止止誰爲之哉我爲之哉嘻且奈何亦無必如
何矣自其近也吾生有終闔闢亦有終自其遠也闔
闢無涯吾生亦無涯吾嘗有闕焉如斯而已矣是日
爲予生辰故語至此

所事儒教鬼神解

事鬼神者不外祈報余旣若構宮以居乃用一室爲
事爲西方導師以其屬生死所依歸也三清境以及
覆載等亦生死所由與儒氏通者今世事者止是或
出入之或一二稱士者都廢之謂吾教當然此非我
所知然都無事儒氏諸先聖哲者余乃謂不然迺爲
此宣聖外爲首陽二子爲其不肯活叛世與大讓老
莊爲大道之本所存與外身齊物長庚以秣稂萬有
香山以夷曠贊皇不應舉千載真傑一人斯皆志之
師也丘明班馬暨餘子爲其文屈宋蘇李四傑溫韋
暨諸子爲詩賦調詞二王張鍾率更餘子爲書皆學
之師也希文君實逮諸子以爲人行之師也稱諸心

師匪古人盡師必有神受若命而焉故心自所服膺
非徧于先民亦罔可枚偁故謂諸取舍不得與人同
以誠非聲也題不以官師匪是也或特表之其重切
者柱下兩出教異也餘亦有重互焉同也皆報而亡
祈焉二祔以親尊亦用範志範亦有多寡焉嘉靖三
年三月既望吳郡祝允明謹記

祝文

維嘉靖五年歲次丙戌九月辛巳朔越七日丁亥哀
子允明敢昭告于顯妣陳氏日月不居禫期已及禮
當遷主入廟謹用牲醴粢盛哀薦祔事追遠無及不

勝感愴尚享

又

年月日云云孝曾孫云云茲以繼妣陳氏禫期已及
遷主入廟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申虔告尚享

宵冥記

大象亡象至形無形義和不征晨夕無紀若追夢若
握鬼長谷之暄熾然而不得其本也發廣莫次具茨
寢空同無何氏之野有神人焉雲體而月目山河作
腑環流不息吾見之其容含然其聲喞然愈行而不
動其趾是天下之物具其手足焉盤古得之而造天

地義農軒媯氏得之而理尼父得之而一切吾見焉
而弗得也南方有域曰扶輿城曰依元由東門而之
南以西其北至者即死西南列山九萬躡風入林黥
墨無容飛禽翔肩犇蹠挾脛草木比軀人皆嬰兒與
吾連共五藏互借耳目山九竇竇九窟窟爲高門崇
廉堂房九重房九室室九閣閣九屏青黃黼黻宮商
鹵淡容臭水火日月卯刃夫婦父子君臣焉悉綴于
是往者而中迷焉者十九

動靜記

物之動靜動靜二吾之動靜動靜一靜無初終動初

之先終之后其於靜何哉固無殊爾獨其動之中際
爲異彼物之中際與其后先則殊矣故曰二吾循先
而迎初不見其入由終而歸后不見其出中與后齊
初與終偕如投土石入于長津津身平流投處自沸
雖彼自稽天流者無別也吾嘗從靜以觀動動起動
滅忽勞忽常勞過常住而無損益於靜本以物校吾
吾亦然耳而物以動爲動以靜爲靜吾以動靜皆爲
靜如吾坐觀時吾之動動者自明於此此者靜也是
吾動靜一矣勞常變滅者死之屬也明一者生之徒
也吾以靜觀動是以生觀死也而物且反之吾執其

生反其反庸詎物諸歲辛亥九秋四日晝寢書寮幾
覺時一鳥嘲弄欄棟遂豁然而寤方動湊耳偶出此
想因筆之

建康觀雲記

昔之稱觀者以山雲水月禽樹之徒最焉彫繪色澤
張皇情蘊至工矣比居建康之鷄鳴每日濱于二春
萬雲流西閣暉而夕姿態橫生一晷百變因得劇觀
焉將稱之而頻吃蓋無超乎昔詞者矣又不能噤始
語其約畧焉若夫巒者巖者岫者陂者注者潮者瀾
者湍者揖者坐者拱者駢者舞者戲者闐者翔者馳

者泳者輪者揖者燒者轂者綺者匹者絢者以青以
丹以黃以碧以緋以赤以蒼以紫以綠以素以組雜
以斑錯而嬋焉而妬焉而恚焉而懼焉而偶妃焉而
麗附焉而垂睽焉而攘排焉而雜支雜僮囊焉而無
恒焉察之而益繁况之而不窮蓋其孕自鍾山大江
華陽句曲八公三君崇隆浩漶之犇湊阻洩故其觀
雄以窳其發自山君川后靈天洞地仙神魑鬼之呿
呀揮霍故其觀赫以恠在朱明長羸盛陽麗舒之候
故其觀昭以文有 皇闡帝座日月鉤陳蒼龍朱鳥
龜虎之依衛翕張故瑞以華有蔣尉卞將軍之剛憤

故崛竒有王謝諸人之風流故玄逸有六代徐唐烟花脂黛綺樓玉樹之妖淫恠豔故粲而冶其情也叢以支其變也疾以滋而其薄於人也戚欣以岐而獨畸人佚客函章抱潤與時沉浮流而未沛滄而未晦者觸而恫焉不可以笑不可以泣於是乎傷吟寫騷叙物賦事繡腸綺舌搜幽剔秘以爲雲貌一直於是乎雲不得逃其情而余也殆欲從之而未能矣夫嘻雲乎雲乎無骸而貌呈無性而情生無服而飾形竒乎哉竒乎哉夫由有是也而憎憐發焉寵辱別焉怵嗟勃焉又因之以傲予又欽之爲禎妖戴之爲澤恩禮之爲師神其有知乎哉其無知乎哉於乎皆冥冥而已乎

冬夕起坐小記

夕坐恒多爲夕坐語亦多又奚噴哉乃已歲子月旁死魄在京旅宵分起星簷風牖與神鬼語枯簡黠編尋聖人迹混極造運河山蒸黎禽蟲道器政治今昔事行百千万億何爲其紛紛焚絲飛塵野馬乎吾無百千万億情曰治于一吾適於此討之

譙樓鼓聲記

居卧龍街之黃土曲北鼓出郡譙聲自西南來騰騰

沈沈如莫知其所在嗚呼嗚霜叫月浮空摩遠敲寒
擊熱察公傲私若哀者若怨者若煩寃者若木然寡
情者徒能煎人肺腸枯人毛髮催名而逐利弔寒人
惋孤娥戚戚焉天涯之薄宦嶺海之放臣巖竇之枯
禪沙塞之窮戍江湖之游女以至惇孽背燈之泣疇
幽玩劍之憤壯俠撫肉之嘆迨於悲雅苦犬愁蟹困
蚓且嗚號不能已嗚呼鼓聲之悽感極矣歲庚戌五
月十八日丙夜聞之以爲記

興寧縣城隍廟碑

唐李陽冰記縉雲城隍神言祀典無之宋史謂城隍

諸祠由禱祈感應而封賜之非通祠魏慕容儼有一
事云其地先有城隍神言有亦非常祀也陸游記寧
德廟言自唐以來郡縣皆祭之又云社稷雖尊特以
令式從事明此非令式故城隍歷代咸不在祀典至
本朝乃甚重洪武初以公侯伯三等分封府州縣其
號皆曰鑒察司民顯佑後復去之而列常典與社稷
均禮凡小大守臣禮上夙祭誓於神然後蒞民施政
朔望走謁祠祀厲則牒邀神共臨之每行事拜以四
皆懸著令甲盛之至矣而民之私事者尤極恭肅遇
事禱祈匍匐控扣即無事亦以時瞻頓稟稟如事生

遠近之所同也歲乙亥予來宰興寧率國章弗敢弗
虔於神邑地陋意事鬼而於神特嚴予以其正弗止
也凡民有事兩自謂直不肯下家族鄉侶判以理未
遽服寧並走廟號於神矢之願福直禍枉乃遂釋去
雖沈痛重貨寘不復校以爲神司之矣至兩造於訟
庭或有疑須左驗而人若券劑不存官將諏於衆不
願願即神共誓後便聽如所擬無復譁其崇信祗畏
如此然其始蓋誠然既習以玩則曲者亦恬然爲之
又黷而已矣戊寅之歲予初考將盈每謁祠見頗有
未葺飾處稍以私錢整之因文于碑終爲民傲于神

且以儆民焉夫甲乙儷詛豈雙直乎必有一欺神矣
神不章別善淫久將弛厥敬信焉又凡曲者既繆爲
之至不肖之舉殺刦姦偷亦瀆神以倖免請焉若是
者彼固自爲黠然實頑冥不靈不知神之聰明正直
不爾聽也今而後願神直之小子才蹟德涼臨事闇
鈍政爲多迷用弗闖于治或者信其愛人而不獲乎
上下者又有之矣茲惟庸愚之效然而如傷之心絲
縷眇眇可質于神神鑒之矣行當去此斯民者神之
民也神旣洞灼物隱於素以予所知斯土汙習多岐
有如劫禾奪婚侵防冒田誣冢墓屠耕捷輕生自毒

是則最繁其甚者乃囂訐健訟陵弱暴寡又甚者乃
寇掠劉殺斯二大憝冒聲于邑亦孔之醜惟神樞機
其間先導之趨辟後布之祥殃煌赫震厲俾潛遷於
良良人益安歲穰物熙邑用大康茲惟神之休長吏
之志而黎人之攸企願欽事亡斃敢因以薦聞神其
采諸

興寧水記

昔者夫子之稱水曰美哉水洋洋乎水之美能濟物
也澤百穀煦群動利舟楫飪鮮食濟之庸無涯唯田
功大焉使無水無稼絕飲廢粒人物且盡舟楫焉往

興甯小邑一陴不可舒舞袖然四郊皆平疇千山鎖
合民稼環堵中水出山為泉四壁雜下曳練縈帶信
土分走注而為谿廣而為湖障而為陂遏而為塘瀦
而為潭通而為河砂而為灘涉而為渡穿而為池皆
有濟也而農之利不啻十九自其一源一流游阡泳
陌涵禾潤壤灌沃滋蔭達自然之才以為庸者動越
千畝見者徒覺其或平滄而靜或奔湊以勇與物曠
然無情第澄懷爽氣一暢耳目而未覺其恬行默運
輔吾丞人尺浸萬鈞力也其或高卑勢違乃稍助以
人力輪而挈之澤乃亦罔缺凡水之力大小必與田

稱益凡茲邑之水勺勺滴滴無不濟人者勳莫之與
京已視他邑或水踰土功病參半若全病者尤善倍
蓰焉夫海之鉅江河之遠殖財利涉事狀信雄闊能
無墊溺之青歟唯茲邑之水無小無大靡不有善無
害育萬生口甚矣乎美哉洋洋者歟然民以私決壅
利己病物以起訟者每不免嗚呼井法不存溝洫無
制水克恆濟人人有弗克用水悲夫予旣美水功又
傷其局於斯域而弗溥又傷夫人乃有更弗克用水
聊列焉以颺於其邑之人

游羅浮記

山踞廣惠二郡左行人公博羅增城龍川大塗徃來
江船中見山卧江裏若甚近實遠若甚易登實不可
率然盖以其大故遠似近寂故非宦艦商船所冒迂
程而入也余亦逸者而處粵五載無慮十過猶趾違
心口戊寅小更解符入會府乃始克之七月廿三日
午至李村村叟黃老爲覓小舸同泛入沙河夜到徐
老門泊明日徐老供飯後同登陸須臾便過梅花村
無一樹徒名在爾便已循山足望山色異甚狀亦絕
詭竒山橫亘盤盤如巨屏畧無林樾然而神氣岷岷
若與云爲徒高處峯崖接次不斷下則傑石植建或

數枚或數十百枚各離立若士伍魚鶴不叢雜猶將
帥猶卒徒猶纓冕猶王朝君臣公司官隸列侍猶天
仙道士臨醮儼其威儀然玄皓異章危頂如飛雲麻
姑仙女諸名峯朱陵青霞諸洞君子通天諸巖皆時
覩一二從者指說乃得之不暇按記歷認也近洞天
下乃是密林匝合穹壁下僅通一徑稍曲前後行
者不相接見又前爲大池荷滿其中千萬計而花已
過巨葉如大車蓋微風鼓之交舞撼撼如玉石切磋
之音及門前稍治爲甬唐旁大樹列夾之地亦漸高
頗似虎丘下車而前一道士出迎導其道院之外門

大題金書曰朱明洞天又重門署曰勅賜冲虛之觀
欲諦扣境物道士姓鄧不甚了了命召他道士云主
者李生下山已趣召俄而來果秀粹兒亦腴泰問姓
曰李乃隨扣而入門便是一廣庭中存方坻高尺
許李道士曰玉簡殿址也殿故制如亭中爲壇藏歷
朝所賜玉簡殿熄燼而壇夷堊存三級云簡瘞壇基
下未知實否也址前當右陛下爲丹竈基即稚川之
遺深廣纔二三尺中稍窪上及旁以甌甑圍覆之外
過三四尺道士談說其異謂曠不燥潦弗溢抔其底
泥爲丸投潔水中輒有微漚起謂百年前投者猶有

白氣煙衝而升今乃特有泡是丹氣在土中以爾驗
之信然廢玉簡後爲三清殿三清後新構一殿未訖
後便是山坡削爲大橫級二三上則雄木怒石勢蔚
然矣前除之右一門入旁廬乃羽流室寢庖庾等與
其他從舍率小而陋頗甚始莫道士缺已而微雨下
與二道士坐一幽室中意頗不快道士與從行二老
重疊設酒饌予意不在之髀趾數動躍亟欲徧步岡
洞峻陟顛領盡飽平生饑饒不得乃索山經繙按隨
所見細問道士荅亦不過如書所云云也午後雨少
止謂道士決欲登躋道士言此暑時林氣鬱菀不可

入卽山中入歲歲年年亦然唯但第三時可耳凡
靈藥異卉草雖實者多以寒若敷華發秀必在二三
月獨其時蕃鮮塞望咸竒植也乃可騁目界余曰雖
不有芳馥政唯欲目瞻恠狀足詣僊士結超想飛魂
盪性爽靈爲不孤茲行柰何至此棘我足語迫厲意
殆若狂道士乃曲從予舉趾步步沮滑林木濕不可
攀迄弗遂徒睇空而懷因更指點問名處一二如石
樓鐵梁飛雲絕頂皆眇眇允之漸夜道士更具飯細
話山事李生屢自道其興復之力謂唐宋來山所入
積藏誠極豐近百年來無復檀施土田割于暴客殆

盡又經劫灰寂寞特甚昨來身奮勇走京師列牘
訴天子三四上始得恩命下有司稍清復故業
百一歸尚未久今方謀興起而未克也其言雖所欲
聞終以不盡見諸竒傑如舊所傳輒即數問如古名
仙逸蹟已多載紀乃不消云云近者至于今亦有入
山脩習若鍊養等異人無云無神化變現有之無云
無然而獨何以異于他巖不覩古稱邪李乃悉數山
所產却便便不休又出黃紙印列萬物性用形狀如
圖經以贈予其間最者九品曰丹竈泥丸即前說曰
竹葉符劉真人脩道時弟子苦蛇虎虫劉即竹上一

葉書符惡類悉絕後此一叢竹葉皆有天生符書黃
篆青葉上如枯他竹不爾也曰過山風似缺此數品
皆尋常以餉游客即投予數囊其他如雲母九節蒲
缺不可殫紀至如孔翠缺唯所謂五色雀云時見之
既夜深各就榻明日天氣尚陰沉晨食罷出山殊依
依不堪舍小立樹下徒御忽呼門左竹上有綵鳥道
士即舉頭曰信此即五色雀也予亦隨睇之不見蓋
其物隱見不定故謂異物所云余襄公來一見後缺
以爲貴人至乃出嘻余非時所謂貴人其出何意抑
漫然邪戲邪或非所謂者耶遂還游二日得詩四篇

知山六十年此日僅攀緣仙事不全見世人爭共傳
眼猶疑昨夢身已到中天

羽輅璇霄任所之鐵梁雲頂渺無期若教鶴信終傳
在未恨蓬輪此到遲事極靈竒難盡目神游冲漠不
能詩浮來若復能浮去便卧苔階更不移

贈李道士

今古神仙窟羅浮道士家藜牀掛星斗芒屨帶烟霞
曾見橋橫鐵應知竈伏砂此中成道易遺履莫教賒
羅浮聲壓海內到矣宿矣不能登焉鄙邪儒邪僊梯
難攀世情必憾去喜愠冥得喪乃本道耳班堯廷者
惡得皆九官入孔門者豈其盡回賜無万冠顛髻
居僊棲佛場盡爲真人四果者與夫慕靈虛者嗤覓
富貴者覓富貴者又都秦檜王元寶等輩乎

越臺諸游序

顧公丙子秋來僉廣東提刑按察事至旬日即往潮
州督捕漳州賊帳籌戎衣月七朏朧而賊平歸于臺
一日即往視清遠賊見其情授畧於裨校歸于臺一
日允明用部吏規見公問管內事若某某允明對爾
爾問文章事某某允明對爾爾遂問全廣風俗物產
等因言地多靈山傑水足以誇足目於四方者允明

對若大庾之鉅浴日海珠輩之細羅浮白雲浮丘之
居仙曹溪峽寺之居佛至乎韶石韓山之居聖賢厓
門之繫乎興滅類未足盡數公謂姑微最近且古者
允明以越井當焉公曰明日與子陟之明日公果召
允明從至臺下即有屋首之蓋所謂悟性寺門步以
上臺爲樓殿者三餘爲從寮樓不甚軒敞拊前檻雖
可矚遠上偏簷下蔽於林不能大廣豁寺外亦無餘
隙壤無大竒處實不滿其名蓋一臺盡爲室廬滿之
凡佗尉之棲屢稱於名輩者亦惟其遠焉耳時其僧
庸狡畏供遊人爲忙頻誇望海樓之勝以裨闔之公

與允明亦欲遍及可覽處因遂舍之去陟望海望海
盤卧厚堞飛欄五成四墉鑿牖馮其前而睇之東南
之海西北之江廣狹帶束省郭遠近山纍纍然省郭
衷萬室擁樓下乃足爲大觀稍盤旋下從人導而東
至迎真觀小憇其外一丘亭間解衣微觴縱話古今
大率深淺事物意悠然遠日影漸下遂不入觀去將
歸導者言路便崇報僧舍乃少過之得一軒畧坐啜
茗允明挈坡公寫丹元復傳李謫仙仙後二詩卷在
懷因展閱之須臾乃返明日往謝公因謂公今之人
游事亦多以聲吾嘗蹴某仙厓佛石識某聖轍賢武

營營以趨眩眩以尋而逐逐以詡之何游乎夫唯勤
之可朝佚之可野張之可武弛之可文動之可議靜
之可默徐之可置疾之可即於是徧天下局一壑莫
非勝眺是故宗公之謂觀固云道焉以公之負者厚
濟者深允明幸從今之游以有其大者

懷星堂記

懷星堂在蘇州闔閭子城中之乾隅日華里襲美街
右明逸士祝明允明之所作也清嘉左抱吳趨右擁
二曲名 偃控邑公之室背倚能仁之刹斯其表環尤有襟
密則西接旃林王中書空室家以宅三寶者也南臨

樂園朱秘書屬淵孝

杜瓊先生

以棲雙高者也至於堂之

奠趾懿惟少保左丞石林葉公少蘊之

缺字

也宣德中

曾為先外王父柱國大學士尚書武功公之所葺正
德之杪中表群從將遷于他嘉靖俶落余自南粵還
履丘園乃歸于我焉於是存先廬以繫思築新樓而
萃衆厥壤也真隆而夷嚮明而邃堂構聿起旁舍景
從梁棟有截缺字櫳附麗軒窓洞明院落舒曠其內則
圖書蠹蠹以周列琴瑟閑閑而在御筵案肆設鐘鼓
靜縣月旦歲家人之儀晨暮集高朋之駕芝蘭滿坐
雲霏盈耳若夫星鳥殷仲則西林百舌吹笙鼓簧東

苑千芳飛紅泛翠至於朱明長嬴則綠陰晝合靈風
潛襲朝雲縈棟千峯獻竒乃若西郊迎帝萬物咸說
則瑤津挂角金波漱空遙岑削碧以澹影黃華傲年
而依人暨於玄冥義轅北陸缺斯亦四序之呈妙缺
字者也或孤據屏几崇朝忘興或甘暝枕席踰辰乃
寤或缺入字或研磨竹素丹燼紛紜周孔之禮樂洋洋
上下淵賜之音容閭闔左右邀春秋而友辭令蹈戰
國而參機辯炎劉與賈董缺二字卿雲缺二字典午共嵇
阮缺二字王謝分標缺四字於六代缺四字於李唐缺一字兮
惚兮恍兮缺二字乎靈飛渾瀕神潛窈冥孤若禪祖寂

如洞穴萬如紆網一若執象江山不異風月依然
仰平遠皇羲何在千古在目万玄集膺雖則一扉隔
而道俗懸百英對而今古接至於求獲賢勝之合契
猶恨齒牙之不宜未嘗不廢簡而歎反映而悲者矣
嗟夫事盖有圖難而昧易情盖有褻遠而忘邇故家
在東而呼丘珠含裾而犇覓於是窮而不岸忽悟返
而內尋旦暮之間嘻遇之矣乃假昔人睹洛懷禹之
意著餐羹覲堯之義巍榜大題謂之懷星且夫少微
煜煜炯蒼缺一字之表二王拂榮空塵玄覽真歸處士
之特也六符煌煌謚紫垣之位左丞謹謨卓識絕黨

安止弼宰之光也而彼德辰下注賢人般集則又祕

校悖碩厖考之餘彩矣有如武功雄標峻缺一借少

蘊以賓主用嘉謀孝懿節揖長文而友于矧是數公

莫不宮羽鏗鏘旒卷華爛茲文斯盛顛蒙得師頰仰

醉心欽承虛已且則昂瞻衡察冠屨儼然左拱右挹

鬢眉鞞爾堂祀有踐玉趾之所布武江山留照缺一

之所睇賞宵則凝薰廣除虔禮霄落璇田縣象以錯

落諸老之精英缺一如雕薨延景而晶熒小子之缺一

可以親炙缺一涕洟時塵者矣慨惟西鄰淨土邇為

有司攘其強半以為書院事言游氏固亦洙泗之流

風可親武城之弦歌成想聖科文學故在余鄉吾黨

狂簡益存缺一傷哉工子曠代之鑿缺一之缺一風

流轉衰音徽銷滅法聖退處於下室嗣徒散託於旁

廬儀矩蕭蕭香煙漠漠鐘磬時韻若含悽楚之音梵

唄有作少謝溟潮之響愈足以增前幻之浩嘆彌虛

襟而莫已雖然華嚴華藏海芥無擇妙心寶性飛沉

不迷實獲我心安足翳眼歸投竟了損益何存也哉

接石林避暑話云朱伯原居在吾黃牛坊第之前號

樂圃又云珣珉宅在日華里今景德寺是又云余大

父舊廬與寺為鄰廬氏郡志載珣宅與葉錄同蓋本

其言以筆而鄉都條乃云鳳皇鄉集祥里今俗亦唯
知稱爲集祥豈日華卽集祥舊名邪或鳳凰不止一
里而盧獨得其一邪黃牛之稱不知其故與始余以
吳趨清嘉吳中雅觀坤爲之物曷可辱厠後先名哲
曠接相望因創斯襲美之呼焉嗟夫擇仁而處者智
也安土樂天者達也求古而歸契者尚賢也是之謂
三善有美而不知得師者蒙也懷居膠有將爲其後
之恒守者魯也是之謂二繆循三善而屏二繆居室
之理其殆庶幾乎爰用聲其賢腸登筆垣屏時余齡
六十七矣

嘉靖紀元之五祀蒼龍駕于降婁榦麗于柔兆月惟
宵中星虛哉生魄丁卯文成

祝氏集畧卷第二十二

紀叙

游福昌寺入佛殿後記

甲寅

六月二十日與洪子詣福昌釋院避暑洪子還出具
飲膳僧人不來以俗貌侵擾意已虛闊又能開佛殿
導入乃稍入後門已褫服不復作禮坐檻側瞻相皆
圓滿猶欲垂言者又不可褻玩因回首看庭落牽豆
蔓作頂障日風微微來時院內外極寂謐不聞一聲
音不獨解體亦解心暑四體尚有縈被物乃漸以去
巾次去手翼次去小拭巾次去履意漸隨去物以泰

因悟夫佛之理以漸去爲得者其大是也又思吾之
教如幹世輔物者底於至有以爲力至其終而吾故
無有則今日之空無煩至於其終而同也使人蕩蕩
焉無累矣洪矣佛之理歟一二刻際乃力爾歟是不
可思議大弘重也又回瞻相即如真軀限一木桌如
別聖凡焉一時皈願無極旣而飲食來思靈者超存
而溷淆不足記已殿中相者正坐三世尊後三大士
旁先二十天次十八應真尊者次下達磨師地藏菩
薩宋本刹慧感陸夫人及護伽藍神二

再游福昌談卧記

二十二日又與洪子侯二王郎入前地王郎具麥
飯後悉卧地漸次縱談人間事間及一二出人間事
未及究細瞻佛相益熟若有會許者

游雍熙寺雜記

二游後幽想不息二十四日侯君偕洪來期往玄妙
觀斯須呂學究不速以至遂偕行會道士脩事不可
留即返往漢壽亭侯廟亦有礙又往雍熙遂登大殿
沉靚弘窅其前廣庭左右夾室重樓可蔽日面北縛
檜爲屏數丈蒼翁生冷氣是日極熱此若不知者予
家故爲寺門徒諸比丘並坐道二十年來事與人懷

耿耿齋食後釋客請作詩書扇甚多書後更少食到前殿各房院往往轉清勝湜師誦予十五六歲時所贈詩如在夢內漸次迫暮乃歸

杭州夏日以文會諸君從聘宅序

凡士居以學展策馮几或受教聖賢辨難英傑閉戶終日恐一塵客撓也出而游到一境便應脫檣馬徧求是邦之彥而扣之或登汎山水訪覽往跡唯恐程役日力不足以給耳目儻遇合契與晤答一室若居學然又佳也余於三者皆然而二靜處益深也乙亥暮春至杭州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目饜

川壑耳實忠愛至于夏首幾行諸子從聘自吳興山遂丞相往來積思之餘一日一面猶謂闕阻乃四月廿一訪君里仁坊之隱居君釋之服飲之茗發笈抱策堆積几案珍編秘典大道碎事談辯勘校鉤索指撻雄論轉廣精搜益冥探元化之幽眇覓鬼神之情狀研象數之鈐軌誦皇王之治業徵才哲之景行訂文章之作述攬百子之秀實獵虞稗之小說及夫明堂金匱鍾律符印甄玩之言穿貫今古雖六時之趣而神游畧徧於時錮霖小霽緒風清和虛堂洞簷草木秀媚市無喧音宛在巖野快哉茲集之愜也迫暮

言返明日移僑吳山道廬君復來連榻再宿別去江
船遂南旬月坐卧湍瀨懷憶風猷殆無間刻予亦不
自知其綢繆締結何以至于是也因細紀于篇候因
順風翔以似焉

言醫贈葛君汝敬

世遷道裂人習苟陋口以耳言足以自行胥四海而
一其能廓玄見以躅古積功力以給用者無幾繇小
大之務人皆若人習皆若習萬事如何而治哉又甚
者以僞襲之昧自曰解卑自曰高繆自曰是噫若之
何哉余將平隲今古固不勝慨因葛君療疾將贈之

言而觸於懷由醫而發也姑寄辭於醫醫之道大歟
細歟醫之道非大古之爲醫者其人大也炎農軒后
而下作之述之飛聲千載者皆大聖神仁智英傑賢
人也以斯人用醫烏獲之振羽也烏乎而不大故醫
之用與耕者植者並濟養人生其道畧等非甚高大
而其人皆大也病乎後世之爲醫者良百一而庸十
九是人病醫非醫病人矣余少讀經史子傳期爲用
世學固不遑暇於是間時或獵觀樞素難脈明堂內
照千金本草書覺意中有一種言也又觀諸醫師治
效扁鵲倉公華陀褚澄徐秋夫輩以底于孫氏則多

契前旨又後稍觀張劉書而因驗其人又有一種意也又下及李明之言與朱彥脩并得其人又一種意也又下及勝國 國初名家如吾郡葛氏張氏盛氏韓氏王氏猶然也今天下稱良醫師紛紛以余不習其法所不敢知然其以名者則以能持李說也持李者謂之王持張劉者謂之伯况孫以上哉邇年始得千金翼讀之益契舊聞大發蒙塞或以其旨索諸今人爲之駭然亦不敢言也今人家子弟爲科舉之術必持程朱不持漢儒爲醫師必持李不持前人何昔之大儒上醫甚艱有今正叔元晦明之盈天下閭巷也今稱良醫師多江南余舊有戲語謂北人乏醫試以戶曹版籍校計何生死者之畧相當歟嘻堯舜以揖讓湯武以干戈苟合道濟世何必曰禪道不同不相爲謀有語則吐亦焉知其爲是爲妄邪知我罪我皆所不辭微葛君也吾其鬼矣葛君生我我知報之申吾感因述吾志而已葛君字汝敬其爲道吾能識其超拔高妙所謂廓玄見以躅古積功力以給用者而不能指言之因稱以語人曰仁哉汝敬乎活今人之心智哉汝敬乎得先聖之道蓋汝敬可久玄孫也知可久知汝敬矣

知山堂雅集詩序

夕拜溧陽史君纓冕世華烟蘿自性含香南舍飛襟
北山乃築知山堂于長安東陌藏林谷於皇州奪聲
色於藝圃來往偕適朋遊共之乃已之歲子之月筍
輿復寓蘭賓還集斜陽來而合座宵柝半而分襟賓
凡六人吏部郎建鄴王顧二公新除延平使君淮海
朱君三進士秣陵陳羅二先輩吳門祝允明也各成
詩一篇又近體聯句四篇通十篇列書之允明序之

太倉州儒學記

初兵部尚書徐公晞言天下武衛無有司可附者得

輒立學官便 詔從之正統戊午太倉衛士查用純
以衛與鎮海二武守共一城請如制合建一學報可
巡撫周文襄公忱董于成張內翰益沈處士魯紀其
事弘治丁巳叻造州緒正百度學制隨以更初守襄
陽李侯爲之補缺飾敞又添辟仁惠齋事事維力他
日學正甘君澤等請於侯諉允明記之惟天下之治
在君臣相遇其治之道一而古今之用殊古之用人
者二曰士曰民今之用人者二曰文曰武古之爲學
也由明德知類由絃誦由論政以及於師旅獄訟咸
是焉出凡民之秀者業於是爲士逮入官則文武具

矣隨用以成勸其民則官者教而用之故於時文武
不角立甲冑無專官繇學校一地盡之矣後世裂而
兩之苟手任五兵則不必讀書為從政然其後也勢
終不可若是以班故復為之齊量挈束俾文可綜武
而武不得以獵文如官之分典也六而兵刑各其一
刑者小兵兵者大刑是皆武道纔萬幾一耳至於鎮
巡藩牧凡百有位孰可不執干戈以衛社稷若是者
咸來自學校是竟不違先王之所以教也惟如是所
以教之地若術弗可異而文弗可以弗右聖人鏡機
而操樞乃地術合于一右文焉勸庸以收始時無學

士就邑校以興洎學設乃彌盛於是文學政業詰戎
祥刑麗六官襄萬幾後先煒然有功稱由得地與術
厥效校然著已今更一甲子而學遷文制聖人右文
之意逾至則士也大厥奮興鋪閱勲歸鴻稱以稱聖
人意也應復奚若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其斯之
謂與小子幸列下士仰沐 皇澤敢不是贊凡宮類
規度前纂有揭及陸大叅容嘗疑所傳禮殿為宋故
構與學址為萬戶官第者當失實州志已具其說維
茲更制之間所以仍舊貫作新民承 聖人意以通
吾君臣相遇之機者厥功在當道昔季路將以民社

廢學而夫子惡之茲又何敢弗著綱維者都御史朱公瑄彭公禮監察御史方公誌王公鼎劉公昂王公約袁公經郡太守曹公鳳及李侯端也參佐其務者州同知丁君隆周君明判官陳君璽龔君詔黃君譜而典教席者甘君及訓導林君埶鄒君純李君相周君翰云

重濬湖川塘記

水生於天行乎地而假人以治治無所用於私私則鑿物失其理而亂吾更以鑿加之是益其亂也惟知及之而以勇成之則雖不必創作其績有以相時聖

后配古聖臣以康黎民何也得其理故也孔子稱堯禹之有天下也不與而無為觀舜命禹禹盡溝洫力至胼胝八年若是謂無為不與者邪為不為咸以理理為而為雖甚勞煩焉猶無為也天下之水十五在江南去禹踰三千年而三江失入震澤不定昔之議治者焚若聚訟繇范文正蘇文忠迨二郝單任等言人人殊至就其理而理之狹者廣之高者下之塞者通之乃不能異也則今日循故理成新功不以鉅微古今而間然為之者其舜禹事歟太倉州北數里有塘曰湖川延袤九萬七千一百尺有奇西分源於太

湖歷婁江而下由巴城湖新塘以來匯東連小塘子貫石婆港以達劉家河海潮西突巴城東注清濁交嚙又劉家潮之緯州而西出者由鹽鐵塘到湖川而定東北自七丫港而花浦而楊林塘潮之來者亦及湖川而尼當地與時之會故渾沙迎合淀壅激洿可立而待傍田藉沃泄者頻病之天順間民沈定奏可下郡縣濬治時治塘面廣二百四十尺底半之隄深丈有二尺輔隄之廣殺二尺潮歸枝川傍田以利迄今久且復淤東至埭身十里餘塘成夷壤草荻糾盤小汛絕滴西至金鷄河口亦僅沮洳民吳紀復奏可

下郡縣濬治郡縣以役寡工薄稍䟽陜中纔如溝無幾何輒已漲平佃涉兼病歲庚申民吳賢等牒陳於今巡撫南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彭公禮提督浙西水利工部郎中傅公潮乞裁治活赤民二公曰俞屬之治農官蘇州府通判陳君暉率太倉州判官黃君譜往相度得其理乃鳩州萬有五千夫崑山看其百夫挑挾塗泥導誘線路畚鍤任靡雲集蟻運二公躬臨視之初塘身旣闢而兩岸夾立相去直與下等彭公曰是不然岸稍遇潦當卽潰塘立塞耳乃命削其廉隅俾夷而固啓役於冬十二月上旬訖事於明年

春三月十三日凡濬自徐昌橋至于金鷄之口八萬
五千一百尺入崑山西段又六千尺廣一百尺底廣
四十四尺深九尺尤以民造新州積勞日給導河夫
官銀糜三千二百五十兩有奇於是水道流利而田
野辟舟楫便租賦復上下賴焉彭公命允明記其事
允明民於郡郡大利病固無越水事竊嘗究研今昔
諸賢緒綸每病其異同然以爲水之綱要不過宣防
二道至於理之一言貫萬物亘宇宙弗可易者有物
於此失其理而亂無事更張復之則還於治茲塘是
也復之者宜之也假令舜禹復起其於是能舍濬淪
而他爲乎大哉二公知及而勇成之五行旣陳六府
廼修有以相 后皇補天地蓋其根柢所在獨操一
理以宰割百度故不以鉅微循而不鑿有爲而若無
爲若禹之於虞也烏乎勸今規來永古作者之澤以
申吾民之利鏤固小子幸願且承命也不敢辭謹用
鋪勒成烈俾職於後者時消息以斯理將萬世是賴
是役也承引而挈提者知府曹公鳳知太倉州李侯
端董蒞于成者陳君專職之力及黃君也外參事於
是者系聯以書

邦侯晏海頌

林侯爲吳邦之四年狗鼠餘魂弄兵東島塵 天子
赫命相時拊禽一時文武小大之臣集思用命罔弗
奔走而要會于侯期年底定驚波載夷三錫煥被萬
口嘯頌其爲士者各文其詞彙題之曰晏海之什小
子矢厥終始標其最者曰伐謀曰精忠曰除器曰餉
給曰整暇曰揚武曰來安曰信賞曰旋凱曰勞謙凡
爲十目目爲頌一首蓋丙寅之績莫巍于侯而侯力
莫重于十事我不敢佞

穀豐于畚蝨則賊之蝨賊于年侯則伐之伐匪忒矛
上兵之謀惟此英斷炳于潛幽魁則以殲來則以安
脅則罔治 帝聞曰然謀之定矣以發以帥孰逃其
機曰戰則克

右伐謀一首十六句第一

維此邦畿地夷民熙昔者我 后煩侯卧治戴星之
勤旣道旣齊茲茲小醜警在吾鄙郊之有壘吾且以
耻乃厲于精浩氣雲橫乃奮于忠丹臺熒熒于城禦
侮惟 王蓋臣

右精忠一首十六句第二

侯命良工除此戎器于將區治民有素佞作之縱縱
集之叢叢吳鉤東箭雲麾扇紅林列洪流天山失鋒

孟勞煌煌以血元兇

右除器一首十二句第三

桓桓虎士旅萬旅千雲屯霆飛啓行連連陳紅青錢
充橐蔽船餉于東道舳艫相屬不斂而集不疾而速
以食以兵以莫不足神哉蕭相千祀一躅

右餉給一首十四句第四

鯨沸日聞兵形屢遷試覘于侯香寢晏然侯襟侯度
溟含嶽峙蠢爾么膺固難芥蒂羊公雅歌寇君雷斨
侯力兼之爾何足算

右整暇一首十二句第五

古亦有訓報虜以威我武維揚耀于天池貔貅沈沈
雲合星張山摧卵壓春挺擊撞靡執不降靡馘不從
梟鯢斲鯨壑粉老雄老雄旣終脅徒旣窮知侯功乎
萬兵在曾

右揚武一首十六句第六

侯有凜霜秋飛殺稗侯有膏澍春濡作解招之來之
係頸纍纍告歸 天子請滌而綏援數千夫還于版

圖

右來安一首十句第七

凡此英勳集于信賞俎有酒肉案有金鏹來之益衆

給之靡爽大信皦如天澄日朗

右信賞一首八句第八

狗鼠盪定魚龍奠居伯若効職俛鬣而趨籍獻于
王請省群俘 王曰釋脅肆厥冥渠宛宛赤子旣惕
而蘇泰和蒸薰協于唐虞

右旋凱一首十二句第九

於戲噫嘻形弘受廣山崇蘊卑奕奕新功予其敢私
元后之祉群公之為勞而不伐豐而不持豈伊駿勲
德以將之執以往哉百工一揆揖讓堯廷左禹右夔
侯則安行登崇在茲 天王聖明父母煦慈海隅蒼

生誠謹誠嬉皇圖晏完大慶方來草莽作頌以烜
涯

右勞謙一首二十五句第十

江淮平亂事狀

正德五年秋大憝伏誅瘡痍向復 國憲昭振文武
吐氣萬邦蒼生方仰頌 皇烈奠鴻寶于無疆未幾
群盜復起或兇醜所遺或餘虐所激呼嘯團絡動至
千萬最厥渠魁所謂劉六劉七齊彥名楊虎者倡亂
於霸州遂至狼戾四方上薄 畿輔橫行齊魯旁延
荆豫下靡徐沛屠城破邑發庾潰獄殺人如麻燒廬

空野鈔敘市旅姦掠子女以至竊名號攻宗藩戕
百官由盜而逆梗為國疾始於辛未之春逮乎壬
申之夏皇帝屢命内外文武大臣分閫專鉞四出
征討雖其東撲西燎左翦右蔓然而卒藉廟社之
靈聖后之德臣工宣力將士用命凡彼諸酋先後
戡戮與其夷類悉同汎掃惟劉七與彥名鞠頑負固
奔迸後誅乃七年七月癸巳竟授首於南通州之狼
山於是妖孽蕩滌王路載夷江河晏澄井邑綢繆
兵休於伍民返其業喜極而鳴驩然一情淮安守羅
君循貳守胡君軒揚州貳守于君利來屬允明篋次

其事將請諸太史先生碑勒崖澗允明以為殘逆殄
除固將登紀史注題名太常以示有截而懸無窮惟
斯一捷獨在二兇禍始于西北而終於東南故特按
盪平之跡凡事聯江淮者繫時叙錄以為狀據而其
他偉績地屬殊方時非此日特書有在茲故畧焉劉
六劉七者霸州之民兵也初六年之春朝廷以其
故實劇盜下命捕之圍困於霸纔三十人他盜齊彥
名劫圍而出與俱奔東充轉上湖廣復來山東五月
寇大名等地六月甲申寇日照遂寇諸城自甲申至
于庚寅凡破州縣十三辛卯入文安趨霸州壬申寇

武定至于丙午又破州縣十六七月巳酉朔寇齊河
至于乙卯又破州縣八丙辰寇冀州先是他魁楊虎
流劫山西轉掠而南亦以六月甲申寇武安後為都
憲陳公天祥所感乃來大名與六七合群其後或分
或併至是二黨方聚丁巳遂同圍棗強衆二千騎燒
殺慘毒知縣段豸死之自是狂燄轉熾戊午六七彥
名寇景州至于甲戌又破州縣八丁丑虎寇滄州至
于八月巳卯方解去自桑園入平原而劉七踵至復
圍之癸未始解滄被圍凡七日焚掠死傷不可以數
燬漕舸三百艘六七彥名亦自桑園寇陵縣由穆陵

關而東至沂州攻城犯 藩府數日由嶧縣兗州出
至濟寧燒運艦千五百餘艘徑趨大名往來山東縱
橫殘燬初都御史馬中錫被 命捕賊布招安之令
六七來以受招罔馬馬聽之遂至猖獗於是 朝廷
逮馬還以都憲陸公完代之復命中貴谷張二公監
總戎務少司徒楊公字缺一督理餉給陸公以是月辛
巳受 命視師癸未陞辭而出首命各郡縣募集民
兵修濬城池自是賊至不能入城又令諸鄉村拘收
馬騾入城自是賊至野無所掠乃相機運算簡將練
士師律明肅出輒有功丁亥宣府副總兵許侯泰遊

擊將軍郤侯永等與賊戰於霸州之平口斬首百一
十有奇副總兵張侯俊兵備少卿陳公天祥與戰於
信安鎮斬首二百一十有奇生擒百一十有奇辛丑
許副總又破之於阜城之半壁店斬首百九十有奇
生擒百一十有奇甲辰郤遊擊又破之於景州之鑑
橋集斬首百五十有奇其他小戰往往皆捷於是軍
威始振民之從賊者始有畏心陸公乃乘機布令以
曉諭之又於軍前立招幟以散脅從於是散去者甚
衆九月戊申朔延綏副參將馮侯禎及郤永等兵擊
賊於景州之宋門店丙寅又擊之於曹州之裴子巖

皆大破之宋門之級千有五百裴子之級二千有奇
其他小戰亦無不克賊魁朱千戶為沙長孫所戮劉
四齊仲德皆被殺死四卽劉七弟仲德彥名弟也賊
旣屢敗十一月甲辰又為馮副參及參將李侯璽破
之於鄆城斬首五百六十有奇丙辰郤遊擊破之於
高麗店斬首七百七十有奇由是其勢益衰六七彥
名先自霸州渡河時十二月丁丑朔乘輿方出郊
省牲賊奄至新城涿州之界大肆燒劫以搖京師
復徃至大名之小灘甲午馮許二公又破之於彰德
之何家屯斬首七百有奇乃奔至山東之桐城驛復

上文安時七年正月 駕將郊賊窺伏近地而迫於
官兵不能肆也始楊虎之解滄圍而入平原也乃由
高唐以西隨地寇鈔旣數為陸公部兵所破遂流掠
兗州邳宿上下十月壬辰寇永城轉寇夏邑虞城丙
申寇歸德遂寇亳州總漕巡撫都憲張公縉遣永平
衛指揮石堅夏時知亳州張思齊等策禦之丁酉堅
破賊於盧家廟擒其魁楊經等二十六人斬首四級
賊退屯泥臺店二將移兵伏白龍王廟集伺之己亥
賊來奪船將渡渦河堅至擊破一船溺死其衆賊乃
返北岸與我相持堅之父璽急命指揮沈勇以其部

兵張亳州遣其民兵俱來援潁州兵備僉事李君天
衢亦遣指揮鞏臣丌麟以兵千餘并至戰禦賊乃退
庚子收溺屍得四軀令所俘賊參伍驗之一乃虎也
一為李隆與前所擒虎之孫經皆僭王也餘賊乃由
蒙城太和行劫入河南境後推其首劉三趙風子等
脅從甚衆時號河南賊亦為都憲彭公澤咸寧伯仇
公鉞勦滅無幾正月辛酉卻遊擊等大破六七彥名
之衆於穆陵關斬首六百賊愈耗劔逋逆自後遇官
軍不敢肆敵陸公益遣兵分道擊禦是月甲子河南
餘黨賈勉兒寇碭山丙寅寇蕭二月己卯寇睢寧典

史袁浩死之張公帥兵往襲甲申賊至宿遷欲渡公所遣指揮周正拒之乃退往桃源公追至白洋河壬辰勉等由靈壁虹縣遁去而劉七之衆萬有七千又自文安南下以是月辛卯由邳城贛榆而西將寇沭陽張公得報當河南賊去急引而東丙申入邳戊戌賊至沭陽公遣千戶張瀛帥數十騎往覘道遇賊三百騎瀛力戰斬三人賊去公所遣他兵追襲亦多斬獲復遣兵下清河淮安以捍之辛丑賊寇邳州以八百騎三面薄城餘衆充塞郊野公視城惟南門東稍門二重要害命瀛守之持兵扼門之險賊破外門瀛

并開其內戰殺四賊賊不能入乃退遺僮馬騾百餘近水沮洳中以餌我軍公曰此莫敖伐絞故智命勿取賊計不得行不三時竟去城以完癸卯賊過呂梁殺官民燒署舍張公帥兵三千追襲之賊奔至滕縣甲辰遼東副總兵劉侯暉遇於呂孟桂大敗之斬級九百有奇賊趨徐又爲張公遣兵備憲副馮君顯所搃乃東至邳之馬古城遇諸副總及參將李侯鉉之兵三月庚戌夜半與戰賊且戰且卻至魚頭集敗之斬首百三十有奇奪回虜衆賊乃東奔登州海套雖經數敗隨在脅聚寡而復衆陸公乃大集諸路之師

畢至分道屯襲彌布遠近公麾霍諸將各授成算而
往動合機宜料決若神於是郤劉李銜三公及副參
將溫侯恭之兵并各郡縣官校諸軍並進與賊遇於
嵩淺坡古縣集等處咸奮勇鏖戰凡斬首三千級竄
遁千餘傷殘死沒不可勝紀四月丁丑等日也前後
滅其酋豪殆盡六七彥名獨挾所餘驍猛僅三百騎
間道而逸馳至河西務其勢莫禦復下至臨清之南
陸公策調官軍邀擊之癸卯劉溫二副參將等與戰
於冠縣等處大敗之斬首二百四十有奇於是止遺
劇徒二百而已遂奔河南是月之初河南舊黨來寇

定遠六安哨騎東躡巢滁驚偪 陵寢已而復西
戍遺二千餘騎竊渡白洋又為周正所拒庚子越邳
州漸北至雙溝頃欲渡不得癸卯乃復由靈虹西南
遁去而六七彥名復以五月丁未渡棗林庚戌夜渡
邳纔三百人從光山確山奔上湖廣乙丑至陽邏團
風舍驍而舟內寅遇都御史馬炳然脅迫之馬怒罵
賊遂遇害而劉六隨溺水死惟七與彥名泅江掠聚
其勢復盛至七百人閏五月己丑突來瓜洲京口寄
巢於常熟之福山港通州之狼山遂凌鷺江面通州
之臯濱江之區咸被創殘於時張公洞機研慮隨勢

應變數遣將校守吏遏截衛防通泰儀真瓜洲海門
諸要害地募兵萬有五千分屯應援儲粟積芻除器
修隄數出奇畧為必勝之計胡貳守及揚守孫君祿
皆承檄以集事賊不安水居日上通州城外游掠城
守甚堅賊潛謀掠馬竄亂淮北海州張公得偵報急
申嚴防禦拘藏馬騾賊既窘六月辛亥乃募海門而
上甲寅越瓜洲過 南京丙辰過采石泊蕪湖乙丑
在段腰遂自湖口縣乘風而西寇南康迤邐漸黃以
至九江安慶肆暴益甚七月壬午復越瓜洲而南先
是陸公自海套冠縣捷後身統中軍劄鎮臨清以控

制上下至是 朝廷以賊勢且南復 賜璽書令公
南下直抵蘇浙以窮逋魁務期殄絕公以六月戊申
受 命卽留監督中貴陸公監鎗尹公駐扼通海要
衝以遏賊奔而自馳以南是日至揚州會張公議兵
所向邏騎報賊將犯儀真張公乃往赴之并溫副叅
之軍以從陸公督劉副總之軍趨瓜洲比二公各至
壩上而賊已東陸公乃急渡江駐京口守截時總督
水利都御史俞公諫亦被 勅同捕賊陸公分兵與
之并命劉郤及都指揮陳璠等往襲賊將犯鎮江璠
禦之陸公又移巡撫都憲王公績來駐京口區畫備

賊南衝時羅君方守鎮江乃集水工千人治戰舸百艘以周戎事惟力諸軍俱赴太倉會仇公與叅將金侯輔各以兵來陸公因與仇議以副總兵時侯源守鎮江金與遊擊將軍陳侯珣守瓜洲部分定彭公且至而陸公已督諸軍水陸並東矣丁亥賊泊狼山劉七妾丁氏阮氏逸入通州守兵執之己丑賊令狼山寺奴持書來索不與遂帥衆二百餘來攻我軍擊之敗歸入船其夕大風發烈甚賊船皆解壞飄落其衆顛踣不支僅存八舟將竄而遏於風勢兵威惶惑弗能前乃登狼山圍聚或下崖散逸輒爲通州諸處守

兵指揮劉葵胡鎮千戶王詔通判高昇等邀逐擒斬不絕庚寅斬首六十一俘口四十七辛卯俘十七有漂船至西洋港升岸擄掠遼東官軍執之又斬首二十九俘二十壬辰陸公在江陰會諸將指揮方畧其夕三更劉副總帥遼東兵千總官任重帥大同兵副之卻遊擊帥宣府兵及諸從校並進癸巳與守兵主客齊集日比午與賊戰我軍聲燄震天風雨交作賊披靡大潰奔躋山顛古垣峻甚馮高據險槍矢瓦石雨下鏖敵至于申際劉副總引其部領張椿蕭淳高雲李春美饒徵等誓死決戰分軍爲三劉任在山北

郤在山南皆戴指蹠行而上手施槍礮且上且攻者
上矢集如蝟將士有被數箭中數石者不退遂奪其
地賊墜崖死者無算劉七下山入舡艦將遁劉侯列
兵崖下百矢齊發艦中礮矢并集七墮水死彥名為
宣府游兵小旗張鑑所殺劉公擒斬餘賊馘截沈水
賊級有泗而北者高雲追斬之皆盡巳夜息兵甲午
諸軍復登山搜檢賊已無類乃旋師凡斬級四百七
十有奇俘百八十有奇間有逃匿復為通州守兵等
擒斬先後三日內所獲并前共為級五百八十九俘
二百四十八其俘曰劉惠吳漢則皆僭王也遭虜濟

從釋歸其家而江南官兵前後所獲又不與焉於是
一時平亂諸公獻俘奏馘朝于京師而黃門柴君
奇侍御吳君堂紀次功伐上之陸公亦具實以聞
天子嘉悅特降德音賜賚文武之臣以酬薄伐之勲
勞鼎建江海之祠以申捍患之報祀蓋是役也坐役
飛籌知人善任料無不中發無不克者陸公之烈也
保障京輔卧護東南先幾豫防部屬死守者張公
之績也以至天心助順以效靈將士鞠躬而盡瘁用
能千臣一心膚公協奏夫豈偶然者哉草莽臣不佞
目爍盛業于生長之邦敢因請者以叙狀如右正德

八年夏六月一日狀

河源尹鄭侯旌獎政績序

史家傳人或累舉其事或獨徵一二端而必言其性
氣大致人建行立政必自其中主發之得其本外可
灼知多寡一而已矣此史氏之法余行四方見君子
便思親之往往辱先焉懷義抱益益喜懷焉正德乙
亥來長興寧獲與知河源蒲陽鄭君游君始以公事
一至樊邑承顏色接辭令甚幸得君子為僚屬一二
日歷受教與求治心行已之方君放論往學漢策功
用禮樂文翰法度權度古人議其德行為低昂舞闕

大精覈充充而來甚幸得君子為友朋既數離合凡
一見未始無新益久益隆殆有師道焉益欽傾敬恭
不敢懈乃卒甚幸得君子為師云侯宰邑僅二年善
政不可盡書績熙聲翔上官周聞丙子六月總鎮尚
書中丞陳公總兵武定侯郭公巡按侍御陳公檄藩
省下之郡獨以其禽戮逋寇魁某事功利皦然闢雄
令遣官假使持幣簪花被綵羊酒到縣獎勞之士民
感悅動地士能言又申之以賀慶鋪為文詩更私列
羊酒拜庭下呼頌功德以侈上澤恩庠學師徐君某
鍾君某與凡邑屬僚復扣予乞文言之余曰君政無

獨以剪盜上官旌其一而百著千勸矣百姓衣食侯
心德功利與諸君與予所欲言君亦無獨祛害事從
上所舉申其一百可隨焉余欲盡稱君善又曷獨是
勢亦且因事為語是故尋史家意云爾知者其自得
焉若我鄭河源君則允君子之英其何績不英群言
中如謝進士稱君業實崇文奮武省刑虛獄緩賊禁
奢宣王德諭民俗時使節力諸件目最詳抑猶未究
予勢既未可究稍微引之

祝氏集畧卷第二十三



紀叙

周氏隨侍 龍飛序

皇明御宇一百五十有四年歲在辛巳夏四月某日
皇帝自興藩入紹大統聖人既作萬物咸覩
臣時以王禮朝京師日伏闕下目日月耳
雷霆而身雨露既事竣往謁宮詹鄉先生周公詔及
其從子大鴻臚丞璧其子序班瑄寺丞以公命持一
牘謂允明請爲序列以申感戴示後人允明視其日
曰隨侍龍飛讀其詞曰某以成化庚子舉鄉進士

授山東之嘉祥教諭九年 先獻王建國干興天官
曹選某入藩府事 先王爲伴讀荐歷紀善加五品
俸壁始由引禮歷典儀理亦官引禮 先王薨繼事
今 皇帝於是臣詔在犬馬列已三十餘年壁十有
六年理亦數年矣乃是年 武宗皇帝晏駕文武大
臣奉 遺詔及 太皇后命來迎今 皇帝三月辛
巳至 藩國合符四月壬午朔今 上詣松林山謁
辭 先王寢園癸未發行遶國僚文武二十餘人以
從四月壬寅至 京師翌日癸卯昧爽臣某等扈從
上入 禁中日午 上御奉天殿 卽位 詔下罷

行大小政事既乃頒賚從官賜第暫居大官日給餼
廩有差五月乙卯吏部言隨 龍諸臣在 王國侯
服皆守法奉公克效勞勤如周詔逮事 陛下讀書
講學輔成 聖德出治有本忠勤尤著請以詔兼
中秘近侍職任俾得朝昃侍 左右緝熙舊學用日
新 聖德 詔可遂擢詔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
侍讀壁理亦皆進秩如前云臣允明讀之旣颺言曰
臣之於君也以問學導於先德業輔於後茲惟良士
君之於臣也學而臣之師而相之則爲聖后故跋烏
颺彩於層霄顧兔搖輝於碧落岳峻而雲高榦喬而

枝聳洗光咸池而夾飛天衢理之恒也然昔君疇之於堯務成昭之於舜西王國之於禹甘盤之於高宗則舊學矣而未聞爰立而置左右馮異薛振等以隨龍寵任而未聞其初有翊導緝熙之勞若兼二者如史浩輩亦難乎純全至宋昌張說等弄臣狎客則尤不足言惟張燕公之於玄宗若稍可述焉為世美談我朝則如楊尚書仲舉亦然尚書尤以厚德懿學重於時尚書亦吳人也今周公何其似之而今日龍飛之中正隨侍之親從又非楊尚書可比其勲名祿位當不多讓缺一字公圖所以報我后者惟終始

其于學復 祖治貽 王業於億萬年如君疇輩以堯舜禹而顯如張燕公以玄宗而貴 國華勳煥家芳附垂於無疆於惟休哉

潘君子大水勸農圖記

闔閭城西郭踰一舍而遠為香山隸吳縣山左為胥口潘氏著姓於其間農業而儒行世於善今之著者曰半巖處士崇禮父與予為金石交四十年矣今復有連其行極淳古將所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者與知者咸以善人稱之予曰未也其殆所謂君子人歟君子人也何以言之其人明明則必有嘉謀其人仁

仁則當有義勇謀嘉而勇義必有所樹有樹曰才才
德兼有曰君子聞者識之乃弘治壬子吳大冰方春
腐麥及穀苗始萌溺湖漲申衆惕號不知所以救之
處士帥及穀苗駮負土築防精禱雷運不啻晝夜越五日
水殺二尺然而苗腐者半矣間未敗者卧巨浸與敗
者擁積將同歸於壞處士教人絡竹爲大橋疏而立
之去其斲扶其長苗復長乃得以時終少穫焉他非
力所及者人不能效爲之遠歸蕩然事竣處士去歛
手緘舌畝行而畝止無所見也乃其德康年吳又大
水倏忽若神鬼至勢儻甚人益不得治之方處士趣

衆急從水底掇苗壅之它垵壞將俟潦怒成而種之
俄而水益洑加壬子者二尺狂白渺然不辯牛馬衆
益自懈分今年無復穡事已耳處士教多汎小艇取
坻京之土循岸趾覆益之日勞百人力不能成尋丈
而風浪又去之矣衆愈瘁必且委棄處士厲聲徧呼
而等毋憚爲瘁人猶可免作餒鬼衆問計乃令編葦
卷土復投趾上力既速趾漸隆稍出水外即復以白
茅苫其兩旁以拒風浪堤卒用成因集少壯布桔槔
十百具并力排水大出堤外外水浮於內二尺處士
乘舫巡視補缺塞漏益增土培且築日夕毋少懈堤

愈固乃不潰禾則盡實竟全稔事既處士還于默安
常而處順無所見也逮嘉靖初辛壬癸甲歲比凶乙
酉乃和春播夏芸勢勃然盛矣至於秋七月忽螽農
初視稼疥焉痿焉若重疚不悟何也處士俯察之有
見焉爲蠅焉蚤焉叢於禾處士曰蝗也吳田故多病
病獨多溢不解所謂蝗况解療術束手哭曰天實殄
我其奚以爲哉處士曰惡何自棄云蒼蒼之生天用
俾我 后牧 后付之我令長今天災流行豈不當
援于君長吾今幸遇 天子聖令長仁曷爲以自窮
卽爲小網網蟲括之輕綃囊奔縣中呈示令南閩楊

侯曰微若云我固將言之然而言之吾 君敢不情
而審之二蟲也其能螫吾稼與吾見且惑盡諦諸處
士曰唯亟返更察禾曰蟲在穗若葉胡根榦是蹶因
取稿苗破其根食者如螻蛄曰爾其蝨者歟裂其節
莖食者如蠖曰爾其賊者歟夫向之見者螟爾蠖爾
傷哉一蠹之不可禦而四具焉禾將焉遁即復上于
令令持白巡按監察御史朱君君奮作奏繪蟲之形
并積蟲馳控 黼宸乞減租之半且多其圖積徧示
財賦之曹及中掖大臣 天子戚然飛 詔如御史
言吳縣得免什四於是士民戴 天子之聖暨御史

之德令長之惠而感其建舉於處士也其爲士者將
圖永其感者會處士年踰六十將如俗寫其容所謂
行樂像者以壽之處士聞之曰歲事如此吾龜勉救
凶以苟免忍謂行樂云哉或曰否當亦肖之以遺子
孫處士曰吾觀今傳真者或金紫待漏蟒玉榮鄉縫
掖以爲儒藜幅以爲隱吾農也素履在町疇今且老
頽枯而態懣寫之當毳服布袂芒屨竹杖後人想象
容止亦何爲益苟無已則盍爲披蓑戴笠勤甿捍災
之狀以寄訓厲或因以固志安土而保吾業且古士
農一故無不農之士後世不盡爾亦大校然有能借
者不妨朱紱方來吾獨以素服入家廟厥亦無忤于
我衷請者躓之比其子張之京師翰林待詔文仲子
以衆譽誦銀銀述之仲子乃手寫之目曰大水勸農
圖俾包山蔡君衍述其事乞予記于圖予固喜吾之
知處士也鄉者才德之論之譽今有所試寔獲我心
亟爲書曰潘君子大水勸農之圖而詳言之

梁推郡善政記

宇宙間元氣之浩然以濶竦然以特者瀦而爲大川
峙而爲穹崖猶未之能盡也則必鍾靈發秀出之乎
魁岸之才奮立斯世以不負天意而物之蒙其澤者

亦隨地而滂焉世稱瓊山不恆產才產則拔萃信然
哉舉今日之所知則梁君其人也君字紹甫登癸卯
鄉薦 天子俾推徽郡事治績粲然既而以誑誤解
任未幾公道昭白復其位移節于嚴陵其治績亦粲
然上下交服一時名公取其所聽淳安民訟事者著
之詩文以播遐邇他日子得君所自書淳安事感歎
無斃既而曰前什固善特君政之一端他尚多也乃
載舉一二者述之初梁之族有恆產而惟君室爲
給他支稍乏君乃斟酌彼此以贏補不足歲分而日
割房至而口及其族之飲惠者甚衆其在於徽則不

茹柔吐剛寬猛水火弛張韋弦持平守正事必求諸
心與理以底乎大公而後已紫陽之裔孫與人爭田
公私皆右朱君察其直在彼也曰文公之氣所以不
泯於天地亦以公耳其有以黨者望乎吾徒哉爲直
於法及考績于 朝還至張秋逢一寓公家人倉皇
若無告者蓋寓公暴卒室無眷屬自隨猝無與治後
事者君之橐本廉力爲營辦得善棺衾以成歛喪事
具檢諭其下而遣之乃不失所寓公者弋陽汪君俊
也仲氏翰林先生偉欽公之義屢稱諸人搢紳從而
贊頌之者不一及新安之去夷然無所校人益難之

比在嚴淳安民錢文才惑後妻析產遺三子偏繆多
狀錢子嫡子貫始鳴于官二少晃昱私議稍歸其贏
以復于官貫復姑隱之君至貫乃來白求直時晃死
矣君取其父遺券推察之得其曲狀了了因諭昱與
晃子純云云皆扣頭曰誠如公言無絲髮遁情願從
公判以歸于直而各守之晃下猶有田當返昱昱感
發願畀純以卹其孤弱於是父疑以釋曲以直即諸
公所爲稱之者也

昨誦

余靜居有歎扉謁者數十輩方巾緇衫鶩旅而進揖
而曰吾儕爲查鼎祥等皆郡郭之民長役於井里者
也凡井里之長其在城者長洲吳通三十有六人卽
某等是瘡痍之數也間者少息焉今益息焉父子女
稚相面以慶揆所自自我邦守君天水公語至是余
止之問且將柰何曰民德公在心固圉斷公知能不
令郡上下衆及遐外知耶然而吾儕小人口不文文
群心於口而傳之廣且遠也非執事能耶余曰諾其
狀柰何曰蓋不可勝稱焉然而自吾身受者誦之始
凡送徒部逋囚赴上官唯吾儕是遣甲乙以往環循
而無窮費不訾公置吾弗遣遣健步少須飲食用省

不翅十九始諸官船茵帟百器吾儕是供公爲它規
措吾以免始旱溢長官則亦罔弗禱禱亦罔應公則
亦罔弗禱禱亦罔弗用應雨不雨霽不霽其來若吸
也其去若擲也乃今年乙酉八月蝻繇西北旁郡以
及我蝻螟蟻借焉公一祭于社若先稷逮山川儵忽
霧雨降氣候凜嚴蟲立死不死者還翼以西民繇以
益神公乃德之不諼而斯謀用作余曰善矣信矣而
未究也公德庸詎是是一民之知也知德公者士有
之農有之工賈有之吾黨蓋有志焉矢詩陳風建碑
銘器乃茲昉于若數子數子之述局矣然而獨本其
躬者乃謀以公矣余特爲若誦之權輿爾前驅爾如
予所知究者微綴其大目若飭禮若興樂若勤政若
儉享若崇祀若教士若養老若正俗若講武若表先
哲若脩庠校若鉤校擿伏府史諸在官者宿劇弊章
章然多矣至問學文翰璀璨霏霏黼黻我江山草木
又咳謦餘也其或繼茲者野人猶能言之

江右平寇詩什刻行本後序

三代之後凡稱元宰國老具文謨武勲之閎傑震赫
者若張子房諸葛忠武侯杜當陽謝太傅裴晉公韓
忠獻范文正上下千載最者僅是數公何也彼古今

小大百僚武弁勁卒亦每能有所就何以最儒文爵
且甚鮮乎彼非必無成武弁之雄者亦以與大臣者
合餘大帥隨焉偶焉而已耳乃如大臣者當無事時
淵然靖共于重位即有事會之至我 后錫命是倚
是委於是乃視義若時不可為則卧不應義合時至
必奮然起不緩終日謀必完用必當發必驗出于帷
幄之沈密而徵于執訊攸馘連連安安之煌燿克于
一封之境而收對于天下之豐烈盛矣哉豈若是漫
而出嘗試而行倖以成委以戮者乎哉其要也智燭
之勇達之黃帝湯武師尚父宣父皆是術也而况乎

後數公者哉 皇帝初載江人病寇厥亂孔熾厥維
至數歲前後受戡伐寄者成債間錯竟弗底于靖夷
皇帝若曰我有元宰 國老惟大司徒陳公惟今師
尚父予惟以棟石我邦家是居不可瀆以干戈然若
茲之時江之區非司徒焉克之爰即起公于居廬中
授以旄鉞公視義若時奮以應不緩終日往即戎謀
而完用而當發而驗出而徵克而成烈期年而三捷
數歲之熾寇靖以夷焉於乎如是者一散吏介胄士
辦之邪智自上施勇自下承施以燭先承以達後發
筭探物之謂也而又奚疑焉公之詩所謂都道書生

難作相誰知野老亦談兵其素定亦斷可識矣豈誠
方憂忽喜任成敗于倖委者哉三捷者先平撫之東
鄉次平饒之姚源次平瑞之華林凡平一地天下稱
慶而其地之君子野人皆歌頌之撫有缺三瑞有缺
字皆鏤刻以行惟撫之後饒之先公嘗自爲律詩十
四篇以言志紀事饒既平其爲歌頌者因即公韻和
之餘于令徐冠集之將刻而冠被召去今某乃訖
其事初冠既請前中丞艾公叙之今就刻藩叅張公
乃命小子述其故以授某不得辭敢系云爾

諏政

崑陽大夫鄧君顧臨於予辱諏政焉愚則何知然素
嘗鑽研故冊觀古人與今之所以異况塵蹤土跡未
及有位亦嘗稍從傍觀之雖不達也願以所聞對甚
矣古今之異勢而難易以之也古者賢君良臣上下
相孚雖地分遠絕不若是其亡情也而賢君以守令
爲共天職凡百有位尤切要者故加察於是其付之
則重也其待之則厚也其處之則久也付之重則德
刑專德刑專則恩威達待之厚則人莫間人莫間則
道志行處之久則民情孚民情孚則服從誠以是而
有爲沛然也雖不得乎此而必契於彼雖有梗於一

而莫違乎衆由是政成譽起而澤廣身榮流汗青之
芳矣如董宣強項而光武莫之屈又戒任延以善事
上官無失名譽而延且以爲不然此其上下之情何
如也二子之所恃皆以光武與吾同此情也吾且直
言之直行之帝不違也非特不違而加美焉由其本
同他不得而間也今之勢其然乎百需交責日取民
之所以養者而歸之上官朝責之藩郡藩郡責之州
縣凡所斂散行止縣未之能專也未能專而實親其
事彼赤子日所見徵求督校於我者獨縣官耳於是
有恩則歸於上有怨則委於縣其責之也極嚴而付

之者弗重民有善如嘉禾者令得而舉之乎舉之則
以爲私矣有惡如稂莠者令得而誅之乎誅之則罹
於法矣昔人有言鳴琴堂上將貽不治事之譏投巫
水中必得擅殺人之罪政斯謂也故曰恩威不達由
付之不重此一難也夫昔之欲得守令之實者亦嘗
有刺察之使矣然多出於公故或書名內屏知虎渡
河由夫任刺察者公而詢之切也今也愛憎出於上
官以至於遊客甚至於權倖儉細吾秉吾公彼則弗
知吾拂彼私彼必騰謗萋兮菲兮亦可畏也故曰道
志之不行由待之不厚此二難也古之任者必久其

期伺其效著澤流則峻遷之雖其前之淹而後顯之峻故得殫心畢力令德化浹洽如卓茂以一令遂封侯此循良所以特盛於漢代也今徃徃未久而遷其遷之當者固不負其所志而百姓已失望矣誠使必久其任其在任而績效已著者不伺其滿而先加以臺部之擢乃蒞其事既可以久化又易於伸志一旦期滿更崇其秩亦何不可而今不然故任之不久亦一難也雖然此皆在外者耳賢人君子抱負高遠固不以是沮先後有人焉敢厚誣有如明公其一也巍階要地匪朝伊夕此上下之至公也豈曰鄙人之諛

中丞周公致政詩什後序

隨而不可違者時也卓而不可亂者志也終身由之而不可愆者禮與義也時違則戾志亂則忒事以從時志以建事而皆以禮義準之斯不愆矣細行且然而况於出處乎古之人出處合禮義者位高如裴晉公卑如陶彭澤等標映來葉非以果去為善良以不愆禮義志獲時合蓋有得夫易之道焉故名不緣位而重輕一彭澤令且然而况於尊者乎今天下十三牧天子命大臣督師若撫民一牧以一人或至二三人廣之東西藩初各一人或二人三數年來以議

者乃并命一人建臺於梧州總督兩藩軍務兼巡撫
焉蓋其重踰它藩數倍非宿望元老莫之輕命而蒞
之者進退之際其為重輕稱否則又視其人焉耳正
德乙亥縉雲周公膺右都御史簡命銜勅來鎮有
以奠之為泰山之安也有以煦之為春澍之膏也有
以肅之為秋霜之凜也百度澄謐提封晏熙凡為兩
藩長吏大小百執事若黔首卒伍以及夷獠咸倚公
為師帥生息明年公遽疏請老朝廷弗能舍不允
疏屢上上始從其志錫以溫綸俾致政乘傳而歸
且給月俸從騶凡優老異數悉備公遂行山河動色

歌評載塗公感遇愜志不能自已乃即事命題十有
二題為一詩且自序之以贈餞客於是東藩諸公和
之盈卷方伯吳公憲副汪公彙之以歸于公仍命小
子識諸卷尾伏惟公遭逢雲龍之盛自持風操之高
與諸公分携之懷赤子去思之勤舉無煩於瀆言獨
以公之出處一準乎禮義志獲而時合敢颺言俾誦
此詩者無曰公之高而已矣是禮義之典度榮軌之
法程得乎易之道也已

休寧孫氏孝友堂後記

巍巍乎洋洋乎帝衷罔墜民倫恒叙家猷永華代勸

攸屬休寧孫氏孝友之居益遐益彰厥惟重哉始在
勝國時惟伯深父承先開來號稱亢宗既卒而三子
子恭子純子茂養祭豐慎友弟肫至世觀偉然其母
之弟靖江推官某君為詩美之翰林學士錢仁友始
大題其堂曰孝友與虞文靖公輩播以文記一時文
獻蔚然此堂之始彰而重也繼在 國初時子恭以
喪亂之餘家彝周完世觀不渝而先時文獻則已不
足乃請於先契之存者侍郎朱公大同春坊江公勳
輩續為詩文卷軸完存以迄于今此堂之再彰而重
也繼在 宣英時其族屬益蕃世觀亦彌盛而詩文

嗣作大富不可枚數此堂之又彰而重也今其諸孫
永正寔來以後記請蓋子恭四世曰彥達彥昇彥達
生三子曰志仁志義志謀而彥達卒三子事亡養存
友季悌冕益力益篤世觀益華而三子咸卒三子之
子共七人永正為志謀之長男與六子者所以事亡
養存友季悌冕猶三子也是故益以彰重先志而垂
之無窮以求大鳴於時作者於乎言言閱閱有隆棟
梁築理義兩房宅天紀而居人綱四海之廣百世之
遠尚公有重於茲堂也

歙許氏孝義序

許氏出太岳之後望於高陽文武代著布在方策歛
之有家蓋昉乎前宋盛乎其後而尤著於今日吾聞
諸廷德者道其父事若某某善哉父名思字功顯少
有至性質敏而志遐父客遠外功顯年十六輒往代
事及父在宣城蹶傷足功顯一日夜馳三百里往負
之返逮卒哀致如禮祥忌奠獻慟擗猶在虞殯時過
封塋亦然毋病思牛脯猝莫致遂為大恨終身不噉
牛并絕葷酒常時養祭悃悃退友群季氣性惇翁季
曰龍具士材勸助尤篤遂取科名推而濟空裂券者
有之或者相讎校聽一語多散去由是鄉井以孝義

先生稱易其字蓋所為大著於今者若此不亦善哉
廷德又歷孝義以上若大父者曰其諱忠字思正以
父士良非辜失命南都縲紲間孤嬰奮立追痛不衰
且積而能散若曾大父者即士良而高大父者曰諱
寧始徙邑西潭湖亦輕財士也寧之出則曰順一順
一之出曰文文之出則鵬程也與弟鵬舉鵬南皆宋
景定進士鵬程官終國子祭酒又上幾葉曰賓則始
徙邑北之昉溪而族最盛許村之名之始也又上二
葉曰會則始來寓邑而占籍焉者其考曰原官轉運
使是有詩名與歐梅友其考曰逖官監察御史其考

曰規是在宋前守池陽有循政民肖像祀之九華山而家於池之始也又上二葉曰儒則自雍徙江南又上二葉則寔李唐元忠睢陽守協忠公遠也凡廷德之自述如此然則於茂哉鋪覽今昔君以此啓必以此承天人迭應幽顯連理濟美之永胚之錫類廷德知之善矣如其善之善者獨非存乎不墮矣哉鄉井能稱之吾聞也能序而廣之惟有伺乎其微焉者廷德曰既有之矣因進豐冊蓋今昔之衆言彙焉予閱領有間曰果茂矣宜爲四方誦之遂掇書以表其始

許氏感慈記

天下之母皆慈也胎教之周審孕產之難劬乳哺之勤瘁保抱顧復之勞密衣之食之教之冠而昏之有不慈之母耶天下之母之慈皆當感也不生於空桑不無漙而能食食不無襁而能冠裳不去懷提劍負而能立行動息以爲人有不當感之慈耶以遺體所出或棄林寘巷寡恩且虐焉以出乎天網秉彝而感自不已孰有加於是乎嗚呼予特悲夫母無不慈而慈有弗感者也天也無遷人或蹄翼也甚者曰寄餅啗臂極乎梟獍而非人類可口已徽許岩祿爲母程氏之季子幼少比長受程罔極之德固無必言比程

沒而岩祿方商於外歸不及矣用是送死之餘其為
感倍益恒類蓋有不可勝喻者屬者語之予予慰之
曰感慈天下一也而於此信子之倍益宜爾也然而
有天也者有人也者今夫事君於朝治民董政於班
列或徇節絕域或成仁王事或游學或行貨或公家
事于役於是失易簣溲含能無斯感乎然而天也何
尤彼有異乎此而亡感也者則亦寄餅嚙臂之不遠
矣子既知之能之子孝矣予喜且申望以慰子詩云
孝子錫類吾知子之子孫必賢矣經云孝弟之至通
神明吾知子之家必來禎祥矣易云積善家有餘慶
吾知子之室由是而益富穀熾昌也又可識矣

謝氏世德記

長洲有世美之族曰謝氏自其始祖壽生知制誥絳
絳生司封郎中景初五傳至東山代引令緒東山生
祐之冲夷守道元季離騷寄尚林壑入 國朝終老
閒散稽岳王彝作松泉居士序贊稱其視天下理亂
欣戚猶寒暑晝夜之相代一不動於中有道者也是
生彥達孝弟執義毋嬰末疾保之如嬰兒欲有行則
抱擁以徃踰十年無少懈卒葬如禮事兄文華極恭
順皓顛同服食不少相違兄卒子亦先死哀撫孤嫠

尤為懇款擇士為姪女館贅于家以慰亡志為人沈毅質厚而不循枉或與物迂鄉有亡賴子欲撓侮之彥達報之以直亡賴子遂誣以匠役赴京盡瘁二十年不怨尤同事有欲妄援怨家者彥達曰吾為人誣以及此而更誣人乎自號誠真事具誠真道人小傳生以澄資賦敏利動必以先人為法工算數祿命雜執善計事而不愆禮義繼匠事于京他人惰且黠率愆期覬倖免以澄獨不失尺寸然家不以匱而彼更不及焉從兄淵沒事嫂湯有禮教二子讀書脩行長子成名將卒留訓大率謂吾宗數世持孝義以為家

吾少歷艱劬從兄蚤世二子淪謝雖其間嘗竊科名吾視之猶烟雲之過眼人間事若不足然自揆素日所為無大不善者寧人負我我無負人且喜二孫能順吾指趨吾實無厚積以累之所望同心亢宗不得棄先人敝廬分門析爨以辱世敗家耳以澄生會及朴會字惟貞朴字惟德惟真稟抱尤超傑少有遠志從先叅政維清受易厲業勤苦毋恐其疲憊每為節縮膏蠟惟真默誦帳中登景泰甲子鄉薦入太學一

日內旨拔為風憲官命下先一日死矣立行卓特巋然老宿之氣有容菴集存家吳文定公原博為

之序其行槩見杜淵孝先生所為墓誌與惟德守先
訓敦友于之誼惟貞在京惟德思之不寘徑往候視
號為難弟兄皆早卒其婦陳與盧皆守操不貳予頃
誌盧墓管道其事惟貞子昺惟德子勲雖隔一從無
別同氣昺字明仲外訥中朗含淳蹈坦激然莊雅而
孝友特甚堂有連服室無私藏勲字賢仲其為人亦
稱是終身無一日諍語明仲二男曰雍曰睦元和幼
和其字也元和子三幼和子二賢仲嘗育而夭以元
和之季嗣蓋自東山至于元和之行已歷七世而房
戶不析饗殮無二譜於家籍於官傳志題贊詠歌於

君子之言同然無異辭者而其第八世亦既聯五人
駸駸長立情協勢固世美之濟可徵不誣噫其何積
而至於斯也余嘗謂是有二道焉有懸諸天有維諸
人不可謂天之自然不可謂人之矯強謂天自然胡
彼不然謂人之矯何循之者若竊脂騶虞若是乎其
利也蓋當視諸稼者而得之種之良者天之故也穫
之豐者人之力也恃天而弗人不苗者也倍力於磽
确闢荒者也不苗者罔闢荒者薄故種之良則力愈
效力之深則穫愈穰相古先民乃多有之謝氏其允
紹矣自羲堯遐逝風不盡醇聖人踵而承之表里樹

聲其制繼立蓋聖人之慮後世萬古畢於一矚矣予
故私列而竊傳之非敢必期徹諸上下有聞而起亦
作者衛世功也天無易運人不遷性嘒嘒之言不爲
謝氏

感慈詩什記

初歛許君志室芝橫程氏許出太守某程出文簡公
卓宗望駢映士女彥嘉饋修謹蠲琴瑟雍諧而螽羽
不徵璋瓦絕夢程心謀曰唯陰德集祥唯至誠感神
唯積善有餘慶婢子將傲嗣事于蒼蒼釋茲焉圖乃
唯是之樹許義人也凡義每病於內吝於是程加以

裨賚故許之建事殆振羽焉有瘠於塗許惠之金歸
道于程程曰由妾畧之無若即醫之愈焉使適以往
客終以是生此其義且智最可言者一以槩衆他固
無庸枚稱也然卒亡兆則又診于許曰君豈其以一
姬故斬百世文獻系歟婢子聞君舅疾之革也絕口
於望孫婢子其敢以忘治令爰內淑女以薦於許遂
踵生三男其嫡曰志次曰梓全程於是鞠摩顧怙三
兒不啻其身出也比長各因其材而篤焉志麗籍類
官餘力田行賈屬者程逝三惠啣教茹恩鐫琢心骨
弗可以口志業士也得以鬯于文乃布母德書數十

百簡挾之走四方遵善言者即求焉或總其旨標之
曰感慈比學于蘇捧言拜余屬以紀事若夫皇帝降
衷慈孝恒往無爲而慈無爲而孝天人一機道器均
流非有利焉自然之謂矣如其交強互貴徇聲而務
伺感而慈湏慈而孝是質劑之術也於是寓鉗誓泉
譁惡于炙青又况嫡孽之判媚疾之酷殄家瘁國不
可以耳又烏以言爲哉故許氏之感程氏之慈皆天
云爾而烏有所爲乎哉嗟乎天道流達一日不斲程
往而慈留三惠存而感追疇寔使之昊穹樞焉如其
有一髮僞也而不憤者幾希矣諸爲感慈之言者心
聲成文風雅盈耳已極勸懲之義矣君子曰總厥旨
無越乎天於是徵其微屬斯文以爲記

祝氏集畧卷第二十四

紀叙

王氏復墓碑陰記

王氏居吳郡最久且顯儒統文業宦績醫功大之於
孝忠細之於方術五百年來不匱而方滋盛矣哉其
蓋簪坊之居第桃花塢之塋冢皆即宋代之遺也頃
承事性顛又得復其先丘之中失者知者爲之喜而
中丞劉公大書之石矣然主在復地故所叙不及其
餘因復請爲詳列其陰云所謂大墳者其封五七奉
議仲舉與配方著作蘋先妻蔡十八儒林府君大中

與配陳也北墳之封四十一府君蘊與配徐楊袁也
參議墳之封二十一參議大本與配陸也石安人墳
之封一即安人乃參議之先妻也南墳之封四十三
府君大成與配趙一講書府君楸與配葛也新墳之
封二十有幾承節提幹府君德文子雲嶠府君致以
逮諸子孫若光菴府君賓某某皆在也至如所謂二
十官人墳者在路家山其封五即二十府君大方與
配方百三十府君霽八府君繁與配吳也六孺人墳
之封二六府君之淵與配郭即孺人也凡此皆舊地
也其外於今又有四曰新南墳其封四贖齋府君欽

與先配嚴長子鼎仲子節也曰大姑娘墳其封二贖
齋之女弟與繼室谷也曰三節推墳其封一節推泰
也曰三娘子墳其封一節推先配文也凡此皆新地
也而悉在一山承事別購數畝其間將伺百年之藏
焉嘻坐冢之久且蕃善守而能復若王氏者其多見
乎哉宜中丞之特筆也凡所以美今而勸後者已備
予無以加贅惟述此以垂示庶覽者如指掌焉若諸
封之域址坐向殯祔歲月在圖乘銘誌藏其家

卧病頗究醫理畧說其意三首

其一言人病凡自我醫亦由我

夫人有百體養之用之不可過與不及有愆其度則病矣若守而役之咸奉自然之候安得而有疾也然使湛溢酒醴瘞射牢羞奔騁弋獵鬪擊凶狠盜竊閭險荒耗男女姦逆刑獄以是獲病非由我乎或以饑貧枵餒寒暑凍暵竭力養親官府徒作公役奔迸征戰鋒鏑天為六淫地有震溺時氣癘疫鳥獸蹄踉啄嚙食噉誤潛毒若是病者非自作孽然其生亦出吾身故謂病悉自我固校然矣苟將治之安用外覓尋其所來察其所證過者損之弗及益之虛者填之實者疏之或反其愆或導其故或用摩引或以砭熨或

藉服餌要去其

缺一字

復其本然而已矣斯術也猶水

潤木猶火伐金動無不尅醫者得之而以奏績烏有自弗可為哉如其術則固有科格而非不學可解者斯不足深論吾獨悲夫人萃造物靈氣成而弗知守與役之之道以至為疾是何無勇也既病尚不能自治屬之人而復且昧之又無勇也逮痼而不可為又不能還委造物廓然偃逝至死戚戚遑遑不忍舍釋含怨挾憾而往又無勇爾三不勇并集遂奄忽為懦鬼悲夫

其二言古今世醫人各有五難

缺五十一
餘字 余謂今世醫人此五者外復有五難病家貴
驕不肯敬從一也病人愚悞強謂自知不能服從二
也愚下之輩略不能辨良庸祇馮耳聒時有劣工繆
得俗譽此下輩者必棄上匠而委時庸三也劣繆之
徒信其妄施偶中他力自執為是或亦自知非是而
恃其屢中安然發之以人嘗倖良醫洞燭而耻於自
列重於構怨或陳之而反逢怒招誚枉自憤厄四也
良雖薦藥服者他叅用而復疑愈不專功敗乃分謗
五也噫古有一難而功弗完五而復五并受而望免
責集績則知之何

其三言時人不知醫者

京師絕無佳醫南方醫工之絕下不用於鄉者則之
京師不幾時必盛行公卿大夫以飲其功德金帛文
詞輦填其邸甚者鳴其良于 朝輒即取供奉 上
禁亦輒有中得為官然實繆也人以卿相貴不敢非
亦不敢問或問之相相曰彼信庸也然而必功吾誠
不知醫惟知其驗爾即知之亦取其驗耳彼雖庸亦
不害也嗚呼相任人當如是乎哉醫極小伎不知醫
又安能知士哉治其身死生且弗慮姑任其繆治天
下不任其繆矣乎

書述

檢坎草中有書述一段不記誰作或自作戲錄之書
理極乎張王鍾索後人則而象之小異膚澤無復改
變知其至也邇逮唐氏遵執家彛初焉微區爾我已
乃浸闢步趨宋初能者尚秉昔槩爰至中葉大換顏
面雖神骨少含晉度九徃一居在其躬尚可爾來徒
靡从瀾倒風下違宗矣祖乃以大變千載典模崇朝
敗之何暇晒之亦應太息流涕耳暨夫海濱殘趙顛
繆百出一二守文之外怪形盈世吾於是不能已於
痛哭矣蒙古數子未足甲乙虞夏筆輩可爾極
與餘人無足語吳興

獨振國手徧友歷代歸宿晉唐良是獨步然亦不

奴書之眩自列門閥亦為盡善小累固盡美矣饒周

之屬且亦可觀二宋在國初故當最勝克昌昌裔

熟媚猶亞於克宋氏父子不失邯鄲廉詹解鳴于朝

盧熊周砥守于野如滕公等尤多未
遑繁舉非棄之也朝者乃當讓野

而希原翰力本超更以時趨律縛耳自餘彬斑甚眾

夫則不暇三沈蜚燿墨林昌辰高步自任人推皆謂

絕景大君宸譽遂極袞華抑在一時誠亦然耳學

士功力深篤其所發越十九在朝乃亦薄有繩削之

拘非其神之全也或有閒牕散筆輒入妙品人罕觀

爾棘寺正書傷媚行草傷輕因成儂浮自遠大雅危

帽輕衫少年毬鞠又如艷質明粧倩笑相對朱夏榜

署紛紜易於馳譽孔易仲昭下及廷暉養正之流烟煤塞

眼悉俗工也其間太常稍近清潤吏部蔣頗主沈雄

惜乎不肖自脫孔易掾史手耳養正吾不知也不知當時

何以得列書苑二陳壁傷矜局登畧上之亦有宜黃吳餘慶

崑山衛靖少自出塵趣向甚正恨不廓且老耳程氏

父子篆隸擅名斯業既鮮不得不與其後左參李相

頗為青冰左贊與長沙公李牧楊師不以書名亦有可觀棋

文洎乎近朝所稱如黃翰二錢張汝弼皆松人也松

以沈氏遺聲留情豪墨迄今猶然然荆王一出而已小錢大致亦可翰與東海

人絕薰蕕而藝斯魯衛張公始者尚近前規繼而幡

然飄肆雖名走海宇而知音歎駭今且以人而重與

黃人行伎俱下非吾徒也又有天駿者亦將婢學夫

人咄哉樵爨斯養醜惡臭穢忍凝齒牙恐異時或得

其名失其迹妄冒誤人且為贅列紫薇郎署分科木

天執事左閣絲綸後先匪此能悉談者謂任道遜姜

立綱及邇日周文通宜攀詹沈蓋亦依稀若徐武功

劉西臺吳文定李太僕咸為近士瞻望吳公不負書名故非當家

愛人及烏貴在起雅去俗斯亦牽筆勿訝不倫徐劉與吳并馬刑部蕭黃門

愈亦皆師模宋元之撰而已徐放米劉趙吳蘇馬亦未蕭自成狀而近彥修於中劉無一筆失步亦可慨舍文武而攀成康也太僕資力故高乃特違衆既遠群從宋人并去根源或從孫枝翻出已性離立筋骨別安眉目蓋其所發奴書之論乃其胸懷自意者也

太倉州新志序

慎哉劉侯之作其州之史也其古之遺教乎書與春秋之志也都氏之筆亦有以成其志焉舜肇州封山濬川禹敷土奠山川貞田賦作貢盤庚治亳周人宅洛政之大倫也右史記其績仲尼述以縣訓又筆削

魯紀城社山川宮廟門觀臺榭廐園軍戍稅甲之間粲然矣而特加志於人材務褒善斥惡二典者立功與言之法程也今之從政君子自孔氏者類知所範模則善矣其或未盡者譌其政夸其言言卑若貨券言高若鳳鷲不知慎也故君子難之劉侯之爲政與言也覽斯策志可睹矣侯越人也名龍字允卿以進士來二年政成而爲之史都君名穆字玄敬仕太僕少卿吳人也始州未建陸大叅容作太倉志陳丞伸作太倉事蹟其他散在崑山常熟嘉定三邑書李君端初守州即屬桑郡判悅爲志今志蓋總諸策而登

黜之其旨主簡核故寡失而可觀書成都且病革不
及自序故稍爲詳之雖然書春秋天子事也劉侯事
功以位限不盡見見者其志嗣此有爲執之以徃易
之翼升曰南征吉志行也其漸曰進得位徃有功也
嘻九官十亂茲其階也歟

重刻鄂州小集後序

聖人沒六經絕而文章之法垂春秋以還述者孰不
欲襲芳貽猷傳信來葉未始匱於方策其稱者可知
也左氏孟軻孫卿而降代不數君近世有唐宋四家
之號遂令初學膠固耳評他若罔聞知愚嘗以爲不

必然諸子咸師孔氏誠理至辭達可名世也卽如仕
績世史所錄胡寧一士今稱輔相若蕭曹長民若龔
黃之屬亦率若無復餘子夫其然乎蓋銓藻人品宜
揭其冠冕至尚友得師靡遺可也趙籙既南氣感文
細朱呂數君子說理之外稱者僅僅有如新安二羅
先生鄂州端良郢州端規蓋未之前聞也今讀其書
則異矣鄂州之文誠齋攻媿當家二老固稱之朱子
又稱之以至于今宋太史王忠文輩累稱而益崇噫
信乎是也愚言詎非一得乎哉舉其尤者而廁諸四
家亦復奚媿理致嚴實規模爾雅太史所謂與秦漢

并知言哉至其政績可見又何嘗自讓龔黃諸人談者睹是宜無容易矣先生之集前後彙刊傳泯顛末具存衆叙弘治己未其十二世孫惟善等重刻之請允明紀事輒申狂簡焉耳今集凡五卷郢州文十一首附焉此惟善之新志也亦善圖也歲在庚申正月
上日

新刻龍筋鳳髓判序

龍筋鳳髓判二卷唐司門員外郎張鷟撰近時少傳允明得之先外大父武功徐府君家乃元人錄本嘗以示沈津潤卿會吾邑大夫春陵歐陽君東之以進

士來試鷄割富民教士化理大著鳴絃之餘益思有以助仕學者謂是書其一也將取而刻之津進曰民請任之不足煩我公乃手騰登於木工完倩述其故惟昔先王議事以制故鄭之刑書頗詒時誚至秦燔聖典專吏師一切深刻漢矯其枉雖入官者儒吏並進而斷獄必貴引經尚有近於先王議制及春秋誅意之微旨其後乃有判辭然徃徃蕪萎而闕於事情至唐制四銓判專其一鶩在當時藻翰敏豔有青錢學士之號史稱其八舉甲科四參選判策為銓府最宜是筆之美也宋元承襲國朝因之試於士行於

官咸有可觀中間崇篤經學或稍未遑精選邇來文
教彌振英才駿騰秉政者裁駁詳允賓王者章藻粲
發優而從事仕學交懋是書固無所與讓而亦可以
策筌蹄之勲焉惟我大夫秋月懸曾而南山在筆然
且已達達人嘉惠來學此其學道愛人之一端行復
大施以輔國家彌教造士之德意厥功不亦茂哉輒
申狂簡以爲先驅而津之好義能文亦從見云

重刊王著作文集序

吳郡王氏祖唐水部府君榮至觀爲十九世寔惟聞
孫力振先澤間取典籍之存者彙整刻之於是著作
之集亦復行世著作者水部之九世孫觀之十一世
祖也其集自寶祐中其曾孫進士思文取福清邑庠
墨本刊於吳學迄今傳者甚鮮觀因其舊復取象贊
之屬附之第爲八卷授允明特序其成而寶祐之序
跋所以論先生之道與文者既詳矣今觀集中所載
不過狀劄數篇餘文五首與周宋二弟子所錄語耳
蓋程門之教不尚詞章固如此然豈唯是哉嘗竊求
諸孔氏之書如論語中齊魯諸君之問答即後世之
狀劄也門人所述微言緒綸即後世之語錄也則聖
人之文亦若是焉耳論語不朽於兩間是集雖其言

有遠近殊學者能不保守付畀期於不朽也哉先生亦有論語解刻成當有叙其旨者庶以見先生之全焉弘治三年里中後學祝允明謹序

伯時父史圖記

伯時父圖史事八端其一沛公坐文榻隆冠長裾一手卷按榻側一手躡其髯意韻凝遠垂兩足以洗右一女捧持足左執而濯並鴟蹲姿質窈窕一童佩劍立榻後去稍遠矚生高視挺立舉兩手傲對沛公眉目鼻舌皆豁朗湏臾飄搖宛然長者情度其二文帝傍瑟緩立垂襟引髭若歌徹而思者慎夫人卻立帝

後婉嬾密倚瑟首張廷尉秉簡拜奏座側巖巖有六臣氣其三為孝元據牀熊突而前馮媛颺其軀正而交乎臨熊屹立傅氏回身上旁歛脣感額四體展布意慙慙將趨辟者上一手按鄰攝裳一手舉向婕妤定婕妤意亦畧似動志者而風神固自安確也其四唐明皇帝散步中立拂髯握帶危巾麗裳風態逸甚猶在天府一從官遙捧大鑑對值又三輩在鑑後執杖者二义手者一皆偃僂嚴畏上後一人抱龍文坐整一人操鉞乃瘖於韓丞相時也其五博陸侯夜將奪璽郎時子孟握劍而來從以六士一士把巨燎以

先二夾掖之一髯持旌前後各一人拔劍向外前者特驍寧挺臆怒齒刃直衝人反一掌背後將承霍氏之劍儼如肆劫奪之詞而索雙鐔以舞進者郎對立疑顧右手橫劍左指撫之個毅特甚而更謚定於大將軍之徒也後一人密擁之其六騎者寬巾大袍半俯其首醉思蒙漠兩足推鐙而前左腕猶揚鞭右肩垂垂一奚在馬邊肩荷之隨行人三其一鬚髻負鬕其一冠裳想是兒姪輩一童子被髮擊一爵以進爵有籍馬為乘者髀壓其絡俛鬣急頸不能以遽馳馬前兒四齊開掌奔繞而闌之兩脚開者一立一躡者

一曳向後一將失下跪軟不勝者髮四垂者覆額髡者數螺纍纍者長衫者半長衫者裘者引縛者凡與後四從者悉大笑而形模畧不雷同焉此山公也其七二才對坐而談戴憤曳舄面目踈秀美髭髯兩手义握按一膝者桓公也褐博垂臂一手入懷臆間瀟然沉雅者王景略也老温後髯參短簿偕立以待一長面趣額一頗豐腴別一執事人免冠加鞞捧劍植立于後一蒼頭雙鬚徒跣握如意一背負蒲籍口眼寒苦可矧而自温之桀拔其溢乎容者亦無若王君之充衍也其八玄宗遣張韜光視太真妃於私第

而妃獻髮事也肢體婉轉鬢雲高蟠猶蔚然如生垂一細縷殆長逾其身左手持右手剪精玄入神玩之疑便欲斷然小女子跪托一盤承之面貌結束亦復飛動韜光執挺遙立別一寺擊奩盒之屬意狀幽惻而莊敬凡事八則係李氏澄心紙白描人長不過今五寸每紙不過三尺通為丈夫三十六女婦六嬰稚四君臣夫婦僚佐賓友侍從之異品喜怒哀壯談笑奉事之異情憂勤忠節才略放逸委附之異務人能識之伯時父又自疏節史文手鈔每冊之後覽者瞭然矣所以重者伯時父之藝其一而又託以鑒古之為世勸懲也子既獲觀因思所以解其嗜想於一晷之後故志之云耳

宋徽宗畫猫記

畫猫一幅用箋紙今尺高二尺有六寸闊半之為猫三一質純黃面特白立前足正視一雜斑質為璵璠文孿足回尾繞其腹一白者正面熟寐三軀相支依毛彩錯互細察乃辨神狀生發若將鳴下有錦藉上方題曰宣和殿製次行曰賜貫貫字下印曰御書之印蓋賜童璫者為某寺僧所藏紙質多黧黧僧云繇初藏迨今三百年師迹傳護護太密故多經梅蒸以

然豈貫括花石時行李所遺耶嗚呼其爲具微矣而
余感六焉固陵與璫相得極深密賜受之頃張參赫
赫運去物革君臣意契漠然而物蹟斯存焉以貫娛
玩更以此爲貫娛玩爲情篤矣而貫終以饕啗赤子
酬禍於君報之反也如是當其時厠廷列食太倉多
不捕之輩相乳鬻恩與義府柔害等類不足以禁圍
鼠輩帝之不察焉而牝牡驪黃之計亦失其類矣哉
故曰帝王之學也緩藝帝不知以藝而尾其首矣然
而今世學士藝工何臻是之寡哉浮圖氏法以空爲
宰其守執之力乃更嚴於俗此又俗劫之可慨於空

門者邪感惻旣繁因復託諸誣諷焉其詞曰

宣和殿裏多魑魅一遣三往願驅除錦鞵綺質光煌
煌鼠曹闕藩乃相乳風流君王趙八郎奎文炯燦浮
貂璫玉府一斑墜九土返壁不隨花石網茂苑伽藍
慎扃護夜夜愁防六丁取葉公之龍未躍去老僧高
眠哭群鼠

陳氏藏宋元名畫記

冊聚宋元名畫自徽廟而下凡若干事皆只赤方圓
小幅題詠悉舊迹陽羨陳子徵之以豐賈積歲而成
焉眠山川坐木石通語百載之上趺足酸目衡著心

腑不可除謂予幸叙列之嗚呼天地山川陰陽鬼神
人倫隱顯動植生化龍象魑魅之疑渙軒舉挺露無
名之與師罔象之與尸太鴻之與期孰得而知惟人
焉而參之法象竒偶利用出入英靈之發掠彼樞軸
注我心手而圖繪興焉無聲之造運著而圖繪作後
世不傳其死也者而造運亂吳犧之川川蒼史之
吾未及論陶虞星辰山龍作明以來頂漢踵唐文
生秀人之玄蹟邈乎悠然而二代君臣典刑之存有
如茲冊所萃其圖繪之錚錚矣夫其存之難其萃之
難夫人喻焉居然無煩詞矣惟諸老甲乙盍聚其精
神流行兩間微之顯競爽錯彩更互師友虹發鬼護
信為重於有家之文獻而吾陳子遨遊其間始見茂
面繼見茂心終以弃去肖貌而結融萬有與造運者
偕則茲冊之重吾陳子也庸詎供兩瞳子夫

九歌圖記

杜君九歌圖向僑余舍手造藏四十年矣今持歸吾
子儋以詞賦不遇者靈均以詞賦遇者長卿長卿視
屈猶子視父也蓋才為時低昂如此今士生盛世苟
抱一藝必庸焉至有獵極華要者尚何云遇不遇哉
子儋才氣與年皆似賈生初遇漢文時一蹙千里在

朝夕長卿不足云也至探幽寄野斫青光而寫騷時
歷屈壇或不盡一級余所以遺之者殆將以屈況其
才司馬況其遇云爾

畫魚記

畫雜魚繒一幅衡六尺縮三尺有半爲水滿繒中作
大鯉董三尺昂首振鬣尾撥刺掉而未申遠觀巍然
蓋以主群鱗也餘魚散處四旁鯽三金鰕各二鰓鯪
鯪各一鮓五鯊九餘悉鯿而別其狀體員而銳喙如
鯽之數體如鮓差巨而有赤文數亦如之首體特豐
困蠢而色穢雜者一體極細鱗鬣未具而微紅者十

有五直者橫者順者倒者躍而疾者伏定者大者高
尺小至於寸分鱗之類如是而不覺其多焉蝘蟀蝦
各一介類止是而不知其爲少焉芟葉萃蘖淹汨溶
漾甚有真意其隅識曰直仁智殿安成劉節寫知節
爲官司人未知何朝意 宣英間也外大父陳公持
視允明竊觀乎鱗之大有眷千里鬣千仞以逮乎尋
丈尺只瀕洞泱漭之間升沉怪幻厥爲雄標竒觀超
茲圖者濶矣而未有貴者焉曾不如毫棲墨寄乃得
文章以傳非繆乎哉又胡始真假之擇幸焉耳不幸
焉耳是未足以知夫人之所遇然哉即觀乎其假者

昔之名圖神繪又孰少哉徃徃雲飄花墮矣而茲圖
也得君子焉因而宗之應弗遽腐滅已又未足以知
夫幸不幸之不出於良庸哉允明承教久莫為復暇
日諦觀而感焉因託為記云爾

新刻震澤紀善錄序

宋史言著作王先生信伯不著書然木鐘之扣門人
不能無書紳之圖也故周憲氏有茲編然以為先生
之道盡於是固不可以為不須是亦不然也使憲輩
聞而不錄先生之道遂無聞於世乎雨露之濡也不
能一日而徧天下苟有被之者欣欣然向榮矣茲編

一話一言類有以淑人心聖模審理義天下後世
人得見其一言一言之澤也其言及於一人一人之
澤也豈獨一家文獻之徵為子孫百世之幸而已乎
初淳熙間靳守施君以茲編與先生文集同刻之郡
序今先生十一世孫觀既重刊文集復別鐫此俾可
孤行焉嗚呼去先生四百年而其言復為世惠觀之
心即憲之心亦先生之心也又可以見君子之澤不
斬于五世而賢子孫之所繫不輕矣新本既就允明
謹叙其故以為被先生之澤者告云

高陵編序

宋滕歲作孫王墓記洪武中盧舍人熊辨之諸賢表
跋歌詩前後班班亦可以觀董綴一編鐫諸東邑黃
文學應龍之私筮吾黨朱堯民取第次附益之而沈
潤卿以入刻然後不泯夫封于祠孔昔君用譽史郡
國者丘壟之載不可缺已而爲事至於無所爲者而
義見焉於是亦有以識堯民之義也吾郡新志屢艱
于成異時有良史治郡書則是編其中流一壺也歟

考德後錄序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延陵文定公沒既葬
嗣子中書舍人嗣盛取所受 兩朝誥勅諭祭文及

碑誌銘狀誄挽之屬類爲書曰考德錄允明從二三
子讀之或曰言止於書乎曰書不盡言其要也德止
於言乎曰言不盡德其稽也蓋凡公之發於家則教
淑於士惠飲於州閭其立於朝則道格於 天子義
孚於百辟而福蒙於天下咸無得而稱焉及其既往
而孚者思義淑者思教飲者思惠蒙者思福不能自
塞而始爲之言蓋其德猶風雨之澤草木巖壑苑囿
施被無間而得者各自以爲懷言之者猶濟者之誦
江河憧憧皆是而不必人人之能言也雖 聖人於
是亦付其全節備績於公萬世之信書至贈奠易名

之際且概致其旌勞崇舊之大畧耳此其勢也昔之
哀三良者黃鳥三章哀公誅孔亦三數語有煒一編
天綸昭回宗工皇士鴻製森列布之四方維公生榮
死哀之繫蓋曰言之文者行之遠軼秦風儷魯記以
縣諸不刊或讀者終卷而思見言公之全者倘以愚
言而少慰焉

遙溪詩集序

西川熊君氣韻粹清少以毛氏詩取科名 天子使
為學者師先主蘄之武陵改薊之房山又改吾郡之
吳今轉于長洲雖所職在經術而故抱詩癖不一日

廢吟事宦踪之所履東西南北撫心觸物臨人接事
歡欣而感憤扑蹈而戚嗟流達而沮縮酸醜而甘苦
以至飲食夢寐謔浪笑傲一寄於聲焉既久而富次
成數卷謂予可以參印授以乞序試觀之祁祁乎晴
雲之多態也湛湛乎秋川之濯石也欸欸乎疊疊乎
布粟之惠利人也蓋其志在兼善故其情和而不流
其守廉謹故其詞怨而不怒其行已孝友忠信故其
氣醇厚而有容余恒怪時之人媚唐而媚宋元人學
唐而礙今之工者乃猶不能追之反師宋而又失故
步遂致連卷愴囊地自為派人自為格其升也若謔

其沈也若粘如是者亦獨何哉君之詩尤長於五言
蓋非唐莫擬擬之久而化焉每若合契夙出他作之
上耿耿乎廟長卿之長城蕩信明之楓江予謂可孤
行焉君名永昌字某世家忠州之豐都遙溪其因所
居地而為別號者也

重刻中原音韻序

有文韻有詩韻有詞韻曲韻有古韻有今韻古韻出
於六經作文者用之古選詩用之今韻出於沈氏近
體詩用之詞始于唐盛于宋以迄于今其用韻猶詩
也惟金元北曲乃用所謂中原之韻蓋因其國都在

幽燕之區河洛相去不遙其方言如是也故為其言
者每詆詩韻之偏而為詩者則至今猶不從之我洪
武 聖人亦既命儒碩定正韻如其說矣詩韻姑未
論若北調之製可不嚴於此耶余也好樂故嘗自負
知音謂四十年接賓友無一人至此者頗有言樂之
書茲未遑似諸人每浩歎今日事惟樂為大壞未論
雅部祗日用十七宮調識其美劣是非者幾士數十
年前尚有之今殆絕矣不幸又有南宋溫浙戲文之
調殆禽噪爾其調果在何處噫嘻陋哉大河王將軍
廷瑞俊邁士也既刻詩韻復欲取周德清中原韻入

板以示予予爲之喜甚凡正音之說德清全書言之甚詳因稍爲括取要旨數節授之令列諸前庶覽者可得其槩也繕畢就梓稍引之云爾

刻沈石田詩序

唐人以詩爲學爲仕風聲大同懽性畧近其間李杜數子傑出然而格有高下音非遼絕猶十五國各爲一風可按辭而知地唐亦然爾斯其美也宋劣於唐居然已其有傑出若楊劉歐梅錢惟演王元之林君復魏仲先蘇子美晏同叔王介甫惠崇之流猶唐聲也無已刻志少陵蘇黃亦爾雖門行若別而堂室暗

符故能豪擅自任然使孔子復生則有若瞠乎避席矣流及國南曾戴去非數子猶師道也洎至能務觀廷秀又自蘇黃而變然轉與宛而趨暢懽或傷率易而鄰訟辨矣或以宋可與唐同科至有謂過之者吾不知其何謂也猶不能服區區之一得何以服天下後世哉 國朝詩人其始如劉崧林鴻輩以至四傑十才而來班班然可知也有不以宗唐而勝與沈公獨醜消流橫放四海一時風騷讓以右席嘗試觀之唐與宋與衆或未知我獨知之蓋其家法固主放翁而神度所寄唯浣花耳是以興觀群怨君父動植已

發之而自慙人推之而莫辭號為我朝詩人謂其音異唐而猶挾其骨也不然徒以其語將不足以望前輩諸子况其上者乎公始愛子深其子雲鴻又余表姊之家也辱公置年而友昔命雲鴻持詩入編倩為簡次皆公壯歲之作純唐格也後更自不足卒老於宋悉索舊編毀去後學者皆不知此余猶為惜之不已今人重公詩亦多震於聲爾公學練左氏傳平生語言義理皆左與杜也其集稿甚富稍有華氏沈氏二刻本淮陰王揮使廷瑞又以所得百數篇成刻請序聊為一言之廷瑞好作義惠事觀沈集中贈其

詩可以得其人

潛菴游戲引

王潛菴有成已成物之惠有獨樂同樂之趣才人韻士為樂府以美之者成卷潛菴亦有答報雙調一章并自述諭俗南曲數首主器蓋臣衛使彙而梓之噫方潛菴在時吾輩相與舉杯歌嘯命童子撥絃度拍以樂青春桃雨落紅麗日將暮此詞足以發胸中之耿耿今潛菴往矣子敬之琴山陽之笛吾儕固不勝感慨然潛菴達者也吾輩臨風對月試理舊腔潛菴得不又為赤壁之鶴敲門之竹與我等賡和於形骸

祝氏集畧卷第二十五
之表耶因為引之目之曰曰菴遊戲

祝氏集畧卷第二十五

紀叙

杜愨古易序

門人杜愨以為晁氏呂氏朱子所定古易但復漢初之本皆為近之而未合孔氏之舊乃出己意謂羲易獨八卦象有畫無文亦未立名因重因重出於三代文王命名而作彖周公作爻辭孔子十翼以說叙雜彖傳象傳繫辭文言為次亦皆有旨此乃漢前未亂之易古文本也乃定以羲皇三畫八象為一篇文彖上下二篇周爻上下二篇孔翼十篇共十五篇書成

不以示人獨持謁余請序余雖一日長慙治業不尚
章句慙質穎力勇一旦發此具有叙例又作辨註圖
說以發摛輔翼其書曰周易餘義以成一家言自云
入山啖菘幾三十年方得之其勤苦如此亦勤矣大
率聖人之言簡而遠裕而周學者隨其所近求之無
弗得會之無弗通况易之精深幾微豈庸士能測由
孔子後至于唐述者如是其繁雖其書今在無幾其
間英玄之流遂詣曠得亦安可誣吾意非無知此者
要在鉤發賸隱置畧章句擢玄緼而遺粗迹得意忘
象如負苓笑王通之魚兔即康成輔嗣康伯仲達輩
其遐邁顛確如是迺不知乎蓋亦姑从簡便以爲無
損易之大致云爾且昔人之講重卦命名之說亦多
矣慙此本固亦宜存以備後來參訂其廣之勿秘也
杜爲吳中世儒高隱之家慙爲淵孝先生之孫余師
僉憲先生之子志夔而行狷篤學力貧不苟諧一人
一事游神風埃之上有軒舉霞外想奇士也

西洋朝貢典錄序

西洋朝貢典錄者所以叙海表列國之事辨方域列
山川計道里陳土風紀產育述朝貢以闡王化錄建
設以美使才備國典之實錄寄通覽之遐志者也若

昔先王乘龍守寶則莫不重于輿乘夏貢周方涉筆
聖作史漢志地粲在指掌後史繼起損益可知大槩
成於革代之士掇當時之聞見以附前典之同異至
于蒙古自夷據夏號稱廣拓然此西溟南漲挺而不
宿我高皇帝出震行乾威德邁古率土來王不貴
遠物太宗修文爰務通道始有剖符之命包茅
之徵中人鄭和等飛星舶於天池耀皇華於鼇極然
後章亥舊步載纏膝鞞張騫異種倍收筐匭前後輶
軒互形方策雖稱實錄猶未會通言而不文行之豈
遠黃子勉之生乎華文之區而遙攬恢詭之觀隱乎

一尺之几而慮經六宇之闊游乎熙安之代而慕馳
奔奏之辰間氣龐博時而出之握槩隨襟是有此作
其爲書也法班馬叙國境所在風俗所殊法周官叙
田畜法山海經叙山水鳥獸草木法禹貢叙貢物每
一島末復著論以該未盡事事有微言言非億剛柔
錯布譬繁星之麗紫霄綱網有條爛璿珠之綴藻冕
信乎逐南左之良匠追卿雲而我儀者矣嗟夫斯今
之世作者寂寥或辨性較禮附麗經師或獵瑣浮尖
依侏文苑以子之器何不高譚五經富眩千軸豈其
意役於齋荒醜雜之形而甘似於下喬入幽之見也

哉吾又悲夫得黃子之心者寡也將其明發有懷思
輔明王弘際天盤地之治也思效使能以達尊華馭
狄之策也思豁耳目以抒籠山絡海之氣也而重慨
夫橫絕英雄微纏於三塲二試腐章屑句之條律曾
不若奄尹僂臣銜天言蹈地維行志吐氣以碌碌珞
珞如也故去彼取此褻糧躡躡孤蹤千里訪鞮人於
海澨諏黎老於葭廬閱七龍易七臺而編始成前史
異今置而弗溷或涉疑舛時議及之以於西洋特詳
故題目云爾其間演論數右張旌能無隱憂豈徒騁
藝曩時太傅太原文恪公嘗謂黃子中秘亦無諸國
風土之書春官所掌不過朝聘表章方物聞有此撰
愛賞良深而未矚其就黃子不妄比人上唯王公下
猥及我今王公旣沒我當叙之是故望英主豔偉功
愛才猷乘桴非願放海皆準進繹宣尼之麟管退颺
子長之轡絲則典錄之用是黃子之志也

書漢唐秘史後

寧獻王撰漢唐秘史二卷自叙及安王跋言

太祖皇帝觀唐史後胡寅斷辭因命王爲之書大意
主於戒偏詳於恠亂淮南王母張果輩凡後人所稱
二代雜恠詭事徵采最繁多不自正史出也至極鄙

褻若武氏如意君高力士假妻小說之至靡者往看
裨書猶以爲設託此悉入大筆載述鑿覈又特承
宸旨而爲其敢以無稽云者勦消之邪蓋王意纂輯
奇編閱牘叢萃其邸王浩獵而爲之固易若徒出不
經之策外人亦能之更不敢爾

約齋閒錄序

約齋先生俞君寬甫吳之鄉校師也秉操貞介守道
篤學慎文簡出泊然安素其爲學也好劇殫飴勤彰
逐月外視權要若仇聲利若漚黃卷賓主墨訂朱讎
日與古哲者游蓋皇甫玄宴之流也寄業函丈姑應

童蒙之求僅五十年鄉邦之徒先後百數去而化之
嚮善知耻殆有潛助風教之功焉嘗結同袍爲社以
相切磨若張雲槎南伯而下凡十餘輩月以朔望一
人爲主具鷄黍脯脩宴會齋館必有詩篇唱酬雅歌
高談以畢舒景餘三十霜其樂有王公不能得者已
而漸以彫落今獨君巋然存爾予自布素交君亦且
四紀今或二毛相顧襟禮不異曩昔其嗣弁字子容
鳳毛蘭種世其儒業尤益親予比持君所爲約齋閒
錄二十卷示閱屬序蓋君締簡倉箱充飫耳目暇日
以其胸中千卷摘類爲此皆其平素繙玩有契意處

便爲劄記至是因整比而成之非其學之全也然攬者蠡測亦足以得其鑒裁之高而有勸懲之益矣唐人爲稗虞之冊各徵見聞不事剽襲宋之述者倍繁自一二大手外竊掠複疊多有可厭君書每少引故典而收拾當代爲多此吾所謂高者書之部類第次亦有微旨觀者當復得之

泮溪崔氏族譜序

泮溪崔氏族譜重修於處士雲其孫太學生澂又益續其世捧副見示閱之譜凡十有一世始于五八秀才雲當八世澂之言曰澂聞諸大父大父聞諸族中

之長曰先世揚州人本姓鄭至六七朝奉府君爲宋武臣靖康避地東南僑湖州之長興遂易姓崔其子百九秀恐失本姓因兩存之而徙吳江之泮溪以迄今而姓則竟從朝奉之易澂又稽諸廟主之陷自六世以上皆題崔鄭氏其後乃止曰崔又稽諸舊譜一世祖曰鄭五八秀才其子曰崔鄭六七朝奉則知加崔始于朝奉無疑鄭爲本姓亦無疑今當削崔而還鄭又無疑矣今譜第因舊本而繼書之前無所與變維茲說則非言不章抑凡作者續者之旨皆覲于執事者以詔吾後人允明曰審然則曷爲不正言以明

示之乎激曰慎傳疑也允明曰善哉譜一言以蔽之
所謂慎而已矣氏姓譜中第一事失今不明後則必
亂然與斷焉萬分一有誤則固不若傳疑之爲愈也
庸妄者至冒先他人則傳疑之善子其勿惑抑豈特
氏姓一端世次慎則昭穆正矣稱號慎則傳遠信矣
行治慎則功德著矣失身慎則懲蓋生矣行第慎則
宗支定矣嫡庶察矣疏密彰矣承傳慎則永以弗隕
矣凡此皆譜之具皆以慎焉則譜之善其至矣若夫
根柢於親親尊尊合異而同以之崇天常而維有家
則固必繇此善也以出而作者續者之旨悉萃於茲

矣凡爾後人尚相與鑒諸

蘄州甘氏重輯族譜序

甘侯於夏以其國氏至盤爲殷王師周以國封子帶
或曰姓始此入春秋有德秦有茂羅居丹陽漢有延
壽吳有寧晉有卓咸昭列世史至戰從許遜學神仙
圖經言上升逮五季從矩仕南唐左鈐密始自潤遷
豐城生禎仕武功大夫右軍衛前總管充左平野指
揮第一部副兵馬使申報本部公事檢校國子祭酒
兼監察御史上柱國後佐宋祖封豐城縣開國伯生
宗襲爵生令緒居唐福生茂筠茂筠生熹熹生量量

生靖靖生禮禮生遐遐生宗明宗明生有文有文生
永堅永堅生景山乃徙蘄生叔杰叔杰生正德正德
生雨雨生應模應模生文燾文燾生某某生某某生
廷震廷震生仕英仕英生做做生瑩瑩生澤仕吳縣
儒學訓導所受世系獨宣德間應模墓爲人發纔得
文燾所著碑陰誌稱禎一世祖應模當十六世弘治
丁巳澤遷太倉州儒學學正一日與同寅臨川鄒君
元潔語及家世鄒君曰予內氏即豐城之甘也澤曰
噫豈是哉鄒君固好義者立邀舅氏希聖挾譜以來
叅對誌譜果脗合而向之闕者以續世次不爽且圖

傳登載詳甚澤捧讀驩愕以爲自天而下乃悉授允
明乞訂輯之乃爲統併植本而剖剔枝條造爲蘄州
派定譜如左凡譜揭圖於首表綱也傳次之疏目也
誥誌次之備事也舊序述又次之廣稽也他文尾焉
周遠也傳則否畧也禎載豐城譜明甚而誌作積蓋
時族人爭掩穴苟遽傳錄而舛或塗沙迷漫文畫亥
豕乃類積未可知也誌謂永堅爲十一世今自禎數
之當爲十二蓋其誤亦猶禎積二端之類而此從譜
追始於從矩則實乃十三世而應模乃十七世爲真
也誌言正德生雨雨生應模而譜作正德生百七百

七生慶孫繼百七爲雨行無疑而慶孫繼孰爲應模
亦未可知也又譜書允堅誌作末譜書叔杰誌作傑
此則末允訛於聲相近杰即傑異文也凡此詳說之
而傳疑不決焉慎也若夫譜之隱而顯而離而合則
皆天也天者理也莫之爲而爲若不與於理而輔彝
教長孝仁一家之私而大化回合若有意焉實理之
自然也於乎莫之爲也而契諸理且曰天意也當承
之矧上帝初降我衷孝仁彝教之根柢其理質核而
付畀執持之綿固終吾生不可一日違焉以承天意
者宜何如也於乎宜何如也作譜序

莆陽林氏世德圖序

海內林氏皆出黃帝而祖比于上下數百年今無盛
於閩之莆矣允明嘗從今南臺中丞公待用緡察世
錄本祗條枚乘載甚詳密蓋自銅盤銘丘竹演派
景龍氏族表元和姓纂名士傳人物志溫彥博李習
之等碑述三仁建德九牧流慶煌熾昌蔓噫其盛矣
公又示歷世繪象昉於睦州繼以九牧以底于公系
二十輩爲之列贊目曰世德俾作叙系自或者以程
叔子疑繆於一髮之論徃徃後此夫芻靈木俑靡矣
彼鑄金懷忠雕木廣孝君子不廢至于麒麟雲臺凌

烟之作驅逐旁求之華塵吾獨不得以是比於裳衣
宗器之萬一歟故曰君子不廢也意者君子之所以
孝也則因而進之其骨幹忠孝膚肉遺則血脈典秩
毛髮文華而秉執精神含蓄元氣以致象賢保遺之
力來晁雲仍後世萬子孫無替也則圖也者直羹墻
乎哉中丞公禎符當世其出處如睦州勁節如邵州
文業如江陵餘並無忝於乎其坐食於是也久矣夫
予敢集詩以謂公以至其後人蓋曰惟其有之是以
似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江陰夏氏新輯族譜序

維嘉靖三年春江陰習里夏氏再輯族譜成請其友
長洲祝氏叙記之於戲善夫夏之爲斯譜也其文獻
之感而展者歟昔先王懼斯人之淆其生類而禽也
薄所厚厚所薄用弗戚戚䟽䟽而顛也懷滕室宮遂
必至於塗陌而草木也於是乎有宗法之建以尊其
祖以敬其宗以繫鞏其條枚以長其仁愛忠敬之心
而成其孝慈友睦之行以迪于皇彝民是用又而勰
聖澤潤王章儕而世政苟宗事敦焉宗法廢而譜謀
起自魏晉以至隋唐凡厥士庶姓氏族望官有簿牒
家有譜系簿牒定選舉譜系別婚姻立局署置圖籍

郎令史掌之中正功曹據之於是乎民無弗譜之族而又有知撰之士私有輯述之儒若王僧孺徐勉何承天高士廉柳冲路淳韋述柳芳張九齡林寶之徒百家百官譜姓苑官氏志氏族志姓系錄開元永泰衣冠諸譜韻畧姓纂姓解之類篇卷詳博荐振斯道爰及其後國萃民散棄而弗庸迨於歐陽脩氏用其畧以表唐之君相仍自作其家書蘇洵亦創爲之其規小異近世大夫士或作或否作者惟放二家而爲之非先王之制亦先王之意也是故先王之於人也聯其散以堅其合後世任其一而趨於分至於今

之所作則亦畧隨近體而存其意云爾矣然猶有不爲者非先王之所糾以自棄於皇彝之外者乎若夫爲之則美矣柰何好聲夸俗熾乎其曾懷乃且文瞽實私尚公僞滅誠以敗其仁愛忠敬之始志於是乎簡編具而心行違其尤至乎搜華祖異以易背其先始以廣孝而不孝是終又將焉用譜爲以余之見觀今之俗愚賤不爲已富不穀不爲已富穀而爲則多踐於夸以僞庸弗悼與蓋夏氏於是乎免矣夏寔聖後莫非文命之流而譜弗援焉乃始乎竦而弗諱遷焉風聲麗於王言行誼燦於文苑天叙有悖典禮攸

行不亦善乎斯文也始作於處士雪洲觀繼修於雲溪蒙茲乃再輯於太學諒帥其父易軒順之教而爲之書既善矣繇文以稽物仁愛忠敬之心茂焉慈孝睦嫻之行昇焉冠昏時禮重其世也生養沒藏備其孝也齋祭時思追其遠也義倉苞篚博其惠也詩書瑟琴章其教也俎豆宴享泮其黨也笏綬夙夜移其忠也無墻閭螟無牝晨蠹無色博鼠中胖外上型下前築後可以脩身可以齊家可以化鄉可以達天下故君子曰夏氏之斯譜也善夫可謂文獻之咸而展者乎信斯言也可謂文獻之咸而展者矣

跋鍾元常薦焦季直表直蹟

弘治初客從越來持鍾元常書薦焦季直表示予察驗真僞將集諸博文家予未敢決亦以歲月綿闊已甚不能不傳疑也後乃歸之沈先生啓南家先生長子雲鴻爲予中表姊夫更諏於予予應之猶是也他日外舅太僕李公閱而賞歎不置特爲鑒定題曰此千二百年之直蹟希世之寶也然後衆論乃定公又言曩於秘府見二王書二王書則人間未聞影響二十年前有以十八字爲右軍書嘉興人以重賈購去然固亦未能決者也

跋定武蘭亭

聞為定武刻謂必神彩英豔發閱乃木木如大不然者徐察之然後見至神極彩在太素渾涵中蓋事物之聖者必如此定武本有肥瘦此或是肥者又前有二郡名字此無之而名賢標記來自甚明真當為世寶今藏吾黨良惠沈氏屢觀敬記

跋王方慶進唐臨晉帖

萬歲通天二年四月

行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上柱國琅琊縣開國男臣王方慶進

宋太宗刻閣帖皆當時善書者摹真蹟故唐臨不入雕鏤數百年來猶在人間然亦不完矣描貌之手為

冉閔具體上也有若之似亞也後來多陽虎耳華公藏之真是絕寶予曰幸哉今日得從公見冉閔

跋藏真千文

藏真書向獨見婦翁太僕李公所藏一帖耳今復觀此蓋方岳顧君所藏玩之不足謹志歲月以自幸耳
辛酉二月望日

跋王右丞畫真蹟

嗟乎魏晉六朝之蹟予不得而見之矣入唐固當以輞川為宗祖山西有摩詰四景山水石本四方方尺有只薛尚功輩題識徧其上繪事豈金石所能辦亦

存甘骨肉大都耳可見在當時已稀闊珍貴之至故
謀及琢磨而况於今乎倘能見之非人生大慶快邪
邇來聞有一軸在親軍黃君所昨者乃得捧閱大內
後宰門有丹漆巨挺一以支北扉不知幾何年矣成
化間挺偶墮地破乃髹竹也中藏卷三其一即此事
聞進御重瞳一閱明日左右請所歸掌時親軍伯父
司禮侍側上遂以賜之親軍云爾圖用細練高尺
二寸長四尺奇前後周完末下正書三言曰王維製

跋褚摹右軍枯樹賦

河南存筆在人間者數十年來特傳有楔叙一本在
故祭酒陳緝熙先生家號爲真蹟而今亡矣此外雖
贗本亦罕經見此枯樹賦殆是元人繙榻其中不勝
褰裳濡足之苦其外正若桓大將軍之於劉司空甚
多似而多遺恨者後有鼃補之跋却是真手筆辭氣
筆勢皆極超拔矯然游龍金陵人家蓄之請予鑒玩
因書云爾予見鼃書前此止一小牘不知其精絕如
此也

跋東坡草書千文

比鄙之夫居鄰大閱之場旬朔見大將軍帥數百士
入塲校獵數騎張弓發矢馳馬回旋幾匝鼓進而金

退頃刻而止曰戰陳如是已甚則彎桑折柳效之自以爲不大相遠一旦此將軍統十萬衆出塞橫行匈奴中魚麗鶴列翕忽開闔變化若神戈矛弓矢之具擊刺向背之法與向來故步如不相關者鄙夫見之然後魄隕魂越始知兵法乃如此今之學坡書者故未嘗見其豪法使觀此帖其隕越失措何可免也帖在練川沈文元因出共閱輒附此語何日相與請正於閣老延陵先生必有教吾二人者

跋米元章泛海等九帖

范至能說米書初自沈傳師來後入大令之室此九帖當時已入秘苑後有元暉跋今在黃輕車家前後具完尚昔之粘綴也其一帖評唐人始言草法不入晉格徒爲下品此固通論殆亦其實錄邪麝煤鼠尾熏染終歲所成若此今之學者亦知之乎

跋米九帖後又書

米九帖中其一乃所作海岱樓望月絕句三四云天
上若無修月戶桂枝撐破向東輪一詩凡書三過寂
後者又繞書其旁云凡四五寫方有三兩字佳信書
亦一難事其用意如此海岱即海岳之謂又知嘗有
此樓東字旁又作西字猶自未定

跋東坡王仲儀哀辭

長公王仲儀哀辭淡黃綾界蘭亭行書前題武寧軍節度推官蘇某體度莊安氣象雍裕中和大成書之聖者也

跋蘇滄浪草

蘇氏父子兄弟以文學鳴汴都盛時傳家筆劄擅聲翰府子美尤稱獨步贊者謂花發上林月混淮水其旣遭一網之打殘草碎簡留蹟極寡後朝廷重購於其家家裏數簡上之皆才翁筆也朝廷不知其家亦不知也此帖董良史氏所藏今存中丞陸君家允明在南京中丞出示撫玩竟日平生昉見之耳意謂根本大令而得於張長史爲多第前人未嘗論如此如其鋒穎秀削清勁動盪則花月二語亦頗得之

跋米榻蘭亭

楔叙真本自溫韜棄擲人間雖淳化之君購募而不得故不列於閣帖當時士大夫各以所見本臨榻各因其材所偏近者而得之然每披閱未嘗不見右軍之一班蓋如大成之聖爲其徒者具體一支皆有益於後人老米此本全不縛律雖結體大小亦不合契蓋彼以胸中氣韻稍步驟乃祖而法之耳上下精神

相爲流通吾輩試窺其同異之際必有可言者此正
輪壘妙處也今欲拈出噫欲識柳下季只看魯男子

跋文潞公三帖

右潞公手劄三劄不過數十字而辭意藹然資政一
帖國謀友誼尤見素懷字雖不甚置意亦時有唐人
風致非無師法者蘇文忠謂公綜細務雖精練少年
不如貫古今雖專門不逮二者於此帖亦皆可見

跋華光祿藏宋代遺墨

右宋代遺墨十有三人思陵二米南宮二歐陽文忠
公韓康公張魏公山谷老及林和靖陳簡齋張樞察

朱文公岳侍郎珂陳叅政自強各一而秦檜以當時
人元夔子山柯敬仲蘇昌齡倪元鎮以題識皆附之
通十八紙 國朝李布政昌祺詳系卷尾今爲光祿
華公汝德所藏高宗所書是李詩米是王畧帖贊中
語及太宗御書贊餘皆劄啓忠定與趙忠簡簡齋與
向薌林餘皆一時僚友姻眷或袖子輩大抵謁謝報
荅日常事然如歐林黃朱上不諂下不瀆自然可慕
張岳雖狗時儀尚多忠實魏公簡齋專談國事簡齋
間及時政魏公憂其君之目疾喜椿錢之多入勸忠
簡以戎務責成於已而專養氣以伺之其忠亮皦然

特殊簡齋報薊林以廟堂用其名而召曹成昇薊林
宮祠又報李忠定帥湖南且云李在福州已令分韓
世忠一軍便由汀州去朝旨甚嚴必已就道亦喜辭
也諸人以書名者如米黃張三氏人多見之此帖黃
當是盛年書然云失牛兒牛兒是知命子知命已先
亡歲月亦可考今未遑爾昌祺云米詩不類其書余
審察實是但淺目不識夔倪所稱辨右軍之說是跋
王畧語也又太宗作真宗亦誤樗寮數筆特豐潤茂
密輕重得所卓異他日書他如六一則莊安寬博晦
翁則真率簡古林處士岳倦翁類歐公而林稍馳驟
岳尤矜持猶存翰墨家法子華任意而已德遠去非
自強皆晚宋一種字陳稍藻飾忠定轉柔弱蓋功不
暇也秦老想亦效米而不勝褰襦之態大率觀古人
手劄可以四科求之言語文學一覽先得或諮官業
謀家務可以知政事理致短長意度寬猛大小可以
觀德行今求之斯卷其具者亦多矣獨茲檜厠之多
欲削去余語光祿曰勿削此它山之石也

跋蘇文忠五帖

右蘇文忠五帖其一與郭廷平二與中玉提刑廷平
不知名提刑不知姓所言報荅小事外獻蠟帖極言

蠓之美至今叔黨勿宣傳北方君子恐求謫海南以分其味蘇鈞秀才帖言歛研發墨滑潤雖非絕品亦不必它求閔仲叔不以口腹累人公人品絕世豈以一蠓秘於人大率寄其高逸之韻如以啖荔欲長作嶺南人游事奇絕而不恨死皆此意也然復以此望於人可見其視世滿目皆同志君子也即品研之旨亦然何其闊博大人至如此帖在朱子儋所後一紙爲叔黨題郭熙平遠三絕氣度正爾與乃公相綴屬尤可敬愛

跋米書天馬賦

南宮與眉山豫章蒲陽擅聲宋室近時學者寡師王氏宗祖必先事四家爲襄陽之學者大氏步入狂狷允故亦願學而資力兼乏乃不易爾而亦不易以語人此天馬帖爲梁溪錢氏世藏其孫昌言出示舒玩未終第覺法度森出與尋常之論大異高陽馮几之口不幾於誤人邪昌言請識跋稍附爾爾異時締觀着力或得畦徑一二當爲再議以易此語

跋宋人聚帖

右宋人遺墨聚爲一冊通若干紙書者凡十九人今藏予姻沈潤卿家其人爲蘇文忠公王荆公米南宮

趙王孫令時呂吉甫蔡脩王巖叟范文穆公韓侂胄
蔣宣卿外名無咎一覲一克家一而不氏想是鼂補
之孫仲益梁叔子又名光一衡一正夫一未詳其人
前兩人或是溫公與葉夢錫未可知又某鄉一某一
結字草異不可辨大帥皆自仁宗至寧宗時人也以
君子小人雜列故署題不稱賢所書雖皆尋常與人
諷報事情小簡札自高賢名家外其他小有才者詞
義字體之間亦往往可觀視後世羣輩不獨德不勝
才而并亡之者又不侔矣此亦係時運之歎然而薰
猶之臭果孰得而亂諸千載而下覽者猶惡其共器

且猶累善類之稱題也人心之嚴竟如何哉則其在
當時凡為彰輝旌別于朝野者其心即今日無少異
抑又何患乎天理之有泯時哉然彼且得以其藝文
之末而附廁珠玉之側以竊壽於人間世則後之論
者或曰質而已矣而何以文為者又如何哉此聖人
之教必曰文行忠信又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
於藝所以本末了然嗚呼斯其歷萬世而無弊也夫

跋山谷書李詩

雙井之學大抵以韻勝文章詩樂書畫皆然姑論其
書積功固深所得固別要之得晉人之韻故形貌若

懸而神爽冥會歟此卷馳驟藏真殆有奪胎之妙非
有若據孔子比也其故乃是與素同得晉韻然耳今
之師素者率鹵莽求諸其外動至狂惡又是優孟爲
叔敖抵掌變幻眩亂人鬼只能惑楚豎子耳亦獨何
哉可恨可恨卷蹟英氣橫發於其本書故是平生神
品尚古光祿藏護過於至寶老谷不死之神在華氏
矣

題米老著色桃花障子

元章畫故未見一日過閭門姜氏壁間縣桃花圖一
軸漫即視之見其絹極縝細卻看其筆正作樹一本

上發花葉茂密丹粉傅染瑩然妍爛氣勢益鬱甚異
之徐見下左角一印察之方董二寸作繆篆其文曰
楚國米黻始知爲公之筆更締玩之益悟其妙以語
主人亦始知珍祕後幾日過之不在壁矣今其人已
亡便從其家索之料亦不可見矣暇日臆其筆法以
世不多見其畫漫志云爾

跋宋儒林郎王大本遺墨

右門狀二紙請支米呈一紙皆王大本存彙予嘗觀
王氏世譜大本字立之官終朝請郎浙西安撫叅議
今按此狀前紙與米呈具銜同獨辭判府狀易奉議

作承議耳宋制階官承議在奉議之上蓋前狀淳熙三年六月所爲後紙則九月也以是知大本轉階在六月九月之間當時遷轉之制四年一轉以是知大本前任蓋已四年無出身人逐資轉有則超資至奉議則並逐資是未知大本出身何如也米呈無年號然稱乾道九年職田米則應是淳熙元年初紹興間舉行元祐之法階分左右史謂淳熙初宗室善俊請去左右字從之觀此則善俊之言當在春夏大抵古人遺墨類可以參稽國政家事凡此數端皆小節無庸深論然亦可以補家乘之一缺故先世遺墨之當重不特以手澤之繫孝思然也承議九世孫觀請余題其故因識此觀又謂米呈後銜書不完想以此不發此恐別自有故亦不必求

跋重勒宋太學生陳公少陽書草石刻後

陳公一死光燭千古史紀其所語高宗者在留李忠定斥汪黃及下親征之詔罪不進兵之將毋幸金陵二事其後乃言忠定請都江寧初奏之誤宜從後說即此書也今人見其碎諫鼓鬻內豎至輿櫬伺戮疑其所言必囋絕近訐觀此稿開陳事體展轉曲暢豈若是者哉史言八月壬午用黃潛善議殺東此稿書

八月二十五日所作其日即壬午也然則具草錄進
與遇禍皆一日也書中辭理明徹與其笑語牧吏之
言皆神度淵澄直善處死生者哉書云儻蒙賜盡於
陛下之威命則死實甘心或恐遭害於權臣之毒手
則死不瞑目故盡言以求死生之決庶父母遺體不
至曖昧而沒於是其死果得其素心矣書草石刻在
鎮江郡庠四方學士猶罕見之太學孫育思和取拓
本摹入木刻以便流布其志嘉而力勞天下良心之
同也予與贊其事刻成因稍志其故正德庚午十一
月三日吳郡祝允明題

祝氏集畧卷第二十五

祝氏集畧卷第二十六

紀叙

跋宋高宗付岳武穆手敕

宋藝祖得天下雖不以兵車要爲英武之君也至於
端王以浪子而失之於前康王以昏懦而不能全復
之於後二君之文藝皆有可觀獨無爲國之才耳丹
青翰墨藝祖豈有是哉而天下得失之效乃爾何哉
二君明其小藝祖明其大也此紹興與岳少保手敕
中間付屬之重處分之切期望之深非愚者所能然
檜讒而岳死於前敕猶兩人由其明小故反而大闇

焉回視厥祖所以用曹彬趙普與斥雷德驤之事其得失粲然矣敕爲光祿華公汝德藏不獨與君子之歎其亦君人者之永鑒乎

跋宋高宗付岳武穆手劄石刻

由三代而後先君蒙塵失國而繼體者中興則其賢不肖率由以分然究其理道是不可以成敗論蓋縣乎其智勇矣昔人有言項籍臨死歸恨天亡耀射殺追以示非戰罪斯羽繆也彼以攻戰爲取天下之務不知善戰者乃將帥事取天下在仁智仁來遠人智收英傑羽不知也斯言政可以爲若喻蓋創業以仁

智中興以智勇校然矣由三代而後試舉數世以參伍之蓋如元始毒建安禪懷愍執天寶犇以至於徽欽之狩者彼昭烈元帝卒不全復版章肅宗幸復而有間然唯光武爲能盡道究而論之則智勇深淺有亡之間而已矣智非鉤箝陰謀勇非戰克攻取自其乘不共戴天之大義以爲智之根本而至於擇相簡將相時審勢知幾決策燭姦破詐察君子小人之分嚴理欲界至之辨皆智也自夫厲卧薪味膽之苦志以爲勇之根本而至夫訓武練兵信賞必罰任賢去邪不爲勢回利疚皆勇也視權謀攻戰而大者也是

道也得之完者其效亦完而譽騰亦久漢世祖是也
得之而未完效亦視之而譽亦視之昭烈元帝肅宗
是也若建炎之人品其去光武遠矣校諸蜀晉與唐
疑可伯仲而實不及焉何也智之大者不及也昭烈
之任孔明晉元之任茂弘肅宗之任長源則可謂不
貳者矣凡其武功之耆繇廟謨之定廟謨之定智勇
是也其有偏全之間者則所謂成敗之天而其後來
之得失又係乎既平之後之敬怠此別一理也若高
宗者則異矣其君臣之間日夕之所論議未始不以
中興爲辭蓋不勝其紛厖錯雜前三君之時不聞費

冗若是也而效卒不逮焉豈非智勇之大者未聞乎
智勇之大者蓋如彼而高宗昧焉宜夫顛之倒之自
壞以資寇而委其事於豐敗大耻終其身與子孫數
世而莫之贖也亦可痛哉岳檜之不同立誰不知之
談者迄于今不二而反復其故職由諸此有國與家
者宜不是鑒哉而儒生斷史案亦可以旁證互佐而
得其情矣武穆受建炎手救甚多當時皆入檢括此
一紙壽春帖不知何一好事者鑱之石正足以重鵬
舉之忠冤悼九哥之昏風吾姻氏沈潤卿治地得之
以表于時諸文章家題述已富予綴此論相參焉

跋宋賜江賓王進士出身敕

句曲江秀才永年爲宋進士賓王十三世孫持賓王所被敕及同年小錄示予賓王紹興十八年登第注授左迪功郎揚州泰興主簿官終翰林編脩江氏胄蕃且華望其邑然賓王行業閱履他無考見其詳尋縣志無傳志近時所爲極蕪陋不足觀即問之永年亦曰歷世藏先遺物甚多三厄於火遂失十八九所知者如熙寧九年進士適道紹興十二年進士漢建炎三年鄉貢進士通道至大二年鄉貢進士鎮國初處士東輩與賓王畧著於志而凡公牒傳誌金石

之屬具守數百年而一旦亡之又傳兵戈時失之瀆惟此敕錄并他房所留世系圖巨軸在爾即錄亦已焚其一後造室於舊壁中得之蓋當時有二本一手傳於外一寘壁乃知昔人藏保之圖亦已周謹然非易墻亦亡耳宋人敕告傳于今甚多敕中語無必論嘗謂前代命官必有詞至卑遠若降謫亦然雖似過文然上下間情文固宜頗近俞拂之風本朝極簡重雖高位重寄若非綸綍之被不過佩片紙往蒞事行即上之使有豐德茂勲而非私家傳誌之播則一時後輩亦徃徃不諦其踐履况後世乎此亦事之

宜討論者也雖然士果志乎建德植業而樹聲亦固不以此就如賓王令聞之存亦不繫斯一卷也永年好學善文其耀世華祖者已自立行當褒然此固其弓玉亦紳盤也與

跋趙子昂書文賦

觀古人文可得書法觀書可得文法此具目者之能事也此卷所具亦多矣

跋趙書團扇賦

子昂書團扇賦近來頓見兩本此小字者先出精微妙麗所謂不能贊一辭

跋趙書韓詩

韓公山石句浩爛豪擅非細軟筆墨能發之而學士此筆亦復襟宇跌蕩情度濃至脫去平常姿媚百倍譬如聖后封岳省方德容正大琚袞和博擯相明習儀履安閑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可望不可學也

跋趙松雪管夫人與中峯手帖

右趙承旨手牘十一紙魏國管夫人一紙皆與天目幻住公者承旨所云悉爲夫人沒後與住商評欲修事薦嚴時承旨老矣音辭宛惻讀之可爲興感不知當時本老答語何以寫其憂也夫人以書般若得公

讚歎致謝云云皈依之誠尤爲迫切本之徒永定通
作一卷今歸黃輕車間以相示余謂三士咸從菩薩
地來所謂應以比丘宰官信女身而得度者因緣聚
會乃如此今皆還淨土矣學士夫人不能釋然於現
在之時予乃爲勘破於過去之日相對一笑摩挲移
不獨以其翰墨之妙而已也

跋錢舜舉明皇擊梧桐圖

趙飛燕舞在掌上楊玉環比昭陽微有肌爲盤中舞
宜也謝阿蠻等奏樂其旁而潞州別駕所按與之諧
則其素習可知雖微楊玉環獨無一盤中之人哉來
漁陽之鼙鼓不專在羽衣一娑娑也吾惜楊玉環受
誣已久漫因錢吳興爲一舉末減之手

題顧司封藏舊人畫卷

舊人筆雖有高下必走法度中其下者凡耳今人縱
佳者多以脫畧法度自爲高沈畦滅徑指作意外境
直愚耳凡可也愚不可也此段不知何舊人作

跋石勒問法圖

右石勒問法於佛圖澄圖一段元人遺製也自騰蘭
來法輪通流東華無礙時諸比丘亦接現神通而十
六國紛亂之際最盛姑以西來者言之如鳩摩羅什

佛陀邪舍竺佛念之在姚秦菩提達磨之在拓跋魏
曇無讖之在沮渠涼菩提流支之在元魏求那跋陀
羅之在劉宋等或以禪定或以呪術或以翻譯隨機
應緣未可悉稱如帛公之在石趙尤神也當時夷狄
之君類皆憍慢頑凶在十不善業中爲生活而徃徃
崇事此數公者世恒謂神者莫盛於寶誌崇者莫盛
於蕭武而禍身敗國亦莫甚焉則其餘可知矣不不
然也釋伽文自以逃儲棄國而得道者其道成後謂
其力可以利物福世猶之拾芥而不以爲能事也故
從之者寧問以無生之法奉持恭敬唯恐不得一聞

而謂家國之濁惡非其所與非惟不問而且懼其以
此舍我也其於此猶所謂是不爲也非不能也吾儒
之教自身而家國天下本末周具爲法判然而不相
謀以正邪是非決之則有說矣而此則其勢猶參贊
位育莫非本具而唯以用行全藏爲至義蓋視人而
行已不以具而不遂者爲累其勢然也延陵相國捧
揭日月著蔡四海其言治國平天下之道也予也亦
不佞佛亦不逃儒因其教而陳其事云爾矣唐子無
心應世之語畧見大致予也復一鼓喙亦聊以游戲
三昧繪筆工能好事博雅者珍收之此嗣昭之美也

無勞于煩辭

題元人寫崔鶯鶯真

崔娘鶯鶯真像乃舊傳本非宋即元人名手之所摹也予向者都下曾從一見之繼於膠城僧院中見一本大畧相類妖妍宛約故猶動人第似微傷肥耳陶南村說曾於武林見崔麗人遺照因命盛子昭臨一本且有趙宜之等題詠甚詳此豈即其物歟盛君之臨本歟或好事者重番盛本抑因陶說而想像之以暗中摸索而爲之者歟旣識茂面游藝之際漫書以記吾曾云耳噫尤物移人在微之猶不能當予之德

不足以勝妖孽恐貽趙顏之感姑未暇引爾歸丹青也

跋元末諸人帖

由元末入國初一時文學無盛於浙西此皆遺陳秩維寅如倪瓚元鎮王蒙叔明謝應芳子蘭楊基孟載張羽來儀虞堪勝伯陳植叔方郊韶九成王行止仲其著者他不啻十倍群材茂發蒙古旣不能有零落蔓草或幸顯于天朝未之盡也卷藏尚古覽之旣多室蘭之美亦饒黃楊之歎耳

跋太宰王先生藏饒參政書罪言後

杜舍人以當時措置亡術失山東巨鎮作罪言信善
論大事者邪饒參政以高才受藩寄與僭據者居其
時又不若唐季其亦有牧之之隱憂乎然又不敢有
所論述因寓懷於揮寫間是固非漫浪爲之者矣太
宰太原公取而珍玩之蓋特重其書耳其事其文皆
非今日所取者噫是亦公錄善庸藝之餘旨歟

二研志

少宰太原公示客二研允明獲從觀焉其一形中規
有柄可提銘以璧海而系之辭魏文靖公遺也一正
圓若鏡山人耕土得之以呈公而公自銘者也二石

皆良材固當甲品然而材之良不止是獨是著焉以
其屬之公也即公之蓄因亦不止是獨是著焉以公
嘗取而表之也天下之物之良而繫乎取而表之斯
著焉者亦多矣乎夫流發磅礴而異厥鍾者天之氣
也凝合以成質粹雜高下不可以遷者地之宜也隨
其稟以效用過則敗嗇之而不究者物之材也求之
乃獲表之乃貴利器以善事者人之術也天下之撰
則皆若是也矣而豈惟二研然哉於是亦有以察公
之蒞斯世也夫研之遇取而表也以放之則山龍一
人以卷之則袞撻百王此其不負公者如以辭而已

也殆非研之所以望於公而自効者也非天地之所
以生研而屬之公之意也小子敢云

跋元末國初人帖

元至國初善書者甚多此冊數人華光祿藏今試
因所聚取其尤者爲評曰虞集如鹵簿禮官贊導應
節結束弄姿稍遠大雅鮮于樞如三河壯俠長袖善
舞豪鷲自擅時落胡俗鄧文原如疊甍層城不勝沈
實饒介如時花沐雨枝葉都新張雨如道士醮祠雖
禮而野倪瓚如金錢野菊畧存別韻楊維禎如華譯
夷語自墮侏儒陳璧如有若據坐尚有典刑宋克如

初筵自彞忽見三代解縉如盾郎執戟列侍明光

題王安道華山圖後

畸叟學術淵邃吐露竒傑惜不見其至文士輩傳述
仰重固知其不沒沒竟獨從其醫理之籍推測云爾
滄洲武將軍家藏得其華山圖子凡數十段詩文數
百首首尾爛然整完發卷便携人到異境詩句巉宿
模象深古叙記脫邁人間世藝事有如此者俊哉近
代當有幾何許西岳雄詭精神與人蹤迹言語間相
警發者韓公杜老潘子陳先生后乃始得叟

跋沈書徐公歸田賦

祖宗崇文教詞林鉅公黼黻

皇度者後先照躋至

宣英間而極盛大理先生之翰墨外大父武功公之文章皆一時獨步也然作者能事類多兼之徐之書沈之辭又稱盡美此卷所具蓋其勢若勅敵而其妙若合璧者矣吾友顧啓衷寶愛甚至其得之固多矣抑今日文化彌盛君之志其將兼而有之以續國華於無窮者歟

跋俞陳二先生遺藁

吳故稱多材蓋不特以一藝云然醇德雅操篤行善政每多兼之至於文學其一也有如都昌五經二先生一時師友倡和嗜其盛矣今鄉後進多知其學而若二先生之德之操之行與都昌之政則皆兼而有之謂之君子儒可也謂之卓行可也謂之循吏可也而豈一材之云乎若夫文章之間慎守桀黷有德之言則既知之矣而何足以盡之因閱子容所藏二先生遺文輒系云爾

記錢長史荅鄒處士書事

初洪武間錫山鄒處士伯陽有昆季五人曰某某伯陽惇同氣署其堂曰聚玉取庾氏金昆玉季語也伯陽廣交納滕尚書用亨為作篆書刻枋間而同邑錢

長史仲益時爲太常博士伯陽以文記屬之太常報書云吾長官少卿高公士敏及侍講方公希直方操今日文印且不苟作其言能重輕人非其筆也無足以崇茲堂者既爲請之高公業已許矣須其成也則更求諸翰苑史館國監諸詞真詩之而王紀善尹實篆題王舍人孟端爲圖庶乎可也錢語如此第不審當時竟就緒否或得而復失之否伯陽既往三傳以至今時用時用失親蚤於時故堂之存者惟業業家東偏空壁幾堵耳子孫亦惟知家有聚玉堂而已文紀之徵漠如也他日時用偶語諸人乃得滕扁於一

鄰家已而衰他故劄又得錢之報章三數紙其間道堂名事者屢屢大率如前所云時用近與搆家舍咸請予爲題名而以故扁示屬摹而大之以特揭於一堂復倩述錢書以見當時事勢爲曉後來乃爲備紀復系之曰友于之重文章之重友道之重茲堂所繫信善矣以今百年上下隱顯之間而言之吾固善乎昔人之振當時也吾又善乎昔人之望後人也吾既善乎今人之承昔人也吾又善乎今人之望後人也若夫後人之於今人也吾又未知其善之何如也時用悠悠吾能引之引之於言者如斯而已矣

跋侍御成公紀行集

先公舉正統己未進士其年僅百人其後以德操材畧政業文學顯耀朝野登列史籍者蓋不可勝紀始以文學言如侍御毘陵成公始終尚書文通華亭錢公溥文僖錢唐倪公謙都憲錫山楊公璿大參崑山張公和修撰吳邑施公槃尚書餘杭鄒公榦都憲三山林公聰尚書關西楊公鼎大尹吳江莫公震與先公皆倡和賡載美哉泯泯乎鳴于遠也侍御文通先公尤以雅道自負交裁互贊推許不易文通謂先公古選尤傑稱為祝選先公所稱諸公者各有在其於

侍御甚至也允明兒時習聞之後來所見諸家集亦多獨未得侍御也比道平原侍御諸孫尚書冬官屬都水君周始以紀行編見惠歸舟亟誦之一月三千里至家未嘗一日廢甚矣公之能言也蓋其中誠抱氣操勤勞國家寢食子美又所歷秦隴湘桂迹亦躅杜肺腸耳目皆出沒開元天寶間故其言與合者居然妙契與強捧心顰眉者殊當不長留天地間邪然又意公不顯在是唐英之語蓋博叅焉故其他多與杜異而竟不嘗違唐又與後來媚宋者不同科卞和知之不必為彼談也集有聶臨川大年叙道此意而

未盡小子喜遂昔望因題其後云爾正德辛未通家
兒長洲祝允明題

朱氏家藏手劄序

故山西按察僉事鈍菴先生雲間朱公沒後諸子咸
紹世業起科第躋膺仕游太學繩繩不匱間取公存
時所得交游寅宋諸公手墨彙裝爲卷比太學君以
其一示允明題曰見似羨墻允明閱之皆簡牘也其
間如文安劉公主靜中丞楊公叔璣太守張公汝弼
輩及先叅政公皆宿德鉅公餘亦一時名流凡數十
通類多手翰太學命允明序之允明竊多感焉諸札

固皆訊答一時情事非命題創意之製而詞情詞確
視其他泛泛貢諛者不同間或有及於君臣夫婦之
典者讀之可見輔仁隆禮友道藹然亦可以爲衆勸
而非獨其後人之宜重也蓋公以名進士起家爲侍
御史乃遷西臬所蒞聲績皦然風裁澄耀又以其緒
餘發於文藝春容詞林滌去俗吏之塵故所與者無
非文章政事勝流而與中丞及先公契結特厚餘光
逸響輝映三晉及乎恩賜養老優游淞泖康享上壽
以終而遺澤所需爰及諸君蔚然繼起觀斯卷之題
旨亦可以占一斑矣太學之孝秀端不可揜而其榮

達方始所以顯公者尤未可涯也至於餘風所激以
迨小子則祇益感愧而得師思齊之力抑又多矣命
不可辭漫書以復且以祝其後此者益勿替引之云
爾

跋雪夜聯句

徵雪事於文如梁園之賦於武如蔡州之捷偉然者
也宋人之詠至詒時宰合闈之嫌雪繫時事有如此
其言可窺人又如此至吾中丞公與吾內外二祖武
功參政諸公所賦長句詞華情致又極一時之偉矣
迨卒章曰望已慰三農功尚脩六府喜愛國憂民二
言盡之此兼將相事也時諸公皆在休散獨中丞方
受國寄將建方叔之勲宜斯言之出於公也後數十
年為正德己巳端午日中丞孫勲示觀敬記

跋諸田藏賀氏帖

公宣名振父也美之名甫子也此為吳中賀氏二儒
此帖與江陰諸田皆尋常還往雜事然其詞氣懇實
則為厚往復諄益則為勤豪楮廉約則為儉厚與儉
勤皆人所可法也

題馬刑曹畫草石後

清癡君赴地下修文之代僕常墮騷壇落星之淚今

日見此遺墨高木荆棘忽已移君上饅頭上轉為酸鼻

跋亡友劉嘉縉秀才手帖

協中赴長吉之召久矣僕常哭東南死卻靈氣今日在孫氏又復酸鼻見此遺玉

書文選呂大夫祖邦夔詩卷後

詩有以時異者繇漢魏迄今代自不同唐一朝且四三變焉有以地異者周太師歌列國風延州子能辨之今之能言者多矣天官大夫呂公夔獨不逐時地雷然同也其能言之尤與所謂豪傑也已此數卷中

咄咄劇唐賢之壘而奪其氣可窺者或夷澹為輞川或木強為昌黎或雄擅為杜陵其合處往往亂之

寫各體書與顧司勳後系

僕學書苦無積累功所幸獨蒙先人之教自髫髻以來絕不令學近時人書目所接皆晉唐帖也然不肯頑懶畧無十日力今效諸家裁製皆臨書以意搆之爾知者乃或妄許為能書殊用愧恨而已此在建康為顧司勳所強黃庭蘭亭急就章草二王歐顏蘇黃米趙追逐錯離時迫歸程無暇豫之興又乏佳筆只饒得孺子態耳欲且捲去司勳臨之勢有不可姑記

日月爾後倘有餘力期書一二來幸肯換之
跋爲葛汝敬書武功遊靈巖山詞後

外祖武功公爲此遊此詞時允明以垂髫在側於斯
僅五十年矣當時縉紳之盛合并之契談論之雅游
衍之適五十年中予所接遇皆不復見有相似者真
可浩歎獨此詞士口盛傳風趣常新又可喜耳會聞
舟作圖倩書其顛因系此感如閒舟瀟散得此一段
情味於辭墨間蓋自有甚樂者又閒舟守道簡古其
所得復有在此外鄉郡美風前後輩綴旒亦當有在
閒舟耳

戴進畫菊贊

有明畫家推錢唐戴生筆墨淋漓以雄老特名少作
花草紅翠媚榮忽復見此藏之毛卿丹黃交加與石
爭廉稜竒哉秀哉亦如夸妍寫台宋廣平我思菊黨
陶冷陸野故是鐵石朋戴史得其顏毛子同其情也
哉

題池州章汝愚秀才藏履吉九華山歌

九華之勝余與履吉父好同好而未見恨亦同余數
往來池陽阻俗而止饒恨矣汝愚寢食其中又廣之
於吳吳山水不多避舍汝愚燕得之又得履吉父瓊

玖盈懷何汝愚得之已富余二人之劣耶系之曰九華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汝愚者斯可矣汝愚秀而敏華而雅吾得多於見九華矣

書相人金生卷後

金生以相人鳴久一日以書介走堂下延之閱書已進數大軸復閱之皆一時名貴所贈言侈其富而重其重於人也坐定生請說相事乃止之非以矯異大帥子亦素多學鄙事惟二三事不甚著意最不喜者宅墓相亦不着意事也生既去旦旦謁問之亦欲予言曰不得不已一得即往耳問所如曰將浮海遊朱

崖亟回更欲北走都西走陝臨諸邊塞廣聞見予不自靳言然而以術則生已鳴一世以人則觀諸公之言亦得之矣故言無足重生將不言又拂其意漫墨卷尾凡生術既可重人又可重由是更莫有少生者予獨重其趣耳迹已半天下而猶飄飄然不自縈縛何壯歟何竒歟予行歸吳異時生或能來當別有相與言者非今日之所能盡也

爲徐博士草書題卷後

右爲邑博徐君書砮紙不結墨益乏神彩畧存大勢耳然無乃醜面嫌脂粉乎

題草書後

予舊草書不甚慕山谷比入廣諸書帖皆不挈獨甲秀堂一卷在日夕相對甚熟畧不曾舉筆効之也昨歸吳知友多索書因戲用其法得者輒謂近之亦大可笑也此爲抑菴寫寫過自視殊不佳然而抑菴亦且以爲好也知如之何時爲辛巳六月一日在天津官舟雨中

題草書後

多處不可多少處不可少大處不可大小處不可小習中要說話句句無不好筆墨幾曾知閉眼一任掃書此卷頗得意隨手寫此數句在尾亦似書訣乎

題人求書卷

今評書者皆知祖羲獻而皆決不學羲獻此旨吾未解也

士之整飭於文房尤不可廢如刺札之屬後生往往好割絕餘空以充塗抹甚拂人意此殊可窺遠大也不可不戒

至於冊籍几案肆情穢汙更是狼狽余舊亦好懶敬然此實出心惡

題楊允福藏予舊書盧仝詩卷

余於書頗識畦徑獨恨無工每臨紙意態橫出前規
溢矐落管便失每自怫然然知其病只是前說至乎
絃誦修辭尋討道理制度為行裁事無不皆然所以
負志隳業汙陋乖躒復何疑哉此卷不省為阿誰作
視他少愜意亦不逮所思議也來南六千里久別四
友楊君得之亦復借六千里來閱之恍然又有離合
之感識而還之卷得楊君暫免醬岳之廢不保其往
也

題草書後

大令自謂過於右軍南宮又云得大令妙處皆是顛
倒語米大畧近褚河南耳學者只當從逸少他皆可
自致之

題草書後

來索書者動粘數幅欲誇人為多得遙望興殘臨几
手怒安得而佳及此卷趣高而筆偶乏即用二文羊
氄落墨為之乙酉年九月六十六歲書

書與王希賢秀才寫卷後跋

循州無筆判案牘者江人販鬻殆不能勝山谷三錢
雞毛管王宗顏請書幸有一蘇毫亦下品也不得已
用之宗顏喜學書尤喜趙體因戲効漫揮唐風數篇

還之余不專師趙素無三日積功聊以慰其意耳平
日東鄰一旦欲似西家施豈能之哉

送楊松泉序

松泉鯁介不苟言笑又慷慨雅暢嘯歌超適至救人
過失侃侃法語不顧忌是爲令人以與之周旋則益
友也余交最少而東西南北間之是故合懽鮮離憶
多茲同旅南海濱乃款密甚勤亦足以償所恨矣及
同行又贈之言夫方舟殆當兩月旦夜趣齋笑晤又
烏復假此予恐一抵故園更會稀矣故謀及言亦以
自爲也何則蓋予最多過別君則箴規薄已從誰而
拜昌乎所以拳拳無舍君寧煩其辭存草時亦自屏
省若對面也一札旣呈雙槩遂舞夫偕行而有餞言
亦古今所未有者新格也

送進士秦君詩序

弘治八年天官侍郎延陵公丁太夫人哀來歸 帝
遣進士台州秦君從簡來治葬明年事竣去公猶子
奕合群從以及鄉諸詩人爲詩送之蓋公於進士君
意有勞謝而禮不得以言奕等得言而不盡諸人士
得盡言之於是可以觀禮可以觀詩可以觀貴族之
教交黨之助矣至其所自則非進士君之有重也者

有是也乎是重可以觀使華之皇皇矣僕勉將附詞
而命其意無越於諸君也乃止而獨爲序其事實云
爾

送梁道夫序

別之事不一而爲情殊有可重有可壯有可悅有可
竒有可戚後人一於戚非也大率別以倫典則宜重
以遠遊宜壯以清晏宜悅以觴歌宜竒戚者出乎四
者之外不得已者也何足言南海梁君道夫之尊人
推守於浙之嚴郡君來省之道出吳門未幾去吳士
之辱君傾蓋班荆者同餞諸金閭之外爲詩遺之而

託予序嘻君之此行英山秀水登臨數千里足目雙
飽時覓同襟弔古獵幽開口論天下事高歌起舞歸
力於上茲又轉而之他其於別之勝蓋盡得之無不
足者吾儕於是而重之而壯之而悅之而竒之皆宜
矣其不能無戚戚者情耳何足言雖然君知之乎四
者皆宜而最重者以寧親寧親之外更有重者在乎
挾治安策請纓扣闈謁 帝承明之廬而需其抱耳
如是也尚何有於一解手耿耿乎哉長風甚利劍光
燁然君請往

祝氏集畧卷第二十七



紀叙

奉餞大方伯方公朝 覲序

皇帝十有二載春月正元日受覲禮天下方伯十有
三牧帥郡公邑尹厥屬千官入闕下廣東大方伯
方公先半載戒行寅屬交從得以禮通者帥致寅餞
則有言公謂小子允明亦能言與小子惟古者言不
以上下唯其賢則言今小子愚不敢以道知小子不
肖不敢以告賢小子卑不敢以瀆尊小子賤不敢以
煩貴小子不敢公意未俞乃敢進曰古之善爲送人

之言者無若尹氏之於樊侯然今言于公誠宜若是
抑衆言率先之矣小子思獨以所封之民望利者祈
公爲 天子言求興之瘼求瘳之庶不出位然是最
然小土曷敢煩公爲廼探百姓之懷颺言曰 天子
必以已先民內重外留公置諸其左右公則以式是
百辟 王躬是保出納 王命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吾人第不耳目公儀音耳尚寔被其風澤或 上念
遠人載假公來終活我裔氓寔唯更生德群赤子怙
慈母也抑又不敢貪 天之私以爲我公必悠悠我
思小子旣述焉復矢詩謠于祖衢之下公庶幾聽之

詩云

兢兢公馬驤雲于天雲從龍兮雨彼八埏于行于南
終膏我田雲之緜緜兮不可從以旋兮我思不可諠
兮

東巡歸 朝序

王制天下藩十有三治有易難廣外際海內檻以延
領天氣地物皆純駁參錯故稱治在易難間邇歲天
下十有三者稱并難大端有二以斯人良者窮暴者
橫廣雖缺九字然二者兩各趣其趣實益實虛益虛於
實於虛寔日深厥難亦特明已小子乙亥來長古循

一小壘蒿日藩事盖若此丙子春監察御史陳公來
巡按此藩始至不用察察自裸唯墨墨取前積事甲
乙裁遣去若風馳雷擊雨注自朝至于日中晷遂向
晦不息越丙丁夜纔少休以息衆日出而作胥錄案
檄數夫手不給旦旦案簿疊山晡而空焉譁囂牒投
匭編庭實目一過百斥一聽曰吾豈弗志除貪螟乳
虎若狼貍輩歟此譁囂不情是螟虎狼貍尤也傾之
政乃枯枯乃窳不可重楚之去取真螟虎狼貍焉者
重辟之無怵焉群昉懾息以伏公有洞秋毛之晰不
灼干細有摧冰岳之威不挫于微有肉白骨之仁不

姑于

字缺

學殖山蘊文章葩發其君子仰之孤鳳翔

于千仞咸游德輝之內其小人闖之虎豹踞于九巖
弭伏林垆之外孔子曰知及之仁守之莊以蒞之動
之以禮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是則公
之謂也於是廣封得公二三祀且不稱難 國度近
臣不久外滿一歲當還柱下屬吏雷然以公之道若
澤鳴圖永焉小子隨之既而曰公之道其得以一地
一時止之乎盖卑者分可止是公之官立乎朝可以
舉乎天下蒞乎天下可以舉乎朝此本職中事公又
加舉者而奚竢於此且字缺言之盖亦嘗知其舉乎朝

者巍矣赫矣而非所敢盡

送憲副黃公按察八閩序

士用世者憂民之深無若持身之亮也建勳之華無若克念之誠也拯時之雄無若拔志之卓也皆美也以爲有重輕又若不相類然然乎哉夫憂必行之則出入之防將弗遑審矣建必暴之則四三之術或莫知愧矣拯必遂之則枉直之度殆不免亂矣苟不爲角階序耽肥輕如是爲之亦足施一時濟群類燿聲於榮塗然而爲孔氏者不爲也江陰小江先生黃公起家進士拜夏官大夫道行偉然或弗諧於志還卧

丘渚起僉廣東提刑按察司事視民隱猶美疾寤寤不忘去治牢盆治戍人屯田治分巡諸道事無爲烈烈聲無不潤植槁枯剪削蒼棘務至到協理愜心譚御世又物大裁制如拾梁擲稗即用其譚罔乏庸其天下完鉅材而邦之榦植也巳然而有出乎是衆或知而未殫寧空抱伊穆耒耜時憂不以斯汨吾防寧建有弗章於人不能以自欺每浩歎誠之艱立於今日仕輶之塵後驅者多先騰焉倏然嘯紆未曾有淹駿之歎此何爲者邪爲孔氏云也丁丑夏 天子升之自嶺臬遷按察閩中而進位貳使行色之光上有

天王之寵音次有當路群公之雅頌惟是有未盡者曰亮曰誠曰卓為孔氏則然斯其本允明敢云

送王祿之會試詩叙

祿之與余家交久而姻密祿之少韞環囊鏘輝末弗見識者窺其國器也既從今翰林文仲子游為古人之文學父之日章不得以自揜今年乙酉稍以其時學領鄉舉將赴會試別我允明雖偃卧蓬林畏辟榮轍喜吾姻契之進取吾古人之文學之得伸也起而餞之時學在祿之不足譽其取上第易易時學最所極不過在能尋記後世所謂經義追逐而徇從稍以

利才熟語發之得之者自有科舉來何可勝數此不足重祿之古學若山海出納無所窮際祿之往取上第若翰林當最稱去為他官以此古學達之需如也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此所謂古人之文學祿之既知之吾茲以言餞非期祝祿之蓋示先知云也有詩系之

丹丘有彩鳳紫庭有神龍龍飛御乾極威鳳乃來從阿閣覽垂衣蒲宮聽笙鏞五文離煥爛七始叶雖雖翊帝宣文化四海扇薰風滄洲有鵬運觀爾盛遭逢

贈錢君醫效序

錢氏以顱顙醫世名吳中郡之人孩而活之以長老者不知幾千萬指也與余家友誼尤厚余之幼蓋亦活於其門之一人也近年來家有求活者則多之孔徵比余有二息孫每多疾遇大疾則奔告焉小疾則奔告焉孔徵聞告審其疾當視也則亟來視焉當藥則畀之服焉其來視也余輒從同視孔徵問證切脈察色揣肌審聲曰其來也以是其驗也若是其治也宜是爲之校計乳哺之節涼燠之候襁負眠坐浚便之度與其母服食之宜導諭周悉諄至然後使藥之

蓋其用心施術匪仁良醫師慈母賢保傅不易及也噫嘻世間人臣負主官怠政厲民士背先師衆庶交欺賣至有天屬詐忍賊倫者何如哉殆皆孔徵罪人孔徵術既精澤既廣不侗余語語直以伸報德之懷而活人受福且爲孔徵必之慶之亦報德中意也

將赴京師與朱政言

余觀物之稟良於天而用殊也可勝道哉世多爲咎於人嗚呼天也今天玉地理色澤不相遼爲璣衡與天爲徒等而下之極至爲含於死愚人以臭爛同歸又若同作器飾或賢人小人貴賤重不重不同用之

又若並雜惡石抑揚倒錯施置其悖亂何如也今天
以士入衆庶而商農且獵而仕獨且柰何哉余郡朱
正守中蓋璣衡玉也亦彫於玉人已而今在野余接
之良粹之氣充充爾嗚呼余觀今人妄庸顯而尊盡
凶礫也以視守中獨且柰何哉吾茲當與守中別相
爲言之嗚呼守中無以繆亂而敗脩矣抑或當有後
期

杭州奎上人署書贊

雄穎偉墨突如其來云誰之爲繼師宗奎佛有三昧
散在百觀子以其餘戲入畫翰天宮寶樹截萬楨餘
昆刀瑚珠鉤鉞鑠錐縱衡闔闢締構輾轉按規拊矩
束帶頂冕千力萬氣曳斫不斷平原風骨溥光首面
耳目警聳誰敢褻玩衆夫瞻仰老史作贊

三望一首贈杜子

吾鄉杜子鍾資甚秀志甚高世其醫業英年活人績
已不勝錄余愛之篤乃願之至作三望張之一望望
濟其世之美杜用醫著吳數世若某某前輩名老以
文字傳之甚富余望杜子齊之雖然杜子已武之不
足止二望望襲吾邦之休吳由宋元來最多上醫甲
四方若韓盛張王葛等皆挺然于時與北之張李南

之朱戴齊不齊亦各擅其時也然在子鍾度中不足
止三望望陟于儒儒中醫一事世將進醫拔附儒非
也儒之道通天人醫握天人樞者也非聖不作非賢
不行后代攻而弗振者或良其伎而醜其行空抱聖
術爲不肖歸或習而庸累道以入伎余望杜子奮興
鬯于儒告子以其方中且徑者可治一室將詩書周
易戴禮春秋論語孝經公穀周官爾雅注疏敷之凡
學之問之思之辨之居之行之宋以下傳解勿接目
舉業士講論毋涉耳儒體立矣又將史漢下十七史
暇而擇閱之儒用達矣足矣外且又將老列莊周荀
碩者豈不偉哉

隱士贊

揚國語淮南呂覽劉向書博吾識又將文選文粹唐
晉鼓吹昌吾聲又將閣絳諸名帖升吾藝餘無煩矣
異時出列班序被金紫分中事不足語即在野作鄉
外彪目章豹華斑彪中立不倚華嵩嶙峋江湖有憂
天子不臣神隨下筆鬼莫窮文藏之清朝山川不貧

朱母大耋頌

家肥國阜爰有慈母婉嫕靜直令儀令色德氣垂委
迺生孝子以養以順以莫不致居適食豐滋味充充

鼎鼎春秋九十其崇龍在大淵獻月在玄枵吉日戊戌俶降茲朝酒食衍衍言笑晏晏跪拜款款祈頌大算大算維何維葑溪之水淵德不撓流美不涖壽母維何維令人周氏孝子維何長洲朱顥七十之孝終身是保孰歸孝稱天有詔文孫存理曾玄弁髦五世之澤膝抱而教九作頌以勸慈孝

蔣外生西樓讀易記

易道大者聖人以窮理盡性而至命天地大德生物聖人位大寶前民開物成務革命無不在其細至行庭闕戶剗羊見豕亦爾其爲物雖定於卦六十四爻

三百八十四而其爲用歛千萬而一亦可取一而爲萬億亦可曰六十有四三百八十有四易也是讀易非得乎易者也前之云大者聖人之讀易也細者百姓之讀易也聖人得之百姓或得或弗得今之讀易者借倩之買名利官祿耳長洲官校髦士蔣虛子重予中表外甥也家吳淞之濱治業西樓中有爲西樓讀易圖懸其壁生請予著數語生質厚重而氣爽秀志功甚勤因畧語此而書其上昔生叔祖予之姨之夫樂亭府君以易取科名而脩身爲政事君起家咸得易道以爲名卿大君子生畢時業蚤入官紹前人而大今之

道望聖賢為歸則亦予之勛子生也層欄江湄西爽
映帷敷策而呻拱襟以思旦斯圖夕斯辭綽乎淵哉
著龜

甘泉陸氏藏書目錄序

故浙江叅政式齋陸先生文量以雅德碩學偉才高
識立功立言於 憲孝兩朝間平生蓄書甚富既沒
其子鄉貢進士安甫彙列其目并已所得者通繫之
凡為經史子集合若干卷以示僕請序夫自高論者
以臬夔稷尚無假讀書而視藏書為羨餘事不知書
以道出道源於天發於聖人臬稷聖人道所出亦書

所出也臬稷不侗書以聖而欲人皆聖不能以無書
今人不皆臬稷而欲舍書是將舍道道可舍乎哉又
臬稷之聖著於典謨孔子刪舊冊以成書有典與謨
又安知臬稷時不嘗有書也人飢寒則需食與衣病
則需藥富則需珠玉異玩食衣與藥以活身寶玩以
娛耳目智於活身者猶能棄珠寶以易食衣與藥故
稻菽裘布參苓豨勃蕪收焉而况智於脩身以期配
玄黃均為才者當舍書乎哉故人不皆聖而聖人不
能無書我不聖而不能舍書不能無飢寒而不能舍
食衣不能無病而不能舍藥者也張藥活身身活或

不肖猶爲不活書以脩身身脩道立生將參玄黃夕
死可矣又特藥等邪故善積者與積寶玩寧積食衣
藥積食衣藥無寧積書也式齋先生之書躬積而躬
發之其德學才識所立已如是是將雖不追皋稷而
當其徒矣至以是教安甫安甫用以進取德學才識
與先生惟肖異時所立當躅武繼響是積書之微行
之校著也已於乎無恠乎其愛重章表至如是也

陸啓明暘谷叙

林屋洞有三門同會一穴其左爲暘谷下復有子洞
通林屋之腹西包之要處也道書謂左神幽虛之天

其中可居有金庭銀室啖有白芝乳泉讀有素書大
道所存即不能到居其表吞雲吐霞衣流冠石襟波
袂月賓魏鶴饌梅橘醉泉薜何地可以越此又勝者
今有師相元老才大夫士或隱君子高僧處其間足
師友閎聞見以長人品又勝者有佳子弟茂學業翹
菁英將貴顯時代於是居之乃至有數者之益如此
由遂以號稱或從而爲之辭蹈厲奮紆豈不宜且美
哉今陸君啓明惟厥一人焉抑復有進者聞啓明最
靜默身康家泰矣且恬然不用外物飈炎其中金人
三緘匿大鎡於至質其潛脩密養將必有自得非予

所知者以是主張勝居標揭靈域優優乎卓哉何有
於千數十語爲姑叙致之蓋其子吳學官弟子真鵠
來請之

慎齋記

有雙舟借濟川甲乙操者颺鼓濤怒甲濟乙溺焉甲
樗柁檝碇罔弗飭師競競各備事乙否也二人者患
疾候證一醫一一死一生生者飲其藥遵其戒衾服
涼燠與居用時節食禁色死者藥而已矣是何也慎
不慎之辨也昔者吳越並有國吳亡而越存越慎也
又有甚者齊桓公始伯諸侯萬國推長而末星蠱以

死潰骸二月而歛唐明皇初治齊貞觀卒遂乃困
殂此二君一人而後先殊亦由是已故身與家國天
下無不生安於慎而死敗於不慎凡慎之道具經傳
事效列史集不可勝道人莫不知之習焉而弗能用
徽人孫武求予記其婦翁程氏慎齋者予亦未識其
翁能稱果能用以否然而審其自有可言者翁名讓
字廷敬慎齋其別爲號者武又言其爲人簡默厚重
夫讓敬慎皆一道也然名幼取諸父字賓以名起固
望而未十者若至自號乃志所趣行所安豈以無所
得而苟稱之乎哉因其稱而求其行見其行而知其

人藉白茅繫包桑意城甌口不出戶庭廷敬亦誠善
美矣乎武又言程自篁墩遷率東六世祖神叟有方
山樓朱風林爲之記廷敬居旣隣方山亦建松雲樓
以繼之其冑構繩武以保澤盖亦慎之推也於是翁
之爲慎志日益得業日益固而名將日益起以永其
家聲也夫

從一堂記

皇帝若曰爲國在振綱常風民有以節義孝順著
者所司以聞蘇州衛奉 詔言於巡按御史故衛士
楊貴妻唐氏二十一而嫁二十七而寡祿厥遺孤子

女清等三人守操嚴苦於今逾三十六年合官格請
表門以旌如制御史下其事於府府與衛文覈覆驗
具實以復御史御史乃與府衛臣各保明以聞 詔
可下有司如請乃正德己巳郡命爲表樹第前其署
曰貞節之門於是清且強矣後數年作堂以奉母語
其友臣允明乞名堂而系之言用侈 上恩曉子孫
世世葵藿于 天王允明日唯表厥宅里樹之風聲
書之言也婦人貞吉從一而終易之教也肆我 后
勅 天之命以惇典庸禮我邦臣工將順 皇典以
溥澤勸衆節婦峻完天明用迪于壺彝清事母孝又

慎修不隊母志若事以及於署紀允明因友道以敷
言謹援易義題之曰從一之堂於戲君臣夫婦父子
朋友交發兼盡五典備飭以享于 唐虞若此惟楊
氏之有維楊氏之光廼拜手歌頌式銘于其堂其詞
曰 寒霜矯節皎日全誓歸猷承 后肯構懋嗣臣
友紀綱敢効勒記尚幾類錫 天明不墮貞吉而終
媚于 天子

夢墨亭記

子畏天授竒穎才鋒無前百俊千傑式當其選形拔
而勢孤立峻則武狹童幼所志以爲世勲時位茂祿
侈富一不足爲我謀少長縱橫古今肆恣千氏一日
忽念欲了其先人之遺望且以畢近易事遂乃苞錫
坊滔萃神於科第業閉戶一歲信步闡場遂錄薦籍
爲南甸十三郡士冠人駭之而子畏自顧折草爾由
益信人間事無必煩智慮者當是時且以謂崇爵顯
章晨金午玉階升而矢流耳曾傲朕於閩之神所謂
九鯉湖者夢神惠之墨萬箇子畏謂塗楮畫素或但
成細瑣執玩殆澁儒腐生之業亦何直許云是殆匪
如響者也領薦之明年會試禮署乃用文法註誤卒
落薦籍人又駭之而子畏夷如也去覈求神鈴天軌

至理極事山負海茹鑽琢窈惚於是心益精學益大
而跡益放或布濩餘蓄以爲圖繪日月山河霄漢風
氣烟雲霧雨花鳥樹石仙崖鬼竇竒夫曠人俠子媚
女薪釣戎胡墟市舟騎千形萬模皆務爲凌誇橫突
峻拙譎詭周曲碎雜無不求請各至妥帖地必將躡
古人之鞭蹤惴惴然懼一失足俗駕當其妙解超然
冥會乃復以爲業無小大神適斯貴是誠可以陶寫
浩素我心獲兮比自四方而歸結亭閭門桃花塢中
目之曰夢墨章神符也謂獨余爲可記陳前故以來
請於乎子畏自以爲志暢矣神符章矣余忖度之其

果謂之然哉於乎然而不盡者也往者王子安嘗
墨而以文章名余亦嘗夢墨未知以何名審子畏之
夢墨其果以畫名哉墨之用獨畫哉子畏之文豈特
余等亦豈特欲勃等第哉子畏不謂符文以爲符畫
子畏格氣乃果獨是哉以爲符文余且謂不盡而又
卑於文者哉子畏以文自居余猶進之有盡墨之用
者猶爲非子畏志之真也又以畫余可謂之真哉設
余第徇子畏云爾已矣當不畏人笑失倫又不畏神
怒忽畧苟且阿人哉神之祥子畏不唯是也必然矣
然而人之志最易止止子畏之志無亦果本爾乎或

是則不可不必進以從余如子畏不然又何煩以
余文爲哉

保和堂記

唐王殿下於承運殿之東墀構堂以爲燕學之所名
之曰保和洞戶延室弘敞沉穆圖書列架琴瑟在御
堂之四隅翼以齋舍其名曰由訓曰秉嚴曰若虛曰
無逸堂外嘉景羅布名其大者有六曰振雅曰采風
曰文華曰翰海曰祿床曰霜髓 殿下朝政之暇則
御于是蓋所以養心典訓以廣睿學隆德業而保天
命也有命某記其闡之保合太和天之所以貞萬物

也懷保咸和文王之所以綏民也 殿下英睿天成
親賢地重勤兼四庫樂唯一善陋炎漢之間平儷蒼
姬之旦奭而且志崇索馭功存宥坐洞神襟以納物
謹周防以宅心於是新倣湯盤敬彰武牖觀其所名
而天與聖人之心可見矣然某闕淵算之所依測鴻
稱之攸指蓋取諸孝典云在上不驕制節謹度所以
長守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
者也夫保和之道兼內外而貫鉅細通上下而徹幽
明某試條其概焉 殿下緝熙之餘飛神探蹟於是
時也近取諸身 玉體寧與夜氣清與志光明與遠

取諸人琴瑟戢與宮府一與臣工謚與廣及于家邦
民樂生與黍稷登與郊壘平與禎祥興與屬屬乎邕
邕乎思之得矣行之獲矣金甌無疆玉燭輯矣書云
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此之謂也

寶善堂記

物至於必不可少也而後貴而聖賢之擇物則詳審
調酌寧近疎迂而要期於亡弊焉人之所寶大率存
乎美麗貴重罕有之間是故金玉之徒最之而聖賢
之言寶則必曰善舍夫美麗貴重罕有之間而更取
於簡淡寂寞苦彊之具聖賢豈拂人之性而昧擇物
之智哉蓋意期於亡弊而審夫人之必不可少者獨
在此也比屋可封之政行則珠玉爲公具采薇啜菽
之義建則金貝乃廢物况務貨未必豐謀道未必窶
苟能事事則富貧皆完人窮達悉天民而靈於萬物
之寶恒無涼薄之憂矣不必財而殖不必力而備無
事於假借無慮於匱盡多藏而不亡呈露而莫竊有
於身而身貴充於家而家肥積於子孫而子孫吉被
之人而人康以澤善之不可少也如此吾非至愚安
能收護其可少者而翻棄夫不可少者乎哉故取舍
之間自不能不爾蓋聖賢精於擇物要期於亡弊也

然從事者故寡則亦不知而已矣包山蔡進之獨知
之不惟行之於其身而又稱之於其居曰寶善之堂
間語於予請述諸簡予聞君志行清古食禮義而衣
詩書者有年其爲是非苟以知及之而云也蓋行之
而效不能去之而他圖也予則能不是與抑有間者
是義也君行之於身及之於物而根之於心足矣又
何事於屋廬表暴之間而疑乎贅也進之曰唯走亦
知之獨念夫時遷世易則將容有墜忘者唯若是則
使彼仰瞻茲堂留訓赫赫庶幾乎睹墻而懷堯睇洛
而慕禹使茲堂爲蔡氏命脉所屬而歷代猶吾之身
焉耳嗚呼審然此其志又行之無窮而堂之力益厚
矣尚何以贅疑而已諸嗚呼予又能不是與

燕翼堂記

闔閭北城外菽水之東自宋王氏所止中更消息居
業非故今日隱君元禹俶以充辟建作聿成中堂五
楹七介其袤十丈入深十二高二十二尺容中三間
壁東外翼西格合爲閣室重䟽崇廉脩弄夾延其餘
屋稱之所以致安親尊止息心體別睦宗屬省敎胤
系宅有家之典停詩禮之具浹倫友之通往寓遐曠
之風氣者也復又總萃旨理豫備憂虞法規先民取

義詩人歸名正堂謂之燕翼焉弘治五年予詣訪公
公之二子攀求銘戒夫經營以振先者孝人之志也
因效以垂功者長慮之教也知志而思永者述人之
善也附物以立道者智者之務也名義之宜安敬之
訓講玩明熟居然無煩由矣是故新言每宜於警耳
近指信可以起心故日新者以盤洗濯之類也行德
者以帶動服之屬也故公之立旨主於垂後二子思
承前業鑒茲堂乎非柱則不立非棟則不架非題楹
樣枅則不連非牖戶則不通非樽櫨枕擗瑣細則不
完非基則不容非室閣廉弄則不尊巨碎之繆施隆
卑之倒安上下之失宜其豈以成堂哉二子求燕翼
之術在堂而已矣且夫棟柱之群用爲室之事也室
非能自爲皆公精神心思之所經至而出之也稱名
之本繇此而已二子審之彊勉之詩曰子子孫孫弗
替引之此之謂也

懷振堂記

詹氏先中山人 國初以功授錦衣衛指揮後從
駕遷行在府軍衛今襲任居北都者曰輝府軍之從
孫曰濟字澤民居吾蘇久矣其爲人年壯好脩澡躬
暴名不肯落人後其勉義最惠求符契其名若字者

亦父矣比者慨然以懷振號其堂識者詰之澤民曰
吾嘗誦范忠宣對文正公語因寤寐郭代公之爲人
慕焉而欲希希焉而懼遺故竊即公之名而寓以懷
蓋謂稱之弗切則志之弗專云爾非敢僭且褻也詰
者賞之澤民因與之來謁予以記請曰幸託諸文筆
以厲吾力云噫斯道也今也或是之亡也又父矣幸
而得澤民不亦善乎且爲是者不必以事以其志也
亦足以醇彼澆醜矣今而事又然不又善乎大抵今
人之病於是也非其獨無仁愛之性之於帝降也是
其於貨賄者其生之也孤其爲之也劬而其爲計也
吝以愚故用之也自弗能以舒矣如代公之事非智
仁勇之兼具者固難矣夫於乎在文正且未可先決
忠宣忠宣亦且未能必時人之有也而况於他乎况
於今日乎今日之從事也蓋必始乎激激久則利利
久則安故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於乎郭代公
果何人哉予深以望諸澤民澤民力焉

賓山堂記

葉君民服居具區東山嵩下其人溫澤流達知其得
樂水功也他日以其堂記請乃曰賓山詰之蓋以居
藉山爲東道主而志藉居以發故云爾民服因問予

宜否予曰靈神之區所產多傑特而傑人者亦必擇
勝境以居人卜居居助人宜哉取居以目人也今夫
紮土石附枝葉嶽岩葱蘢拔地而黨天宅仙鬼而興
寶藏具區之山又東南表然者而吾子舉數十棟宇
六尺之體以臨之其小大不倫而賓主適相當猶一
客據座而主人雖王公子姓擯從千萬人無加焉則
子之賓山山不得而辭主雖然賓主猶名也子達者
予畧名實爲子廣言之子以先有山也而自待以賓
不知茲山寂寞孤處千萬年而今始遇子以契以名
庸詎知山之不以子爲主乎又從大塊者觀之子無
族屬於山山無倫品於子庸詎知夫子與山皆可賓
乎皆可主乎而又况乎名者實之賓而又况乎言又
主乎名實者哉皆癭疣也子歸勿觀於數十楹外上
石枝葉暝視塞聽窅窅兮其疑其盲必別有一山嶷
然爲主於子者

寄寄堂記

扶風馬世用家太湖之洲山川之與身魚龍之與隣
眎草木之附著猶曰奚其疑也余其寄他日以家終
不能脫城府而營營別家焉又曰奚別於湖家余其
寄即大書二文爲堂名云寄寄謂予曰知請契諸是

非述之文嘻余斯人者之寄者之特者也果知之馬氏發其一發其二未發其累轉而無窮木寄土工寄木構寄工曰家家寄湖湖寄城曰別堂寄別名寄堂曰寄寄吾將累轉至於我我固無寄乎寄諸骨肌膚毛骨肌膚毛奚其寄故寄亦寄也寄寄名者寄寄寄實者也統名實之致會儒老之趣賢馬氏之鑒開方來之績余謂馬氏宜無察乎寄無寄而察乎寄無寄之名實如察骨肌膚毛之寄名而任亂其實則能以肌立以膚毛內傳輔其立而以骨馬外包裹乎故亦終無能焉是名實之辨也又及于堂家湖城邑天地

也誰不然故馬氏察寄名毋亂寄實馬氏契于余入必進馬氏馬氏進者與馬氏不止問知馬氏進也旅氏之山有小石焉群飛止之人旦朝逐止之不名之鶚碣鷲磧鵠磈鷲礎歷者瞑而不覲明日群飛之長止之遂名之曰鳳凰之臺弗覲者因取懷而歸珍之故石一止群而名生名美惡殊實定而愛憎生群名者寄寄名也群飛者寄寄實也寄寄名者人丁亂也寄寄實者我不可亂也故可亂者寄寄之寄者也不可亂者寄寄之不寄者也故馬氏之知在寄寄之寄寄寄之不寄知寄寄之不寄而馬氏進

祝氏集畧卷第二十八

紀叙

存義堂記

故崑山費君宗善，負義氣所勇，爲事歷歷振人耳。少
贅于張婦翁，死畢其喪，植其孤，嫁娶其士女，乃去。白
居居廬，器服一不取，先事其兄甚。弟兄數勸歸，君謂
兄殆不忍吾窶，欲以歸裕吾乎？吾何有？于是，不從也。
父產竟不露毫毛，比兄卧病，永平君亦客通州，去省
視兄，則死矣。君哭之累絕，而蘇咽閉，不能食，扶喪至
通，亦竟長逝。嘗客湖湘，寓隣李生，以事坐獄，君矜之。

輒哺之食其哺其家其家獨有艷妻人疑君意在是也李且出亦謂然爾感之既甚一夕挈妻來謝請以妻酬君勃然斥去其平生事可見者如此它固未悉也既卒遠近以義稱之千舌一辭焉君有子紘爲郡學生文行兼美甚稱君因構堂名之曰存義尊先烈也作者搗發已富紘特屬纂記之筆於我嗟乎石而介水而流性也染而蒼染而黃習也故性於義孰能水其石習於不義孰能石其水寥寥古今獨稱展季王徽之彼何人哉後之稱是踵費可也抑紘所立如此其大達而揚顯之也將天意自定者耳我不敢佞

嘉靖堂記

去闔閭北郭二十里許黃埭之西漕湖之南逍遙湖之傍有美壤焉予友顧君朝周家於是通川經緯沃野環衍城市非遙而囂塵夙隔軒冕時集而騶訶不擾誠郊居之最也邇者重築新第門巷舒邃垣廡寬雅崇堂中建無雕績之繁縟而宏敞靚深莊秩昉章言言如也于于如也登之者耳目朗潔意氣寧謐有以消櫟鄙而滌喧煩焉君署之曰嘉靖且屬予記夫嘉美也靖安也書曰嘉靖殷邦斯堂則誠美且安本此以署之固甚宜然堂以嘉靖宜人人則宜之宜而

不法之則不盡人不盡人人且不能為堂宜故欲宜
者在法今夫堂之為嘉靖者以其高也法之以高吾
志以廣也法之以廣吾度以深也法之以深吾思以
莊直也法之以莊直吾心以彊幹也法之以彊幹吾
行以虛明也法之以虛明吾氣以羣材小大不遺位
置有定也法之以周吾百行而有恒每法之而居焉
以睦宗族以樹綱紀以施條目以勤作息以飭威儀
則固不美以安矣典禮行於斯而序聲樂奏於斯而
和文學成於斯而著操履寓焉風氣宅焉聲華起焉
安常處順之間收禮樂教化之懿尚逮於方來子子
孫孫弗替引之堂之為嘉靖大矣哉君才局莫邁尚
志脩業自期高遠闢齋堂隅積書滿其中以肆蒐討
所得日深其豐獲大就得斯堂之助而與堂交宜也
亦審矣嘉賓日覲敬恭周旋秋秋提提以鬯于文必
多有銘贊賦歌以相堂事而堂之為嘉靖益廣矣

保堂記

沈君惟時以保署堂乞允明記允明日保之時義大
矣身無以保將恐隳家無以保將恐摧卿士能保以
有其位諸侯能保以有其國天子能保以有四海保
則得弗保則失保者盛之始也興之繇也安固長永

之基也保之時義大矣然求其切者身爾家爾保身之事二其道九保家之事三其道八德也躬也身之事也倫也聲也物也家之事也是故信以保言敬以保行仁以保心義以保事智以保患是之謂保德內視保目反聽保耳節食保口安重保四體是之謂保躬倫之保存乎親義別序信聲之保存乎積善物之保存乎儉勤保之時義大矣事亦繁矣然其要可知也君子欲保其家先保其身欲保其躬先保其德身治而家否者鮮矣德脩而躬不寧者未之有也嗟夫保所以守其固有而永其方來也惟時之族爲長洲

甲所謂五事勿庸論其遙胄蓋自介軒保之以詒同齋同齋保之以詒石田石田保之以逮惟時惟時知此而存之心署之堂託之文章可謂孝矣然保之難而保之終尤難惟時其必知所以終其保者矣朝焉夕焉陟降有嚴愛護而仰瞻不猶見羹牆佩韋絃以自免於弗構之愆者邪惟時之意遠矣

雪堂記

堂以雪名何進人而天也雪天也宜人也天人判矣而一之何其本同也其同也柰何三才一陰陽也然則人天地中也清陽濁陰不聞偏受以生而謂可以

一於清何理同而氣異異天人以氣形清理一也清
理一濁亦理一必欲去濁而即清何陰陽類異而美
惡殊清美也扶陽抑陰屏惡而遵美欲爲君子也雪
則何以爲清何以爲陽雪雨雲皆水而雪因寒以凝
從風而成陰極而趨陽者也是故雨重而雪輕雨濡
而雪燥雨柔而雪剛雨黑而雪白凡以趨陽故也陽
則清固本理也夫人則曷爲而比於雪之趨陽乎人
自強則輕去染則燥力善則剛寡欲則白皆治理以
帥氣去陰而陽之道也故鄭氏之稱雪堂君子取之
取其君子徒也鄭氏名祐字惟恩吳之沙頭人美質
好脩白晳素節是故君子取之

葛秀才小樓記

將以宣豁風抱紆和志節則必得長津濶野以極其
大將內觀心語玩索理性則必得窟室奧寢以極其
小若夫欲大可放欲小可斂欲事崇廣而遐曠自致
於尺寸之地則以據境之要乎葛秀才家葺門外臨
河構重屋三間間濶不十尺深不二十尺北窓一開
則有十數里野意樓面壬背丙危城引目而遠轉有
假於峰巘脩隍浸趾而廣漾疑意於洲溆丹霞麗譙
清流白鳥風牖吐納月榭迎餞此其外也一几僅容

數十策而上下幾千載事理者備一榻僅息一骸而能彌綸萬務者具食不能方丈而觴者樂題桶不敵於從室而自外百步望之可以指而趨此其內也秀才居而自樂之請予記夫秀才居小而得大讀書於樓而求用於世是秀才以一心治百政於異時者茲樓比也地要而得多學要而功博樓之助我大矣哉彼若分情魚鳥結好川石爲若不類所當者乃不然政用推發存乎養中是故息焉游焉半藏修之力浴沂風雩尼父與曾氏子

訥齋記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訥亦多狀焉當語而已者心欲語而口不克者能之而以他止者皆非也已者狡不克者愚他止者詐皆似之焉耳奚訥乎必其時而言時而默簡而理達訥而中節焉斯訥道之貴耳以此守口猶有成虎鑠金以亂物者微羅惟周以訥名齋乞爲記噫時方鼓簧子寧緘金鞞大銛於無形匱龜玉於莫覲囊神穎於不試蹙儀秦謝華士郤少正卯又進焉求若子騫之有中望元聖之似不能而想象乎蒼蒼之何言斯訥之無弊而至善有如不然惟訥司牧而無計其宜不宜焉將愚狡與詐三過者集乃

將無逃焉而又何君子之有惟周誠厚易良操已與
物渾焉斂焉足以存無名璞泳鴻濛津其訥不過也
蓋抱真守天求益師聖賢者耳予以其訥志甚銳求
其理過計焉為茲談荅之

審齋記

昔讀莊周曰水之守土影之守人物之守物也審而
耳目之於聰明心之於殉也殆以為名言已而曰未
耳目之於聰明則物之與物也何審與殆之反別蓋
無若陶唐之語審殆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危殆也微精一審也執守也莊舉操

而堯精雖周末瑩然審自二科有審也者有審之也
者本然審者也力而然審之者也本然而然聖也本
然而不然而知然而力然之賢君子士也是審之者
也審其審乃自審繇士陟聖今之務審者宜爾矣晉
陵胡君志於是遂假居齋以名懇力遺焉頃為予學
道期有長之者嘗問焉予謂君於是其迹者當得之
其根委剖渙如堯莊之純操不可忽故聊為疏之跡
者當得之矣君曰曷為跡言審乎誠偽行審乎善惡
視聽審乎正邪取予審乎義行藏審乎時持家審乎
禮與人審乎恭御世審乎法誦信審乎天命君曰唯

唯信矣將學而未能予曰此君之所以能也書斯言
齋垣君亦更審之

斐齋記

斐爲字從文非諧聲許祭酒謂分別文也引易君子
豹變其文斐也按今文作蔚虎變稱文炳豹乃異虎
蔚亦殊炳其初作斐固以分別爲義又論語斐然成
章徐散騎亦以爲分別之也宋儒直云文貌鄭司農
釋衛詩有斐爲文章貌小雅斐兮爲文章相錯周禮
斐色注爲采貌大帥斐者文采分錯而可觀之貌也
太學顧君朝鎮以斐顏其齋意亦主於文厥身歟夫

文大矣古之曰文者動乎四體宣乎言辭懿行暢於
躬天典粲諸家而禮樂聲明華諸國與天下皆是也
其著於漆簡紙筆之間以布治化以述聖道以紀世
史以詔來學以至乎言志叙事凡號爲文者文之一
端也必咸備而後全古之人得其全而一端者存今
人之必由其一端者以求其全一端者莫大乎十三
經莫備乎十九史以極於百氏言斐多矣即經之言
亦有異焉學者宜始乎成章求裁焉而中乎赫喧瑟
儻則發焉以終乎豹變斯爲斐之道也具錦之華乃
所戒焉朝鎮抱質昭穎而方力乎是其必探性道之

根咀理義之英擷辭章之藻學聚而問辯寬居而仁
行務令五品順百行懿容貌莊威儀飭辭令美如金
既治如玉斯琢卿雲絢乎篇章春葩爛乎行墨其文
分錯而可觀則斐道得矣異時庸顯于朝敷施益弘
鳳儀虞廷麟遊黃郊於是斐效乃益太以全余也不
足以盡此朝鎮蓄書滿齋中居而求之日衣錦也以
朝鎮有請勢且銳適姑以是爲執及

恬隱齋記

恬隱者黃巖戴先生齋名也先生名璉字尚重其先
由閩遷台世擅詩名宋東臯石屏父子尤著諸孫如

竹洲蘭谷必軒東野漁村秋泉樗巢介軒纍纍不置
今家太平之嵩山先生讀書龍鳴山避喧菴中以此
自呼或寄爲齋名鴈歌自得莫測涯際行年七十有
六鄉邦倚爲瞻式主器先生於允明有師道使爲記
之蓋位南都太學丞

人之情動勝靜者十九靜勝動者十一隱靜之至也
而復何有於恬不恬耶世下矣名至靜者而猶有不
恬不恬而猶曰隱妄也不恬而曰隱者妄吾固不能
忘恬而隱也不恬而隱者妄則恬於隱者誠至矣恬
於隱者誠至而又何有於標著乎是亦將固其至者

而已欲忘恬而先之者也故觀恬隱之稱而知為真
隱知為真忘恬者也至矣哉戴先生之號恬隱愚不
能贊焉繹而為歌敢以獻先生隱乎隱乎奚其岐恬
乎恬乎隱之不欺隱乎恬乎繁先生之全乎

坦軒記

賜僉蘇州衛指揮使司事隆亭華君世宏以坦名其
軒乞記於予坦安也平也嘗得其義於孔子之書曰
君子坦蕩蕩循天理而無外慮無往而不平也君子
以之又得其義於周公之書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居中安下履道而正者也幽人以之又求其義於天

地萬物皆然也暑寒之代序高卑之相因未嘗偏極
而不反惟人也可不坦乎書曰王道平平詩曰周道
如砥由天子以至于庶人有可以不坦者乎彼不然
者秦政漢徹以求仙并夷病天子之坦七雄劉渙之
徒以逆紀兼類病諸侯之坦儀秦鞅雖莽卓之屬以
攘位竊國病公卿大夫之坦王衍宋齊竝之輩以矯
名竊利病士之坦以至乎蚩蚩之氓干紀厲衆越分
以自恣者病庶人之坦皆以坦為不足而抗之張之
以極其私欲者也然卒之有不賈禍而并亡其坦者
乎故坦不可不由也今華君之才豪敏而果利行之

必達其世以孝義傳襲甚華其身受 國家三品爵
冠弁金紫昂然榮其家廣第宅連阡陌厚生用無欲
而弗遂自他人視之高遠濶大不可易得而兼有也
而皆君之常耳使君不自安之而每欲凌跨超越以
爲快則未必不能而違道遠矣君乃不然唯執一坦
以自居此其盡道迪吉度越於人遠甚故平定冲易
以坦其心敦本務實以坦其行恬澹貞靜以坦其志
典雅誠信以坦其言儉勤莊睦以坦其家謙和直諒
以坦其與人彼高岱嵩吾坦夷壤彼危太行吾坦康
衢彼深九疑吾坦曠野以是日用而自然其心寧其
行達其志申其言從其家肥其鄉邦重而尊之一身
泰康百福應集盖坦之效大而遠也本如是而君獨
能獲之君殆知天地萬物之道而周公之所謂幽人
孔子之所謂君子者乎述之以贊於父

招隱亭記

招隱亭在無錫之甘露作之者曰西野華君文潤文
潤抱局䟽雅含薄風素高居遐攬同心者稀於是寓
劉淮南之志於茲亭焉人莫不高之予也惑夫安以
王孫之華赫不足以尚其曠逸之想故使八公者造
二山以諷引沮溺招援黃綺孤標靈韻激興後來自

是以還必斯爲美或雲卧以終身或拂袖於中路任南董者傳隱列逸與勲勞以齊芳信高尚矣抑皆執是則將茂禮崩樂廢養亂刑五臣遐舉十人行遯唐虞不就夏周不興而后我獨貴乎聖賢之情其亦異矣嗚呼蓋嘗徐察而深求之然後知君子之居心御世所執微矣蓋曰三代以還極亂可隱極治亦可隱也三數君固已有說今君臣明良時事泰清而文潤爲是則所謂極治之隱者也百僚充備績効旣微揭吾一人獨見林下以助化贊理默與彌教致世者同功焉不亦可乎故唐虞有巢許周有夷齊先民予五臣十人而不奪四子則招隱於治世者可知矣故曰道並行而不相悖文潤殆知道者非邪旣叙以助志復爲詩琢亭石時歌而招焉詞曰

山有木兮木有枝木山之陽兮山木賁思紉峯巖兮
樛單柯兮矯窅君不來兮木以老

於物亭記

長洲郭汝載家城北絲雲里汝載治士有恒心恒產去家東鑿䟽壤爲沼循沼內爲副隄築內爲中洲外隄匝以嘉木柳枝桃花緋綠互煥亭洲之中以主張衆美謂生意無若羣鱗之繁且妙也名亭以於物

僕游焉而樂汝載曰吾不爲賓謀也者而爲是吾樂而之是而樂益憂而之是而憂損吾謂魚獨吾樂今而後知其衆而斯名之宜夫子曰然執道以御物道不精失物情徵物於往者之於道也則居可知矣古之言魚之樂一也莊周公孫僑子思之徒與周之爲雅者二其爲樂一也夫枯轍旱陸易煦沫而斗津吾邈然樂其樂而况方舍繼縱遊乎伐水之家之池洋洋悠悠又况躍沼于淵極與翔摩戾空者咸察焉又况泳泗德涯遨盤道川微鱗巨鬣左右充盈其爲情無以尚之者乎故稱魚之至者古今底于平王子善

稱哉然吾始樂之今有憂焉魚吾之盡性皆以遇聖人今魚遇 聖人處乎沼情盡耳吾與子生 聖人時被 聖人教將求爲 聖人用能若魚之悠然無爲乎若是則負 聖人矣夫魚滿沼賢才滿天下吾與子於是不可以賢才自居不可以滿自恕居則驕驕則傾恕則怠怠則斃傾與斃非魚所知吾與子罪也故於是當脩焉無作魚羞子曰諾予曰夫魚且勿可羞而况室居名言之張參乎汝載瞿然請記之

清芳亭記

居天下名山水性氣不足以充發之且當與閭坐市

立者殊科矧抱質澄雅又知讀書事隱是境之爲其
專且名也亦不辱矣洞庭天下名區也金作之山玉
作之水不肯受塵土一點羅氏居之哦山嘯水吞烟
吐霞衣流冠石作一亭儲羣勝號之曰清兮來邀予
志心地之接者於亭楣噫去孺子二千年不聞洞庭
有擅茲名者蓋天勝不遷知契而取者自寡或有之
矣而我未之見也未之見而昉見之又烏得而忘言
也噫毋緇而衣毋棘而足吾他時占子舊纓當無一
絲髮垢濁

錢氏有大圃焉一方池居前旁爲亭面東軒豁疏微
不受一泥盪入每坐欄臨流四簷草木生氣翕合翔
禽交呼波菱水蕙膏碧亂擲游鱗潛鬣時時撥刺出
入水而水痕散而爲羅激而爲珠澄而爲練一坐便
廢晝夜酣暢之餘取五柳先生巾漉蘇州蓮花白時
嚙饒州一白醖旋入池采菱剥蓮蒨飽啖手自垂綸
釣鮮魴兼洞庭橘子皮酒烹之以薦抱甌咸作一兩
曲熙熙而醺冥冥而眠仰面看碧落高歌歸去來歌
已長嘯流雲數聲卻夢與點也接與沂雩一境然後
寤亭之趣大畧如此主人澂徹二兄弟得之最深夏

日予過之以爲趣頗分請名亭而文之予大意以爲
亭趣惟有生意故勝遂用韓吏部詩語摘二字題之
曰吹綠

楊氏祭田記

曲禮曰禮從宜禮器曰禮時爲大順次之稱次之禮
之重於祭久矣若夫士祭之田其在於王制旣曰有
田則祭無田則薦而又曰圭田無征在於孟軻氏之
書旣曰卿以下必有圭田五十畝而又曰士無田亦
不祭然則田之有無未決也觀周禮地官任土之法
有士田圭田鄭司農以士謂仕謂仕則賜圭田然則

田亦以賜不爲有無與夫制之存乎籍者如此後
世何居乎自井田廢而禮隨以遷近世朱氏所述以
立祠堂置祭田冠乎有家之四典今士誦法聖賢知
重於是矣然必執而望之上之人之賜乎則禮無時
而行矣蓋 聖朝調酌古今仕者祿而不田至大勲
庸之賜間出焉亦先王意也士於是得爲而爲之弗
禁也不得爲而不爲弗讓也得不得者力之謂也然
則士於是得爲而爲之亦近於所謂時者歟近於所
謂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而順者
歟近於所謂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而稱者歟皆從

宜者也亦爲之而已矣嗚呼吾獨慨夫爲之者之寡也夫得爲而爲之上也不得爲而爲之次也不得爲而不爲又其次也得爲而不爲斯下矣某郡楊某室既侈富禮典周舉屬求予記其祭田夫人則知祭矣祭而以禮者寡也禮而知以時又寡也禮亡時得而能調酌建置以不失先王之意不悖時王之宜又益寡也是所謂上焉者其可嘉哉蓋世以其得爲者而他爲焉又多也不亦重可嘉哉雖然萬物之情外必自中其之所爲蓋不特是樂其發慎其獨所謂外心內心其必能交致矣夫田之度籍之石陰

南山隱居記

孫居潤殆五百年當大江之濱嚴莊之郊依山北而家天順中故處士大章有三子各授以業季氏公正君得山南地地廣而蒼君時壯且敏視其地若玉未琢也力治之薙其蕪夷其堙墟其埴整其繚築其領爲第易其幅爲疇藝其裔爲圃第之屬敞而爲堂密而爲室重而爲樓虛而爲亭敞者主之餘者從之其制無飛題藻績之靡其貯惟琴書耕織之具疇之屬有畝有畝有溝有澗其種秔秫麥菽圃之屬鑿曰沼疊曰山障曰籬通曰徑其植柿栗桐漆松杉竹蔬麻

臬大率居尚樸固而等威有章物可游玩而材實給
用美足暢適而規可示後於是地事乃盡而安處焉
犁鉏共簡編並持樂道與治生偕事子姓日侍賓朋
時集安之而不遷享之而亡忤信居室之善者也君
標其稱曰南山小隱相國長沙公而下多爲題署復
請予記夫深山大澤惟材之依故嵩華有虎豹而蟻
封無榭椅然得而不知居之燿華於郊饗啗於野其
招伐而就禽也立至故周顛种放中道而廢以爲其
地羞此又地之依夫人者也惟知道者得焉而守之
大穎濶力函擁不散乃治地以自宅心綜而躬理盈
而爲虛泰而爲約卒食其報積於尺寸之力而收於
億屢之獲樂於充羸之享而免於悖出之虞得於今
之尋常而流於後之無窮也此則爲隱之道而獨君
以之長江大麓非斯人其疇依哉君有二子方育皆
植志媚學拔類材也方領薦於鄉育業辟雍行且爭
驅一日千里此又山川不舍者予特從君請也本其
雅意如是者而言之

石田記

君子之心望於世也廉而自治也勤其望之廉故甘
爲未輯之瑞治之勤則不寧燿其生燿無窮焉蓋有

不度而試者以杙爲楹以撓人之堂殿君子視人恒
若餘視已恒若虛每退一武曰吾弗彼若則弗可以
試非謙也其自期者遐而更覺其斂而不知其已度
越餘子遠矣伍員之喻石田以弗稼猶無田也沈先
生則弗稼者與其以爲名所謂君子之心也先生者
巢許其居服而禹稷其賢腸旣自退曰吾不敢豐望
於世爲是名已乃去以道自治削蕭莠挾沮洳揭其
堅白以對日月爽然風塵之表璆琳琅玕從厥自生
自潤吾亦不强自鍵閉唯不爲太倉玉食之需安於
寬閑之野壽於寂寞之濱焉耳吾何慙乎哉或曰審
爾先生亦獨潔者矣而亦烏乎燿矻無窮與余曰先
生之植志操節也不可闕吾試與若闕其詩非孝忠
節義也無觸於膺無寄於聲油油乎茁元化之嘉種
粒烝民於終古其不類杜少陵與杜之位不過一員
郎無片事自振當時而自方稷契人不笑之以詩史
燿也而先生又烏乎慙哉先生之爲斯稱也在少而
小子言之於其老凡言諸先者當以期今則定矣敢
以垂贊無止

東山竹屋記

國家有考成股肱之臣曰大理卿金壇虞公歷輔

祖宗仁宣四朝率典憲弼教用平慎閑雅以格于乂
既沒而遺休垂光肆達于胤人寔覃且訐其曰邑黷
之彥來鳳君孝秀凝特益振世華用維紹先開來者
是承是荷嘗割父授口分之業爲祊田繼兩走天闕
下上䟽請明先公延賞之典不報請賜謚又不報猶
以言直迕權姦謫東裔踰年 天子誅姦賊宥流人
來鳳得釋歸辛未春月予邁于京師唁且慶之視其
氣浩然直熏然充也問來故來鳳曰遇明 天子將
復申先公事予曰不其懲歟來鳳曰吾以直奚懲乎
抑先公之道其豈和玉之類顧不能三獻哉予甚壯

之明日以其所謂東山竹屋者求記亦自已有言言
辛酉之秋由下第歸游莊城之東得其地勝有山水
之雄秀竹木之茂悅因旁竹結屋而居以討古今索
名理養節氣於是朝陽之况虛心子之稱且上尋
先公有玉雪之軒亦以竹喻玉以溫栗雪以潔先公
以喻吾以指言其將因地以獲先公之心獲其心尚
武其道云爾凡其言之大校若此嘻既盡之矣予不
足助來鳳所不能忘言者悅來鳳之氣也夫玉所以
溫栗雪所以潔竹所以似二者所以具是姿性節操
先公與來鳳之所以有取之皆以得此氣耳至如衡

古今而觀之瑟兮憇兮赫兮喧兮衛武之竹也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魚之竹也筆則筆削則削春秋成亂賊懼孔子之竹也其在于今則出諧箭韶處光汗青惟虞氏之竹乎此殆可以贊來鳳之志彼其留眺於綠槍金鑠之狀注聽於瓊琚玉珮之韻與東山之佳衡宇之適以極語言風詠之工者可語衆人非所以記來鳳

眼空臺記

鴻山自棲梁伯鸞以來居者不易稱可知已樵豎耨夫何有於地乎逮西野華公德始能居之亦始能稱

之闡古構新名其特勝者至十有八嘻盛矣哉山於是爲中興其間曰眼空臺者惟吟眺之所間嘗以語余余想其燕閒之時觴豆之際戢興橫生浩氣欲吐則振衣而上於是衡睇六合冥詰太始不見有一長物雖山川之流峙草木之榮瘁禽蟲之鳴寂奔伏以至乎烟霞之互彩日月之代明萬有錯於前而曾不滿吾之一瞬故舉所見而空之此其加於人信遠矣然而空有之際取舍之間而是非判焉公察之矣矣故自其有而論之則日用百需鈞弋之微亦不可以去自其空則混沌七鑿宇宙之大亦不可以執譬諸

飲食方食爲有食已爲空如不食以爲空不可也食已而猶執之亦不可也蓋萬物皆備吾身而初不物於物乃君子之道也此言不可去者也又况有是非者介乎其間鉅橋之粟於紂爲有而武王爲空時則主於空居延之節於蘇武爲有而李陵爲空時則主於有故空有不在物而在眼不在眼而在心不在心而在理不然無擇而畢歸於空西方之言非公之意也故公之所謂眼空以道爲樞者也古之爲觀者若山淵之平莊周惠施之眼也是齊也非空也塊岳杯湖李白之眼也是大也非空也二子燭道未盡故齊之大之而未至於空若公於是無必乎齊無必乎大其視夫山河草木之屬流而自流峙而自峙以極於萬有之積而各具自然竟無一事疑塞於吾中者而又矧乎傷道敗德之物贅疣桎紮之具齷齪瑣屑膠擾煩亂交病吾心眼者哉九霄上幃八紘下陳曠然吾兩瞳子唯見一道道以眼著眼以臺著不可謂臺罔功予不佞請發公之道以鏡于臺

菊花莊記

蘭溪伊廷玉家有菊花莊以其道行於醫寓志於是云爾判大倉州龔君爲道其志幸予記之菊事亦大

矣有菊德有菊操有菊趣有菊功舒而葩散而葉緋
綠而色芬馥而氣本乎地者所共菊無貴也德而黃
中操而後彫趣而幽野功而濟人斯菊善已伊亦特
舉一隅吾請爲徧徵之夫植焉名焉而玩游焉以助
德焉厲操焉適趣焉輔體焉一身之菊莊也德乎於
倫屬悉由中焉操立乎上下咸有守焉趣無弗適而
體無弗康焉一家之菊莊也一家然而一國具其來
至於康疲癯活夭札州里之菊莊也推於通國通國
之菊莊也廣之天下天下之菊莊也又至乎反收內
卷以小喻大物喻道則百行具而私欲亡君子進而
小人退善人多而惡類消中國治而夷狄臣陰陽和
而萬物遂亦人與國家天下與天地之菊莊也已小
乎哉福建憲僉前翰林章公有記亦引厥旨矣龔君
之命不可已且申之云爾伊君亦然之乎倘然之幸
分我一落英餐

芝庭記

葉君明哲之新居在太湖東之紀韋始遷而芝產焉
因自稱芝庭主人吾師天官守溪先生爲署二大字
他日就僕問記禎妖之談古今岐焉或曰猶影響或
曰濶䟽至折諸聖言則如禮之云四靈春秋之書螽

螟居可知矣予衡觀其間不可決謂天之有意無意在也一氣流轉或爲人或爲物其粹精者植出而芝動出而才秀非無種也種於太和焉矣其間有人物相爲徵應者亦自不同有人未至而物先見者有人既孕而物斯從者有人與物適相值焉者由君子言則可喜也亦可懼也昔之名卿喜佳子孫之出其門如芝之生其庭高賢固然而今吾得之是可喜也然而佳氣吾集能無迓導乎疑之方歟必人與物偕而後不爲吾芝辱可符謝公言少當蒼蒼意是可懼也今葉君於是則信善矣其人恂然恭冲然和藹然才且淑也而嗣者泳游頽波英藻榮發可以襲桂馨奪杏艷是封胡羯末徒也則知而無事乎懼一於喜者也既以爲君慶且以佇焉而永之以歌詩其詞曰

燁神莛兮翹吾庭
粲吾嗣兮協厥靈
友黃綺兮采巖垆
粲者起兮甘泉九莖
芝兮芝兮綿脩齡

祝氏集畧卷第二十九

紀叙

桐園記

人以桐自稱也者指有二以木也以琴也其爲以琴也者亦有二以鼓也以喻也王君世材家吳城東之甫橋家傍有園植桐盈之耳目之治心趣屬焉乃自稱云桐園是以木者也頃請余章於辭以重其木寔重稱也余求其大者無若以琴之喻者言之夫琴盛樂也大可以薦天子廷爲民釋愠阜財建大和以奠世百物奔蹈鳥獸豈宜廢置哉今寄之於園是荒寒

寥寞與繁植者芄芄然駢也今世材負材局不入夔
曠乎此其喻矣然奚病乎哉古之人風尚高遠凡其
道詘信志顯晦身行藏悉泄於琴其爲晦藏者杏壇
汾亭其尤也琴豈不宜隱者琴之不宜隱爲世言不
爲人琴言也况引桐以歸園是未斲之材擁天真完
天和惟直應撫桐之木安園之地稱焉而已矣世材
於是惟日消搖乎老圃之間視吾嶧陽之孫居然亡
恙爲之培扶灌洗使姿格灑灑出群表碧陰涼葉鋪
十畝無塵之土吾坐其下時而茗時而酌歌清商舞
玄鶴優游卒歲無何乎束帛之賁而希聲大音振響
於離垢獨樂之塲不亦善哉世材之趣本若此前之
所喻謂其宜琴而不琴不宜園而園也者余意也所
以長世材旣復世材又爲歌使可絃焉桐之榮兮可
陰碧瑤兮沈沈息兮我襟桐之植兮可音紫瓊兮惜
惜寫兮我心桐之寓兮我園襟兮心兮我桐園兮

南村記

蘇之勝左川而右山出胥門絕官濠入橋而西穿橫
塘越荷花蕩乃至山下跨塘雙橋立東橋上四觀可
盡其山川之勝其村墟之最也鄉人王臣之居之而
號南村因李孝廉請予狀之以文章噫南村之名以

山川之勝山川之勝臣之得之不能言而假予言予能言而不能得山川之勝得之者在此言之者在彼兩不相值何以言爲哉澤國雨晴風色清俊吾期孝廉過臣之而告臣之以南村之真文章不在筆墨在三士登橋上連手南顧而一笑也

南江記

氣之秀者其鍾也物而爲山川人而爲知仁就其有動靜焉則物而川人而知秀氣之動者也惟動也故周流傍行不舍晝夜涵兩儀首五行滋萬物通九有功之巨莫加焉消息萬理機權百事訂是非審時勢

別行藏樂日用心之靈莫加焉夫子所云智者樂水無煩多辯矣然吾觀於是水其亦待人而功乎一河也或漕國計或利衆涉或下流歸墟蕩焉而已矣以至其他千條萬派用而利棄而否皆然也若夫勢趨東南故吳尤多江湖蔣君允昭家吳淞之濱以南江稱宜也吾以君抱澤物材未得沛乎四海而泊焉寄高蹤於寂寞之澨臨清賦詩濯纓放歌汪汪之府雖不自少斯固安時順理夫子之所謂知者矣固足以滌頑夫塵契逝者歎不亦大哉雖無舟楫庸江功不以君廢也故爲比類引義宣其大旨若此君當謂然

彼如分情魚鳥寓興藻菽消光陰於鈎綸者末也

西郊記

勞君以名麟號西郊用魯事乎麟之祥於魯可知矣
吾天朝可以魯藝乎成康之郊固曾容之君將以
是乎然而引之於西則果用魯矣嗟乎魯之不競又
矣東門之人魯之直麟而使其若喪家狗尚何有於
鉏商奴隸之手一膺身鳳臆之足云乎故孔子悲之
自獲麟來談者衆矣且烏乎折衷或曰以肇漢也夫
漢之文景固謂追軌成康則或者之談亦或可信今
天朝自祖宗來皆堯舜也雖孝景稱幾刑措猶不

及吾累朝之專止於仁則今日果有麟焉出於西郊
亦成康而已矣使孔睹之且聲頌之不遑又何有於
反袂拭面涕霑袍者哉故曰大道之世無孝子無忠
臣非無孝忠也夫人而莫非孝忠也曷以一麟為兆
而矧於朝野之辨耶則勞君於是殆迹似魯而心真
成康者矣又曰審然則胡為不猶黃帝時之在囿而
若是遠踈乎曰堯舜之世乃有巢由今勞子在堯舜
世而不用獨不得以巢由自居乎不以巢由自居則
吾君非堯舜乎

可齋解

允明交何子凡何子操中施外爲學與仕者允明見之其必欲足其道也何子尋常自謂可人亦謂可允明亦謂可直謂謙爾未始爲之深長思知其旨有他也爲之思而知之而言之匪一士蓋無若方子方子推何子之志匪無擇可匪見小利可其必得乎易之時當其可言何子之道莫大乎是何子受其言足矣又問允明則安能墨墨歟蓋有一言而兩之者可是也少之曰可多之亦曰可何子之道無不足何少乎何子則不自滿又何多乎允明爲何子審之士於三代後則必折衷於孔氏無可無不可然則倚於可殆不可嗜何子豈倚於一者何子正以擇其可爲可耳爲天下之行抗之非可抑之非可爲天下之言高之非可卑之非可爲天下之用同之非可異之非可揚失之抗墨失之抑莊失之高子雲失之卑馮道失之同王安石失之異皆非孔氏徒何子寧爲是蓋曰行必無適莫言必六籍用必如司杙以至大司寇行相事斯則何子之所以能折衷於孔者也

陳氏燕翼堂記

詩人言武王之仕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謂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敬事之子孫子孫敬其事者行

之乃安甚矣武王之善繼而詩人之善言也近儒謂
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安有弗謀其子而先其孫
子教未施而徒欲安之雖敬不先於安其說若近而
反迂後世欲法之從古訓可矣為天下國家皆有道
焉所謂孫也故稱燕翼者先求其孫之道長洲陳君
文煥少游邑庠將光大其族不幸壯歲不祿有二子
伯曰凱字德和仲官德相德和承所遺厚業能以誠
篤敬慎加培之德相生於遺腹積學敏功必將遂揚
顯之孝爰構華堂三楹以儲先人之休澤而事其母
陸碩人碩人且六十矣慈孝相洽友恭既翕家室攸

宜日以康豫因署其堂曰燕翼謁余乞言昭之亦甚
矣陳君之善詒碩人之善守伯善述仲善繼將完其
志與事而佚母於壽社燕翼之道其允獲而無忝與
為之記而作詩系之其詩曰有木維橋終風霽條肆
篤其稊以莫震搖謂我雛鳳並謚于巢栽培有道敬
事勿彫右伯兮善述載述載昌載獲厥播載構其堂
篤誠以勤飭脩無荒敬事先采嗣服不忘右仲也善
繼善繼維志夙夜辰兢風雲力致兢兢祗祗虔恭寅
畏存榮沒顯揚芬嗣世右有赫新堂嘉名用章以宅
三綱以出五常填篋雖離琴瑟鏘鏘母也順只式壽

且康右凡詩以尊者美以卑者勸勸斯懋懋斯永伯仲其知之矣

潘氏湖山佳勝樓記

包山具區拔造化精金玉作山水自竒而靈萃靈而神天烟霏霞月地瀾淪湍波秀萼嘉實良榦材幽翔逸趨弗可究名狀人居占尺土丈流至澹翠淺綠遙耳目手可指接亦皆足夸佳勝其未至若干里爲柳溪卽胥口有居者前太湖而東靈巖西香山環前而錯布洞庭羣巒也先東跨箭涇而梁穿湖流達于靈巖香逕橋也先西而梁在湖流達于穹窿山橋也是

爲潘氏而一樓卓其居是爲主人之子太學生鏞和父藏脩所也和父得郡名士詠歌之而署以湖山佳勝潘氏余世交也今又爲婚姻家太學之父崇禮隱君古心行君子也善家德門也太學起家器也他人以是居請語余且爲地喜談之抑我潘氏潘氏以他居請爲人喜談之以潘而是居能已乎哉吾觀凡居之勝者得其人甚難猥者浮露而傷華優伶而被冠紳濁者昏鈍而傷質乃金碧塗土木偶其居蒙羞山不得自高川不得自滌太學父子之於斯也忠信長厚增金庭玉柱而崇澄瀨涵淳廓東南之藪而潤崇

禮借佳勝以卒歲太學適往用于時異日返初畫崇
禮孝事引養於藏脩之所而棲之佳勝大成也已

笠澤金氏重建安素堂記

吳中自昔多儒家不特一時師友游會之盛徃徃父
子昆季交承紹襲引之不替斯風至美搃城金氏其
一也其始祖爲宋迪功郎章至元間其孫伯祥父尤
名嘗作安素堂於所居貞豐里錢達伯行氏爲之記
稱伯祥端重有守知所止而無外慕之心暨入國
朝其後人守耕讀之業不衰而轉盛伯祥六世孫允
彰益清脩克振先緒以安素者文獻存而棟宇湮矣

乃就元趾復構之請余紀其成凡安素之旨與其
錢君之論理暢而言美矣余此以事言之夫以物授
受者期欲必守之無徒良難伯祥學有得知夫金帛
宮室長物不足爲身之重子孫之傳也獨取吾志所
處山澤之區宮一畝田一頃以安其中而不動乎外
雖非婁空可謂素行乎貧賤者其世當狄主僭華士
爲魚腥蟻羶者皆毳辯拜膜于戎庭伯祥考槃礪適
涅而不滓可謂素夷狄行乎夷狄者矣旣而子孫守
之胡窮夏起干戈四溟金之族遵晦故棲無流播之
虞可謂行乎患難之素天王新海寓霑膏澤百六

十年而允彰繼述益熾雖不軒冕又非所謂素富貴而行乎富貴者耶甚矣儒効蓋至乎是其要不過不願乎外故無入而不自得安素之大無踰於此矣吾又不知當伯祥時郡鄉之顯者青紫奕奕富者倉箱蠹蠹其所安所遺有如伯祥者否有之當並存今安在乎不安素者効若是伯祥之賢加人既遠而子孫之美允彰之孝又焉可誣哉韓氏之子不能安退之文學之素故詒金銀車之誚盧氏之孫不能安懷慎廉正之素故掇澧州之放彘臣之史茲堂之名與允彰之聲並延而未央也豈不重與允彰名煥號友蘅

凡金氏之業安素者耕讀二道既其熟習而有得者使徒美而無獎掖功將非允彰意復援詩禮經訓銘諸堂之兩序曰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庶載獲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稊右在左曰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釋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右在右

南岡序并詩

以朱公爲南岡之號說之者蓋咸謂南於象爲明爲文居爲君子之強岡爲高爲廉爲堅磨而不磷數者咸令德有一加於人而公兼之物以名體名以方德

信美已然余知公者就其行徵而符之公久蒞諫垣
有犯無隱危言累百牘可知者如為建儲為視朝為
抑奄尹為斥權嬖為止畋遊為登正黜邪為公進退
刑賞為申冤濫為振災困為論列大禮務舉前旒而
啓之明拔黜纒而納之聰崇議切辭何明也何高也
又何廉也而翹翹批逆中立而不倚不變塞以期至
死如其強如其堅暢其末為詞華詠歌而又盡南岡
之能事畢矣有而似之誰寔方之公今賦政東南省
至于王丞弼極高明諸叙為日麗辰揭小人作詩
公焉永懷以慰其願

公位之煌煌兮公道之堂堂兮堂堂且南岡且
省之屏也台揆之升也道大行也極高明也展大成
也

表弟蔣秀才遺文序

劉夢得序李賀集稱賀死時語其母帝召作白玉樓
記頃之烟氣起賀死事傳于今七百年人信之極章
著余近得姨母蔣夫人說表弟事知千載有繼賀者
事復章著蓋氣元英靈天人流通自輕清降疑俄復
歸返若帝有命茲固古今之理與弟名燾字仰仁故
樂亭令君遺胎而生夫人方在薜恍惚見道流三人

入房便失其一燾既免矣襁褓神穎能言誦習九歲
治四書易皆通十一入爲府學生鄉郡知名十四應
鄉薦不捷而聲轉蜚溢隸賤遐僻莫不喜稱之丁巳
之歲其年十六冬月將盡一日枕上呼夫人曰母寧
知帝京有紫府瓊臺乎母曰不知又曰兒當以母老
辭歸可邪夫人訝其不倫且謂囁語置不問數日夫
人長壻劉岍來叅賀元節入燾齋見周易書中有夾
置一紙書千百言取觀之乃燾所記前夢事其初曰
某年月日夢老父引登高境目曰紫府瓊臺撰文曰
翠碧重華玉殿金闕其末曰某再拜泣請家有老母

願放歸養姑還云云岍未及讀中文燾適來奪之去
人亦來問故不對夫人取紙將視燾窘遽云母母親
此泄天中機夫人惡之抵于地燾遂拾置冊中其年
秋燾病中語夫人李賀爲帝召爲文不免死柰何
三月日燾竟死死後屢夢於夫人一夕見夫人即馳
去夫人逐之人言燾今非復若疇昔行也夫人愈逐
之及問燾今何在燾曰兒爲召作丹臺記夫人言丹
臺非世間有其天居邪燾愕然曰兒不得如昔滯行
即去一夕又見燾父言吾死不如燾吾死即滅即散
燾死不滅不散渠乃全者欲來即來耳言既隨復見

燾夫人問其死狀燾曰兒死從首上以往又言不滅等語與父言無少異又曰母哭無過慟若過慟若不葷食若拈弄兒典籍皆令兒悲遂寤凡燾之章著若此嗚呼燾果從長吉游諸清都紫微謁帝而代言乎何世不幸不能留燾使麟鳳埃壒也夫人將顯燾燾故未及爲古文辭獨時文數十篇自題曰東壁臺夫人取刻之俾允明序夫人又言燾記夢文在冊中後爲某攘去并文亡之故今不得其詳燾與余皆爲持進柱國武功伯天全府君外孫魏舒之譽將望於燾余寔甚魏之因序燾文詳列爲後人誦燾雖未仕德行備美幼受夫人教且畏恭如嚴師夜乃慈慈達母子之恩三歲人示以文鳥燾曰我非畜鳥人也性復簡靜溫洽今刻文亦可爲經生法

表弟號懷海生序

表弟徐美承抱志曠濶予前既序其字又告余常欲白其抱爲一別號曠濶有踰海者乎李謫仙曰海懷結滄洲可號懷海弟曰唯又曰吾世偃王後也食東海特進柱國武功伯祖也稱必先東海上輕車錦衣將軍考也自呼東濱遺客則引伸懷義於思祖考者亦可耶予曰亦可也人懷在中有依焉而不離道皆

可也弟志既卓存而充之耳予祇從其題漫浪言之
天公地媪東王西母塊岳杯湖盥日澡月九塵彙毛
衆蠕集蠓裸骸而植行者稍黠於其羣因持釐以長
毫咄哉何足以數有能瞥視而不盈溟渤小聽而不
響潮汐鼉龍之腥不滿兩鼻孔魚鹽之味不充寸舌
端爪承三山吸竭四浸爾將謂天神哉一六尺人耳
此乃所謂懷者自懷而一之不知身為海不知海為
身此則懷之至者群黠於蠓者因驚而異其名曰仙
豈知仙非別一種物吾輩懷者往而為之耳凡仙恣
可為吾輩先為儒者為之最易弟毋謂我毛肉齷齪
然焉能仙焉能仙不然也吾已號弟明日來從吾執
手高步而往

銀浦序

若夫商飈掃夏玄露洗秋碧瑤晃清微之田黃金橫
蔚藍之界霜輪涵映榆葉繁迴爾其滌源尾箕垂條
參井發坤成象衡蒼涉津淵淵注玉傾銀渺渺翻瑤
激碧蓋絕地天通而氣潤華蓋子以母顯而色從皓
金虹飲華流雲和次韻貫元精而霏沆溼倬皇文以
示昭回乃有奕奕侯門翩翩公子織婦貽枕海賓贈
桂迎仙鵲群躋虛龍縞躡翠梁而徐度遵青霓而上

征窺星妃步襪之塵浴天媛湔裙之水滌蕩肉骨磋
鑿容華拔雲體於塵囊嗟仙風乎泥殼江漢以濯金
玉其相寓遽廬則為潔夫游汰滲而號玄客陋宋郎
之口過嗤郭生之慾凡余也幸抱君平之靈因成七
襄之報公子徐氏美爵為名余前擢桂之漫郎曰祝
允明其中表兄也

毛夢哲字叙

夢哲為今內相三江先生主器始將生時先生夢前
內相嘉禾呂文懿公過之因取文懿名名之曰希原
賓友多為制字而未定也比允明來京師夢哲又辱

問焉允明曰即為夢哲何如請質諸先生先生謂之
可夢哲復倩為叙不得辭因竊推先生之心告夢哲
夫先生之欲夢哲希文懿也豈曰以其位固以其賢
也故字之旨若是然誠欲其希賢者也則曷不擇夫
古之大賢若聖人者而命之蓋於是愈可以見先生
欲其子希賢之心無不至也惟夫欲其子希賢之心
無不至也故隨所觸遇而輒白之疇昔之見文懿也
寤而心警焉而夢哲適生於是遂以稱焉使當時夢
古聖賢或事物之良可比喻以為賢者吾意先生亦
將隨以命之矣大率欲達其望之之心而已文懿以

耆德宿學夾輔 累朝 國倚其功民被其澤士仰
其風而身膺 寵光位極人爵夢哲希之而至也則
夢哲亦文懿而先生之心得矣然文懿之在當時其
自爲者亦將有無所希者乎予又意其所希者不踰
夫臯夔稷契伊周孔顏之間也今先生之命夢哲又
獨欲其希文懿而已乎殆不然希文懿所以希前數
聖賢云也而豈徒哉此又先生之心無所不至而無
窮者也抑允明之昧昧則無以長吾夢哲有一道可
以爲夢哲策功焉文懿不可見矣希之者求其所謂
賢者若前所徵焉爾今先生之德之學之功澤名位
卽文懿也庸詎獨文懿所謂臯稷周孔之同歸也此
文懿之可見者也夢哲果欲齊文懿且以成先生之
心乎求之家庭足矣

楊氏三男子名字叙

長洲楊氏三友昆以其三男子名謁邦大賓遂字乃
辭受書返以迄祝事禮也初三昆之長安卿生檄次
昭卿生楫次威卿生校世齊而齒縣昆謀曰夫生子
者祖咳而名名立而字字成而祝故名以別命字以
章德辭以祝成古之道也楫也齒長而第仲若伺厥
昆季偕長而圖今之長者無乃曠脩抑唯今長者是

務孺將怠焉夫調義以起禮時也寘齒而並命順也
舉一而畢二知也蓋并作焉於是以前民用剡木
曰善乎深謀哉昔者先王尚象制器以前民用剡木
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
蓋取諸渙楫字伯渙若以禮義爲舟楫典常爲大川
用迪于五彛庸于百度將集善以凝德聚其渙濟其
履亨其道利孰大焉先王秉忠信以詔臨于四方四
方化成易繩以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其既降也滋
罔孚以渝記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
始疑其在于今非契策也罔政檄字仲符夫忠信以

爲檄言行以爲符執檄而求符主於心而履諸發于
躬而物格作于事而道盡厥允以罔斁先王戚人之
不人肆爲之庠序學校以教之五品乃孫百姓乃親
校字叔教其敦詩書則先民服聖哲惟法語用遵父
昆用循用克率天之命以無醜于物教辭既登三子
旅而矢之曰二三子欽思哉凡物各各名各字字各
義惟義弗各于道是故人萬其行行萬其義義一乎
道二三子慎之交脩之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成人
之能事畢矣二三子欽思哉三昆拜手曰俞哉敬
拜君子之貺顧三子前升階由隅樞衣上堂再拜稽

首祇對于大賓曰唯惕哉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惟弗堪是懼敢不夙夜承事以無隊師賓之弘誨金成性父視三子猶甥也揖而進之曰美哉洋洋乎令猷也哉布策敷几肅賓請載其辭出以號三子而授之

徐氏三外弟名字訓

外大父武功府君既歸開樂天觀生無不自得游放歌嘯融融泄泄而所軫於念慮者獨以未見其孫耳嘗書二字於籍曰美承先人問之府君曰此吾孫名也子他日必見之已而府君薨則美承在胚中矣薨後九月而生果男也於是府君之心已慰於冥漠既

而美承又連得兩弟皆男舅氏前錦衣衛指揮使嗣勛甫名之曰美朝美爵今皆長矣美承且弁舅氏又從諸賓之請加之以字承曰志學朝曰自學爵曰天學使允明敷其義旨以教三弟允明日諾惟人之所以承其先者非一道然要以志為主志立則道行矣惟人之顯而朝廷者亦非一地然必自學中來學優斯可仕矣惟人之爵本外物而孟軻氏之言則有天人之辨以爲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乃天爵也人能脩天爵則其學正矣凡此三說蓋字之義也因名而出者也我舅氏之所望乎三弟之旨也三弟其必欽識

之而允明之意又有溢乎三說之餘者且拳拳不能
休將重以爲三弟告夫承在乎志孰非志也而有切
者焉聞昔者府君之童也嘗揭一聯語於書室之柱
曰男兒志氣雲霄上君子聲名天地間時多比之寇
萊公華岳之詠已而果然則府君之志何如也弟欲
承之請事斯語矣人之在朝廷孰非學所自邪而府
君之立朝其孤忠元烈何如也則弟欲學以爲仕請
事斯語矣人之有官孰非爵哉而府君之爵文臣之
極者也則弟欲脩天爵以伺人爵之從請事斯語矣
三者非一也而三弟欲踐之則皆法吾祖而巳矣無
必泛思而旁求也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於戲
三弟必勉之勉之而顯則庶幾乎用以緝我祖之不
烈就使居隱亦不失爲世家之賢胤也巳危明生晚
不幸不得受烈祖之訓命雖然竊有志也於乎深願
與三弟者加勉之

史在野字叙

物必有合而後久者莫大乎五品五品莫大乎君臣
矣凡合父子兄弟以天夫婦以禮君臣朋友以義五
品之不孫也君治之是五者統之乎君臣焉詩云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君臣合而不可離久矣而先民之

訓爲臣者蓋云合則從不合則去然而君可去邪去者以位言之分者無去也故曰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孟軻氏之論臣有市井草莽之稱意亦若此今天下大一統野而耕市而工商其誰不共臣之職隨州太守史君名子爲臣大賓爲字曰在野在野讀書脩行以爲士然未用也於是則亦共爲臣職而已矣耕而賦工而庸商而稅心誠輸力効之以至夫在官者事學而求用之皆然也勉焉而已耳無所加乎竒畫怪行出位而謀也如是則義矣道合矣無所愧乎君臣之分矣而名字者宜吾欲益在野欲在野以三隅反耳所謂反者謂五品之皆然也一者無所逃四者其逃諸雖然以爲逃也而勉者情也之五道者道也無所逃於心在野其念諸在野之室吾女弟也又在野資甚穎才力警捷又有賢父師吾之所大願望也

羅曉字辭

羅以善聞焯于吳門粵德儉父產此鳳麟惟此鳳麟其名曰曉賓人象德啓東是表皇鈞造歲環運宵旦赫斯耀靈寔繫厥判命駕暘谷濯景若木金雅旣騰六合清淑萬矇忽昭群伏以起容光必照蒼生仰止析木而炎壽星而寒莫不自東靡異趣延惟天有日

萬物之則大明啓宇咸作于出維人有心函氣以存
嚮晦宴息隨候而昏昊天曰旦無然泮渙丹臺煌煌
千彝炳煥泰定光生明而思誠事至而應物來而名
禮不云乎志氣如神事物將至有開必先易不云乎
山天大畜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敬哉羅子惟明之劭
五品爰察家邦有耀載鑒于物昕則有月燭亦代匱
其輝不竭作物之勲乃肇于晨羅子敬哉毋覲照臨

素植字叙

素君漢章之子名植字斯立請予叙焉漢章高士斯
立又敏邁好脩宜有以深期之語之曰植者立之也

斯立者其驗也子受名於父受字於賓名策其勳
晞其驗二義交致焉茲請先視子父以策乃父善教
矣教子以謹言植子之言也教子以脩行植子之行
也教以尚志植其志也教以篤學植其學也教孝以
植其子教友以植其兄也教慈教忠教別教信以植
其爲父爲臣爲夫爲朋友也推之而皆爾皆植也子
也力言必謹言斯立矣行必脩行斯立矣志必若孔
顏學必若游夏子必若曾兄若舜慈若文王忠若伊
周別若曰季信若晏子鮑叔推之而皆爾斯皆立矣
子戴蒼而履黃與飛走者殊科而忍自什乎哉於乎

太上自立其次植斯立若植而不立斯爲下矣子之
父賓姑望子以其次子獨無意其上耶予則進子以
是固嘗曰敏邁好脩此其爲上之道也其來驗可勝
用哉予願與子父若賓也而同遲之

袁氏四子字叙

袁氏世爲吳中善家居郡郭之南濠南濠萬靡之區
而自袁氏出者率醇厚周恪雍喈莊雅爲尊者以慈
稱卑者以孝評交者稱其多益也其曰存省處士漢
成宗族之所推也有四男子曰楷曰模曰楨曰櫛賓
爲字之楷以斯端模以斯範楨以斯厚櫛以斯瞻斯

端娶余表妹趙氏於是存省以四子字叙屬我吾固
曰袁美世濟觀取諸名字者而慈訓章矣四字之義
與其名不相遠亦不過深而無不寄規飭之意古人
之取亦若是耳故文字之義無必煩陳且爲四子推
所以因義而樹功者行已有耻而遵義則若楷之端
矣動必以禮則可作人模範矣以仁存心則楨榦立
而本厚矣內誠而表莊則如櫛之可瞻矣聖賢之教
不舍是以爲先善哉存省之所取也然此父道之一
耳名字用情如是而况於日用之間乎而今而後親
長以名呼朋友以字舉入耳恠心乃履諸其躬不爲

孝子良士不止如是不爲孝子良士亦不信也四子
母泥字義而眩文華此而翁問予之旨予爲言之職
四子勉之母作父宿羞

祝氏集畧卷第三十

外教

重修蘇州府開元禪寺之碑

吳大帝赤烏中乳母燕國夫人陳氏捨第爲空王居
在今闔閭子城中之西南維時釋端文師寔肇其績
寺名通玄唐明皇帝以紀年更天下寺額郡擇一大
區專之吾蘇遂以通玄當焉開元之號於是始著晉
代有石像二石鉢二浮海而西至于郡之滬瀆里人
朱膺虔奉入寺迄今遂爲中土神寶詳紀見於法苑
珠林諸典而韋太守應物皮處士日休以來吟述接

響寺於是爲選佛場內神化名藍又不特稱大而已
舊有贍僧之田爲畝千餘今雖未復而刹右蔬圃廣
數千弓猶陳夫人花苑也牲石之載名文久顯而竒
渥温氏倒屣之末郡罹干戈寺歸劫灰碑亦解碎雜
伴瓦礫故無得而稱焉 皇明平定永樂之初寺主
永宗和尚重翦茆棘弘建諸果爲大雄殿爲千佛閣
爲山門爲戒壇爲僧堂文室精舍庖湏次第咸成像
設畢備而神像與鉢歸焉無恙寺觀返舊繼者指南
又返綠陰堂以待海內名賢之蒞止堂蓋元統乙亥
恩公斷江所造虞文靖公記之者也惟正大殿未就

南公之徒澤源宣禪師奮爲經籌餘三十年而復
成於是故蹟無遺廢矣宣之上足潤公天雨持席旣
久亦復新弊易殘补缺增華潤傳滌源潔滌傳今玉
澗清公益克紹述以戒壇殿壞特甚更撤建之而塗
堦儀相整肅具足芳園流池曠廣澄活卯濕育殖果
木茂麗中興之功更爲大成則今弘治丁巳年也其
徒與外刹同勤莫不一口讚歎清師之功堅固光明
勝果旣圓靈場載闢是宜追初照來登示金石謂余
郡士刁筆可寄竊惟千載神區五天分化道俗依仰
遙賢稱誦一旦完結輝赫江海凡音肉語不能宣贊

乃爲錄述本末大概姑爲刊著以伺鴻手行字就列
復說偈言南閻浮提最四洲茲藍前後表江南吳媪
唐王創繼雄十號具足天人師浮大瀛海化身來神
通變現悟衆生靈感道俗昭瞻部劫輪環轉壞復成
紹千歲往啓萬來大哉諸此勤宿力今力轉大惠清
師殿閣欄楯耀七寶慈容變相威儀儼旛幟香花燈
燭等燈樂莊嚴種種具流泉疊山曠大園花葉果蔬
禽魚順如大日月開光明願此功德在人天無量無
邊遍恩有諸佛菩薩摩訶薩

蘇州五顯神廟記

造化之數五爲大紀爰自三才莫居而五行効用象
於天爲五緯形於地爲五物麗於人爲五德貫幽明
而共徹質鬼神而無疑者也五物之神其在於上爲
五天帝所謂靈威仰赤熛怒白招矩汁光紀含樞紐
而配於人帝所謂太昊炎帝少昊帝嚳黃帝官神所
謂勾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其致一也明堂旣祀上
帝而小宗伯又曰兆五帝於四郊 皇朝旣祀星岳
於郊墟又爲五顯專祠於他山亦其義歟五顯所起
未審前聞世所傳祖殿靈應集云與天地同本始年
逮光啓降於婺源王瑜家語邑人麋至嘗血食于此

於是建宇棲之功祐丕格邑人依怙初名廟爲五通
大觀以後累封王秩昉有五顯之稱宋迪功郎國史
實錄院編校文字胡升所作星源志則疑會要不載
姓氏而推本於五氣亦近雅論升又辨五通之說按
李觀作五通祠記主在報德不知其他此云政和已
廢五通宣和始封五顯審爾則非五通明矣又佛典
則爲華光藏菩薩之化夫自執一者觀之以爲神祇
鬼判然不相謀也且三皇二帝固皆人鬼何亦麗於
是乎聖既有之賢亦宜然蓋一元合分精英旁魄或
於天或於地或於人無不可者惟圓機者其知之矣

吳郡行祠未的所始或曰始於建炎即織里橋南朱
勗舊苑地爲之嘉熙中比丘圓明重建正殿寶祐甲
寅通復鼎新又增大雄殿於東序景定以後正知善
已繼新三門兩廡以逮行日踵持月有閱經之會歲
脩慶佛之儀入至元間日又勸善男子孫子發與弟
子榮特建華光前閣元貞衆力復成後閣大德中如
海購地拓廣再置吳江田爲長明燈油及贍衆費延
祐丁巳寓公葉武德又作圓通殿此皆延祐七年吳
江州儒學教授顧儒寶記平江萬壽靈順行祠所述
也暨入 皇朝嗣者不弛而歲久頽燹正德初同守

李公恒聽訟於是乃加葺飾更剏傑閣今主僧某來
謁予記於戲以神之靈貫三才通古今遵乎上而信
徵諸下而從衆既歸止徒宜護持予敢從民以徼于
神尚有異休如水以沛如火以光翊 聖圖煦生類
以昌于無疆哉

吳郡三茅觀碑

道无在无不在神无爲无不爲无爲道體之本有爲
上下之契是故崇宇備物貌像熏炬明之所以事幽
流祥集釐烜赫震盪神之所以答物若夫清玄眇穆
希夷以微昏默窈冥恍惚有物其誰得而測之非夫

假顯尋微潜機暗會則上下左右安在而可通也冥
陽通明之闕三垣紫微之府曜靈廣寒之宮七寶芳
蹇之林西龜位乎九光蓬閭集其八子莫不高卑秋
奠後先襲綴於若岳卿定錄保命三真茅公興乎羸
劉之代而窮乎宇宙之永出乎咸秦之里而宅乎勾
已之岳三霄秉法九截承事京江南北尤隆且繁亦
由明靈發跡之神區故與吳郡之宮在城中之仁風
坊始於淳熙復於天曆再燬於洪武復於成化而廣
於弘治備於正德焉比余返初主觀道士景用圭薦
狀列績乞文勒石維三神道峻功巍靈煌跡赫凡其

琅霄紫冊楓陛龍綸英工翠珉之筆騷客金薤之謠
鏗聞駭矚沈溢鞞鞞粵紀茲區則貴實錄故爲詳纂
次第而稍系之云始淳熙之朔未得其名必有廢焉
天曆乃舉其徒口傳以爲建炎之燹且高孝紀年先
後顛亂按盧氏郡志獨揭淳熙尋光寧諸朝郡鮮兵
禍則吳回之先虐甲子亦未稽爾至於天曆己巳本
府都紀冲靜法師俞心淵搆而未弘其徒副紀倪玄
素廓而富有洪武壬子再燬主者即倪之徒素靜和
未克復舊迨及壬午素之徒龔允清微爲葺補久益
蕪落僅將爲墟龔亦耄矣而以其徒未堪興廢之任
乃致素氏徒孫之處他院者曰范處恒之弟景浚之
請于有司來繼主而託焉時爲天順癸未所棲纔存
寢室五間而已浚之多才乃鳴于官請納賦以廣傍
地而附益之乃以成化某年肇築傑閣五間其崇三
十九尺延十三丈前爲山門三間左右辟址以需後
舉時則秋官主事馬公愈侍御夏公璣按察僉憲張
公習亦加相焉暨于弘治乙卯浚之復以己資肇帥
其徒住持譚惟重及蘇惟顯勸募加構正殿三間高
三十尺深廣稱之前敞三軒傍翼雙樓其度皆如殿
殿閣皆肖三君望像供奉百具完周而庭列爐井傍

結房寢庖溷從寮

字缺二

詳備時則用圭與允清嗣傳

之孫王以正者亦皆效勞而成功皆浚之也乃至正

德浚之惟重皆已羽化而用圭奉檄紹主又克負荷

遂以甲戌之歲與其徒錢守蘊更造石柱山門壯麗

加舊又添作二門重甃閣地於是觀事大備時則郡

人陸宇府通判焦君思明亦各効財而成功則用圭

也觀之廢興具是伊主嗣者慎保無隳勿負師慢神

斯永有終

字缺一

用圭之志也嗟乎赤城大霍霄端雲表

上

字缺

星辰之

字缺

句金良常便闕陰宮下緜山河之限

神之格人不可度也鵠翔悵語宿頂玩丹人之事神

不可駁也昧夫或疑曰人命生滅必有司錄則元壽

之先必將泯焚乎施治屬部苟無居方則江介之署

殆均虛位乎揭虔妥靈須用世器則清玄紫緯之標

不假旄節乎噫嘻是何言與仙科授轉亦猶人代豈

謂九官未建農軒之績不熙也玄功周普不限方域

况復岳籍總統吳越之區其本也至如藻冠繡旆瑤

鉞琨章琳腴翠釜瓊闈綠室錫酬九事童女三八天

授當由於鬼工人供豈妨乎世匠斯

字缺二

也幽既有

之明亦宜然於是靈官有伽像設具嚴蘭膏寶熏金

從玉擊霞飄星轉班僚列拱乎璇壇日就雲瞻士女

降升於筍席終歲

缺二字

之日三春降會之期或藝鼎

踐盟或敷筵歲醮廣集四民之甲衆連十等之臣莫

不幽以顯通高從卑聽俾爾親睦倫屬和平室家固

厥倉箱登其黍稷奉親者長充鼎釜弟子者過秀芝

蘭蠲痾保齡辟非消難傳曰流潤萬物德加鳥獸各

獲其情禍福驗明風雨時五禾成疾厲息暴害絕斷

災眚而遠戎兵於戲盛哉來爾道俗霑頌拜賜勤恭

脩奉玉珮金璫流鈴火珠青芽燕芝得人可授紫符

金刻玄樞有光我作空歌師吟弟和皈命三君歸與

歸與王君赤真青童金母煙斡霧乘停龍跨鸞嘯仙

妓歌玄雲爾乃登歌旅迎當得感應詩可以興爾

習之其詞曰

渺渺金陵曲三峯煥嗟峨勾吳莫離宮却峙層城阿

朱官導素虎嫫女擎紫華鸞黃玉折矩游盼同山河

齊神躍太霞不動江湖波念子勤奉我衆脩興無頗

墮趾孰曠密非計年劫多將子遂幽耽皓暎生青芽

勗我治區衆萬善蒙一和士誠女信丹寸地爲仙家

吳之濱兮越之涯道俗

缺一字

林兮藹如麻俯吳宮兮予女

嘉子善事兮予如何神眷我兮能文揚鴻瑒而齊遐

會道觀修建記

域之教也三曰儒釋道道之紀也三曰希夷微道也者殊軌轍而同歸貫有無而爲物故軒堯垂衣重華褰裳其與夫詔爲國於烹鮮指冥機於寐鹿一也若夫視聽之接禮樂之交善福與慶賞均流淫禍共刑威並降則柱下之法亦不倍於東魯者矣是故由其無也則精藏窈冥物蘊恍忽等聖智於芻狗自其有也則璇壇蒞宮綠輿羽蓋嚴法象於瓊科蓋有之以爲體無之以爲用亦轂輻之義歟此吳中會道之觀脩建之績不可默也始端平中綿州道士鄧道樞從文靖魏公來游趙守與憲俾居郡城文昌宮宋社旣

亡斯址繼得即郡人上官氏之廢園也道士因別築而棲焉名會道觀時有家則堂鉉翁爲記逾元迄今觀旣頽落記亦亡失住持張復淳者玉峯人也中藏冲淳外貌朴簡然而秉尚堅毅操力精勤啖素靡間於隱餐居財弗別於私篋視真宇之失觀若膏肓之匿豎於是發其帑畜徵諸善信又得今中執法顧公故連粉社時猶青袍爲之倡募贊緣由是民俗嚮赴金穀旣集土木湊呈夙壞聿修新構載起有若三清殿有若玄帝殿有若山門有若夾廡皆一日鼎成完滿弘壯綵土塑像玄金鑄鑪洎諸法筵供具亦復種

種嚴備魏乎煥乎恍焉太赤青微鬱蕭通明之壇倏
移於闔閭之區也始營於成化之丙申收工於弘治
之某歲念其劬劇冀在享承謀述文詞來託予手嗟
夫世多斥道請借儒喻刑政者理物之末德理者陶
世之源士不盡彥則簿牒刀杖日闕於訟庭不可謂
鳴琴畫衣未足以爲政也清虛者玄元之體供養者
感應之機徒不盡賢則殿閣香火空眩於塵目不可
謂見素抱樸未足以輔世也不然角冠黃裾五性胎
積而符劔焚誦日喧於其宮信弗能以延真馭集靈
釐矣而彼天下紛紛萬官府吾亦未能保無一臣之

弗敗官也昔者鄧君齋科精嚴朝禁眷委逮乎高峯
之青章旣籲松關之黃頭終突退藏於茲道價高卓
已而踵其席者越二百年今張師天抱旣超宗授尤
異蓋自莫月鼎傳之張雷所張雷所傳之步雲岡步
雲岡傳之周鶴林周鶴林傳之郭本中郭本中傳之
張秋谷張秋谷傳之郭紹林師則紹林之上是也成
化壬辰受檄部街號純誠凝靜宏道法師勝緣旣諧
弘勲乃集視諸彼哉勢同霄壤今有弟子曰繆德安
楊德銘孫德欽孫曰吳明椿宋明潮於戲師尚有以
終之日帥其徒精修虔禮遠躅鄧君近武諸祖祝釐

行道歲事日巖雷霆斗曜調元化於雨暘笙鶴龍鸞
接群真於寥廓俾其良者揚玄風於世外亞者守弘
業於無窮庶幾神鑒人欽以不負昔人事

南京洞神宮崇玄閣碑

都城中近西南維舊內之後秦淮之右有川帶之曰
清溪由六朝來有玄元氏之宮今號洞神成化中一
松顧師即正殿左方隙地謀造重屋以宅上真乃出
香炬餘囊爲之抵本又扣諸善信者益之於是購財
就事由某及某而工成凡爲閣三間七梁牖格
戶壁豐壙周繞肖玄帝像于上屋之中神容淵穆臨

蒞有赫蓬猷四帥龜武二靈嚴列具侍香幢經樂可
蔽而壇榜其題曰崇玄之閣無幾顧師委化余徃來
都邑每假閣之傍舍而館焉於是其徒唐紹倫李真
祚請紀于碑以永師績夫謂帝爲淨樂國嗣成神受
勅鎮統北方者道流之說也謂北極即五行之水玄
武二物之精不可以人鬼稱者宋儒之議也按先王
祀五帝祭四方兆五帝於四郊與周公明堂上帝之
祀皆五天帝也鄭玄以郊爲五帝黑帝即汁光紀明
堂之帝爲家語所言帝顓頊而神玄冥者玄冥即脩
熙也王肅諸儒皆非之然特駁其誤以郊爲祀爾如

家語之說則顓頊玄冥亦人鬼也惟帝以其聰明正直助化盪魔徃徃流形著跡震耀耳目而道流所傳帝訓不以人之敬怠為福禍者蓋大公而無我斯固帝之心也然而威靈盼禬不度矧射是以天下之人欽崇祗事罔敢怠遑緊茲一閣之奉不足為帝之益而有敬亡怠自弗能已此亦民之心也豈惟民哉我太宗皇帝繼統御極致孝鬼神建構太嶽雄拔海宇聖人剛嚴睿知勤儉造邦而獨力乎是豈亦漫忽而為之者哉咨爾諸黃冠師無虞人之弗虔惟虞已弗虔無怙閣之易成惟怙已善守則惟爾之職先顧

師之心神其祐于自然安祉無極

鎮江府道紀司移建記

王制以黃冠之徒徧天下令郡縣簡其練於教而敏於事者為之長以統之有官矣則又建之司署俾位以蒞之其署率多寓於觀宇之廣大者凡大郡之署曰道紀司鎮江之司舊在玄妙觀正殿之西廡神人雜居喧寂交厠居者知病而苟息焉亦久矣弘治初魏君守真為副都紀君有通材洪度而埋日力於片香寸炬數卷枯簡中其胸次眼界如錐括囊駁繫樞發露騰蹕豈能自已視其宮傾焉缺焉漫駭焉若體

疾廢弗能一朝寧乃奮興一圖應者響集材既大具
始飭三清殿繼創燕堂鉅屋五楹以及從舍凡糜千
餘緡觀工訖以其餘貲羨材相隙地於觀門外途右
之南鼎建新署凡為堂三間門一間左右廡幾間昉
乎缺二之字落於缺二之字既成遷舊治而位
焉辛未歲秋邦大夫諸公聘允明綜治郡志館寓觀
中與魏君處久之嘉其人而樂其地君因述創司首
末請記于壁夫建事者必在財與力聚眾之財藉眾
之力以興舉者官為群有司私為緇黃之士乃然然
而琳宮梵堂之視官舍也每易於成何也或曰政寔
多門彼無它務焉爾斯亦然矣然而政之大於興建
者則宜無不治矣而或不然焉又何也蓋凡有所建
樹以集庸究職也者其必有存乎財與力之外者歟
魏君之為人如彼其建事如此纂而章之凡覽者亦
有以得師焉君既畢志遂請老退處靜室消搖與游
今嗣官者曰其繼是尚益師君以不怠懋哉懋哉庶
斯署借其人以勿壞噫予猶謂可助乎吾徒之師也
而况於其徒也哉

勅賜蘇州報國禪寺記

姑蘇報國禪院在郡城楊家巷初至元二十二年有

嶺北湖廣道肅政廉訪使失其名捐楮幣購地為供
佛道場殿堂門廡周嚴其內垣堞溝塹衛護其外延
普照智明師主之一時禪風甚盛再傳覺無像三傳
某子通暨入天朝洪武中併隸開元而棟宇摧落
場路灌莽淹沉歲時不遇緣主景泰之際爰有大德
曰志學來以自任廢起缺完故壯新華初築法堂不
樹幢教天順改元復請于朝報可仍以舊名

勅賜為額就令學公主之既而公示寂衆舉其徒大
用釗公繼席釗益弘振載建正殿以及寮室莊嚴像
設種具件足釗傳法南南傳能香香傳仁桂乃具始

末及泰定丁卯通師所立寺基圖簿示予求記按當
時所載寺南距路北距塹延七百尺東距火燒池西
距紅白二蜘蛛溝袤四百尺前出官衢三面阻水所
轄山場阡陌甚廣別有下院七區可謂盛矣又傳亡
宋遺老鄭君所南久居其中所南猶獨少合寺多佳
僧亦可知矣予謂夫創復之功固勤然紀事者其徒
自為之亦可矣而必問之予曹豈非以其言之文可
以傳遠耶從而為言固當使紀於今者缺一然著以
重覽於後者惕然慮以嗣則善矣夫二教之徒其事
之所以易建者何哉倡之者無禁從之者非勉故也

倡之而無禁上下然矣然其洞心性出世外超生死者上士之志也消罪苦得安隱樂人類者細民之欲也爲儒者不及此而彼乃專之則盡生人之屬誰不欣躍以從之者歟先王之於人也養於井牧教於學校行於禮樂齊於刑政爲之祈報爲之祓讎生遂死息而已矣人無他好惡亦無他念慮也自竺曇之教至於是以其所有論此所無此之有者已衰於舊而其無者方切於今則從違之勢安得而不至此極也今百神之典祀儒官之建脩歛其財役其力民以勢從之爾惡知所謂法施定國之五者哉故不知而倡之雖從猶勉耳有能奮志樹力大有爲以復先王之法亦若其徒之勇焉則其效當亦有異於斯者今第持空言以求勝彼而行乎已者甚自恕則又何貳乎彼之易建事也乎於乎發慮精厲力堅勢與時而偕行作則必要於成桂之績信美矣而斯道也豈獨斯績乎哉

書繡觀音後

昔在竹林補陀今在丹紗綵縷不知已來未來時際大士在甚麼去處縷也鍼也紗也手也眼也心也少一件大士不來不知那一件正是大士咦應以縷鍼

紗手眼心身而得度者即爲現縷鍼紗手眼心身而爲說法捲去像幪大士不去

了菴記

有一苾芻其名曰義住蘇州城卧龍街上報恩賢首大阿蘭若於大阿蘭若中造一小舍號舍曰了於身稱喚亦復如是來請卧龍街中菩薩弟子明爲說其義我聞世人謂諸心事究竟完結謂之曰了如苾芻昔謂之曰了我未知識譬之如舍於舍一間謂之曰了一間無逆如一間外爲當曰了當曰不了謂當曰了則舍有二謂曰不了舍身乃連譬之如舍於舍一

間於間一柱謂之曰了一柱無逆如一柱外還有一柱還有十柱百柱千柱還有一梁還有十梁百梁千梁乃至又還有椽有拱有墻有瓦有門有階爲當件件謂之曰了爲當總件謂之曰了於件謂了則未完舍於總謂了件非非了如是苾芻不謂一舍乃謂一身如謂一身血肉曰了四大見存如謂一身心性曰了心性未泯如日已沒謂曰日了如謂已了明日還日如謂不了日在何處於一夜間爲當曰了當曰不了於此境界於此時候爲當何稱爲當有稱當無有稱我問苾芻苾芻無荅所以我於稱喚云未知識云

何爲說我聞菩薩究竟完結在一大無苾芻如是當
大明心當大見性當大發力如是乃知菩薩究竟完
結在無所了亦無不了亦無無了與無不了轉轉皈
無乃是了義苾芻聞我所說歡喜解悟乃爲約宣此
義而說偈曰
我觀苾芻身非無非非無身外復有舍舍外復有稱
如是以爲了如稱木云灰苾芻如了此無稱亦無舍
無身無我語而究竟完結

簡義上人

不奉慈誨已久恨亦癡被體未能奔侍丈室蚤晚期
抽身一往也昨夜夢被人誣以殺人窘撓間忽得
來導引同入佛場亦有仙道叅列師以有一寃賊作
祟果一物踞朱案若人若猴師持簷匐二朶擲起花
騰飛空中怪物應手形影灰滅餘花散落瓣瓣如雪
余意乃安與師更周旋久始覺思平生無傷人害物
念豈四大家裏六賊將肆毒害賴師導指脫此寃纏
乎隨服以還先此馳訊遙叩洞察叅面領受

記夢中作伽陀

爾時遇佛子云所有都失各各大驚怖奔走四尋覓
散亂如狂痴走回各相值開掌各示說在此何曾亡

急急同把去納還兩足尊納已還共看元有還在此
此必是佛說而非波旬說

顧居士頌

顧居士始操刀作饗夫絕精美一日曰我負衆生我
負衆生我以一毛塞一生將不給柰何乃峻建法幢
念先絕殺不戕一雛雞次絕葷血次循修鍊家訣爲
調坐法乃遠遊尋師博訪叅終曰非西無歸矣乃一
乎是其所爲外不能知惟知其一擲脫世上事無公
私小大猶本無者勇絕勇絕昨日忽命請素知識集
謂曰明日我行請爲別衆固未信去明日復集候居

士坐見曰未也時午幸報已而報午拱手曰往矣遂
瞑夫文輔及三五武烈奠天地孝滅軀貞殉死撐拄
宇宙皆一勇爾西道以勇基最世間如上事力萬萬
至不可說不可說居士此力入其地矣我不敢知姑
列頌言居士與予善亦有所說與其他雜言行悉非
其至者其故不在此不足言

初睹易牙作菩薩八萬四千清涼法血刀一截彼岸
達

書須溪經說後

須溪說佛書非果有世外異人語言其窮極變眩即

儒者自爲之後來者不知而思求之雖攻者亦然古
人大心胸筆刃如莊周楞嚴皆曲士之魁雄雜說淵
藪耳須溪深於禪諦每張吻及西竺語齒齧津津其
於真覺吾雖未敢保領在在當時固稱通四諦者晚
爲此語翻縮回一步即下以爲高用拙作巧謀揜其
平生將欺儒又欺佛也然佛豈可欺若使舌簧於外
不心懺於冥冥者吾不信也此等小聰明吾曹常有
之非不能發直不肖爾將誰欺小人不耐事口多老
子莫恠

北禪雨花臺修造疏

南朝四百八十寺偉此旃休西尊百千萬億身徧於
華藏將圓小果敬扣大檀惟中吳之傑區有北禪之
雄刹戴處士初焉啓築高扇玄風陸司勳繼而卜居
猶存勝號迨作五天之宅式爲四衆之依通閣觀堂
莊嚴法像蛙池龍部竦動人天堂堂選佛之場妙妙
台宗之教允茲秘土宜彼靈棲故梵法主挺異於先
朝而洽南洲標奇於昌代因雨花之偉跡初布雁之
廣堂雖壞空不免有常期然起廢不愁無喜捨願諸
天之助力看不日以成之此花非空花由迦葉笑中
飛下此雨乃天雨如法雲地位分來廣結十方誰云

一見曼陀羅曼殊沙乃至摩訶普共於續紛善男子
善女人如是功德不容於思議

福濟觀造殿疏

福濟觀吳中真境城市山林神仙殿呂祖道場人天
眼目欲鼎新而革故望推已以及人載述前聞請垂
仁鑒自有宋淳熙之際逮 皇明正統之間上下四
百年興廢一再舉語其異蹟殊勝群山呂純陽跨鶴
王省幹受方靈蹤赫赫陸道堅設齋葉竹居請額法
派綿綿仙風扇於寰中玄教暢於方外然而物有成
壞因壞而后爲成世有古今修今所以繼古昨以謝

仙逸駕遂令回祿煽威雖玉石以俱焚固天人之相
勝惟金玉無脛而走彼土木何地不生徧叩賢豪仰
憑道力巧操墁匠操斧與吾群立以須廩有粟囊有
錢願公一笑而捨莫道柴荒米貴古云明去暗來孔
方兄若點頭公輸子便動手如雲集矣不日成之平
空現蓬萊島出來忽地看洞庭湖飛到共拜無心昌
老再霑有驗仙丹念念流通家家安樂

跋拙老書與李漢雲後

古拙爲漢雲開方便門不知漢雲後來踏著關捩子
麼若曾喫此一擲方信拙老元不曾說法也今二老

俱已無而此公案尚存覽者悉知悉見有案無二老以吾觀之二老何嘗無而案何嘗有哉正德二年月日在新河漢雲曾姪孫文遠出示漫云

三十二年

乙丙

祝氏集略三十卷明祝允明撰嘉靖丁巳周孔教

校刊本四庫提要別集二十四有懷星堂集亦三

十卷

此書為嘉靖丁巳利懷星堂集為萬曆己酉刊本相距五十二年此書行世久矣余謂懷星刊本即書賈據舊刊改名

惟明史本傳稱其詩文集有六十卷之多當是家藏稿本此則

周公就京兆長君

續

取原稿刪汰故僅三十卷也允明與唐

子畏張孟晉以狂誕著稱鄉里間委巷瑣聞傳為口實

則三君似魏晉人物而絕非蔑棄禮法者唐張之書

祝之書執林尤交口頌之張著述不見六如晞哲二集雖

並行於世而祝集已稀為星鳳矣余讀大遊一賦極六

合之奇觀與六為金粉福地賦工拙不可計詩時有皮

陸體

星字詩仿玉川作集中僅見

文不染北地門戶氣而嶺表薄游見

蘇州吳氏奢

官途清況大廷專對喜長君成名集中時及之亦足見其
 生平焉至以燒書論學壞於宋論尤徵學術之根柢明
 人中似此者少矣先是同治間希哲裔孫耆庵先
 生輟轉假得京兆老友謝雍選本四卷此書謝君手
 鈔以贈文衡山者舊傳即今不知錄副授梓與野記並
 藏本波歸汪柳門流落何所矣錄副授梓與野記並
 行當時說為瓊寶豈知五十年後竟得親見嘉靖
 原刻且為我篋中物哉惟細檢一過尚缺一卷至五卷
 十卷至十七卷因假殷君廷襄藏本鈔補成帙吳人之
 藏祝氏集略者蔣君季和炳章願君鶴逸麟士祝君心
 淵秉綱及廷襄與余而已此外不及知也乙丑中秋日
 長洲吳梅跋

此書首刻者為張公浚因序又板失去重
 刊印行故余所藏本與廷襄本序又雖同而
 行款則異也周孔教序即是張作蓋書賈射
 利以集略舊名改易懷壺集時周適撫吳
 遂竄易周名眩世也余前跋亦未審其誤也
 廷襄出書見亦此疑遂釋然吳榮張序中
 云先火父與方伯公同登進士蓋張之祖與
 希哲長君續同登德六年進士也與楊慎
 同榜又
 云方伯公克守其祖恭知公清白之遺恭知者
 謂希哲之祖顯也景賢撫吳在嘉靖丙辰而是
 書刊自丁巳周公教之撫吳也在萬曆戊申周字
 宗尼

臨川人見
蘇州府誌
而懷星堂集成於己酉此中變蛇
之節顯然矣因為改正并記之以此

